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四三冊目次

聖學格物通一百卷 （明）湛若水撰 明嘉靖十二年陳陛刻本 〇〇一

聖學格物通一百卷

（明）湛若水撰

明嘉靖十二年陳陞刻本

格物通一百卷（廣東巡撫採進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是編乃嘉靖七年若水任南京禮部侍郎時所進。體例略仿大學衍義，以致知併於格物，而以格物統貫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六條。凡誠意格十七卷，分審幾、立志、謀慮、感應、儆戒、敬天、敬祖考、畏民八子目。正心格三卷，無子目。修身格九卷，分正威儀、慎言語、進德業三子目。齊家格十三卷，分謹妃匹、正嫡庶、事親長、養太子、嚴內外、恤孤幼、御臣妾七子目。治國格十四卷，分事君、使臣、立教、興化、事長、慈幼、使衆、臨民、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七子目。平天下格四十四卷，分公好惡、用人、理財三子目。而用人之中又分學校、舉措、課功、任相、任將、六官六目。理財之中又分修虞衡、抑浮末、飭百工、屯田、馬政、漕運、勸課、禁奪時、省國費、慎賞賜、蠲租、薄斂、恤窮、賑濟十四目。皆雜引諸儒之言，參以明之祖訓，而各以己意發明之。大致與邱濬大學衍義補相近，而濬書多徵舊事以為法戒之資，此書多引前言以為講習之助。二書相輔而行，均於治道有裨者也。

刻格物通序

聖學格物通凡百卷今少宗伯甘泉先生增城湛
公所編著嘉靖四年七月
皇上勑侍從文臣直解經史進
覽是時先生以翰林侍讀爲南祭酒曰若木不
可以身在遠心不在
聖躬也乃於作士之暇纂著此書以爲
聖學之助蓋大學之道惟在於明德以止至善止
至善之道莫先於格物物皆關於意心身及
家國天下而格之爲功惟欲其誠正修以齊
治平也乃自誠意以下類其物之繁而別之

目之多寡或掇經史之格言或闡
祖宗之大訓斷以獨見歸於至當意謂凡物不關
於意心身及家國天下者皆外物也凡格不
爲乎誠正修以齊治平者皆喪志也惟昔論
語博文約禮之說中庸好學力行之旨曾
所受於孔子而又以授諸子思者於道固若
此無疑也先生蓋嘗體驗至六旬而後明編
摩至四年而始進宜
天語稱其足見用心
朕已留覽也然是書昔惟有國天下者所當從事
苟欲脩其身者雖草萊之堅膠庠之稱皆不

可以莫之爲也初先生以祭酒考績道過揚
州一時及門之士如葛澗沈珠蔣信潘子嘉
程輙周衝輩殆數十人實從之游其後葛澗
創立甘泉行窩於揚州講行先生之道遵用
格物通之意比
聖諭旣下葛澗及諸生曰是可以板置行窩省手
抄矣謂柟舊爲先生禮闈所取士嘗受教
習也請序諸端然尚未能梓行至是侍御周
君君弼巡鹽淮揚乃屬教授高簡同葛澗重
爲校正而江都尹陳公陞即捐俸加諸木則
周君上廣

聖意而下明先生之志者亦可見是書惟行窩諸
生所當從事雖以貢天下後世亦可乎
嘉靖十有二年歲次癸巳正月下卯
賜進士及第奉政大夫南京尚寶司卿前翰林院
修撰
經筵講官兼修
國史門生高陵呂柟謹序

聖學格物通大序

臣若水序曰夫聖學格物通何爲者也明聖學也明聖學何以謂之格物通也宋儒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夫以涵養寡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聞見之粗矣然則何以至其理也知止知也定靜安慮行也知而弗去格物之功盡於此矣夫通有四倫焉有總括之義焉有跡解之義焉有貫穿之義焉有感悟之義焉夫聖人之道莫備於大學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夫自天下遡推本於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自物格順循效於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原也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格物者其本始之謂乎宋臣彭龜年曰大學之書其節雖繁而道甚要格致而已張栻荅曰自誠正以

至治平固無非格致事也伏覩我

[illegible]帝諭侍臣曰大學一書其要在脩身[illegible]大學古本以脩身釋格至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經文兩推天下國家身心意皆歸其要於格物則

聖祖蓋深契古者大學之要矣乎由是言之聖人之學通在於格物矣故曰有總括之義焉凡意之事則誠意之類舉之矣凡心之事則正心之類舉之矣凡身之事則脩身之類舉之矣凡家之事則齊家之類舉之矣凡國之事則治國之類舉之矣凡天下之事則平天下之類舉之矣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心故曰有跡解之義焉列誠意所以欲其於意焉格之也列正心所以欲其於心焉格之也列脩身所以欲其於身焉格之也列齊家所以欲其於家焉格之也列治國所以欲其於國焉格之也列平天下所以欲其於天下焉格之也意心身之於家國天下之事非二也一以貫之也故大學於誠意曰好惡曰愼於正心曰忿懥曰憂患曰恐懼曰好樂於脩身曰辟曰好惡於齊治曰孝弟慈曰心誠求之於治平曰絜矩曰辟曰好惡曰忠信曰

仁義皆以其心言之也而通之於各條因以明其理因理而會諸心通一無二故曰有貫穿之義焉是故君子之學讀誠意之事則感其意之理讀正心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脩身之事則感其身之理讀齊家之事則感其家之理讀治國之事則感其國之理讀平天下之事則感其天下之理理也者吾之良知也學之者所以覺其良知也知也存之又存存存而不息由一念以達諸萬事皆行也故曰有感悟之義焉是故讀斯通者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備於我矣故君得之以成其仁臣得之以成其敬學士得之以成其家國天下之民得之以會極而歸極是故聖人之學無餘蘊矣或曰諸通無格致者何也曰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無非格致之地也夫又何贅焉或又曰夫格致而不及天地萬物者何也曰意心身家國天下一貫聖門切問近思之學也然而天地萬物同體無外矣雖位育配天可也何別高遠之求或疑曰真德秀之衍義丘濬之補具矣而乃又有格物通者何居臣應之曰孔門一本無二之指臣幸得之於正經證之於[illegible]

仰稽於我
皇祖之訓者上下十餘年而思欲效其愚見者久矣乃今伏覩
聖明四年七月初四日
詔令文臣撮經書史鑑有關帝王德政之要者直解進
覽臣實欣慶
聖學日升務求典要竊念臣亦舊忝詞臣講官也心在
皇室忠切勸學故不揣疎愚遠自伏羲二帝三王與夫諸儒格言近至我
祖宗列聖之謨烈章采而節釋之不詭於衍義與補而容或少有發明而一助焉庶或上裨
聖明進德脩業合一之要領且明經文直以格物爲諸條之統會樞紐也有隨事體認之實合孔門求仁一貫之指夫聖人之學體用一原本末遠近兼致知行並進者也此臣格物通之所以作也

嘉靖七年六月初一日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謹序

聖學格物通

謝恩進書疏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謹

奏爲謝

聖恩以進書籍事臣先任南京國子監祭酒嘉靖七年五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蒙

聖恩陞臣前職已於五月二十日到任訖伏惟南京爲

國家根本之地而吏部乃人物衡鑑之司銓選雖非所專品題實有所繫茍無知人之哲難免竊位之譏必有至公至明之德乃有其

其慎之心所宜旁求乎俊乂詎寧委及於庸伏念臣早歲有志衰老無成八年病廢於

先朝甘分山林之叟一旦

詔起於

初政洊汚講讀之班繼典教事於南雍未收作人之效遽承留銓之右佐豈有掄材之能祗感

洪恩何以圖報臣敢不滋勵素志用勸

明時必同寅而協恭以舉直而錯枉上贊

中興之隆下揚南國之紀又念爲政在人固臣職之當務而取人以身幸

聖德之方新深惟報

德之私用切酬言之念乃臣往歲四年七月之

詔下

敕文臣而直解經史以進

覽遂效四載乙夜之勤竭盡心力以纂撮樞要而獻忠名曰格物之通庶備

聖學之助盖物不外乎意心身之於家國天下而格則在於誠正修之與齊治平亦惟體用同原之理竊窺心事一貫之傳卷分門類注有篇題事皆取諸

大訓格言義則附以淺見薄識采自往古以及

昭代庶可

祖述而又憲章書垂成將獻於

大廷

命忽下乃進乎今職私計赤心報

恩之處惟有白首窮年之編儻蒙

俯覽于

獨處燕閒之時豈無少資于

天德王道之懿除望

闕叩頭謝

恩外謹具本幷表一通及所纂撰聖學格物通一百卷連重錄表文及序纂要目錄于卷端共二十八冊專差辦事官伍世顯齎捧赴通政

使司投
進其書副本謹照例送禮部臣不勝激切悚慄
之至緣係謝
恩以進書籍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齋捧謹
具奏
聞
右謹奏
聞
嘉靖柒年陸月初一日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
若水
本年七月十九日通政司投
進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 這所編集足見用心朕已留覽該衙門知
道

進聖學格物通表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昧死
上言臣伏覩嘉靖四年七月初四日邸報該司
禮監官捧
御筆旨意一道命文臣將歷代鑑書中撮其有關
於帝王德政之要者撰直解講并周易詩經
中庸序次聯寫日逐進
覽又欲將尚書作爲文詞或詩或賦以成一代
美事用備開寫臣誠懽誠忭不揣踈愚謹采
五經諸子史及我
聖祖
聖宗格言大訓疏解成帙名曰聖學格物通謹
進上
聞者伏以龍興而雲從
聖作而物覩故上有采菲之誠則下懐獻芹之
悃上有光天之德則下共臣帝之願乃感召
之一心亦不應而後志在物理則固有然者
是以罔避夫位遠言親之嫌必致其
迪德沃心之懇況乎位有崇卑而臣子之心則
一乃臣舊忝講官而眷愛之念不忘者哉臣
聞帝王之治本乎道而道德之懿存乎心心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一而非道惟心有所[illegible]
道不見如[illegible]則明弗昭故聖帝明王
必先務學而脩德講學皆以治心將達諸事
業而成其治化焉如磨彼寶鑑以大其光照
也蓋心事合一體用同原雖殊塗而同歸
一致而百慮有天德則有王道具內聖則
外王故溥博淵泉而時出流水盈科而後進
滄溟之廣不外勺水而求華嶽之崇必自拳
石而累是知萬變萬化只在一德一心故
舜禹三聖授受惟曰精一執中成湯文武千
古相傳亦云懋德敬止孔顏明博文約禮

教孟軻示詳說反約之功夫群籍所載非
此本而曾子之傳尤得其宗故大學之書全
功在乎格物而格物之要其道本乎知行
止定靜安慮相承即其工夫意心身家國天
下貫穿乃其實地必綱擧而目斯張惟從學
而裔乃理雖心有良知不假外求然學乎古
訓乃可有獲六經諸史皆所以明心而千聖
萬賢必歸乎窮理總是同條同貫那堪二本
三本言念臣乃嶺海鯫儒舊忝翰林末品以
三十餘年而力學逕六十之外而無聞[illegible]
有得於大學之正經[illegible]不[illegible]於[illegible]之中

路下契乎程張至其理乃格物之言[illegible]
聖祖論大學在脩身之訓乃於職務之暇輙加覽
羅之功粤自帝王之經有倫有要爰選
祖宗之訓有典有則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
情因事以明其理會理而感諸心故一闓一
見若決江河而前言往行可以畜德或挂
一而漏夫[illegible]可因以觸類而盡其餘所以開
發聰明擴充[illegible]知庶幾爲
祖述憲章之一助也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明天授

孝敬神通
篤志聖賢之學旣日新而又新期致天下之治
必會極而歸極奮振委靡之餘大弘中興之
業
仰攬乾綱
俯補坤維掀揭天地彌綸宇宙並明日月奔走
鬼神誠振古大有爲之
君實歷代僅聞見之材也
經筵日講不間夫寒暑隨處用力豈貳於
宮庭故
敬一有箴

洪範衍序仰仍
神秉淵造聖域猶不以能而自滿抑且以虛而受
人即與堯之清問下民舜之好問好察何以
異哉此臣所以不辭夫四載編摩之勞必盡
其一心夙夜之瘁竭精畢神刳心戮力而欲
效愚於
聖德庶有裨于涓埃也干冒
天威伏祈
電覽僃於
萬幾之暇不遺一得之愚遠宗聖哲之謨近法
祖德之懿會萬理於一心由成德而致治
式恢蕩蕩之德
用弘丕丕之基
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勵無前之休烈
如川之至如日之升永多所之歷年臣無任激
切屏營之至謹以所纂撰聖學格物通一百
卷幷序纂要目錄共爲二十八冊用黃綾套
袱封襲謹隨
表上
進以
聞
嘉靖七年六月初一日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洪

咨木謹　上表

聖學格物通纂要錄

臣若水既謹纂撰聖學格物通一百卷矣又撮此書之中篇目小序及所采經訓以爲纂要錄焉何也夫學莫貴於知約知約然後可以盡博也是故挈裘者先挈其領則其裔可理舉綱者先舉其綱則其目可張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況聖人之學乎是故臣今纂要之錄亦一書之綱領也仰惟

聖明萬幾之暇倘賞

留神先覽于此錄則頃刻之間可了一書之大旨然後隨日逐條以盡書中所載之經訓子史及

祖宗聖訓而隨處體認開發涵養以自得焉則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心事一貫進脩兼致

盛德大業日臻于高明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可比隆矣

誠意格

臣若水序曰何以不著致知格曰經曰致知在格物則格物即致知也誠意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意焉而至[illegible]之理也是故審幾也立志也[illegible]也感應也儆戒也敬天也敬祖考也畏[民]也[illegible]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意之[illegible]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誠意焉而盡之矣

凡八日

審幾凡三十九條

立志凡四十條

謀慮凡四十七條

感應凡五十四條

儆戒凡一百二條

敬天凡五十一條

敬祖考凡二十九條

畏民凡三十六條

右篇內采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孝經論語中庸孟子左傳國語史鑑新書說苑白虎通韓愈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楊時胡安國真德秀張栻朱熹司馬光尹焞胡宏諸儒錄集及

國朝

皇祖[illegible]諭

正心格

臣若水序曰正心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
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
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心焉而至之也至其心
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而感通吾心之理念
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
物之功庶乎於正心焉而盡之矣

正心上凡二十五條
正心中凡二十六條
正心下凡三十一條

右篇內采易書詩春秋禮記論語孟子[illegible]
國語史鑑新書周敦頤[illegible]程顥程頤[illegible]
朱熹陸九淵呂大臨胡宏楊時張栻[illegible]
了翁諸儒錄集及

國朝
皇祖
皇宗聖諭

脩身格

臣若水序曰脩身何以言格物也程[illegible]
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
知行並進之功也[illegible]大學舊本以脩身言格
物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於身焉而至

之也至其身之理也是故威儀也言動也
業也皆身之事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身
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
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脩身焉而盡之矣

凡三目
正威儀凡四十七條
慎言動凡五十九條
進德業凡九十二條

右篇內采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孝經論語
中庸孟子左傳國語史鑑新書說苑周敦頤
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楊時張栻朱熹韓愈陸
[illegible]
贊吳澄許衡諸[illegible]

國朝
皇祖
皇宗聖諭

齊家格

臣若水序曰齊家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
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
知行並進之功也於齊家焉而至之也至其
在家之理也故大學齊家章以辟以好惡言
之乃吾心應之之理也是故妃匹也嫡庶也
親長也太子也內外也孤幼也臣妾也皆

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處家之
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
則格物之功庶乎於齊家焉而盡之矣

凡七目

謹妃匹 凡四十四條
正嫡庶 凡三十九條
事親長 凡五十三條
養太子 凡二十九條
嚴內外 凡四十六條
恤孤幼 凡十六條
御臣妾 凡四十三條

齊家 五

右篇內采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孝經論語
孟子左傳國語史鑑白虎通韓愈程顥程頤
張載楊時劉安世朱熹呂希哲陳植許衡諸
儒錄集及

國朝

皇祖

皇宗制諭

治國格

臣若水序曰治國何以言格物也程顥曰格
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
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國焉而至之也至其在

之理也故大學治國章以孝弟慈以心以
仁讓以恕言之吾心感應乎國之理也是故
事君使臣也立教興化也事長慈幼也使衆
臨民也正朝廷也正百官也正萬民也皆國
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治國之
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
則格物之功庶乎於治國焉而盡之矣

凡七目

事君使臣 凡七十條
立教興化 凡五十八條
事長慈幼 凡十九條
使衆臨民 凡二十八條

治國 六

正朝廷 凡四十九條
正百官 凡五十三條
正萬民 凡五十二條

右篇內采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論語孝經
孟子左傳國語史鑑新書說苑白虎通陸贄
柳宗元顏之推劉蕡吳九成周敦頤程顥程
頤邵雍張載范祖禹司馬光胡宏楊時張浚張
栻朱熹諸儒錄集及

國朝

皇祖

平天下格

臣若水序曰平天下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平天下焉而至之也至其應天下之理也故大學平天下章以絜矩以好惡以忠信以仁義言之無非吾心應天下之理也是故公好惡焉其要矣其用人焉則學校也舉措也課功也任相也任將也六官也其理財焉則修虞衡貢賦也抑浮末也飭百工也屯田水利也馬政也漕運也勸課也禁奪時也省國費也慎賞賜也蠲租也薄斂也恤窮也賑濟也皆天下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平天下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平天下焉而盡之矣

凡三綱二十目

公好惡 凡二十一條

用人

學校 禮樂政教附 凡一百五條

舉措 凡九十八條

課功 凡四十七條

任相 凡七十一條

任將 凡六十一條

六官 凡三十五條

理財

修虞衡 貢賦附 凡四十四條

抑浮末 [illegible] 凡四十六條

飭百工 凡十五條

屯田 水利附 凡四十五條

馬政 凡二十四條

漕運 凡一十六條

勸課 凡二十五條

禁奪時 凡二十七條

省國費 [illegible] 凡一百五條

慎賞賜 凡三十八條

蠲租 凡一十九條

薄斂 凡五十六條

恤窮 凡三十四條

賑濟 凡二十九條

右篇內采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論語中庸孟子國語左傳新書說苑白虎通史鑑陸贄韓愈柳宗元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胡瑗胡宏邵雍羅從彥楊時張栻胡安國范祖禹陸

九淵真德秀陳埴王栢許衡諸儒[illegible]

國朝

皇祖

皇宗聖諭聖制

聖學格物通纂要錄終

聖學格物通目錄

卷之一

誠意格

審幾上

卷之二

審幾下

卷之三

立志上

卷之四

立志下

卷之五

謀慮上

卷之六

謀慮下

卷之七

感應上

卷之八

感應下

卷之九

儆戒一

卷之十

儆戒二

子043-014

卷之十一 儆戒三
卷之十二 儆戒四
卷之十三 敬天上
卷之十四 敬天下
卷之十五 敬祖考
卷之十六 畏民上
卷之十七 畏民下
卷之十八 正心格
正心上
卷之十九 正心中
卷之二十 正心下
卷之二十一

脩身格
卷之二十二 正威儀上
卷之二十三 正威儀下
卷之二十四 慎言動上
卷之二十五 慎言動中
卷之二十六 慎言動下
卷之二十七 進德業一
卷之二十八 進德業二
卷之二十九 進德業三
進德業四
卷之三十 齊家格
謹妃匹上
卷之三十一

謹妃匹下
卷之三十二
正嫡庶上
卷之三十三
正嫡庶下
卷之三十四
事親長上
卷之三十五
事親長下
卷之三十六
養太子上
卷之三十七
養太子下
卷之三十八
嚴內外上
卷之三十九
嚴內外下
卷之四十
恤孤幼
卷之四十一
御臣妾上
卷之四十二

御臣妾下
卷之四十三
治國格
卷之四十四
事君使臣上
卷之四十五
事君使臣中
卷之四十六
事君使臣下
卷之四十七
立教興化上
立教興化中
卷之四十八
立教興化下
卷之四十九
事長慈幼
卷之五十
使衆臨民
卷之五十一
正朝廷上
卷之五十二
正朝廷下

卷之五十三
正百官上
卷之五十四
正百官下
卷之五十五
正萬民上
卷之五十六
正萬民下
卷之五十七
平天下格
公好惡

卷之五十八
學校一
卷之五十九
學校二
卷之六十
學校三
卷之六十一
學校四
卷之六十二
學校五
卷之六十三

衆揩一
卷之六十四
衆揩二
卷之六十五
衆揩三
卷之六十六
衆揩四
卷之六十七
課功上
卷之六十八
課功下

卷之六十九
任相上
卷之七十
任相中
卷之七十一
任相下
卷之七十二
任將上
卷之七十三
任將中
卷之七十四

任將下
卷之七十五
六官
卷之七十六
修虞衡上
卷之七十七
修虞衡下
卷之七十八
抑浮末上
卷之七十九
抑浮末中

卷之八十
抑浮末下
卷之八十一
飭百工
卷之八十二
屯田上
卷之八十三
屯田下
卷之八十四
馬政
卷之八十五

漕運
卷之八十六
勸課
卷之八十七
禁奪時
卷之八十八
省國費一
卷之八十九
省國費二
卷之九十
省國費三

卷之九十一
省國費四
卷之九十二
慎賞賜上
卷之九十三
慎賞賜下
卷之九十四
蠲租
卷之九十五
薄斂上
卷之九十六

薄斂下

卷之九十七

恤窮上

卷之九十八

恤窮下

卷之九十九

賑濟上

卷之一百

賑濟下

聖學格物通目錄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一

誠意格 凡八目

審幾　立志　謀慮　感應

儆戒　敬天　敬祖考　畏民

臣若水序曰誠意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意焉而至之也至其意之理也是故審幾也立志也謀慮也感應也儆戒也敬天也敬祖考也畏民也皆意之事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意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誠意焉而盡之矣

審幾上

○易繫辭傳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臣若水通曰此言聖人之作易原於心也通循開也志者物之志也深也者理之未形體也幾也者理之已動用也一體一用變化無方可以觀神矣皆聖人之心易也易不作則聖人之心無以達諸天下何以開物而成

也故作易以極其深而天下之志開發矣研其幾而於天下之務順成矣妙其神而於天下之化溥博矣惟深故幾惟幾故神一理之貫通也人君學易以求得乎吾心之理則其深也動於幾其幾也妙於神通志成務以圍天下於神化之域而能事畢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臣若水通曰此易繫辭釋豫六二之爻辭也無諂無瀆者心之中正本體乃天理之發見所謂幾也知此故能存神有諂瀆之私則人欲也君子見天理之幾介守之如石則定而確矣不終日者知而行之速也知是則動必吉矣故曰先見知幾也者知道也而曰作曰介石不俟終日則行之果矣君子體道之功如此寧不貞吉乎斯道也通微彰合柔剛而一之者也而無不知焉知之至矣在臣則為萬夫之望在君則為天下之望君臣皆有其道則在君為不瀆在臣為不諂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臣若水通曰此釋復之初九之爻辭也殆疑辭庶幾言近善之幾也祇至也不善萌於幾形於事其違道遠矣顔子知幾之不善則善念生而復不遠故曰庶幾不先知其不善則萌於心發於事至於悔然後復則遠矣夫知幾而不行者乾知大始先天之學也祇悔而改過者坤作成物後天之學也先天者聖人之學也後天者賢人之學也孔子之學非顔

子之不傳故曰學顔子之所學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臣若水通曰易繫辭此章言聖人作易卜筮之功用也圓神謂蓍德渾然變化不測方知謂卦德粲然事理可見易以貢謂爻德變易不居以理告人以此謂蓍卦爻也所謂易道也易道非他也即人心之天理也人惟不見此道故累於私而涉於粗淺矣惟聖人以言

乎已則察見道體私意不容而本體澄澈故
曰洗心心與道涵淵泉莫測故曰藏密以言
乎民則蓍神足以知來未然者如有所見卦
知足以藏往已然者妙於無迹蓍以定卦卦
以生爻爻以著占使民避凶而趨吉是何以
能之哉古之神聖有聰明睿智之資故能深
見易道而洗心退藏是以發而為易使人自
然趨避不假於怒而威矣此聖人作易之妙
用也人君察其幾由於我養其聰明睿智之
德則有以察見道體而本源潔深斯可以用
易而有神武不殺之大用矣

○書虞書益稷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

臣若水通曰止者至極不遷之名即吾心本
體之中正天理是也安之云者勿忘勿助而
適乎自然則心純乎天理而止得其止有忘
與助焉則人欲肆而天理微不得其止矣惟
幾所以致力於一念之微惟康所以致力於
事為之著二者皆安止之功夫也誠意之功
在虞書益稷謨此章最為切要蓋禹得於舜
惟精惟一之傳者誠為人君聖學之首務也
伏惟
聖明體而行之幸甚

○商書太甲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
率乃祖攸行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以慎幾處事之
要也虞謂虞人掌山澤田獵之官機者弩牙
也括者矢括也度者法度射者所準望者也
釋舍矢也欽敬也止者心之本體義理之所
止也率者循也乃祖謂成湯也伊尹告太甲
以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矢括之
所準望者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否則不輕發
也人君處事必度其事之合於吾心之正然
後從而舉之否則不輕舉也然萬事皆起於
念慮之微善善惡惡皆有定理所謂止也敬
乎吾心之所止必戒慎恐懼使念慮之發不
失其本體故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循乃
祖成湯之成法精意可以歷久遠而無弊故
不欽乃止則不能率祖之攸行人君可不以
法祖為用以欽止為本乎

○周書召誥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
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臣若水通曰此成周初成召公告成王初政
之言也嗚呼嘆辭初服行事之始也召公嘆
息言王之初服如人之生子然無不在於[illegible]

生之時初習爲善則善矣習於否則自貽
哲命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
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行政
事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
與歷年矣夫天下之事莫不在於初故經曰
慎厥初惟其終是則初事者智愚治亂之幾
也初心者善惡邪正之幾也吉凶長短於此
焉判爲人君欲圖治撥亂者在於初事欲慎
初事者在於初心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入
井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之心乃初心也初
心善則事無不善事無不善則吉與歷年反

是則凶短折至矣可不慎其幾乎

○詩小雅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
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
可以爲錯

臣若水通曰此蓋陳善納誨於君之辭也比
也言鶴鳴于九皐則聲聞于野矣比誠則必
形也以諷王之誠身也以爲魚潛在淵則或
在于渚矣比理之無定體以諷王之明善也
樹檀維蘀比以爲美中則有惡石可爲錯比
以爲惡中則有美以諷王之審惡取善也取
之三者惟在審其幾爾能審其幾而有以

見天理明善於己取善於人皆所以誠身擴
而充之自一念以至於萬幾莫非中正純一
之本體則誠能感物而四方風動矣聲聞于
野之謂也此詩人含蓄不盡之意聖學心法
之至要惟
聖明留意焉

○大雅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臣若水通曰此衛武公脩德告群臣規戒之
詩也相猶書言顧諟之義尚猶也屋漏室西
北隅幽暗之地也夫視存則心存心存則理
存理存則不愧矣此天理存亡之幾也故視

之準則即本心也心之中正即天理也天理
者無動靜無隱顯一而已矣君子知其幾察
見天理常自在是造次顚沛而必於是在庭
在室無不在是無少間斷以操存此理於一
室之中雖暗室幾微之際而無乎不在則與
天地相似矣何愧之有所謂仰不愧於天者
是已室漏猶且不愧況大廷應接之時乎盛
德大業由是而生矣此千聖心法之要武公
能言之其亦聖人之徒也人主苟能顧諟天
之明命大廷深宮一心無閒何患乎無光明
正大之德業乎

○禮記少儀曰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臣若水通曰卜筮者動乎幾者也動而有義焉有志焉義也者心之天理也志也者心之邪謀也夫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非疑不占非義不占君子於此在審其幾而已矣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臣若水通曰人之心寂感而已矣性也者合寂感通動靜而一之者也若謂靜為性則動果非性邪性即理也理無動靜故學者恒知而已矣物至知知然後能節好惡能節好惡則外知不能誘矣是合內外之道也故知也者內外動靜之幾也可不審乎

○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臣若水通曰此曾子省身之學也自省者入善之幾也人惟不知省故人心死而天理滅矣曾子之學常於心上用功故以三事日省日省則無時而不省矣省者心之所以明天理之所以存也三者同一心皆隨處體認之功也蓋謀不忠交不信傳不習心皆不實反以自省頃刻知之則頃刻即實而天理存矣此曾子日省所以隨處精察而致謹焉真自治之誠切者歟此即與一貫之學同宜其聞夫子之告而即唯也學曾子之學者其尚求諸心以決其幾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臣若水通曰此章孔子分別君子小人至痛切君子者極善之名小人者極惡之名君子小人之善惡其端始於一念之萌爾一念之義利此善惡幾也喻者皆本其心之念慮而言凡一念之正而無所為者天理天理則義也人知一念之正為是為義則念念皆義心與義一是通曉乎義是君子矣凡一念之邪而有所為者皆人欲人欲則利也人知一念之邪為便為利則念念皆利心與利一是通曉乎利是小人矣蓋其始也不能審之於幾微故其終也不能覺之於成性喻利喻義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今之行路之人呼之以君子之名則喜呼之以小人之名則怒至

處心之際則往往舍義而從利豈其愛身不以君子哉由不早察其幾爾是故以言乎學問則爲聖爲賢其失爲夷狄爲禽獸以言乎爲治則爲王道其失爲伯術皆於此焉分此固爲學者之所當知而人君之治天下國家尤所當愼焉

○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臣若水通曰此覆申上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之意也隱者道體之全潛於渾淪也微者道體之小妙於散殊也即上文所謂不睹不聞者也子思言上所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者何哉蓋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閒然而隱微者道之體也見顯者道之用也道之大用皆原於體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者即其不可見聞而可自知之者也君子有以察識其幾而戒謹恐懼敬愼以存之則中立而和生萬化皆從此出而位育成矣爲人君相有位育之責者盍於是求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臣若水通曰此子思引詩而申之復言下學[illegible]行之事也引詩言潛者不睹不聞之體雖伏矣而天下之顯見者皆本於此則亦甚昭著焉故君子專用力於此自省其高明廣大之本體不虧而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失何愧於心乎於人之所不見而已獨知之者而致謹焉此君子之所以爲不可及也故程顥曰中庸語道只無聲無臭括了多少又曰自無聲無臭發而爲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是足以見體用一原顯微無閒矣故求聖學者其幾只在愼獨

○孟子曰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臣若水通曰子罕言利則非不言也易之言利者多矣宋牼一言不利而罷兵罷兵仁義之術也而孟子所以深辯之者何哉蓋戰國之時利欲橫流其勢滔天況又開其源邪春秋弒君三十六大抵皆起於一念之利而積之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拔其本塞其源也噫仁義根於人心利欲生於物我其幾不可不審學之不講義利不明故荀卿猶謂義利人之兩有扞亦遊說之士也心喻之口必言之何怪其然哉故學者莫先辨乎義利之幾

國語晉語史蘇曰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

臣若水通曰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基根本也夫天下之事皆起於幾微君子不可不早見其幾也獻公伐驪戎戚其子而寵其姬起百姓以自封禍將長矣史蘇伐木塞水之喻可謂先見其幾矣人君明於先見之幾而絕其未萌之禍則國家豈至於危亂也哉

晉語郭偃曰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

臣若水通曰言有美善於中心必播布於外揚越於民下民必或知其善否矣夫誠中形外一善一惡自有不可揜者惠公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安能揜其惡於天下後世哉為人君者豈可不謹於善惡之幾乎

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臣若水通曰文公名重耳以為易則輕忽之心生故其難將至以為難則兢業之心生故其易將至難易之勢係乎敬怠之間為人君者可以知安危之幾矣善乎文公之問而郭偃之對也仰惟

聖明勵精圖治必留神而審其幾焉天下國家幸甚

聖學格物通卷之一終

[library seal, illegible]

審幾下

○班彪王命論曰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

臣若水通曰安危存亡之幾甚著也惟明者知之明者非他虛而無累則明也陳王二母一婦人爾尚知國家興亡之大幾豈其智之過人哉以無累爾以隗囂之智反二母之不若則欲累之也徒使班彪之論託之空言惜哉

○唐太宗貞觀六年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臣若水通曰太宗之言其知幾乎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古之善治者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極而至於危亡不可救也故煬帝之亡幾之兆於身也龍逢之死幾之兆於君也君不自知而滅其身臣不及防君之微而死於忠諫無補也宜太宗以此自警而警其臣可謂至矣雖然幾之動於事者臣得而諫止之也幾之萌於一念者非臣之知也君能自察爾人君可不謹歟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夏四月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喜而僭施刑罰則思怒而濫

臣若水通曰魏徵之言可謂知幾矣何也天下之從違存乎君君心之好惡存乎志君志之邪正存乎思思也者其人君治亂安危之幾也人君可不思乎哉然不知事雖十而欲則一也諸欲同根隨觸而發綿綿不絕遂折斧柯其始也甚微而終至於不可止極惟思

可以止之爾思也者其人君安危治亂之幾
歟
○宋哲宗元祐三年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
國事鴻臚丞常安民遺公著書曰嘗觀天下之
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
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
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
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
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
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
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

臣若水通曰觀常安民告公著之言謂憂於
未可憂之前蓋以進君子勝小人以決治亂
安危之幾庶乎所謂識微見幾豪傑矣惜其
未知君子小人之進退盛衰係於君相一心
之公私其幾尤微也故古之賢相必先正己
以格君心之非君心正則公而明真知君子
之可親則不得不進真知小人之可遠則不
得不退故定天下之大幾者必先正其本豈
可以强爲之哉
○賈誼新書曰語曰燒燒弗[illegible]
伐且折斧柯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事起於微而成於大非
其幾也知幾者於其微而救之易爲力也故
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之謂也噫治
亂安危之幾非夫天下之聰明神聖其孰能
與於此
○陸贄奏議曰上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
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論理之是非豈論
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
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
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
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于未亂之前本立

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
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即燎
原野流煽已甚禍灾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
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
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
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
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
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上聖臣賢庶
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
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

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

臣若水通曰德宗以造塔為微小而未察矣公輔以造塔可悶於幾事者矣夫人主當以一心而察天下之幾幾不在大而在小不在顯而在微微小之不謹則將積大而不可遏且不忍其區區公主之小愛以至為之造塔一念既萌一令既出保無勞費斂財厲萬姓得罪高方貽誤萬世豈微小云乎哉甚矣德宗之不智也幸有陸贄之忠言以開人主之明訓胡不克念而何幾之能察乎

宋儒周惇頤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臣若水通曰秀靈者天地之中性之本體也形神者氣質之奇耦之感動也此善惡之所以幾乎於此存本體以立其大則形神不撓善惡有定而天地之性復矣故曰知幾其神乎

周惇頤通書曰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臣若水通曰善者吾性之本也動者善惡之幾也辱害者無幾之成也知其幾而亟反之則中正之本體復矣復者非亡矣反不敢復也易曰顏子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知幾乎其慎動乎

周惇頤曰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思者心之神也洪範五事於思為土土之通乎四行猶思之通乎四德聰明睿知心思之神也故曰聰明睿知達天德夫思也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潛人而人潛鬼神而鬼神天地鬼神猶無不通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心之德乎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思之於人其大矣哉

周惇頤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臣若水通曰幾者善惡之端而吉凶之判也故君子一念而善焉知吉之所由生也一念而不善焉知凶之所由生也一念而正焉知善之所由生也一念而邪焉知惡之所由生也所以者其正不正者於心取之而已辨之不可不早者也記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謹也噫非天下之大智其孰能與於此

周惇頤曰幾善惡

臣若水通曰幾者動之微也動之微何以有善惡也人之心虛明中正此其本體非有善惡以爲對者也一念之動而正焉善也一念之動而邪焉惡也方其始也間不容髮及其成也莫大之禍滔天之惡皆由於此矣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見之可不早乎夫惟體認天理爲能豫察之於未發焉

○程顥疏于有云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

臣若水通曰天下誠僞而已矣人心邪正而已矣心正則誠誠則王而已矣心邪則僞僞則霸而已矣夫邪正誠僞係於一念之間其幾甚微也而王霸之分由之爲人君有志於行王道者盡於幾而謹之哉

○程顥曰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臣若水通曰先儒張栻云義利霄壤之判夫義利相去雖遠甚也實始於一念之間爾一念之義利非難辨也一心邪正之間爾苟能知其爲義而充之則凡可以福天下者無不至也苟知其爲利而充之則凡可以禍天下者無不至也而家國之廢興存亡見矣故人君不可不學學莫先於義利之辨

○楊時經筵講義有云讒人之言常巧矣故能變亂是非之實中傷善類以蔽人主之聽不可不察也

臣若水通曰讒言者惑心之幾也心惑則亂亡之幾由之矣然天下之言非者不足以惑人而惑人者皆似是而非者也所謂讒人之言是也人君苟或不察爲其言之入則善人受其毒而流禍於無窮矣書曰朕堲讒說殄行詩云亂之又生君子信讒故有天下者盍亦審其聽言之幾矣

○朱熹曰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

臣若水通曰一念者邪正之幾也邪正者理欲之幾也君子之學在隨處體認而已矣

太始則正念恒見坤作成物則邪念不亡
學之要盡於是矣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帝王相傳治天下
之法如是而已矣爲人君者其可不講求之
哉
○張栻作雷州學記有云舜跖之分善與利之間
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下之正道而利則山
徑之邪曲也人顧舍其正而弗由以自陷於崎
嶇荊棘之間獨何歟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
以爲善故爾
臣若水通曰跖天下之大惡人也舜天下之
大聖人也非天之賦性爾殊也判於一念邪
正之間爾正則善心生邪則利心生先儒陸
九淵曰念慮之不正頃刻知之即正念慮之
正者頃刻忘之即不正夫反其不正以爲正
豈人之所不能哉弗知爾矣
○國朝
皇祖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院學士陶安對曰治
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皇祖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
人鮮不爲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
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當時

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不就而國
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
下烏得而治安對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皇祖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
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如此
臣若水通曰堯舜之道正道也孔孟之學正
學也楊墨佛老蘇張之說邪說也正者天理
之公仁義是已邪者人欲之私功利是已天
理人欲之判邪正之分初非甚相遠也萌於
一念中正與過不及之間爾苟體認於二者
之間愼存乎中正之體則正道明邪道息而
萬化成矣我
皇祖因儒臣之對而知正邪之分達治平之本誠
萬世聖學之心法也此所以用夏變夷撥亂
反治肇造不拔之洪基邪
聖明苟念之於心則與道致治不難矣
○壬子
皇祖謂丞相汪廣洋曰觀前代人君多喜諂諛以
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恣矯誣至于天
災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眞宗亦號賢王初相李
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旣盟大

臣首啓天書以後其心術下曲意迎合以圖奸
說致使言祥瑞者日相繼於途苟萬鉉之
心思凡事惟在於誠况爲天下國家而可亦僞
乎爾中外今後凡有瑞不必奏如灾異及蝗旱
之事即時報聞

臣若水通曰孔子稱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
情感應之幾同也人君處臣民之上能全此
心之實理而勿忘涵養之功感下以實則下
應以實謟諛欺詐者遠矣若宋眞宗之始啟
終肆輔相非人而無養心之功爾我
皇祖灼見其幾示臣下以誠實而戒其詐僞其亦
遠佞防微之念深矣乎詩曰無念爾祖聿脩
厥德臣端有願焉

○
皇祖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學士
劉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致之及事
窮勢迫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也
三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於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臣若水通曰人之吉凶生於動也心之本體
未有不善動而後有善惡吉凶也然而禍福
無不自己求之者人君於獨知之地察其幾
微而分別之擴充其善念遏絕其惡念則治
平之本於是乎立而豐亨豫大之福於是乎
臻矣
皇祖心純乎天理故能達吉凶禍福之故於惠迪
從逆之指高出於三吾之見如此此所以致
國祚之隆而弘佑啓之規也歟

○有道士以道書獻者
上却之侍臣請留觀之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
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
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世
哉苟一受其獻則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
却之毋爲所惑

臣若水通曰孟子稱四端四端者異發而同
體也人心之端一而已矣二之則異端矣是
故體認擴充以濟一世者天理之公也脩煉
吐納以利一己者人欲之私也公則一私則
二公私之辨一念之間爾以秦皇漢武之雄
才猶不能不惑於方術我
皇祖之心精一於隱微因道士以道書獻即禁斥
之惟恐不遠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人君苟
於此惑焉寧不爲聖明之累也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

立志上

○易臨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臣若水通曰臨卦初九陽明居正徧臨四陰君子臨照小人之情狀故有咸臨之象以其陽剛居正故云貞吉象文發明爻辭之義以爲咸臨所以貞吉者以其志行正也以剛德得正位以正爲志者也又上與六四近君柔中之人相應則又志於行已之正以正乎小人之不正而其志可大行也臨則群邪去而大道斯行矣非君子之志之正其能不惑于

小人者乎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是故人君大臣之志莫大於至正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王道畢矣

○恒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臣若水通曰雷風相與有恒之象君子觀此以常久其德立者中立不倚三十而立之立有立者道也不易者志也道無定方隨而發於事然後義形而方義無窮而志有定專志之道應也爲變之義而不變與天道常運日月常明悠久而無疆何易之有故君子定其志

而道義出矣
○兌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臣若水通曰兌說也以九陽剛居二中為以
孚信自守而說者雖比陰柔小人和而不同
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也於是象又發
爻義云所謂孚說之吉者蓋九陽剛為孚信
二在中為志以孚信存於中心為志存天理
之正也故於小人說之以正小人感而說之
何悔之有君志莫貴於至誠誠則天下小人
革面君子革心而皆我說矣
○書商書太甲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臣若水通曰此乃伊尹告太甲之言也懋勉
怠惰皆謂有志無志也德者心所得之理也
烈祖有功之祖謂成湯也伊尹言太甲亦當
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所謂日新又新者
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夫人之為善在於
立志豫怠則其志荒矣其志荒則天理滅而
德亡矣故人君當以法祖為志法祖當以懋
德為志洪惟我
太祖豐功茂烈德庇萬世誠今日
聖明之所當法以勉德不可豫怠者也
○周官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申戒卿士果於立志以
廣功業之言也事之所成為功心之所存為
志志於王者則王矣志於道德者則道德矣
志於賢聖則賢聖矣夫志氣之帥也志之所
至氣必至焉豈有志於是而事之所成有不
至於是者耶故言功崇者在於志也業廣者
在於勤也若能果斷則無後艱之患矣宋儒
程顥曰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
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其示人立志之說尤深
切矣故果斷則志立志立則勤勤則功崇業
廣而可以裕後於無窮矣何後艱之有哉後

之聖君賢相欲圖悠久之治者必先自立志
始
○詩魏風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
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
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臣若水通曰此詩人言伐檀者之勵志也坎
坎伐斧之聲言用力伐檀將以為車今乃寘
之河干而無所用不得自食其力矣如不耕
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寧
甘心窮餓而不素餐也然其勵志何以能若
此哉原其志之所存必有在矣非真有以克

夫天理之本體富貴貧賤處之一而不易
其志若能之乎志定則守定守定則非其道
一介不取非其力一食不受也嗚呼賢哉伐
檀之志乎由此推之立此志於學則必爲先
難而後獲矣立此志於仕則必爲先事而後
食矣立此志於天下則必爲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矣故曰不患志之不立
惟患心之無見故君子之學必先求見大而
後可

○周頌敬之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旣受群臣之戒乃自爲
答之之言也小子成王自謂也熙亦明也成
王言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當自勉於學庶
幾日有所就月有所將續而明之廣大以後
使吾心光大高明之本體以復可也夫人必
莫先於立志立志莫先於見大見大者非他
即天理也天理者非他即吾心之本體也心
體本自廣大本自高明人惟不見此體則志
無定向而學有間斷廣大高明之體失矣成
王言學而以緝熙光明爲志蓋有以見大矣
豈非堯舜禹湯文武心學之傳乎嗚呼賢哉

人主誠志乎成王之所志而自求本體之小
明則聰明聖智皆由此出何憂乎德不如唐
虞治不如三代哉

○春秋莊公十二年春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臣若水通曰叔姬歸酅者何明志也曰歸者
何明所天也叔姬紀侯之媵妾也酅者紀國
之屬邑也叔姬者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
夫仁不以盛衰改節義不以存亡易心志定
故也天一而已故也叔姬以一婦人尚能全
節守義立綱常於萬世其志亦可壯也詩之
髧彼兩髦誓無二天殆與共姜之節同垂不
朽後之貴國降虜奄奄出婦人下其志亦可
悲夫

○禮記禮運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
逮也而有志焉

臣若水通曰大道之行謂上古道洽之時也
三代之英謂名世之臣也當時君臣皆以天
下爲一身者也未逮而有志謂慕而願學之
也慕之故志之志之故學之學之故身有之
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其夫子
慕大道之志乎

○孔子閒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

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

臣若水通曰五至一而已矣何以曰一志而已矣夫志心之之也心有所之而不已焉必其形諸言而詩成矣由詩之所至而不已焉必將加于民而禮以効之矣由禮之所至而不已焉必將樂民之樂而樂以和之矣由樂民之樂而不已焉必將憂其將壞而哀思民勤至矣夫由哀以迴于詩而卒本之志焉則人君之志誠萬事之本而不可不立焉者由是推之凡志於正者必無往而不正志於邪者必無往而不邪邪正公私立乎中而以形應于外者若影響焉人君之志可不慎與立故格物之道審幾要矣立志急焉

○儒行曰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

臣若水通曰危起居謂比黨者因事傷之也所謂身危也竟終信不屈也所謂志不可奪也夫立志至身危矣而不可奪焉夫然後謂之志志也者志於道也伸志則伸道矣

○射義曰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

臣若水通曰上下四方曰宇古今往來曰宙宇宙內事即己性分內事也此性道渾淪之體也志也者志於此而已矣故男子之生必先懸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而後乃使母食之所以示志也

○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臣若水通曰此章聖人自言其進德之序而始之以此也然以此而始亦以此而終大學莫先於立志而所志莫大乎道志于學即志于道也人之志道如木之有根然株幹花實皆與根一貫者也三十而立志之立也四十不惑志之不惑也五十而知天命窮知此志之始也耳順從心則極其變化而所志終矣然則志也者其聖學始終之要乎故世之學者未有不先定其志能任重而道遠者也然而持志有要焉忘則不及助則過皆非所學也勿忘勿助此孟子之所以善持其志而為學者之所當從事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臣若水通曰仁與不仁之間不能以髮者也入乎此則出乎彼惡者非仁也吾心之邪人也仁者天理也吾心之中正也人於此

閑邪念生焉則爲惡而不仁矣頃刻之間而正念生焉則爲天理而不仁遠矣故其心誠在於仁隨時隨處體認天理一毫私意亦退聽矣惡念何自而生哉故曰無惡也然則如是可以至於聖乎曰係乎誠否何如爾誠則不已不已則變變則化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有志於仁者其可以不勉乎

○顔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臣若水通曰此章記聖賢言志大小不同而同有所志也子路之車裘共敝乃以物公共於人者也且其仁及朋友爾顔淵之不伐善施勞乃以善公共於人者也其仁所及稍廣矣至於夫子所言之志則物各付物又有以盡天下之人矣其仁盖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故程頤曰夫子安仁顔淵不違仁子路求仁由此觀之則孔門之學志於仁而已矣學者欲求聖賢之志同物之仁必先忘子路之車裘乃可以忘顔子之勞善然後聖人天地之志可造矣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臣若水通曰此章聖人言爲學進脩之序道德仁藝四者名雖異而實則同天理一而已矣自其天理渾淪而言謂之道志則心之所存惟在乎此而已矣志而後有得自其得天理而言謂之德據則常守之不失據而後有仁自其純於天理而言謂之仁依則與之一而不違自其天理之散殊而言謂之藝游則涵養吾心之天理而已要之始終惟用力於天理爾盖天理二字乃千聖千賢之大頭腦學者之學聖賢舍此宜無用力者矣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臣若水通曰志者心之所主也三軍之勇其帥可奪者以其機柄在已者匹夫雖微其志不可奪者以其機非在人者一成于志天地不能奪而况於人乎使其可奪則不可謂之志矣然其所志必如所謂志於學志於道志於仁斯有實體乃能堅定確乎其不可拔若無所見而徒執守以爲志所志者何事邪春秋傳曰吾志其目且有所主也然則欲立其志者又不可無見道之明學問涵養之功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

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
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
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
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
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
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
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
臣若水通曰志也者信之主也信也者志之
成也楚欲棄信劫盟而求逞志楚誠夷狄也
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民無信不立棄信
是棄志也其能有逞乎志立而信行孚及豚
魚而況於人乎雖得志行乎中國可也故信
者人君之大寶志者行信之大本君天下者
可不知所務乎
○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
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
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
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
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
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
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
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
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
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
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
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
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
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
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臣若水通曰七子之賦一時之事也然而其
志不可掩矣觀其志而吉凶不可逃矣然則
君子之於志豈可不立而養之於素也哉
○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
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
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臣若水通曰器與道一道與官一者也故有
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亦道而
已矣守其官則與道而俱得判官與道而二
之非聖人之所謂道也夫子官道之論聖門
合一之指也虞人其亦志道之士隱於下位
者邪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虞人以之矣

立志下

○漢光武建武五年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屢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

臣若水通曰黨願守所志所謂不降其志志於隱逸者也若子陵者非志道之士邪故子陵之不受諫議非為高者也其與魯兩生皆王佐才如用之禮樂其可興乎是故抱天民之志不可以小成也故逃名以多修多修不可以詭俗同器也故違時以獨善獨善不可以忘世也故應物以觀兆兆不可以苟從也故全身以遂志是故懷仁輔義崇德致用道斯修矣道德以崇禮樂具矣炎祚重光豪傑攀附時見可矣久要同遊觀由察微亘同器矣物色幣聘感其幾矣咄嗟諫議兆斯決矣耕釣富春志正終矣其處也能執其出也雲遊其去也鳳翔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獨立而不為潮靡見世而不為[illegible]時彼何[illegible]武之君則伊呂何尚焉圖讖之惑在[illegible]奴之[illegible]其如禮樂何哉此子陵之所以見幾而作乎

○晉愍帝建興二年陶侃在廣州無事輒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

臣若水通曰侃之運甓自勵其亦謂[illegible]膺之志乎以致太平定中原之力其[illegible]大矣此其所以高出於臣涵諸人之表哉

○晉明帝太寧三年陶侃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臣若水通曰人之志勵於勤而荒于惰故古之聖人憂勤惕厲不敢荒怠荒寧為志故也晉之風俗惟尚清談放達[illegible]以至風頹俗敗禍延國家侃乃慨然以憂勤自厲可謂超然自拔於流俗豪傑之士也哉

○晉元帝永昌元年譙王承曰吾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術乃嬰城固守

臣若水通曰若承所謂國君死社稷志士也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承也有焉後之守上者望風而降或力竭勢
去甘爲臣虜亦獨何心哉
○唐太宗貞觀二年六月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
苦空元帝爲周師所虜猶講老子朕所好者堯
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
則死不可暫無爾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自以好堯舜周孔之道
似乎有志者矣又以爲如鳥翼魚水失之則
死非有志而知道者能爲此言乎然貞觀之
治不能並隆堯舜者何也抑所志者徒高遠
於堯舜周孔文爲之末而不講於大道故邪
孔子曰志於道夫道本諸身行諸人倫而達
諸天下者其本則曰允執厥中而已一以貫
之而已太宗所志堯舜周孔之文爲與梁武
所談之空過猶不及爾故人君有志於學其
所志可不謹乎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欲善
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
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
言也
臣若水通曰語稱匹夫不可奪志而況人主
乎而況志於道者乎苟志於道則凡遷善改

過無一而非爲志也夫然後富貴貧賤患難
一確乎不可奪矣惜太宗不講於此而徒以
氣質用事有時而易矣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上賜手詔褒美魏徵曰昔
晉武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
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凡
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臣若水通曰太宗知晉武平吳而志驕而不
自知其志漸不克終於治定功成之時者何
邪凡以志之不立也其志既立則不變塞焉
至死不變何前後衡決邪大抵三代之下人
主精一之學不講而往往假仁義以行之無
怪乎其不克終矣雖然弦韋之喻又後之世
主所不及也
○宋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所學必以忠孝
爲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
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
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
臣若水通曰所謂志者不可奪之謂也罔不
以成敗利鈍而易心矣其可以奪者謂之意
氣則可謂之志則不可仲淹所志以天下之

憂樂爲己之憂樂庶幾伊尹之志矣顧其不能俾其君爲堯舜而無一夫之不獲者何邪豈一德之學未之講邪使仲淹志伊尹之志以一其德則以其憂樂擴而充之將與天地萬物同體而王道可行矣故君子之學以志道爲至

○宋徽宗政和五年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廷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邪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彈逐之

臣若水通曰太子不以蔡京所獻琉璃酒器蕩其志誠若有志矣惜乎其明知京之奸邪而不能去反聽京以計逐邦光有志之主固如是乎書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有志惟熙之主而後可然則爲人君者可不以立志爲先務乎

○宋孝宗淳熙八年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

臣若水通曰伯恭任道之志既病而不衰庶乎曾子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矣獨不知其當時所任重者果孔門之所謂仁乎否也雖然世之人君以思得頗牧之心而思得如伯恭志道之流以與之遊從講習亦庶幾能引君當道志於仁者矣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悔雖人心嚮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臣若水通曰天祥其古之所謂志士者邪彼其一念恢復之志起而踣踣而復起故其開府南劒而忠義所激雖勤王之師不少得志于元而衆志不挫有以也夫觀其就義數語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蓋其所志有素定也宋之人主使天祥得行其志于初年則董宋臣遷都之論必不行賈似道之奸必斥宋之國家豈至亂與亡哉宋不出此如久病之人氣息奄奄扁鵲望之而走者而使忠節之臣抱志與國同斃不能不掩卷爲之太息流涕也

○丙谿曰志有四與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儼祭祀之志愉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溷然懋然憂以㭊

臣若水通曰夫志一而已矣何也天理一而已矣天理存於中而為志流動而不居隨處而發見在朝廷為清嚴在祭祀為思和在軍旅為精厲在喪紀為憂㭊然一而非天理也是故一志立而萬善出矣為人君者可不務乎

○宋儒周惇頤通書曰志伊尹之所志

臣若水通曰伊尹之志志於仁者也伊尹耻君不為堯舜一夫不獲以為己辜與物同體矣推其本自樂堯舜之道中來也是故君子欲志伊尹之志者當先志於道夫伊尹王佐也人君欲復三王之治者宜求如伊尹之臣同其志而咸有一德焉可也

○張載理窟曰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節而已

臣若水通曰心之本體與天地同大也君子之學復其初焉爾矣故必先大然後能志大所志係於所見也志於大而局於小者有之矣未有志於小而能大者也故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孟子曰從其大者為大人從其小者為小人君子小人之別顧其所識所從大小之辨爾故志不可不早定也

○程顥上殿劄子有云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

臣若水通曰萬化生於心故萬善始於志也志定而不能善其事者未之有也志不定而能善其事亦未之有也故君子定志之為貴一定志而天下之治成矣程子斯言萬世人君所當服膺而從事者也

○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為其然也程子曰志不立為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

也況老少之異乎
臣若水通曰人有恒言志其帥也氣其卒徒也帥欲進則進欲止則止此其機猶非一身也志其心也氣其手足也心欲持則持欲行則行在我而已矣故君子養其志而氣斯至焉故志立而氣隨則老少死生不能移矣

○程顥應詔上英宗皇帝書曰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臣若水通曰孔子稱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是故庶政之務本於責任求賢而求賢責任又本於立志立志在於求道而體道在乎誠心志也要矣誠心急焉人君務學以致治可知乎

○眞德秀曰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窮山窮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爲之主志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不能入堯桀舜跖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
臣若水通曰眞德秀論志之言可謂切至矣然以爲基以爲發軔則似若以爲始而未究其終者夫志者人道始終之貫也故孔子自十五志學至於不踰矩皆一志之所至也後之學者可不辨志以爲終身之地乎

○張栻作桂陽軍學記有云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訹不爲文采眩不爲利祿汩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臣若水通曰異端利祿之奪志夫人皆知之也文采讀書之奪志雖宿學者未必知之也志立而讀書以發於文采猶樹木之根發於枝葉花實皆一氣之貫徹周敦頤曰聖人之訓入乎耳感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程頤謂謝顯道曰玩物喪志黃魯直曰以我

勸矣處處得益夫志立則我立我立則詩書
文采不能喪志而皆可以養志矣惟
聖明留神焉
○國朝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太宗皇帝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
等於新進士中選才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
其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等二十八人入見
太宗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
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
千百人中爲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間皆
今之英俊然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
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爲文必並驅班
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
古之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
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
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己庶
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
志

臣若水通曰臣伏觀
太宗文皇帝選庶吉士教之於秘閣而進其學然
之以立志本之以道德全之以體用發之以
文章可謂知本矣大哉

至哉
已教其後諸臣往往事業有可觀但未聞以道德
顯名者豈亦未盡副
聖教期望之盛心乎洪惟
聖子神孫法
祖立教眷眷於庶吉士之訓甚盛典也爲庶吉士
者宜以聖賢爲志以道德爲本以文藝爲末
庶無負於
列聖相傳教養之本意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

謀慮上

○易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臣若水通曰天上水下其行相違相訟之象作事謀始所以止訟端也張載曰戲動作於謀也謀而善則善謀而不善則不善不善則訟端啓矣謀始者何也人心發慮之初也吉凶善惡於是乎分而訟不訟兆焉故謀之慮之求盡乎天理而人心安矣孰得而訟乎人君事失其謀天下訟之也其可不謹始而慮終也邪

○履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臣若水通曰上者履之終九以剛明之才處之故能自考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祥不祥而善惡禍福之分數見矣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祥生於所履之善考祥非徼福也以自考也當視其所履者果天理邪人欲邪善邪私邪私則不祥生焉善則周旋無虧吉孰大焉人君履天下之事隨處體認天理其履而皆善則天下治矣豈非所謂元吉哉

○蠱彖傳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臣若水通曰三日言久也故齊以三日喪欲以三日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幷甲爲七日矣書曰服念于五六日言甚久也久則慮之詳而事無不善治蠱之道審而人謀盡矣人謀非他也盡乎天理之極致而無歉者也如是則亂於是乎終而治於是乎始矣天道之運行無終不始無往不復其理然也而況於人乎人君之治蠱致其先甲後甲之謀則何憂乎蠱之不可治哉

○巽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臣若水通曰巽之九五剛健中正故爲貞正

而吉吉則悔亡而無不利矣先庚後庚猶蠱先甲後甲之義甲者干之始庚者干之中故擧以互言之五爲上之中庚爲干之中故有無初之義言貞吉如此雖無初而亦有終況有初者乎先庚後庚謀之六七日則謀之審而無不正矣以是居巽其有不吉乎

○繫辭傳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臣若水通曰物我人鬼理一而已矣人謀者謀諸人驗其理之同然者也鬼謀者謀諸蓍龜驗其理之自然者也蓋人心之理即易也易之理即吾心者也故二謀盡而理得矣吉

凶決而亹亹成百姓日用而不迷矣豈惟百
姓爲然哉古之帝王詢于蒭蕘鬼神其依龜
筮協從夫然後盡天下之謀也謀其可以不
審邪
○稽辭傳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臣若水通曰箕子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以其心一而
已矣理一而已矣說諸心則理得矣謀諸已
也研精諸侯之慮則盡羣臣卿士之謀謀諸
人也夫然卜筮之用盡矣決吉凶而不疑成

卷五　三

事功之亹亹而不倦焉學易者合物我人鬼
而一之則天下之能事畢矣
○書虞書大禹謨舜贊堯曰稽于衆舍己從人
臣若水通曰稽謀也此理在人心本自固有
然或有所蔽則此理不明所以不能不資人
問詢以警發其良知蓋此理人人同得故也
然徒謀於人而不能從從而不能舍己皆不
足以成德致治也故宋儒程顥曰舍己從人
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強舍之猶懼守
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蓋人君一有自聖之
心則不能兼有衆善而忠言不聞諂諛日至

欲其治也待乎堯大聖也而舜稱之不過如
此故舜好問好察所以爲大智也曰吉勇亦
曰弗詢之謀勿庸而伊尹言其得於舜深矣
三大聖皆資人言以自益況其他乎伏惟
聖明欲法唐虞之治宜法三聖求善之心可焉
○商書太甲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臣若水通曰愼者謹也儉德者儉約之德也
永長也圖謀也伊尹告太甲當謹其儉約之
德不可以欲敗度縱敗禮夫欲與縱皆奢侈
失之無長遠之謀者然以約失之者鮮矣故
不可不謹於儉約而懷長久之謀也夫人君

卷五　四

一身萬化之原奢侈之心一萌則[illegible]所不
至此伊尹之所以告太甲必欲謹其儉德也
然常情奢侈皆因徒見目前之欲而無長遠
之慮有遠慮者自不容於不儉矣故又繼之
曰惟懷永圖後之人君不可不以伊尹之言
爲切己對病之藥也
○商書太甲弗慮胡獲弗爲胡成
臣若水通曰此亦伊尹告太甲之言也慮謀
也獲得也言人之不慮則何所得乎欲其謹
思之也不爲則何所成乎欲其篤行之也然
思者行之主也不思則不能行矣故一人元

良萬邦以貞夫萬國之正本於人君之善人君之善本於思爲故思者萬善之原聖功之本也爲人君者可不加之意乎

○商書說命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臣若水通曰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傅說告高宗言凡事當謀之於始必念慮之善合於天理然後動慮者心之思也動者思慮之萌達於事者也慮善以動愼動之功也善而可動動以其時乃所謂善也若動非其時使出私意程頤曰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亦此意也爲人君者可不謹動於念慮之善使發當其時以及天下乎

○周書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臣若水通曰此乃箕子陳洪範稽疑之疇於武王也大疑謂祭祀征伐之事以至凡國家欲有舉動有關於生靈休戚者皆是謀及乃心斷之已以定其志之是非也謀及卿士庶人參之衆以天理人心之所同然也然謀於人之有心不若謀於神之無心之爲公焉故終謀之卜筮也大古之人君不徒謀於心又謀於卿士不徒謀於卿士而又謀於庶人不徒謀於庶人而又謀於卜筮焉其謀之詳如此是以謀無不善而事無不濟後之人君每狥一己之私而不恤卿士庶人之議鬼神之怒者亦獨何哉

○周書周官蓄疑敗謀

臣若水通曰此乃成王訓告百官之言也言人之有所謀爲必決斷然後可以成天下之亹亹若積蓄其疑而不決則所謀之事見之不明行之不果必至於敗而不成矣故曰猶豫者事之賊也後之人君大臣共謀天下之治者可不決之於理乎

○詩大雅文王有聲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臣若水通曰孟子稱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古之帝王之創業孰不欲爲子孫千萬世之計哉顧其所謀之臧不臧而天理人欲判焉謀出於天理則以仁義立國而有可繼之統爲可大可久之業矣謀出於人欲則以功利遺後而無可繼之規非久安長治之道矣故周武王之遷鎬即臨辟雝講學行禮以敎天下之大化以淑天下之人心則其所謀者一天理之正所謂以仁義立國矣此其所以爲子孫之可繼而綿綿八百年有道之長也

然無所本哉武公受戒丹書深明敬義
以成聖學及其出謀發慮無非仁義之蘊天
理之正有天下者欲爲子孫千萬世之計外
天理又豈復有遠圖哉始皇徒欲以長城萬
里爲子孫萬萬世之業而不知二世已無秦
矣豈非逆天理不行仁義之故乎噫可鑒矣

○大雅抑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臣若水通曰訏大謨謀也猶圖也辰時也告
戒也衛武公自儆之詩以爲謀之在於己者
大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則令之播
於人者定不朝出而夕改也所謂信如四時

堅如金石矣事之圖於心者遠不爲一時之
計而有千百年之規也故辭命之播於下者
以時非不戒視成也所謂三命而五申是矣
然謀猶命令二者皆見於事而實本於心也
苟吾心純於天理有所謨猶一天理也天理
則公公則大大則遠矣有所告命一天理也
天理則正正則定定則時矣夫謀發於中令
行於外由中達外一天理之中正則道德在
我而人之訓之順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
呼武公知此其亦聖賢之徒歟原其要惟在
不愧屋漏之一言爾

○春秋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臣若水通曰書追戎者何譏無備也何以譏
無備無遠謀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
無患濟西魯地也西戎遠戎也魯苟有備預
防戎何爲而至於此未雨無徹桑之謀居安
之思危之計無惑乎戎之入境而不知已去
而乃追故曰無備也無遠謀也而國已坐受
其弊矣然則爲人君者固當思患預防爲千
百年之計然後可

○僖公二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臣若水通曰用兵在謀謀生於機有正有奇

所以神其機也聚諸侯之師次陘爲正以宣
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守境爲奇以應八國之
援使之腹背受敵進退無所據自非老於謀
國智於料敵者不能然也夫惟三代仁義之
兵乃能正而不奇以制勝也歟

○宣公十二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臣若水通曰書同盟譏也何譏爾不與其盟
也譏失謀也春秋無善盟盟者忠信之薄也
苟能以忠信相固結結固而不可解各信任
仁賢修明政事上下相孚於忠信之化使國
無可乘之釁則楚雖強入陳圍鄭敗晉滅蕭

之謀焉能戴湜乎顧不出此而徒盟誓於鬼神而不謀吾心忠信之不可解者春秋書以譏之不待乎人列國之卿而義自見也宜其盟血未乾將不免於塗地卒致寢門蒲胥之辱析骸易子之慘而盟果安在哉謀之不臧亦可嘆也已

○襄公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臣若水通曰鄭之受伐者何違子展之謀也晉之同盟于戲者何用知罃之策也夫鄭之

卷五 九

見伐於楚欲從楚以苟安者子駟也請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者子展也子展之謀賢于子駟遠矣簡不用之而盟楚無惑乎今日之受伐也鄭之行成於晉欲圍鄭以激楚者荀偃也請還師以敝楚分軍而逆來者知罃也知罃之策過於荀偃遠矣晉能用之而盟鄭無惑乎後日之成功也是則進謀在臣聽謀在君鄭以違善謀而蒙辱晉以用善謀而成功君天下者可不審於用謀也哉

○禮記內則曰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臣若水通曰方猶對也物猶事也方物而出其謀發其慮則因事制宜而謀慮不過矣知謀慮之道則知仕止之道仕止者謀慮之知幾者也

○周禮秋官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臣若水通曰此小司寇之職專以詢民者何哉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人夫天下之

卷五 一一

人心同此虛靈所謂聰明也一己之聰明有限而天下之聰明無窮況夫國之危國之遷國之欲立其君三者天下之大事而可以弗詢之衆乎故始則稽乎衆而終則斷諸獨衆無不出之謀而己無不斷之志則大疑以定而事無不審矣然此豈可易能哉亦在於忘己而已忘己則衆自盡衆自盡則謀協謀協則天下之聰明皆己之聰明沛然而無疑也

○論語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臣若水通曰慮者謀也憂者患害也遠謀莫過於道道無窮盡以道存心體認天理則自

一念之微以至四海之廣自一息之間以至千百年之遠皆道也道無不善善無不吉何憂乎反是則未能貽四海之憂而憂先及其身未能致千百年之患而患先見於瞬息之頃矣世之人君觀此可不爲寒心哉大惟篤於學慎於動則可以免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臣若水通曰如之何如之何乃反覆慮於心謀於人之辭也爲政爲學皆當如此庶有進修之幾而爲政者尤不可不謹先儒有言善爲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謹微之道在於熟思而審處是以欲與一念作一事取一物用一人必思諸己謀之人眞見其爲天理之公然後行之如此則不至於逆人心而悖天理危亡之禍可免矣苟或不然徒率意妄行以取一時之快一旦禍敗將至雖追悔無及聖人所謂吾末如之何也禹之告君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在昔君賢相猶拳拳致謹若此而況於其下者乎後世君臣欲審於幾事者必自安汝止始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臣若水通曰學之要在隨處體認天理而已體認者心思之用也故曰思則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苟於視聽色貌言事疑忿見得而各致其思焉則書所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隨處體認天理見矣夫事雖九而思一也一思之通乎九事如土之通乎五行記曰聰明聖知達天德思之用廣矣大矣

○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臣若水通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人之知幾應物皆本於心心之是非之矩譬物之有權度也差毫釐而謬千里其本體惑矣故權度立而輕重長短之差見矣本體立而是非邪正之分明矣故謀事者必正其本以撥其變君子絜矩聖人不踰矩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分定故也然則君人者可不講於心術之微以爲制事之本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

謀慮下

○左傳成公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臣若水通曰書稱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古之聖王思患預防之道也莒子以國僻忘虞非謀國深遠之慮也申公巫臣其智矣乎

○襄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臣若水通曰夫學與政合一者也孔子論政本於修道以仁又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產雖未知聖學之道其言政暗與之合其曰思其始而成其終無倦之謂也又曰朝夕行之行無越思以忠之謂也使子產從事於聖門之學則必知王道之政教而不徒以乘輿濟人於溱洧矣故君相以知學爲貴

○襄公二十八年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公遂反

臣若水通曰魯襄公之行止而謀之臧否決矣且公之如晉果爲楚國邪則叔仲之言似爲是抑爲康邪則子服子之言似爲是公將奚適哉或曰爲康王者從邇也爲楚國者圖遠也利民者寧遠毋寧邇是皆不然公謀行之初志結康王之好以孚楚國之人爲是謀者遂哭於康王之尸畢平生之志以及楚國是兩得也惜乎其不出此故吾謀必本於學穆子之言得之矣

○國語魯語叔孫穆子曰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道之是昭其不衷也

臣若水通曰穆子魯卿叔孫豹患作慮患其所作也衷中也不得衷以亂事也季武子皆盟伐莒以動諸侯之兵穆子幾不免矣迺怵慨舍生不爲貨免且懼作之不衷以攜世

卿之心可謂明且遠而慮患深卒以庇魯之
宗宜矣然則君天下者其可不作事謀始而
思所以善其後乎
○晋語宫之奇曰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
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
臣若水通曰宫之奇虞大夫留外寇謂舍晋
軍於國也去闇應外之之忠安身行事之信皆
謀慮之深者也虞公舍晋軍於國而導之虢
可謂能去闇安身深長之慮乎使虞公能用
宫奇之言豈至危亡也哉後之爲人君者觀
此亦可以爲不用臣下謀慮之戒也已

○晋語郭偃曰夫衆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
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内謀外
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臣若水通曰偃晋大夫監察衆口以爲戒謀
事揆義而後行内謀於心外度於事日日考
省不倦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天民
一也輿人之言天心在焉君子鑒惠公之覆
師亦可以知懼矣爲人君者誠能内外謀度
戒而後行則動罔不臧而天人協應矣可不
慎哉
○晋語藍尹亹曰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

思樂作樂思善
臣若水通曰思者衆善之原也平仲玄感於
楙廸子罕惻哭於陽門自古忠賢之臣未有
不慷慨竊歎於時者也然孰與訏謨遠猷之
爲臥哉苟能隨事而致思不溺於飲食宴樂
之間則撥亂反正變危爲安猶反掌爾而何
以徒付之竊歎爲乎此吳楚之辯子西自屈
於藍尹亹也爲人君者其慎之哉
○漢獻帝建安十年冬十月秘書監侍中荀悅作
申鑒五篇奏之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悅志在
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

臣若水通曰荀悅申鑒稱爲政之術先屏四
患乃崇五政關於國家興亡之大致其立論
遠而慮患深矣時君不之省而禍亂遂不可
救也惜哉後之有志於天下之治者宜無忽
於忠謀焉
○劉備詣諸葛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
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
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
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
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
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

然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
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
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
府之國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
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
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
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
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
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臣若水通曰謀貴遠不貴近貴大不貴小孔

明有荊益定三分人皆以其謀之善而不知
其爲第二義而其志則遠矣大矣蓋有荊益
以爲國資而不在於荊益也定三分以爲已
援而不在於三分也恢復大業非此莫能遽
濟爾惟杜甫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許謨遠
猷甫蓋知之矣
○晉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曰
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
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因其衰敝宜及兵威
方盛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情安集之又曰聖
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

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立
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
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
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又曰夫爲
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
富豈須戎虜在內然後取足哉
臣若水通曰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古之
聖王嚴華夷之辨非特人道爾其天道陰陽
之介當然也江統之論察微知著超然爲識
治君子矣惜其論不及此使華夷之辨未明
於天下而徒以區區利害計之爾洪惟我

聖祖高皇帝逐掃胡元驅之北土明華夷之分辨
陰陽之介人道明天道清眞所謂剛毗酬百
王除兇報千古萬世之遠猷矣近聞河套之
胡歲居其土漸以爲安可慮也
聖明宜訏謨遠計逐而出之使不知我土之可安
而華夷混淆也萬世幸甚
○齊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魏主如洛陽西
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以爲陛下耳聽法音
目覩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晷昃而食夜分
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
篇卷雖叡思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

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
治矣帝頗納之
臣若水通曰書稱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夫百
度者心思之則也心思正而百度決矣故大
學能慮本於知止明帝多役其耳目心志之
神可謂之訏謨遠猷乎韓顯宗諫之是矣惜
乎其止於嗇神養性保壽而已是故人君之
學必養心存神以神天下之化可焉
○唐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上謂黃門侍郎王珪
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勅或
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

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
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
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
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
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
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
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臣若水通曰語有之並聽則公唐之政事謀
始於中書審駁於門下所以集衆人之見以
同歸於公是也然而謀主於心也有公天下
之心而後能謀天下之事人君不在於得

而在於得人使居中書門下者皆無非人則
謀無不臧而同於是矣煬帝之世人皆尚同
於非爾用非其人安得不至於是邪
○劉向說苑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
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
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於天下一日萬機而謀
慮不可以不謹也故舜典曰朕志先定詢謀
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古先諸己詢諸人
而後謀之卜筮而鬼神無不依也向之所言
似合於聖人之指矣但先諦於謀慮乃訪之

白屋詢于芻蕘而後考於蓍龜可也若先考
於蓍龜矣而又關之白屋芻蕘焉不已褻神
之謀邪此洪範稽疑之序所以必先諸己次
之以人而終之以神而謀無不吾也雖然謀
慮尤其基也誠能隨事體認務有以察見天
理之實天人固莫違矣否則中無所主又何
假於外哉此人君之心所以貴有主也
○班固白虎通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
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臣若水通曰謀之臧否事之廢興成敗關焉

之交物我人神一理也謀及卿士庶人人協矣謀及卜筮鬼謀協矣合人鬼於一心夫然後能一天下之理也其古之深謀遠慮者歟

○張載理窟曰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魘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却求不寐此其驗也

臣若水通曰善謀慮者之於政治也猶其於學也善謀亦於平心得之善爲學者於中思得之張載之學蓋得之於精思者也故有得則疾書之程顥謂之曰大率有強探力索之狀而無優游自得之氣願更完養思慮他日自當調暢然則載之此言造深有感悟於程顥之說也乎夫虛靈不昧者心之體也吾心之體立則天下之理是是而非非者見矣於思慮也何有舍是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本體惑矣安能善謀乎

○程顥劄子有云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爾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

臣若水通曰語有之琴瑟不和必改而更之乃可鼓也夫更張所以求其和也更張其當否在謀慮之是非不可忽也何者當否見于事也是非生於思也故更張非以爲害也非其道則爲害也是故君子必慎之於思也易曰革言三就夫革而至於三就則亦慎之至矣伏惟

聖明處大寧之世容有不和之弊矣如有所更張焉盍求之易哉

○程顥曰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臣若水通曰夫慮之遠近繫於學焉而已矣君子所學者大故所慮者遠小人不學故不知所慮也嗚呼一念之發忘其身以至於禍及其親雖追悔亦無及矣甚矣學之不可不豫也易曰懲忿窒慾其學之道乎從事於此其慾遏矣學者尚勉旃哉

張栻經筵講義有云夫治常生於敬謹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

所由興也歟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事治亂敬肆二言盡之矣天下之治亂生於敬肆敬肆生於一念苟一念而敬焉則上下內外化之皆思勞勞則善心生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苟一念而肆焉則上下內外化之皆思逸逸則惡心生然而不亂者未之有也故敬謹驕肆之審實爲萬世長久之謀也嗚呼讀所其無逸之篇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亡夫興亡之迹相去之遠如此其初也在一念之微爾爲人君者可不鑑哉

○司馬光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屛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
臣若水通曰初也者端也端也者事之始也易曰君子作事謀始夫六者之端啓而天下亂矣救其亂則難爲力治其端則易爲功故君子圖難於其易以遠禍亂也雖然敬未極而可以救藥者未見其可畏也敝而至於見其可畏則恐無所用其畏也已爲人君者鑒光之言其可謀之不臧也哉

○程顥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思至於再則已審三則惑矣
臣若水通曰孔子稱學而不思則罔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之於人也大矣故凡天下之爲惡者弗思爾思之思之又從而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乃精誠之極也雖然君子可思也不可過也如其過也辟斯至矣此季文子所以不見與於孔子歟今之學者必思無邪而後可也

○國朝洪武甲辰四月
上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其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爲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臣若水通曰我
皇祖諭侍臣及此即君子作事謀始之心也始者念之方萌易之所謂深與幾也謀者心之妙

用易之極與研也惟能極深研幾則由中達
外天理克融智慮洞徹自能通天下之志而
成天下之務至於過舉而能悔之更之者鮮
矣理苟未明於初而欲智慮周悉於後胡可
得哉
皇祖極研幾之神而猶欲羣臣輔之其靡盈之盛
節矣乎
洪武元年四月
皇祖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
之事爲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
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

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
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
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
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
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臣若水通曰夫立教者言不如意意不如象
圖所以示象也觀其象則意得而言忘矣我
太祖高皇帝建極之初思亂亡恒起於安寧也遂
命工畫古孝行及艱難戰伐之事爲圖以示
子孫俾之朝夕觀覽蓋其意不以開萬世之

王之業爲艱而以保萬世帝王之業爲貴可
謂貽謀之遠者矣故後世子孫處富貴而不
驕享治平於不替良以
遺訓之具在也伏惟
皇上時加觀覽警於心謹於身勤於政以能保帝
業於無疆則天下幸甚
○洪武十二年
上與翰林待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
防不慮於微終貽大禍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
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

者則必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沈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
而克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爾
臣若水通曰人君保業之道在於持身持身
之功在於慎獨
皇祖所謂微與小即獨也一念之方萌也於此而
慮則察之精矣於此而防則守之密矣蓋旦
防則遏其欲而存其理矣由是微而顯小而
大皆天理流行成天下之善治獲社稷之久
安矣反是所謂治亂安危[illegible]危哉

皇祖諭侍臣及此得慮微防小之要而知安危倚
伏之機也邪人君處富貴安安之餘忽略於
微小多矣苟欲無惡於志尚當以
皇祖之言為法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

感應上

○易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臣若水通曰此中孚卦九二之爻辭陰幽隱之處也靡作縻繫恨之意也九陽剛二中位以剛德而居中位與九五剛中相應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蓋二臣而五君也君臣感通之道誠而已矣誠者心之實理上下同然者也故彼感此應有不期然而然者若不誠則心貳心貳則勢離亂之所由生也上下一於誠則上下交而其志同如腹心手足之一體矣以之作事何事不成乎然則君臣相與感應之際可不誠哉

○咸彖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與萬物一氣也故天地之氣相感則太和絪縕而化育成矣聖人之與萬民一心也故聖人感之以吾心之理則不應徯志而和平致矣天地以氣聖人以心其所以感應者理一而已理一即性一性一即情一情不可見以其所感而見之爾故天

地聖人之感人物而無不應者以其情性之
同也故即其所感觀之天地萬物之情見矣
人君能得人心同然之理有感而必通矣天
下其有不和平者乎故不必求之天下之人
心而求之吾心焉可也

○咸大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臣若水通曰澤雖在下而性好潤山雖在上
而土性疏通受潤二物之氣相感通有以虛
受人之象君子觀此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
虛中者心無一物也心無一物則誠矣故感
感也不從心以無心而感物則物無不應矣

是故感通也者心之神也虛也者感通之本
也天理也非以虛受以吾心之理相受也

○書虞書大禹謨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臣若水通曰此大禹陳謨於舜之言也惠迪
從逆猶曰順善從惡也禹言吉凶之於善惡
猶影響之於形聲天道人事感應之速如此
漢儒董仲舒亦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
畏亦此意也為人君者一念之發即有感召
可不慎乎

○大禹謨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
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
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
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
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
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臣若水通曰十日為旬逆命謂不服征也贊
佐也屆至也帝舜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日
非一日也祗敬載事也齋莊敬慄戰懼夔夔
莊敬戰懼之容也允信若順也誠感物曰誠
班還振整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敎也干楯
羽翳皆舞者所執也兩階東西階也格至也
益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未可威服故贊佐於

禹以為惟有動天之德者必能感通之遠而
無所不至益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乃舉
天道以為滿則損謙則益欲其法天道以益
德也又舉人事言舜耕歷山往田之時日號
呼旻天以不順父母之故自負其罪以自引
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罪慝敬其子職之事
以見瞽瞍夔夔齋慄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
者如此故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
信順之而底豫焉然非特人事為然也又推
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焉夫以天
道既如彼而以人事神明又如此而況於苗

民乎大禹乃還兵振旅乃大修文命德教七旬而有苗來格也夫天道至遠也瞽瞍至頑也鬼神至幽也苗民至難化也而一念修德足以感格之者何邪蓋天地人鬼之理一而已矣故一念之邪正天地鬼神莫不鑒之愚民莫不知之然則人君念慮可不敬謹於獨乎

○夏書禹貢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臣若水通曰台我也以禹而言距違也史臣紀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之外又有敬德之化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禹之所行也蓋聖人過化存神感應之妙有如此者亦在乎一心之微爾人君欲致天下之化者當自敬德始焉

○商書伊訓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之言有夏先后謂禹也懋勉也方且也暨及也咸皆也若順其性也言夏禹進德之功亹亹未已上天無有災異山峙川流鬼神享祀無有不安寧者至於鳥獸魚鼈之微無不順其性也由此觀之罔有天災亦莫不寧者其天地位乎鳥獸魚鼈咸若者其萬物育乎蓋禹德既修則以吾心之中和召天地萬物之中和感應之速有如此者後世人主以敬爲無益謂天不足畏無怪其災眚迭至而覆亡相尋也歟

○太甲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之言也言先王於困窮之民若己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從其命而無不心悅至其鄰有邦之民莫不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若來則我無罪矣夫民悅於服命而鄰國之民不君其君反以湯爲其君而待其來人民之向背無他一心之感應爾矣然則爲人君者可不慎所以感之者乎

○咸有一德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之言也言天之佑商非天私我商也天之所佑者在一德爾商之得民非商求于民也民之所歸者在一德爾一德者純一之德即天理也天人心有一毫私意之雜則天理息矣不雜則不息不

息則一故天與民歸非歸商也歸一德也然一德者天民一者也人君具此一德而上下應之者何邪以一體故也故人君者一念一則天人合一念二三則天人離天人相與之際可不畏哉

○周書無逸君子所其無逸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篇中語也蔡沉曰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矣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臣謂以無逸爲所則隨處隨時有兢兢業業之念人心不死而天理常存矣人君居至尊

之位多縱驕逸以至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皆坐此爾周公無逸之一言真可爲萬世人君燕安痼疾之藥石也歟

○詩大雅文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

臣若水通曰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續熙明也止語辭假大也此詩言穆穆之文王嘆其繼續光明而能敬止以膺受天命之大如此有以見天人之一氣也氣一則理一矣理一則心一矣心一則其感應之機一矣是故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緝熙敬止純亦不已則其心即天

心理即天理氣即天氣實與之脗合無間也感應之理有不期而然者矣苟敬德弗修徒以類天求應至於封禪禱祀以徼福利特藥天褻天爾後之人主知天人之一理可不敬德以爲祈天永命之本乎

○周頌烈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臣若水通曰無競者聖人無心之感也不顯者聖人至德之淵深也訓刑皆法之之意夫天下之大感應而已矣感應之道自然而已矣自然者無心者也不顯者也天地之常普

萬物而無心故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物之應者勃然矣聖人之常順萬事而無情故無競而四方訓不顯而百辟刑人之應者翕然矣此無他無心之感不言之化其理同則機之自然者不容已爾故人主不患天下之不應惟患其無所以感之者爾

○春秋桓公元年秋大水

臣若水通曰宋儒胡安國謂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致陰沴宜矣

臣謂桓之弑逆起於一念之不善而上天陰沴之應其速如此其可畏哉然則爲善者代

動於天其機亦當如此矣人君戒懼愼獨以養其中和之德致之於家國天下則天地之位萬物之育亦其理勢之必然也道豈遠乎哉功豈難乎哉在一念之微爾

○成公元年無氷

臣若水通曰宋儒胡安國謂寒極而無氷者常燠也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振其象已兆故當洌陰沍寒而常燠應之臣謂天道之陽舒陰慘人君之仁育義正天人未始不相通也成公幼弱縱臣失政亦猶天之陰陽易位故宜寒而燠此感彼應捷於影響有天下者能審其慘舒之機五服不濫五刑不弛則陰陽合德而慘舒同運矣

○禮記檀弓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臣若水通曰敬信禮義誠慤人之心不假外而有者也其感其應不假物而然者也故不言之信無心之感天下之至感至信也君天下者躬修其德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以純王之心成純王之治有不難矣何也以其先得民心之所同然者也

○樂記曰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臣若水通曰寂然不動心之本體也感物而動心之應用也心之感應故不能無聲聲之感應故不能無音宮商角徵羽之相還清濁高下之定位成焉故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

○樂記曰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

臣若水通曰噍者竭而無澤也殺者减而不隆也嘽者闡而無餘也緩謂紆而不迫也發者生而不窮也散者施而無積也直者無委

曲也廉者有分辨也和不乖也柔致順也皆聲之應也哀樂喜怒敬愛皆心之感也夫聲者心之宣也有是心則有是聲故聲音之道誠之不可掩也是故可以知感應之道矣爲人君者可不正其心以爲感應之本乎

○樂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臣若水通曰有血氣心知之性無哀樂喜怒之常本其未發者也感物而動本其已發者也故感於可矜而有惻隱之心感於可怒而有羞惡之心感於交際而有辭讓之心感於

得失而有是非之心斯真心矣故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非人也君子觀其感通之幾而聖學可至矣

○禮記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臣若水通曰聖人與天地如人之一身無不相通其痛癢忻戚無不相應者清明則心無私欲至虛而靈故志氣如神而足以前知是故凡所願欲之事將至必先有以開發其朕兆者猶天將降雨山川爲之先出雲聖人一心之感應亦如是而已爲人君者可不清心

凝神以爲感應之本乎

○論語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臣若水通曰甚矣上下感應之速也其機使之然爾易謂機理一而已矣理也者人心之所同然而上下達之者也禮義信人心天理同然之機也故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各以其類而應焉如志氣之相感一體之貫通也非夫聖賢之心學足以通天下之志者其孰能與於斯

○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

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臣若水通曰中庸此章言自至誠以下者當用力以求至於誠也蓋天理根於人心雖昏愚之極天理猶有以時發見者孟子所謂四端此所謂曲也人能因其天理微處擴而充之以至其極則無小大充萬殊之善協于克一也是亦無異於至誠矣由是而形則睟面盎背由是而著則暢於四支由是而明則發于事業由是而動則四方風動由是而變則人皆舍舊從新由是而化則人各反其真而不復舊而天下化成矣夫誠也者譬之樹木

之有枝幹花實而生生不息焉一氣之感應也至此則中和極致而位育兩全有本者如是也人君欲感人心而化成天下者盍於致曲求之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王霸之辯如玉之與石然究其本則德與力誠與僞而已矣蓋王道則本之德而出於誠伯功則本之力而出於僞以力服人則無以得其心已以僞感人以僞應也以德服人則得其心已以誠感人以誠應也故五伯莫盛於桓文姑以其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成湯之東征而西怨文王之作大畏而小懷其人心之服與不服爲何如哉雖然先儒程顥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又曰其要只在謹獨究其德力誠僞之分則又係於人君一念之微爾君天下者有志於王道盍亦反其本矣

○左傳隱公元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禍莫大於間間則疑疑則猜猜則亂矣是故間者聖王之所必去者也平王既任鄭伯父子爲卿士而欲貳於虢則是君間其臣也鄭伯怨王則是臣間其君也君臣相間天理滅矣間而不已至於交質又不已至於交惡史從而書之若固然者則冠屨倒置天地反易一時之化人心盡死而九法盡斁矣蓋由平王一念之貳之感應也平王暗弱不足論也鄭伯父子有緇衣之賢者然且至於是鄭之得罪也不尤大歟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臣若水通曰晉文公守伐原之信誠矣乎誠與僞不容以髮者也易之革曰巳日乃孚革而孚者也其曰未占有孚孚而革者也誠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文公之伐原也刻日持糧而克諜降退舍而待觀其進退同一貪取之心也其誠邪僞邪夫惟大易之感聖人之感天下以無心也

○周語内史興曰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又曰樹於有禮艾人必豐

臣若水通曰忠分則均者謂心中不偏故處物得其平也攜離也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禮者天理之形體也忠信仁義禮之本也忠分仁行信守義節上之所以感人者誠矣無怨無匱不偷不攜下之所以應上者至矣故曰禮以觀德德以下世晉侯之郊勞恭命則其興可以必矣況天子有天下之大其可不以忠信仁義存心以禮自守以濟贊襄大之福哉易曰視履考祥此之謂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

感應下

○漢淮陽王更始二年大司馬劉秀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王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

臣若水通曰冰合之說先儒陳傅良論之詳矣大抵以人君不可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係人事或可以自幸乎天而

人不繼之鮮有不敗事者矣是固然臣竊以爲人心與天相通故匹夫匹婦之志可以動天地況人君爲天之元子乎故一念之誠天必歸之一念之惡天必背之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觀光武冰合之應可信矣而況聖學格天之誠乎人君一念之微實感應之主不可不慎也

○東漢光武建武三年馮異攻赤眉大破之帝降璽書勞異方論功賞以荅大勳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陣以待之赤眉驚震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爾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爾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臣若水通曰王者感人以誠人亦以誠應之

盆子君臣乞降皆光武推赤心至誠之感自然之應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然則人君欲服人心而安天下者尚監之哉

○晉武帝泰始四年南州民聞羊祜卒爲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臣若水通曰治民之道與其繩之以威孰若懷之以仁與其人望威而畏之孰若人慕信而歸之也觀羊祜杜預皆晉室之望同守襄陽者也一則身沒澤存遺墮淚之碑一則身

死名滅無遺愛之流則義仁恩威之入人盖
可見矣凡爲人上者其知所擇哉
○齊明帝建武三年魏孝文帝以久旱自癸未不
食至於乙酉群臣皆詣中書省請見帝在崇虚
樓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
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細民未之一餐
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帝使舍
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
賤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
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
朕何以生爲當以身爲萬民塞咎爾是夕大雨

卷八　三

臣若水通曰民者天之心也敬其民所以敬
乎天也孝文值旱躬自悼責其與雲漢發旱
成湯責躬其心何以異是夕大雨天監其衷
也嗚呼以夷狄猶有謹戒格天之主況華夏
之大君爲天之宗子繼天體元者可以玩天
災而不之省哉
○唐太宗貞觀元年帝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
對曰紂爲無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
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
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遂尚
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

一守之不可以不順瑀謝不及
臣若水通曰周秦國祚之修短誠與僞之感
應也仁義則爲仁義僞則爲詐力書曰天壽平
格多歷年所又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豈非天命之修短乃其自爲之感應也邪太
宗仁義詐力之說是矣乃又謂可以逆取而
不可不以順守不知同心同德之誓順天應人
之舉始終何莫而非順哉太宗逆取順守之
言固爲失而蕭瑀得天下則同之說亦未爲
得也盖唐之君臣皆未觀於感應之道此唐
之治所以雜於夷且霸也

卷八　四

○唐太宗貞觀二年夏四月畿內有蝗上入苑中
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
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
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
不爲災
臣若水通曰天人一也感應之理相爲流通
固其宜矣唐太宗爲民吞蝗而蝗不爲災
蝗固有情邪盖一念之誠上格于天以及草
木昆蟲無不感應何也盖天人之氣其體本
一爾噫一念之感而一事之應如此況人君
之心學能致中和者乎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魏徵上疏以爲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

臣若水通曰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不可以僞爲也唐太宗之納諫使出於誠則與成湯從諫之心同三王之治不足爲也而有不盡然者魏徵述文子之言以諷太宗可謂切中其病矣然而聖賢誠敬之學雖徵與帝俱未之講也太宗雖志於周官之法徵雖能直諫皆不識君臣之道文武周召固如是哉故君

相以講學爲本

○唐高宗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臣若水通曰天垂象見吉凶仁愛人君之至也故古之人君以象異不見爲天忘予許敬宗於彗之見乃諂言歸之高麗可謂愛君乎得非欺君乎乃逢君之惡大罪人也高宗獨能出一善言彗亦隨滅其即宋景有君人之

言而退熒惑者矣感應之理實可畏也然所謂不德又有大於此者而戕殺忠良則致大禍是天亦有以應之也天命何常爲人君者宜畏天之威而不可以忽也

○唐代宗廣德元年郭子儀諭回紇曰汝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回紇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豈肯與公戰乎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

臣若水通曰天理之在人心無間於華夷遠近一也故感之而無不應者此心此理同也郭令公單騎見虜一言而回紇驚服且爲出力擊吐蕃以謝過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豈不信乎使代宗舉國權兵柄而付之太宗之業可不戰而復矣惜乎其不能也

○唐代宗廣德元年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

庸杜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乃召諸道兵盡門
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拆
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苟
坨不爲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
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
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
下悉出內使隷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
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
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不悛則帝王大器敢
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
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

臣若水通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誠信
之在人雖販夫賤役猶不可一日無而況君
臣之大義乎使代宗能用柳伉之言下詔引
咎布誠信於天下則人心響應大業不足復
矣知不出此而坐視程元振之誤國至流離
而不悔況望其有所感於天下乎孟子曰安
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不仁而可與言則
何亡國敗家之有

○唐德宗□□四年十一月陸贄上疏曰唯信與
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
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

以所言紛過災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
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
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
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
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愼守而行
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

臣若水通曰孟軻有言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也者達上下通
人己合前後而一之者也故感應之妙有不
期然矣人君特患未誠爾烏有誠而不能感
人者哉德宗反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何其
謬邪陸贄因言規正可謂引君當道志於仁
者矣惜乎德宗以不誠之資而不能從是無
怪乎其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噫

○德宗興元元年帝問陸贄近有□□白山北來
者率非良士有邪建者論說賊勢□□張皇察
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
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
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懷險遠來赴
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宜復待虜掏因其略曰
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
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

又曰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
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
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矣又曰陛下
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御
區宇之意謀呑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
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
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
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
迫於見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
臣若水通曰人君代天理物則當以天爲心
天普萬物而無情豈嘗以猜察爲明者哉古

之人君以無情御物而不猜者合之於天也
卒之天下莫敢不用情而不疑其上其感應
之幾則然也德宗猜忌經多難而猶不自省
向微陸贄因事規諫而罪己之詔猶在人心
豈能不失舊物耶嗚呼此人主之心所以當
慎其所感也

○唐德宗貞元元年八月贄又曰陛下懷悔過之
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布之際聞者莫不
流涕假王叛渙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
之將一純誠以效勤
臣若水通曰悔過一詔而人之響應如此則
誠之足以感人而前謂推誠以致患者謬矣
使德宗由此善端擴而充之雖成湯之改過
不吝何加焉四海不足保矣此心不繼失之
於安樂之時而唐之業遂不競孟子曰不能
充之不足以保妻子豈不信乎

○唐憲宗元和四年春三月乙酉上以久旱欲降
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
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
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横斂
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
賣爲奴婢乞嚴禁止閏三月己酉降制放天下

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
之請己未雨降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
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若水通曰天人之際至不遠也惟一誠足
以通之人君之心上與天通所行出於至誠
則有以格天矣憲宗降詔而久旱乃雨天人
相與豈可誣哉故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也可不慎乎

○唐昭宗天復元年六月癸亥韓偓對曰夫帝王
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
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

而勢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矣上深以爲然

臣若水通曰君臣上下其感應之機捷於影響上以誠感之則下以誠應之上下一出於誠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上以機巧馭之則下亦以機巧應之上下一於機巧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爲人君者烏可不誠其意慎其所以感天下者而傾以機巧爲哉

○後周世宗顯德三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上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曰送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上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効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無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臣若水通曰誠信之道無感不通者也夫惟信及豚魚而況於人乎世宗欲以誠信而待諸侯庶幾乎知感通之理矣其亦賢矣哉

○宋太宗淳化二年旱蝗甚禱雩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荅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臣若水通曰湯大旱以身爲犧牲六事自責太宗詔宰相欲將自焚以荅天譴庶幾近是乎可謂以誠應天矣翌日大雨蝗盡死非感應之理豈可誣哉使太宗繼此一念之誠而擴充之則仁義不可勝用而成湯格天之功業不難致矣惜乎其未講於成湯懋敬厥德日新又新之學而徒有一念之誠一事之感也已孟子曰苟能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此太宗之所以止於太宗也歟後之人主欲追三代之治者無他因善端之萌而培養之以達於天下爾

○宋真宗祥符九年李迪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然之至是詔禁樂縣秋宴督諸路捕蝗遂罷營造禁天下貢瑞物詔民能振貧者官之未幾得雨青州飛蝗多赴海死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用民力而爲之者也故土木兵甲之役興奇物淫技之事至而民力有所不堪矣民力不堪則怨咨競起怨咨日起則人和日乖而天地太和日傷此水旱災異之所由以致也真宗禁樂罷宴息營造却貢瑞而雨降蝗死豈偶然之故哉然則人主可不謹於一念感應之微乎

○宋神宗熙寧七年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憂形於色欲盡

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損膳避殿行故事爾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帝命維草詔行之監安上門鄭俠為流民圖以上帝反覆觀圖寢不能寐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臣若水通曰安石此對欺君之罪不能掩矣而乃云人事未修不知所謂未修之人事孰有大於新法者是又欺天欺人矣神宗感久旱之災憂形於色又能知人事之未修即為權罷新法可謂應天以實矣宜其民間呼賀大雨沾洽感應如是之速也安石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者其亦可謂小人無忌憚之尤者歟後之人君有臣如安石當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也神宗知安石之悞國而不能誅之惜哉

○劉向說苑齊大旱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寡人欲祠靈山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

臣若水通曰人之所為與天地流通而相為感應者何也其氣同也景公非純德之主也行晏子之言而致感應之速若人之呼吸者何與蓋一念之誠固已通於天矣况人君能修其德由一念之微擴而充之以至乎極則和氣絪縕充塞無間固不特弭變而已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能不有望於今日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

臣若水通曰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天人一體也感應之機捷於影響可不畏哉是故人君務修德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而符瑞固所不論也

○宋儒程頤曰聖人則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臣若水通曰感而後有應未有不感而應者
也是以聖人不責之人而責諸已盡其所以
感之者而已矣
○程頤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矣更
有甚事
臣若水通曰感應之道廣矣哉其觀於天地
鬼神之屈伸也日月之弦望也晝夜之相代
也寒暑之往來也其於物也亦然鶴鳴而子
和鍾動而谷應也其於人也亦然人心之寂
感也動靜之無端也聞言而沛然也至誠之
動物也是故感應而天下之道備矣吾君
子之學其可忽於吾心之感應也哉
○張栻與曾節夫撫幹書有云此間土剛而衆惰
自前月二十八九有雨至今近旬已嘗祈求循
例祈禱無幾理盡則之只到社壇風雲雷雨師
壇及於湘南樓望所在山灘江遣官奉祝板
瘞山間及投江中今日五更登湘南樓雷電倏
興下樓雨已下須臾大集滂沛過午方止庭下
水深數尺四郊盡徧
臣若水通曰書稱望于山川則山川之神信
有之矣然而苟無其誠則無其神矣而望其
感應也不亦難乎是以張栻一禱於社稷風
雲雷雨之壇而雨澤遂至於滂沛何者由有
其誠也故凡後之有事於神者其可不知其
感通之本哉
○宋和靖處士尹焞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
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
香又再拜齋于燕室初夜乃寢翌日入侍講筵
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
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
臣若水通曰人臣感君之道誠敬爲之本託
辭氣而達之者也感之不在辭氣也故在易
之咸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以之感人亦已
淺矣而況感君感天乎惟有誠敬爲之本焉
則辭氣容貌之間無非誠敬之發自足以格
君心之非而感悟之者深矣後之進講於君
者酒誥縱欲自若至乃善其辭說於君父之
前苟應故事下以是感上上以是應下其視
尹焞每經筵而必致其誠也何如爲人臣者
不能修德積誠以自盡而往往尤之君何哉
○真德秀曰人主之心與天地相爲流通而善惡
吉凶之符甚於影響
臣若水通曰人主天地之子也天地人主之
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其心非有二也故人君

居其室而發一念之善焉則吉必應之況其
大者乎人主居其室而發一念之不善焉則
凶必應之況其大者乎書曰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以言其一心之感應也可
不愼乎伏惟
聖明凝神體察則天人協應福祥駢臻天下幸甚
○國朝丙午八月壬子
上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尙書洪範篇
至休徵咎徵之應
上因語之曰天道微渺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
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

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
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
武王以爲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
上合天道然豈特爲人上者當勉爲人臣者亦
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
臣若水通曰天人相與之際至不誣也何者
天人一心也心一則理一也人君苟能體認
天人理一之實涵養以至之則肅乂哲謀聖
之善在我而天之雨暘燠寒風之時其應也
如響矣反是則天理滅而狂僭豫急蒙之惡
至而雨暘燠寒風之恒其應也亦如響矣天

人感通之速如此其幾在於修德而修德不
外乎一心爾
皇祖深知休徵咎徵之應繫於君德之修否不惟
有得箕子之旨抑以見天人相與之心一也
至諭講官以君臣交修之義尤爲切要蓋格
天之本雖在君心而沃心之道又在臣職也
仰惟
聖明體天體元可不法
皇祖交修之學乎
○洪武三年夏久不雨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仲夏不雨朕爲民致禱祠之

事禮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爲禱之
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執爨爲昔日農家之食令
皇太子諸王供饋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
于日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捧榼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旣而大
雨四郊霑足
臣若水通曰古今天人其心一而已矣
皇祖禱于山川之心卽成湯禱于桑林之心也齋
心三日大雨四郊霑足卽言未已大雨時

千里之應也所以然者理一而已誠一而已矣
皇祖致齋山川素服菲食坐露條日步卧廬寧
皇眷内外罔不同心驟顏于齋所蓋與剪爪斷髮
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者異世而同
心是心即天心也其應之速也宜哉

○洪武十四年
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
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
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

臣若水通曰此
聖祖命禮臣祭祀之制而禮臣對之之言也夫先
王制祭禮所以達誠意而行鬼神也故兵刑
不祭所以致齊一也意弗一鬼神弗格而感
應之道微矣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蓋貴
直清於禮官所以主敬致一而已其可以二
三乎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

儆戒一

○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臣若水通曰九三以陽剛居正故有能乾乾
之象乾乾健而不息之意敬也終日而敬體
天理也至夕而惕若則敬之不息也敬也者
存吾心天理之本體也一息有間則天理滅
矣道不可須臾離也敬亦不可須臾忘也敬
則心存而理得順理則裕也雖危何咎焉傳
曰君子終日對越在天其乾乾之謂耶

○既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
之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濟莫大於交通坎水在
離火之上上潤下下炎上陰陽之氣交通故
有既濟之象時之既濟若治平而無復爲矣
然亂常生於治思患也者患其亂之生於治
圖之於無形也防諸己者嗜欲也防諸人者
奸佞也防諸外患者醜虜也防諸紀綱法度
者僭竊而廢弛也凡踰越於天理之外者皆
患也皆豫防之也身心爲尤切矣邵雍曰防
乎其防邦家之昌其求既濟之盛於無窮也
乎

○震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臣若水通曰震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
者故為震其象為雷重震故有洊雷之象雷
之聲洊而重仍天之威也天無心而人心則
因天怒而警省人心與天一者也不恐懼脩
省則與天不相似而棄天矣君子事天者也
恐懼以自持思省其過而改之存心養性以
事天也致中和以位天地也天人交盡之理
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與天一矣為天之元
子者可不知乎

○繫辭傳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
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
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臣若水通曰危者以危為心也亡者以亡為
心也亂者以亂為心也非深憂過計也所以
存警戒也警戒存而保存治安警戒之所致
也人君於安存久治之日存危亂喪亡之戒
則驕奢淫慾不生故君德脩而王政舉矣安
富尊榮之福臻矣有國家者宜慎之

○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
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
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
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臣若水通曰此乃伯益戒大禹克艱責難之
說於帝舜之前罔失法度以下皆儆戒之意
虞慮也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謀
圖為也咈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百志
猶易所謂百慮蓋言當四方無可虞之時人
心易懈故當儆戒也此時法度易至縱弛故
戒其罔失此時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
此時任賢易以小人間之故戒其勿貳此時
去邪必不能果斷故戒其勿疑此時圖為或
行其疑故戒其勿成凡若此者則百慮熙明
方寸之間光輝明白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
於違道干譽咈人從欲之私皆能禁絕朝夕
戒懼無怠于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
之遠莫不歸往矣夫四夷之歸由於無怠荒
無怠荒由於儆戒其始起於一念之微其效
感化乎四夷之遠為人君者可不知所務乎

○虞書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
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
世
臣若水通曰此乃禹戒帝舜之言朱堯之子

名丹朱所封國名也頟頟不休息之狀罔水
行舟如桀濟舟之類朋淫于家者朋比小人
而淫亂於家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故
曰殄世禹戒於帝舜曰無若丹朱之傲好慢
遊作傲虐蓋丹朱頟頟然晝夜不少休息無
水而行舟朋比而淫亂以自滅其世也夫舜
大聖人也不爲慢遊傲虐雖禹知之雖愚
人亦當知之然惟聖罔念作狂況處帝王之
位易至傲逆使一念之邪生則此一念便是
慢遊便是傲虐便與丹朱無異矣故人君當
防微杜漸日以莊敬自强然後可也

○夏書五子之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臣若水通曰此五子述禹之訓以戒太康
之意色荒謂聲色節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
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
雕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
禹之訓昭明如此太康乃不念祖訓而盤遊
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安得不致有窮后羿
之距而自取滅亡乎臣愚謂此六者乃庸君
世主之所必犯有一亦足以亡國不必六者
之兼備矣後之人君欲守祖宗之大業當以
禹之訓自省而以太康之禍爲戒

○夏書胤征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
修輔厥后惟明明
臣若水通曰此乃胤侯述先王君臣儆戒之
意天戒如日蝕災異之類天所以警動開發
人主者也昔仲舒謂天心仁愛人君故以災
異警動之卽此也胤侯欲善師言先王嚴於事
天見天戒則恐懼脩省克自抑畏以致謹於
上而一時臣人百工又能戒謹常法各自脩
省以輔於下由是君德益以脩明而災變不
爲之損矣故曰厥后惟明明觀堯舜有九年
之水成湯有七年之旱而無損於至德者何
邪蓋由其存兢業救天之心反躬自責之誠
故也夫天居高聽卑至不可欺也後之人君
遇上天之戒可不以誠心脩省而徒以文應
天乎

○商書仲虺之誥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臣若水通曰此仲虺以天命勸勉成湯也欽
崇者恭敬奉承之意殖有禮覆昏暴福善禍
淫天之道也恭敬奉承乎天之道則能敬天
矣敬天則與天合德天命綏之故能永保其
天命而不替矣爲人君者苟於刑賞之間

不以欽崇烈心乎

○伊訓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述成湯儆戒之政令以訓太甲也制立也官刑官府之刑也墨者墨刑也匡正也三風綱也十愆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臣下而不能

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告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不儆戒則怠忽之心生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天理存亡之幾安危治亂之決係於一念之微爾可不謹乎

○商書太甲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以成湯之敬天者欲其法之也顧者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也即天理是也承者奉也上下神祇天神地祇也祗

敬也肅畏也伊尹言成湯念見天理動靜食息常目在之焉故於奉祀天地神祇社稷宗廟之時無不敬肅也蓋天理無時無處不在此特其著見之大者爾其所謂顧諟即孔子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如此則其心誠敬可以交於神明是故祭天地則能敬天地祭社稷宗廟則能敬社稷宗廟蓋罔不祗肅即顧諟之心發之爾人君為天地社稷宗廟百神之主其可不敬天明命以為感格之本乎

○商書太甲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臣若水通曰此亦伊尹告太甲之言也伊尹言上天無常親能敬者則親之人君動靜語默不使一毫之慢則能敬矣敬則德與天合天豈有不親之乎

○商書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將歸而告太甲之言也嗚呼嘆辭諶信也靡不也九有九州也嘆息而言天之難信以其命之或去或留而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惟德是與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去

雖九州之廣亦以亡矣然則人君可不脩德
以永天命保其位於無窮乎
○周書旅獒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臣若水通曰此召公因西旅貢獒而戒武王
之言也德者己之所得也志者心之所之也
玩者狎慢怠忽之意言玩人則以驕而滅敬
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夫人怠
忽之心生則狎侮之念起至於玩人玩物而
喪其德與志矣可不戒哉
○周書召誥曰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
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

曷其奈何弗敬
臣若水通曰此召公託周公達成王之言也
皇大也以天之主宰而言謂之帝休美也恤
憂也言皇天上帝既立商受為天子矣以其
惡而改之故大國殷之命亦從而改焉夫元
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之命未易亡而天
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
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
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
敬也夫敬肆在於一念邪正之間而存亡關
於天命人心之大有天下者可不惕然起敬
乎
○召誥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
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臣若水通曰此亦召公告成王之言也歷年
永年也延長也德者心之理敬者德之聚也
言夏商歷年長短皆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
敬則德不脩德不脩則天命去矣故曰早墜
厥命然則後之人君欲永命而歷年者可不
敬德乎

○召誥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臣若水通曰此召公告成王之言也敬者程
頤云主一之謂所處所也敬者心之本體德
者心之天理也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
出入起居心無往而不一而德存矣謂之處
所者乃出入起居之地以敬作處所則是常
戒慎恐懼而不能須臾離矣程頤曰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故
纔間斷則非僻之心入而本心之德亡矣況
君德不立何以為化服臣民之本故又曰不
可不敬德所以致丁寧之意也為人君者可

不敬以立德為萬化之本乎

○多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傳成王之言以告多方也聖者通明之稱狂者愚惑之謂念者此心之謂言聖而罔念之時則失其本心而為狂矣愚而能念之時則得其本心而為聖矣作狂作聖在於一念存亡之間可不謹乎

○周官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訓百官之言也言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未亂而為制治之策則亂可弭危不起於危而起於安未危而為保邦之計則危可免若至危亂之時則緩不逮事噬臍何及此古昔聖王大道之世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而制治保邦之心常拳拳於無事之時也有天下者所當知焉

○周官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迪百官之言也言居寵盛者則思危辱蓋盛則必衰滿則招損天之道也當無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驕侈之心生亡身滅族之禍至入於可畏之中矣可不以盛滿為儆戒乎人君之愛臣下亦不宜以寵利處之乃所以保全之也

○豳風鴟鴞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臣若水通曰此詩周公因三叔流言成王疑之故自陳其儆戒預防之意也自言於天未陰雨之時取桑根之土纏綿[illegible]巢之牖戶思患豫防如此今此衆鳥孰有[illegible]之至而覆巢取卵者乎以比國家於禍亂未萌之先及時而預為之備則禍亂不能為之患周公為此詩自陳其忠誠備患之悃以冀王之悟也嗚呼以公之忠愛儆戒豫防如此而猶不免流言之禍而成王之疑必待公作詩以自明如此成王亦非明哲之主矣使無周公之聖自忘儆戒之心而天不動威則王終不悟周之為周未可知也嗚呼危哉後之人君又當以為儆戒

○齊風雞鳴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臣若水通曰雞鳴古之賢妃御於其君夙興儆戒於將旦之時必告君以雞既鳴而候朝之臣已盈滿矣然而匪雞鳴也乃蒼蠅之聲而惕然若雞鳴爾夫以蒼蠅為雞鳴則警惕之心不溺於宴欲如此可謂賢矣夫[illegible]不昧心之本體豈待人而後能之也氣習物欲

蔽之則本體昏塞遂而不知有天理存矣故人君者外有師傅弼正之臣內有妃嬪僕從之賢莊非欲以警省其良心開發其聰明則人心不死而天理長存矣夫惟有昧爽丕顯之聖學則乾乾不息而內外將化之矣是又不待儆戒而存者也

○春秋隱公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臣若水通曰傳有之天理人欲同行異情願其心之邪正爾苟所好者正則見魚之躍淵悟道體之活潑見魚之洋洋則曰吾民之樂生得如是乎見魚之圉圉則曰吾民之困亦如此乎隨處知警吝亦何妨若以爲樂則戕心之斧斤也隱公爲政春不省耕而恣情縱欲慢遊于棠觀魚爲樂以蕩其心其能知警戒者寡矣天理之存者寡矣向使克自惕厲體認天理則與天地萬物同體何者非樂奚必於魚邪而乃玩物喪志未見其能樂也人君欲樂物之樂不若能樂民之樂

○宣公八年楚人滅舒蓼

臣若水通曰楚人滅舒蓼何以書志警也何警也楚蠻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將爲中國憂也夫中國不貴其無四夷之侵惟患其無內夷之警無內夷之侵者弛德忘備安而不安也有內夷之警者思患固封危而不危也知危而危者危可使平知安而安者易可使傾此舒蓼之滅春秋書之以爲經世者之一警云

○禮記曲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臣若水通曰人心之動幾也幾也者理欲之分而善惡之原也君子知其幾而謹焉故能領惡而全好也是故長敖者賊也從欲者荒也志滿者驕也樂極者淫也若是者欲之熾而惡幾之成也故在遠之而已矣狎而敬敬所忽也畏而愛愛所蔽也愛憎好惡不失其正也施仁被義必得其道也若是者理之充而善幾之成也故在爲之而已矣毋苟得所以戒貪也毋苟免所以求仁也毋求勝所以養讓也毋求多所以養廉也若是者去人欲而存天理領惡而全好者也故在謹之而已矣然所以遠之爲之謹之者敬也敬也者心之所以不死天理之所以存也易曰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人主可以不知乎

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臣若水通曰此言凶荒之變君臣自貶損以憂民也肺者周人所重食必先祭不祭亦不殺牲爲盛饌也馬不食穀不以粟秣之也馳道天子所行之路不除不敢勞人也祭事必縣鍾鼓不縣言不敢作也大夫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歲凶年穀不登則民無以爲生災異莫此爲甚君臣與民一體者也於飲食祭饗之供無不裁抑所以致憂恤於民而衍之

於天也乃若遇此而恬不知脩省則是棄天矣棄天者天亦棄之爲人君者可不儆戒乎

○玉藻曰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臣若水通曰玄端者幽陰之色宴息向晦之服也玄端而居者貴幽靜以養其心也史書言動者察身之得失也瞽幾聲上下者察政之得失也年不順成縞素無樂者察天時之得失以罪己也察焉則知所警知警則無怠忘而政治行矣

○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臣若水通曰敬者心之本體也心無時而不在則敬亦無時而可忽乎執虛器如執盈器身入虛室如有人焉言人心無一時而可忽也語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斯之謂乎人君能存此敬則推其執虛之心而執天下之大柄可以不下移矣推其入虛之心則於深宮衆寢之乎法家拂士之在前敵國外患之將至矣臣於此不勝拳拳

○表記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

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臣若水通曰莊者嚴於心敬者一於心莊敬則神完而氣固故日強安肆則神散而氣昏故日偷儳者參錯之意內不莊敬則心不專一而其身參錯不齊如不能終日矣況人君以一心應天下之變以一身臨天下之上苟不莊敬而日偷焉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豈不可戒哉

○周禮春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

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臣若水通曰天人上下一氣感應者也其兆有五所以致警戒之道也故天有日月星辰之變動人有吉凶之變遷也天地有星辰封域之分野人有妖祥值遇之感應也時有十有二歲之相人有先見之妖祥也天有五雲之物色人有水旱豐荒之祲氣也天有十二風之和乖人有乖別之妖祥也此謂之五物五物者天地人相與流通者也達上下而一

之者在君身君身不脩何以反凶爲吉化妖爲祥轉荒爲豐哉故洪範以人應天而服必於五事故曰詔救政謂上告于君不徒告也稽君身無不脩以弭其變也又曰訪序事謂下謀於臣不徒謀也稽臣職無不盡以相夫君也如是則君臣儆戒克謹于天政無不舉而祥瑞至矣

○大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臣若水通曰大卜灼龜而命之有八者何也以盡天下之變也曰征者何也卜行師之勝負也曰象者何也卜天象之妖祥也曰與者何也卜與人共事之成否也曰謀者何也卜謀事與人之得失也曰果者何也卜事之成與否也曰至者何也卜人之至與否也曰雨者何也卜時之陰晴也曰瘳者何也卜疾之進退也是故欲有卜焉以此而命于龜也卜之龜筮之著考之夢則國家之或吉或凶可以前知矣果凶咎歟不可坐待其變而必進

告於君使之恐懼脩省而祈之於天也故曰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故爲君者幸毋曰天變不足畏可焉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終

儆戒二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臣若水通曰其曰云貴不期驕祿不期侈此言富貴者所以不可不儆戒也能儆戒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然後富貴可保社稷可安而人民可和矣為人君處富貴之極者可不戒乎

○論語子之所慎齊戰疾

臣若水通曰此門人記孔子所謹之大事也然而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何所往而不謹哉學者於身心體認之功固當終日乾乾焉可也先儒曰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此尤有天下國家者所當深念云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臣若水通曰所不及與失之者皆謂道即天理是也蓋學貴乎有恐失之心而後有日新之功不日進者必日退理固無中立者故自代者必能時時省察其功之進既如不及矣而其心之切猶恐其或失乎前功焉則天理常存而日新又新人欲無得而間之矣聖賢地位何患不能到哉否則或作或輟終不足以進於道矣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望道未見皆為此爾

○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臣若水通曰如見如承敬之至也夫敬德之聚也能隨處體認天理而體認焉則天理存而仁不外是矣故程頤曰夫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學者其可不究心乎

○孔子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臣若水通曰有知難之心則不難矣所謂國難於其易也禹之告舜曰后克艱厥后夫子之告定公曰為君難者蓋出於此也夫舜大聖也猶相與儆戒如此此古之聖王不以天位為易居而必求盡乎君道故能使四方風動萬國咸寧可不儆戒哉否則易心乘之天理已失荒淫暴虐將無所不至幾何而不至

於衣邪也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
臣若水通曰天命卽天理也於此畏之則必
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盡心知
性而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者豈容有一毫
之不至哉大人聖言皆天命之所當畏者能
隨處而加體認之功則隨在而致其謹畏矣
雖然君子能畏乎此則有以得乎天命至於
心廣體胖則又有可樂者存焉小人不知天
命而不畏至於從欲而危則豈勝其戚戚之
憂哉故欲得君子之樂者當先存君子之畏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
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臣若水通曰此所謂道兼體用理一分殊而
言也以其原於性命故不可離戒懼不怠之
謂恐懼不忘之謂不可睹不可聞者道之體
卽所謂無聲無臭者也二其所字皆有所指
孔子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
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君子密識乎此故以
存之則有以養其中中立而和出焉則所以
大本達道一以貫之推而達之天地可位萬

物可育而學之能事畢矣易傳曰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人
君爲天地人物之主可不致力於此乎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
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臣若水通曰觀此可以見群聖人之學矣夫
聖人之學心而已矣群聖之所以爲聖者亦
惟憂勤惕厲之心須臾不敢自逸而已矣夫
理無定在惟敬則常存心只坐意惟勤則不
死人心不死則天理常存矣故曰堯舜也只
是兢兢業業過了一生若夫怠惰荒寧者人
欲肆而天理亡矣豈不大可哀哉噫敬忽之
間聖狂由判此志聖學者所當自勵云
左傳成公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
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詩曰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
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
亡矣
臣若水通曰蠻夷內侵上無弔亂柔世不受
而惟季文子憂之懼亦知懼矣獨不思所以

可亂之方乎任其治至於亂亦極矣焉之為
猶曰荒怠無荒四夷來王春秋盟主不知
上徒以怠荒廢之是亦亂而已以亂治亂其
何紀極幾何而不淪胥爲夷狄也耶中國之
道守在四夷端有望乎

今日

○國語周語召公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臣若水通曰召公穆公虎也典樂典也史外史也師小師也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謂箴諫之詩也近臣謂驂僕之屬也補補過也察察政也夫公聽則明偏聽則昏故君失之者臣得之父失之者子得之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言當悉有所聽也厲王徒得衛巫以監謗是自蔽其耳目而塞其聰明也爲人君者可不以召公之言而自儆乎

○周語單襄公曰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

臣若水通曰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茂勉也隕墜也勉循其德尤恐隕越戒懼之至也其不循其德者可不恐懼乎陳靈公固念妃匹而牽其卿佐以淫於夏氏胡行敗弗卹門有竇弗禮也吾未有蓋其臣高其墻陷之禍自無日宜哉此深可爲爲人上者之戒矣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

臣若水通曰文伯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歜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大采衮織也祖習也地德所以廣生師尹大夫官也宣徧以善詔王惟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夕月以秋分糾共也刑法也少采黼衣也載天文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

服行即就也怠慢也減恨也凡若此者皆
勤惕厲之意易曰君子安不忘危所以昭明
功也故天子至貴不廢宵旰之勞朝脩陽政
夕治陰教日中序外事日入課内績是以身
安而化成也一或不儆而怠勝敬焉冊書所
危之戒可不鑒哉斯理也自天子至於士庶
一也

○晉語趙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
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雝雝不爲幸
臣若水通曰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邺也
純壹也德不能服人必致寇故非福也當循
任也雖和也言唯有德者任以福祿爲和樂
也能和樂則不爲幸也趙襄子德不足以來
遠而卒有伐狄之勝臨飯色恐亦足以見其
幸致之福不足樂也然其論福德之言亦庶
乎知儆戒者歟後之爲人君上者其毋以幸
致之福自安也哉

○晉語士蔿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
臣若水通曰士蔿晉大夫劉累之後隰叔之
子子輿也豫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可
以及事若夫後時而戒則緩不及事矣蔺餘
有之嗤嗤之[illegible]人說也嗤嗤之食不足伍

也故君子作事謀始斯求終輿若驪姬棄天
違人迂求置怨以是承君之恩是謂不豫不
豫則不給不給則後悔無及矣詩曰其何能
淑載胥及溺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此之
謂也爲人君者其可以溺於目前之欲而貽
不及之禍乎哉
聖明深思而豫戒之以成聖德幸甚

○晉語范文子曰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
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
兜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
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
臣若水通曰文子范燮也工矇瞍也列位也
兜惑也風采也臚傳也妖惡也祥善也行歌
曰謠術道也夫士資諍友繩愆違也君資諍
臣防驕寵也故大禹設鞀周公握髮恒慮自
言之不聞蓋人之心有所儆則覺覺則善心
生無所儆則昏昏則邪心生大聖且不忘儆
戒況中人乎文子之言考德必於觀民審政存
乎風聽以盡儆戒之術真可謂至言雖使趙
武聞言而信則晉之三耻豈必逞之鄢陵哉
甚矣儆戒之術爲人主者不可不深致意也

○晉語范文子曰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内憂詎

此與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
中起是難

臣若水通曰偏猶言有一也在外外有患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無内外之患故不待外患之警而自無疾故無内憂也若非聖人則必有外患之警而後能修省故内憂不作也若文子者有欲令其鄢陵之役以爲去外患執若存之而爲内恐懼修省之地也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爲人君者其可不因外患而自警乎

○晉語知國曰大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臣若水通曰知國晉大夫知氏之族也物猶也夫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故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君子惟其慮也遠故通之不泄惟其也大故細行必矜襄子故大喜盈自謂八賢由已豈知晉陽之難基於藍臺之宴乎夫然後知知國之言其藥石也有國有家者爲治長之慮其可以不謹於近小乎

○楚語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臣若水通曰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箴刺也儆戒也長大夫士衆士也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褻近也戎與祀也瞽樂太師掌詔

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師樂師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懿即詩大雅抑之篇也衛武公年將盈百而不忘規戒之辭其惕厲之心如此此天理之所以長存而爲大賢也歟此所以爲有斐之君子而民之不能忘也彼子亹以老耄逐諫得非武公之罪人歟後之爲人君者其尚以武公爲法以子亹爲戒

○漢文帝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

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也
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
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
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
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
義吾未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博士議
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臣若水通曰九年之水堯曰洪水警予七年
之旱湯以六事自責自古帝王未嘗不以儆
戒而興治也堯湯大聖且猶儆戒而況其下
者乎漢之文帝此詔其亦庶幾近之矣然儆

戒與不儆戒乃聖愚之所以分而治亂之所
起係於一念之微爾王安石乃曰天變不足
畏者豈非長君之惡乎

○漢武帝征和四年詔深陳旣往之悔曰有司奏
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
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
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
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
也

臣若水通曰胡寅稱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
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天下皆是

也知而悔者百有一人焉悔而改者千萬人
有一人焉自力學反躬之士尚鮮不奇之功
何況人主而能改可謂明也已矣可爲帝王
遷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臣
竊謂人主知改與否乃在一念之通塞覺與
不覺之間爾故曰無輪臺一詔漢幾不免爲
秦矣危哉

○晉惠帝太安元年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
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
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
矣

臣若水通曰懲旣往之愆則思將來之善而
後愆可免矣嵇紹之言忠矣惜未有遷善之
路上無以開啓[illegible]之[illegible]下無以塞驕橫之門
時不知納而從之而亂亡隨至夫豈不宜哉

○晉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
庚申詔羣公卿士各言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
疏曰胡賊僭夏梓宮未還不遣軍進討一失也
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爲恥二失也當官者以治
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
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三失也[illegible]
以俗偽薄安得則有[illegible]臣[illegible]

乎且又衆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
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
臣若水通曰日陽精也君象也日明於晝照
臨下土猶君主中國統御萬方也日出于夜
則晝夜反易陽失其所以爲陽君失其所以
爲君天地古今之大變非常者也能遠三失
之說豈足以盡此也哉天地反覆華夷紊亂
冠屨倒置曠古所無之禍若矣而一時君臣
於此而不知儆焉乎能儆
○晉成帝咸康七年劉翔至江南士大夫以驕奢
酣縱相尚嘗因朝貢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
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
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
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褻瀆之言不
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
慙
臣若水通曰晉室播遷雖王謝諸人皆以江
左爲安者無懲戒前從之心也飲酒盤遊豈
有中原之思生民之念乎劉翔使臣也懇懇
以生民宗社爲言所以愧晉庭諸臣多矣
○晉穆帝升平五年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
弼何宴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
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
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
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
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
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禍重自喪之惡小
迷衆之罪大也
臣若水通曰虐政之害人也淺而近邪道之
害正也遠而深故虐政使人知警邪道使人
心肆范甯之論王弼何晏似過而不過也然
而學術者政事之本故孟子論詖淫邪遁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大
桀紂之虐政亦王何之流弊也後之人君主
正學之權者可不有戒於斯乎
○王猛病中上疏秦王堅曰夫善作者不必善成
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
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追蹤前聖天下幸
甚
臣若水通曰人之心儆與肆而已矣儆則爲
戰兢臨谷之心以保有大業肆則爲投鞭斷
流之志而大業以亡夫然後知王猛之言爲
藥石也
○晉孝武帝侍郎趙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

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符堅大悦命整書之以爲酒戒

臣若水通曰大禹聖人也而惡旨酒一念好惡天理人欲興喪於此焉分喪德喪邦酒誥盡之矣趙整之言婉而能警其古之善諷諫者歟

○晉武帝大元十四年徐邈與范甯書曰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

臣若水通曰語云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自古有之矣至於讒諂並進善惡倒置而禍亂由之是誠不可不戒也戒之何如學而已矣學則本心明而是非不惑不學則本體昧而何以鑑人爲人君者尚知所本哉

○晉恭帝元熙元年凉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爲凉土三分勢不支久兼并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以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徹懸側身脩道而更繁刑峻濬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有失德人諫不忍乃有天譴所以致儆戒也凉歆嚴刑重役天垂戒於上臣進諫於下而不之悟卒以亡國殺身噫可畏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終

儆戒三

○唐太宗貞觀二年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不敢自恃其尊而畏天憚臣可謂能自儆矣然而怠度敗禮乃有爲庸人之所不爲何也不察天理之正爾天理不察而外施仁義徒用智以籠人卒成覇功尚望其上合天心下副人望邪魏徵之徒初無格君之學而徒以繩愆補過爲能其視商周一德之君臣何如也

○唐太宗貞觀二年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若水通曰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不可不戒也人主有儆戒之心固足以進德業而保大位矣太宗貞觀之初中國乂安突厥入朝乃曰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得而不忘喪安而不忘危推是心也何所不至然貞觀之美雖庶幾成康而無學問擴充之道所以漸不克終也故儆戒善矣擴充要焉

唐太宗貞觀五年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爾

臣若水通曰古之明君治而不忘亂安而不忘危所以存儆戒也太宗因康國來附深懷勞民之慮而絕之其亦近是乎雖然他或以兵克而郡縣之者豈今乃悔心之萌乎抑亦未能充其類也乎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三月庚子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若水通曰堅善不如堅惡以其懲戒之心

切也驕惡之心不切則其爲善之志不勇矣故觀其宮室則思峻雕之戒觀其臺榭則思瓊瑤之戒然而不善者未之有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其太宗之於煬帝之謂乎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魏徵上疏曰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彊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臣若水通曰人之常情無所徵於前則亦無所戒於後故太宗恭儉之心以懲創於隋亂之初也漸不克終之咎以自滿於貞觀之後也後之人君又宜鑒戒於斯云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上問侍臣曰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臣若水通曰創業實難守成不易二者一道也故人主常念創業之難則思守成之道矣二者並行而不悖可也書曰慎厥終惟其始願治之君其留意焉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古人儆戒無虞正以此爾

臣若水通曰堯舜之時治化極矣而猶曰儆戒無虞推而至於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究此念爾太宗以二喜不忘一懼得非唐虞儆戒之意乎然而君臣無精一之學故徒有一念之善而不能擴而充之此所以雖一致貞觀之治而漸不克終後之人君有志圖治而不講於聖學者又當儆戒於斯焉

○唐高宗永淳元年七月監察御史裏行李善

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爲憂也

臣若水通曰記有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時和歲豐民物安阜然後祥瑞可致彼高宗宜因荒歉兵役之災恐懼脩省可也而乃封泰山五嶽勞民興役可謂無忌憚者矣中外以言爲諱者幾二十年而李善感獨能直諫人皆有鳳鳴朝陽之稱而高宗不知悔悟後世聽言之君尚鑒之哉

○唐則天垂拱元年秋九月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新豐爲慶山縣四方畢稱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可不儆哉

臣若水通曰夫地陰道也臣道也女道也地而出山武氏以臣妾主天下陰陽反易之徵也武氏不知儆所謂利其災矣舉朝四方不能言而反賀焉稱爲慶山所謂矯誣上帝者歟文俊布衣能言之一時之臣又寧不厚顏乎

○唐玄宗開元二年張廷珪等上疏以爲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上雖不能用咸嘉賞之

臣若水通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經術端士樸素崇而鄭聲遊獵之事遠矣玄宗即位再詩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自教法曲於梨園又選妓女置宜春院於西內其溺意於淫聲艷色甚矣張廷珪等上疏以爲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其遏人欲以存天理之意亦切矣惜乎體認天理之學不講而徒經術端士樸素之崇無克復之本至使天理不足以勝人欲如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晚年霓裳羽衣之好又益甚焉吁可惜哉

○唐肅宗至德二載李泌曰建寧廣平之事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忌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

許葉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勿再摘上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諸心以自儆何必形於外也

臣若水通曰詩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知所戒李泌述雍王黃臺瓜辭以告肅宗而肅宗惕然知戒矣帝欲書諸紳泌以不若識諸心將順其美矣廣平王之功不危而良娣之忌譖不行有以也夫泌歷事肅代德

三朝皆能言人所不能言皆樂石也果能從其言而識之於心豈非國家之福哉

○唐憲宗元和七年春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一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

臣若水通曰佞臣惟恐君不樂忠臣惟恐君不憂樂則肆肆則慢天忽民而可憂者至矣憂則敬敬則畏天卹民而可樂者至矣觀李吉甫與絳之言而忠佞見矣幸憲宗之明有以別白之也嗚呼後之人君於臣下之言尚毋喜其徇己而惡其逆己也哉

○唐宣宗大中七年冬十二月左補闕趙璘請罷來年元會止御宣政上以問宰相對曰元會大禮不可罷況天下無事上曰近華州奏有賊光火劫下邽關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御也

臣若水通曰鎮撫百姓燮理陰陽此宰相事也賊劫下邽關中少雪而宰相以為無事可

宴樂是佞臣也宜以上方劍斷其頭以示中外宣宗知其說之非而以為憂亦可謂知所敬戒者矣惜其不能正佞臣之罪而從趙璘之忠與不知從戒者同爾唐之不競有以也夫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冬十月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書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毁譽亂真深可畏直言

蔑聞眾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靡忒優詔獎之

臣若水通曰天人一也天變之不測由人事之不順也人君所懼者天爾誠知所以懼天變則知所以脩人事矣人事脩則天變消矣康澄直言人事之不順爲可畏而曰天變不足懼蓋以勸其君脩人事之實而不知又啓其君忽天變之心非所以論天人之理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一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二

儆戒四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此年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日爲陽夜爲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無使小人無得生干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

臣若水通曰任伯雨因天變以君子小人宮庭中國夷狄分別陰陽使徽宗知警所以扶陽抑陰使君子進小人退正宮闈以正朝廷中國治而夷狄可攘矣何天變之不可弭哉惜乎徽宗不足以語此後之人君尚宜鑑諸

○宋徽宗崇寧五年正月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碑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命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

求左降者無問存歿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臣若水通曰徽宗以星變毀黨人碑而弛其禁還諸謫徙者盡復其官罷新法停歲貢可謂應天以實者矣後之人君止於避殿減膳欲以行故事而消天變不亦難乎夫天居高聽卑不容以僞者也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

○宋高宗建炎三年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絶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頃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

臣若水通曰大霖雨陰甚之象也夷狄犯中國小人陷君子臣下蒙君上皆其應也高宗不思二帝母后窮苦受制于夷而去邪用賢以大恢復事之闕孰有大於此者哉張守之言可謂因事儆戒急先務者矣

○宋高宗建炎三年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時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于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知朕悔過之意

臣若水通曰王安石欺君悞國幾危社稷宗廟神宗之罪人也乃以配享神宗天地神人豈可欺邪其爲此舉者是又罪人之罪人也高宗感大雨遂因趙鼎之言而罷其配享且有罪己悔過之詔可謂能畏天之威矣宋之社稷宗廟不至危亡者其賴有此乎故人君不可不常存警戒之心

○宋寧宗嘉定五年秋八月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

仁非其無道之世未聞有災之細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入臣爾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豢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臣若水通曰天人一氣也如父母之於子喘息呼吸無不相通故人君之於天地如長子之於父母一氣相通天喜亦喜天怒亦怒故恐懼之心每感於上天譴怒之時豈偽爲之哉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爲是故也風霆雷電天怒之尤彰著者也而加於太廟天怒之尤彰著而切近者也德秀之言可謂至矣惜乎未聞寧宗因此而有警悟也後之人君當知父母宗子之義斯可以克謹天戒矣

○寧宗嘉定十五年蒙古鐵木真入西域屠蔑里城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蒙古主遂進次東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君之大德曰仁故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以仁天下者也耶律楚材稱一時之傑平日不能輔養君德引君當道以志於仁及鐵木真屠城滅國而乃假角端以懼之尚大掠忻都而還猶

爲用夏變夷乎

○宋理宗寶祐三年春正月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娼優下賤奇技獻笑媟汙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陛下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臣若水通曰人主有所警則惕厲之心生無所警則逸豫之心勝此天理人欲相勝之幾而國家安危治亂之決也元夕張燈侈靡奇技雜進快心人主之逸樂也牟子才因迅雷進諫使理宗惕厲之心勝其逸豫之私由是而遏人欲存天理德可成矣弼正之士勅天

之言人主可不常聞乎
○元成宗大德七年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為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及之
臣若水通曰成宗末年朝廷之政內决于宮闈外委于權幸履謙之言天道人事之對證矣尚何必他求所以致之之由哉若夫弭之

之道在獨斷以收中外之柄以剛制柔以陽御陰立君道以應天德建中和之極其感應之機雖位天地育萬物可也後之有天下之任者所當知焉
○元仁宗皇慶二年彗見紫微垣敕丞相阿散等以星變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苟政有過差勿憚于改而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因赦免各路差稅有差
臣若水通曰宰相輔人君論道經邦爕理陰陽陰陽不和星象垂變君相之責也彗見紫微垣所以示譴於君相切近災者也丞相阿散引咎避位仁宗引愆大赦可謂克謹天戒克有常憲者矣不意元以夷狄之俗其君臣之交儆有如此者較之堂堂中國遇災異為宰相者恬然不求策免為人君者以文應天晏然不知責己獨不愧於斯人哉
○劉向說苑曰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始終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臣若水通曰福者禍之伏也是者非之始也治者亂之起也是故君子福而不忘禍是而不忘非治而不忘亂憂勤惕勵之心未嘗一日而少懈也然不知所謹則患不旋踵矣益日儆戒無虞君天下者可不念歟

○劉向曰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憂懼惟恐不足
臣若水通曰天人有交勝之理禍福有倚伏之機何也其所由來者漸矣不知其萌而謹之則福將日替而禍將日熾矣可不畏也惟能反之於心而乾乾以終日則人可勝天禍可使福故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惟
明主獨觀禍福之原而謹之於豫可也
○劉向曰楚莊王曰明主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

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至言而恐不能行

臣若水通曰益陳儆戒之道而歸之無怠無荒蓋處尊位未至於過也而恐過者存焉得意未至於驕也而恐驕者存焉聞至言未至於不能行也而恐不能行者存焉故戒須臾儆戒之不存則是怠荒之所由起也楚莊王其知儆戒之道乎人君知此三者則必觸類知儆而無怠荒焉庶乎免矣

○班固白虎通曰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改過脩德深思慮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於天如子之於父母不可不識父母之心也天心仁愛人君人君貴識天心而已苟能識之災變雖洊見而儆戒之心彌篤故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起敬起孝安有父母之心不可回者乎子不改故父之心斯不得而不逐之矣君不悔過則上天斯絕之矣有國者儆之戒之哉

○韓愈守戒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埜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爾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於思則其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綿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臣若水通曰韓愈守戒之言其知道乎原患之成而起於無畏要治之本以歸于得人夫無畏則肆肆則不豫開敵之隙固其自爲之爾惟畏則心存心存則慮審得人而備自存不容已焉者惡之所生也則人主得人者之本

也是故安危之道豈遠乎哉畏肆之間而已
矣夷狄之馭崛強之防天子諸侯共道一也
古之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有備故無患也
而況危亂之秋乎若愈之言可以爲萬世人
君告也
○宋儒張載西銘曰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
爲匪懈
臣若水通曰不愧匪懈君子終日乾乾之心
所以存心養性也故君子之學存儆戒之心
隨處體認是之謂不懈不懈則不愧而心性
以存而無忝所生矣無忝所生則事天之功

至矣體乾父坤母之所生而全歸者其在於
學乎此又爲大君宗子所宜致力焉者也
○程顥代作應詔上神宗書云人君因億兆以爲
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
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恐一政之不順於
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
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爲
可喜以富國家强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
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無能自知若是者以
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敗
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此而致善治者未

之間也若頻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
臣若水通曰程顥此言儆戒之意備矣惜乎
神宗罔心於功利而不知省使天祚宋唯其
言而從之兢兢業業自持吾見萬姓咸和庶
物咸若可致之祥將至矣
○程顥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臣若水通曰雹者陰陽相搏不和之氣也聖
人極中和之至也故無之雖有之不爲災是
災爲祥也聖人即天也蔡沈曰一成于數
天地不能易能易之者人也易曰君子以恐
懼修省君人者其毋自荒于佚樂也哉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程頤曰日食有定數聖人
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
天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氣血盛雖
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臣若水通曰日食雖有定數然亦有當蝕不
蝕者矣人君之於天一體者也如子之於父
母者也豈有父母有變而子不動心者乎豈
有天變而人君不恤者乎春秋書之明天人
感應之理也明人君事天之道也
○胡安國曰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
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

臣若水通曰災害之成否係於人君之一心
爾有反身修德之誠則變災爲祥怠荒肆慾
則咎禍必至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可
不戒哉
○張栻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汝於成也
臣若水通曰儆戒之道二順與逆而已矣何
謂順富貴福澤是也所以奉順於我厚吾生
者之資也何爲逆貧賤憂戚是也所以拂亂
於我而增益其所不能也然而富貴福澤之
爲儆也順而難貧賤憂戚之爲儆也逆而易
君子之學窮達一天理故能見大見大則心泰
而富貴貧賤處之一矣人君處崇高富貴之
位當從事於斯焉
○楊時述曾文昭公在彭汝礪上疏曰天菑方作
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
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
臣若水通曰於此可以見知宋室之不競矣
唐虞君臣相爲儆戒宋之時何時哉天災時
見於上民食大屈於下修德以弭患猶恐其
不及也而乃君臣飲食燕樂玩之若罔聞知
焉可以爲困乎後之人君大臣不可不察
於斯也
○張栻曰紹興六年六月臨安地震王縉言
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邪
女子小人夷狄盜賊皆陰類也女子小人則遠
之夷狄盜賊則備之恐懼祗畏以應天心此先
哲王所以中興也
臣若水通曰王縉地震之疏最爲明白痛切
爲君者聞之亦可以儆矣而若罔聞知至陰
類長勝坤德不寧小人誤國是夷狄侵中華
遂於危亡而不可救矣悲夫
○張栻曰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
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
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臣若水通曰記云人者天地之心也是人即
天心也心即天也故知天之天者知心之
天者王唯人主知心之天焉則無往而不知
儆而害心生矣害心生則治道成而天下可
保矣是故人主莫大於自儆
○國朝洪武元年
太祖高皇帝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
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機未免有勞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亦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臣若水通曰人心之警惕生於所勉而怠惰生於所忽故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所忽也夫惟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撥亂反正雖富四海咸寧之日而每懷宴安之懼亦古人安不忘危之意也
聖子神孫得以享悠久之治者孰非
太祖一念憂勤之所致歟伏惟
皇上以
祖宗爲法則
帝業萬世無疆矣

○甲辰正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
太祖皇帝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旣富豈可驕乎旣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輿心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臣若水通曰驕侈之心縱欲之萌危亡之漸也大夫而驕侈則失其家諸侯而驕侈則失其國天子而驕侈則失其天下不可不防之於其始也我
太祖高皇帝因陳氏鏤金之牀而有驕侈覆轍之戒蓋有以先見其幾矣其
聰明睿智豈不高出於千古帝王之上也哉伏惟
聖明念
太祖之言而存儆戒之意則社稷大幸

○洪武十年九月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政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以來常以勤勵自勉達旦即臨朝晡時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祗畏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群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

脩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
勤爾群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群臣皆頓
首受命
臣若水通曰語有之燕安鴆毒夫燕安若不
事也而此之鴆毒焉孟子曰生於憂患而死
於安樂二者之間生死以之可不戒哉
太祖皇帝憂勤一念終始如一其所以拳拳戒告
於群臣者如此眞有以契乎周公無逸之戒
矣臣願
聖明以
皇祖爲法終日乾乾不自暇逸則萬世社稷之福

矣
○
孝慈皇后曰
陛下一念慈民之心格于皇天天命眷之祖宗佑
之妾何力之有但願陛下不忘於窮約之時而
儆戒於治安之日妾亦不忘同從於患難而謹
飭於朝夕則
天地祖宗非惟庇佑於今日將爲子孫無窮之福
臣若水通曰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
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自古人君安富
尊榮而不知戒其能免於亂亡者能幾何哉

是故君子有儆戒之道也觀我
孝慈太皇后之言則所以大成內助之功而培養
無疆之業者端不出於此矣詩云予興視夜
明星有爛
太后以之宜謹書之以爲萬世母儀天下者之龜
鑑也
○洪武丁亥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
前代興亡之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
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

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
等論此深有儆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臣若水通曰伏覩
皇祖與侍臣論前代興亡之故即大學忠信以得
之驕泰以失之之旨也道之得失則天命人
心之得失繫焉人君苟心存天理主於忠信
以貫心而貫政則有安富尊榮之福此兢惕
之所以存心也心苟累於人欲日以驕泰則生
於心害於政而有亂亡傾覆之禍此驕侈之
所以亡也
聖子神孫體

皇祖之心而監其所監則可以祈天永命於無窮
矣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
逸篇
皇祖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
廢勤與逸理亂盛衰係也人君當常存惕厲
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
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
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
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詳矣深矣朕每
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當令儒臣
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惟
朕心聞之愈警惕

臣若水通曰無逸一書周公蓋自其繼日待
旦憂勤惕厲之心發之也有是心則天理著
見失是心則人欲橫流天理著見則天命歸
焉人欲橫流則人心叛焉此興亡之所由決
也
皇祖開國立極之餘因進講無逸之書探周公之
心深體警戒之義甚盛心也
聖子神孫監于成憲每於進講之時深存警惕闓
心論難一如

聖祖之規則啓心沃心之學可致而日不知其盛
德大業之成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二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三

敬天上

○易益六二王用享于帝吉

臣若水通曰六二以虛中受益虛者誠也祭祀以誠爲享王者之享帝萬物本乎天也所以報本也虛中則齊一齊一則誠誠至則格矣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夫孰大焉故曰惟仁人爲能享帝

○復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臣若水通曰雷在地中一陽始復之時生生之機萬化之本也弗靜則弗養弗養則弗固先王順天道若也閉關於冬至之日使商旅不行后不巡狩也夫天人一氣也禁乎人而安靜以養乎天也養則固固則生物勃然矣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於人則爲陽也人君致養於始發則發之沛然及於四海矣所以贊化育而配天者也敬天其至矣

○書虞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臣若水通曰此乃史臣紀帝堯敬天勤民之政也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也若順也昊天廣大之天曆是紀數之書象是觀天之器如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者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夫在天成象在人爲時天象各有常度四時各有常運不得乎違人君代天理民者也非敬則不能順天度以曆象不順即不敬也不敬順乎天以曆象故陰陽不序而寒暑交易安能定四時以敬授乎民使知耕穫之候人事之序乎此堯放勳之治首汲汲於此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始終一敬而爲人君者奉天理民可不敬乎

○舜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臣若水通曰此乃帝舜於受終稽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所以致誠敬也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非常祀而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上帝天神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是也山川名山大川

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是也人君爲天地百神之主故舜於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乃攝位之始事也類禋望徧其爲祭之名不同而所以感格之者不越乎此心之誠敬而已人君祭天地百神可不致其誠敬乎

○詩大雅板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臣若水通曰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渝變也王往也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及爾出王言無所往而不與天俱也及爾游衍言無一游息而不與天俱也程顥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故人性情形體皆天也喘息呼吸皆天也飲食起居命討典禮皆天也故此詩語敬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豈人之外別有所謂天者哉曰及爾出王游衍則我之出王游衍者皆天之所爲也天與人其氣一也其心一也其理一也苟動靜食息心有不敬焉是不敬天矣人而至於不敬天是得罪於天也可不畏哉

○周頌敬之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之辭蓋群臣之意欲王持敬以保天命也敬者主一之謂中庸所謂戒愼恐懼也天即理也言天理至爲顯著人君當敬之以顧諟天之明命也思語辭也不易言難保也士事也存天理則天命眷之失天理則天命去之其去就予奪之幾無常而難保也是以人君與天其勢雖若懸絶然事之隱顯大細遠近天無不陟降而日監視之人君當無一念而不敬以合乎天理則天命歸之矣然則吾心即天也有天下者烏可謂天爲高遠忽而不敬乎於戲天人一理也伏惟

聖明凝神於斯則敬立而天命自來矣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臣若水通曰胡安國曰經書日食三十六行有常度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臣謂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也食則以陰乘陽君德蒙蔽之象故書之將以警懼乎君也爲人君者果能欽若昊天用愼厥身凡權臣之竊柄內寵之蠱惑以及[illegible]崖[illegible]谷之隱[illegible]不得關於上者悉[illegible]鑑戒則更化之[illegible]

[illegible]猶日之晦而復明也故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其更也人皆仰之

○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

臣若水通曰左傳曰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臣謂萬物本乎天地人君者天地人物之宗也敬天者人君之所以事天也宋公感淫雨之變以不能敬事天地爲罪引咎責躬其亦可謂賢矣

○文公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臣若水通曰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救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能在矣 臣謂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之事大順天之所爲理而已矣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illegible]國也懿公不能脩厥聘世[illegible]之禮又怒曹而伐之是棄天棄天矣棄天[illegible]之罪也棄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棄而畏天樂天因保國保天下者之責也

○成公五年梁山崩

臣若水通曰梁山者韓國之鎮天下之具瞻也崩者紀綱淪替法度廢弛之象龍天之[illegible]乎一國也將以警乎天下也天將以警乎天下御天下者因之而自警若成湯六事自責高宗克正厥事正王側身脩行使三綱不至於淪九法不至於斁則梁山之崩不能爲國家之災矣當時君臣無畏天之心不知出此惜乎

○禮記月令曰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又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

陰陽之所定

臣若水通曰靜事無刑者不以陰助陰也定循貞也夫天人一也人之氣天之氣也故陰陽消長之際君子必謹於身謹於身所以事天也吾身即天也仲夏日長極矣陽盛乎中陰微生於下故君子於是乎陽死而陰生矣是以君子齋戒有五事焉所以調陽躁而備陰疾也仲冬日短極矣陰往而陽來之交也故爭焉于是乎萬物之生機動矣是以君子齋戒有五事焉易所謂先王以至日閉關養微陽也文言曰後天而奉天時此之謂也

○郊特牲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又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臣若水通曰人君事天莫大乎郊是故聖人之制郊也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有文以示外心之勤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者所以尚質也祭之日被袞以象天者所以尚文也聖人之心一而已矣何有內外之別蓋質以示內天之性也文以示外天之象也其實一也故事天者因丘以壇掃地以位藁秸以席素車以乘皆以廣內心之質也鎮圭以執繅藉以采旂龍以章黃鍾以鈞皆以廣外心之文也故曰事天者內外合一情文兼備然後敬天之事畢矣

○玉藻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事天如子之事父母父母怒而不畏者非孝子也天怒而不畏者非仁人也故疾風迅雷甚雨者天之怒也晝則必變其容貌夜則必興而衣冠所以致敬也昔者舜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子於迅雷風烈必變以其敬心存也後之人君欲事天者必以存心為本

○祭法燔柴(積柴加牲其上欲氣通于天)於泰壇(即圜丘)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瘞埋牲幣也泰折即方丘)祭地也用騂犢(句)埋少牢於泰昭(壇名)祭時也相近(當為禳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日壇名)祭日也夜明(祭月之坎)祭月也幽宗(祭星之壇幽隱也)祭星也雩宗(求雨之壇)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臣若水通曰祭法此言祭天地六宗山川群神之禮敬天之道也何以為敬天也凡地之所載皆天也是故祭天而燔尚升陽也祭地而瘞尚降陰也然而天地之祀正矣四時不

式則于太昭寒暑不時則于坎壇王者日之
象也祭日于王宮夜明月之坎也祭月于夜
明幽宗之隱以祭星也雩宗之禱以祭水旱
也然而六宗之祀正矣祭四方則于坎壇以
至山林川谷丘陵所謂百神者天子皆得祭
之諸侯在其地則祭之然而山川群神之祀
正矣若此者皆天也氣之所貫無一而非天
也敬也者通乎天地而無不貫者也是故敬
則誠誠則郊而天神格廟而人鬼享而敬天
之事盡矣伏惟
聖明爲天地神人之主惟
聖敬日躋以盡事天之道則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於無疆矣

○祭義唯聖人唯能饗帝

臣若水通曰饗帝謂祭天也天人一理也聖
人之誠純亦不已與天一也與天一故不違
不違故感之而能應記曰祭則受福又曰郊
則天神格臣夫神之格也精誠之極也後之
人君欲事天者可不素養其誠敬乎

○孔子閒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
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臣若水通曰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言其公也聖人公天下之心故
與之合是故三王之治天下者亦惟奉若天
道而已蓋以其至公無私之心發而爲照臨
溥照之德而萬物得所故三光全寒暑時天
地位萬物育矣後之有志于三王之治者盍
于茲乎法焉

○表記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
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

臣若水通曰人君無時而非事天也郊社祭
祀特其事之顯著者爾是故三王之祀天地
其心足以有享矣而猶不敢不卜日焉言無
一而不原之於天地神明而不敢以己私主
之也不敢褻也不敢也者不敢也敬天之至
也雖然後之人君之於天匪徒卜日之爲敬
也當無時而不敬則無時而非事天然後謂
之敬天焉

○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臣若水通曰粢盛謂黍稷也秬者一稃二米
和氣所生者鬯鬱金香草以秬鬯作酒以祭
也以天子之尊耕非無人也而必親耕者以
力養也夫天子者天之宗子也天子之事天
猶子之養父母也舜曰我竭力耕田以養父

毋知人子以力養親之道則知天子親耕之合
義乃敬天之至者也惟
聖明其留神焉
○周禮地官救日月則詔王鼓
臣若水通曰日月天之精也天人一體休戚
相通者也日月薄蝕天之大變如痛之切身
人君於此能不動心乎故詔告之者欲其恐
懼脩省親伐鼓以救之所以致敬於天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
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臣若水通曰天者理而已矣大事小小事大
皆天之所爲乃天理也仁智之樂天畏天雖
有保國保天下之殊然而一於敬天矣詩曰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此
爲人君者所宜三復以養之於素也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
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
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
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臣若水通曰四卜凡四卜郊不從不吉也免
牲不郊也望謂祭山川也魯之郊也其非禮
矣牲成而卜郊又非禮也四卜不從而後止
之又非禮也不郊而猶三望又非禮也是之
謂瀆故瀆禮斯瀆天矣宜春秋書之以爲人
君事天之戒也

格物通卷之十三終

敬天下

○漢明帝永平三年秋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天之動變倘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臣若水通曰人恒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何也蓋憂患則敬心生安樂則怠心生此死生之辨也故國有天變之譴必惕然思敬矣明帝日食之詔其知道乎後之君天下者幸無忘事天之敬焉

○明帝永平八年冬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旣詔群司勉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脩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爾

臣若水通曰明帝因日食求言又已自責又恐久而致怠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明帝有焉可謂能敬天者矣永平之政爲東都首稱謂不本於是乎吁後之人主遇日食譴曰天之常數也天不可知也謂之敬天可乎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

臣若水通曰大風拔木天惡秦主生之暴也于此恐懼脩省猶懼弗勝矧可益加毒虐也邪然而生遭非刑死獲惡謚豈不宜哉

○晉穆帝升平二年九月秦大旱秦王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爲災

臣若水通曰符堅何人也遇大旱猶能敬天愛民而旱不爲災而況天下英明之主不爲符堅者乎

○齊武帝永明元年二月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禳之何益

臣若水通曰語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子曰丘之禱久矣故天文失度非禱可免者一時有司皆鄙夫也武帝克己隆政以應天其

庶幾乎

○隋文帝開皇九年朝野皆稱封禪秋七月丙午詔曰豈可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而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絶

臣若水通曰封禪者其昉於秦之侈心乎聖王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功德莫大焉未聞有封禪之事也內以自欺外以欺人下以欺山川上以欺天書曰矯誣上帝此之謂也至有爲天書符命以亂天下皆充此心而已觀隋文帝郤群臣之言其亦賢矣哉

○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臣若水通曰書云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故人君之道在體天之心而已矣能體天心則以一人治天下而所以富壽安逸之者無不至矣是之謂事天是之謂仁人是之謂天之孝子爲人君者可不務乎

○唐宣宗大中元年二月癸未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疎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凡抵極法一切

[illegible]以與犯贓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令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

臣若水通曰人君奉若天道春生秋殺仁育義正行天之理而已矣馬植所言欲誅罪戮姦雪冤決滯庶乎合天心矣宣帝尚何[illegible]之也哉

○後梁均王龍德元年秋七月吳徐温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温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爲唐侈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侈之弊又安足法乎

臣若水通曰事[illegible]誠矣雖二簋可也徐温庶乎知先王[illegible]之道矣外此而惟求侈泰之務焉是褻天矣可謂之能事天乎

○後漢隱帝乾祐三年閏五月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

甞所旨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脩德延乂歸
帝遣中使問如何爲脩德延乂對詩書口觀政
要而法之
臣若水通曰延乂所謂弭災莫如脩德是矣
而謂詩書口觀政要而法之恐非弭災之急
務也盖脩德莫先於誠敬使延乂能知先王
敬德祈天之學由一心以達之政事之間無
往而不敬焉則事天之道盡而天意可回矣
惜乎延乂不足以及此
○宋欽宗靖康元年六月天狗星隕其出紫微垣
長數丈壯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夷狄

將衰非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世勣而奏乖
象可畏當脩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誕說詔除民
間疾苦十七事
臣若水通曰天民一理而德者所以感格天
人上下之幾也故敬天之實在恤民恤民之
要在脩德譚世勣之告欽宗以敬天之道而
欽宗能除民間疾苦之事可謂得敬天之實
矣惜乎脩德之學猶未之聞是以一時恤民
之政雖行而不知脩德以爲之本爾苟言感
和萬民在於疾敬德豈虛語哉後之人君欲
敬天勤民則盍反其本矣

○宋孝宗乾道七年正月帝作敬天圖帝謂輔臣
曰無逸一篇言商周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
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
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
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臣若水通曰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人即天也
人君能自敬即敬天矣豈求之外邪天固在
我敬又何形可圖求之於外而惟形是圖此
孝宗之所以不競也虞允文躬行敬畏之言
庶乎知本矣帝雖然之果能行之乎後之人
君欲敬天者當如成湯顧諟天之明命而後

可
○賈誼新書曰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
高若堤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請
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我有天行而天招以戒
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齋宿而請於廟
臣若水通曰招作昭言天明示以戒也文公
出畋人欲也因大蛇而知天之戒則天理矣
是之謂敬天故五罪陳蛇魚爛而成霸業天
人之際如此夫
○劉向說苑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
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蒼蒼莽莽

之天也若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

臣若水通曰皐陶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故善觀天者觀諸民心而已矣管仲之言誠不誣也古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君人者顧諟天之明命則動罔非天一念之微惠及天下則上天之所謂聰明明威不必求之民心而在吾之心矣

○班固白虎通曰冬至所以休兵不擧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

內卷十四 七

臣若水通曰人之喘息呼吸通乎天人之氣即天之氣也冬至不動兵不擧事禁商旅所以養微陽也敬天之至也然則後世事日多欲日幾得無損天地之氣乎

○宋儒伊川程頤治平二年應詔上英宗皇帝書曰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所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災變長保隆平

臣若水通曰語有之人定者勝天故能易天之成數者人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豈德政有缺是或常數而終不能爲災者堯湯之德政有以勝之也商王中宗有桑穀之祥高宗有雊雉之異二王增脩德政王道復興此已然之大效也人主之遇災變其可不思所以消弭之術乎

○程顥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曰伏覩詔物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伏覩前史所載彗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以順天在陛下而已

內卷一四 八

臣若水通曰傳云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也人君於此苟能悔過遷善則可變災而爲福不然禍將及矣故晏子曰可祝而來可禳而去也伏惟聖明或遇此災變亦嘗凝神自省思所以除舊布新以爲消變之本乎

[illegible]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
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
臣若水通曰人莫不有天也已即天也則夫
言行政教喜怒用舍黜陟賞罰皆天也人惟
不知其有爾夫天者理也王者知而畏之則
存諸心施之政達諸事無一而非天理矣後
世庸主則罔知而不畏是以言行之不信政
教之不立喜怒之不公用舍之不當黜陟之
不明賞罰之不行而與天相違矣然則為人
君者可不知其天以敬之乎

○胡宏曰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不行驚衆駭俗
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
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
臣若水通曰天命天時一中而已矣惟君子
而知畏之順之焉故不敢過其中也小人不
知畏而順之故失其中而過焉君子小人之
分一念之敬肆也人主其可不知所以取舍
也哉

○國朝吳元年六月久旱
皇祖日減膳素食宮中皆然既而大雨群臣請復
膳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
稼焦損必多縱自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
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脩己誠以愛民
庶可答天之眷乃詔免今年田租
臣若水通曰民心即天心也天心即君心也
故感之而無不應焉
皇祖因旱致齋宮中其心可謂克謹天戒矣既而
雨應雖有群臣復膳之請然猶自責下免租
之詔一念敬天之誠無息也何災之不可弭
邪

○洪武元年八月
太祖高皇帝諭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
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
徭役屢興賦斂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
等同國休戚宜輔朕脩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瓛
等計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
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自警懼
則天災可弭今
陛下脩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顧
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太祖高皇帝曰君臣一體苟知謹懼天心方回卿
等其盡心力以匡不逮
臣若水通曰臣伏覩我

皇祖因火災水旱自責省愆而忝政傅瓛引咎調
燮君臣警懼宛然虞廷勑天之氣象矣此其
所以克協天心而長保無疆之福者也伏惟
聖明當法
皇祖敬天之心而宰輔諸臣宜法傅瓛調燮之咎
而後君臣克艱而可變災爲祥矣
○洪武四年十月
太祖高皇帝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
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
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
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
不以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
遇有災變卽以實上聞
臣若水通曰末世之君類皆以祥瑞爲喜觀
天馬之歌神雀之號可見也至於災異則厭
聞焉或聞之若罔聞焉者衆矣我
聖祖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而且有
欺蔽之慮非惡祥瑞也惡其有以開人主之
驕心也非喜災異也喜其有以起人主之懼
心也是故驕心生則人欲肆亂之所由成也
懼心生則天理長治之所由成也若
太祖者豈非高世之智爲敬天之至乎伏惟
聖上身體而法行之
○洪武十二年三月戊辰朔
上御華蓋殿皇太子侍
上問曰此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上曰看書亦知古人爲君之道因諭之曰君道以
事天愛民爲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
通於天繫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
也苟善必天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
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
乎汝其識之
臣若水通曰臣伏觀
聖祖人君言行皆通於天之一語其可謂知道矣
以之諭
皇太子可謂得教養太子之本矣三代之所以有道
之長皆原於此蓋人主知天之在己則凡所
以敬其身者何所不至乎則凡所以惠於民
者何所不至乎由是言之言行不善則逆乎
天殃乎民而爲禍無窮矣爲人君者可不謹
乎
○洪武二十年四月丁卯
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臧否亦有
不得其常者

以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
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脩其在已者禍
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
者特時有未至爾
臣若水通曰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然有不得其常者或者疑焉殊不
知非不常也天未定也
皇祖之論獨歸之理與時焉夫然後千古之惑可
定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積善而福終不
至者未之有也積惡而禍終不及者亦未之
有也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乙酉五色雲見翰林學士
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形於
詩歌宋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致國
家之美慶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
亦可彌苟爽其德雖祥無徵要之國家之慶不
專於此也
臣若水通曰聞祥瑞則多喜聞災異則多懼
多懼則戒慎之念存多喜則驕泰之心縱矣
皇祖因五色雲見學士以爲美慶乃諭之以災祥
在德然則災曰脩德祥亦曰脩德一災一

皆德所以成德之具也惟
聖明以法
祖敬天爲心以脩德致治爲本天下幸甚
○
聖祖改前代司天臺爲欽天監
臣若水通曰監名欽天表敬天也堯典曰欽
若昊天敬授人時人君敬以直內又必齊七
政建五行定四時以示天下之臣民使之知
氣候之早晚時序之後先以興作寢息焉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敬天之至也
是故

聖祖於是改前代司天曰欽天者其欲授人時
乃所以敬天也
○諸司職掌儀部傳制凡大祀前三日陳設如常
儀文武官各具朝服詣丹墀拜位鍾聲止儀禮
司跪奏請陞殿樂作
皇帝御華蓋殿具皮弁服出升座樂止鳴鞭訖贊
四拜傳制官詣
御前跪傳制出東門出至傳制位稱有制贊跪宣
制云洪武某年正月某日大祀
天地於南郊爾文武百官自某日爲始致齋三日
當敬慎之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所敬者惟天而已爾於
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哉
聖祖創制立法凡大祀
天地命百官致齋三日
君臣上下一於誠敬
聖子神孫世守以爲家法可謂盡事天之道矣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
正旦朝賀宴會上請
太宗皇帝曰占書日食天子素服脩政用謹天戒
朕既乖於治理上戾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
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群臣尚思匡輔朕躬調
燮陰陽消弭災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罷之
臣若水通曰新正朝賀宴會大禮也哉
太宗文皇帝因日食之變輒廢之其自責自艾而
敬天之威者至矣宜其受天之福而流慶無
疆也
聖子神孫其可不法
祖宗以事天乎
○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
失於推算
英宗皇帝召學士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乃失推
步如此因言湯序以侍郎掌監凡有災異隱蔽
不言或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
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遇天文吉事却詳書
以聞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
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
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爲
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序獄左遷太常
少卿
臣若水通曰序所謂熒惑主心矯誣上帝者
也罪莫大焉哉
英宗皇帝獨能灼知序之姦至褫職而不貸其敬
天之心信乎卓冠群倫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四終

敬祖考
○易豫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臣若水通曰此豫卦象辭言聖人體豫之功用也殷盛也豫卦震在坤上有雷出地奮之象雷出地則萬物暢有故有和樂之意先王體之以作樂崇德崇其德盛者其樂盛也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樂主和也陽也氣也達陽和之氣於上帝以祖考配天所以通其誠敬也宜乎上帝時歆祖考來格矣聖人體豫之功用大矣哉然究其本必聖人和德於中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而天地之和應矣方今
國家百有六十餘年
聖明御極致治中興處豫之時夙夜奮勵制禮作樂以盡保豫之道此其時矣臣不勝顒望之至
○萃彖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臣若水通曰此明萃卦彖王假有廟之占也假至也致孝享者即聚己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也夫祖考之於子孫一氣也固無時

而不聚也王必假于有廟者何蓋祖考之精神雖在於廟而實通乎吾身也故王者當萃之時必假有廟以致孝享則吾身之精神以在廟而聚祖考之精神以吾身而聚庶幾幽明感通百順攸聚萃之道莫大於此矣雖然仁孝之心豈必假廟而後聚哉故曰惟仁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蓋養之于素爾
○渙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臣若水通曰此渙卦象辭言聖人濟渙之道也夫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聖人體之以濟渙固各有道矣而必先之以享帝立廟者何蓋萬物本乎上帝人本乎祖考上帝之與萬物祖考之與子孫其氣一故其精神一也然其分則殊故不能不散渙苟非有以聚之二者一渙天人間矣故先王濟渙必先之以此享於郊以聚上帝之精神祭于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故天神人鬼散而有合而萬物生生不息矣濟渙之道其至矣哉雖然必仁孝誠敬之至者方可以語此否則中心無合一之理而欲為合渙之文其何以能濟渙乎
○書周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籩豆

臣若水通曰此周書言武王克商祭告于祖廟也邦甸侯衛皆諸侯之國駿疾也武王祭已克商丁未即率諸侯執籩豆駿奔走以祭告于祖廟所以致孝享萃人心崇大化之本者莫盛於此舉矣武王之心豈有他哉孝思一念自有不容已爾此武王之所以為達孝也然則有天下者思祖宗功德之盛報本追遠之禮可不重與

○周書冏命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臣若水通曰此周書穆王命伯冏之辭也穆王始以弗德嗣先人丕后有夙夜危厲之誠欲群臣匡輔格非以紹先烈夫穆王望伯冏以輔已德然必以先人先烈為言者蓋已德之進否有係於祖考之隆替一時尊祖敬宗之心惻然若不自遑矣卒之巡遊無度勞民傷財敗先王成憲何其言行先後之不類也嗚呼人心惟危可不畏哉

○詩大雅思齊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臣若水通曰此詩以詠歌文王之德此曰惠于宗公罔時怨恫者以言其德能格乎祖考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蓋周之先王皆有盛德使文王厥德弗脩弗克肖乎先王則冥冥之中不免有怨痛矣惟文王之德克順其心無怨無恫所謂惟孝子為能享親者此也肆我

祖宗聖德在天正惟

聖明聿脩厥德以慰在天之心萬世幸甚

○大雅江漢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臣若水通曰此詩宣王策命召虎之辭也夫爵人必於宗廟者何也尊祖也尊祖故不敢專事死知事生也故夫人子之於親生也出入必告有事必告孝敬之至也況山川爵土皆祖宗功德之所在乃專以與人而不告豈事死如生之禮與故召虎平夷之功錫之山川土田宜矣而必告于文人宣王其知敬祖者歟中興周道固其宜矣後世乃有挾其私恩專封爵邑而不告于祖者其為不敬祖考孰甚焉

○周頌我將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臣若水通曰此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樂歌蓋言其法典安民而知其必享也儀式刑皆

法也典即其禮樂制度所以致治于天下者
皆是也靖安也法典致治何以知其必享于也
蓋須其子孫之法成憲以致治者祖考之心
也苟弗念厥紹顛覆典刑則神靈方且怨恫
之矣安能享其祭乎故曰儀式刑文王之典
日靖四方則法祖之道備矣孝子之心盡矣
不待祭而已享矣故以是知孝子仁人之所
以敬其祖考者固不專於祭享而在於遵成
憲以致治爾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十有六
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臣若水通曰此春秋書魯文公始廢告朔之
禮也夫告朔之禮行于祖廟所以重正朔尊
祖考萃人心勤政事一舉而衆善集焉魯之
先公嗣而行之無敢廢者至于文公六年閏
不告月已有不視朔之漸矣十有六年夏五
月四不視朔其尊祖之心已蕩然矣故春秋
兩書其事以著此禮之廢實始于此而文公
不得辭其無上慢祖之罪矣

○禮記曲禮國君下齊牛式宗廟

臣若水通曰宗廟者祖之神所在而齊牛又
爲祭祖而備者也國君苟存孝敬之心則見
齊牛過宗廟敬祖之念油然生矣其式而下
之蓋出於敬祖之誠而不能已也夫敬其祖
以及其牛孝敬之至也後之國君遇祀事而
不敬者慢祖孰甚焉

○禮器太廟之内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
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
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
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臣若水通曰贊助也制祭謂絶肺也盎者盛
肺之器也牲孰體也太廟之事惟一敬而已
矣君親牽牲大夫幣以從所以迎牲也君親

制祭夫人薦盎所以祭肝也君親割牲夫人
薦酒所以薦孰也夫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
人凡在廟者罔不洞洞乎其敬之淵深也屬
屬乎其忠之始終無間也惟敬以忠勿勿乎
於恍惚幽密之中而欲其神之饗之也是敬
也從之者夫人也卿大夫也而主之者君也
故牲曰親牽祭曰親制體曰親割所謂自致
者也夫然後爲敬之至也

○大傳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
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
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

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
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
臣若水通曰宗謂宗子言爲祭祀之所宗也
此記大傳明王者親親之效大也親親何以
尊祖祖者親之所出也尊祖何以敬宗宗者
祖之統也敬宗何以能收族族者宗之屬也
收族何以嚴宗廟人心立故宗廟嚴也宗廟
嚴何以爲重社稷社稷受之宗廟者也重社
稷何以愛百姓百姓社稷之本也愛百姓刑
罰何以中也庶民何以安也財用何以足也
百志何以成也禮俗何以刑也和樂何以起
也蓋樂生於禮禮形於志志集于用用足於
民安民安於法平法平于仁民仁民達于親
親故一親親而尊祖也敬宗也收族也嚴宗
廟也重社稷也愛百姓也平刑罰也足財用
成百志興禮樂也而百順萃焉此之謂一理分
殊物我兩盡先王繼志述事之大者莫過於
此矣伏惟
聖明體乾父坤母之心萬物一體之念以承
祖宗休德以廣先王達孝萬世幸甚
○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
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

臣若水通曰此言天子祭之禮之義建國封
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
功者廟宗廟也祧祧主廟也築土曰壇除土
曰墠親疏昭穆祖考也多少七五三二廟數
也親而微倫而有別先王仁孝之心其達乎
是故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廟而七皆月
祭之遠廟爲祧若周之文武四時祭之由是
去祧爲壇去壇爲墠禱則祭之去墠曰鬼不
之祭矣諸侯五廟考祖曾祖月祭之高祖始
祖四時祭之去祖爲壇去壇爲墠禱斯爲祭
去墠不祭矣大夫三廟考祖曾祖四時祭之
高祖始祖禱則爲壇祭之去壇已矣適士二
廟考祖已矣曾祖則禱于壇官師一廟祀考
也而祖同焉去壇已矣庶士庶人薦于寢死
不祭矣嗚呼然隆殺之別而親親之微也茲
先王仁孝之達也是故諸侯而上於親有加
焉所以致崇尊也大夫以下於親漸減焉所
以卑卑而致崇尊也故祭于壇墠附于廟寢
而天下無不祭之四親夫是之謂隆殺之別
親親之微知親親之義而上下達矣上下達
而仁孝同祖祭之禮根乎一心推之準而達
之治也不亦大乎不明祖祭之禮而能治天

下者紛變

○是故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一壇一墠曰考廟（考父也）曰王考廟也（王考祖也）曰皇考廟（皇考曾祖也）曰顯考廟也（顯考高祖也）曰祖考廟（祖考始祖也此五者皆月祭之文武在祧）月祭之（每月祭也）遠廟為祧（孔氏曰謂文武以功德不祧也）有二祧享嘗乃止（二祧即文武也文武以功德不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去墠者雖遠之義遠祖藏於祧廟又如廟外為壇遠祖之主則藏於祧之壇則為墠禱祝也當祭時則出而不祭矣）○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父也）曰王考廟（祖也）曰皇考廟（曾祖也）皆月祭之顯考廟（高祖也）祖考廟（始祖也）享

嘗乃止（止享嘗不月祭也）去祖為壇（自祖之上無廟止為壇）去壇為墠（禰之父以上又無壇止為墠也）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illegible]）○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不月祭也）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曾祖也）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共祭考廟）去王考（祖也）為鬼（曾祖以上為鬼也）庶士庶人無廟（[illegible]）死曰鬼

臣若水通曰此祭法之文或者疑焉其[illegible]之間之傳乎祭者何繼養也則凡四代之無不養也然而有差矣夫祭者服之推四代之親無不服則亦無不祭也然而有差矣故自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皆宜得祭四親焉何也其親同故其繼養與服之者同也然而廟制則有差矣故王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庶士庶人無廟而寢其分殊也分雖殊而心則一也盡分者禮也盡心者孝也故禮曰祖考同廟由是觀之則天子諸侯分得為之則異廟大夫以下至官師分不得為之則同廟禮也然而貴賤無不祭之親而其

孝同矣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故得為而不為謂之慢不得為而為謂之瀆瀆與慢皆弗敬也弗敬神弗享故人之於親多不盡分者豈惟不及者之罪過猶不及

○祭義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臣若水通曰祭祀之所由生繼養也已食之則時思之矣時思之則時養之矣是故天子感之而祭祀之禮舉焉樂以迎來哀以送

其心一也夫君子之心無時而忘其親也何待天時之變而后感哉蓋曰時之變也則感焉而后祭因之起非謂至此而后思者也是故禴于春則祀于夏可知矣嘗于秋則烝乎冬可知矣四時之祭合諸天道而吾之思見矣然存之乎心者則無時而或忘也嗚呼思者祭之本也不思則無祭彼夫儀文之托而思或怠焉者其殆生事之踈而繼養之是廢可悲已矣

○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

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臣若水通曰致齊者散齊後三日之齊也內謂齊所也散齊者致齊前七日之戒不飲酒茹葷也外未就齊所也齊之日凡親之身所當思者無或忘焉內外致一齊之至也見所

為齊之至也是則敬之始也出入周還必有見聞乎聲容歎息者祭如在也敬之至也是故先王之孝致其追念之愛則聲色志欲不忘而存焉致其想見之慤則聲容歎息不微而著焉然而慤也者愛之所為也著也者存之所為也愛則慤存則著愛慤無二心存著無二事是故孝子之敬貫始終而一之者也生則敬養盡吾愛也死則敬享繼吾養也思終身弗辱焉終已之身也敬之至也然則人子事親之道可一言而盡者其敬乎

○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忌日親亡日也人子於此念親之終如喪親之日焉哀之至也

○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歟

○又曰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

臣若水通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文王孔子之孝其堯舜之道乎夫聖人倫之至萬世帝王之則也伏惟我

聖明以是為則日省于心而擴充之則文王孔子

之以作其功而堯舜之義天下人倫之

於天下矣

○祭義曰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臣若水通曰夫祭有三備焉豫事者禮儀之習所以脩禮也具物者器物之陳所以脩容也虛中者精神靜一清明在躬所以脩心交于神也三者備而后能享合外內之道也

○祭義曰宮室既脩墻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圖 卷十六 十三

臣若水通曰當祭之時致享之道不可以有不慎焉宮室墻屋百物所以慎之於物也夫婦齊戒所以慎之於心也沐浴盛服所以慎之於體也洞洞屬屬所以慎之於誠也弗勝如失所以慎之於貌也百官承進所以慎之於嚴事也諭其志意所以慎之於祝告以孝也恍惚與交欲饗所以慎之於致養也夫是之謂備孝不如是不可以饗夫禍莫大於不享矣是故孝子之心一以貫之者所以[illegible]道也

○祭統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天子諸侯之耕王后夫人之蠶者何也以祭祀也凡己之身天地父母之身也故竭身以事之所以致誠信也粢盛之薦冕服之飾所以交于神明者而莫或親之則

圖 卷十六 十四

不能身致其誠信而達敬於神明則夫唯物之具豈交神之道乎夫何後世雖有耕蠶之禮或視為故事草草應文而誠信莫存焉之臣者諂媚以從而不知養其君誠信之心天地神明其可罔乎噫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饗乎此可以鑒戒矣

○祭統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瓚以圭為柄）祼（以瓚酌鬱鬯灌地以降神也）尸大宗（或夫人有故大宗攝之）執璋瓚亞祼（以璋為瓚亞次也以酌齊）

及迎牲君執紖者(紖牲)卿大夫從士執芻(芻草也牲所用)薦之宗婦(同宗之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明水也盎齊差清和以卣)(酒水之謂之涚酌涚即盎齊以盎齊加明水)君執鸞刀羞嚌(一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出嚌之一牲熟時君執鸞刀割所羞嚌肺橫切之使不絕與之)俎上尸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也

臣若水通曰夫婦兼祭參陰陽之行乎變化也兼祭則兼致其恭兼齊則兼執其事是故親執則鸞刀羞嚌不敢以假者不敢以尊處也親薦則涚水則豆不敢以假者不敢以貴加也親莫大焉恩莫重焉君夫人雖尊且貴亦不過夫人之子之婦焉爾父子之道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豈尊貴之所能敵哉嗚呼此義不明先王之孝不盡傳于天下也久矣語以弟子之職則若恥其卑賤而失其尊崇之勢者為是心者豈以父子之道之在天下也有二乎哉可以深思矣

〇周禮天官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臣若水通曰中春蠶桑盛時也北郊陰方且潔地也以時蠶桑于北以為祭服必后帥命婦親為之者禮曰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是也敬祖考之至矣

〇春官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臣若水通曰曰肆曰獻曰祼者五年之禘曰饋食者三年之祫夫禘之以五年而又祫之以三年其義周矣而四時之享獨非仁人孝子之心歟故祠者祠也春物初生以祠為主故以祠而享乎先王禴者薄也夏物未成其意尚薄故以禴而享乎先王嘗者嘗食也秋物漸成其味可食故以嘗而享乎先王烝者衆也冬物畢藏可陳者衆故以烝而享乎先王是故四時之享異而孝子之誠一也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於此

〇漢靈帝熹平元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留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古不墓祭未備禮也古者不封不樹何墓祭之有然而仁人孝子之心怵惕悽愴之情其能已乎故親之始死則憑尸而哭之歛則憑棺而哭之葬則就墓而求焉凡

出於孝心之誠而已此墓祭之所由起乎靈帝昏弱之主也原陵之上其良心之不能已矣向使由此念而擴充之則仁孝不可勝用保其社稷以光于四海豈至亂與亡哉傳曰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

○晉武帝泰始二年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毁如居喪者後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爲沈痛況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四年三月葬文明皇后有司又奏旣虞除衰服詔曰受終身

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臣若水通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要皆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也後世帝王不能遠追先王之禮而徒籍口於漢文之陋食稻衣錦於心安乎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謂非仁孝之發不可也而有司庸劣顧乃蹈常習故而不能將順其美悲夫

○梁武帝普通七年十一月丁貴嬪卒太子水漿不入口上使謂之曰毁不滅性況我在邪乃進粥數合太子體素肥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

臣若水通曰孝也者人之良心真切者也昭明喪母水漿不入孝心篤矣使有伊周爲之師傅舉先王養太子之道則商之太甲周之成王可爲也惜乎一時之臣無以將順之而徒區區於文飾之末也雖然元服旣加之後懿德彰聞薨之日朝野惋愕男女垂泣嗚呼使天永其年國祚其可量哉

○國朝洪武六年

祖訓錄成於是頒賜諸王且錄于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于王宮正殿内以時觀

省

上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

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經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上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

及爾若一代定法具存不可輕改故荒墜祖緒幾於亡夏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臣若水通曰書云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我

皇祖祖訓之著即大禹之典則乎

皇祖應天順人肇造鴻業大經大法可以萬世行之而無弊尤慮世遠紛更乃以心思之微者爲一書以垂訓後昆誠一代之定法也

嗣君守之可以永安宗社

藩王守之可以長保富貴然欲法祖在於脩德也脩德即能敬守祖法聿追來孝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五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六

畏民上

○易屯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臣若水通曰陽爲貴陰爲賤初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之下爲以貴下賤之象如是則群陰歸從之以濟屯難故有大得民之象書曰民可近不可下君下視其民而不恤民斯遠矣以[illegible]民之謂也故上愛民如子則民亦愛之如父母矣非畏民之君其能然乎

○書大禹謨帝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臣若水通曰此乃帝舜命大禹之言元后大君也欽敬愼謹也可願謂人心所可願欲之事謂善也終絕也舜言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是君誠可愛也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是民尤可畏也其可以不敬乎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脩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不得其所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絶而不復續豈不深可

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也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夫君之與民雖相須而民尤爲重不可不畏也人言民其可畏則能保其可愛否則可愛者不足恃矣夫禹以大聖而舜所以戒之者如此況後世之君其可恃尊位以忽民哉

○虞書皐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臣若水通曰此皐陶陳謨於舜欲其敬民也

威古文作畏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上天也下民也敬者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任者謂人君也皐陶言所謂天之聰明者非別有他視聽也即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聰明所謂天之明畏者非別有他好惡也即民之好惡便是天之明畏所以然者蓋由天人同一氣上下一理通達流行更不分別故記亦曰人者天地之心民心所存即天心之所在故忽乎民即慢乎天也民若可忽也天顧可慢乎有天下民社之寄者可不知所以敬乎民而敬乎天哉我

訓戒石之詞曰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亦有見於此矣伏願

聖明體皐陶之言鑒

祖宗之戒敬畏小民以承

天心幸甚

○夏書五子之歌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臣若水通曰此五子述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殊分以情而言則一體相須故勢疎則離離則下情親則合合則近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

本本固而後國安其可以下之乎夫惟其勢之不侔故難親而易疎惟其情之相須故可親而不可疎親則民心歸歸則共戴而爲人主疎則民心離離則孤立而爲匹夫矣故曰民惟邦本譬諸草木必先有根而後有幹而後有枝葉詩曰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周書曰畏于民嵒爲人主可不存畏民之心乎

○夏書五子之歌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臣若水通曰此亦五子之言以警太康之語予五子自稱以寓警於太康一能勝予者謂君失人心則爲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皆可以勝我也三失者言所失者衆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者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是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絶六馬易驚以朽索而馭六馬以喻其民心之難收爲可畏之甚也愚夫愚婦人君孰不以爲可罔也然得其心則得天下失其心則失天下故黎民咸貳太康之所以失位也一能勝予之言豈不可驗且民心之怨其上敢怒而不敢言豈待其昭著而後知之能於事幾未形之時圖之則能銷其變亂於未然若其已成則噬臍何及雖悔何追君人者可不敬畏之哉五子此言最爲迫切哀痛萬世君人者所宜深玩猛省也

○商書太甲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之言也后君也胥匡相正也辟君也言民非君則強凌弱衆暴寡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孤立於上誰與爲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又不可無民君民一體相須如此爲人君者可以不其民乎

○商書太甲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臣若水通曰此亦伊尹告太甲之言也言民順之則向逆之則背何有常懷惟有仁者則懷之蓋仁者心之生理與物同體痌瘝相關得乎民心故民懷之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爲人君者可不體仁以懷天下之民哉

○周書泰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臣若水通曰此武王誓師之言也矜憐也言天矜憐於民凡民有所欲天必從之如民好善天則福其善民惡淫天則禍其淫故民欲亡紂則天意去商也必矣是故明君不畏方張之強敵而畏大可見之民心民心即天地之心也其可忽乎

○周書康誥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臣若水通曰此武王告康叔之言最切於君道夫人主不愛其民皆由視民與吾身有形骸之隔故痛癢不相關苟能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則將無所不用其愛矣○夫君宗子之責聖人一體之仁誠不可以 敬

也又言天命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大可見而小民㝡爲難保若如痌瘝乃身則誠矣將見難保之民可保而可畏之天命亦輔之矣盡心云者如上文痌瘝乃身至誠惻怛而無一毫虛假之謂自安則不便於民好逸豫則有妨於政凡此皆不能盡心故又繼之曰無康好逸豫爲人君者先戒逸豫然後能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視民如傷能視民如傷然後能保難保之民而天命歸之矣可不念之意乎

○唐風揚之水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臣若水通曰此詩見民情之向背不常可畏也桓叔將以傾晉晉人作詩與起揚之水而言我亦聞其有命而不敢以告人也何哉蓋以晉微弱而沃盛強晉人不克胥匡以生故欲叛而歸之聞其命而不敢以告者爲之隱也爲之隱者欲其事之必成也嗚呼人情至此亦甚可畏矣以此觀之人主有國家者若不能及時脩德強仁以庇其人民惟昏淫自肆徒以奄奄之氣而欲繫將散之人心不亦危哉故叛晉者固國人之罪而不能強於自治以爲國人之主者晉侯亦不得辭其責矣

此則信者之所宜畏而戒也

○商頌殷武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臣若水通曰此詩頌高宗之德能畏民以受福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民之所以可畏者以其心也君之所以畏民者亦以同此心也五子之歌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弗敬此詩言上天監視於下非有耳目好惡也蓋以民心即天心下民則甚可嚴畏也故高宗則不僭不濫不敢怠遑蓋以民雖至愚心與天通吾賞或僭是喜違于民也吾刑或濫是怒違于民也吾怠遑則必是欲違于民也違民心者民心亦違之民心違之即天命違之矣高宗畏民之心如此即所以畏天也故天命于下國而大建其福天人交相與也高宗畏民而受福如此則後之人主忽民自尊恣其喜怒妄行賞罰民將叛之而天禍至矣古之聖君不敢侮鰥寡虐無告豈非謂天命耶

○春秋莊公八年秋師還

臣若水通曰甚哉莊公之棄其民也莊公八年春師師以次郎夏及齊以圍郕

秋始還焉夫民吾赤子也驅之於鋒刃之間固已置之死地矣又久之以困苦是自戕其赤子也可謂仁乎民罔常懷懷於克仁使三軍懷不仁之怨則赤子皆敵國也一念向背之間爾可畏非民乎民可畏而不畏甚矣僖公之不仁也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臣若水通曰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于民者也夫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知天之天者昌不知天之天者亡僖公憂民之憂惟懼民之失此所天君不能以獨存也謂非有愛民之心若能之乎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溺於民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愼也

臣若水通曰人與天對天則理人則欲也閉於人者閉塞於人欲也鄙心者鄙陋之心也雖閉而鄙然至愚而神也故可以誠敬感以血氣用事也故不可以慢易治若慢而縱欲而無敬愛之心斯亂亡繼之矣故曰易以溺人也夫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溺舟故水可畏也民尤可畏也古之君子所以顧畏于民嵒者其以茲哉

○緇衣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臣若水通曰宇宙一氣也君民一體也故君爲心民爲體心與體一也心莊以肅則容體舒且敬矣不容間也故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君之所好民必從焉心之全非自全也體全故也心之傷非自傷也體傷故也君之存亡以民心之存亡也一體而已矣知其體一所以仁也仁則民安而君安矣

○論語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臣若水通曰夫敬德之聚也敬則合內外該心事通衆寡物我而盡者也言約而義博齊家治國平天下盡之矣故安人安百姓不越乎脩己以敬之一言而盡之爾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其亦有得於此乎此有人民

百姓之寄者之所當知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臣若水通曰恒人之情莫不以君爲貴民爲輕也殊不知社稷所以爲民也君之所以爲君也以有民也故無民斯無君矣無君斯無社稷矣於國之君率禽獸而食人肉至於爭城爭地則糜爛其民而不恤焉非惟有愧於同體之仁其於固本寧邦之計亦昧矣孟子之言雖爲當時發實爲萬世作民社之寄者告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六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七

畏民下

○左傳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

臣若水通曰遷都大事也在君稽諸人神至再至三而後舉孟子亦以太王之去岐爲不得已蓋民不可以輕動邾文公之遷繹雖未知其得已與否觀其稽諸人神者始欲以民之利爲利終欲以民之命爲命其利其命無非爲民其仁也夫彼徒犬羊其民者烏足以語此

○國語周語召公曰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臣若水通曰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

口之宣人心而言善敗廣平曰原下隰曰隰
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善謂民所善者敗謂民
所惡者阜厚也與語辭能幾何言不久也夫
人君考德必聽於民故百工陳諫庶人傳語
當使之宣其情而勿壅也厲王乃使衛巫以
監謗是壅民之口民將叛之亡無幾矣爲人
君居民之上者愼勿壅其口以自潰也

○周語內史過曰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
臣若水通曰內史周大夫過其名用用其財
力也人君臣妾兆民貢賦萬國以勢視之何
者非其所當用財者民之心也失其民則失
其心矣而欲用其財可得乎傳曰有德此有
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又曰未有上好
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是故慈保庶民懷薄歛輕
徭親民之謂也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
欲利將焉利哉內史過謂求用先於親民此
眞君天下者所當法

周語單襄公曰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
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
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
後庇焉則能長利
臣若水通曰回邪也加猶上也先諸民先求
民志也庇猶蔭也謂先安民然後自蔭也長
利長有福利也夫人君居九重之上故常有
輕視下民之心則凡縱欲以害民者無不至
矣惟聖人之心能畏于民喦而不敢忽故有
不可上不可加之心則知所以畏矣傳曰得
乎丘民而爲天子有天下者可不懼乎

○漢和帝永和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侍御史魯
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
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爲之舛錯
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今始徵發而大
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
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
臣若水通曰書云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故人
君者體上天子惠之意而致之民者也則夫
惠鮮子育如父母之愛子不傷其力則民心
可得而天意亦可副矣苟以徵發而傷民之
力棄民之命其不逆天矣乎噫魯恭之言其
可謂知重民者矣

○唐高祖武德九年九月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
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
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
臣若水通曰君者食民之力民者賴君之治

君而非民民而非君皆不能獨立是上下同須以爲命者也然民徒知畏君之勢而不知畏民之勢此所以以私滅公民心不服而危亡至矣高祖之言眞可爲萬世人君之戒哉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八月魏徵曰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已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

臣若水通曰書云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故保天祿在於裕民裕民在於敬脩可願可願者善也天理也人君不脩其善端則天理日滅縱欲日甚民生日困饑寒自迫愁怨日生其相去而爲盜也必矣君位其可保乎魏徵謂脩於可脩之時是矣獨未聞其引君當道志於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爾爲人君者尚當正其本焉

○後梁均王龍德二年十二月晉王李存勗以魏博觀察判官晉陽張憲兼鎭冀觀察判官權鎭州軍府事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濟陰

起李良李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挽輓之不脩何敢預我軍事李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臣若水通曰孟軻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財者民之心晉王方謀攻取乃急於征稅而不愛百姓是欲用民力而先傷民心也倒戈之禍皆鹿臺鉅橋傷心之民爲之也可不畏哉後之爲君者宜鑒李良之言

○宋仁宗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臣若水通曰君道以堯舜爲至治道以唐虞爲至仁宗立碎通天犀以療民疫此即宣王不忍觳觫之心足以王矣使當時有能將順其美推召災之由而反求致中和之道則堯舜可爲矣況天下之疫或有如京師而通天犀亦不能盡天下之藥劑也邪遂使帝心以此爲至左右以此爲難仁宗之不得爲堯舜

者其無格心之臣矣
○賈誼新書曰君子之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於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
臣若水通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之公是公非其可畏哉是故君子之澤沒世不忘何其長也小人之禍時日曷喪何其速也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吁抑孰知惟日不足者乃自促其禍也邪

劉向說苑曰武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在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仇也若何其無懼也
臣若水通曰民心之向背善惡而已矣所謂善者敬忠信而已矣所以行敬忠信者臨深履薄之心而已矣書曰兢兢業業其謂是乎人君恒存兢業之心則能敬忠信于天下之民而民歸之矣否則民將不背而爲仇乎宜武王聞之而發懼哉之嘆也歟

民飢而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雖不去爲盜也亦幸矣
臣若水通曰民之爲盜非天性然也饑寒迫之也民之饑寒非自致然也賦斂剥之也傳曰文王視民如傷夫如傷者如傷己也書曰痌瘝乃身使爲人上者視民之饑寒如疾痛之在身視民之傷如傷己焉則必不至於暴斂以自傷痛矣夫痛癢不相關謂之不仁也是故惟仁君然後能畏民矣
宋儒程顥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笞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

臣若水通曰記云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父子之愛天性也誠心而愛敬之則志意嗜欲未有不得者也若夫喜怒之私先橫於胸中則刑及無辜而爵及惡德者無所不至矣豈能得其人而已哉比忽民之不知愛敬者之所爲也

○程顥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顥常愧此四字

臣若水通曰視民如傷此文王之所以聖也如傷者如傷已也夫以視民之傷如傷已焉一體之仁也仁之至也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語曰不仁便是死漢不知痛癢痛癢不關此文王視民如傷之心也爲人君欲師文王者當因程顥之言以求惠鮮之仁則仁不可勝用矣

○程頤應詔上英宗皇帝書云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重歛繁賦消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蓋寡司牧者宜恤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一從其自然而因之馭之之道又非一途人用無状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從民惟邦本本揺如是邦國奈何民無生業困極則慮生不漸善教思利而志動乘間隙則前效究逼凍餒則爲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姦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況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

臣若水通曰記云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民猶水也水能載物亦能溺物故君之防民如防水也防之於未潰也易防之於既潰也難語曰願上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其防民之至也夫

○張栻經筵講畢復進有云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之上以自尊也蓋欲分付天之赤子而爲之主人主不以此爲職分以何爲職分人主不於此存心於何所存心若人主之心念念在民惟恐傷之則百姓之心自然親附如一體若在我者先散了此意思與之不相管攝則彼之心亦將泮渙而離矣可不懼哉

臣若水通曰物我一體天之道也故其感應也如響君之於民也其心聚則民心亦聚其心散則民心亦散所謂至愚而神者也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有父母之心則無念而不在民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而民焉有不父母其君者乎是故得爲元后者得父母之道也得父母之道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得民心者得吾之心也爲大君者可不念乎

○國朝洪武十五年七月庚戌

上謂翰林院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

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
事則鮮有知之者蓋彼自謂崇高民皆卑我者
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撫浸薄所以然者
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己不相干而畔渙
離散惟能知民與己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
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
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
長久者以此而已
臣若水通曰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言民以
爲讎則后非其后矣故得乎丘民爲天子失
乎丘民爲匹夫民不亦可重乎不亦可畏乎

書曰弗畏入畏故在於人君一念之微有若
心知畏仁以撫之則戴之爲君若心弗畏不
仁以虐之則叛而爲讎自古之治亂興亡未
有不在是也
聖祖諭宋訥及此眞知君民一體而得興邦致治
之本爲萬世之所當法也歟
○洪武十八年七月
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贊善劉三
吾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比歲豐登民

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
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
忘之三吾對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徒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病不自
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
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
爲政也
臣若水通曰傳云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
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聖祖心常在民每問安否可謂竭仁心矣猶欲施

於綱紀法度之間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乎惜乎當時侍臣不能將
順其美而徒以諛言進也
聖明統理民物尚當以
聖祖之心爲心
○永樂元年十二月
太宗皇帝宴問顧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
民安否如何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太
平無事之時曰太平豈易言朕惟遵
皇考成憲以爲治如得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

不興兆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爲太平無事
臣若水通曰君民一體民安則君安民危則
君危其相關有如此者後世昏主以秦越視
之不亦異乎此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
我
太宗皇帝方歲云暮念及軍民安否而不敢以太
平自居所謂視民如傷者邪其仁天下之心
何其至哉
聖子神孫萬代當鑒也書曰欽若先王成烈以休
于前政惟
聖明留神焉

○正心格

臣若水序曰正心何以言格物也程顥曰
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
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心焉而至之也
至其心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而感通吾
心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
有諸已則格物之功庶乎於正心焉盡之
矣

正心上

○易咸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臣若水通曰咸也者感也咸卦取象諸身人
之於身也無不兼知則亦無不兼感也九四
心也心也者無感不通者也以陽明居正故
爲貞吉貞者心之本體天理也感通之道也
以貞而感則以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
無情公而溥也無有不感則無有不應吉而
悔亡也悔生於私心體虛明憧憧則私矣物
累而不化將迎而無窮也感之私而應之者
亦私朋比之從也故繫辭傳曰天下何思何
慮思慮者憧憧也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一貫之道也貞也貞則感而遂通矣憧憧者

心之不正也

○同人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臣若水通曰同人者同於人也同於人故能通其志乾下離故有文明剛健之象五二皆居其位正故有中正而應君子正道之象夫文明者虛靈也剛健者直方也中正者不偏倚也同德而應信也是虛靈方直而不偏心之本體所謂天理是心也人人之所同有也心同則志同而無不感通矣蓋君子之心先得人心之所同然也故視千萬人之心猶已之心也以一已之心推之千萬人無間也所謂同人于野是也人皆有之特君子不失其正爾

○晉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

臣若水通曰六五以陰柔不正宜有悔以上近剛明而下皆順從故悔亡然其離體高明以照羣陰故能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無不利也夫患得患失者陰邪之人也私小也非公正之心也若夫君子之心廣大而高明則失得非所恤矣以天德而行王道如天之覆也地之載也功深而恩不露澤溥而民不知吉無不利也非聖人之心廓然太公者焉足以語此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臣若水通曰山下有澤氣通上潤有損之象也君子體此必損其身心之所當損者忿與慾是也忿慾之害心也大矣必損之而後可合道故武王曰危於忿懥失道於嗜欲也夫天理人欲相爲消長人欲不消則天理不長懲之窒之則心之本體復而天理全矣懲與窒非强制也如塞水者窒其源也常存此心體認天理有見則私意退聽矣不然愈懲而愈奮愈窒而愈生則能免於私欲之害者幾希

○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臣若水通曰艮止也背者一身之止者也艮之止者必如背之止斯爲止之至也夫性之至善無間動靜然人心於止之時則皆至善天理斯存動而有不善而天理滅矣故君子之學動靜皆定所謂艮其背則止其止矣然必內外兩忘人已不見然後能止故不獲其身內忘已也不見其人外忘人也內外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夫然後能止雖然不獲其

必獲其理也不見其人必見其理也記曰知止而後有定定則天理純全何咎之有正心之功此其至矣

○艮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臣若水通曰艮爲山重艮上下皆山故有兼山之象君子觀此求艮止之道不越於思焉而已爾思無邪而後能止出位之思邪思即不止矣位者所處之時之地之事也所思或非其時非其地非其事是出位也或滯於時滯於地滯於事亦出位也必無在而無不在勿助勿忘然後能中思是之謂思不出位夫思者心之本體也思不出位則吾心之本體正而天理見矣夫思者聖功之本也可不慎乎

○中孚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臣若水通曰天者天命賦予之本然中正而信也人之心不中則不正不正則不信皆違天也是故至中而信則天理流行故利而貞正則人道盡矣盡人道以復乎天道者也故曰應天所謂全而歸之也非益之也不然天予之而我喪之豈應天乎此心學之大端也

○書虞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臣若水通曰此乃帝舜傳授大禹以心學也心者人之精神虛靈知覺者也頃刻之間於血氣上起念血氣用事即謂之人心頃刻之間於義理上起念德性用事即謂之道心故程顥曰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是也危者危言危行之危言大也微猶滅也惟危惟微二句相因說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人欲長一分則天理消一分故人心日以長大則道心日以微滅精以察見此理即學問思辨之事屬知一以存養此理即篤行之事屬行知行並進即執中之功夫中即此天理是也天理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故謂之中允信也執者有之於己之意信有諸己則與中道而一矣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之傳舜只曰允執厥中知行混合體用一原以聖授聖故不待言功夫也至是舜傳禹始有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之說則又推執中之功夫言之此萬世心學之源於人君聖學最爲切要自後言心中建極言博約一貫言止至善格物言心思辨篤行言集義養氣言誠言敬皆本於此舍此則人欲橫流天理滅絕雖有天下不能

以平治矣惟
聖明留意焉
○商書盤庚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臣若水通曰此盤庚遷都告羣臣之言猷謀也黜去也無與毋同言汝羣臣各謀去汝之私心也毋得傲上之命從已之安傲上從已皆原於私心之發故私心亡則心正矣心正則自無傲上從康之事矣此正心處事之要爲人上者可不知乎
○周書蔡仲之命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告蔡仲之言也率循也無毋同詳審也中者吾心本體之正而無過不及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也所出者作聰明聽側言皆由心之不中不正心既中正則自無作聰明偏視聽之事遠則舊章近則吾身可以無紛更冒亂之患矣爲人上者可不正心以爲萬事之本乎
○周官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申戒卿士持恭儉而處富貴之言也逸安也休閑靜也德者所得之

理心之中正者也作德則心中自然無所矯戾故内省不疚不憂不懼心常安逸而休休無入而不自得矣若有所矯飾而爲内無恭儉之心而外爲恭儉之事是謂作僞則拚護不暇故心勞然有諸中形諸外自不覺真情之發見矣故曰日拙然則作德作僞在人所自作爾此君子正心之學必貫於謹獨之時
○詩曹風鳲鳩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臣若水通曰詩美君子用心一也言淑人君子其見於動作威儀之間者既一而有常度矣其儀一則知其心純全專一而知結矣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自有不可掩者矣夫心無内外者也故離内以言心不知心者也離外以言心亦不知心者也惟知合一之道則何心非事何事非心何内非外何外非内周敦頤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程顥曰無内外無將迎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心之本體也故外則儀一内則心結由中達外其本然者不得而不一也然則君子事内乎事外乎養其中以達諸外内外合一吾心正矣心正而中立焉中立而和生焉是謂大本達道心事一貫聖學之體用備矣

○小雅小弁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臣若水通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其生生者以爲心不忍之心人孰無之故人於被逐投人之兔猶或哀而脫之於死而暴露之骼猶或哀而掩之皆不忍之心發於自然者不容已爾幽王何獨無是心乎乃信讒而逐其子投兔死人之不若矣夫父子之愛天性也人之心也幽王於是乎無人心矣心非初無也良由蔽於褒姒之譖有天下者秉其不忍之心而擴充之雖斬一木殺一獸非其時不忍也況於人乎況於親乎故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亦惟察識而擴充之爾

○小雅節南山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臣若水通曰式敬也訛變化之意宋儒朱熹云家父自言作爲此誦以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以君心者用人行政之本而萬邦休戚之所關也故正心變而邪焉則蔽蔽則正人遠奸邪秉國而萬邦蒙其禍矣邪心變而正焉則明明則邪人遠正直秉國而萬邦蒙其福矣故喪亂弘多瘠勞百姓人皆知尹氏之禍然豈知王心之蔽爲之乎家父訛心之說其殆知大人格心之學乎惜乎其格之不豫司馬光所謂治之於著用力多而功寡矣臣竊願於

求方蹐之時益進夫誠意正心之學庶

心益正而

德益明則正士滿朝奸邪遠迹善正協于萬邦

社稷生靈之福也天下幸甚

○大雅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臣若水通曰畔援言叛此而攀彼無畔援則心中正而不私也歆羨欣欲愛慕無歆羨則剛直而不流也文王無是二者故心極其正而深造乎道也夫人心至虛本無一物本體中正何嘗有所謂畔援歆羨哉有所畔援歆羨者皆心與於物者也心與於物則滯於物而非本體矣文王之心廓然太公物來順應生殺與奪一隨物付之而已初何有與於物哉無與於物故無畔援無歆羨所謂天地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情而無情心之本體正矣本體正則天理也無

矣天理者道之極也故曰誕先登于岸雖然豈惟文王然哉千聖一心萬古一理人主苟能正心乾乾不息廓而充之神而明之使一心之中廣大高明一物無所與焉大公順應是亦文王而已矣

○春秋隱公元年

臣若水通曰此魯惠既沒隱公嗣位之始年也春秋謂一爲元者何宋儒胡安國曰元卽仁也仁人心也所以明君用也蓋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者天地之用也人得是元以生仁也者心之生理渾然萬物一體者也大君者天地之宗子而勿忘勿助正心體元者所以爲治天下國家之本也本正則乾坤合德而百官萬民莫敢不一於正矣春秋紀元所以開萬世心學之源也歟

○桓公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天王使來求車譏侈心失王度也夫遣使需索之謂求命車命服天子所以錫於臣下也桓王天下之共主以喪事來求貨財已爲不可況車服乎所以然者以侈心一動莫爲防制顚倒迷惑罔知所之倒置而王室衰亂莫能救也然則心之[illegible]

正豈小故哉

○莊公十七年齊人執鄭詹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齊人執詹者何惡齊也桓爲霸主宜正己以格物尊君以率下而乃以鄭不朝已擅執其執政可謂正己以尊君乎其何以格物而率下也宜乎春秋責備之也歟

○僖公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衛侯出奔楚者何咎文公也王者莫大乎存心存心莫大乎公恕胡安國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蔽者乃能處大事晉文舉動煩擾憾衛侯之不禮拒之於斂盂之盟則陷於私蔽其智而心不廣矣春秋責晉文以見君人者當宅心以廣大高明而不以私小也

○宣公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齊魯平莒郯何也譏也平者聖人之所貴也何爲而譏之非譏其平也譏其平之不平也蓋無偏無黨王道之平平也以齊魯而平郯莒講信脩睦將利二國以不爭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偏黨不公

外而父乎慾之本爾夫鄭莫從凶不足以曰天下之士一出懷私以取平尚恐不可況天下平故平天下之道在於絜矩絜矩者吾心之矩也絜者推吾心以度天下也好善惡惡以吾吾心之矩然後推之於天下而無弗同者矣

故君子貴格物

禮記禮運曰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臣若水通曰宗祝在廟以贊禮也三公在朝以論道也三老在學以示教也前設巫人以通鬼神也後設史官以紀言動也卜筮以決吉凶也瞽侑以宣歌樂也大而朝廷而左右罔非正人所以養吾心之正也至於心夫何為哉守吾心之正而已矣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夫人心本正也而有不正者人為害之也得人以輔之而已無所為焉則心之本正矣

○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臣若水通曰徵角陽也而右佩陰中陽也宮羽陰也而左佩陽中陰也皆玉也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采齊肆夏詩名歌之以節行也規圓矩方也鸞在衡和在軾也人心之不正多引於淫聲在之君子和鸞之設所以養於車也佩玉之鳴所以養於行也是故右徵角左宮羽陰陽之交所以養中和之德也采齊肆夏規矩揖揚以養之於行節也行中節也然後玉鏘鳴之鏘鳴之然後非心滌非心之萌自外感入者也心之本體無不正也觸於外感乎內斯主之矣入者主之也非心體之本然也故人君之心在養正而已矣

○學記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臣若水通曰學之不明也久矣蓋由其不識心爾知心之病斯能知心之本體矣故知多寡易止之失則知不多不寡不易不止而心正矣是故有以用心於博聞強識之支離者

其失也多有以不用心而徑超頓悟者其失也寡有以粗心於百姓日用其失也易有以甘心於自暴自棄其失也上四失者過與不及皆非吾心本體之正也是故古之教者觀病以知心因心以救失惟以長養其善念爾蓋善也者吾心之天理也學者苟知天理爲本體而隨處體認焉則無過不及勿忘勿助之間自有易簡之道而帝王心學之傳在是矣謹以爲

聖明心學萬一之助

○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臣若水通曰致者約而有諸己之意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仁義之良心人所固有不待外求樂所以養吾心之中和内外合一者也朱熹曰子諒讀爲慈良易直慈良之心仁也仁心生則樂矣樂有諸己則安矣安則不息矣不息則天在我矣天在我則以藹物而神矣是故天則不言而民信也神則不怒而民威也信且威樂以治心之功用至矣

○緇衣子曰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

臣若水通曰心者合内外而一之者也故容貌身體皆心也其心可不正乎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八　終

正心中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指魯頌駉篇之指以示人也夫思者心之神也心體何嘗不正思焉而幾動則善惡分矣心之本體至正而善也私意萌焉則邪惡矣而心中正之體無不在特蔽於私爾思無邪所以復心之本體也人能隨處體認察見本體而涵養之則內欲不萌外誘不累而心思之神澄然無事是謂無邪也不能見理則私心邪念潛伏於中雖欲規規焉除之不免於滅東生西之患矣欲其無邪也得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臣若水通曰仁者心之生理也程顥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仁未嘗與心判為二物也蔽於邪私則心為人心而天理滅矣故違而二之顏子克己故禮復禮復則天理流行與心為一故曰不違仁三月言其久也久於仁也其餘日月至焉者蓋或一月之內存乎仁或一日之內存乎仁不能如顏子之久矣如謂必日月而後一至焉則豈足以語之賢之學哉先儒謂顏子有王佐之才觀其心不違仁是有天德矣有天德便可以語王道此顏子所以為王佐乎伏惟

聖明取顏子之學以志仁為要允惟求天下學顏子之學者以為輔則君臣咸有一德而王道成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臣若水通曰此聖門心學之要門人記聖人之所以教人者即子以四教之意也夫心之本體無一物也如天地之至公有物則非本體矣張載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四者在人相為終始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惟聖人之心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故無四者之病也然此不曰無而曰毋者蓋常以禁止學者之辭也學者誠能體認天理不以己與物克去四者之私衍斯為本體之累矣故程顥曰敬則無己可克始須絕四又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夫四者既亡則天理自見是謂有事否則雖強無之且將失於空虛流於異學而何可以入道哉此學者所當自究竟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章直指本心體用全具可謂深切而著明矣不忍人之心即心之生理所謂仁也即下惻隱之心至於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便是四端之發隨感而見爾非謂原有四心也夫惟聖人有是心則有是政者所謂體用一原也君子能知是心而擴充之復其本心也衆人不能則此心雖發將隨發隨泯自暴自棄者也雖然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是故帝堯之德光被四表後之人主或以天下之大不能悅其親而遂肆欲以危宗廟社稷是心充與不充之間其所係豈細故哉故人君苟不失其本心之正斯不失天下之心而天下國家可保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明君子所存之心示人以正心之學也夫以仁禮存心非謂取諸外以存之也仁即是心之生理禮即是心之天理同是一理苟能體認此理而心存存即無一念而非仁禮矣此乃復吾心本體之正非由外鑠我也我之心也得其心則得仁禮矣失其心則失仁禮矣此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乃得人心之常爾豈別有異於人哉故君子之學在於體認天理而存之隨感而見施之愛人則為仁施之敬人則為禮本立而道自生矣

○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

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臣若水通曰夜氣之說未之前聞也至孟子而始發之於此可以知理氣之合一矣夫仁義之心即吾心之生理所謂性也旦晝不害其性則夜氣益清夜氣既清則旦晝之理益明蓋性之存亡係乎氣之清濁氣得其中正即仁義之性也故曰合一奈何人之斲喪之害使夜氣薄濁而仁義之良心亦亡矣良心之消長顧人所以養之者何如引孔子之言正以明心之不可以頃刻失其養也學者誠能隨時隨處察識此心之本體而涵養之造次顛沛必於是旦晝常如夜氣之時則何往而非仁義哉李侗曰孟子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有志於學者所宜務焉

○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臣若水通曰仁人心義人路孟子既重為之由不求者哀矣於此復致意於放心之求者何哉蓋萬事萬變皆本於心千聖千賢皆是心學欲求放心非强制妄想能之也在於學問爾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中庸學問思辨篤行之事是也故學問之道不過只為此心求其放失者而已人纔學問則有以管攝此心發明此心不求而復矣所謂博學切問仁在其中也然而人君以一心而受衆欲之攻尤易以放故尤當自力以求之求之匪他惟學問體認天理存存於勿忘勿助之間心存則仁存仁存則義路以由矣存心也者其聖學之要乎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臣若水通曰心之本體即天理也欲害之故失其本體爾莊周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夫欲去一分則理存一分欲去十分則理存十分而心之本體正矣周敦頤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

溥明通公溥庶幾乎然則志於王學者必自
寡欲以去其害心者然後可也
○左傳莊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
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
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
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
臣若水通曰鄧曼知王心之盈蕩而歎王祿
之盡是矣特謂先君蕩之則非也王自蕩也
人之一心至微而見至隱而顯操舍之機在
敬肆之間爾人心皆然而况君心尤易肆者
乎荊尸楚尸陳子戟也始制楚兵陳之法用

戟授師伐隨其心驕盈惟盈故蕩一念之微
爾鬼神得以窺之婦人女子得以知之徒以
其身而與國俱窺者不足惜也其爲後世之
永鑑亦至明矣故爲人君者當正此心以爲
天下萬事之本焉
昭公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冷州鳩曰王
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
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
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
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
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

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臣若水通曰無射鐘名窕槬鐘之弊病也人
之心無所不感也其可以一或不正乎是王
之死以心疾之死曷爲于無射見之樂
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
然也無射之槬者心之感于音者乎是故即
音以知其心即心以知其疾即疾以知其不
久也決矣人君知此盖必正其心約其情使
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
亦至矣
○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

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
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
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
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臣若水通曰哀樂情也情者心之發也敬也
者其操之之要乎敬存則心存心存則情正
情正則哀樂之發各當其可初非有意爲之
也宋公之與昭子當宴而泣其得哀樂之正
乎心有不存焉故爾宋儒朱熹曰凡人之病
皆可治惟心病則難幸毋陷於心病使無下
[illegible]之理哉

○國語周語單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

臣若水通曰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樞機發動所由也心有所欲耳目爲之發動言於和正則心可正矣夫人心之神皆發於耳目故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百度者心之謂也故耳和目正則心亦正而常存矣夫然後思慮純固言順德昭而民心歸焉爲人君者可不慎耳目之好養其心以爲化民之本乎伏惟

聖明留意焉

○晉語竇犫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

臣若水通曰竇犫晉大夫哀猶慮也登高也賄財也寵位也年壽也富貴與壽三者皆人之欲也然所欲有甚於此者有德有人令名之謂也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是其所哀者大矣爲人上者德脩則人歸名從而彼皆所性不存者矣爾子能信竇犫之言則哀樂得其正情不蕩而性不鑿矣乎

○楚語觀射父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

臣若水通曰觀射父楚大夫端玄端之服也冕大冠也監視也不違心謂心思端正則取正端冕夫純心者享神之本也故正端冕無苛慝純心之謂也語曰惟聖人爲能享帝心之純也聖人純其心以承天之心故昭孝息民天神來格而錫福無疆也爲天地民物之主者可不知所以養其心邪

○唐太宗貞觀元年上謂太子少傅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嚮者辨之未精也

臣若水通曰夫人與物莫不有心觀物則知人矣弓工之言不爲無見其殆輪扁之流乎唐太宗知愛弓而不知愛身知弓之木非其心而不自知其心之非正可謂自知自愛乎骨肉相殘閨門慚德非自其不正之心發之乎易曰正其本則萬事理工之言猶合此矣夫隱一弓之微而尚欲端本如此況人之心

天下之尊乎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使太宗知愛身如愛弓則必於臣之進諫求正心之術矣而乃不然一時諸臣又未有知正心之學者以將順其美豈不為千載英君之一嘆歟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上謂侍臣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以正心為本一心正則羣邪不入矣人心危而道心微一有不正則亂亡相隨太宗蓋知之矣雖然卒未聞其有大學正心之道治不三代何足怪哉

○唐中宗神龍元年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脩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

臣若水通曰古先哲王皆以正心為正萬事之要故心思之本體無邪也其有邪者欲誘之也仙道佛教皆其一二也其於身心國

何補哉李邕之言以思無邪之言為戒良有以也可以為人君慕仙事佛者之鑒

○唐憲宗元和三年嘗問裴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

臣若水通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君心克正則用人行政皆出於正而國豈有不治乎裴垍之言善矣惜乎未聞有正心之學足以格君也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辛酉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臣若水通曰萬事萬變生於心心正則莫不正矣憲宗聞公權正心之說而改容豈非惻隱之心所發乎然而不能用之使啓心沃心以究正心之學擴充之以保四海惜哉

○宋太祖建隆三年春正月宋廣東京城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贇董其役營繕既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臣若水通曰人君一心之邪正不可掩也

正則天下皆知其正心邪則天下皆知其邪
深宮獨處之地淵衷隱微之所潛雖伏矣亦
孔之昭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宋祖以重
門端直軒豁比其心心有邪曲人皆見之庶
乎能知正心者矣宜乎創業垂統遠過漢唐
也惜其正心之道知足以及之仁不能守之
此宋之治所以不三代乎
○宋哲宗元祐四年東平公呂公著卒公著自少
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於聲利紛華泊然無
所好簡重清靜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
臣若水通曰孟子言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

養性以事天蓋必知所有而後能養所有也
史稱公著學以治心養性爲本蓋即孟子存
心養性之意也獨不知其於盡心知性知天
者何如爾苟不知之則所存所養者何事程
顥云只被若家學佛公著父子多讀釋氏書
故其父子反以程顥兄弟爲所見者淺近則
史所謂性者又未可知也故君子之學以盡
心存心爲務以知性養性爲要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召張浚入朝以爲江淮
宣撫使封魏國公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
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

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
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
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
讐自服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
公宣撫江淮
臣若水通曰觀張浚之言似乎得心學之旨
上可以啓君心之明下足以救人心之溺者
矣雖然知而不行猶爲不知知行並進而後
心學可純也浚以吳玠之故殺曲端則行浸
閣之旨謂之不明詆李綱趙鼎而不獲大用
則以愛憎爲用舍謂之不公不明生于不公

不公由于不察見天理則亦何貴於心學之
說也噫心學不純而欲格君心之非望之爲
堯舜者未之有也敢附春秋責備賢者之義
○宋孝宗乾道三年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
知樞密院事珙自河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
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
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
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
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
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
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

輕儒生臣以爲此乃帝所不悅者特爾儒俗學
爾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告之知其必敬信功
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
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
陳良翰學行于帝
臣若水通曰宇宙之內人心一而已矣何則
天一而已矣故一人之心即千萬人之心一
時之心即千萬世之心孔子曰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而一人一時之心或
有所蔽故古之聖人必闢四門廣衆論合乎
人心之正則天理之公在是矣正心之說有

以爲孝宗告此劉珙所以度越諸臣也歟
○宋孝宗淳熙六年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
疏其畧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在人君正心
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
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係而
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
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
臣若水通曰人君心術之邪正係君子小人
之親疏也小人疏君子親則養之以正君心
自不能以不正矣君子疏小人親則養之以
邪君心自不能以不邪矣君心正則政無不
正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君心邪則政莫不
邪然而不亂者未之有也朱熹心術之論眞
人主之龜鑑也哉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
辭不至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
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
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
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
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備心精
勞心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
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

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脩撰奉祠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本在乎一人一人之本
存乎一心未有心不正而能治天下者也亦
未有不加正心之功而能正其心者也故心
正而六事舉矣唐虞三代之君正心以成治
化有本者如是也使孝宗能用熹之言則宋
之治未可量也一齊衆楚指爲僞學豈不惜
哉
○宋光宗紹熙五年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爲矯
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羅點曰當論其
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臣若水通曰古之才也出于一今之才也出于二古之所謂才合德而言之者也今之所謂才外德而言之者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心正則何事而不可爲也又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心苟不正則何事而可爲也羅點言人當論其心似矣其曰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不足取者是未知才德合一之道也夫小人無才惟君子有之故能開物成務若夫小人之便捷智不足以周身臣不謂之才也已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九終

正心下

○宋儒周敦頤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顔子亞聖

臣若水通曰大指天理而言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正謂此也泰舒也化即所過者化之化理無富貴貧賤之殊能化其富貴貧賤之念則與道一而去聖不遠矣故曰亞聖夫心廣大高明天理渾然何嘗不泰人人皆有惟顔子之心不違仁故能見之分明而外物不累故能化而不滯此所以能亞於聖也學者知其大皆我固有而隨處體認天理焉此入聖之門也

○荀卿曰養心莫善於誠周敦頤曰荀子元不識誠程顥曰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臣若水通曰皆一心也自其生理而言謂之性自其實理而言謂之誠自其主一而言謂之敬自其極實無妄而言謂之至誠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學至於誠極矣誠心又何假於養敬者所以至乎誠者也荀卿惟不識誠也故有養心用誠之說不

識性也故有性惡之說不識性與誠是不識
心也非二物也是故知性則知誠矣知誠則
知心矣故君子之學莫先於知心
○程顥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
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
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臣若水通曰守操而不失也急欲速也迫促
也進道之功有自然之節度也或失則過焉
或失則不及焉皆非自然之本體也孟子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助則
過忘則不及皆不可以進道以故道之進也
在於勿助勿忘之間而已以故知道者鮮
矣知道者鮮而天下無善治矣嗚呼講明
於長夜冥行之際正有望於
今日
○程顥年十六時好田獵後見周敦頤自謂今無
此好矣敦頤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
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
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臣若水通曰心之本體無一物也動於氣而
物欲生焉欲之根既生未易得而除也見天
理則人欲消矣顧其根未易拔也必體認天

理之功久則可存存行之久則天資高下
不能忘少年之習於涵養積久之下者以存
根在也然而下顥一等則其欲根之萌枝葉
扶疎將折斧斤矣而顥獨先知之易曰顏氏
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程顥
其殆庶幾乎
○程顥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之形氣用之
不以其道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為
命在人為性所主為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
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
臣若水通曰性者心之生理也與天地萬物
為一體者也何限量之有人惟私欲蔽之而
廣大高明之體始小矣故孟子盡心知性知
天盡心者不蔽於物廓其廣大高明之量而
性自見矣既知之存之而不失所以養性事
天不外是矣人主留心聖學宜不出於斯二
者伏惟
深宮之中臨御之時隨處而加察焉
○程顥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
臣若水通曰記云人者天地之心也程顥之
言其本於斯乎夫人一天地也而心果有二
乎哉天地之心何心也生生不息者也人其

在生生不息之中最靈者爾心果有二乎哉是故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即鬼神之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即途之人之心宇宙內只一心而已矣知乎此者可與識心矣故可以知道矣

○程顥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臣若水通曰心非物也神也神妙萬物是故合內外體萬物而不遺是以謂之神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神也無在無不在之間吾心自然之本體乎是故學者勿助勿忘之時而天理見矣滯於物而不通則亦物焉而已矣豈此心神明之本體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程顥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臣若水通曰心一也而不同者非心之本體然也程顥云人能將身在天地萬物中作一例看多少快活是故天體萬物而無外聖人體萬民而不私私心亡而萬殊一矣故宋儒蔡采亦曰公則萬物一體私則人已萬殊其知此矣是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公溥

○邵雍曰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以其善事心者也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心一仁而已矣則亦何過之有哉是以口不失於人也足不失於人也色不失於人也三者盡而聖人之善事其心者可知矣是故聖人之無過以其無違此心也無違心者善事心者也非以此事彼之謂也事之即心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然則為人君者知善事其心則知善事其天矣

○張載曰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臣若水通曰久心廣大天地萬物同體者也見聞之念起於軀殼之私則廣大之體蔽而身外皆非我矣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其性一也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也是之謂見大見大則小不足以梏之矣

○張載曰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臣若水通曰心者人之神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也惟求道於耳目聞見之際而不明

之體始累於是乎有不知不能也覺闕何
於人哉惟曰盡心焉爾矣盡心者廓去其私
則本體圓全而心所從來可不求而知矣若
復求心之從來則玄矣
○張載曰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
我一物存焉非誠也
臣若水通曰意必固我私心也非廣大高明
之本體也天理見則私心亡此盛則彼衰消
長之理也孔子之戒門弟子以絕四毋意必
固我正心之功斯其至矣張載乃推原於天
理又發前人所未發也四者絕而天理全則

卷二十 六

誠自得矣不然則強制之猶爲克伐怨欲不
行焉爾何足以語誠哉
○張載曰正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
何也大抵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
只是要平曠熟後無心
臣若水通曰張載所謂平曠即勿忘勿助之
間也得此則得其理矣失此則失其理矣故
茫然而失者謂之忘鑽研太過者謂之助過
猶不及爾學者於勿忘勿助之間而平曠自
然之氣象自見矣
○張載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

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
正矣
臣若水通曰人心之失事遷之也惟執事敬
則心事合一而本體立矣本體立則視聽言
動無往而非本體之發夫惡得而放之夫人
之心不可欺也知其不可欺恒若嚴師之存
而本心無不正者矣
○呂大臨論心曰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
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心與天地相似何有不
正常人之心有滯於忿懥好樂恐懼憂患故
與天地不相似而鑑空衡平之體亡矣正之
之功何如曰敬而已矣是故人君一敬立而
萬事出天下治矣

卷二十 七

○胡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
於治而可以照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
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
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臣若水通曰物皆有要也何獨至於人而疑
之夫帝王之業本諸道帝王之道本諸心是
故心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大本立達道行焉
王業以建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孟子曰君仁

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故爲人
者莫先於講明正心之學
○楊時曰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
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能成帝王之大業
乎
臣若水通曰萬事本乎一心心無主則一擇
之隨可以亂我方寸矣況能應天下之大變
乎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言有主也人君
爲天下之主者其可弗之思乎
○朱熹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
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

無有不正
臣若水通曰一人謂君也人君之於天下萬
事萬化皆生於心故心者治化之原也朱熹
之言識爲根本之論矣人君之學可不思所
以正心以開治化之原乎
○朱熹答王子合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
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
鏡自照而見夫鏡也
臣若水通曰至虛至明者心之本體也私欲
障之則本體昏而物至不能照矣君子之學
去其害本體者爾若復以心求心則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
○張栻答劉宰書有云物欲之防先覺所謹蓋人
心甚危氣習難化誠當兢業乎此然隨處隨遏
將滅於東而生於西紛擾之不暇惟端本澄源
養之有素則可以致消弭之力
臣若水通曰端本澄源之道在體認天理而
已矣天理有見則私欲自消氣習自化若有
防檢之心是又生一心也滅東生西豈有窮
乎此張栻端本澄源之論所以不可易也
○張栻擴齋記有云充無欲害人之心而至於仁
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不可勝用

仁義之不可勝用豈有外來乎擴而至於如天
地變化草木蕃亦吾心體之本然者也
臣若水通曰充擴也穿壁踰垣爲盜者也夫
心之本體一天理而已矣自其隨感而發則
有仁義之分然皆本於人之一心爾實非自
外至者也我固有之者也是故充其仁義而
天地草木咸在其中矣故曰心體天地萬物
者也人主誠能知是心之大而加擴充之功
則足以保四海而無餘矣
○陸九淵曰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
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

之爾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

臣若水通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心得其公正卽天理也天理至易簡也何有於支離陸九淵存心養心求放心之說蓋本諸孟子是矣但謂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是放賊之者一心防之者又一心也其端將無窮不可得而除矣且謂暢茂條達非識其根本而立之何以能致所謂根本者天理而已矣察識天理而存養之則戕賊放失之端可以不防而退聽至於本立道生而暢茂條達自不能已矣臣敢以是廣九淵之說伏惟
聖上體而用之以爲正心正百官萬民之本天下幸甚

○陸九淵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臣若水通曰心卽理也理卽心之中正也一而已矣而云具者是二之也心得其正故靈惟靈故明非有二也不觀之心失其職者乎心失其職則亦血肉之軀殼而已矣何有於靈邪惟不靈故不明此心理合一之驗也周敦頤曰匪靈弗瑩靈亦一也九淵顧以明屬於理而屬靈於心豈非二之也哉九淵謂讀論語疑有子之言支離臣亦敢以是疑九淵焉

○陳埴曰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曾迎物之來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

臣若水通曰人心如鏡者何也本無物也故物來則照物去不照照與不照而鏡之本體自如也照在物而不在鏡也無將無迎順其自然聖人之心不失其本體如是而已矣故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至此焉止矣是故本體得而學問之功終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魏了翁曰人之一心至近而遠至小而大至微而著

臣若水通曰心者廣大而無外周流而無窮者也無遠近無小大無顯微是故近而能遠小而能大微而能著故盡心存心而天下之理盡之矣人君之治天下可不務乎

⊙國朝吳元年五月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參政蔡哲爲參政

太祖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於辨義利義
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
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寧忘乎利此
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建地瀕海民物富庶番
船往來私交者衆往時官吏多爲利誅陷于罪
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非哲對曰臣以
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
太祖曰公即無私義之謂也私即亡公利之謂也
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
毫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
中微有芥蔕即不得爲公矣卿宜勉之

臣若水通曰臣伏觀我
太祖高皇帝諭蔡哲之命大哉
皇言一哉
皇心先之以義利公私之辨明其幾也終之以止
水明鏡之喻明其體也可謂深得心學之要
者矣仰惟我
皇上當以
聖祖爲法而在位諸臣亦當以蔡哲爲法則君臣
咸有一德而治化成矣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
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講心箴畢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
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
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慈之心萌則巧僞之心
杜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
自無物我之累爾
臣若水通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此盛則彼
衰乘除之理然也我
皇祖諭學士以人心道心倚伏之幾其深得帝王
精一之傳乎夫心一而已矣純乎天眞謂之
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即
道心道心之失其正即人心非有二也仁愛

正直羞惡忠慈之心皆天理也忮害邪詖貪
鄙巧僞之心皆人欲也天理日進則人欲日
消人欲消盡則純是天理化之者爲聖人故
君子之學在隨處體認天理而已矣千聖千
賢之貫也此
聖祖實開一代心學之原也伏惟
聖明留神焉
○洪武十九年正月
上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舜智若姑息之仁不爲
愛物奸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
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
然賞不可濫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人與天本一理也人苟體認天理於心無私蔽之累則一念之愛足以利物而不爲姑息之小仁一念之明足以周身而不爲奸欺之私智一念之節制足以當豐而豐時儉而儉而不爲違道之豐儉是天理之流行矣天理流行與天心合矣

皇祖與侍臣論及此其天人合一之心乎仰惟
聖明體
皇祖之心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家國天下永荷其無疆之休矣

○

太祖造觀心亭于宮城上親幸其中召學士宋濂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乎跳躑終不能度越範圍况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祗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卻聽上契冲漠體道凝神誠一弗二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如臨其上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咸[illegible]志俾弗懈愈虔

臣若水通曰人心虛靈常在也蔽之若出覺之若入故在操舍而已

皇祖造亭宮城扁曰觀心親幸體認齊一於斯即成湯銘盤之意也有事於天地廟社致齋亭中返觀卻聽上契冲漠洋洋如見即文王昭事之敬也惟其操心誠一弗二此所以應天順人肇造鴻業以開萬世之太平善於己而垂諸後其佑啓之意深矣

嗣聖尚當以
皇祖之心爲心存養於未事之先廓然大公靜則定矣及事物之來隨幾順應動亦定矣如是則
皇祖之心豈不在我而
皇祖之緒豈不永之於無窮也哉

○

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治本於善政天下之政本於君心堯舜以精一執中之心行精一執中之治體用一原耳惟
皇祖契之故發探本之論也[illegible]之本焉心其根矣

方治其枝葉花實矣培植其根則生意流行
枝葉花實因其一本之發也人君能涵養以
正其心則天理純全達於政事而治化成矣
不立天下之大本而欲致天下之大治是猶
其根而溉其葉也豈可得哉仰惟
聖明因
皇祖之言而反求之即存堯舜之心而致堯舜之
治矣愚臣不勝願望之至

心章講義
○永樂二年八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
太宗覽之至再以示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
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
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是天理朕每
退朝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又思為
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
下自然無事矣

臣若水通曰心之本體無一物也忿懥恐懼
好樂憂患四者皆私也而有一焉即失其本
體而心不正矣人君居崇高之位好樂尤為
害心不可不深戒也
太宗文皇帝因解縉等講大學正心章而尤以好
樂為戒真可謂知正心之先務者矣又以虛
靜應物比之鏡水自然天理誠至論也夫天
理二字千聖千賢之大頭腦也人君於心得
其正時認取則天理見矣涵養而擴充之則
王道不外是矣宋之人主乃厭聞正心誠意
之說無惟乎國祚之不競也惟
聖明以堯舜禹湯文武之資求堯舜禹湯文武之
心學當近以
祖宗正心之論為的幸甚

格物通卷之三十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一

脩身格凡三目

正威儀　慎言動　進德業

臣若水序曰脩身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故大學舊本以脩身申格物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於身焉而至之也至其身之理也是故威儀也言動也德業也皆身之事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身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已則格物之功庶乎於脩身焉而盡之矣

正威儀上

○易小畜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臣若水通曰宋儒朱熹云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臣謂不能久故不能如大畜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也故爲小畜之象文德者文章之外著威儀文辭皆德之流裔故曰文德文章者末也德者本也本末合一其文王孔子之至文乎美其文德雖不離於道而未一於道然下一等則如成帝之威儀非不足觀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故人君之學必由中以達外

○震彖傳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臣若水通曰邇也下程頤朱熹皆以爲脫不喪匕鬯四字夫雷聲震乎百里遠者驚而邇者懼內失其守外喪其儀也威儀也者本諸誠敬以爲之主也致祭者灌以降神之時誠敬之至於震驚之甚而不喪失匕鬯其威儀不忒如是而爲宗廟社稷之祭主不亦宜乎人君之敬無往而不存故威儀無時而不正也其於祭祀之時尤致謹可也非謹於威儀也敬主於中而威儀外肅矣

○書周書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顧命群臣輔康王之言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亂喪也釗康王名貢進也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人之自喪威儀而身之不脩蓋由心有不善之幾所發爾故戒群臣毋以康王進乎不善之幾也爲人君者可不慎其幾以正威儀乎

○詩大雅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臣若水通曰抑抑恭遜之貌隅廉隅也夫內外一理也威儀之恭遜者是其德必嚴正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曾子之言正顏色動容貌孟子之言睟於面盎於背正而睟盎之者以其德之存於中者有本如是也武公爲此詩其亦知內外合一之道乎故記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皆此之謂也以此觀之文末也德本也然則尊崇於德固備於內而忘其外非內外交養之道也故古之君子周旋必中規折旋必中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出必鳴鸞行必佩玉所以敬其儀者敬其德也知所以敬德則知合內外之道而修身格物之功備矣

○魯頌泮水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臣若水通曰魯侯之明德以化民頌曰敬慎威儀何哉蓋德者化之本也儀者德之符也德蘊於中而無迹儀著發外而可觀一或有失色於朝暮傳笑於國人將易之何以爲法於民哉故古之賢君必慎其德由中達外其在朝廷垂衣裳負斧扆執言在左執史在右凛乎不敢肆雖在宮寢猶其在朝廷動止必敬衣冠必整一嚬一笑必自愛焉凡作戲褻慢之事不足以動天顏之一顧則威儀正矣使民望其顏色而化之則而象之畏而敬之人君之於威儀其細故哉後之人主乃不慎乎此或踞牀慢見或不冠可奏或錦冠懷中其於威儀何如哉蓋由不愛其身故內外不交脩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

臣若水通曰胡安國云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戚容而不顧娶孟子爲夫人而不命政令在三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習儀以亟能行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脩也豈所以爲禮哉臣謂禮有本末文質誠在於中而達之於儀文是謂文質彬彬能以

爲國也何有否則周旋儀文之度僞而已矣其如禮何哉其如國何哉

○禮記曲禮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臣若水通曰此言人君當敬其威儀以爲臣民之則也蓋人君一身諸侯大夫士庶人之望苟無威儀臣下將何所法哉故孟子見梁襄王而語諸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蓋言無威儀也穆穆敬也深遠之貌也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是敬止乃穆穆之本人君能敬則穆穆之儀由形而諸侯望之自將皇皇而大夫士望之自將濟濟蹌蹌而有容至於庶人雖無與爲禮亦將僬僬而趨走促數於下矣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言德容之化苟不此之務而徒以端冕凝旒深居高拱不動聲色爲穆穆焉則淺矣是不可以不愼也

○曲禮曰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

臣若水通曰國君者國人之瞻望在車尤爲衆人之視聽而威儀不可以不愼也故奇邪不正之車也廣欬駭人之聽也妄指手容之失也非所乘而乘非所欬而欬非所指而指皆非其威儀之失也一車且不可不正其儀況臨御之時乎

○曲禮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臣若水通曰如尸則莊也如齊則敬也莊敬者威儀之則而脩身之本也

○玉藻曰凡行容惕惕又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臣若水通曰形色天性也不充其性則形不可得而踐矣故君子一身之間曰惕曰重曰恭曰端曰止曰靜曰直曰肅曰德曰莊所以盡性踐形也

○玉藻曰燕居告溫溫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臣若水通曰此言容貌隨所寓而變蓋溫溫和易者燕居告語之容也如見所祭者祭容也纍纍而羸憊顛顛而不舒瞿瞿而驚遽梅梅而茫昧繭繭而低微者皆喪容也暨暨而果毅詻詻而整飭嚴厲而莊肅清徹而明審者皆戎容也夫容一也隨所在而變者何也主於中者隨感而見也可以見君子愼威儀

之至矣

○孔子閒居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臣若水通曰此引邶風柏舟之詩以明無體之禮之意詩言仁人威儀之盛周旋中禮不可選擇夫子釋之以謂威儀之著雖時乎因禮以形然從莊於閒燕之時亦無往而非禮也非無體之禮乎觀於此言則凡人君色莊於臨御之時而怠慢於深宮獨處之地者可以警矣

○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臣若水通曰穆穆和敬也皇皇正大也濟濟和整也翔翔舒張也齊齊致一也皇皇如有求也匪匪翼翼嚴正也肅肅雍雍亦和嚴也美者有儀也在言語則和敬而正大矣在朝廷則和整而舒張矣在祭祀則致一而有求矣在車馬則嚴以正矣在鸞和則和以敬矣然而皆原於德夫容儀之美德之符也

○周禮春官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臣若水通曰容貌等威各有攸當皆天理也有一失焉則其儀忒而天理滅矣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諸侯有事而會不可苟也故有儀容辭令揖讓之當詔告者又必三重其壇壇外之宮每旁一門凡此欲諸侯之有處所也及諸侯相見之儀又不可槩施也故俯手揖之則謂之土揖見庶姓之儀也平手揖之則謂之時揖見異姓之儀也舉手揖之則謂之天揖見同姓之儀也及其擯之各以其爵之尊卑爲禮之隆殺故處公於上等處侯伯於中等處子男於下等自有不容紊者而於幣帛之將裸將之禮亦若是而已噫此豈小哉一有所失則威不振威不振則禍隨之矣而況於孱乎

○夏官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

臣若水通曰道車王常行大道之車謂象路也王之出入乘則持馬行則陪乘皆如齊右之儀也王行則以其從王有命焉則道右從

王命以諭之也然則車儀如何如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皃也尤必有待於詔告之何也正欲其周旋中禮而端嚴若神矣吁一登車之儀如此況夫在朝莅政之時乎

○論語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言君子自脩之道也重內厚重也威謂外威嚴也內外相符誠不可揜故內不主敬則內不重矣故其發於容貌動作者必無可畏之威而所學不能得之心身安能動靜堅定而固乎故曾子告孟敬子以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夫動正出由中發外者也故君子以內重為貴

○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臣若水通曰此曾子垂沒之言所以告魯之孟敬子者也夫人一身之間固不外乎容貌顏色辭氣而已惟無平日涵養之功固有容貌不免於暴慢顏色不免於偽為辭氣不免於鄙倍者矣苟涵養之功既至則其動由中動正由中正出由中出何有於暴慢不信而鄙倍者哉此見曾子篤實之學有得於一貫之傳者也然敬子為魯之大夫特舉以告之正欲其知脩身之要為政之本而知所重焉惜乎敬子不能問以求其用力之要也噫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告顏子克己復禮之目如此固非徒使之制乎其外而已也蓋視聽言動皆身之儀見乎其外而其所以視聽言動之者則心也故勿之者亦心也一念之微涉於非禮而即有以勿之則所謂不遠復无祇悔由乎中而應乎外心體威儀之間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臣若水通曰衣冠瞻視固皆威儀之著見也然威儀者德之表固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也故君子之正衣冠尊瞻視而臨民以莊者皆實德自然之形見而民自望而畏焉爾何猛之有哉有德以發之故威而不猛使有意於作威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漢之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於酒色則其所謂威儀者亦矯飾於外而已爾豈所以為脩身之道哉

○中庸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臣若水通曰盛服動作皆威儀之外見者也齊一明清德之存於中者也是合內外之道也身之所以爲身二者而已其致一也脩身之道豈有外此哉中庸曰脩身則道立至於九經則又以脩身爲之本爲人君有天下之責者可不講乎

○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臣若水通曰威儀者德之符也禮也者理也動容周旋中禮則無非天理之流行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性也又曰自無聲無臭散而爲三千三百自三千三百復歸於無聲無臭程子之言蓋與此契矣其知一本之道乎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一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二

正威儀下

○左傳桓公九年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臣若水通曰曹太子射姑來朝魯賓以上卿比之禮至矣于時金石在庭籩豆在列所以觀威儀而省禍福者皆在是我孔燠矣式禮莫愆射姑臨樂而歎威儀愆矣觀此則太子之所發者可知也哉

○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臣若水通曰孔子稱大聖必著乎執圭之容而執玉高卑必徵其死亡之禍一執玉之間而聖狂之所由分禍福之所由辨也夫其容爾者其心敬也其容惰者其心肆也惠公卽位之始且承天子之賜命受玉而惰其心驕且肆矣夫初服而驕於人且不可況驕于天王乎是自滅其天也何長世之有故君子一動容而不敢忘其敬所以敬其天以保天命

也爲人上者可不知乎

○文公九年冬楚子使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臣若水通曰越椒執幣傲一威儀之微爾惠伯胡以知其必滅若敖氏也事雖微而害德則大傲凶德也敬者德之輿也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德之凶者神必弗福也然則若敖氏之鬼其不血食也矣

○成公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臣若水通曰玉重器也於是乎失其儀則安往而不失儀也失之於上得之於相則其儀不忒矣知晉拜成者鄭悼公也相之者公子偃也二者均有事焉授玉兩楹之間禮也而於東楹之東其儀忒矣然而士貞伯獨咎鄭伯之自棄者何曰器非所玩也罪其主者何相由主而擇也主棄其玉矣而相亦奚辭之有焉

●○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臣若水通曰劉子其知道乎夫天命之謂性以命爲令先正之言也劉子以天地之中爲命是以命爲中如所謂命根命脉之云也可以破二氏性命之惑矣又以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是動作威儀原於命命原於天地之中亦得乎天人體用之一貫矣孰謂春秋之時有知道如劉子者乎此豈獨爲成公發哉人君宜寫一通置諸左右以備朝夕之覽焉可也

○襄公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臣若水通曰車服以庸彰有德也是故采菽所以美諸侯也候人所以刺群小也慶封之來徒美其車而德不稱一失儀也不當食而不敬二失儀也至於相鼠之譏且猶不知悟而悔禍有識者知其不終也已矣故君子之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無終食之間違仁則
動不失禮而可以自求多福矣
○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
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
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
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
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
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
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

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
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
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
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
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
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
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
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
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

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
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
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臣若水通曰臣始讀劉康公中命儀則之說
嘆春秋有一知道者及觀北宮文子之論又
知有文子也此當與劉康公之言參看大都
康公之論奧而核文子之論詳而整觀此則
威儀之說無餘蘊矣仰惟
聖明受
天明命高拱穆清之上深惟淵默之化必以二子
之言為念則命於是乎可定上下亦於是乎
可固矣臣不勝至願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
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
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
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
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
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
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臣若水通曰子貢觀二君之不度而知心之
亡又知死亡之禍蓋死亡由於不度不度由
於心亡此不易之確論也中庸所謂見乎四

。體不比然乎人君體此必思以立吾心之中
正心中正則威儀之間一高一卑一俯一仰
皆有常度而不可以毫髮僭差夫然後事體
而身安身安而福亦佑之矣不然驕近亂替
近疾疾與亂非天使之然也皆其自致之也
人君可不正其心以正其威儀以爲福德之
基乎
○國語周語定王曰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
脩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
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
臣若水通曰定王周頃王之子揄也禮立成

爲飫歲行飫禮而不倦怠春夏秋冬爲時一
時之間必有宴禮不至淫湎會計也計一月
之經用旬脩謂脩十日之中所爲者曰完完
一日之所爲者不忘不忘其禮也昭服旗章
所以昭有功采色之飾所以顯明德也文章
謂黼黻錦繡之文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
蟲之屬崇飾也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故
王公諸侯之脩飫宴而不淫倦服物采飾文
章周旋容貌所以正儀刑也況居
天子之尊爲諸侯王之表率者可不正其儀以爲
正四國之本乎

○周語單襄公曰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
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人
曰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
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
臣若水通曰體手足也心不固則容不正言
行出發爲信耳所以聽別萬物之名聲喪亡
也咎災視聽四者而亡其二爲偏喪咎及
身也夫君子有威行儀食偏無替晉侯視遠
足高則威儀忒矣咎將焉避故觀目可以知
義觀足可以知德觀心可以知福不可輕也
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舜恭己南面無爲

而治慎威儀立德脩身而天下化之可不重
乎
○周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
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襄公言於頃公曰立無跛
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
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
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
之相也
臣若水通曰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
談之子晉悼公之名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詛
詛不畜群公子故孫周適周事單

復反為還遠謂非耳目所及也成定也道者德之道路志定故能終也相猶相貌之相慎成端正德之相貌也視聽言動本諸心所以定威儀之則也君子之居民上非有異也言有儀也非有塞也言有則也故視聽言動爰立民則一物偏喪為德之疵詩云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晉孫周攜襚出亡遊事襄公而容貌詞氣昭宣令德宜其三襲為祥終為晉室也況有天下者可不慎威儀以為脩身化民之本歟

○魯語叔孫穆子曰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

中必文於外

臣若水通曰文謂著見於外者言心所向身必服之也蓋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中庸曰齊明盛服所以脩身也君子慎物居方亦以察過而已楚公子圍以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是服之不衷非盛服矣其能保其身乎

○楚語左史倚相曰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惟道之從

臣若水通曰倚相楚左史也欲其道欲得其道也進退周旋之中道所以慎其威儀而身脩矣

○漢武帝元狩五年夏四月大將軍青雖貴[illegible]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於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臣若水通曰記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故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武帝能正衣冠於所嚴憚之臣而倨傲於所狎侮者焉知脩身之道哉

○漢獻帝初平二年劉備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與二人寢

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

臣若水通曰威儀者內心之表也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昭烈之喜怒不形其德之嚴密可想見矣關張之侍主周旋豈非視之以為法哉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帝雖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

臣若水通曰暗室盛暑衣冠不袒威儀不褻雖力學自脩之士何以過此若梁武者似可受道之器矣而乃至流為不道莫保其身以

禍其國家者何邪異端之學害之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而亂亡至矣雖正威儀此猶色莊者乎雖如佛之寂容枯槁何補於國家之理亂乎此又足以爲徒事威儀而不知正學者之戒爾

○唐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爲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爲諸王時所爲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

後世臣竊爲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爲諫議大夫

臣若水通曰九門警蹕天子之儀也走馬射的武夫之技也太宗不修天子穆穆之容而不忘少年武夫之技欲爲天下後世之儀刑得乎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蓋無誠敬以爲之本爾不有伏伽之諫欲爲漢唐之中主不可得況稱三宗乎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上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然[illegible]

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臣若水通曰宣宗對宰相威儀不可仰視至使汗霑衣可謂能正威儀者矣及其忽然之際乃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則非人君大體矣何其前後不類邪夫人君與宰相論事豈無天下大政可言邪觀此則知宣宗徒事乎威儀末節之間而不知溫厲正大之體此其所以不能成中興之業也歟

○宋太祖建隆元年冬十月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臣若水通曰詩稱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蓋言聖人敬和之容在
幽隱而不敢肆也宋祖方召儒臣討制作之
跣足而坐則幽隱可知矣向非竇儀之嚴正
則宋祖之威儀何從而正哉自是對群臣未
嘗不冠帶方正端莊之臣人主左右安可少
哉使竇儀能以君子動容貌近顏色之說而
益之則知正由中出宋祖所得不可量矣惜
乎儀不知聖賢之學無怪其然也

○賈誼新書曰容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
象謂之文容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

臣若水通曰威儀者德之符也德者威儀之

卷十二　十二

基也是故有德之威可畏則亦可懷也有德
之儀可象則亦可敬也可畏可懷可象可敬
則威儀文章之盛又孰得量而數之也故爲
人上者脩其德容則民畏而象之不可量數
而心化之矣威儀之於人豈小也哉

○劉向說苑曰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
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
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
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
可不慎也

臣若水通曰威儀者本於恭敬之德而達諸
外者也故威德之至然後動容周旋
中禮堯之放勳本乎允恭舜之重華本乎溫
恭豈外致哉世治之言徒知人君當慎動而
不求其本苟其君聽之亦未見其所以正也
何以維民之則乎若靈公言失行僻固不足
道也後世有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如漢成帝
者雖稱穆穆天子之容矣然政柄不免於下
移者無本故也故欲威儀之正者必由中達
外然後可

○宋儒程頤曰范祖禹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可
以問陳是非導人主之意

卷十二　十三

臣若水通曰雖有逆志之言乘之以厲色戾
氣則化而爲不善矣雖有逆耳之言乘之以
怡顏下氣則化而爲善矣人臣陳是非導上
意乘之以溫色和氣則不覺其入之深矣然
非所存有中和之德安能以溫和其氣色哉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頤曰安
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
閒居中某嘗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
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則難久也

臣若水通曰有中和之心然後有中和之氣
也是故過焉者則失之拘矣不及焉者則失

之肆矣非中和也禮曰斯須而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夫敬以存心則莊以涖容內外皆中和也可不慎乎學者且然而況於居九重之上爲兆民之表者乎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爲人君者之所宜慎也

○張式語呂祖謙云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

臣若水通曰天則自然之法也夫中外一貫者也心中正則貌齊莊不期然而然矣不然不失之放肆怠惰則失之作意矜持而中正自然之天則遠矣敬也者中正之矩也然則

上敬之學豈非人君之所當講者哉

○楊時經筵講義有云古之聖人前旒蔽明非禮勿視黈纊塞聰非禮勿聽在車則有和鸞之音行步則有佩玉之聲出入起居容節必比於禮樂人君所以自重其身也

臣若水通曰楊時進講之言皆古人培養君德之遺法也惜乎未盡根本之論爾蓋人主之心如樹木之根天理乃其生意也生意發得則根本已立然後有冕旒黈纊和鸞佩玉容節禮樂所以養其根本也否則所發者物欲觀乃舍其本而求之末務何也後世

學不明斯皆趨於支離之歸已之一德之矣安望其輔成人君一德之學哉伏望

聖明畧其枝葉之煩自立於根本之地以爲天下先則道德可一而風俗可同矣

○國朝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諸王侍

上顧謂之曰汝等聞脩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畧矣未領其要

上曰藻率維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於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步武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規矩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治道日臻

惡行不見而邪僻日遠已德既脩自然足以服人賢者競進而不肖者自去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務此者鮮不取敗夫作巧淫聲色戕德之斧斤讒佞奸諛杜賢之荊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所好則必爲其所陷矣汝等其慎之

臣若水通曰伏觀

聖祖諭太子以內外德容之理與古聖賢一揆矣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譬諸宮室焉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德其繩直矣威儀其廉隅矣人君苟存諸心者渾然天理積中發外自

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刑于家則齊刑于國則治刑于天下則平由是天下之賢能俊傑莫不彙進以贊治化之盛而讒諂奸詖之人遠矣此我
聖祖垂訓之至意也惟
聖明體察焉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二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三

慎言動上

○易家人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臣若水通曰家人卦巽在離上故為風自火出君子觀此象知事必由內而出故言行皆由中出者也由中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者實體恒者有常皆謂天理也天理存於中則言行謹於外也言動謹則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

○姤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臣若水通曰姤卦乾下有巽順居健下故為姤有風行天下之象風行天下在號令而已矣為君后者觀此象謹於施令以誥四方夫風者天之號令鼓舞萬物者也命者君之號令鼓舞萬民者也上有逆命則下有逆詞不可不慎也本吾心之誠以達諸政教則速於置郵之傳乃德之流行也命斯達矣其君民協心所感豈不深哉

○艮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臣若水通曰言不可以偽為也有德[illegible]

言也五居卦之中故爲中正中德在内者也故能艮其口輔而不言非不言也不輕言也言由中德而發者也秩秩德音言滿天下無口過也其寡悔矣乎

○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臣若水通曰言動根於心也擬議之於易理也易理在吾心也言行之所由發者也擬議以體認於吾心由中而發則言動當其可久而變化言即敎動即道而擬議亡矣不然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徇矣豈知變化之道邪

○繫辭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感應心而已矣言行出於心感通之大者也其於人也爲樞機矣榮則人應之非私應也得其同然之心也不善則人違之非私違也失其同然之心也應則榮違則辱皆由己以致之也非自外至也豈惟人哉天地之於人一理也天地位與不位

言動之感格也人君父母乎天地而繫天下之從違者其於言行之際當知與天地合可也與人合可也顧可徇於一己之私邪

○書虞書舜典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龍謹於出納王言之詞龍舜之臣堲疾殄絶也殄行者謂傷絶善人之事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虞官名在周爲内史在漢爲尙書魏晉以來爲中書門下夫命令人君鼓舞萬民之具誠不可以不謹而納言之

官命令之所由出者也讒說之人以非爲是以邪爲正窺伺閒隙迎合主意人君惑之則賞以私喜罰以私怒命令由之而不正矣此帝舜之所以深惡而必愼重於納言之命也以爲命令政敎由納言而出必使審之既信然後出之否則諫止之不必出可也敷奏復逆由納言而入必使審之既信然後入否則斥逐之可也是故朝廷賞罰予奪皆出聖斷大權不至下移而讒說無所容其喙矣後世人君惟欲其言而莫予違使納言之官不得盡其職唯唯奉命以取容於此命令之所以

不正而治之不古若也有由然哉夫納言出
官令之通政司與夫六科十三道皆其納也
如朝廷之喉舌然若喉舌瘖瘂言語不通爲
身之大患爲人君者豈不懼乎

○虞書大禹謨帝曰惟口出好興戎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告禹之言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召善起兵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易曰居其室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人君居天下之上一言一動尤爲千萬臣民之瞻聽甚不可不愼其所發也

○商書說命惟口起羞

臣若水通曰此傅說告高宗之言也言語者所以宣其意而達諸政令者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夫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故一或輕出大則啓禍小則召侮人君之發言可不愼乎

○周書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訓迪百官之言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允信也蓋令之出於上而施於下示趨向於民者也誠不可以不愼欽汝所主之職在於愼令故曰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此所以當愼也公理私情不容並立公理勝則私情滅以公滅私則所出之令至公無我民將不應徯志豈有不敬信而愼服者乎故敬職在於愼令愼令在於至公爲人上者其可不立至公以爲出令之本乎

○畢命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臣若水通曰此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之言也蔡沉曰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也成王言政貴有常不常則民無所據守其政之號令辭不體要則失於虛文好異則辭不體要而政不恒矣況商俗靡靡然而尚利口餘風至今不息則有恒體要尤當救病之藥也可不念之哉爲人上者欲恒其政當愼其辭令焉

○詩小雅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

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臣若水通曰失書謂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山極高矣而或陟其顛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輕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 臣謂言者發於心者也心或受病則隱之所藏顯之所發雖欲禁之不可得矣故君子欲謹其言當先謹其心則言之所發皆由中出正大光明無不可對人者矣故欲無易由言當自無易由心始爾宜臼因被譖而爲此詩是有

意於謹言矣然徒禁於標末而未必謹德宗廢太子立舒王曰願還宮勿露此意若有意於謹意矣然猶禁之於萌芽爾中庸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夫敬信在言動之先則邪意不生而言行可以動天地矣伏惟聖明留心於敬信之學則無意無必而凡刑賞予奪如天之無迹而左右不得規伺之矣

○大雅板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臣若水通曰此詩同列相戒亦以諷王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首章憂其出話不然故此繼之以爲辭之輯和故民莫不洽合矣辭之懌悅於民心故民心皆莫而定矣蓋上下同此心也同此理也辭當於理而和且悅焉則上無逆命下無逆辭民自無不合無不定矣夫民合而定由言當乎理固也然欲其言之當理豈徒修飾於外哉盖由平時修辭立誠以涵養此心之天理使之由中達外不能已焉大之爲典謨訓誥小之爲號令詔勅莫非洋洋之天語所以鼓舞乎萬民者風行草動莫之或違矣不然徒欲修飾其辭而不由中出則

雖學典謨訓誥亦僞辭而已矣人君欲民之信從當修德於言論然後可也

○春秋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胥命于蒲褒齊僖衛宣不歃盟誓以言而相結也是役也或曰尊王或曰推伯其事之是非不暇論矣獨謂春秋之時大道隱而盟誓興忠信薄而人心疑約劑亂而交質之風成焉有如二國之君一言取信邪衛獻公言於寗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是季路言出而人服厥幾

晉命之遺風也嗚呼春秋非古也而古之猶
存以是知天理之在人心不以古今殊也人
君敦信脩道得人心之同然言而世爲天下
則矣

○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臣若水通曰夾谷之會齊侯弱魯將有劫魯
之劫國勢之殆亦甚矣仲尼以從容談論折
卻敵國之兵何也蓋天下莫大於理而强衆不
與焉仲尼之對齊侯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聽其言也道德之
正自足以折其奸回之心仁義之論自足以
消其桀驁之氣故俄頃之間功化如此也否
則齊君非不武也晏嬰非不知也胡爲而有
獲罪於魯謝過以歸之言哉故曰仲尼一言
威重於三軍

○禮記曲禮曰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臣若水通曰毋禁止之辭勦取也取他人之說以
爲己說謂之勦說聞人之說而附和之謂之
雷同則脩法也脩辭立誠所以進德也古之
君子所以致慎於言辭者非欲爲觀美也蓋
所以謹其心而進德也是故勦說雷同求之
於人也言非由中出也言則古昔稱先王非
求之於古也求之於我也先王之心我心
之同然也以求之人者偽也求之我心之同
然者誠也故君子立誠之爲貴

○曲禮曰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脩言道禮之質
也

臣若水通曰脩身以踐言言斯道矣踐言以
善行斯脩矣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禮之
與也必言行以爲地是故言行脩禮本立矣
故禮樂待人而後行

○哀公問孔子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
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
恭

臣若水通曰過言過動謂言動不當理也作
如作好作惡之作作辭化其過言也作則化
其過動也過言生於心也過行發於身也皆
不恭不敬之故也恭敬存於心言行不過則
百姓化而敬恭感應之理則然也君子之於
言動其可以不謹乎

○仲尼燕居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
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臣若水通曰言出而踐則履矣言無非理是
以謂之禮也行發而順則樂矣動無不和是

以謂之樂也禮樂出於身天下化之而至理至和焉治之極也

○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臣若水通曰如絲如綸者發之者小而播之者尤大也如綸如綍者發之者大而播之者尤大也蓋人君一言之發一訓詔誥令之出而臣下之奉行天下之習尚必有甚焉者矣發之不可不謹也故在審之而已矣一言之發也必思曰他日可行於臣民乎否則不必言也一政之行也必思曰此可對臣民言之乎否則不必行也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則言行相顧而天下化之矣雖然理一也合乎理未有可言而不可行可行而不可言者但人君以崇高之勢或出悖理之言行以爲莫予違者而不知天下之臣民已議其後而莫肯信從矣王者之所發可不愼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三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四

愼言動中

○論語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道大矣而孔子於子貢之問惟以言行先後言之者何哉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愼故行之於先則行篤而能力言之於後則言切而有孚君子之於學也察見天理體之於身心而有得焉然後立訓以告人或出言以答問無非體貼吾心所行之實理則行有恒而言有物言顧行行顧言慥慥君子矣臣聞之先師翰林檢討陳獻章曰夫學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其言與此暗合惟
聖明留神焉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臣若水通曰孔子此章之言至爲明白痛切所以警悟學者之意至矣夫行不及言古人所恥是何今人之不古若哉道理平鋪良心固有世之學者豈無所見也不肯體之於身徒事講說之煩競爲文字之學皆依仁義道德之說與身心略不相涉而莫之恥焉何心哉其習使之然也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行於孔子則君子之有得孔子者嘆時矣無變
俗之權循仰惟
聖明居皇極之位操轉移之機使天下學者循從
合一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則道德一而風俗
同矣天下幸甚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臣若水通曰白圭之詩乃衛武公作之以自
懲者也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
可爲也其嚴於自飭如此此其所以德躋於
睿聖也南容獨取其言而三復焉蓋深有意
於謹言矣夫言者心之聲也君子能存其心
則言與心應而自無不謹之言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
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臣若水通曰司馬牛問仁而夫子告之以謹
言者何哉張載曰戲言出於思也言心口一
致也蓋言者心之聲心隨言以出入者也言
不謹則心放心放則天理滅而仁亡矣故爲
仁之要在於訒其言而不放也不易其言即
是不放其心心存理得則仁在是矣故謹言
係於爲仁之要有以仁爲難之心即有言不
易放之心易其言者乃易其心者也然則訒
其言則亦有隨處體認之功而心當自存矣
於此又有以知內外合一之學云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臣若水通曰古之人非貴於言也言以宣其
身心之得以達於用耳己實無得而徒言之
是欺天罔人矣豈不可恥乎然聖人之言達
乎上下世之人主有徒致飾於制誥命令之
間而無躬行仁義之實而欲以致大明於天下
協神人動天地豈不難哉

○子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
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
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臣若水通曰所謂法者德者皆天理也由是
而言則爲法言矣由是而行則爲德行矣皆
云先王者先王能由之先得我心之同然者
也故非法則不敢言使口無可擇之言而免
於口過矣非道則不敢行使身無可擇之行
而免於怨惡矣免於口過怨惡蓋得乎民心
之所同然者也人君能如是是之謂能脩其
身是之謂能孝其先君

○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

爾

臣若水通曰此中庸引孔子之言所以推明忠恕違道不遠之意也盖忠與恕初不相離但欲行乎恕當養其忠言行之謹正所以養其忠也忠立而恕出矣庸常也存於身者謂之常德發於口者謂之常言以其天理之自然故謂之常即上文君子之道也致謹於言行之常皆隨處體認乎此爾如是而君子之道有不造其實者哉能造其實道斯一矣然聖人論道恒以言行言者何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所關者大矣學者皆然人君爲甚

自一話言之出以至於制誥命令之發皆言也自一念慮之動以至於家國天下事爲之著皆行也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禮曰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噫人君一身之言動近則書之史冊遠則及乎人民大焉則動乎天地然則君天下者尤當致謹於斯云

○左傳文公十七年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臣若水通曰偷薄也苟且之謂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言之病者心之疾所由發也孟子知言審諸此爾齊侯以苟且之心發苟且之言因言以察其心根本病且蹷矣魯人之麥未食而死不旋踵人主之於心聲可不謹哉

○襄公二十五年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臣若水通曰孔子嘗謂賜不幸言而中則知

君子之不貴言也至於鄭人入陳之役乃多子產之文辭者何居孔子亦曰辭達而已矣子產之辭順則達達足以感人矣君子所以取之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可以不愼乎

○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臣若水通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仲由之一言者何也盖自其無宿諾之信以孚之也言諾之於人豈小也哉雖然信所以成[illegible]

者也不義之信君子非之貴也小邾雖信仲由之言而仲由不往者守義以成信也然則仲由之言豈不益可信哉

○國語周語襄王曰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

臣若水通曰襄王惠王之子鄭也政者詞命令非戒之言自上下言當從上出也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管子云流曰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故上以順作之而下以順行之言得其心也否則怨讟用興其何以信於國襄王不從晉文之請以誅衛

侯可謂愼於詞令矣爲人主者所當致其愼以利於行豈曰惟其言而莫予違而已哉

○周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讓必及敵

臣若水通曰言敬必及天者象天之敬乾乾不息也言忠必及意者出自心意爲忠也言信必及身者先信於身而後及人也言仁必及人者博愛於人爲仁也言義必及利者易曰利物足以和義也言知必及事者能處事物爲知也言勇必及制者以義爲制勇而不義非勇也辯別也言教必及辯者能別是非乃可以教也言孝必及神者孝於鬼神則存者信矣言惠必及和者致和睦乃能親愛也言讓必及敵者謂雖在匹敵猶以禮讓也若周者其言如此眞可謂善言也已語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詩曰德音秩秩周蓋有之夫以言詞之善而襄公稱之故夫言者身榮辱之主也

○周語單穆公曰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

臣若水通曰經者常也謂常行不易之道也樹德即常道也除謂除去令而不從之患夫令之以常道則上令而下從令之不以常道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民不從令上必危矣故聖王樹德所以立常道以令於民也伏惟

聖明於敕旨命令之發必審當於道以順民心然後發焉天下幸甚

○周語仲山父曰出令不可不愼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

臣若水通曰仲山父王卿士令不行則政不

亡矣至於民棄其上由其不慎順也可不懼
乎夫人君居萬民之上皆若有忽棄小民之
心仲山父民將棄上之一語深足爲爲民上
者之警也歟
○晉語甯嬴氏曰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
爲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
行離則有釁
臣若水通曰甯晉邑嬴其姓容貌者情之華
采言語者容貌之樞機合謂容貌言三者合
而後行也夫聽言觀行聖人之至訓也甯嬴
氏以言與貌而知陽子不寮裒以赴賈季之
難其知哉君子於此可不謹言行以爲修身
之要乎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上嘗有敕而內史不時
宣行上責其遲蕭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
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
後臣在省日久備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
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
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
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上出其言善則天下從
之出其言不善則天下違之故不可不愼也

君之出令不貴於速而貴於善臣之奉令不
患其遲而患其未允君失之臣將之所以交
濟其善而期於允也故有臣如蕭瑀君之令
不患其不善矣有君如唐祖臣之奉令不患
其不允矣後世君以逆令罪其臣臣以順令
媚其君及詔令行而天下怨咨所謂言悖而
出者亦悖而入也豈非上下不謹言之過歟
○唐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上以兵部郎中戴冑
忠清公直擢爲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
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
欲殺之冑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
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
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
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
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冑
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
獄
臣若水通曰書云令出惟行弗惟反夫詐冒
法止於流爾而太宗令以死戴冑執而不行
豈非所謂反邪語曰君子貞而不諒太宗以
冑之執法而使已失信豈非所謂諒邪以喜
怒行令遂至於如此可不戒乎雖然太宗卒

能從胥史之言以存先王所傳之律令猶爲善補過也矣

○唐貞觀二年六月太宗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帛二百段

臣若水通曰以後世觀之人皆壯正倫之言矣以臣觀之正倫殆不及太宗也太宗之謹言恐貽害於民爲實也正倫戒太宗之失言恐貽譏於後爲名也以名相期其不相率於

僞飾臣不信也夫言心聲也人君誠能謹於心非法不道自無言語之失矣徒使史官之記而不發不知深宮廣內無所忌憚之時將何所警而不妄發也耶況臨朝之時少燕居之時多乎易曰修辭立其誠其內外合一之道也

○貞觀三年夏四月上始御太極殿謂群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黄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臣若水通曰書云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夫詔勅王言也天下因言以知其心也可不慎乎唐太宗初御太極殿中書門下之不論執詔勅之不便者卒修五花判事中書令侍郎給事交駁之典所謂詢謀僉同者矣王言其有不善乎書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所以求人心之同然也仰惟

皇上聰明天縱凡有命令尤宜詢之輔臣採其衆論而後行則三代之隆可復而貞觀之治有不足爲矣

○貞觀十八年夏四月劉洎諫曰陛下每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材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

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福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臣若水通曰王者尊重如天王言所以代天語也多記多語非人君之學縱辯飾辭非人君之體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彊辯虛說與天不相似矣為天之子者固當爾邪太宗納劉洎之諫而改焉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歟

○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二月上以中書所撰赦文示陸贄贄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

臣若水通曰書云辭尚體要德宗當播亂之時人心怨畏悔過引咎之辭此其體要也賴有陸贄是言下罪己之詔宣乎民之感泣矣使非其言出于至誠惻怛何以動人邪雖然事變甫定德宗遂忘前日之詔縱恣愈甚雖以贄之賢忠言在耳猶不能安其身人心惟危有如是夫故人君之學脩辭以立其誠則始終如一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四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五

慎言動下

○賈誼新書曰言有四術言敬以固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風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臣若水通曰言一也而有四術焉何也隨感而發不可僭忒天之理也而或僭忒焉是不能謹矣故敬謹者在人為之爾謹于心謹在言前天理渾存隨感而見各有攸當也於言已發而始思謹焉則駟不及舌矣況人君一言兆民賴之天地臨之鬼神司之可不慎乎

○賈誼曰令行者必謹於言

臣若水通曰言者命令之所寓也命令教誡必允而後出則令出如流水以順人心其行也沛然莫之能御矣

○劉向說苑曰師經鼓琴衛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曰若堯舜之為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惟恐言而人違之

臣若水通曰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堯舜恐人不違其言也龍逢比干以諫而死是桀紂恐人之違其言也恐人不違其言則言必謹矣恐人違其言則言必不謹

矣孔子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人君言動之際實係興喪之源一言而善則舉天下蒙其福一言而不善則舉天下受其殃為人君者誠不可不慎也苟惟其言而莫予違則一人附之十人比之讒諂面諛無所不至禍天下可勝言哉

劉向曰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

臣若水通曰出言如機言失不可轉也出言如兵口矢反自傷也夫一言之失不可轉而反自傷焉不可懼也哉劉向此言其所為人君慎言者之深警矣

韓愈擇言解曰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爲得不擇其言與其爲慎而甚於水火

臣若水通曰韓愈擇言解水火之喻不謹則為用違之則為災其意亦云切矣然而未知本也夫導水者於其源治火者於其焰有本者如是也火之失而水得以制之水之失而土得以制之猶假於他物也若夫言者心之發也自心失之自心復之在我而已矣從假乎外哉亦敬諸心而已矣敬立則心存心存則理定理定則明生夫其明之生隨感而應雖欲其言之過而弗可得已而又奚待于擇乎是故君子之學貴務其本而語默維時

○周惇頤通書曰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臣若水通曰文辭末也故謂之藝道德本也故謂之實然本末不可偏廢故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則所謂仁義之言藹如也故美則人愛而傳之遠矣雖然猶似以藝實為二臣每讀程顥作字時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而深愛之由是而推焉則讀書作文而吾心之敬無不隨時而在則實與藝一矣

而德業文章合一矣此正今世時病之藥祛
聖明體而行之以變士風之陋天下後世幸甚
○周惇頤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
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臣若水通曰聖賢千言萬語皆爲心也人心
同然讀之者可以感其心矣故聖賢之言爲
感人心而設也是故可以開發聰明而喚醒
人之良知如醉者夢者必喚之乃能醒也及
其醒也乃已之知覺非人與之醒也後世之
習遂以文辭爲學而喪志於書懲之者乃欲
遂廢經書是猶懲醉夢之深者而遂不喚之

卷二十五 四

也故夫廢古訓而語者孔子不能也喪志於
書冊者孔子不爲也是必有其道矣
○程顥曰聖人之言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者何也以
其中和也中和故其理一也德之盛也是故
有德者必有言也賢人則不然語本而遺末
語精而遺粗也何中和貫徹之有
○邵雍曰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臣若水通曰言語之道感應而已矣未應不
能顯已應不能默是故應變之言如扣鍾然
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鳴不鳴在物而鍾未嘗

不定也知此者可以知言語之道矣
○張載曰辭取意達多則反害也
臣若水通曰言者心聲也故辭所以宣意也
無意而言言愈多而意愈窒也已是故傷易
而誕傷煩而支德之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
矣張載之言其出於此乎
○張載曰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
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
是哉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

卷二十五 五

不能使人巧有形者可以言盡而無形者不
可以言盡德無形者也故其言之難知言之
難則真知矣孟子謂浩然之氣難言程顥知
其實有是氣亦可以見有德者之言矣
○楊時上淵聖皇帝書畧曰自正月以來屢降德
音蠲復祖宗之舊賦外征斂並行蠲除閭巷歡
忻鼓舞曰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一事如祖
宗之時者賦外征斂率由舊貫自崇寧迄于宣
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掛之通衢而人不聽揭
之墻壁而人不視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陛
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

己從欲行德遂人使信之

臣若水通曰詔令者人君之大號也信則天下信之不信則天下疑之天下疑之雖小事而何濟天下信之何大事之不成孔子曰民無信不立況人君乎昔商鞅欲變法先徙木立信於民況天下之主乎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此爲人君者之所當法也

程頤嘗謂其兄顥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顥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臣若水通曰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二者無一可者也是以君子或默或語顧其時何如耳此程顥之所以因人而施者其有得於孔子之遺意歟

○元儒許衡曰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臣若水通曰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出也者謂出於中也言辭由中而出則言自而無不踐之患矣惟不出諸中則朝更夕改欲民之信不可得也語曰信如四時堅如金石惟

聖明留意焉

○國朝洪武二年三月戊申

上諭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臣若水通曰人之言辭皆本於心也故心有所養明於道德通於世務則其發於言辭皆吾自得之實事典謨出師表之渾厚平正是也不培養其本而徒靡麗於末騰口說爾此文風士習之所以日弊可嘆也

皇祖假武脩文之初拳拳以明道德通世務爲至文崇典謨出師之渾厚黜相如楊雄之浮藻此文風士習之所以一丕變矣乎今國家承平百六十年文治之盛而靡甚矣轉移而挽回

之後洪武淳朴之風在
聖明一念之間爾語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矣文運與國運同隆汚夫豈細故哉
○洪武六年詔禁四六文詞先是
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翰林
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
進
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因諭群臣曰
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實不華誠可為千
萬世法漢魏之間猶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
駢麗着蔚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

卷二十五　八

雖欲變之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誥章表之類
仍蹈舊習朕常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
為虛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詞務從簡古
以革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
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臣若水通曰制誥王言也四六之文近代文
士之有識者猶恥為之而况人君之嚴重乎
表箋告君父之言也四六之文近戲對君上
者猶不敢用之况君父之至尊乎
聖祖且諭諸臣以典謨訓誥質實簡嚴為則夫取夫柳韓
柳誠有意於復古而振衰世之陋矣故嘗

制誥皆質實不用偶麗四六文風為之不爲
臣每從舊臣家拜讀詔敕及洪武永樂試錄
而欽慕之柰何近代詔敕復為四六之習似
與
國初漸不同矣書曰大哉王言此
聖明之下所宜不崇朝而變之以復舊章者也臣
不勝願望之至
○洪武九年十二月庚戌朔頒建言格式時刑部
主事茹太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
次夕於宮中復令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行者

卷二十五　之

四事纔五百餘言因喟然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
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爾遂令中書行其法是
首若其為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直陳得失無
事繁文後自序其事於首
臣若水通曰伏覩
聖祖於言求之以實而太素之言乃應之以文非
雖言實矣則累萬餘年無足取者宜在所惡也
聖祖乃令採其實者而行之可謂惡而知其美矣
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非好問好察之大
智其孰能之懿哉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

太祖高皇帝遂命曾秉正爲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爲左通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臣若水通曰舜命龍云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夫允者信也言信之於心也

聖祖命曾秉正爲通政使勉其通達戒其壅蔽而必本於公清直亮之心其與舜命龍之以納而必欲其允於心者同一揆也夫通政者王言之得失所關也通政得其人則王言當矣若龍之在虞庭與皋夔稷契並稱皆有聖賢之德者也夫何後之任其職者或以文辭聲音而不究其人品豈

聖祖選擇秉正之盛心哉伏惟

皇上明其留意焉

太祖高皇帝欽定諸司職掌通政司職專出納

帝命凡有

奏命必當詳審覆奏允當然後施行

臣若水通曰書云慎乃出令夫令者人君之喉舌所以通德意致和氣於天下者也命令不慎則喉舌病矣一身之精神血氣且不通而況望其通德意致和氣於遠乎此

聖祖之所以立通政專出納之深意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五 終

進德業一

○易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若水通曰天人一也在天則為元亨利貞之四德在人則為仁義禮知之四德天即人人即天也故以言乎天德之在人者一理之貫而元亨利貞分焉元者理之生生不息者之所從出而為萬善之長者也亨者理之通達而粲然有等為事物之典要而衆美之萃也利者理以裁制事物無所乖戾而至和也貞者終始乎理事事物物歸根復命而幹具矣然而元之於人也為仁以仁存心視萬物為一體而愛之博矣故曰長人亨之於人也為禮禮所履者理而天序天秩行焉故曰合禮利之於人也為義義以制事物各付物而無不順故曰和義貞之於人也為智智以成物不失正理其事無不立故曰幹事君子行此四德合體矣則脗合天道與天為一矣人是則天之剛健在我而元亨利貞之德在

我即天矣故曰乾元亨利貞蓋至此則德與天合而聖人之能事畢矣

○文言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臣若水通曰乾體皆剛故為龍德二在卦之正中故曰龍德而正中有正中之龍德故能信言慎行閑其邪而誠自存則天下之理得矣善孰大焉然不過盡吾性分而已何伐焉于時出善雖隱德施普也民日遷善而不自知其化矣惟天下至聖為能化九二者在下之聖人也雖非君位而具人君之德也宜其人之利見也與有志於聖人之德業者當以正中為志

○文言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臣若水通曰程頤云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將何為哉唯進德脩業而已臣謂德業非二也本諸心而體用分焉德何為而進也內主忠信而無不實心以進一而德進矣然何

爲而脩也發吾心之誠而達於辭誠以辭立
而業居矣德業以言其學之至也知行其功
矣察見天理之本體知至矣而求以至之知
先於行其知幾矣要終道體之大用知終矣
而實踐以終之行隨知後其存義矣德業一
理也知行同功也知行並進而德業脩則居
上下之際而驕吝之心亡三處上下之際可
危懼者也然而無咎矣此聖人之學也乾道
也君子體乾者可不務乎
○文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
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臣若水通曰君德之成在學而已學之道知
行而已學者覺也覺而後知疑而問學聚問
辨以擴吾心之良知知之事也其道至大不
可不寬弘其心以體之不可不純粹其心以
行之寬居仁行以存吾心之天理行之事也
知行並進如目視而足履學之道盡於此矣
君德成而人斯利見之豈能已哉
○坤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則不疑其所行也
臣若水通曰坤體六二柔順中正有直方大

之德故解其義如此夫人心一理也以言乎
本體之正則直矣以言乎制用之宜則方矣
皆性之德也敬義者合內外之道也君子學
以復其性者也學之道敬義而已矣勿忘勿
助敬存而心直立其體也隨事而理義形而
事方制其用也敬義非二也在心爲敬在事
爲義敬義並行心事合一上達天德而德盛
不孤合體不虧大氣過焉由直方以至大舉
而措之則用周而施利也夫何疑哉抑嘗因
體與言而推之誠明並進聖人之學也乾
道也敬義並立賢人之學也坤道也由賢以
至聖則坤進於乾道矣其學之極功乎

○文言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
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臣若水通曰黃中色也坤之六五中正故爲
黃中正位之象黃中通理者中德之在內通
該乎萬理也正位居體者坤爲臣道雖居正
位而處臣體也然雖居臣體而中正故德美
中積性立而道行焉本諸在中之美而和生
焉暢於四支則動容周旋中禮矣發於事業
則脩道教致中和成治化而天地萬物位育
矣皆中德之貫通也美之著也其盛德大業

業至矣哉

○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臣若水通曰蒙艮上坎下故爲山下出泉之象泉之初出山下如物之初生蒙穉故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德者心之天理行者心之存發君子於蒙之初初心未遠天理著見天德未鑿何以育之果於行而已果者陽剛之決也君子於心之所存所發而行之果決則可涵養其德性擴充其良知良能之德而進於聖矣不然終其身而困於蒙也吝孰甚焉

○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臣若水通曰程頤云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爲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 臣若水通曰德者性之本體廣大而高明也脩德者亦復其初也非可以超造也隨時隨處體認以存夫天理之本體積其小而高明廣大皆復其初之本體而已矣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大聖神豈不可以馴至矣乎

○繫辭傳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臣若水通曰乾易坤簡者造化之理人得造化之理以生所謂天理也天理自然無所矯強故謂之易天理流行不事安排故謂之簡易則明白可見故易知易知則日見切近故有親而可久矣非賢人之德乎簡則行所無事故易於從事易從則日見積累故有功而可大矣非賢人之業乎由是而化則聖矣其至易至簡乎至易以該乎天下之至博也至簡以該乎天下之至煩也易簡之德天地人一之者也其參天地而爲三宜矣尚有之謂

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盛德大業至矣哉

○繫辭傳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臣若水通曰易者非他也理也聖人體易理之至其知深矣所以致崇德之盛者此也所以行天地之中者此也德崇業廣者一理而體用分焉者也故聖人之崇德廣業皆理也知體天理而極其精則知崇矣其效天之高明乎禮體行天理而極其篤則禮卑矣其法地之博厚乎天地一氣也知禮一致也天常包乎地

知常也通乎晝夜皆不外乎易理也易理行
所寓乎天地立乾坤設而易理寓乎其中矣
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此之謂也聖人知
知禮行則天命於穆之性存之又存大本立
而達道行本立而道生則天地之易在我矣
其道門乎大始則體易以成性終則易自我
出聖人用易之功化至矣哉
[illegible]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
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illegible]道曰神化者張載云推行有漸為化
合一不測為神德業一理也進修一事也非
[illegible]十六 七 一
二也故本體虛明而察其幾微知所以入於
神者德也德者本也故所以致用崇外
[illegible]業也[illegible]
[illegible]德之[illegible]也故曰崇德[illegible]外[illegible]
[illegible]賢人之學可以致力者[illegible]
之則[illegible]用力而發此在我[illegible]
以言其心之本體則合一不測神也以言其
心之妙用則推行有漸化也神化[illegible]
不可知也天道也[illegible]
千而[illegible]之能[illegible]矣
書虞[illegible]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

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illegible]下通曰此史臣記堯德業之盛曰若者
發語詞稽者考功之大故曰放勳然功之
大由其德之盛故以德言之欽敬而明通文
理而思[illegible]安安而自然也其全體如此又以
其[illegible]行[illegible]以求持己由中而出故曰
允又能讓以與人力又以[illegible]為之故曰克其
大用又如此有此盛德之光華及於四方之
外[illegible]於天地之道無所[illegible]表上下不過天下
[illegible]十六 八 一
則[illegible]故又言堯能明此欽明文思允恭克
讓之大德故以之[illegible]家而親九族而九族既
睦以之治國而平均章明乎百姓則百姓皆
明以之平天下協和萬邦而黎首之民皆於
是而雍和其所謂從曰光格上下者如此也
曰克明俊德是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不過
體用一原備大堯之放勳必始於欽[illegible]
大學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於
於格物明德親民必在止於至善此可見[illegible]
人之功業皆本諸身心後世不先立其本徒
以己之末嘗為者而強施之於天下此道學

政術之分爲二事而唐虞三代之治所以不可復也夫德性之得於天者堯與桀一也堯能全其本體故功德及於天下桀失其本體故惡毒病於四方存之失之皆起於自己一念之微爾伏惟

聖明以堯舜爲法而擴充之俾功德遠及天下幸甚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紀帝舜之德也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也哲智也溫和粹

也塞實也玄幽遠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以言其德性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如堯之欽明文思也以言其行實則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如堯之允恭克讓也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濬哲則非淺露之智文明則非察察之明溫恭則非嚴厲之恭則非僞爲矣皆以形容舜德之自然也堯因四岳之薦命之以位自司徒百揆四岳以至禪受至於功業之大無非由此玄德中來於性分何嘗添得一分後之人君做盡暴惡亦何嘗減得一分其初與堯舜性分一也孟軻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爲人君者可不復其所以如舜者乎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臣若水通曰此益歎美堯德業之盛也帝謂堯也眷顧也奄盡也[illegible]況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臣謂其實一德

之廣運也易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盛德大業至矣哉帝德之廣其富有之謂乎帝德之運其日新之謂乎故孔子曰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德同乎天故能克厭天心天乃眷命之自唐侯特起爲帝夫豈無所自邪由是言之天命之去留係乎君德之盛衰爲人君者可不脩德以永天命乎伏惟

聖明留神焉

○皐陶謨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敍九

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玆禹拜昌言曰俞
臣若水通曰此皐陶與禹陳謨於帝舜之前者也允信也迪蹈也謨謀也皐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而君無不明臣之所弼者而君無不諧以其君德之明足以知之虛足以受之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皐陶美其問也庶明謂群哲也翼輔也言惟於身脩則言行致謹愼於思永則深長其謀身刑于家則厚叙九族親親恩篤而家齊矣身刑于國則群哲勉輔而國治矣近者身遠者天下近而可推天下之遠

者在此脩身一道也蓋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皐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夫謨明弼諧由於迪德敦叙勵翼可遠由於脩身爲人君者可不脩身迪德以爲家國天下之本乎

○商書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臣若水通曰此仲虺釋湯之慙德也邇近殖聚也懋茂也克能也仲虺稱成湯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蓋聲色貨利所以壞此心之德者不邇不殖則本源澄徹純乎德者如此然後用人處己而莫不各得其當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己謂好人之善若己有之改過不吝謂惡己之惡不加乎身故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而不失於縱能仁而不失於柔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之民矣後之人君欲用人處己以彰信於天下者必自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始

○仲虺之誥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

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臣若水通曰此亦仲虺勸勉成湯之言也懋勉也昭明也仲虺言日新其德而不已則萬邦之遠且懷矣志自滿足不求日新則九族之親且離心矣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在心爲德在事爲道體用之謂也欲立中道必明大德此德此中天下人人之所同有也君行之則民法之而中道立矣禮義者所以昭德建中者也義者宜也禮者理也在心爲理處事爲義亦體用之謂也有義以制事

則事得其宜有禮以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
合德而中道立焉如此則近以建中於民而
遠以垂諸後世亦綽乎有餘裕矣蓋上下遠
近同此心同此理也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
至故又兼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崇
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自得師者虛心受
益之謂也仲虺陳湯以諸侯之道推而至於脩
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
於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真可為帝王之
法也歟

太甲伊尹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之言也先王成
湯也昧爽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
亦明也伊尹言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
大明其德坐以待旦不遑寧處蓋此心此理
本自廣大高明氣拘物蔽之故有昏昧於昧爽
未與物接之時夜氣清明更加澄定大
明其德坐以待旦其乾乾不息之誠如此也
此成湯日躋之學伊尹為太甲言之仰惟
聖明天縱聰明成湯之聖在所儀刑若能法成湯
丕顯日新之學以致成湯正大光明之治幸
甚

伊尹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脩身
者身之不善知所改脩之者皆治去之不
善之事去則德允矣允信也允德者誠身誠
意之謂德成于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上
下一理君民一心欲為明君者必協天下之
民協下在於允德允德在於脩身脩身者去
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伏惟
聖明留意焉

伊尹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
聰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以懋德之所從
事者也先謂祖考奉謂自奉祀以至於守成
憲皆是思者存念不忘之意惟亦思也思孝
者與其愛敬之心而不敢忘其祖矣思恭者
致其禮貌之誠則不敢忽其臣矣思明者無
所不見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矣思聰
者無所不聞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檢邪矣
此四者皆懋德之事而思之一字尤為要約
故伊尹以告太甲欲其致力於思以脩四者
之德也蓋思者聖學之本而作聖之要故洪範
五事其要在思曰睿作聖中庸言聖學之

德足以有容有執有敬有別而兼之以聰明
睿智蓋聰明睿智者心之神也故足以達天
德之體
明撰取明睿智之神務盡天德以行王道天下
幸甚

咸有一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
臣若水通曰此亦伊尹告太甲進修之言也
新者去其舊之謂也心德本自光明惟氣昏
欲蔽則失其本體故伊尹言太甲新服天子
之命亦當新其德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

卷二十六　十六一

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夫
德之在人猶天行至健終始無間斷便是一德故
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堯舜兢兢業業文王
王望道未見湯之日新又新皆是也而後之
人君欲致二帝三王之治者可不以新德為
首務乎

○咸有一德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
克一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論取善自修之要德以
心之所得者言其總統者也善以事之所發
者言其見於行者也師人之心德不若師人之
善行為切切可師則可以發吾之心也師人之
善不若行之於身合於吾心至一之理為萬
善之本原也傳而求於人約而會於己此聖
學始終條理之貫後之人君欲求聖學者可
不務乎

○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
積于厥躬
臣若水通曰此傅說告高宗以遜學之言也
遜謙虛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勉也
允信也懷念也茲此也所脩之理而言傅
說言為學之道在遜其志而謙虛以受善既

卷二十六　十六二

知其善又當時時而勉之所謂學而時習之
也如是則習熟而悅其所脩之理如泉始達
源源乎其來矣由是又加以篤信而念念不
忘乎此理無少間斷則大本以立達道斯行
道積於身不可勝用矣臣觀古之傳道自精
一執中之後學之一字惟傅說始發之此一
節又聖學始終之序至為精密伏惟
聖明留神而深體之幸甚

○周書泰誓曰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
臣若水通曰此武王誓師之言也吉人為善
人也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猶若不足也

善者吾心之天理也此天理與生俱生頃刻不存則失其所以爲人之道矣故終日乾乾猶若不足者爲此故也

○文侯之命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臣若水通曰此平王命文侯爲方伯之言也曰顯曰明曰昭曰聞皆指此心之德德即天理也此心本體原自高明所謂明德也惟能敬愼則不爲物欲所汚壞復其本然之明由是發之事業則爲丕顯由是功格皇天則爲昭升由是光被四表則爲敷聞皆自此心之本體發用非有他也在爲人君者反而求之爾豈遠乎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六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七

進德業二

○詩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臣若水通曰周公戒成王脩德而曰永言配命者何蓋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命即天理也天理者即吾心本體之自然者也未發即性已發即情即道即事之得其中正者也合而言之所謂德也脩德云者以脩此而已然脩德不必求之高遠索之茫昧惟顧諟天之明命察見此天理而誠敬以存養之戒愼恐懼勿忘勿助自一念之存存以至萬事之應酬無往而非此天理之流行則吾心之本體以全而盛德以成是謂脩德之至矣嗚呼天理二字乃千聖傳心之要法脩身格物之大端周公發之於此其聖學大頭腦處也人主有志於聖學者其學諸此爾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臣若水通曰敬者主一之謂乃禮之本也曲禮三千無一而非性也苟一時不敬則皆爲虛文故主一於心而無事無時不敬可也由

心而形於身則容貌之端儼而若有所思則敬心存於容貌之禮矣由心而發於言則辭之安定而不躁妄則敬心存於言辭之禮矣由心而見於臨民之時儼巳以安百姓則敬心存於莅民之禮矣是則毋不敬自容貌而言辭而臨莅德業交脩而敬以貫之脩身之要孰有加於此哉爲人上者所宜法焉

○曲禮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臣若水通曰博聞識開發吾之聰明也而讓焉則心虛矣敦善行擴充吾之德性也而不怠焉則行實矣心虛則受善也無窮行實則進善也不息知行並進則德崇業廣此所以爲君子也

○禮運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臣若水通曰此言人情即指性之發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而以爲田即此可耕治者也故禮者理也禮以治心者也理以治之則人欲日消如田之耕破草萊開土脉而可種矣義者宜也以制事者也宜以處事則道生不息體立用行如田之布種而苗耨矣講學則討去其偏而養其中正如田之治去稗莠而可收聚矣仁者天理之純本仁則衆德聚於心如田之收成而可安矣樂者樂此者也學不至於樂則不安終非己有故作樂以安之如田之入爲己有也此自得之學也自得之則居之安也於是乎治性情之功畢矣由是觀之聖賢之學不過性情焉而已爾性情者不過天理焉而已爾仁義禮樂學問之功豈外此而別有所致力哉

○玉藻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臣若水通曰玉者和氣之所鍾也天下莫不貴之者以其衆善之備也君子有喪則廢去

喪則佩將以比其仁知禮樂忠信之德也語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先儒謂如良玉溫潤而栗然惟陰陽合德者可以比之矣蓋有善比玉於君子者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所以貴純也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所以致用也曰瑾瑜匿瑕所以示廣也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所以敦素也自古以來比德於玉者多矣非德業純全者其孰能與於此

○學記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

臣若水通曰學何以知不足也師於人然後知已所未至也教何以知困也無以應人人之求然後自知困窮也知不足則必反求矣知困則必強學矣書曰惟斅學半故教學相長然後德業交脩焉

○學記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學務本而已矣天下之本一而已矣本者天理之全體也以其得於心而言則謂之德以其由於事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實而言則謂之信以其發而當可而言則謂之時其實一大而已此大本也不官者非一職可盡也不器者非一材可拘也不約者信在言前也不齊者非可執一求也此大用也大本立而大用隨之矣志本者學之至也故學以務本為貴

○樂記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學脩身而已脩身之事德業而已和志順正德之進也比類行義業之脩也德本乎心業見乎事德業合一之道也其於德也志之不正其性鑿也情流之也故反其情使合乎中而不至於流則性定而心志和矣其於業也行之不當心忽之也故疑議於心比心而擇交之觸類而長之則行可成矣進脩之功禮樂而已姦聲亂色惰慢邪辟淫樂慝禮不使亂乎聰明身體心術之微順正立而德可久業可大故義行而大用備矣

○樂記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

臣若水通曰語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進脩知行貴及時也聞而學之識其所行也學而行之養其所行也故知行並進則德日崇而業日廣君子有弗患矣

○經解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臣若水通曰天地人物之理一而已矣故配天地兼萬物照四海而無不感通者同其所

同然也是故人君之德業在所養而已矣故道仁義以養其心也辭音以養其耳也居處進退以養其身也閑邪存誠此德業之所以盛也百官萬事莫敢不正德業之至矣

○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臣若水通曰仁人孝子之心盡分而已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所謂不過物也事親事天其道一也是故可以言成身矣成身者德業之至也人君有事親事天之責者可不致力乎

○表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臣若水通曰道者天理而已學以見理爲先則其趨不能已矣何者知之真也鄉道而行則亦中道而廢無真知者也曰有孳孳斃而後已真知者也是故君子之學莫大乎體認天理是以進不能自已

○緇衣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

臣若水通曰質猶實也畧猶簡也天理至約行之則一故曰畧多聞多志所以開發聰明而覺吾心之天理知也守所以行之也行之力故曰親切多聞多志即知之精也守而親之則行不支離即行之一也是故知行並進而德業成矣

○冠義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

臣若水通曰孝弟忠順道也何以言爲人也道者人之所以生也可爲人何以可治人也成己者斯能成物也是故人己兩盡而德業一矣

○論語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臣若水通曰所謂本者何也天理是也吾心之本體也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君子之學惟用力於此隨處體認而培養之則大本以立而達道行矣故曰本立道生然所謂本者何也人之本心也故指孝弟以爲仁之本者蓋孝弟乃人之初心也乃人之真心也孟子所謂良知良能此天理之本體也朱熹曰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即此體認其本心尤爲易行故擴充之則親親仁民愛物無不

由此本心流出隨處貫通浹洽而天下之達
道在是全體大用無虧矣故孟子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此德業之大原而學問之至
要人君脩身以盡齊治平之道者不可不深
致力焉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

臣若水通曰此顏子之進脩所以造於聖人
者也仰鑽瞻忽顏子初以心思想像聖道而
無得者也博文約禮顏子得聖教而學之有
得者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學在知行而已博文而曰
博我者開發吾心之良知也知也約禮而曰
約我者存養吾心之良知也行也皆謂天理
也故自詩書六藝以至於凡理之顯設者皆
文也自三千三百之致一以至天理之至要
者皆約也亦豈必旣博之而後約哉隨博隨
約參見天理而加涵養於身心博約兼致知
行並進而皆不離乎我我者本心也天理也
用力之久則天理行然呈見如有所立卓然

於前矣欲從末由然不能自已之於己也此章
聖人之學最爲切至希聖希賢者茍能心顏
子之心學顏子之學尚何卓爾之地有不可
到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臣若水通曰仁者心之生理德之全也德之
進學問思辯篤行而已故君子之於仁也學
以覺之問以辯之思以通之篤志以存之則
心存理得而仁在我矣此聖門之學知行並
進之功也說者謂此未及乎力行而爲仁惑
矣噫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知此然則古人
之所謂學者可知矣後世徒區區於章句之
末者烏足謂之文學乎

○中庸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
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

臣若水通曰知仁勇達德雖有三者之殊求
之吾心惟此天理而已見之分明即爲智存
之純熟即爲仁行之果確即爲勇非有二也
然此何以至之哉在好學力行知恥而已故
困知學知者學問思辨求覺乎天理雖未及
生知之大知然而去知不遠矣勉行利行者
加篤行之功存存勉勉而不閒雖未及安行

之至仁而去仁不遠矣不能不愧怍於天人而以不知仁知者爲恥雖未及於聖人之大勇然而有奮發果敢之志而去勇不遠矣所謂近者何也以其理之一也由是而不已焉則知仁勇之域可至矣學者知此好學力行知恥爲入德之門則達德立而達道行所謂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之要在是矣於脩身何有哉此進德脩業之大端孔子爲其君哀公告也然則爲人君者其可以不知乎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告哀公以明善誠身之道也五之字皆有所指即天理是也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皆求察見乎此而已矣謂之篤行即時察見即時存存之念慮以達於事爲皆是也豈學問思辨之外別有所謂行也哉故曰知行並進者如此或謂今日知明日行或謂必嘗盡天下之書窮盡天下之理然後行徒見其支離困悶窮年卒歲無力行之日也弗學以下因上言其目而此言其下手處也學問思辨與行弗能弗知弗得弗明弗篤而不措至百倍其功者乃所謂學之博問之審思之愼辨之明行之篤也能盡其功則雖困者且知勉強者且能而況學知利行者哉愚而明柔而強氣質之變化也故學在乎變化氣質而已變而化之則士可賢賢可聖聖可天矣魯之君臣能然則亦文武之君臣而文武之政可行也惜乎魯哀徒美其言而不行遺千載之一歎爾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臣若水通曰此子思言脩德以凝道之功也性即天命之性此德性至貴忘之則忽助之則褻皆非尊也勿忘勿助尊之至也道由也由乎學問乃有以知其德性之真也佛教亦言心性以不事學問故差也豈尊德性行之也道問學精之以知也天下未有不精於知而能行之不差者也廣大高明心之本體即理也皆謂德性也致之盡之故學敦之

皆以在心而言所以尊德性也精微中庸也
聞皆心之應事者盡之道之涵之而使日新
所以問學也在心爲性在事爲學尊德性爲
行道問學爲知知行並進心事合一而脩德
之功盡矣德脩而道自凝矣此聖門合一之
學後世支離之弊寖興朱熹與項平父書曰
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道問學爲多臣謂
二者會其全無獨用之理也雖以朱陸大儒
未免此說而況於他者乎有志於聖學者誠
不可以不講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

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
以爲善

臣若水通曰易云君子以虛受人孔門之所
從事者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聖賢之進德脩業在虛而已故小賢
則小虛大賢則大虛必有未虛則子路之聞
過未必喜大禹於昌言未必拜大舜之取善
未必其能樂也喜拜而樂焉皆本於虛虛則
能受益受益則能光大矣德業有不崇乎是
故君子之學固當虛其心以爲進脩之地欲
致其虛者非深見道體之無窮則亦不能

也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
夫

臣若水通曰廣居謂仁正位謂禮大道謂義
皆天理也以其存於心謂之廣居以其履於
身謂之正位以其行於事謂之大道其實一
理也居之立之行之者皆體認心身也得志
與民由之同此理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
藏此理於己也君子惟有此學故德業之盛

而心純天理之公富貴貧賤威武外物無與
於性分何足以貳其心哉夫天理在於一心
之微爾謂之廣居謂之正位謂之大道而皆
謂之天下又謂之大丈夫許大德業皆本於
一心道豈遠乎哉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
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
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章之言明自得之學也
深造謂造詣之深也道謂進爲之方如顏子
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勿忘勿助是也博約勿

知行並進之功勿忘助者中正自然之法也如是則人心本體之中正有不假絲毫人力而自然復存厭飫而得之於心矣心與理一故居之安溥博淵泉故資之深體立用行故左右逢原深造以道者自得之功居安資深逢原者自得之效由是觀之古人之學惟在自得而已矣此心此理人所同得後之學者惟不得其道爾子貢曰得其門者或寡矣程頤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然則失其道不得其門雖竭終身之力不能至於自得矣可不講乎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臣若水通曰人心與天地萬物同體故其理無不備於我也上智之資明得盡渣滓便渾化誠純乎天理人已兩忘天地同體故曰樂莫大焉此仁也其次則如其心一念善端之萌體認擴充以求復天理之全體故曰近仁此知之成功一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言其理一也有志於德業者尚其擇諸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七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八

進德業三

○左傳莊公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仁人無敵於天下蓋言有仁則强弱非所較也齊之於魯猶齊魯之於郕也其大小强弱之不敵皎然矣以齊魯之大而可加於郕之小則夫以齊之强而可加於魯之弱也不難矣向使魯莊計不出此徒欲以逞一時其不爲郕者幾希不用慶父之言而惟脩德是務則固已無敵矣是故君子善之

○僖公十九年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臣若水通曰宋襄急於求霸不顧省德惟務伐人圍曹之役是也至於鹿上之盟又欲以小國爭盟公子目夷之所憂以爲禍者其證

成矣子魚之言雖不見用然其引文王之事則固可法然子魚之意蓋欲以德服人而文王則脩德而人服者也進德業者又不可以不勉

○宣公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臣若水通曰成猶言和好也欑函地名召謂召其來會也非德猶言寡德也前此郤成子

爲趙宣子謀者善矣特其言尚含糊不欲召狄之會乃欲往而從之夫拳拳以勸爲言則以身踐之非徒能言之而已也用此道也雖得志於天下可也于衆狄也何有

○國語周語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國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絜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

臣若水通曰齊一也衷中也馨香芬香是升聞者同猶一也夫人君之德所以格上下而致休徵通于神明者一理之感應然也昔夏興而祝融降于崇山商興而檮杌次于丕山非其大驗邪內史謂莘神降以觀德政有天下者可不務脩德政以爲天地神人之主乎

○周語富辰曰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令聞不忘

臣若水通曰富辰周大夫也三德仁義祥也有此三德則[illegible]至[illegible]之自然非爲三者而後脩德也[illegible]兄[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武莊之平

極有大勳勞者也如以游孫伯之故而棄之則周亦不義不祥不仁矣尚何以昌其業乎是故光有天下而令聞赫然必其兼是三德者也爲人君者其可不勉諸

○晉語范文子曰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

臣若水通曰大學曰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故古之明王必文德脩備然後遠人來歸方物畢至反之則憂在我矣奚其樂此屬公伐鄭文子止之以見惟德爲能動人也伏

惟

人君為天下四方之主而四方各以方物入貢然非聞風慕義而來乎惟益脩德以懷服之在

甚

○晉語范獻子曰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臣若水通曰學以成德德以閑身是故可以知本矣范獻子以人猶木也學猶枝葉可以庇蔭得矣惜乎不知枝葉之暢茂由於根本也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是故道生則仁民愛物而可以保蔭四海矣故人君求聖學以脩德以庇天下不可以不知本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告漢武帝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臣若水通曰心學之不明也久矣是以道化不明而卒無善治高明光大吾心之本體也加之意在反求之而已爾仲舒之告武帝誠知德業之本矣他如一則曰王心未加焉二則曰設誠於內合而觀之豈非以二帝三王之心學望武帝乎惜乎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其蔽固已深矣

○漢光武中元二年光武受尚書通大義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臣若水通曰夫學所以進德業也光武雖孜孜經術惜乎徒事講說不能體於身心而明善誠身之功未之聞也然榮因從事稽古者也格心之學引君當道而志於仁者則榮非其人爾故光武雖光復舊物身致小康然父子夫婦君臣之間不能無可憾者為後之人君欲進德脩業者當自明善誠身始

○漢明帝永平二年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于前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上自為太子受尚書于桓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言德業不可不兼進也宋儒胡寅曰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桓榮受業專門章句不知脩身治天下之大義故其君之德業止於如是臣愚於顯

宗未見其爲德業特爲一時之美觀爾向使
顯宗以其尊師重傳之心然有格心之輔脩
德以爲之本講學以爲之資德業合一太甲
高宗何尚焉而君臣之間皆不能然未幾崇
信西佛而遣使求之佛入中國自永平始孔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夫
德業在心術之微其端一而已爾顯宗事異
端壞心術可謂之德業乎仰惟
聖明好學不倦立心以爲德業之大本而講學以
培養之則高出百王矣天下幸甚

○漢章帝元和二年帝之爲太子也受尚書于東
郡太守汝南張酺及巡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
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
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臣若水通曰宋儒眞德秀云章帝尊經事師
不愧前人又惜其以嚴憚不得久在左右所
以輔成德業如是而止臣謂德業本於心者
也尚書所載皆帝王脩德業之要張酺能講
説而不能啓心沃心以輔君德豈非格心之
學未聞乎

○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吳主孫權謂呂蒙曰卿今
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
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爾卿
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
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
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
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
友而別

臣若水通曰權語蒙以學是矣但其所謂學
止於涉獵讀書爾而孔門默識德行之學未
聞曾是以爲學乎雖然蒙就學未幾而論議
驚人亦其氣質之小變邪抑其矜伐之心形

於詞氣所謂以學問驕人者非邪雖曰學臣
不敢信也宋儒胡寅謂權蒙皆以學進而大
其益過矣夫權奸雄之邪心未損豈古人之
所謂學乎蒙之所謂益者乎

○晉武帝泰始九年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脩
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
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
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爲
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
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機雲授學篤志讀
書砥礪節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

臣若水通曰成湯懋德不吝改過固過非難
改過爲難改過非難而不吝尤難周處聞父
老三害之言除蛟虎以自勵其行可謂勇於
改過而得處仁遷義之法矣以其果敢之資
苟得師聞孔孟之學則下爲子路上爲成
湯其德業可量耶而師機雲下不過辭章記
誦上不過節行不聞大道之要豈非學者之
戒哉

○陳文帝天嘉四年周太傅燕國公于謹對周武
帝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
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
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
願陛下慎之

臣若水通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于謹以
爲立身之基是也殊不知言心聲也行心迹
也言行由中則發皆天理而動無不善若徒
求無過於三思九慮之間縱使發皆中節亦
謂之克伐怨欲不行其誠偽何如也此何故
歟不見天理故也孔子曰言顧行行顧言顧
也者其體認天理之謂乎

○唐太宗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
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
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
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
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臣若水通曰太宗聚書於弘文館選文臣以
更直講論古今亦云盛矣其果古之博學審
問之謂邪帝王之學格物而已誠意正心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隨處體認天理以格
物者也苟徒講說而已也太宗不知大學之
道群臣皆非正學之人而昧聖學之本始學
不純而心不正治不古以雜于夷有由然矣
伏惟我
祖宗有眷臣同遊輪直
文淵講習
文樓之典甚盛舉也仰惟
皇上聖學日新今年盛暑不以例輟講廢學
詔日講
經筵官日各輪一員入直
文華是能復
祖宗之舊自昔云唐不足論矣臣愚謂人君之學貴
知本也方今道學漸明之時正心一德之臣
布于中外四方苟選取入京以本官兼文職
俾之入侍日講

經筵之班則其誠意德氣亦足以薰陶涵養
正
君心矣誠爲莫大之益天下幸甚

○唐太宗貞觀二年六月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臣若水通曰魏徵虛之一言庶乎知德業之本矣虛明者心之本體也亦在乎盡心與否而已譬之鑑焉今日明燭妍媸非加光也不翳於塵爾明日一物莫燭非始無光也蔽之深爾君子能去其蔽光者則本體自見矣是之謂盡心而知性隋煬帝知是堯舜非桀紂心之本體有時而明然而身口顛異身爲桀紂陷於亡而不知非其欲蔽之深乎揆厥所由惟其不學故無以成其德業爾或曰煬帝著書三十萬卷謂之不學可乎噫不立其本而徒事夫文詞之末雖曰充棟秪足以爲惑爾奚學之云學也者其聖狂之判乎

○唐太宗貞觀三年十二月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涖衆

臣若水通曰曾子此言謂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則此乃孔門之學所從事者也蓋學以虛心受人爲本唐太宗之問可謂善矣穎達者宜以此義開其君之心心虛則善日生帝王之學可基矣不知出此徒具訓釋以對遂使論語之義晦而孔門之學不明也噫有君如此而不遇格心之臣以佐之此太宗之所以多慚德而貞觀之治不克終豈非輔臣之罪哉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臣若水通曰太宗以殿屋喻治道且戒慕奇功變法度而又本於其德之恒若太宗可謂知進脩矣向使當時有知學之臣將順其美必曰屋以基爲本如道以心爲本帝恒德之

言若知本矣屋之傾危之損小而其崩也容大人君之治法度之損小而壞心之禍大心恒則德恒德恒則無法度之變矣德業之成豈至貞觀之不終乎

○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陸贄上疏曰臣聞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

臣若水通曰改過遷善進德之基也陸贄以是而告德宗可謂對病之藥矣惜乎剛愎自任而不能此其所以卒成亂階也歟

格物通卷之二十八 終

格物通卷之二十九

進德業四

○宋太宗勤于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爾每暇日則問呂文仲以經義王著以筆法

臣若水通曰宋儒周敦頤有言聖人之訓入乎耳感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黃庭堅亦言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驗我則釋卷而茫然程顥亦以博記爲玩物喪志此三言者其讀書之要法也傳說告高宗學于古訓古訓豈可不學然學之亦有道矣蓋心存則志定志定則我立我立而觀書則聖人之訓感吾心養吾志焉往而非益若我不立心志不定則逐書而移書亦物爾其喪志也必矣人君有志於學古者其深思之

○宋太宗端拱元年夏五月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

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臣若水通曰心者進德業之地也澹然無欲則心正德崇而業廣奸佞遠而賢人親矣豈但嗜好不形奸佞不入而已哉但云所好者讀書講學以明心非以溺心也苟不善讀則程頤以傳記爲玩物喪志者同一欲耳而往之德業豈不益疚乎惜乎李至諸臣未聞聖學之要無以究無欲之本周敦頤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聖矣乎然則古人成敗之理在吾心之著龜矣

○賈誼新書曰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内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
臣若水通曰仁義禮信人之性也性也者心之理也是故心性感於上而民心應於下其心同也故進德脩業存之於身爲之於家國天下之人而治道具矣可不慎乎
○劉向說苑曰子曰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脩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亂之辭遠
臣若水通曰立志脩身居仁由義君子之德業備矣禮也者理也體用之實也故在心則志立在身則身脩在行則仁義而無貪欲怠慢爭亂之邪焉何患乎德業之不成哉
○陸贄奏議曰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統纘緒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涵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
臣若水通曰天子之德與天同體者也與天同覆而無外與地同載而不遺與日月同明而不蔽與雷霆同威而不怒所以復德之本體而配天者也其德崇矣其業廣矣脩之者非在乎他在吾心之本體始爾伏惟
皇上加之意焉因陸贄之言而求之本心廓天地日月雷霆之德以治天下幸甚

○宋儒周敦頤傳學力行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爲學知道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臣若水通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欲成其德業者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不知其所有知其所有而直見焉則仲尼顏子之樂在我其學

之道行有不能已者矣
○周敦頤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臣若水通曰脩謂治而去之也悖者逆也之字指太極而言即天理是也聖人全體太極無非中正仁義之至矣君子未至於此則敬以脩之人心之天理本自完全何待外飾以益之但為私欲汙壞爾故治而去之去其私欲而天理自全所謂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則天人協應而動罔不吉矣小人不知天理而悖逆之則縱欲害身而動罔不凶矣君子小人吉凶之別在於脩與悖而脩與悖在乎一

念敬肆之間而已矣為人君者其可弗思也哉
○周敦頤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臣若水通曰仁義禮智信皆人之得於天以為德者也德即性也性即理也理一也自其惻隱之心而愛人則謂之仁自其發而當宜則謂之義自其所發而理則謂之禮自其通達事理則謂之智自其存之而實則謂之信皆天理也天理在心渾然而不可別發而後五者別焉性此而安之則聖矣復此而守之則賢矣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神矣然而千聖千賢同此心也同此天理也更何別心別理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又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所性所反所不可知只此一理爾途之人之心亦只同此理爾後之人君何憚乃讓其與堯舜湯武之同然者而不為堯舜湯武之德業乎
○周敦頤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

人知遠恥也
臣若水通曰恐恐畏懼之意實者實有也譬之形也名也者名其實也譬之影也實有而名名之如形之有影天理之發見也無實而名焉其能無愧恥乎君子忠信內主而德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而業脩德業合一內外夾持所以篤吾實也德業未著而畏人知恥名過其實也人君好大喜功而不以實勝為務則直諒多聞之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何以成盛德大業於天下哉故曰好名人主之累

○周敦頤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臣若水通曰道德也者吾心之天理也以其得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於事故謂之道一而已矣人之所以爲人而與天地參爲三才者全在於是故曰至尊至貴又曰至難得者人此理人人同有然喪失者多是自棄其至尊至貴之寶藏而失其所以爲難得者矣故人之所以爲難得者以其全得至尊至貴之大理而有之於身而已矣人君以一人之身

居億兆之上是可謂至尊至貴者也然因其所至尊以求諸吾心之至尊因其所至貴以求諸吾心之至貴則大德受命而安富尊榮於無窮矣

○周敦頤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

臣若水通曰朱熹云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臣謂果者知之眞確者行之篤知行並進果確一心則難者易矣何難之有此進德脩業之要學者不可不知也

○程顥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臣若水通曰程顥定性書中此數言爲入德之體要皆是本體亦是功夫體用一原故性無內外只是一個定體故動而非隨之往靜而非隨之來故曰定又曰無將迎無內外蓋其本體一定故也學者當察見此本體而存之內外兩忘無動靜往來之間而本體瑩然常定大學言知止而后有定者此也大抵只是體認天理一言盡之矣伏惟

皇上留心焉其脩德業體認而躬行之幸甚

○程顥劄子有云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

從學今師傅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也

臣若水通曰二帝三王皆有師傅賓友者非爲美觀虛設也蓋以非師友無以成其德業也師友者所以開君之智而養君之德性者也故自天子以達於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能獨成也故古之舜禹文武或學於務成昭或學於西王國或學於太公或學於伊尹是故聖益聖而治益隆也後世不知出此雖具其官而非其人或用其人而不師其道徒爲虛設宜其德業不成而治之不古若哉書

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成敗之
決皆在於此也伏惟
皇上師法往古以重師傅之任則天下將蒙其休澤
矣
○張載曰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
惑則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如此積久自覺漸變
臣若水通曰學求其不疑而已學問思辨所
以求不疑也不疑則洞見本體而天德日進
矣然見之真則行必至知行不離者也夫然
後可以語變化矣書曰王忱不艱言見之真
則行必至也載謂不疑則德進深明易簡之

學矣但謂大本不惑雖未加工意思必常如
此似分知行為二矣且思慮常如此而積久
之非工夫而何此又不可不知也
○朱熹曰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
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理明
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
矣
臣若水通曰朱熹明理之論至為千聖千賢
大頭腦處理者天理也體認天理則天理日
明德可久業可大蓋有本者如是也其不及
省察亂於流俗惑於異端而不免千里之謬

者皆由於無隨處體認天理之功爾故體認
天理而學問之道畢矣學問之道畢而聖賢
之事業成矣從事於斯者其勉旃哉
○張栻作靜江府學記云天之生斯民也則有常
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
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
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
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
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地然則捨講
學其能之哉
臣若水通曰人之同有是心則同有是性同

有是性則同有是事宋儒陸九淵曰宇宙內
事即己性分內事己性分內事即宇宙內事
言其理一也盡心則盡性盡性則盡事盡事
則盡事天之道矣是故君子有講習進脩之
功所以存此而已心性與事離而二之是二
乎天矣德何由而進業何由而脩哉噫弊也
久矣人主欲盡事天之道當自盡心始
○元儒吳澄曰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
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為哉世固有率
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
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

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爲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者皆可變而美況其生而美者乎

臣若水通曰人之氣質一而已矣中正者則道也偏而邪者即非道也故學之道不過變其偏以歸之中正而已矣學而不能變化氣質何以爲學哉是知人不可以不學而學者所以爲道也記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質之變也學者其可不加百倍之功也哉

○[illegible]朝乙巳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金華

太祖賜金幣而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脩

太子覽書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生長富貴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於進脩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諭濂賜以綺帛仍令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illegible]

太祖待士之盛

臣若水通曰遜志時敏則德可久業可大而況帝王之學與凡士布不同者乎宋濂身處江湖心存廊廟[illegible]

世子勉以自脩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若濂者可以當之矣此爲人臣者之所當法也易曰進德脩業欲及時也仰惟聖上春秋鼎盛好學不倦宜推此心上法聖祖之訓及時勉進德業以隆治化永丕基于億萬年幸甚

○丙午五月

聖祖命有司訪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而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

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有功於後世又曰吾每於宮中無事思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其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

臣若水通曰伏觀我聖祖命有司求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觀覽而拳拳以聖賢之學爲言切至矣夫聖人之治本於一心聖人之心見於六經故學六經者所以因聖言以感吾心而達於政治者也後世之學乃以經書資口耳言語之末讓聖[illegible]之道而不爲得非買櫝而還其珠之謂哉法聖祖之訓脩聖賢之德業以一洗士習之陋誠[illegible]

今日矣
○洪武十五年五月十七日
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
酒吳顒等以次講畢
上謂之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
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
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修儒道行儒道立儒教率
天下後世皆欲歸于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
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者非孔
子之不能從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
教使諸生咸歸乎正則朝廷得人矣欲命取尚
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又復開諭群臣
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
臣若水通曰我
皇祖中正之訓深契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傳執
中建極一貫之指矣又嚴儒者名實之辨而
以表正之責歸之師儒以爲諸生修德業之
規誠開一代道德之原也夫何後之士習日
異貴名而賤實舍本而棄末溺於記誦辭章
之習連篇累牘皆仁義道德之言至於躬行
其實則辟非之其亦異乎
皇祖之訓矣惟
聖明留意焉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
御註尚書洪範成
上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
自爲註至是成召諸學士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
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
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
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
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註朝夕省覽三吾
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
平者也
臣若水通曰洪範一篇帝王之學三極之道
備矣
皇祖註解以揭於座右所以垂帝王相傳之道統
以佑啓於萬世者至矣
聖明繼皇極之統其憲章祖述以爲德業又大之
圖焉
○永樂十二年二月百官奏事
太宗皇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
出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慨然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

當惜福故每澣濯再又進替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為
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
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臣若水通曰勤儉美德也神禹大聖孔子稱
之不過惡衣服卑宮室菲飲食而已然則聖
人之所以聖亦不外此而我
太宗文皇帝克守先訓惟恭儉是尚非盛德者能
之乎書稱克勤克儉
聖子神孫宜念茲在茲也哉

英宗皇帝言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
天雖足疾亦跪而拜拜畢省奏章後謁
八廟禮畢視朝退即朝
母后復出親政務有關大臣者召而訪問商確復
省章奏乃回宮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衣服
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大學士
李賢曰如此節儉蓋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
百姓自然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可
儉

上又曰朕至申初復以省章奏暇則聽内政至晚而
休賢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
陛下持此不衰可以為堯舜之君矣
上曰如此亦有何勞否則便於安逸怠荒至矣
雖悔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於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臣若水通曰昔堯之欽恭舜之兢業禹克勤
克儉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及廟是事也有衆善焉拜
天謂
祖孝也惡衣惡食儉也省奏清閑而以宴安為戒
勤也此其所以克終厥德視古之帝王無愧
焉

○
英宗皇帝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如二典三謨真
足嘉李賢曰誠如
聖諭帝王脩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
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曰然
臣若水通曰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
有獲古訓者典謨諸書皆是也然徒誦其文
而不能體其實則亦何獲之有夫傅說之所
謂學者覺也於古訓而覺我之心則非徒知

之亦力行之矣此躬行之說李賢所以爲
英廟勸歟惟
陛下留意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十九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

齊家格 凡七目

謹妃匹　正嫡庶　事親長　養太子
嚴内外　恤孤幼　御臣妾

臣若水序曰齊家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齊家焉而至之也至其在家之理也故大學齊家章以辟以好惡言焉乃吾心應之之理也是故妃匹也嫡庶也親長也太子也内外也孤幼也臣妾也皆家之事理也人上讀是編焉感通吾心處家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齊家焉而盡之矣

謹妃匹上

○易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臣若水通曰程頤云王假有家五居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脩身以齊家家正而天下治矣又曰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臣謂德足以刑家是至其家之道也夫婦者正始之道也

如是則勿恤而吉矣象又釋之五以剛中正而感二以柔中正而應夫義婦聽一心相愛家之所以齊也王季之於太任文王之於太姒武王之於邑姜皆得之矣此其齊家以開有周之治也歟

○歸妹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臣若水通曰夫爲陽婦爲陰夫爲天婦爲地歸妹則婦從夫陰從陽地承天如是則天尊地卑天地之大義以正矣然而天地不交通則萬物不生有歸妹以陰從陽正家之始也

陰陽交感則萬事萬化皆成而家道終矣故爲人道之終始也可不慎乎人君之治天下以正家爲始正家以求配爲始

○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臣若水通曰夫婦者原於天道而關於人道其用大矣夫夫婦原於男女之成男女之成由於萬物之生萬物之生由於天地之判以夫婦原於天道之大也夫婦相感而後有生育生之者父所生者子父者君道子者臣道君臣位則上下分而禮義之道行於上下君臣父子之間大道行而天下治矣是夫婦關於人道之大也若非夫婦則始而天地之道息矣終而人倫之道滅矣夫婦之道其可以不恒久邪古今不易之經也恒之次咸聖人之意深矣哉

○書虞書堯典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堯以二女妻舜之事

明正始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也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水北曰汭舜所居地也嬪婦也虞舜氏史臣記堯言其將試舜以二女事之以觀其內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係尤重也史又言堯遂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也又述堯嫁二女之辭曰欽哉昏禮遣女之辭亦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況以天子之女而嫁于匹夫尤易怠忽故堯深戒其敬所以正其始也夫禮謹夫昏大昏者萬世人道之始也其始不正必不

能正終矣始終不正則家不齊必不能治國
平天下矣後世人君往往以貴勢而忽此禮
昏嫁之際至使三綱倒置以爲當然欲平治
得乎觀於堯舜之事實爲萬世綱常之龜鑑
也歟

○詩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

臣若水通曰此美后妃之詩文王正始之道
也妃配得其賢則男女正而萬化行況人君
爲天之子后妃母儀天下可不擇德以相配
乎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蓋曰文王之聖

而得太姒之賢以德配德從順相承王教自
此始矣故曰好逑雖然閨門托始實在人主
一念理欲之閒人主苟知重人道之始好德
而遠色則必擇德以相匹文王太姒是也苟
一念不正惟知樂色而忘德則悖理犯義其
禍有不可言者然則夫婦者正家之始擇配
者正夫婦之始正念者又擇配之始可不愼
與

○大雅旣醉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
孫子

臣若水通曰釐謂治裝而嫁也女士女之賢
者所謂淑女是也旣醉之詩父兄稱[illegible]
之子孫而曰釐爾女士何哉蓋國家之命脉
係於子孫子孫之賢否本於所生故人君於
配匹之際誠得女士之賢以德配德則和氣
攸鍾而聖子賢孫從之而出矣觀周家自太
王以來世有賢妃故世有賢子孫一德相承
肇啓八百年有道之長信不偶也後世昏君
世主懷耽淫樂色之心罔知嗣續之重故妃
匹之際不擇淑德之女多得陰愎之人如二
趙之於漢獨孤之於隋武后之於唐刻削國
家元氣子孫陵替國脉不長良可悲矣以此

觀之人主於配匹之際可不知所重與

○春秋隱公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桓公三年
公子翬如齊逆女

臣若水通曰履緰紀之臣也翬魯臣也逆迎
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逆女必親謹有家
之始也故奠鴈示守也御之以綏示愛之也
導之以行示陽先陰後之義也二君乃委命
於臣不正其始夫婦之道乖矣春秋書之以
爲後鑒宜矣

○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桓公九年春
紀季姜歸于京師

臣若水通曰逆迎也不親迎而使臣往迎春秋之習則然矣此則爲下者略之然而始迎則書王后正名分也及歸則書季姜正婦道也且知所謂王后者乃奉安也互相發矣京師四方之標則閨門風化之始始正名分維明婦道而風化之本正矣

○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臣若水通曰王后天下之母卿逆而公監之禮也單靖非公乎劉夏非士乎臨以公而逆以士得失不相掩矣故胡安國曰不書使者不與天子之使夏也不書單靖公見婚姻得禮常事不書也

○禮記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臣若水通曰大昏之禮其至矣乎有問名焉有納幣焉有親迎焉問名而意通納幣而分定親迎而禮成意通而后分定分定而后禮成禮成而后明告于君親告於鬼神延告於鄉黨僚友所以厚人倫之始至矣故禍莫大於亂類亂類何也同姓者其初本於祖一人之分爾故不取同姓遠別也買妾而卜之則所以遠別者至矣

○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擧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臣若水通曰夫婦成則繼體承重之義始于此矣故思嗣親傷而不能樂也廟祭成婦何也事死如事生也皆所以重始也

○郊特牲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

臣若水通曰腆厚也附遠者附於遠嫌之義也厚別者重其有別之禮也告直信告爲婦者以正直誠信之道也信事人信其盡事人之道也信婦德信其有爲婦之德也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夫大昏其重矣天地交而萬物育夫婦配而男女生男女相生生生無窮故曰萬世之始也夫以夫婦擬諸天地可不重乎是故附遠厚別誠幣腆辭告直信所以重之也

○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

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
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
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
臣若水通曰此言親迎執摯之義也先者倡
導之也其義一者與天地君臣之義同陽倡
陰和之道也執摯敬章別者奠鴈以見不再
偶之志敬以明其有別之義也有別則本一
而父子親故曰義行乎其中則萬物萬事各
安其所矣其始則自親迎奠鴈之禮也其至
矣乎
○郊特牲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
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臣若水通曰玄冕以為服齊戒以為敬所以
事鬼神也而昏禮者將以外主社稷之祭內
奉先祖之嗣其於事神明之禮尤重可以不
敬乎人君於此誠念夫社稷祖先之重而不
可不重致敬焉如舜之刑於二女文王之
好逑於關雎斯善矣
○哀公問孔子曰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
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
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
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臣若水通曰冕而迎者敬之至也必親迎者
親之至也然敬之即所以親之也故曰興敬
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及夫親迎之後必愛之
而後為親如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是也至於
相輔以正則所謂敬而正者厥後致江漢汝
墳之化而德教加於百姓可以見其為政之
本矣後之人君以后宮盛色而廢嫡立庶傷
教敗化亂由此始其視三代端本之治也何
如哉
○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章明婦
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
臣若水通曰六宮者大寢一小寢五也家者
天下之則家正則天下正矣正妃匹者正家
之本也是故內和而家理天下化順也婦道
極矣而配諸外治明治平之本于家齊也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
書而不歃血初命曰無以妾為妻
臣若水通曰夫婦人倫之本閨門風化之原
匡衡曰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況乎妃后之所係為尤重三代廢興未有不
由於此者可不謹哉桓公霸者猶於葵丘之

命獨申明於五禁之先猶能知本也而況入
王之尊乎後世之君率多犯此其亦五霸之
罪人矣欲正名分而端本原者盍於此留之

○左傳隱公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
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
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
也何以能育

臣若水通曰禮娶婦必先告廟而後行重繼
嗣也故楚公子圍告莊共之廟不敢廢焉鄭
忽能辭強齊之昏卒不免隘於誣祖之罪昏
禮不正忘本不仁何後之有

○國語周語周襄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
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
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無
乃階禍乎

臣若水通曰翟隗姓之國亦翟也階梯也利
內親親也利外離親也夫人孰爲大禮爲大
禮孰爲大大昏爲大故婚姻之際人道之始
聖人愼焉況人君身先兆庶爲民所視而可
以不謹乎妾任世爲妃嬪非翟之比襄王廼
欲舍妾任而后翟女忍棄七德禍階從茲始
矣然則妃匹之禮可不愼歟可不愼歟

○晉語司空季子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
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
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
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取
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
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
攝固保其土房

臣若水通曰季子晉大夫胥臣臼季也近謂
有屬親也相及相嫁取也合姓合二姓爲婚
姻也攝持也保守也房居也異姓相及同姓
不相及所以遠別章敬也否則怨亂毓災其
何以保其土居以端風化之本乎人君於此
盍亦知所愼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終

謹妃匹下

○漢光武建武二年帝以陰貴人雅性寬仁欲立以爲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終不肯當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十七年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臣若水通曰傳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以光武之英明聰明既后郭氏又后陰氏正始之道無足取者然卒能光復舊物盛隆炎祚皆才足以倖致之無脩身齊家之道故不足化成天下爾人君欲脩身正家以平天下者尚戒之哉

○漢明帝永平三年春二月甲子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子炟爲太子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爾群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臣若水通曰明德馬后出於勳賢之家德冠宮闈愈自謙肅顯宗自貴人立之以母儀天下宜也易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顯宗之於馬后其庶幾乎後之人君擇后以色而不以德往往不出於勳賢之族而出於微寒之家及奢侈貪妬而失天下之儀表者亦衆矣哉

○漢章帝建初二年十二月帝納竇勳女爲貴人有寵三年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臣若水通曰后以配君德也章帝立竇氏爲后初未聞賢德之稱特以寵愛立爾及寵之過卒使易太子殺貴人必有以致之矣帝稱治從寬厚由是言之寬亦甚矣曾是以爲序乎後之端本善則者宜知所鑒

○漢和帝永元十四年鄧禹孫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後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每有讌會諸姬競自脩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后言陰后短小舉措時失儀左右掩口而笑貴人獨愴然不樂爲之隱諱若己之失帝知貴人勞心曲體嘆曰脩德之

勞乃如是乎後陰后寵衰貴人每當御見輒辭
以疾時帝數失皇子貴人憂繼嗣不廣數選進
才人以博帝意陰后見貴人德稱日盛深疾之
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
有遺類貴人聞之流涕即欲飲藥宮人趙玉者
固禁止之因詐言上疾已愈乃止明日上果瘳
及陰后之廢貴人請救不能得帝欲以貴人為
皇后貴人愈稱疾篤深自閉絕冬十月辛卯詔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后辭讓不得已然後即位
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
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

過虎賁中郎將
臣若水通曰鄧后盛德嘉言多載史傳人皆
知其賢明可以為后妃之法矣然史氏於元
興元年書曰太后臨朝延平元年書曰太后
猶臨朝且於水旱之災夷盜之事[illegible]上書
還政之怒不一書則其所以為賢明之累者
亦多矣君子之論於明德馬后之賢皆以為
學問讀書之故鄧后讀書而不免於賢明之
累奚以讀書為哉可同一讀書也一則為兩
都賢后之最一則為平生賢明之累后妃之
有志於講學者皆觀於二后尤當以心性為

本焉
○漢安帝元初二年夏四月丙午立貴人滎陽閻
氏為皇后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
殺李氏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治先端其本正其始而
已矣閻后之妬忌猶在七去而立之是不能
正始端本矣及其鴆殺太子之母而安帝柔
闇莫之能究是不能為夫而三綱不立矣
嗚呼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也哀哉
○漢桓帝建和元年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延熹
二年六月皇后恃姊兄蔭勢恣極奢靡兼倚前

世尊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頓
衰后既無嗣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
梁冀不敢譴怒然益御幸希后益憂恚
臣若水通曰能正始必能正終故古之帝王
后妃必以德所以正始也桓帝之后順烈后
女弟所謂以親進而非以德者也何有正始
之道太后秉政而梁冀專權后獨得寵后既
無子潛懷怨忌宮人孕育鮮全及冀誅而廢
為貴人然亦豈非世之不能正始而不克保
厥終乎
○晉武帝泰始七年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

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之為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帝充巧詔與荀顗荀勗馮紞相為黨友朝野惡之帝以充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將出鎮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勗請言之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執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為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為

請顗勗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臣若水通曰晉武辨二氏之女明矣而卒不能遂已之志者何哉邪佞蔽之也后賈充之女所謂以邪佞進者也豈復有正始之道乎宋儒真德秀曰妃立而晉室之亂萌邵雍以為禍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之時然則正始之道豈可忽哉

○晉元帝大興元年漢主聰以中常侍王沈養女立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燕為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為墟此前鑒也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女躬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汙椒房況其家婢耶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

臣若水通曰王鑒等之言得古帝王立后之禮意矣劉聰立婢于中宮[illegible]欲彰其穢德也邪未幾荒耽於色[illegible]以致子粲烝父妻醜聲四達弒逆內起[illegible]屍劉氏宗門雖類無遺矣吁后妃不正其流禍之大可畏也哉

○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即位八月丙子立妃長孫氏為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彌縫其闕甚有內助及正位中宮務存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臣若水通曰臣讀唐史而至長孫皇后未嘗不嘆其賢也在易柔順中正坤道之純也后之德其亦庶幾乎此皆讀書窮理也循禮脩身

也奉高祖而順妃嬪孝友也彌縫君之闕失脩內助也服御崇儉尚德也閨閫政不答安婦道也后之德無愧於太宗矣閨門慚德之耻太宗之於后何如耶有天下者而得賢后固爲正始尚思無愧𡚶德於終乎

○唐高宗永徽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他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臣若水通曰后配天子之德而表正六宮以承九廟至重也故必得關雎之賢淑斯爲君子之好逑可配天子而主內化奉宗廟矣彼武氏先世遺塵淫妬惡德固可亂色敗倫以爲已配邪聞遂良諸臣之諫而欲且已蓋其惻隱羞惡之心萌矣因世勣之說而事遂決非逢君之惡者乎遂良之死諸王之殺九廟之易國祚之移社稷之危實皆世勣爲之也高宗妃匹之不正在於一念悔吝之微爾可

不戒哉

○唐德宗貞元九年十一月納故駙馬都尉郭曖女爲廣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長子妃母即昇平公主也

○憲宗元和八年冬十月群臣累表請立德妃郭氏爲皇后上以妃門宗彊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竟不許

臣若水通曰后妃之難非特以正始亦所以正終也蓋昇平公主廣陵王之姑也其女於王爲外兄弟在禮猶爲服屬而納爲妃是德宗不能正其始矣爲憲宗者宜嗣先帝所立則立后在妃無疑也憲宗乃以宗門彊盛恐後宮不得進而不立其違父命而棄典禮是又不能正其終矣始終不正則家且不能齊何以治天下乎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上欲以劉夫人爲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郭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宦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

臣若水通曰人主欲正妃匹者必先正其心而後可也莊宗之欲立劉后邪心也郭崇韜欲爲自全之計而請立之亦邪謀也人君一念之邪則臣下必有希其旨以成其邪者矣其能有正乎然則人主之心其可以頃刻而不正哉

○後唐潞王清泰二年閩主王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燕待夫人甚薄葉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悅

臣若水通曰夫者妻之表君者臣之表不可不正也昶以寵愛而棄元妃昶於是乎不夫矣聞葉翹之諫而不悅又於是乎不君矣不夫不君何以齊家而治國乎

○宋仁宗慶曆八年冬十月以美人張氏爲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爲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臣若水通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名分之在閨閫尤所當謹蓋閨閫之中恩易掩義私情所昵則有不知越次名分者矣仁宗雖爲賢君猶有昵愛之私始欲立張美人太后不可又以爲貴妃以及廢后之禍皆私昵之情奸臣之惑也御史何郯可謂忠見其幾矣而終不能救正以全仁宗之德豈不可惜哉

○宋度宗咸淳三年春正月立皇后全氏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於王事理宗以其故嘗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家嗣以承宗祀遂納爲太子妃

臣若水通曰太子者嗣人君以正位於外將爲天下之父者也妃者嗣太后以正位於內將爲天下之母者也太子不可輕立矣妃豈可輕配乎故文王求得后妃以生聖子以開周家八百年之祚非偶然也觀全后對理宗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則能以天下之安危爲己之憂樂非特有令辭且有令德是足以母天下矣以配家嗣宜也向使宋當全盛之時世有后妃如全氏者爲之內助君德修而政治理宋之祚豈至若是哉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立

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
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程頤謂邵伯
温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不爲無理
伯温曰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
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程頤然之
曰子之言得之矣
臣若水通曰廢后之事君德之衰也孟后宜之
復授之於禮當矣伯温言之不亦宜乎然矣
之於哲宗得之於太后而後之爲人君者當
知所戒不可以輕於廢后而示失德於天下
後世也哉

班固曰王者之娶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
所見多又曰王者娶及庶人者何開天下之賢
示不遺善也
臣若水通曰后妃配君德母天下必得好逑
之賢然後稱也故先選於大國而後可及乎
庶人惟其賢而已矣然而先後之間意可見
矣夫選於大國非貴貴也以其禮備見廣也
選及庶人非淫色也或有出類之賢也後之
選后者在大國則取其勢在庶人則[illegible]
及其勢熾色淫而亂亡隨之后妃之於人
豈細故也哉

○宋儒程頤曰哲宗取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
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自古天子不娶小
國孟元孫將校曾隨文彥博獲功官至團練
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爾
臣若水通曰妃也者配也以配天子之德也
觀孟元孫女之詔則古者天子不娶小國蓋
以非其配也程頤之論得矣後世乃有惟色
之求而下及微賤豈正始之道乎
○程頤曰春秋與不與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
唯哀姜以禫中納幣則重而譏之曰逆婦
臣若水通曰妃匹之重以其續宗嗣致孝享
也禫中納幣得罪於先君矣在律例則離異
在春秋則書逆婦其義一也不曰夫人者何
以違理而昏不與其夫人也嗚呼嚴哉爲人
君當知所戒矣
○國朝
皇祖即位之初賀畢令左丞相李善長奉冊寶立
妃馬氏爲皇后冊曰天眷我明啓運興王出自德
門奄有四海爲君爲后可不慎歟君以仁政寬
於治外撫黎庶而統萬邦后以懿德[illegible]於治內
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咨爾馬氏同勤
勞於開創之時興家成國內助良多今以金冊

金寶立爾爲
皇后共敬乃職耿光後世於戲愼戒之
臣若水通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
也人君能愼於一念之天理則刑于之化以
孚而治平之休必永我
聖祖應天順人肇造洪業天生
賢后勤勞以助之塗山太姒之興邦與世而同符
矣至冊立之語乃以爲君爲后各盡其道諄
諄切至尤嚴外治內治之教端政化之本以
衍無疆之休是以繼至於今內嚴外熙久安
長治良由家法之正焉爾

○洪武四年九月丙辰冊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
河南王王保保女弟爲
秦王樉妃時妃有外王父喪
上命廷臣議之禮部尚書陶凱奏大功以下雖庶
人亦可成婚況王妃無服
上遂令中使及女史往諭妃家行納徵禮冊曰朕
君天下封諸子爲王必選名家女爲之妃今朕
第二子秦王樉年已長成選爾王氏昔元太傅
中書右丞相河南王之妹授以金冊爲王之妃
爾其謹遵婦道以助我邦家敬哉
臣若水通曰伏覩

皇祖冊選王妃於其有王父喪必議無服而後行
況親有喪乎命之以謹又申之以敬其愼重
如此教家之道可謂至矣夫習以革綱常以
正帝王之治以成豈偶然哉
聖子神孫可不念乎
○仁孝皇后徐氏中山武寧王之長女
太宗皇帝后也自幼貞靜純明孝敬仁厚王與夫
人言此女天稟非常宜以經史充其知識
后於書一覽輒成誦不忘由是博通載籍
太祖高皇帝一日召王問曰知卿有賢女朕第四

子氣質不凡能以配焉王拜稽首謝洪武九年
冊爲
燕王妃恭勤婦道
孝慈高皇后深所愛重嘗曰燕王妃所行足以儀
範宮闈又曰此吾孝婦也
高皇后崩哀毁動左右執喪三年蔬食如禮免喪
或語及未嘗不流涕云
臣若水通曰禮謹大昏爲嗣世深長慮遠矣
蓋得其人則有無窮之慶不得其人則有無
窮之禍也是故人主以慎擇妃匹爲先若我
太宗皇帝之於

仁孝皇后可謂得人者矣易曰王假有家勿恤吉
不其然乎
聖子神孫其宜取法於是矣
○成穆貴妃孫氏父和卿母晁氏妃稟性賢淑年
十八未聘
太祖皇帝聞其有容德詔納宮中言行皆有禮法
如古昔賢妃
帝即位冊為貴妃位衆妃上小心恭謹於
帝有儆戒相成之助佐
皇后以理治於內宮壺雝肅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立妃嬪也將以輔德也
故有雞鳴之女則有無逸之君可不重歟我
太祖高皇帝聞
成穆貴妃之容德而召納宮中蓋已為其有德
矣及即位始冊為貴妃其慎重如此宜其佐
理內治而宮壺為之雝肅也
聖子神孫可不法乎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一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二

正嫡庶上

○易序卦傳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臣若水通曰器謂鼎也鼎之用亨之以享上
帝宗廟社稷大亨以養聖賢鑄之以定九州
天下國家之重器也主之者君繼君以主重
器者長子也立嫡以長所以重重器也後世
之君狃於私愛而嫡庶易位器之安危繫於
此矣故繼鼎以震震於乾坤乃長子也聖人
序卦之意微矣哉
○詩小雅小弁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
如之何
臣若水通曰申后幽王正后生宜臼宜臼已
立為太子幽王惑於褒姒遂黜申后而廢太
子使之怨慕其傅為作此詩以發其憂抑之
情言我何以得罪于天而我之罪何在耶不
得罪于天之故而無得徒使我心之憂悶將
如之何哉幽王亂嫡庶之大分而使天性之
恩怨慕迫切如此若罔聞知此心之天理不
復有矣禍亂之作豈不宜哉後之人君溺於
衽席之私有廢后易嫡之失者宜鑒幽王之
禍云

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臣若水通曰同莊公名桓之長子也同生何以書明嫡也正國本也書子同生則嫡明而儲嗣之分定將爲土地人民社稷之主而國本立矣故書子同生所以明父子嫡庶之定分不書世子未有王命之誓所以明君臣上下之大義父子親而後君臣定嫡庶之義所係豈小也哉

○桓公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臣若水通曰此三事也而同書者何同譏也祭仲見執而屈於宋故宋得以歸突于鄭突歸而忽出事之相因也祭仲鄭相也宋人執之盖欲脅之以廢忽而立突爾夫突庶忽嫡大義昭然於天下使仲正色直詞力辨其非以死繼之則宋不得逞卿之職也而不能焉且就束縛無可否於廢立之大變則仲亦簒君之賊也故書之所以大仲之罪也突者鄭莊之庶子也藉宋以簒國突不稱公子絕之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明不當有鄭也書歸者言宋歸之也正逆黨之罪也忽者莊之嫡子書其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之罪不能守社稷也夫傳子以嫡天地之常經也失之於父得之於子失之於君得之於臣可也莊公不能正其始祭仲不能守其終突庶而簒忽嫡而弱至使嫡庶之名分爲之蕩然其咎將安歸哉盖自莊公克段于鄢既有以開其簒逆之源弧矢既懸又不能早定國本卒致身沒未幾庶孽交爭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莊之謂矣

○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臣若水通曰劉蚠單旗王之卿士尹氏亦卿士也皇與狄泉皆地名景王之子猛匄朝胡安國云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臣謂公正者人君立皇極正綱常之本也景王寵愛子朝疎薄猛匄其心偏私已甚矣故死未幾嫡庶紛亂綱常不正皇極不立偏之爲害也春秋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皇譏其不能立也書天王居狄泉正名分也書尹氏立王子朝譏助逆也然則有天下者可不以公

正存心早定國本乎
○禮記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
有妾
臣若水通曰后一而已下而夫人而世婦而
嬪而妻而妾皆三以參之而嫡庶之分嚴矣
何以皆奇也以事一人則偶矣古之聖王所
以備内政有夙夜之賢無宴安之習也
○曲禮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臣若水通曰支子庶子也不祭者以已非正
體故不敢也明其宗也祭必告于宗子者支
子為大夫而有祭告必告于宗子以主之所

以明其宗也故曰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苟庶
子而祭是二主也祭而不告是二上也其何
以別貴賤明嫡庶乎此古人所以立宗法為
以正嫡庶也後世嫡庶不明而骨肉之間多
至於佹怨忿爭者以無宗子之法爾程頤曰
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宗子立而人知重
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其關於天下國家者尤
為不小可不加之意哉
○内則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
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

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以入於宗子之
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
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
後敢私祭
臣若水通曰適子適室所生之子宗子弟也
宗子者大宗子也子弟亦謂適子猶若也歸
器子弟有功德而蒙上賜遺也獻其上以上
等獻於宗子也非所獻非宗子所當用不可
獻者也富者貴也賢者善也獻於宗子致祭
大宗也夫宗子者承祖之正體也敬宗所以
尊祖也孝之至也雖貴勢富寡約所以敬宗

也獻上用次所以尊宗子也非所獻而不入
所以尊之也夫婦齊而宗敬齊戒往助祭致
敬宗廟也私祭祖禰也先宗祭而後私祭所
以敬始祖也推祖禰之意於始祖也
○内則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
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
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
醴負子賜之束帛
臣若水通曰國君之於世子也接見以太牢
牲之大也宰禮以太宰官之尊也卜士之吉
者齊宿朝服必於寢門外而詩負之詩者承

也承負以抱又人之賢也所以以孤送矣以
天地四方者示志也宇宙內事即己性分內
事也保母愛而負之宰醴賜以帛爲其事
也蓋以太子者固天下之本也而可忽哉若
周幽王廢嫡立庶卒召驪山之禍齊桓公會
衆定襄遂爲首止之盟嗚呼聖人定王世子
之法於三代之前而後世猶有巫蠱之冤庶
人之廢可慨矣夫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又曰庶子
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臣若水通曰庶子爲適士猶得以祭禰惟不

及祖禰其不爲士者雖禰亦不得祭矣所以
然者適子本也庶子支也所以明重本也臣
嘗因是而考大宗矣曰別子爲祖謂非適子
而別與後世爲祖也繼別爲宗謂繼別子之
適子而爲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爲小
宗謂別子之子以適自繼而爲五世則遷之
小宗也大宗法者爲諸侯大夫庶子以下者
設也而諸侯之於天子之統君也不必言宗
而已爲宗矣故宗廟宗人之稱亦可以類見
矣
○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於王所
臣若水通曰婦德者貞順也婦言者辭令也
婦容者婉娩也婦功者絲枲也各帥其屬九
九相次進勸王息也御者進御於君所也凡
群妃進御之法卑者先尊者後女御八十一
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
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
徧皆所以進養君德也而有數焉所以定其
嫡庶之分也聖人之教天下之大防也
○左傳桓公十八年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
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

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
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臣若水通曰嫡庶正則家理而國本定矣子
儀有寵於桓王私也桓王屬諸周公則又私
矣爲周公者雖微辛伯之諫猶當深明嫡庶
之分以止禍亂之源庶或可及諫既弗聽矣
此欲淫焉以逞雖欲不亡不可得已
○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
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
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
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

作亂
臣若水通曰仲年僖公之同母弟則襄公之叔父也生公孫無知則襄公弟也嫡庶之分定矣然而衣服禮秩僭於嫡猶以私愛致亂襄公雖欲絀而救正之是不正其本而齊其末禍亂至矣非僖公啓之哉人君鑒此可不戒乎

○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

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臣若水通曰君心之蠱非人能蠱之也乃自蠱也木之蠹非蟲能蠹之也乃木自蠹也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太子出之外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則嫡庶不正彝倫攸斁禍亂將作人心天理之明孰不知之者晉獻惑於二五之言而不悟咎將誰執哉然則所謂二五耦者非二五得耦之也晉獻自耦之也

○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

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臣若水通曰令尹子常之欲立子西者以其長也以其好善也則非私於子西也顧未明重嫡之義爾而子西乃峻拒之不敢貪天以爲功且挈國柄而授之昭王因之改紀其政以復楚業亦賢矣哉可以爲世勸也巳

○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

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臣若水通曰武公獻公之子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仲山父王卿士食采於樊王命言先王立長之命夫嫡庶之分不可毫髮紊者也故王者正宗立嫡所以息爭苟舍長建少是犯王命而紊分矣王欲立戲而樊仲父之諫九復而不回誠非爲宗社計者也家天下者可不慎乎

○漢高帝二年秋七月上寵戚姬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之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

臣若水通曰傳云溺愛者不明太子國本本動國搖夫人能知之以高帝之智曾不之知乎戚姬之愛溺之也周昌極諫而不能去其心之鴆毒苟非留侯四皓之策則漢之爲漢猶秦之二世爾可懼哉

○漢武帝征和二年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寵浸衰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以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頗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青頓首謝

臣若水通曰父子之愛天性也於是而不用其情焉乎用其情武帝嫌戾太子才不類己與后寵愛寖衰而不知嫡庶之定分則其欲易之根已萌伏於中矣及后太子不自安乃爲好言以餙之豈其情乎此寵奪之漸所以易入而太子危矣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太子改名莊

臣若水通曰禮嫡子冠乎阼衆子不得與所以辨嫡庶明尊卑定國本也光武不世出之主而乃溺於私愛輕於廢后易嫡曾是以爲

燕翼貽謀之範乎祖孫謂哲大體抑選其
以此夫袁宏曰東海謙恭明帝友于是亦不
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歟

晉元帝建武元年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
城公裒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
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
辰立世子紹爲王太子封裒爲瑯邪王奉恭王
後

臣若水通曰告君之言當正而婉故君易知
而不得不從晉元欲立宣城公裒者其溺於
愛也非淺矣宜正大義婉而進之也王導之

諫槩稱裒之美而於紹特云年長而未能白
嫡庶之大義使不可易其從之立紹者幸爾
非諫之力也然而明敏有斷克復帝業紹亦
何愧哉

隋文帝仁壽四年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
嬖幸嫡庶紛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
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
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
面權侔帝室

臣若水通曰莫定於名分莫紛爭於僭擬而
產之同異不與焉隋文祖懲前世嫡庶紛爭
之患謂諸子同產無此憂顧乃使諸子分據
大鎮非僭擬而何惟嫡庶之義明則分定分
定則不僭雖在異母兄弟猶無憂也厥後譖
毀由姬廢立以意顚以蹈前世者爲後世誚
悲夫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二終

正嫡庶下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絶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爲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當詣朝表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臣若水通曰與子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猶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唐太宗旣立承乾爲太子當矣猶選魏徵以輔導之定名分塞亂源庶固不敢以僭嫡孽且不得以代宗也承乾失德魏王有寵正嫌疑之秋宜善處所全恩義嫡庶之分不於是而正乎魏徵素召忠直未聞善處之計亦獨何哉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令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

臣若水通曰褚遂良[illegible]王宜有定分之說太宗固是之矣使於此大正嫡庶之分以消太子之疑忌絶魏王之覬覦則禍亂自此息矣奈何溺於私愛不能自克卒之承乾旣廢泰亦不立因著定法以爲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之戒於失之中又有得焉司馬光曰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人君正家之道可不謹哉

○唐肅宗至德元載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

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
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
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
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上
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
焉

臣若水通曰嫡庶之分不可以不正肅宗溺
愛建寧王欲以爲天下兵馬元帥廢立之幾
已萌矣賴李泌一言遂屬廣平王俶嫡庶之
倫於是定矣泌之有功於唐其不大矣哉

○唐憲宗元和七年秋七月乙亥立遂王宥爲太

子更名恒恒郭貴妃之子也諸姬子澧王寬長
於恒上將立恒命崔群爲寬草讓表群曰凡推
己之有以與人謂之讓遂王嫡子也寬何讓焉
上乃止

臣若水通曰立子以嫡不以長天之理也憲
宗以澧王寬長於恒而以爲讓是名實紊矣
天理何在焉是故爲人君者必明於嫡庶之
定分不蔽於私意以亂之斯可也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六月初帝長子鄆王溫無
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
欲以爲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帝餌醫官
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
月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帝密以夔王屬
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
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帝平日所厚
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
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受勑於宣化門外
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亓元實謂宗實曰聖
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
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悟復入諸門已
踐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
帝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

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
壬辰下詔立鄆王爲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
仍更名漼收歸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
制以令狐綯攝冢宰

臣若水通曰商周有道之長以太子之名分
早定而伊召之付託得人也齊桓定嗣於易
牙而國大亂其勢使之然也唐宣宗於嫡庶
之義以溺愛而不早定矣及臨命託遺之寄
不畀之大臣而以委之宦寺爲付託得人乎
易牙之事可鑒矣卒之刀鋸相殘廢立在手
數世不已遂以亡唐宣宗安得而逭其責哉

後之爲人君者尚深懲於斯云

○唐僖宗文德元年三月壬寅帝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群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

臣若水通曰宋臣范祖禹云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僖宗疾革楊復恭亦如之臣謂宦竪之計惟利於立昏與幼而已主昏且幼則天憲在口賞罰在意威權在手可以逞矣然不知煬帝既滅世基亦亡盖未有不反中其身者也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則亦何賴之有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即皇帝位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爲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爲皇太妃

臣若水通曰風化之本始於閨門明嫡庶之分正尊卑之等風化之所由行也莊宗尊其母爲皇太后而以嫡母爲皇太妃嫡妾之分亂矣何以正天下乎嗚呼嫡妾並后然且不可而况於倒置邪宜帝之不終也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吳史館修撰張昭遠上言何曰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帝嘗歎其言而不能用

臣若水通曰嫡庶之分不可不明也所謂明者明之於素辨等威絕嫌疑皆起於恩賜昏姻省侍之小也等威之小不辨禍亂之大所由起也張昭遠之言蓋深有所感而然爾帝歎賞其言而不能用所謂悅而不繹者歟

○南唐齊王璟固辭太子九月乙丑唐主許之詔中外致牋如太子禮

臣若水通曰太子係國家之安危非一身之榮辱而已當立則立謙之固非辭之亦未爲是也唐主許之其必意有所在邪璟之辭亦必有以也

○後晉高祖天福七年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翻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

臣若水通曰益所謂立嫡以長違之必亂此

萬世之蓍龜也漢夫舍嫡立庶之計決矣此蕭繇引經據義言之則漢之亂豈不慘哉

○後唐齊王天福八年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為嗣宋齊丘亟稱其才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璟以是怨齊丘唐主幼子景遏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見唐主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誚讓者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遏雖幼而慧可以為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

臣若水通曰唐主怒种氏奪嫡之謀而且嫁之史稱其明斷嗚呼真可謂明斷矣夫以漢高帝之明尚溺於戚姬之愛而欲易太子向非留侯招四皓之功大事去矣孰謂五代之君乃有如烈祖者哉蓋其天資之美所行偶合乎義者若此使得聞聖賢之學其所立豈止若是而已邪

○宋神宗元豐八年春正月帝疾甚群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后高氏權同聽政許之三月甲午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頵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陰敕中人梁惟簡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沖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

臣若水通曰記云凡事豫則立況太子天下之本乎不可不豫為之所也[illegible]太后定志延安豫為之備勅岐嘉二王毋得輒入及延安正位人人自安其為宗社之計大矣昔西漢高帝溺於戚姬幾奪乎嫡庶之倫不免為高太后之罪人也若邢恕者又為忠臣之罪人也

○班固白虎通曰君薨適夫人無子有育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尊適重正也

臣若水通曰立嫡以長古今不易之道也遺腹尚俟其產而況其已生者乎

○宋儒程頤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

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
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
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
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未祭情亦可安若不立
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
猶愈於已也
臣若水通曰宗子者祖禰之正體也故祭以
宗子主之欲正體之精神感格也然支子齋
戒助物以致其誠意焉則亦如祭也矣
張載理窟曰宗子者爲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
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爲

士爲庶人亦然
臣若水通曰祭必宗子者尊宗也尊宗所以
尊祖也雖大夫之貴不敢干焉其嫡庶之分
嚴矣爭奪之禍何由生乎
朱熹曰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
定者家之齊也
臣若水通曰家道之不正者多起於妻妾之
無分也是故嫡庶明則家可齊矣況天子者
天下之主正家以正天下者豈不尤當謹乎
陳埴曰宗法爲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寖
多姓氏紛錯易至殽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

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
各知敬禰且始封之君其適子襲封則庶子爲
大夫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自別爲大夫之祖
是謂別子爲祖也別子之適子則爲大宗使繼
其祖之所自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爲大宗合族
同宗之是謂繼別爲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
以禰別子却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爲禰繼禰者
遂爲小宗凡小宗之適子服屬未盡常爲小宗
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爲禰而其適子又各爲小
宗兄弟同宗之謂繼禰爲小宗是也大宗是始
祖正派下雖其後支分派別皆同宗此祖則合

族皆服齊衰九月初不以親屬近遠論是爲百
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禰正派下親盡則絕如繼
禰者親兄弟宗之爲之服朞繼祖者則從兄弟
宗之爲之服大功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爲
之服小功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爲之服緦
自此以後代當遷一代是爲五世則遷之宗宗
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
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稟大宗而後行小宗所
以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
當稟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
一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太

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歟

臣若水通曰宗法不立則不免世遠殺亂之弊故立大宗以統之則人知尊其祖矣立小宗以統之則人知敬其禰矣是故宗法有嫡庶之分焉有君臣之義焉有愛敬之道焉不可不慎也後之君子其毋以宗法爲輕哉

○元許衡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爲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

臣若水通曰兔一也在野則人競逐在市則人不顧何也分之定與否故也同一家國也嫡不立則人起覬覦之心嫡既立則有安分之意者何也預定與不預定之驗也許衡無爲而分定之論不可易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三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四

事親長上

○易蠱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之蠱承以德也

臣若水通曰山下有風回而撓物壞亂有蠱壞之義然五以柔爲蠱之主而以柔中與九二剛中之臣應能治蠱者故爲幹前人之蠱蠱者前人之隳緒待其後而振者也六五之君當蠱之時也脩廢舉墜而一新之其盖父之行善繼而成令名者也象又釋其義云非五之自能如此也虛心應九二之賢承之以剛中之德輔相之功也如成王太甲皆用賢而致譽者也故天下之才孰非人君之才不用人而自用則蠱日深矣六五其明於用人而孝於事親者歟

○家人彖傳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凡人之心必有所主而嚴憚乃能自治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家者一家之主也父母以主乎一家有君道焉家人之所取則焉者也嚴而敬之則倫理正恩義篤而家道理矣不然情勝禮恩勝義而家道亂矣善事其親者事之如事君則父母之命

行而一家無不率者矣家其有不齊耶
○書虞書堯典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
烝乂不格姦
臣若水通曰此四岳稱舜之孝友以告帝堯
也瞽者無目之名舜父號瞽瞍母舜後母也
頑者心不則德義之經嚚者口不道忠信之
言象舜後母弟也傲驕慢也諧和也烝進也
乂治也格至也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者
言舜遭父母兄弟之變而能和順之以孝道
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爲大姦惡也
所謂允若底豫是已觀此可見天下無不可
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爾臣愚竊
以爲大舜之心當時惟自見其實有未盡分
處爾非心知其親之不是而姑若是順從也
昔羅從彥語云舜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
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
其有不是處爾此言足以深明舜之心事後
之欲盡孝弟之道以法堯舜者當熟玩之
○商書伊訓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
四海
臣若水通曰此太甲新嗣位伊尹告之之言

也立[illegible]也立愛於天下使天下之人各愛其
親者必自吾之親始立敬於天下使天下之
人各敬其長者必自吾之長始所謂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也始于家
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夫家邦四海之人
可謂衆矣其於人君勢若相懸矣然感之而
無不應者何也以其心同也孝弟人之真心
所不慮而知所不學而能所謂良知良能者
也是心也放之四海而準故君人者可不盡
之于心行之于家而達之于國于天下乎
○周書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
有政
臣若水通曰此書君陳篇成王命君陳之言
也君陳臣名令善也善事親曰孝善事上曰
恭成王言君陳有令善之德事親孝事上恭
又言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也臣
謂政也者正也故能孝則可以正一國之孝
矣能恭則可以正一國之恭矣成王即其孝
友于家而知其必能施政於邦者家國無二
理齊治無二機也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
於官且管蔡之監殷也惟其不孝不友故至
爲逆亂不順之事今君陳孝友如此其能代

周公化訓殷民格其積染之俗而一新之必矣此東郊之命成王所以拳拳以屬於孝弟之君陳也漢之賢主詔求孝弟力田之人蓋猶有古人之遺意也後之人君用人化俗必求如君陳孝弟之人而使之毋汲汲於利口嗇夫也乎

○詩小雅小宛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臣若水通曰題視也脊令鳥名飛鳴相顧以比兄弟也邁征皆往也而汝也此大夫遭亂而兄弟相戒之詩也言我視彼脊令之鳥且飛且鳴而相顧矣今我日斯邁而汝亦月斯征矣當夙興夜寐不遑暇逸以求無忝父母所生之性勿自取於禍可也爲此詩者其知事親之道乎曰日斯邁月斯征夙興夜寐而無忝者則其愛親之誠雖以終身可矣蓋慮日月之征邁而夙夜之興寐者惟求無忝所生爾父母之於子一氣而已氣一則理一是理也即天之命也人之性也純粹至善天地萬物一體而無間者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乃爲克肖克肖乃爲無忝故宇宙性分苟有一之未盡則吾心不能無愧於父母之所生者是得爲全歸乎故必曰斯邁日而乾乾月斯征月而乾乾夙興夜寐夙夜乾乾自強不息及天游衍自一念以至於萬事以至於萬物以至於天地無一而不求盡吾此心此理以復吾父母所生之性則無愧於天地無忝於父母矣雖然大君猶父母宗子民胞物與其責又有大焉者故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一民之未安一物之失所天高地下一行不得其序皆其性分之有闕有忝於父母宗子矣可不念哉

○大雅行葦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耈黃耈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臣若水通曰曾孫主祭者之稱主謂主祭也醹厚也大斗勺五升徑六寸柄長三尺蓋用挹酒以注於尊黃耈老也背有鮐文行葦所以燕父兄也觀其既燕以燕之射以樂之末復祝頌之曰主祭之曾孫燕飲之酒厚矣以大斗酌此酒祈其壽考又引導翼輔之享壽考而維祺吉以介景福也蓋不徒愛敬之而已必欲其相與引道輔翼以進脩於德業德業脩則所以享壽年而大祺福者無窮而愛敬之者亦無窮矣故行葦者其得親親之道

乎至於後世此義不明故漢之文帝亦可謂能篤於親親者矣然恩有餘而義不足從之過而防或疏卒之淮南諸王不能保全蓋不知此詩之義爾故有國家者欲篤親親之恩必求保終之道德業相勸是乃保終之道也

○春秋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臣若水通曰曹伯身當疾革而遣儲副以聘魯曹伯固不父矣使射姑能子將必裁之以義也顧乃供事魯廷舍藥膳而不視焉雖有當享之嘆果何及耶阿意曲從庸得爲孝乎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臣若水通曰太廟者魯周公廟也成風僖公之母也周公臣爾禘以天子之禮可乎成風妾爾尊爲夫人可乎使周公成風而有知焉吾知其不享矣是知生事葬祭一當以禮不以非所得而加之乃爲孝也

○禮記曲禮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臣若水通曰溫以禦寒凊以致涼定其衽席省其安否所以安親也醜類也夷等也不爭思辱親也可謂孝矣

○曲禮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臣若水通曰告謂告親以所往也反者還也面者見親也有常謂定處也異席者席容四人若五人則長必別一席也夫人子之事親出入告面敬之至矣遊必有常謹之至矣習有恒業孝之至矣立身行道顯其親矣言不稱老尊親之至矣其父事兄事肩隨者盈天地之間民胞物與均之有父子之義也均之有兄弟之義也故其少長之序天理然爾異席所以長長也

○曲禮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臣若水通曰先生者有齒德可師者也步趨應接主乎所尊也進退語默視乎所尊也所以致尊敬之道也向長者所視所以候長者也

○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臣若水通曰有隱者子爲父隱也無犯者不

可把親也無方者無一定之方順親之情不泥於一也致者極其哀毀之節也

○内則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愼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臣若水通曰應之辭唯爲恭旋轉而周也齊心之齊也噦嘔逆聲噫噫氣也鼻有聲曰嚏咳嗽聲也欠氣之乏也伸體之疲也跛偏任也倚身倚物也睇視傾視也洟自鼻出者襲重衣也袒裼露體不敬事也撅揭也不因涉水則不揭裳也不見裏爲其可穢也孝子愛敬存於中發於氣形於動靜見於其衣服孝敬之至也不見謂即刷除之也漱澣皆洗也紉箴以線貫箴也燂溫也浴洗身也沐洗髮也其間三日五日之間也潘淅米汁也靧洗面也帥循也時比禮也潔親之體以及其親於體者所以保養神氣愛之至也

○内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臣若水通曰樂其心諭於道養其心也不違其志養其志也樂耳目安寢處飲食忠養養其體也盡愛敬之至矣然此不過終父母之身爾愛親之所愛敬親之所敬終已之身焉可也終親之身有窮也終已之身無窮也是之謂能繼其孝矣

○内則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臣若水通曰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人子之諫親也必孝敬以爲之本矣和諫而不入惟起孝敬焉曰我孝敬之未至也熟諫而不悅亦起孝敬焉曰我孝敬之未至也是故孝敬者諫父母之道也爲人子者可不務乎

○祭義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
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
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孝子之愛根乎天性所謂深也
然而誠矣誠則著著則形由氣而色由色而
容皆愛之著焉誠之不可揜也由是則如執
玉如奉盈不敢肆也洞洞然直而通也屬屬
然貫而續也如弗勝如將失之不敢少忽也
敬之至也愛所生也愛以生敬敬以成愛愛
而弗敬其失也以恩掩義敬而不愛其失也
嚴威儼恪敬愛兼致而後孝道可盡也何
以爲成人之道也夫孝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者也老萊子孝奉二親斑衣戲綵於膝下夫
跌爲嬰兒之啼以娛其親忘乎其爲成人之
老也此其所以爲至孝乎
○祭義曾子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
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
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
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臣若水通曰用力者能養能養庶人之孝也
用勞者能弗辱能弗辱諸侯卿大夫士之孝

也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天子之孝也而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焉故曰不匱是
之謂大孝伏惟
聖明推純孝之心以及天下則光于四海通于神
明天下幸甚
○祭義孔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
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臣若水通曰身者父母之所遺而萬物皆備
可謂全矣唯聖人爲能踐形以全其歸是故
孝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游荒之欲不
滋乎左右矣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則喪邦
之語不下于朝廷矣天理流行德教洋溢而
天地付與萬物皆備之全體始無忝也於此
觀之則知事親事天之道豈外乎吾心而求
之哉
○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
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
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告懿子之問孝蓋因三
家之僭禮而發然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上下
皆通也禮者朱熹曰天理之節文臣謂天理
則自有條理便是節文便是中正處不可過

不可不及也人之所以事親者不合於天理中正即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雖欲尊親實非所以尊親不惟失所以尊親亦不可以爲子矣故聖人必合生事葬祭始終而言之以見不容一毫之或苟也故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然則事親可不講求於天理之正乎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臣若水通曰身體髮膚親之遺體也不敬其身則毀傷毀傷則是傷其親也豈得爲孝故少而敬謹守身不敢毀傷孝由此始也及壯而出仕以事君則推父母之所生者以盡忠爾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故爲孝之中及其由少而壯而老體道於身而身立則體父母所生而全歸名於天下傳於後世是即父母所生之道傳名於後世而孝道畢矣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臣若水通曰孔門之論孝多矣孟子此章又發出得親順親一節如此夫父子之愛天性也乃人之眞心即所謂天理也蓋天下悅而歸己是亦可以樂矣舜則視之如草芥之輕所重者在父母焉以爲若不得父母之歡心則不可爲人不諭父母於道則不可以爲子舜父頑母嚚象欲害舜然舜惟積誠引咎盡其道以事之至於親亦厎豫焉感發其眞心蓋有以得其歡而順於道則舜爲人子之心始可解矣卒之天下之爲父子者皆感發興起其同然之心化於慈孝而止其所而無不各有定天下之人之孝皆舜之孝也此舜之孝所以爲大足以法天下而傳后世也歟昔羅從彥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然則後之事親者其必以舜爲法乎

○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
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
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
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潁考叔曰
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
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
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
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臣若水通曰父子之愛天性根於心而不可

解者也莊公以叔段之故遂寘其母私欲蔽
之也既而悔焉天理之不容泯滅也考叔因
其善端而開發之蓋亦因其所固有者而擴
充之爾非莊公所本無而考叔能錫與而外
益之也雖然考叔純孝人也事親孝故忠可
移於君然則人君欲孝其親者可不講學以
擴充之乎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又
孝之大者

○昭公十九年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
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
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臣若水通曰禮父母疾飲藥子先嘗之季康
子饋藥孔子受之而不敢嘗謹疾故也父母
惟其疾之憂況人子養親之疾乎原止之進
藥也未必有弒親之心其卒也以飲止之藥
止弒之也既曰無之哀慟以自絕可也奔晉
何爲故人子之事親飲食起居無一而不致
其敬謹焉爾否則止之罪有所必至何以逃
於天地之間乎

○定公五年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
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臣若水通曰葉公之於后臧同母兄弟也母

同則恩同者也吳入楚獲母而去獨后臧爲
可從哉比其反也棄母不顧后臧固不孝矣
葉公不義其弟弟獨無辭乎

○國語魯語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
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
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
之長幼而等冑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
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

臣若水通曰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宗伯
掌國祭祀之禮烝祭也僖閔之兄繼閔而立
躋僖公逆祀也宗有司者宗人官之有司也

父爲昭子爲穆僖爲閔臣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明言僖有明德也長幼先後也等齊也皇大也夫逆祀非禮也非禮之祀神必不享夫神不享猶不祀也可以爲孝乎夏父弗忌爲宗祭將躋僖公其亦不知孝子享親之道矣展禽謂後必有殃誠不可逭主祀昭孝者可不念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四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五

事親長下

○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懽旣寤悲不能寐即按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

臣若水通曰晝之所思夜之所夢顯宗當齋戒謁陵之時必有居處笑語之思故其形於夢寐者如此甘露之降謂非孝誠之感通而何哉顯宗由此念而擴充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天下可運於掌矣惜乎其不能也謹附此義以爲明君仁孝治天下者告

○漢安帝建光元年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臣若水通曰舜以夔夔之誠卒能感頑嚚之親而成底豫之化薛包積誠以感父母旣逐復還亦可以見古今聖凡之同然也噫包之父之心即瞽瞍底豫之心瞽瞍之心即舜與包之心人病不求爾

魏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
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撻輒涕泣抱持
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母
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爲之少止
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
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母賜祥饌
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
二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瘠杖而後起
臣若水通曰祥茹繼母之毒而不顯其惡覽
篤愛兄之誠而能全其生孝友之至根於天
性眞後世爲人子爲人弟之當法也傳曰宜
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及祥膺州事而政
化大行謂非得其本之明效歟
○宋明帝泰始七年八月丙午北魏高祖即皇帝
位大赦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前年顯祖病
癰高祖親吮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
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
臣若水通曰吮癰之事非出於哀痛迫切之
情不能也魏高祖爲之此孝誠根於天性者
與及乎受禪之日悲泣不自勝夫以天下之
大而不足以解憂其至孝發乎本心與大舜
何以異惜乎不能擴充之以行堯舜之道通

下帥則光于四海也
○齊武帝永明八年九月甲戌北魏孝文帝謁陵
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當別敘在心己卯又謁
陵太尉王丕等進言曰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
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晝夜不釋經帶
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
行先朝舊典帝曰衰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
粥粗可支任諸公何足憂怖帝因謂游明根高
閭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
斷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
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下
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
三年之喪蓋由世主初立君德未流故身衮冕
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
有君矣於此之時而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
閭曰杜預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
爲漢文之制闇與古今是以臣等纏縷干請帝
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
者慮廢絕政事故也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群心
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
望盡哀誠而已如杜預之論蓋亦誣矣秘書丞
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間

及后崩葬不淹旬舜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
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
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
徒苟免嗤嫌而已哉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
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爲臣之道不足帝曰先
后撫念群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奈何令朕獨
忍之於至親乎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
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改父
之道殆與此殊群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
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
庶政也帝曰既葬即吉盖季俗多亂權宜救世
爾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
孝哉平日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然禮樂日新
可以參美唐虞高及今即欲苦奪朕志使不
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雖治
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吴漠北有不臣之虜
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絰從戎
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
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
之事以廢喪紀哉遂號慟群臣亦哭而辭出初
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於己欲廢之盛寒閉於
空室絶其食三日帝初無憾意又有宦者譖帝
於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
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

臣若水通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三
代共之盖人子於父母之心無貴賤一也漢
文以日易月是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矣後
世遂爲定制豈仁人孝子之心乎不意夷狄
之君乃有復古之志也雖然非復古也復其
本心也一時群臣累疏固請非惟不能將順
其美且又飾辭引辯豈非陷君於不義乎亦
可以見魏之諸臣無人心矣後之人君有志
於孝理者尚其法諸

○齊孝昭帝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
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即寢
伏閤外食飲湯藥皆手親之友愛諸弟無君臣
之隔

臣若水通曰顔之推論孝昭天性至孝而不
知忌諱良由不學可謂知言矣然不知之推
之所謂學者何學耶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
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
下也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

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孝弟者人之真心也善端也所謂良知良能也在擴充之而已達者擴充之謂也充之則仁義不可勝用可放之四海而準矣孝弟天性之美苟能由此真心學問涵養而擴充之何堯舜之德業不可為乎惜乎其不能也人君有孝弟之資者盍求充養之道乎

○陳宣帝太建六年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帝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臣若水通曰文宣皇后叱奴氏周主武帝也夫父母之喪必三年古今共之不以天子降者貴不敵親也未有無父而貴者也後世以日易月任情加損罪莫大焉周主不從公卿之議而守古制天理民彝之不容已者也推之以及於五服之內悉令依禮可謂孝子錫類者矣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矣人君之於孝道可不重歟

○唐太宗貞觀六年冬十月車駕還京師帝侍上皇宴於大安宮帝與皇后更獻飲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罷帝親為上皇扶輿至殿門

臣若水通曰禮稱文王朝王季而日三。膳則視之武王之事文王遵而行之不敢有過焉唐太宗之侍宴獻膳庶幾乎孝矣獨不知能知文武之日三乎抑於車駕還京之日而暫然歟太宗之孝果出於天性則法文武之德業不難為者而不能然暫時之縣史乃一書之則太宗之孝亦疎矣哉

○貞觀八年十二月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密王元曉等皆陛下之弟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答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書奏上善之

臣若水通曰禮家無二上國無二王尊無二上皇子貴也叔父至親也親屈於帝可也屈於帝之子不可也貴施於人可也施於父之親不可也貴貴親親各有攸宜禮所生也皇子之拜叔父禮也答之非禮也禮也者天下之大防也決其防則勢驕而情惰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人君教太子以禮則知敬讓知敬讓則知謙抑盛德豈有加哉

○貞觀二十年十二月癸未太宗謂長孫無忌等

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臣若水通曰太宗於生日念劬勞而罷宴樂哀思之誠發於辭氣至今讀者猶為之感愴若太宗者其天資近道者乎其後明皇於生日大陳宴饗創立名節得無愧於祖父也乎人君以仁孝理天下者當以太宗為法焉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六月太后居興慶宮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上壽

臣若水通曰人子之事親無時而或忘雖朝見日三如文武者可也朔望詣宮則其餘不詣可知已曾是以為孝乎

○唐宣宗大中七年冬十二月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舅鄭光歷平盧河中節度使上與之論為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右羽林統軍使奉朝請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臣若水通曰宣宗奉養太后無間朝夕然而不聽其舅之請寧厚賜金帛愛而不從其令以傷其明可謂盡事親之禮者矣後之人君愛敬其親者宜觀於此慎毋以從令為孝哉

○宋高宗事太后韋氏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關慎勿令知第來白朕

臣若水通曰宋高宗之事韋太后可謂盡孝蓋與文王之事王季武王之事文王無異矣而不得與文武同聖者何耶蓋孝弟之心乃真心也乃孟子所謂良知良能也其真心與文武同而不得稱聖者文武能達之天下而

為仁義擴充之以保四海而高宗則自一念真心之發亦自一念而止不能充之以保四海故不得為仁義之主爾後之人君因一念孝心之萌擴充而達之則放之四海而準堯舜之道亦不過是而已矣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太上皇崩帝號慟擗踊踰三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自我作古何害於是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

丕孝服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
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至十二月辛丑禫
祭百官釋服復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
臣若水通曰記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
之喪無貴賤一也蓋天下無無父母而貴者
人子之心同也故高宗諒陰三年亦盡其心
勿之有悔焉爾孝宗能舉而行之豈非超出
百王豪傑之主乎其能由此念而擴充之則
恢復之圖如反掌爾惜乎其不能不足以保
四海人君之大孝其難矣哉
○宋光宗紹熙三年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

正率百官請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
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
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
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
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
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臣若水通曰光宗於孝宗之事蓋與鄭莊公
之於其母先惑而後悟同一機也夫天理之
在人心未嘗泯滅物欲蔽之爾莊公因潁考
叔之言而悟光宗聞趙汝愚之諫而感俱為
父子如初皆足者非考叔汝愚能附益之也

父子之愛天性也二臣但能發其蔽之者爾
及光宗始朝而都人大悅又可見天理之感
人心蓋有同然者也然則人君欲感天下之
人心者可以知本矣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欲
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
臣若水通曰書云立愛惟親立敬惟長王者
孝弟之至由中達外自家而國所以立愛敬
於天下也父事三老所以教民孝也兄事五
更所以教民弟也是故放諸四海而四海準
矣記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

仰惟
聖明撫盈成之運當禮樂積德百年而興之則宜
推錫行之大孝親脩養老之盛典爲之創柱
秦鼎拜老乞言以風天下曠世之幸莫大焉
○韓愈曰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誇于外先
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誇於外者不
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
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甘旨以其
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
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不類於欺歟
臣若水通曰人子事親誠與欺內與外而已

孝愛之心由內則爲心盡心則崇實斯誠
已矣孝愛之名由外則誇矜誇矜則務文斯
欺而已矣故名位榮耀飲食供養而無愛之
之實之之謂欺也立身行道體受全歸而無
務外之心是之謂誠也夫人子之於親不以
誠而以欺豈其良知良能之本心端使然哉
其習化之而不自知也故夫世之能孝其親
者寡矣盡其心焉其質無忝所生而致名位
供養之文所謂立身顯揚而內外情文無備
足之謂大孝愈之爲此言審矣然亦未聞其
修身體道之要猶未免三上宰相之書等意

已甚矣尚得爲孝乎

○呂希哲曰孝子事親須當事躬親不可委之使
令也嘗觀祭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
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
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
事親之道

臣若水通曰古之聖賢竭力耕田負米養親
者豈有他哉盡其心焉爾記曰祭繼養也故
天子親耕皇后親蠶無非所以求盡其心而
致誠敬於繼養而已也苟委之臣僕令而吾心
有不盡焉如非祭矣孝子之事親者固如是乎

隳孝親之心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爲人君
者其亦思之

○呂希哲曰爲人子者聽於無形視於無聲未嘗
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
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臣若水通曰父母一天地也人與天地之氣
一也子通父母之氣亦一也故孝子之事親
如事天頃刻而離天是違天也頃刻而忘親
是違親也違天不仁也違親不孝也是故惟
仁人爲能事天惟孝子爲能事親矣噫非得
聖學之深者不可以語此

○國朝吳元年四月令
懿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臨遣惻然命之曰吾
祖宗去世既遠吾
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唯有感痛
而已今日雖尊爲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
爲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
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
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哉
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臣若水通曰記云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

故事地祭我
太祖皇帝哀慕泣下可謂孝矣此其所以事天地
而明察以受眷命乎
聖子神孫盍以
太祖爲法以永無疆之大命哉
○洪武八年正月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
杖請以身代者
太祖皇帝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知
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
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爲孝子屈法以勸勵天
下其釋之
臣若水通曰得罪當刑所以懲也以代親見
宥所以勸也古有不孝之刑然則以孝而貸
之刑一懲一勸無非教也我
聖祖以孝治天下屈一時之法所以伸萬世之綱
常也使天下之民皆化而爲孝則刑措不用
矣此其化行俗美而開萬世之太平乎
聖子神孫世世所宜法也
○洪武十三年韓國公李善長等表請今年
天壽聖節受百官朝賀詔不許明日又請
上手詔答之曰父母劬勞之恩昊天罔極生辰之
日有痛心而已朕於是日所以清晨奉祀靜居
終日者念劬勞莫報爾比者卿等數以天下太
平朕復年高固請稱賀今不違群情尚從中制
惟禮當而已
臣若水通曰先正謂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
愴不可因而受賀具宴此大孝終身慕親
之心也
皇祖於萬壽聖節不許百官稱賀其孝子慕親之
誠乎而群臣固請朝賀若其人臣尊君之義
乎於斯二者將何以處之哉故清晨奉祀所
以致哀
親之孝也後從稱賀所以致體下之仁也可謂仁
孝兩得之矣此
皇祖所謂尚從中制而爲萬世之法守者乎
○大明令凡官員祖父母年及七十果無以次人
丁自願離職侍養者聽親終服滿方許求敘
○諸司職掌凡官員父母年七十之上許令移親
就祿侍養如果父母老疾去官路遠戶內別無
以次人丁者方許親身赴京而奏揭籍定奪及
吏員人等父母年老別無人丁者務要經由本
部移文體勘是實明白奏准方令離役供侍親
終服滿起復赴部聽用
臣若水通曰帝王以孝治天下人各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我
聖祖制爲法令使臣下各得遂其親親之願孟子
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又曰親親仁也敬長
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蓋闡天下於孝弟之
化此
聖祖之盛心乎以此爲教後世猶有親老而不恤
者
○永樂十一年
仁宗皇帝爲太子監國南京七月千秋節禮部請
行慶賀禮諭之曰車駕在北京子不得
侍父前躬致禮乃可受群臣禮耶其止之自是千

秋節遇車駕巡狩並免禮
臣若水通曰孝子一舉足而不敢忘乎親仁
之至也我
仁宗皇帝以雖親監國於千秋節不受群臣慶賀
之禮其亦舉足而不敢忘者乎以孝治天下
其則不遠惟
聖子神孫尚其念哉
○天順二年郊畢
英宗皇帝謂學士李賢曰朕當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間關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
上徽號於是定擬

聖烈慈壽上之詔示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禮成
太后深慰喜焉
臣若水通曰徽號之崇雖非古制然尊養之
至亦人情所不能已者
英宗皇帝尊上
太后之徽號誠仁人孝子之心也雖然
天子之孝尚有大於是焉因其孝敬之心擴而充
之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功崇
祖宗業垂後裔臣於
今日不勝至望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五 終

養太子上

○易蒙蒙以養正聖功也

臣若水通曰蒙卦上艮下坎山下出泉泉之始達如物之初生稚小蒙昧未發故曰蒙於在人則赤子之心去正未遠未發之中於此而養其本體之正最易為力正者人心之本體所謂天理與聖人一者也教人者欲其至於聖也然至知誘物化之時而失其正其去聖遠矣自其蒙稚純一未發之時而養之發其良知堅其良能以充其本體天理之正則可聖矣大聖神以漸而至矣故記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正謂此也夫人豈不可為聖邪教之者之責也太子天下本尤不可不早養也人君重其社稷宗廟之托則所以養其太子之正者亦必有道矣

○書虞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夔典樂教養胄子之言也夔舜臣也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志者心之所之也詩者言之成文者也歌者言之長短也聲者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律者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帝言以樂變化胄子使凡直者不可不足於溫寬者不可不足於栗剛者不可過於虐簡者不可過於傲所以抑揚進退以歸於中正之德也然必有中和之樂乃可以養其中和之德故必有詩歌聲律以和人聲為作樂之本然後可被之八音而成樂也心有所之必形於言而成文故以詩而言其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以歌而永其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以聲依歌永而作如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如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

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是故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才其功效神速教養太子之具未有切於此者賈誼亦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教諭與選左右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合是觀之樂以養之左右以輔之故太子乃生而近正人聞正言見正事聽正聲然而不正者未之有也後之爲教不過記誦書札之間無乃導欲益偏爾於德性何補於身心何益程顥曰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可勝嘆哉伏惟

聖明留神念君德太子不可不預養之訓思禮樂百年可興之期脩復先王之舊以爲教養之本天下幸甚

○商書伊訓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舉成湯教養太子之事告太甲也敷廣也俾使也輔佐也後嗣謂太甲也上文述成湯之脩人紀以至于有萬邦造大業之難如此然所以守大業於無窮者惟在太子故又言成湯廣求賢人使輔于爾後嗣蓋太子者天下之根本宗社之所由係以長短者也故太子善則大業定宗社固矣伊尹此言眞可爲萬世人君教養太子之法矣

○詩周南麟趾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臣若水通曰麟趾美文王公子也而曰麟之趾振振公子者何邪蓋言文王后妃有仁厚之德故和氣薰蒸而公子亦化於仁厚猶麟性仁厚而其趾亦仁厚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也是故仁厚者其所以教養太子之本乎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仁厚者即天地生生之性也人君教養太子誠有以養其仁厚之心天地之性無驕縱刻薄之風則國家元氣有所培植而天下之大本正矣此社稷生民之福也後世之君見不及此輔養太子付之非人如始皇以趙高傅胡亥所見者刑殺之事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殺人漢文以晁錯傅景帝所學者無非刻薄之術故景帝方在青宮格殺親戚豈皆其性惡哉輔之者非人養之者非其術也然則人主欲教養太子必內有文王后妃仁厚之化外

有諸正格心之人内外夾輔使之聞正事則
正言行正道則帝王德器有所成此聖人之
教也
○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竪之御者曰
今日安否何如内竪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
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
竪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
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
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行
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

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
乃間又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
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
子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文王之爲世子也問安視膳武
王之爲世子也帥而行之眞足以爲萬代世
子之法及成王幼而周公相又抗其法於伯
禽以教之眞足以爲萬代教世子之法然而
文武之所以行周公之所以教亦曰父子君
臣長幼之道也夫其所謂道即天理爾豈學

外於人倫哉
○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
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
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
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臣若水通曰學謂教也以時教學者所以效
天地之變化也干戈者武舞也羽籥者文舞
也鼓南者以鼓節二南之詩也誦者口誦樂
歌之章也弦者以琴瑟播夫詩章也禮者經
禮曲禮之文也書者三皇五帝之遺也凡此

皆學之事也曰小樂正曰大胥曰籥師曰丞
曰胥曰大師曰執禮者曰典書者皆學之官
也於東序於瞽宗於上庠皆學之地也世子
於春夏秋冬而無不學之時如此若學士者
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者也故亦使之學世
子之所學焉噫先王教養太子之法不失其
時如此後之人君於太子之幼則姑息不教
至於習惡成性害其身以墮先王之大業豈
不可惜哉
○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
内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臣若水通曰養太子者養其成性而已矣禮也者理此者也樂也者樂此者也禮樂備而內外一而云脩內脩外則各言其偏也爾矣故五禮六樂無一而非性也禮樂交於成性存存存中發外成性之體用備矣恭敬溫文內敬而外恭內溫而外文內外合一而君德成矣先王之教世子豈貴之以所無哉亦防之幼壞其成性而已矣

○文王世子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臣若水通曰君謂世子之父也其於世子以親而言則爲世子之父是可以教父道矣以尊而言則爲世子之君是可以教君道矣世子知爲君父之道則可以父母君長乎百姓而能保天下也世子也者繼君而保天下者也故養不可不慎也蓋君父之道以保天下也可不慎乎

○文王世子攸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

臣若水通曰學謂教之也父子也君臣也長幼也三者人道之大也君所以建極於天下者也教世子所以立極也故不知子之道則不知父之道矣不知臣之道則不知君之道矣不知幼之道則不知長之道矣故不學則不可以爲君父長上矣可不重乎

○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臣若水通曰寬裕慈惠溫良恭敬中和之德也以爲子之師慈保母養之以中和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故蒙則有子師慈母保母長則有師傅保之臣則太子不能以不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先王養子之禮也爲人君愛其子愛天下者可不重乎

○祭義君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臣若水通曰四學者虞夏商周之學也有小學大學天子之學建于王宮者小學也建于國都者大學也是故天子之元子八歲則入小學十有五歲則入大學其入于學也與司

學者所習而莫之或異夫學所以明人倫
也太子而齒于人所以教其孝弟之行養其
謙冲之德過其驕侈之心也有天下深長之
慮者宜於此而求之

○哀公問孔子曰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

臣若水通曰子者傳先君之後以爲天地宗
廟社稷之主故不可不敬也知敬之則必教
之矣故古之聖帝明王必於其太子而預養
之敎之至也彼漢唐庸君甘心於巫蠱之禍
遂意於誅夷之慘詎非先王之罪賊天地宗
廟社稷之罪人乎孔子斯言雖以警哀公寔
足爲萬世之法也

○國語晉語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
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
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
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又曰夫太子國
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
雖危何害

臣若水通曰士蔿晉大夫劉累之後隰朋之
子子輿也貳副也棟成謂太子之名位已定
而更其制使將兵危之道也明王教養太子
所以重宗社承天心也獻公溺於驪姬之譖
分申生以土而官之又使之將下軍以伐翟
豈非責以難能置之危地以陰爲易嫡之謀
乎夫天下如大廈也太子如大廈之棟也棟
成而易焉大廈將顚矣棄人滅天忘宗亂紀
無甚於此聞士蔿之言可不戒哉

○晉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
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篨不可
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
使援朦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
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
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

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
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
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
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
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
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
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
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
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柰夫
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篨蒙

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
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
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臣若水通曰陽處父晉大夫陽子也諡文公
子襄公名蘧篨偃人不可使俯戚施僂人不
可使仰僬僥長三尺不可使舉重侏儒短者
不可使抗援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瘖不
能言者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聵
僮無知者昏闇亂也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
之傅替道之則其成就可立俟也娠有身也
不變不發動也少小也滲使也豕牢廁也二

虢文王弟虢仲虢叔也刑法也二蔡文王子
太姒文王妃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八虞周八
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南宮名适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
周太史周周公召召康公畢畢公榮榮公億
安也八疾謂蘧篨至僮昏也宗公大臣也恫
痛也不入謂不入於道也宜主也言主擊鎛
蒙戴也璆玉磬也不能俯故使之戴磬扶緣
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為戲也能才也卬迎
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也夫
古之明王太子乃生立師保傅三太三少先

後左右之必由盡輔翼之法以引導焉故太
子乃生而聞善言見善行善政故習與性
成不能不善也若胥臣之所陳亦詳且明矣
然必曰質將善而賢良贊之乃可濟爾豈其
然乎孔子曰有教無類易曰童蒙吉亦在有
教教之於早焉爾有天下宗社之託者不可
不以此為先務也

○楚語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
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
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
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

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
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
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
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
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
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
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
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
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
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
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

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悅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動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赧

臣若水通曰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也士亹楚大夫箴恭王名朱堯之子封於丹均舜之子封於商啓禹子也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太甲湯孫太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於桐管蔡文王子周公兄也叔時楚賢大夫申公也煩亂也世先王之世系也令者先王之官法時令也故志謂前代之書訓典五帝之書攝固也徹通也夫子指太子退謙退也不與否同夫莊王使士亹傅太子其知教矣乎士亹謂善在太子其知學矣乎是故教之在師傅而學之在太子矣夫教之而不學則申叔時之論雖教道之方何益於太子之善乎是故教與學交致而德業成矣厥後鄢陵之戰幾於覆楚士亹其亦先見之乎易曰童蒙之吉此聖學之明訓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六終

格物通卷之三十七

養太子下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

○漢文帝六年賈誼曰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臣若水通曰刑獄者天地肅殺之氣也人君陰慘之政也刑官不得與於祭祀則不行刑懼其氣之感也顧可使太子親其事而近其人乎太子始生輔之以正猶懼不正況習與不正者處乎此賈生以此而決秦之所以不二世而亡也秦之覆轍未遠漢文之教太子猶不知鑑焉何哉

○漢昭帝元鳳四年初衛太子之子史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曾孫置閒燥處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以是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冊光與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即皇帝位

臣若水通曰丙吉保護皇曾孫於艱險之時必擇謹厚女徒養之得其人以養正之道矣皇曾孫高材好學行安節和恭儉仁慈教

養之功不可誣也及立爲宣帝漢室復興焉
傳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其丙吉之謂乎向
非吉之仁則漢統絕矣何望乎中興之業哉
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且
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
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
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
臣若水通曰太子天下本本正而天下正矣
故素教預養之者不可以不正光武因皇太
子問攻戰之事戒之以孔子不對問陳之事
豈亦養之以正者歟卒之建武求平之政爲
東都有稱君子皆歸於養正之功焉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六月上以沛國桓榮爲議
郎使授太子經榮辯明經義儒者莫之及特加
賞賜帝使左中郎將汝南鍾興授皇太子及宗
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
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少
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
臣若水通曰世祖天資雖美非知帝王教養
太子之道者也其使桓榮授經太子特加賞
賜鍾興授春秋而賜以侯爵且追封其師丁
恭尊師教子之禮亦隆矣所惜者二臣徒事
章句口舌之間而無格心一德之道其於世
祖不有負哉使世祖而知與尊嚴光以爲之
師則懷仁輔義之學必能成太子之德業而
漢爲三代矣
○漢光武建武二十八年上大會群臣問誰可傅
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
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
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
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
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
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臣若水通曰古者三公不惟其官惟其人傅
太子之官亦當知之所謂其人者必如伊傅
之一德斯可矣光武善張佚之言而以佚爲
太傅若佚者固知其正直矣然正直而不聞
道者有之也帝豈知佚爲其人而以應對之
間遽取之哉若佚者以爲諫議大夫可也若
敷求哲人以稱其任有嚴光在焉
○漢昭烈章武三年詔勅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
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
爾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
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

與丞相從事之如父

臣若水通曰古之明王所以教養太子者亦惟傅之以正人命之以正言而已昭烈病革命太子父事丞相亮是養之以正人也又言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是以養之以正言也使能體先帝之德意而親賢遠佞爲善去惡何恢復之業不可圖哉奈何孔明不録黄皓用事曾不放逐遂爾覆宗嗚呼何以見其先人於地下邪謹録之以爲嗣君顛覆典刑者之戒

○晉元帝大興元年帝以賀循行太子太傅周顗爲少傅庾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臣若水通曰韓非刑名之學也王衍何晏祖尚其說已致禍亂元帝中興亦可監矣顧乃教諭太子以韓非刻薄之書庾亮雖諫以止之特救弊補偏者爾使進毋是之訓則刑名邪說不能入矣三代教養太子之道不講中原不復有由然哉

○陳宣帝太建五年周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

臣若水通曰古之養太子者必有師友之臣所貴師友在正人所貴正人在道德故道德由師友有之其任豈不重乎後之太子之官三太三少非無師友之名但惟其官不惟其人至有學術不齒於庸人者望其成太子之德豈不難哉臣請以此廣孝伯之說

○陳宣帝太建八年尚以左民部尚書江總爲詹事吏部尚書孔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

臣若水通曰古之教太子之道有師保傅之官師者道之教訓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而文華不與焉若江總浮靡之士豈輔養太子者哉孔奐之言是矣但謂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然則文華不足者可藉總邪於是乎猶惜其信道不篤而未知帝王之學不在文華而文華適爲聖學敎本之累也故教太子不以三代之法鮮有不敗德喪邦者矣此可以爲人君愛養太子者之鑒

○唐太宗貞觀七年十二月帝謂左庶子于志寧

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疋

臣若水通曰禮云禁於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為力難矣故三代明王之教太子必有師傅教之道德禮義將以閑其邪所謂禁之於未發也發而後諫斯為下矣惜乎太宗不知而于杜諸人學不足以及此無怪乎太子承乾嬉戲虧禮而卒於見廢也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前後稱名惶恐黃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稀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遊處談論

臣若水通曰自古帝王擇師傅以授太子固有定法太宗定太子見三師儀所以養其學問其德之誠可謂善矣然不於立承乾之日而於立晉王治時要亦有所懲而至是始悟也柰何治竊太子之位縱欲崇侈乞優供給雖劉洎褚馬諸賢日與遊處談論亦不能消其逸志吁哀哉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臣若水通曰太宗因事而誨太子可謂愛之深矣然而太子之未善者豈亦身教之未至邪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太子嘗欲諫宮市事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之由是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日與

近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
幣與之相結
臣若水通曰賈誼云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
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三代之所以
長久也夫養太子以正猶恐不正而況教之
以不正乎德宗之於太子使小技博奕之群
小輩進教之奇巧可謂正事乎止宮市之類
以爲不言外事可謂正言乎陰受資幣而不
以爲非可謂正道乎死友十人皆輕佻不逞
之徒以若人而與之前後左右可謂正人乎
然則順宗之不肖德宗養之也可以爲萬世

養太子者之戒矣
○唐憲宗元和元年夏四月元稹上書勸上早擇
脩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爲太宗自爲藩王與
文學清脩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
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聵廢疾不
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爲之其友諭贊
議之徒尤爲冗散之甚搢紳皆恥由之就使時
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傅之
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
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
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臣若水通曰元稹勸憲宗擇脩正之士使輔
導諸子是矣至引太宗之事爲比則非也夫
太宗開館延賢先儒固已論其非況所講者
又不過文籍而已亦何益哉使知有格物窮
理之學則不致喋血之禍矣是故人君欲養
太子者必擇正人論正學夫然後可以輔成
其德也
○宋理宗開慶元年十月立忠王禥爲皇太子帝
家教甚嚴太子鷄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
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
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

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
更復講率爲常
臣若水通曰養太子之道必擇正人以左右
之薰陶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傳之詩書以發
其良知恭之幾事以宏其大用是故人已交
脩內外夾持而後德業合一而進也理宗之
教太子之嚴如此然究其所講文義爾至於
朝夕問安則亦庶幾文王世子之道不可誣
也雖然觀度宗嗣位之日惟拱手於賈似道
之擅奸則昔日之所養可知也宋室之日淪
於亡其亦不講於三代有道之長教養太子

之法然哉

○賈誼新書曰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

臣若水通曰師保傅皆與太子遊處者也傅者傅之義理太傅以身少傅以言申教之也師者教之德行物則民彝皆懿德也保者保其身體起居動息皆天理也其歸於行義道德一也而皆得其人以脩其職焉太子之德業其有不成而治化其有不長乎

○宋儒程頤曰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臣若水通曰易云蒙以養正言養之於初也又云立不易方言養之於常也初則易入常則不變易入而不變則可以成性矣此程頤之論雖為常人言亦可為教養太子之法者歟

○程頤論經筵劄子曰臣竊聞古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其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遊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

臣若水通曰涵養薰陶以養其德性此教養太子之上策而規諫不與焉然非得盛德之士動物之誠者不可也故三王之養太子必先其人焉書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蓋以此也若徒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則亦何益之有夫人皆能之又奚必擇其人

哉是故國家以養太子爲先以擇賢德之人
矣伏惟
皇上講學之際一留念焉
○𥙿順上太皇太后書云古今生子能食能言而
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
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能知且
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
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
意偏好生於内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
可得也
臣若水通曰教子者以豫爲貴盖人之心

恒主於先入之言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
豫此之謂也夫人少之時天性未鑿知思未
有所主之正則正矣正則邪不能入矣故
君子豫以爲貴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是蒙
不可以不養也況夫太子天下之本也生民
利害之所關社稷存亡之所係尤不可以不
養伏惟
皇上爲社稷重之
○國朝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
皇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
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皇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
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猶求登高岡而卻步
渡長江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
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
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
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
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效彼
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基
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勳德老臣兼其職老臣舊
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
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

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
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
臣若水通曰太子固貴乎善養而善養莫
先於親賢尊禮師傅所以啓沃其心也講習
經傳所以開發其心也博通古今識達機宜
所以擴充其心也帝王之學心學也其心一
正則天理日以流行國體日以諳練天下事
物皆其度内而無難理者矣
皇祖治天下深重國本是以立東宮官擇老成以
輔導之大本立而大治成矣

今日所以久安長治者豈不有在於此乎
○七月戊子
上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臣若水通曰
皇祖謂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者不同至哉
聖心乎大哉
聖言乎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人君能務學以格物則知至而意誠心正而身修家以之齊國以之治天下以之平宗社隆長生靈樂皆有攸賴者存若不能豫養太子於平日至於繼體守成之餘縱欲敗度安危利災
皇祖所謂不但一身一家宗廟社稷必不保天下生靈之受殃者豈能免哉
○洪武七年正月

卷三十一　十五

上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鼎彝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見詖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途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之時必道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
臣若水通曰太子固天下之重器而聖德尤天地之至寶也必得至寶然後可以成重器矣哉
皇祖諭太子宮臣之言教養太子之道備矣是故寶愛重器在於涵養涵養本原在於親賢故必輔以端人正士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見詖行便嬖近習不入其聰明如是則道心有所養而德性有所成所謂天地之至寶在太子之身矣此
皇祖拳拳諭宮臣而以三代望其後也歟
○天順二年禮部請
太子出閣讀書

卷三十一　十六

英宗皇帝召學士李賢曰卿可定擬講讀官卿宜時常照管賢曰先讀何書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然及擬講讀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皆當其才

臣若水通曰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記稱教世子必以禮樂立之師傅古之慎教太子如是之重也

英宗欲教太子詔李賢而惓惓焉以擇人講讀為務其慎教之心可謂至矣其垂裕之道可謂盡矣

聖子神孫其以先德為念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七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八

嚴內外上

○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臣若水通曰程頤云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

臣謂內外男女之大限也遠別也男之剛健中正制義於外正也女之柔順中正聽命於內正也男女者天地之象也男女正則一陰一陽之為道一剛一柔之為德天地之大義也治天下者觀于家治家者觀于內外之正而已人君欲正家者在嚴其大限之分焉

○睽彖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道以異而同一於同者未有能同者也故睽也者合之地也不睽則不能合矣故天高地下睽也上降而下升其化育則以睽而成也男剛女柔睽也男倡女隨而其志交感以睽而通也萬物散殊睽也然均稟同氣則以睽而類也聖人以三者而贊睽時用之大如此齊家而嚴內外之限睽也睽則內外相維而家正矣不睽則內外無

別而家亂矣人君觀睽之道則知齊家之必
矣
○詩大雅緜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
將將
臣若水通曰此詩詠太王遷岐首立門以嚴內外也周禮五門一曰皐門四曰應門詩言太王遷岐之初則立皐門伉而高大矣又立應門則將將而壯麗矣太王於草昧之初而嚴內外之防如此蓋自古奸人盜竊宮庭瀆亂皆由內外之不嚴內外不嚴則內言得出外言得入禍亂之所由生也故古者人君宮門天子五門門各有禁所以嚴內外謹出入以防姦亂之萌也故太王遷岐首建二門雖以壯觀朝宇而其意實有所在也雖然此特嚴於有形者爾其所以自嚴於無形則在人主之一心不然始皇朝禁非不嚴也而圖窮匕見幾危環柱之厄是誰爲之歟明皇宮禁非不嚴也號洗祿兒卒兆漁陽之禍果誰召之歟良由一念貪淫之肆雖曰徒嚴於外而不知已熾乎其中矣是故人主欲嚴內外之禁以杜禍亂之萌惟在致謹於一心則內嚴而外密矣其密禁而曲防者末焉者也

○春秋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
使鄫子來朝
臣若水通曰季姬魯侯女鄫國名防魯地名夫男女內外天地之大防也春秋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譏魯也女不出梱外以內爲正者也而魯侯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出遇鄫子于防可謂能女乎春秋書使鄫子來朝病鄫也男外言不入於梱以剛御外爲正者也而以季姬婦人使之來朝可謂能男乎夫男女內外之防決故夫婦之道喪淫辟之風興矣倡教卑俗挽回關雎之化將不在於盛世邪
○僖公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臣若水通曰杞伯姬來求婦爲而書譏之也婦言不出梱外然婚姻之大事也而使夫人主之豈禮也哉特書之戒爲婦人之亂政也夫亂匪自天生自婦人牝鷄之有晨家之所以索也杞伯姬之事可以爲永鑒矣
○禮記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叔嫂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

巾櫛與同器而食

臣若水通曰椸者曰揮橫者曰椸枷與架同巾以潔帨以理髮者也不通問無往來問遺也諸母庶母不使漱裳亦尊父之道也梱門限也女子許嫁則繫以纓明有屬也是故不雜不同不親也者遠褻也不通不漱也者遠嫌也外不入內不出遠別也不入其門慎變也不同席不同器遠同等也是故男女內外之分嚴矣

○內則曰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臣若水通曰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相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往來也不通衣裳嫌淆雜也內言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內也不嘯不指男入內之禮也擁蔽其面女出門之禮也夜行以燭則男女皆然皆所以明內外之辨也雖然內外之禍每生於言之相通姑舉其尤者言之呂后稱漢制而有諸呂之變武后稱唐制而有改周之亂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自古以來女禍未有不啓於言之相通也

○內則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臣若水通曰閽門者萬化之原故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以居之辨外內以防之男外而女內者順陰陽之道也男不入而女不出所以嚴別也古之明君致禁於桂掖椒房者嚴矣至於漢以審食其監禁門軍唐以安祿山出入禁中宋以徐知常出入劉妃所亦獨何哉

○周禮天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臣若水通曰宮刑王宮中之刑也建謂明而布告之也政者式法之謂令者告戒之謂糾謂糾其過失禁謂禁於未然一宮之中而嚴之如此則內政脩家齊而國可治矣

○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敎之道藝

臣若水通曰官府次舍之衆有多寡以時比

柝之慮其離次失守也爲之限以待門籍一人使之可考也夕擊柝而比則人之在否可察也以至國有變故不可以常處也則令宿衛其比亦然至於王宮之內外在所當嚴故有以辨之而於啓閉之際以時而禁之又以其防之未至也故考其功之見於事者糾其德之見於行者察其人之出入均其人之廩祿或有淫怠奇袤之民則斥而去之然後令其什伍而教以道藝使之相觀而善相勉而成焉夫宮闈者內外之防不可以不謹焉者也謹而教之此即所謂室家之壼者矣又何有慚德之事哉

○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

臣若水通曰閽人守門禁之官也凶器者與喪之器也潛服幽隱之服奇服不正之服皆非先王法服也賊器者不正之器如淫巧是也怪民怪異之人帥謂引導者也闢謂除行人以避之也王有五門中門即雉門也喪服凶器不入者遠不祥也潛服賊器不入者防不道也奇服怪民不入者禁不常也皆所以嚴禁衛也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導者則幾其出入所以防閑之也時啓閉循其常也出入爲闢致其肅也夫如是則門禁嚴而內外正家道理矣

左傳桓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臣若水通曰南山之詩君子不屑道也聖人

著之於經蓋以床笫之言雖不踰閾然微而著者亦自有不容掩焉公薨于車天其假手於彭生乎

○莊公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臣若水通曰蔡侯姨息侯之妻止見之者無別也弗賓者無禮也其失在蔡侯也息侯不能禁妻之不見待惡人之無禮至搆兵以辱

其必吁一男女之無別遂延交兵之禍可不
戒哉
○僖公二十二年鄭文夫人芉氏姜氏勞楚子于
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
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
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
品饗畢夜出文芉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
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
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臣若水通曰論者徒咎楚成之不能遂霸於
天下何其責之薄也楚成非禮之罪甚矣且

無以自立於天下況霸乎禮始於男女楚成
取二甥女歸違禮無別之甚也爲臣之禍自
取之矣首惡者鄭文芉乎而主之者則文公
也男女之防可以不慎乎
○國語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
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
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
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
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帛是男女
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
聽

臣若水通曰公取於齊曰哀姜宗婦同宗大
夫之婦也覿見也用幣者與大夫同贄宗人
宗伯也夏父氏展名宗伯主男女贄幣之禮
故故事也順於禮則書以爲故事逆理亦書
言不可不慎也從有司言備位從有司後行
也玉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
璧男執蒲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
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也章明也明尊卑
異物也古者男女有別各異其儀使不相瀆
婦執棗栗男執玉帛禽鳥所以明別也夫禮
也者天之所秩雖人君不能易也哀姜至公

使大夫宗婦覿則用幣非禮矣乃曰自我作
故是豈知此禮作之於天萬世不可易之道
哉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
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
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
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
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
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
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
敢言也

臣若水通曰康子魯卿大夫季孫肥也神事祭
祀也內朝在路門外朝君之公朝寢門正室
之門庀治也皆非吾所敢言非婦人言語之
所也夫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禮義之大閑也
文伯之母其庶幾乎後世女主臨朝垂簾稱
制聞敬姜之言亦可以警矣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
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
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
退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臣若水通曰闔闔也門寢門也閾門限也悼
者二人也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舅也與與
祭也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畢徹俎又不與
康子宴飲也繹明日又祭也宗宗臣主祭祀
之禮者也不具謂宗臣不具在則敬姜不與
繹也立飲曰飫坐飲曰宴言宗具則與繹繹
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皆所以遠嫌也夫男
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故江漢之化基於國風若文伯之母闔門
而與言不踰閾不受胙不宴繹不盡飫真宮
闈之軌範也乎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
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
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
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
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臣若水通曰室妻也家臣稱老宗人主禮樂
者也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也守龜卜人也族姓也師亥魯樂師
之賢者不過宗人則不與他姓議親親也此
宗人即上宗臣也不犯不犯禮也微而昭詩
以合意也合成也古者男子受室謀及宗人
欲其不犯也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而饗
其宗老為之賦綠衣之三章雖前賢正室之
道何以踰此為人君者能取法焉則能謹大
昏之禮為天下則矣
○漢光武建武二年以宋弘為大司空湖陽公主
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
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
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
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
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臣若水通曰禮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
梱況從一而終婦貞之吉光武於新寡之公

主與論朝臣以觀其意今坐屏風後以蕩其心謂之嚴內外不可也徒論事之諧否而內外之分不嚴禮義之閑已壞脩身正家之道歎矣則夫風化之本何自而端哉後之君天下者宜以爲戒云

○漢明帝永平十八年二月太子即位年十八明帝初崩馬氏兄弟爭欲入宮北宮衛士令楊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人莫敢輕進者諸馬乃共譖仁於章帝言其峻刻帝知其忠愈善之

○章帝建初二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

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爾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戚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侍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初大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夫人太后母也太后以爲言兄衛尉廖等

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濯龍宮名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太后深納之

臣若水通曰漢章之時宮闈嚴內外之禁人知由於楊仁之固守而不知由於馬太后外戚之嚴而抑之私人知由太后之恭儉而不知

由於馬廖蓋馬廖虞美業雖終上疏勸成德政故太后得以割其私恩此外戚所以絕其覬覦之心也太后不私外家力止封爵故楊仁得以列戟嚴衛諸馬不得入宮而章帝得以不行其請也然則章帝宮庭戚畹之正上有太后下有馬廖忠孝實德甚十一門兩漢稱首固足爲劉氏之美亦何召於馬氏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八終

嚴內外下

○漢章帝建初四年夏四月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尉廖爲順陽侯車騎將軍防爲潁陽侯執金吾光爲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

臣若水通曰以戚畹而與朝廷固非國家之令典亦非外戚之福也馬氏三舅辭避不已受封爵而辭位就第蓋由廖虞美業雖終一念發之也及其終待善能讓之佑亦何爲於廖等哉要皆太后德化之所漸染而廖之成德不可誣也豈若後世以皇戚而肆無厭之求而卒以取敗者哉

○漢章帝建初八年中郎將竇憲恃宮掖聲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發覺帝太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爾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漢章帝建初八年皇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

將弟篤爲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竇
憲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願陛下中宮嚴敕
憲等閉門自守無交通士夫防其未萌慮於無
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嫌此臣
之所至願也
臣若水通曰前諸馬爭欲入宮章帝能遂楊
仁之嚴拒而不聽其諧令明知竇憲奪沁水
之田指鹿爲馬而不終究及諸竇反得以並
侍宮省妄通賓客而不能禁何邪豈前則明
於公義後則溺於私愛也歟然而終貽外戚
之禍實非忠愛之道也欲嚴內外者尚鑒之
哉

○漢章帝章和二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年十
歲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太后臨朝竇憲兄弟
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
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
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
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
福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
人而已書曰監于有殷可不慎哉
○漢和帝永元九年閏　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
甲子追尊母梁貴人爲皇太后追封梁竦爲褒
愍侯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爲乘氏侯雍弟
翟爲單父侯位皆特進梁氏自此盛矣
臣若水通曰竇氏之禍起於太后之臨朝梁
氏之禍起於三侯之並封可以爲內外不嚴
之鑒戒矣然和帝以幼冲能誅竇氏之惡而
不能禁梁氏之禍於未萌豈欲故害之也溺
愛不明爾
○漢殤帝延平元年八月鄧太后詔告司隸校尉
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
奉公爲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
也今車騎將軍騭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

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
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臣若水通曰鄧氏此詔雖有感於竇氏之故
要亦自讀書中來也然稱制終身號令自出
亂內外之政長諸鄧之惡何邪太后徒號讀
書而不能知內外二字雖多亦奚以爲此史
氏所以譏之也
○漢順帝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爲皇后
后父商加位特進更拜執金吾二年三月封
商子冀爲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梁冀之封
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六月

帝問以當時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宜令諸
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黄門之官使權去外
戚政歸國家
臣若水通曰梁氏之權至此始盛左雄李固
言之而帝不悟其漸將有不可制者矣如二
臣之言則國家無弑逆之禍而梁氏亦無赤
族之誅豈不兩全也哉
○漢質帝本初元年沖帝立尊梁后為皇太后臨
朝沖帝崩復立質帝質帝少而聰慧嘗因朝
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月
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而進之帝苦煩而
崩冀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
臨朝政
臣若水通曰梁氏弑君之禍由太后臨朝爲
内外之禮執累世之權爲之也且春秋之義
臣弑其君凡在宮者殺無赦梁冀弑君之賊
法所必誅而朝臣緘舌太后甘心雖賴桓帝
誅之然不能正其不赦之罪吁可嘆也哉
○漢桓帝永康元年桓帝崩無嗣竇后爲皇太后
臨朝策立解瀆亭侯宏是爲靈帝太后父大將
軍武謀誅宦官中常侍曹節等殺武遷太后於
南宮

○漢靈帝中平六年帝崩皇子辯即位尊何后為
皇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爲所
害後董卓專政遷太后於永安宮爲所弑
臣若水通曰後漢書后紀云主幼時艱必委
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漢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
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賢
明以專其威 臣按四帝安質桓靈也六后竇
鄧閻梁竇何也嗚呼既以中壼而預國政又
以外家而攬朝權卒之並嬰禍敗也宜矣尚
鑒茲哉
○魏文帝黄初三年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
今以來群臣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
政
臣若水通曰太后與政后族輔政二者交濟
其惡而亂成矣其在春秋毋使婦人預國事
魏文無足取者而此詔合春秋之大義保國
保家之令典也豈可以人廢言哉
○梁武帝普通六年魏太后頻事裝飾數出遊幸
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
玉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脩飾過
甚何以儀刑后世太后慚而還宮召順責之曰

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耶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耻臣之一言乎

臣若水通曰元順之諫可謂切直矣然不以古人男女內外之禮正其出遊之非而徒論其裝飾女事之末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非邪宜乎不能服后之心也使知內外之禮則防閑嚴而出幸息婦容之事在所不必論也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初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願陛下簡息游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

卷十九　六一

臣若水通曰男女有別而后家道正天下之事可從而理胡后以正位之尊而下幸勳貴之室甚哉其不正也前有元順之諫而徒懟之今有崔光之諫而不悟未幾穢德彰聞彼既自賊其子人亦共殺其身而魏之天下因亦亂矣嗚呼其可戒哉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二月吐谷渾可汗世伏遣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佗國聞之必當相傚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

臣若水通曰華夷者又天下內外之大閑也故聖人之教嚴焉奉職脩貢禮之常也無故獻女非禮之誘也故責之以禮則中國尊貴其非誘則外夷慢中外之防孰大於是爲人君者不可以不謹

○唐中宗神龍元年桓彥範上表以爲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

卷三十九　二

臣若水通曰易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禮男不言內女不言外故王后公卿大夫士以聽陽政后夫人妃嬪以理陰政中宗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預政是廢男女內外陰陽之大閑矣此彥範所以直諫而不避也

○唐中宗神龍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固執不奉詔蘇珦等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帝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唐中宗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

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若水通曰莫大之禍起於一念之不忍羞惡之心誰則無之中宗不忍於韋后之愛三思廷秀楚客得以出入禁庭而不能制親爲點籌而不知恥及穢德彰聞又不忍私愛而殺月將之直言又不忍聽韋后而殺郎岌又不忍遂使楚客等得矯制殺欽融而不問至是徒怏怏不悅而亡身亂國之禍至矣語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惟其不忍故棄先王內外之大防一至於此極也嗚呼帝之愚哉不足論矣仁軌獨非夫人之子歟何其無人心也

○唐穆宗長慶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

臣若水通曰郭太后此言深明先王內外之禮徵戒累朝稱制之非眞可爲萬世母后之龜鑑矣唐稱賢后孰有過於郭太后者哉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前蜀主王衍以文思殿大

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爲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

臣若水通曰男女無別亂亡之道也不以爲恥而反以爲樂豈蜀主果無羞惡之心哉孟子曰樂其所以亡者蜀主之謂也嗚呼本心一失其顚倒錯亂一至於此史稱其有陳后主之風是矣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宋仁宗天聖七年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慶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于內自有家人

禮令觀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

臣若水通曰禮家無二主國無二王奉親上壽者家人之禮也百官北面者朝廷之禮也家人之禮行於家內政也故人子得以伸無二主之敬朝廷之禮行於國外政也故天子得以饗無二王之尊仁宗乃欲與群臣同列上壽太后是二王矣亦豈所以尊太后乎惜經失禮莫此為甚仲淹之言亦不見報仁宗賢君也他尚何望哉

○宋高宗建炎三年禁內侍不預朝政詔內侍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餽遺假貸借役禁軍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如違並行軍法

臣若水通曰建炎之令可謂內外人已兼盡者矣禁內侍不得預朝政者所以治內也禁外官不得通內侍者所以治外也治內非病內也使不預政則無敗事乃所以全其福而治外非病外也使不交通則無玷行乃所以全其德爾內外不亂則朝廷自正而安富尊榮享無疆之休故曰內外人已兼盡者也雖然高宗此令固善矣而使奸檜專制國命殺忠良斲元氣而宋祚日以就亡與其戕於內侍預政之禍哉

○宋儒楊時述曾肇奏疏有曰伏見太皇太后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寧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

臣若水通曰延和崇政非外朝也外朝天子南面以聽天下之所也高太后知內外之分如天地陰陽之不可易不敢以或違嗚呼賢哉

○國朝洪武十七年七月丁酉

敕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

上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與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猷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柄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于未亂知者見于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爾

臣若水通曰內外之防乃天地之大義陰陽之大分不可紊焉者也我

皇祖敕內官毋預外事諸司毋通內官雖所以絕

覬覦杜寅緣振紀綱清朝廷亦所以懲前代
內外之禍而欲兩全其福祿也夫仁者固治
於未亂智者見禍於未形非我
皇祖體仁智之至者曷足以及此惟
聖子神孫其永鑒于茲哉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
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內長幼內外
盡其分專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
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爾朕觀其要只
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
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
聖諭
臣若水通曰家人者治家之道也在易家人
彖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此我
聖祖嚴之謂乎其九五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此我
聖祖誠實愛親之謂乎是則家人之道不在易而
在
聖祖之心矣夫惟嚴以莅之愛以結之而後齊家
之道盡敬愛皆出於心也伏惟
聖明體而行之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幸甚

○祖宗於門禁出入其法最嚴每日孟饗
太廟夜閒出鑰於門隙早朝亦於御前奏知各門
監守門官及各衛官軍遇有出入者必須有牌
面方許其入迨其出也必搜檢之其入也不許
携寸鐵其出也不許帶一物
臣若水通曰此
祖宗嚴宮禁之良法也夫宮禁之嚴閨門之約束
也閨門之道治化之根本也是故古先哲王
罔不於斯而致謹焉致謹於斯猶或有穢德
亂正者況不嚴於斯乎此我
祖宗宮禁立法之至意也然欲嚴於此者必嚴於
心心苟放肆無嚴禁之不弛矣可不戒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九終

恤孤幼

○詩小雅角弓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臣若水通曰此詩刺王不親九族也騂赤色角弓張之則張弛之則反以比兄弟不相親也長我者爲兄少我者爲弟昏姻内外親戚也胥相也凡人之情近則親遠則疏詩言角弓之騂騂其相反則翩然矣王於兄弟骨肉之間昏姻親屬之類庶幾尊其祿位同其好惡無爲太相反相遠而不相親愛乎雖然堯典序堯德業之大亦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中庸九經親親亦本於脩身蓋親親之恩本於德德之盛者其親親德之薄者其親踈後世恩德衰薄至有身爲天子極享富貴九族之中有孤寒微賤下同匹夫并莫恤視爲帝弟至有萁豆然萁同根相煎之詠則其所厚者薄亦可知矣此角弓之所以作爲薄骨肉者之刺也夫惟行葦之詩乎敦同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所以篤親親之義也騂騂角弓翩其反而此所以恩義之薄也撥厥所自特由其心之不仁爾不仁故不知同根一體之義

骨肉相殘何所不至哉故觀羹頡之封而悲漢高無人君之度觀德昭之事而慨宋太宗之秉心不已忍於骨肉如此况他人乎

○春秋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臣若水通曰鍼者秦桓之愛子景之弟也書弟書出奔晉者罪景之不友於弟至不能容於我土也夫爲人兄者能念天顯念父母鞠子哀則必根於天性推其同氣之恩以慈其弟寵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共安富貴可也何至使之出奔乎雖爲大被長枕共榻可也何至使之奔晉乎景也殘忍刻薄忮害同支使之出奔越境無異於路人此天倫所由壞也不然弟去懼選何爲其母亦謂之邪春秋以能交責人兄故罪景以爲後戒

○禮記月令曰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臣若水通曰此仲春之政令也安者無摧折也存亦安也萌芽草木之生意初發者幼少穉弱之嬰孩孤者幼而無父之人也夫仁民而後愛物施恩之序也今先萌芽者因萌芽而及幼少因幼少而及諸孤所以對時而育物也

○漢光武建武二年夏四月封兄縯子章爲太原

王興爲魯王

○十三年二月以太原王章爲齊公魯王興爲魯公

○十五年夏四月追諡兄縯爲齊武公帝感縯功業不就撫育二子章興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緱氏令其後章遷梁郡太守興遷弘農太守

臣若水通曰光武之於兄子章興先封王矣由王而公由公而守令者何邪盖先感而後悟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生而王之非所以至愛也光武撫兄二孤盡恩至使降富貴親吏事試守令所以勞之非僅禮之私矣愛之不亦深乎上恤孤則民不倍此光武之所以中興而有天下也

○漢和帝永元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

臣若水通曰和帝幼中而能友愛兄弟宿留京師不以有司之請而少間盖其親親之仁根於天性故如此彼疎而禁門推刃同氣者獨何心哉

○漢安帝建光元年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産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臣若水通曰薛包孝友之行讓財之善皆曰所安隱於無迹盖有泰伯之風矣慈幼之道豈不爲百世之師哉使人人能是則比屋而可封之俗矣安帝聞其名徵以公車加以殊禮其知風化之本也不亦善哉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春正月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柰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爲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道

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急詔義康返於京師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絶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罷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爲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臣若水通曰孟軻稱孩提無不知愛親敬兄爲人之良知良能所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曾參亦曰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是慈孝乃人之本心固有焉爾文帝於彭城王義康削黜遠投獨無良知良能乎及巴東扶令

育之言宜悟矣而反殺之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帝果無人心矣哉

○唐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褊躁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爲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爲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爲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親疏襲爵拜官有差

臣若水通曰孟軻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唐中宗收宗室子孫於武后誅殘之餘死者禮葬生者襲封仁慈之推撫及於廢澤逮枯骨不遺幽明矣既而幼孫相繼召見涕泣舞蹈謂非仁心之感召哉

○唐玄宗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兄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

臣若水通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語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友根於天性惟孝故弟惟弟故慈惟慈故有刑于之化以及家邦皆推此仁而巳矣明皇友愛之至而於兄弟寢食遊息動與之俱可謂篤於天顯者矣使能充是心而廣之慈以畜其子義以處其妻恩以逮其臣下則必不以讒殺其子不以嬖黜其妻不以無罪殄戮臣下而疑忌宗室幽閉骨肉之事必無矣寧不爲全德之主乎惜其明於此暗於彼不能學以充之

也孟軻氏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若天下者可不念哉

○唐文宗太和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内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者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縱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禄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踈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内孰不欣悦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爾八月庚寅冊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臣若水通曰三代之君所以分封同姓而布之天下各有寧宇盖推一念之孝慈以及之爾非有所爲而爲也至於藩垣屏翰王室寔賴焉唐明皇友愛兄弟枕被五帳起居與處此仁心矣至於疑忌宗室不令出閤是謂能充其類也乎文宗聽德裕之言雖制諸王以次出閤而除官不决不可謂勇於爲義者矣大抵玄宗之孝友兄弟有所爲而發故不能

推其恩文宗之制諸王有所牽而滞故不能遂其志使文宗決而行之雖不能如三代封建之制而刺史上佐猶可以盡其才能庶幾善其枝葉以固其本根則唐之祚本支百世豈至傾覆相尋而卒無靈長之福哉

○宋儒楊時云夫仁人之親愛其弟非徒富貴之而已亦必爲之節之也富貴而不爲之節使之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之爾

臣若水通曰孟子稱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又言舜封象於有庳富貴之也然必天子使吏治其國不得暴彼民焉故愛弟者有如愛官矣愛官者必防護不使物壞焉愛之至也后世之爲宗室者以驕慢陵僭而受誅者多矣是皆不能防慎之於始也是故聖人之於宗室也有愛之之仁有節之之義焉楊時之言盖本於孟子而我
國家之所已行者矣爲
宗藩者其尚深體仁義之愛也哉

○國朝
孝慈高皇后性慈惠嘗語諸王妃公主曰無功受福造化所惡吾與若屬被錦繡美飲食終日無

所為當勤女工以報造物者太子諸王雖貴之
甚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嘗曰汝父荷臨萬國
身致太平亦由學以聚之爾小子當思繼繼繩
繩以不忝所生又曰汝輩異日有人民社稷之
寄尤必積累忠厚乃可長世切不可自恃而不
務德謂事有偶然也汝切識之諸王或以衣服
器皿相尚者
高皇后曰唐堯虞舜茅茨土階夏禹卑宮惡衣
服汝父尤惡奢麗日夜憂勤以治天下汝輩無
功錦衣玉食猶欲以服御相加何志氣不同如
是乎惟當親師取友講論聖賢之學開明心志

自無此氣習也
臣若水通曰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蓋愛之
不得不勞而勞之乃所謂愛之深也我
孝慈高皇后性本慈惠故其訓戒太子諸王妃
公主拳拳以勤女工務講學崇忠厚尚節儉
而教之甚嚴豈非天質與孔子之意暗合歟
臣謹錄之以為
聖子神孫誦法之獻
○永樂三年十月
太宗皇帝賜諸王
皇明祖訓且諭之曰

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當
守之可以永安
宗室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藩王
本同
祖宗所出但能皆以
祖宗之心為心則自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不
能保全宗室者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
全者如周三監漢七國此皆是不能以
祖宗之心為心所以敗諸弟各勉之
臣若水通曰祖宗之於子孫如其心之於四
肢百體無尺寸之膚不愛則無尺寸之膚不
保全也惟其愛之也深則其慮之也至仰觀

聖祖述創業之艱為
皇明祖訓以詔孫子貽謀遠矣
太宗文皇帝既以之賜諸王而又諭以保守之道
為其恤孫幼之仁至矣伏惟
聖子神孫以
祖宗之心為心以其法為法則帝王之業永保無
疆矣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皇帝諭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
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嗣位者

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致喪敗可為聚戒朕
十有餘戒侍
太祖皇帝則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是
時秦晉周世子皆在
太祖開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于前分條逐事委
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為
天子為藩王能守此道則無不福從不逆者朕
寤寐不忘今已命司禮監刊印將賜諸子及弟
姪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
太祖高皇帝之心也

臣若水通曰盛成之世易至於驕肆也惟其
愛之也深故其戒之也屢
太宗文皇帝既以
祖訓賜諸王矣及
仁宗嗣位之初又命司禮監刊印賜諸子及弟姪
嗚呼
祖宗之心其愛子孫無窮其慮亦無窮有如此也為子孫
者苟能推是心焉則家可齊矣家齊而國可
治矣於天下也何有伏惟
聖明留心焉幸甚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一

御臣妾上

易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臣若水通曰剝卦一陽居衆陰之上陰受制
於陽宮人受制於君也六五后也宮人之長
也率其類如魚行之有序以承君之寵也妻
道也治家有法而亂階不啓故無不利也非
君子之刑于寡妻且能致宮人之順序者如
是哉

遯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臣若水通曰九三下比二陰故有係累於遯
之戒君子之於小人異類也遠之惟恐其不
亟也有所係而遯之不速其為危道也必矣
惟施之於臣妾則可爾臣妾非可遠也供使
令者也以之畜臣妾恩以繫之則得其心而
忠於上矣何也彼不知義而知恩也人君恩
以御夫臣妾而不失其義焉則得矣

書周書伯冏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
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
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
民祗若萬邦咸休

臣若水通曰此周穆王舉先王謹於僕御臣

妾之事以命伯冏爲太僕正也聰者無不聞
明者無不見齊者齊一聖者通明忠者直也
良者善也弼輔也辟君也欽敬也臧善也若
順也休美也言文武之君既聰明齊聖而小
大之臣又咸懷忠良如此似無待於侍御僕
從之承弼者然此時左右奔走皆得正人以
承順正救之故於出入起居無時不敬號令
無有不善故民敬順而國治美也夫文武君
聖臣良尚有賴於侍御僕從之臣如此況其
下者乎此穆王所以拳拳於伯冏之命也後
世人主視此爲賤品而不知擇甯不知朝夕
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所謂潛消默奪於
冥冥之中爲功甚多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
際抑末矣

○伯冏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
惟臣不德惟臣

臣若水通曰此亦穆王命伯冏之辭以見僕
御之重也后君也諛佞順也臣卽僕臣也自
聖自以爲聖也言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
重如此不可不擇其人也呂氏曰自古小人
之敗君德爲聲爲虐爲侈爲縱爲其有極至
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儆之者
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夫薰心傲然自
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
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
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
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呂氏之言可謂痛切
者矣爲人君者可不深思而懲戒之乎

○詩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
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
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臣若水通曰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
亂之詩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
也長舌能多言者也寺奄人也言男正位乎
外外有哲則能立國婦人無所事哲哲則徒
傾人之城矣何者以爲懿之哲婦則如鴟梟
之陰惟有長舌多言足以爲人之危階而禍
亂由是而生矣然書曰胥教誨乃賢德之臣
也若夫此人言語雖多殊無胥教胥誨之益
其惟婦寺乎非特匪教誨而已非詩人之言
則壞君之德也由是言之有以知人主之御
臣妾不可不明且遠也苟見之不明明之不
遠則後於近而婦寺之言入之矣豈國家之
福哉何也彼婦寺者出入宮掖不知王言密

蘖其心之或中以假竊威福之柄故其亂也
辭曰浸潤於君側人主苟不明心察理而
信之則紛亂是非上召天災下速人禍皆自
此始故曰昊天不惠亦國殄瘁幽王往事亦
可鑒矣後世乃不此之鑒西漢去此未遠而
王莽之禍起於外戚黨錮之亂萌於宦官亦
獨何哉成帝之優柔桓靈之暗弱其心之不
明且遠無足怪矣然則人主之於臣妾柰何
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必莊以涖
之慈以畜之明以斷之斯爲得御之之道矣

○春秋宣公十年齊崔氏出奔衛

臣若水通曰春秋書崔氏出奔衛譏齊君無
御臣之道也臣下有罪則與衆棄之可也若
其無罪恃國之紀綱而自立爾彼崔杼何爲
而奔衛也高國畏其逼而逐之也使臣下以
力相逐猶爲御之有道乎抑不思高氏既得
以逐崔氏則高氏之强不爲崔氏乎曰然則
何以書氏槩之於諸崔也崔杼既去國人宜
可帖席矣君子則曰禍之生不生於生之之
日崔氏之雄於齊者不獨一杼也盤根錯節
終有蔓延之理鼠竄狐伏豈無竊窺之勢哉
不預爲之圖反噬之禍吾知其不免矣故春
秋書崔氏以見爲崔氏猶在也又以見强臣
之宗類於崔氏皆當辨之早也

○昭公五年宋華合比出奔衛

臣若水通曰書華合比出奔衛譏宋公之信
讒失御臣妾之道也然則何以曰譏宜罪華合
比之奔衛宋寺人柳爲之也坎牲埋書告以
將納亡人之族此柳之中傷合比也宋公聽
其言而逐之其心蔽矣嗚呼人君之心惟在
於有養養生明明生斷明足以燭奸斷足以
克愛雖有寺人無能投其間矣否則昏淫
縱欲日化於宦竪而莫之覺也敗亡之禍如

秦之趙高漢之恭顯唐之王守澄田令孜亦
可以鑒矣

○禮記曲禮曰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
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臣若水通曰御臣妾者莫大於禮禮達而分
定故上下能相親而不亂也卿老者貴卿也
世婦者兩媵也次夫人貴於妾者也世臣者
父之臣也姪娣者妻之兄女及妹也長妾者
妾之有子者也卿老也世臣也家相也外之
佐也世婦也姪娣也長妾也內之佐也不名
之斯重之矣上重之而人不知自重者非人

也人知自重而患不消事不成者未之有也內外之政舉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故人君脩德行政不敢侮於臣妾焉

○月令曰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臣若水通曰此仲冬之政令也奄尹群奄之長也宮令宮中之政令也重閉內外皆閉也淫者女工之過巧也貴戚天子之姻族近習嬖倖者也重閉何也應天地之閉藏也省女工教陰靜以養天地之靜也是故御之得其道而禍亂不作矣

○緇衣子曰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武王不泄邇蓋謹之於狎侮也夫君德之成由於邇臣之習而民之所瞻又在大人君之德也是故邇臣必得正直端莊之士道德純備之人以居之則規益既多而君之習染亦日與之化可以為民之具瞻矣否則其僞有不可勝言者此明王之所以必慎而御之也故程頤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足矣

○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袤展其功緒

臣若水通曰古者明王之御臣妾非專威以制之也蓋有禮以教之也教行則內治而姦亂不生故禮者禁於未然者也故六宮治內所以脩陰教也陰禮即陰教也六宮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立之者一后也言教九嬪則夫人世婦在其中矣九御即女御也婦職之法組紃縫線之事也有屬以九九為屬也二事絲枲之事也正服禁奇袤展功緒所以作之也聖人之御臣妾可謂至矣

○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子產曰僑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臣若水通曰娶同姓者瀆類瀆類四姬者蠱心瀆類蠱心是侮於臣妾矣子產原晉平公之疾曰君內實有四姬又曰有省猶可足為人

君處妾御者之法矣

○國語晉語范文子曰昭私難必作

臣若水通曰文子晉大夫士燮也私嬖臣妾也昭顯也寵私必去舊去舊必作難書曰德盛不狎侮故私昵之恩聖人戒焉以其示天下以私也夫驕泰以昭厥私其何能久此文子祈死之詞示於宗祝御臣妾者勿寵私昵以貽於難召禍焉

○晉語陽畢曰行權不可以隱於私又曰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

臣若水通曰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

孫桓叔之父也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也道訓也語有之法之不行自貴近者始自古威權不振多隱於私昵隱於私昵則政令不行矣焉有政令不行而可以為君乎平公患寇及身而不能忍於欒氏民何以威不能起瑕原韓魏而賞之民何以懷陽畢之論其忠於晉亦至矣為人君者欲行威令以畏天下者當自不隱於私昵始

○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爾豈可與同坐哉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乃悅召語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御臣妾惟其正而已矣尊卑有序天下之至正也故人君愛其嬖妾不可過於寵幸寵幸之過是害之也人彘之禍慘矣人謂呂后殺之而不知乃高祖殺之也然則盎之引卻慎夫人坐非忠愛慎夫人者哉宜其賜金以酬之也

○漢安帝建光元年夏四月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封都鄉侯封李閏為雍鄉侯閏京並遷中常侍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

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䟽曰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往來

臣若水通曰甚矣女子小人之難養也御之之道在恩嚴兼濟而已爾安帝不能用楊震之言不勝其閏京迎立之私恩寵過情溺於阿母乳哺之愛而伯榮潛通怙勢恣橫甚至譖廢太子而不能辨安帝之柔闇嚴不勝恩一至於此吁可戒也哉

○北魏明帝入宮以高道穆為御史中尉帝姊壽

陽公主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擊破其車公主泣訴於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之士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也道穆見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何謝也

臣若水通曰剛正者御近臣之道也公主帝姊也高道穆帝臣也臣呵帝姊容而自愧臣不以勢撓法君不以情廢法庶幾上下兩得其正矣惜乎穢后專權君不得以有爲嗚呼人君剛德可少也哉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詔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

○陳宣帝大建九年周詔後宮惟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

臣若水通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善反之則天理存焉梁武儉於服御周武約於宮嬪其資性蓋近道矣而不能充其類以御萬方聖學之功可少也哉後世號爲英君誼辟往往溺情於奉御之私而不能自振者觀此亦可愧矣

○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癸亥詔以宮女衆多幽閟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貞觀二年九月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爲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御下在順其情而不逆爾聖王之治天下鳥獸魚鼈咸若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況於人乎人情之順逆取之已而已矣順其情則和逆其情則乖和則和氣可致祥瑞可格而況於人乎乖則戾氣可致災異斯見而況於人乎昔者太王之興也內無怨女唐太宗之心猶太王乎後世頌其盛德焉人君之御宮妾可不法諸

○唐太宗貞觀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

上通也帝曰善
臣若水通曰帝王之御天下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惟公故能兼聽惟明故能照偏其要在人君之一心而心存天理則公公則明明則耳目不蔽於近習故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太宗問明暗之說而魏徵有兼聽偏信之對可謂善矣使太宗能因徵之言反求於學存天理之公以明其心為則何隱弗燭何遠弗屆乎惜乎君臣之間徒知明暗之辨而不知本亦徒講說宜其明於此而或暗於彼漸不克終有以也夫

○貞觀二年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為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
臣若水通曰人君閨門之私至易溺也人臣房闥之私至難言也郅惲曰父不可得之於子君不可得之於臣而況臣之於君乎太宗之納美人而不知其為廬江殺夫之所致則惑矣然聞言即悟改過不吝非勇於從善者能之邪後世人臣之諫語及房闥人君輒肆加責其愧於太宗遠矣有志脩身齊家者當於人言求之

○貞觀十六年帝嘗指殿下樹愛之殿中監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臣若水通曰孔子曰遠佞人又曰佞人殆蓋佞人者樂阿順事容悅使人君以徇欲為樂而忘理以從利為心而滅義人君於此不辨而遠之危亡之禍至不旋踵矣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正色以折之可謂有御物之明者矣而不能即黜遠之以親正人講正學此太宗所以不得為純德之君也已

格物通卷之四十二終

御臣妾下

○唐中宗神龍元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曹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以爲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

臣若水通曰君德以剛爲主剛則陽陽則明剛明者御臣妾之道也臣妾陰類也水陰氣也務光上疏欲杜絕宮閫預政之端以消水沴之變眞確論也帝溺於衽席之愛終使政歸房帷天子拱手貽笑天下後世可謂之剛明矣乎端本善則之君其鑒之哉

○唐玄宗開元十五年夏五月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欲使之知女工丁酉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綟

臣若水通曰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善心生則邪慝不作妃嬪群居飽食玩日玄宗命育蠶宮中使勤女工可謂御之有道矣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綟皆女工所給也然天寶以後艷妃亂政何制御之不克終耶故人君欲御下者當先御其心

○玄宗開元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爲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

臣若水通曰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人君之御臣下不可假以威福之柄也明皇寵任力士而使之省決章奏可謂威福下移矣故力士竊權怙寵而威福之作無所不至卒之引類植黨而貽禍無窮豈非明皇無御下之道所致乎

○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

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愼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

心妃欲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爲之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若水通曰甚矣邪佞之言入人主之腹心割骨肉之至愛故人主之御臣妾不可不慎也自古宮闈之禍亂多生於后妃嬖幸之讒譖雖以父子之愛出於天性猶能易之爲寇讎而兵加骨肉爲英明之主名德之士往往墮其計中豈特明皇之於武惠妃欲廢三子

哉雖賴輔相忠直如九齡者維持於一時豈能終釋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爲輕我命妃懼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閤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即位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一百斤帝聞之怒杖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

受

臣若水通曰同一宦官也代宗縱之則賄賂公行德宗懲之則奸貪屏跡故人主於臣妾亦視其御之之道何如爾昔齊威王烹阿大夫爲其善事左右以取譽也人徒知齊威之怒阿大夫而不知懲善事左右者也人徒知齊威之懲善事左右者而不知乃深懲所事左右之人也御臣妾之道齊威其得矣蓋祿位者人主之大柄毀譽者左右之利口故貪祿位者必取於譽言通譽言者必賂於左右今以譽言之至而推及於善事左右之奸而

遂行誅罰威王之見卓矣代宗者乃獨賞善事而怒不善事何其謬於齊威也德宗懲之是矣不知異日白志貞竇文瑒之掌禁兵乃又授之以天下大柄自是數代子孫之廢置皆出其手血流禁庭而唐遂以亡何德宗之能明於其小而暗於其大哉故學術不可不講也

○唐敬宗寶曆三年帝遊戲無度狎暱群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

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帝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帝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帝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句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殿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策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殿外廡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

臣若水通曰臣讀史至敬宗宮闈之變而嘆人主御臣妾之道誠不可不講也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傳者云莊以涖之慈以畜之然後能無二者之弊敬宗狎昵群小昏夜不離可謂近之矣擊毬手搏可謂莊乎動遭捶撻配流籍沒可謂慈乎不莊不慈可謂御臣妾之道乎宜其身弒閹宦而二日之間三易其主自開闢所無之禍變一時迭見嗚呼慘哉然裴度位居上相而身繫安危弒逆之賊而不能討廢置之謀而不能預噫敬宗昏童殺身固其自取不足論也以度之勳德而有此焉何耶春秋書趙盾弒其君以盾爲正卿出不越境入不討賊故弒君之罪不得辭焉若度者其能免春秋之議乎

○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及王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出奔仇士良等知帝預謀怨憤出不遜語帝慚懼不復言士良等遣禁兵露刃出閤門逢人即殺死者千六百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擒王涯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於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稚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帝不預知鳳翔監軍斬鄭注獻其首梟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於臣妾任愼所以御之之術爾有曲突徙薪之防則無焦頭爛額之災禁兵之柄蓋人主授之則人主亦可得收之也宋初諸將之兵權亦不細也太祖以從容杯酒解之若無事然故在善御之而已爾苟能任賢擇相修復紀綱罷中尉之設以還祖宗之舊左右權幸諭之以禍福不絕其富貴人心既安法官廷議公去渠魁餘皆罔治則弑君之罪正遣下之恩孚矣若良醫之去病病去而人不知乃兩得焉若夫不知出此而妄行邪謀禍亂愈熾惜矣其不講於御小

人之術也

○唐武宗會昌三年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懼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臣若水通曰仇士良愚君固寵之術人以爲巧矣臣獨以爲拙也拙於自謀也今夫同舟之人中道遇風濤之險雖在素所仇怨者猶同心共濟其舟之不破何者蓋各自爲也天下如一舟也宰相者舟師之執柁者也然則臣庶內官嬖近皆舟中之人也共濟其溺死生共之今仇士良乃教其黨類愚弄迷惑其人主是猶同舟者構毒其舟師俾破鑿其舟折毀其柁及其舟溺身死而不悟然則士良之術巧乎拙乎害人乎害己乎其黨慮不下千百人無一人覺者何也噫後世內外之臣不知此義而終日鑿舟自溺者多矣臣故附其說於御臣妾之後庶閱者亦嘗傾聽乎心以共濟於大治也哉

○會昌三年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

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

臣若水通曰人主御下之道至誠而已矣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上御之以誠則下亦以誠應之矣上御之以術則下亦以術應之矣訓注以術惑文宗文宗以術令臺諫上下內外一於術而誠信之風亡矣夫任術者未有不反殃其身者也識者蓋已先卜文宗訓注之不免矣人君御

下之道可不以至誠為本乎

○唐僖宗乾符二年帝之為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帝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帝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暱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臣若水謹按政權者人主御天下之術如太阿之柄而以授人是反刃自戕也田令孜果何人斯僖宗使之知樞密擢中尉而政權一以委之且呼之為阿父與之以對食任其縱恣攬權納賄而不之禁非授之以太阿之柄乎卒之毒流中外而禍唐家國豈非僖宗之自貽也哉於乎履霜堅冰至君天下者誠不可不知慎其微也已

○僖宗廣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臣若水謹按人主之於臣妾一失其御遂為邪佞所入本心蠱惑則是非黑白莫能辨矣僖宗之惑於田令孜天有顯戒人有顯徵臣有直言而不悟反殺之則御下之道於君德豈小也哉然昌業於唐室之將危而上疏極諫其忠足稱矣事之無益而徒以殺身悲夫范祖禹謂其忠而未仁臣則謂其忠而未智也於乎惜哉

○昭宗天復元年六月崔胤請帝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帝帝乃令胤有事密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胤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諠譟訴胤減損冬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帝幸東都茂貞欲帝幸鳳翔胤知謀泄急遺朱全忠書稱被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令不速至必成罪豈唯功為他人所有且見征討全忠得書十月舉兵發大梁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百官皆不入朝十一月

王子全誨等叱下兵殿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
師欲刼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陛下幸鳳
翔收兵拒之帝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急
即火其下帝降樓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
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冬戍卓
駕至鳳翔二年六月全忠敗李茂貞之師于武
縣之北進軍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
貞出兵擊之又敗還兵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
如動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
或卧未死肉已為人所剮市中賣人肉斤直錢
百犬肉直錢五百茂貞儲偫亦竭以犬彘供御
膳帝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
柹以飼御馬十二月帝召李茂貞等食議與朱
全忠和帝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
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
湯餅今已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
和解爾

○三年正月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
車駕還京帝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
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為左右軍中尉
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等
十六人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
誅宦官已七十三人全忠使京兆捕九十人甲
子帝幸全忠營己巳入長安庚午崔胤奏誅宦
官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
內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者
詔所在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
灑掃帝愍可範等咸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
詔命皆以宮人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
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

臣若水通曰有唐宦官之禍慘矣人皆以宦
官之擅權而不知德宗以下諸君假之權也
及其敗也人皆以宦官之自取而不知德宗
以下諸君假之權實殺之也蓋權莫大於征
伐而彼典禁兵矣勢莫重於廢置而彼專予
奪矣故始也與南司水火而已其既也呼天
子為負義門生愛則非次而立之惡則改慮
而除之至僖昭而極矣然天道好還逆甚失
速邠岐之託雖紛宦武之勢實孅至是天子
祈請而二虜交歡及本窮源則惟宦者之是
誅爾一舉而誅七十再舉而誅九十三舉而
誅數百而在省者殲其宮出使者梟諸驛號
泣動地而諸帝之冤雪矣衆正之氣伸矣萬
世之憤紓矣然而何也非能自擅也諸君失

御之之術而以權假之也諸君假之權而使
伏誅非諸君殺之而何哉使其徒知足安分
而以忠謹自保亦將福祿攸同而何至此極
也吁
○宋儒程頤[illegible]三復白圭處
內臣帖都容[illegible]閣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
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內臣帖都容字夫人
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illegible]人事[illegible]過
當使生驕心是皆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
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初月蒸餅爲炊餅皆
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
臣若水通曰書云位不期驕非止自驕也乃
左右[illegible]之漸自驕矣人君至尊且貴尤易至
於驕也近三人明正學猶恐不免而況溺於
[illegible]者乎[illegible]可以[illegible]悅者
無所不至人主不可不察焉程頤之言可謂
切中古今之病者矣伏惟
皇上三復之
○程頤在講筵每講一[illegible]以開導人主之心者
便說始初內臣宮嬪側皆[illegible]在後抄錄後來
見說著使人之類皆[illegible]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
[illegible]不可傷觸人范祖禹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
不妨
臣若水通曰昔鄭莊公縱其弟叔段之驕橫
以及於誅君子以爲莊公之薄於其弟夫愛
而節之愛之至也然則人主節宦官之權橫
非惡之也乃所以愛而保全其[illegible]爾儒臣
之以是進講於君非惡宦官也乃所以欲君
節而全之謂非愛之不可也爲宦官者聞其
言而惡之是惡其人之愛己也不亦誤乎人
主御臣妾之道不可不辨好惡之實焉
○楊時上欽宗皇帝書[illegible]曰臣竊考自古奄人用
事未有無後患者[illegible]之實[illegible]何進以肺腑之親
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諸人共起
而誅之卒不勝皆[illegible]受戮唐之昭宗信狎宦
者至東宮之幽其爲歷世之禍大矣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於宦官嬖倖之人誠不
可不嚴其制御之術也御之不得其術縱之
則至於文昭嚴主之禍攻之則至於何實諸
人驕[illegible]之戕兩敗俱傷其機始於一念爾語
曰前車覆後車戒然則後之人君御之之道
如何則可亦在於嚴而盡仁義並行爾與之
以富貴而不假之以威權夫然後爲嚴盡仁
義兩得也

○朱熹曰宮閫之内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刑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貫戚近臣携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内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

臣若水通曰臣妾狎恩恃愛其最爲難處者也近則不孫遠則怨御之不外乎中正之道爲爾中正之道在正心始心正身修則恩威兩盡矣於御臣妾也何有伏惟

皇上立中道以御下幸甚

○元城劉安世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白中材之主知姦邪而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幸爾蓋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内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蔽於近習非近習能蔽之也自蔽也由於御之無道則臣妾得以乘其奸而曲投所好是以不覺其入而信之深也故夫人君之德莫大乎剛明剛足以斷明足以照則衆邪無以遁其情而畏服之矣使明不任用姦邪而不能去者得非不剛不明而私愛有以蔽之也耶

○國朝洪武元年三月辛未

上命翰林儒臣脩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脩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恐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門政由内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夫内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臣若水通曰自古宮閫之變非但后妃爾亦維出於嬖妾之人所以然者蓋由創業之君私愛寵嬖不能脩身正家以立法垂訓也我

皇祖知其然乃脩女戒以訓内宮且曰后妃不預政事嬪嬙備職巾櫛凜然而不可犯者御臣妾之道備矣大哉

聖言其即文王刑于寡妻之教也

聖子神孫以

皇祖之心爲心不牽於私愛則宮閫和敬天下太平豈不爲有道之世也哉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族彪奏自大同逮繫至京

英宗問學士李賢曰此人何如對曰行事公道能革宿弊

上曰必石彪被阻不遂其私爾召錦衣衛推問明白已而進狀果不實賢請遣人體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又曰再遣武職一人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爲回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當得致仕而歸

臣若水通曰人君御下之道在於明明則讒邪無所遁其情彪奏年富欲以逞報怨之私而

英宗皇帝即詢於賢輔導又審於三人之勘則彪之讒譖無所投而後之爲彪之奸者可息矣得非御臣妾之要道乎

○

英宗皇帝留心政務漸覺左右招權納賂之非嘗謂李賢曰爲之柰何賢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爲良法其私情既不得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以爲然且曰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晨拜天謁祖畢視朝後閱章奏易决者即批出可議者送先生處參决賢曰臣等所見不到更望再加詳審斟酌然後施行

上曰然左右乃曰此等章奏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必送與閣下看且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曰惟

陛下明見

臣若水通曰臣妾之弊佞縱之則驕激之則變漢唐之迹可鑒矣李賢謂果能攬權彼勢自消其真得御臣妾之道乎使唐德宗諸君而知出此則上無廢置之禍下無殺戮之慘而上下安寧保全福慶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二終

治國格 凡七目

事君使臣　立教興化　事長慈幼

使衆臨民　正朝廷　正百官

正萬民

臣若水序曰治國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國焉而至之也至其在國之理也故大學治國章以孝弟慈以心以仁讓以恕言之吾心感應乎國之理也是故事君使臣也立教興化也事長慈幼也使衆臨民也正朝廷也正百官也正萬民也皆國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治國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於斯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治國焉而盡之矣

事君使臣上

○易坤文言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臣若水通曰此文言釋坤六三爻辭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之義也六三以陰居陽以柔順之美德闇然而不著晦其美者也然已居下之上近君之位故或出而從王之事亦以柔順之德弗敢專其功者其分則然也如地氣承天之施而成其功不敢專其資始者也如妻從夫之命以治其事不敢專其家者也蓋臣之於君宣化承流欽若君之命而不敢專制其國也故三之始无成者事君之忠也繼代而有終者然已之能也亦忠也人臣事君之義當以六三爲正

○比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臣若水通曰此比卦之象比卦坎上坤下爲地上有水之象物之相親者莫如水與地蓋水地一體也君子觀水地比之象建萬國親諸侯親之爲言君臣一體者也書曰百姓不親大學曰在親民聖人之心豈不欲盡親天下之民而天下之民不可以一人親比也裂天下而分建諸侯之國與賢者能者共之使各比其民諸侯既建則有巡狩述職朝聘往來之禮而上下相交則諸侯親矣諸侯親則德意流通有以宣上之德親天下於無間也故封建興而君臣比君臣比而天下皆比矣柳宗元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者豈足以語治天下之道哉

○比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臣若水通曰四與內之初不相應外比近於五而五比之以六居四固爲得正又君臣相與之正乃得貞正而吉也象又釋爻辭之義言外比而貞吉者盖以五陽剛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四之親賢從上所以爲貞吉也盖君臣相遇難矣四之比五雖以下從上正也而以巳之正事君之賢亦正也仕適其可又正也志可大行而澤可遠施非吉而何苟非其君之賢內且不免矣而況吉乎故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事君者如四之比五吉之道也

○泰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臣若水通曰此泰卦之彖辭坤陰在外乾陽在內有小往大來之象陰爲小陽爲大往來者陰陽之交吉而亨泰之道也以言乎天地則陽氣降而陰氣升二氣絪縕萬物化生矣以言乎君臣則君不貧其勢而下交於臣臣不負其能而上交於君咸有一德而志意之相孚明良之會也夫天地交者氣化之泰也君臣交者人事之泰也氣化人事相爲致泰於唐虞三代之盛而後世不可復也巳非不可得也君臣之分雖存而志通者鮮矣若不相疑而相契則以人事而挽氣化之隆孰謂泰不可復見耶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者作享

臣若水通曰九三剛而得正居下之上在下而居人之上爲公侯賢德之象也五居尊位爲天子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其朝聘獻享之典固其禮之常也而賢者愛君之誠忘巳之私以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巳之富盛皆天子之有也故享其有於天子不敢私其利敬之至也小人惟無其德則以爲巳私而不能如九三之享矣雖然小人之不能享則無忠君愛國之誠可知矣終亦豈能以獨享其有哉

○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臣若水通曰六四以陰居陰爲以正近君之臣也故能質實結信而因明悟君也在險之時君臣最貴相合也於此時尤不宜華飾惟當純誠質實以孚於君如燕享之禮惟用一樽之酒則至誠一而不分矣惟用二簋之食而復用瓦缶之器則至敬質實而不飾矣以

敬感君之心其有不孚乎至於進結於君之道亟攻其蔽則蔽益深惟通其所明則聽明易發牖在暗室爲開明之處因其明處而結納焉則暗者以明矣因明以悟君心君心其有不悟乎如是則君臣道合而險可濟矣其事君之忠盡矣終何咎焉

○睽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臣若水通曰睽卦上離火下兌澤二體相背故爲睽然二與五爲正應相與故於睽之中又有終遇之理九二以陽剛居中而上遇六五柔中之君故未爲失道也盖君臣之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君或睽於臣下臣不可以自外於君故如巷之委曲以遇之而不失其正非枉己以求合也若拘固於常道則終不遇矣變而通之旁行而不流委曲以期乎君之遇也非過也臣事君之道也君臣道合而濟睽之功大矣夫何咎焉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臣若水通曰臣之事君致身以濟難也而已矣六二具中正之德故能於蹇難之時竭忠於君而忘其身如此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竭力以脫君於險蹇而又蹇不有其身傳曰王爾忘身公爾忘私其志盡忠故終无尤罪之者矣諸葛亮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之愚所能逆睹也其意正與此合忠義之氣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但無尤而已哉

○書虞書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大禹陳謨於帝舜之言也命教也祗敬也帝謂舜也史臣言大禹當文命四敷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之時尤陳其謨以敬承于舜以爲爲君不敢易其爲君之道爲臣不敢易其爲臣之道君臣交相責難則政事乃能修治而黎民速於從上之德敏矣夫文命四敷禹之功可謂大矣然猶且陳謨于舜欲君臣克艱共相警戒此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聖之所以益聖治之所以益隆也後之君臣可不鑒哉

○益稷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大臣輔己之言也帝舜言我有違戾於道汝當弼正其失汝無面諛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臣謂面從者非惟不能正君之失且將長君之惡矣退有後言者則是心非腹誹怨謗其君者罪莫大焉舜大聖人宜無違可弼也猶拳拳責望於禹如此況庸常之君乎後世人君以面從為忠愛以面折為誹謗遂至忠言不聞聰明日蔽自取喪亡而不悟可不戒哉

○益稷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臣若水通曰此乃帝舜與皐陶賡歌相責難之詞庸用也歌詩歌也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熙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屢數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而成其義也帝拜者重其禮也俞者然其言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帝舜用作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以為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敬畏之不存則怠惰之所自起所以無時而不戒謹也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所以無事而不戒謹也舜既言此乃作歌言人臣為君之股肱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矣皐陶聞舜之歌遂拜手稽首大言之述其所以賡歌之意以為人君為臣之元首當總率群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欲其不可不敬也又言既興事而又數考其成如曰歲月試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怠慢欺蔽之失此又不可不敬也故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皐陶既言此乃賡歌言君明則臣良而庶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必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帝舜又拜而然之曰汝當往治其職不可不敬也夫有虞之治君明臣良治化隆盛之至矣而舜作歌以示其難於臣

皐陶賡歌以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此有虞之時聖之所以益聖而治之所以益隆也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君臣同遊相與交孚之盛垂訓簡冊伏望
聖明近修
祖宗之典遠法唐虞之隆日召賢臣相與責難以成光明正大之德業天下幸甚

○商書說命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臣若水通曰高祖以伊尹望傅說故舉伊尹自任之言告之也夫君道至堯舜而止故昔先正伊尹之為保衡作興我先王成湯之治乃自期責曰事君而不能使吾君為堯舜之君則臣職猶未盡故其心愧恥若撻之于市然其志大矣厥後成湯聖敬日躋功格皇天可以追蹤堯舜則伊尹之心果無愧矣世之事君者當法伊尹責難其君後之使臣者當以伊尹責望其臣然後君臣之道盡矣

○周書君奭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舉近臣之輔文王者留召公也言亦惟天佑文王者純一蓋以虢叔閎夭散宜生太顛南宮适知是秉德之臣迪知天威秉者執持之意德者心之天理天理有之於已則能知天之所為故曰迪知天威迪知者實知而非測度聞見之知也以是昭明文王啟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夫秉德之臣有係於君德有關於上下天命如此之重則後之人君使臣其可忽諸

○詩小雅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臣若水通曰此君勞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臣之事君以禮以忠而已四牡之詩其上下之交盡乎君臣相與一心也故燕享之際作詩述其臣奉使之勞言駕騑騑之四牡馳委遲之周道斯時也使臣豈無懷其室家父母之心但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而我心則傷悲矣夫君臣各盡其道者也臣之奉使也驅馳道路而不敢自以為勞臣何心哉君之遣使也敘情憫勞而不敢自以為安君何心哉臣則曰奔走王事吾之職也吾盡吾職所以盡吾為臣之心也君則曰誠心體下吾之責

也吾盡吾責所以盡吾爲君之心也臣盡其
臣之心則事君以忠矣君盡其君之心則使
臣以禮矣君臣上下各盡其道此周之盛時
所以臣無曠職官無少恩庶績咸熙有自來
矣豈若後世君無體悉之誠臣無奉公之敬
是以君臣離心而德業不成也哉
○大雅烝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
山甫明之既明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
人
臣若水通曰此詩美山甫之盡職也肅肅嚴
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明謂明於

理哲謂察於事解怠也一人天子也詩言山
甫謹於承王之嚴命而邦國臧與否則山甫
明之非但明而已又哲而明之盡于以保其
身而又夙夜匪解盡心力以事天子焉夙夜
匪解者此心之敬無間於朝夕也蓋人臣事
君之不忠者豈有他哉皆由此心之不敬不
敬則懈心生懈心一生則此心之天理不存
凡所以欺君罔上鰥官竊祿鄙夫之事何所
不爲哉故敬也者人臣所以事君之本也誠
使此心常存天理乾乾而不懈則有以見夫
國家之事凡其勢之所可爲力之所能爲者

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
之無不盡矣寧肯曠厥職哉雖然臣固不可
以不敬君亦不可以不仁仁則明明則有以
辯邪佞察忠直而知臣之所以爲敬苟不仁
則不明不明則將以奔走承順爲恭而以責
難陳善爲非敬邪佞日親忠直遠矣甚非社
稷生民之福也故不敬則當責之臣不仁尤
當責諸君
○春秋隱公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
人伐鄭
臣若水通曰翬公子翬也書翬帥師譏不臣

也諸侯謀伐鄭宋公來乞師隱公不許翬主
兵請以兵會公不許固請以行無君之心也
孔子告哀公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翬主
兵方命而固請以兵會宋是謂無君不忠隱
公平日不能御臣而使之擅權自恣是謂縱
下無禮春秋書翬帥師則君不君臣不臣之
罪其間不能以寸矣此鍾巫之難所以不能
免也有國者可不慎乎
○閔公元年冬齊仲孫來
臣若水通曰仲孫齊之大夫也來者來魯也
胡安國云不稱使而曰來者咎其君臣之常

何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
也臣謂使齊侯以魯有弑逆之難苟存憂病
之誠必脩方伯之職聲罪以奉天討可也而
使仲孫來省難得無幸災樂禍之心窺亂取
國之謀乎則使臣非以禮矣使仲孫誠以不
去慶父魯難未已苟存責難之忠必勸其君
急魯國之難脩討賊之禮可也而仗義之言
未聞得無使君忘恤鄰之典有緩追逆賊之
尤乎則事君非以忠矣至使慶父稔惡閔公
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爾直
書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禮記曲禮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
之
臣若水通曰此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之義也不顯諫者即易所謂納約自牖書所
謂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孔子所謂
吾其從諷諫之意三諫反復不一之意也逃
謂隱而去其位也夫旣曰不顯諫則其諫也
深矣諫而至於三則其諫也數矣如是而不
聽又不能去則爲貪位慕祿斯必至於辱矣
此臣之所以必於逃也嗚呼忠臣愛君豈願
至此爲人君使其臣逃而去之亦危矣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是可不爲之寒心哉
○少儀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
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
之謂之社稷之役
臣若水通曰人臣之事君君有過諫之使止
可也過則至於訕之而不恭矣諫不從逃而
去之可也過則疾之而太傷矣頌而無諂則
所頌爲公諫而無驕則所諫爲正怠則張
大而相之事廢則埽蕩而更之皆有功於社
稷者也是之謂社稷之臣雖然漢武帝知汲
黯爲社稷之臣而使之終臥淮陽唐太宗謂
蕭瑀爲社稷之臣而不絶猜於戴己故忠君

者固在乎臣而容臣者尤在乎君也
○表記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臣若水通曰大言者言之所關者大大本大
原如正君心之非是也小言者言之所關者
小一事一物如用人行政之間是也所存者
小則言不可強而大故不受大祿所存者大
則言不能貶而小故不受小祿亦各稱其德
而已矣
○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

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臣若水通曰陳澔曰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曰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臣謂可望而知則人君正大光明之氣象可想矣可述而志則人臣德政純懿之情狀可見矣君臣相遇如此豈非千古之一大快哉

○孝經孝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臣若水通曰盡忠者盡心而不欺即退而所思補過之誠悃也補過者改過而復無過即進而所思盡忠之實事也將順者因養其善端引之當道志於仁也匡救者絶其徑斜其謬也進退思惟無一念而不在於陳善而閑邪焉則忠臣之道盡矣臣以是事君君必以義接下故上下能相親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三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四

事君使臣中

○論語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臣若水通曰禮是天理之見於實事者忠是天理之發於實心者定公之時君弱臣強上下無道使臣事君之間亦有所感而發也故孔子告之以此蓋君之所使於臣之事必其天理之所當為而非所不當為而為者斯乃謂之禮則臣必可奉行矣臣之所事於君之道必由於天理之止而非罔所不正以為正者斯乃謂之忠則君必無過矣然天理一而已矣上以禮感下以忠應有不可誣者君禮臣忠則各盡其道上下交而為泰矣堯舜之克艱亦不過如此聖人之言真萬世君臣之龜鑑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臣若水通曰大臣即是大人為之所養者大故其德業亦大所謂大者道是也所謂道者天理是也大臣以此事其君引之當道格其心而志於仁若其言之不聽諫之不行則道有不合矣則去之而不苟留也是非仕也以

道止也以道樂則行之愛則遄之進退以道確乎而不可拔矣故嘗論之以道事君者固愛君也不合而去者亦所以愛其君也何也道不合而弗去則將苟焉以徇利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籠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爲去就則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君而有敬畏之心則大臣雖退猶進也雖去猶留也是之謂愛君之道夫子之不許由求以其無大人之學爾若顏曾冉閔者其人乎惜乎魯之君臣莫能用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臣若水通曰犯謂犯顏諫諍也欺謂所犯之言或有不由其誠不當於理而猶涉於欺罔也禮曰事君有犯而無隱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則事君固貴於面折犯顏然而不免有欺君罔上之言雜乎其間則固已得罪於君又得罪於天矣雖能犯而亦何取故孔子告子路以有勿欺之心而犯則忠直並行而事君之道盡矣後之爲臣犯則往往有之或由於好名或由於附勢凡有所爲而爲則欺君之罪已先不能免矣何以望其君之感悟哉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言堯舜爲君臣盡人倫之至所以詔告當時君臣取法之也夫堯以道治民君道之至也舜以道事君臣道之至也道者天理是也爲君而未至於堯是君道猶有未盡也故猶爲賊害其民爲臣而未至於舜是臣道猶有未盡也故猶有不敬其君慢君賊民則無道極矣可不懼哉夫後世之爲君者與堯之爲君同此心也同此理也後世之爲臣者與舜之爲臣亦同此心也同此理也何後世之爲君臣者其去堯舜之君臣若是相遠哉盡心與不盡心爾伏惟

聖明求諸臣知堯舜之心學者而講習之焉則君臣咸有一德而堯舜之治可幾矣

○左傳僖公九年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

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公子卓里克殺之荀息死之

臣若水通曰荀息之死於所事爲忠不食所言爲信而公利必爲往來耦俱蓋其忠貞之小者固不論也若息者庶可以爲事君之法矣後或從而玷之臣不知也

○僖公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臣若水通曰周室東遷綱常淪斁以天子而下堂見諸侯則君臣之禮壞已極矣葵丘之會尊王之義著而三綱賴以不墜宰孔一言幾敗大事矣桓公卒能尊天顏以就下拜而天地冠屨之大義明此桓公之所以爲霸主也歟

○僖公二十八年冬會于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臣若水通曰君臣者天地冠屨之大義不可得而犯也且桓文所恃以服諸侯成功伐者非尊君之義乎晉文方平衞許之訟乃遽召見天子其與齊桓固請下拜天子之賜者何如邪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定公四年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臣若水通曰包胥興楚之心猶伍員報楚之心也包胥之興楚也爲君伍員之報楚也爲

親爲親者孝爲君者忠皆不忘所天者也從之爲子者有任負之孝其爲臣必有包容之忠矣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其二子之謂乎

○國語周語劉康公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施教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

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

臣若水通曰劉畿內之國康公正卿王季子也上下君臣也隙瑕釁也君君臣臣則上下交而爲泰則德業成矣劉康公其知道乎夫寬肅宣惠君之道也敬恪恭儉臣之道也知所使事則上事無不徹下任無不堪矣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其可不法康公之言乎

○魯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齊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

臣若水通曰嚴公魯桓公之子同也臧文仲魯大夫名辰告請也選事自選擇其執事也夷平也無違無相違很也鬯圭祼鬯之圭長

尺二寸有瓚以祀廟玉磬鳴球也夫國病則主憂主憂則臣辱相視一體者也故人君者賴臣之力以弘濟于艱難人臣者濟君之艱以急國家之難而安其民者也此臧文仲事不辭難可謂能事君矣

○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置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臣若水通曰宣公魯文公之子倭也濫漬也

濆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泗在魯城北罟網也別別於雄而懐子也執極也良善也諗告也師樂師存名也古之忠臣不從君之欲而引之於志仁古之明君不徒從臣之言而貴於改過魯宣濫於泗淵而里革斷罟公命藏之則君明臣直兩得之矣使若置里革於側其所拾遺補過爾不多歟有天下者能師宣公無忘之心必近忠直之臣其爲盛德大業可量也哉

○晉語寺人勃鞮曰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

臣若水通曰勃鞮寺人披也訓教也夫人臣之事君也不貳其心人君之使臣也不阿其好惡君臣各盡其心而其道盡矣寺人勃鞮雖不足道然其所稱亦有格言矣君子其勿以人而廢言哉

○晉語夙沙釐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臣若水通曰夙沙釐姓名鼓子之臣也鼓本爲翟今爲晉所取也策死謂書名於策必死其事也烈明也無畔質示必死也若夙沙釐之於鼓子可謂忠於事君而穆子之於夙沙釐可謂明於使臣矣後之爲臣者當以夙沙釐爲法爲君者當以穆子之告頃公爲法

○晉語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

臣若水通曰諫過匡救其惡也賞善將順其美也薦進也替去也死死其難也夫匡惡而順美選賢而薦才道文行效死力知進退簡子論事君之道盡矣真可以爲萬世人臣之龜鑑歟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讎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爾乃舍之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

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不可既以委質爲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臣若水通曰豫讓出百死以圖爲智伯報雠事雖不成而不以生死存亡貳其心又不肯委質而求逞志若豫讓可以爲社稷之臣矣襄子始以其爲義士而謹避之終不能不殺之則何以使人臣之盡忠邪然而以衆人國士之遇而異其報則何自待之不厚矣

周赧王三十一年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而死

臣若水通曰王蠋之死不事二君之志明矣而所以致之者毅也方其初也以禮聘之至再至三而不起則就其廬而訪焉可也何至不來且屠邑哉封墓之舉亦爲徒然矣臣愚於殺不能焉

漢高帝六年項羽已滅田橫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島中帝恐其爲亂乃使人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帝拜其二客爲都尉以王禮葬之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聞其餘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橫死亦皆自殺

臣若水通曰二客以不貳心於橫而自剄以死則生平之所以事其主者將無所不盡其忠矣田橫致二客五百人之從也以死則平日之所以恩禮結之者亦將無所不盡其誠矣可以爲後世上下之法也已

漢文帝六年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

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
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使臣謹以擇之於初誠以任之於後因其德而爵之朝無非德之大夫也故禮刑不上大夫誼欲文帝禮大臣而有賜死而無戮辱之言過矣至未知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卑踰尊疏踰戚尚不可不謹况加刑乎啓人君賜死之非者必自斯言矣

○漢武帝天漢元年蘇武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武欲降之律謂武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

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臣若水通曰蘇武之為人臣孤忠大節可與日月爭光有補於天地冠履之大矣其功豈淺矣夫何還自匈奴拜為典屬國賜錢因

而竟不聞處以公卿之位則宣帝使臣之道可知矣

○漢宣帝元康二年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臣若水通曰昔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丙吉以之此宣帝所以益賢之也雖然臣子之身皆君父之身所能為者乃可盡分爾何伐之有然則吉之義可以愧天下後世貪

薄之夫之矜伐者矣

○漢成帝元延元年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御史遂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使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臣若水通曰朱雲位卑而言高所以取罪然其心實痛禹之邪佞一時近臣無言者故發憤如此然其事上不欺之忠固出於廷臣之上矣成帝始怒欲誅之及悟戒勿易檻以旌其直可謂能補過者哉

○漢孺子嬰初始三年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老矣誼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而死

臣若水通曰龔勝不受莽之印綬而繼之以死人臣不貳之忠盡矣至云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是又足以愧莽賊之心歟然則後世人君之待臣可不以恩禮邪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四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五

事君使臣下

○漢光武建武五年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臣若水通曰君臣之間嫌隙易生光武之於馮異不以人言而間示之章奏恩如父子眞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矣此其所以豪傑響應而再延漢祚也後之人君御臣之道當以光武爲法

○漢光武建武九年潁陽成侯祭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復親祠以大牢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至葬車駕復臨之旣葬又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臣若水通曰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祭遵之憂

國奉公光武之哀痛葬祭君仁臣敬兩無愧
矣然則人君於忠孝之臣可不知所以厚之
哉人臣於恩禮之君孰不思所以報之哉
○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帝以睢陽令任延爲武威
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
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
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
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臣若水通曰履正奉公人臣事君之忠也舉
直錯枉人君用人之道也有臣如任延斯可
勝公卿之任矣何必圖讖之求哉

○晉孝武帝咸寧四年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
卯以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臣若水通曰薦賢所以爲國羊祜疾篤舉預
自代以人事君之心死而不忘若祜者可以
爲大臣事君之法矣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其上負於君下負
天下之賢才多矣有臣如此迸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豈不宜哉
○北漢劉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
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
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爾殷在公卿間恂
恂有卑色故能處驕恣之國保其富貴不失
令名
臣若水通曰書稱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
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
德此幾諫之意乎夫人臣諫君欲以全其德
愛也而以幾諫不欲顯君之過善則歸之以
全令名又愛之至也然直諫難容幾諫易入
期於補過則一而幾諫之收功多矣此在後
世爲臣者尤所當法焉漢主劉聰負殺兄之
惡而劉殷忘同姓之恥以二女爲貴嬪殷豈
幾諫之人聰豈幾諫所能正哉其爲此言蓋
欲爲全身保富貴之計爾

○晉成帝咸和二年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
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
且按甲以待之彝厲色曰夫無禮於其君者若
鷹鸇之逐鳥雀也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
臣若水通曰桓彝既不怯於兵力之薄又不
貳於裨惠之言討賊一念終始不渝既而忠
貞之志感夫裨將雖死猶不負彝猶彝之不
負國也嗚呼雖不幸而敗人臣之義何愧哉
○晉簡文帝咸安元年王猛以六州任重言于秦
王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堅報曰朕之於

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猛乃視事如故

臣若水通曰猛辭任讓賢事君之忠也堅委心付托待臣之誠也比諸桓公之管仲燕昭之樂毅劉備之孔明眞無愧哉

○北魏成帝命古弼輔太子決庶政古弼爲人忠愼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主欲奏其事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忽起捽樹頭掣下牀搏其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帝失容捨棊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爲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

臣若水通曰古弼之捽樹直諫而以身請罪成帝之霽怒優容而勉使竭力君臣可謂兩得矣至於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之規未聞而自怨自艾改過遷善之勇不著惜哉

○唐太宗貞觀元年有上書去佞臣者上因告之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君臣源流之喻切矣然徒知源之不可濁而不能浚之以淸知其自爲詐而不能養之於誠乃至以己之尚詐以恕其佞臣而不問夫佞者固不臣矣容佞者果得其爲君之道乎

○唐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

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又六年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臣若水通曰太宗之於魏徵可謂信任矣然聞人之言猶不能不假他人之考按者是徵為任賢勿貳乎然告太宗欲為良臣矣然而無皐夔稷契之學故不能致其主得盡事君之忠乎彼哉君者舍堯舜禹湯之學未盡其為君之累臣者舍皐夔稷契之學未盡其為臣也所惟

聖明天授聰明召堯舜禹湯文武之資陋太宗而不屑為也而輔養聖學者必皐夔稷契其人然後可也

○賈誼新書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

臣若水通曰上以廉恥禮義遇之則使臣以禮矣下以節行忘私報之則事君以忠矣故上以禮則下以忠感應之必然也為人君欲得臣之報禮以圖治理者何憚而不以禮乎

○劉向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榮辱者禍福之門也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

臣若水通曰六正者曰聖曰良曰忠曰智曰貞曰直雖不同同歸於治六邪者曰具曰諛曰姦曰讒曰賊曰亡雖不同同歸於亂也故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矣君子小人分而治忽見矣則何以辨之曰自君心好惡始故人君之心能公則明明則邪正不混矣故臣之事君當正其術君之取臣當正其心

○劉向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

臣若水通曰陳善閉邪敬之至也歸善不有尊之至也劉向之言其知事君之道哉食君之祿荷君之恩者宜佩之無斁也

○班固白虎通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諫諍

君子利涉大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臣若水通曰君臣一心而治化行矣君臣二心則禍亂至矣是故以貴下賤禮以使臣君之心即臣心也利涉大川忠以事君臣之心即君之心也夫一心者豈人之所不能哉不爲爾一之何如曰在講學學一則德一德一則心一矣

○宋儒程頤曰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豈可自絕也君臣即如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爲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臣若水通曰古之君臣之喻多矣有喻之以父子者非不親也然而有父子不相顧者矣有喻之以元首股肱腹心手足者非不一體也然而有痛癢不相關者矣至於喉舌之喻則一體死生以之可不懼乎夫君猶心腹也臣之侍從言論猶喉舌也侍從其至近之官不言如喉舌不通其身心將與喉舌俱死矣此非特人君家國之憂亦爲人臣者終身之憂也臣愚敢以此廣程頤孟軻之說以爲

明主獻以爲言路規

○程頤曰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于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爲報君也

臣若水通曰程頤之說蓋爲中人以下食祿思報者之警策也語曰肉食者謀之又曰朝不坐燕不與於三人足以反命義者謂其自

待之薄夫君臣之義不可解於心者也有去就而無厚薄扶危濟傾之力多出於疏遠下位之臣豈以其祿之厚薄異其心哉故臣之盡忠非欲以相報也乃自盡也人之所以根於天性者也夫豈有所爲而爲之者哉必如此而後君臣之義正

○或謂程頤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臣若水通曰孟子稱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程頤學似孟子者也故其在經筵容貌極其莊敬極其至宜乎或人有已甚

之疑也他日文彦博聞其講說嘆曰真侍講也若程頤者可爲萬世事君者之法矣

○楊時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臣若水通曰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主之學在知道而已矣知道則仁義並行而天地陰陽剛柔備矣故禮以勸之刑以懲之同於仁義也同於道也故春以生之秋以殺之而

萬物成矣楊時之所惡刑名者蓋謂商鞅韓非慘刻者之刑爾非謂弼教之刑也所謂仁者蓋能好惡人之仁也非姑息之仁也時之言蓋有爲而發也歟

○胡宏曰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藝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汩於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臣若水通曰三代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合誠而已矣上下交誠然而德業不成者未之有也後世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藝相率爲僞而已矣上下交僞然而災害不生者未之有也治不古若無怪乎其然矣爲人君者其可專以文辭取士而徒以富貴誘其臣哉

○張栻曰嚴主簿啓有云皇家設科本收多士之用而君子從仕豈爲一身之謀故官無尊卑而報國則均事無大小而行志則一

臣若水通曰君之取士也爲其賢也臣之事君也爲其道也故君有取於其臣臣有期於其君期之者至矣夫何有尊卑大小之間哉臣於人者可以悟矣

○張九成曰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

臣若水通曰君臣相與之際信與不信而已夫信者結於心者也信則用誠不信則用術誠則始終皆一術則始終皆二君以術而御其臣臣以術而應其君相二相間則臣之寵愛不終而君之盛德有累而亂亡之所由起也臣故揭之以爲萬世君臣之戒

○張浚曰事君者必此心純一而後能有感格

臣若水通曰上下之心一而已矣理一而已

矣故純一則不雜不雜則誠未有誠而不動
者一心之感應也故言無不聽諫無不行信
在言前也然則爲人臣欲格君心者其可不
求夫純一之學也哉
○國朝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乙丑
上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
君受之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
爲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
容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汙穢簡
策貽譏千古此誠可爲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
對曰誠如

陛下所論惟明主則能慎擇之
上曰責難易入於賢君而諂諛難動乎明主人臣
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失則無所不
至矣
臣若水通曰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巽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責難者逆心之
言也故難受諂諛者巽志之言也故易入賢
明之君在審之而已矣責難之言入則天下
蒙其福諂諛之言入則天下受其殃故人君
以難受爲藥以易入爲毒人臣以責難爲忠
以諂諛爲賊則君臣上下各盡其道而國治
矣
聖祖諭侍臣及此灼見其弊非天下之至明其孰
能與於斯此
聖子神孫當念之以爲御臣下聽言之法也
○
太祖高皇帝大誥曰昔者人臣得與君同遊者其
竭忠誠全其君飲食發號未嘗忘其政所以政
者何惟務爲民造福拾君之失撙君之過補君
之闕顯祖宗於地下歡父母於生前榮妻子於
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
臣若水通曰此

聖祖君臣同遊之誥也蓋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
之嚴嚴則疎疎則上下不交而德業日廢矣
故唐虞三代之時君臣相親於一堂之上都
俞吁咈將順匡救無非講學之時也此德業
之所以隆盛乎自漢唐以下諸君非不有時
而同遊不過宴賞觴詠助欲喪德而我
聖祖君臣同遊之誥直欲拾其失撙其過補其闕
不忘其政以福乎民而涵養德性變化氣質
之益又默寓於其間所以格心成德尤有出
於言語之外者仰惟
聖明脩復舊章而力行之則君聖臣賢一舉兩得

而萬化成矣天下幸甚

○正統四年

欽定憲綱居風憲者須用持身端肅公勤詳愼毋得褻慢怠惰凡飲食供帳只宜從儉不得踰分風憲之職其任至重行止語默必須循理守法若纖毫有違則人人得而非議之爲風憲之累矣故所至州縣取假分毫之物即自玷污在我無瑕方可律人若於各衙門囑託公事比常人加三等有贓者從重論

臣若水通曰風憲之職在廉以律己正以格物而已矣

英廟以是諭其臣得使臣之道矣爲臣以是奉其公得事君之道矣臣故敬表而出之以爲萬世使臣事君之龜鑑焉

○憲綱出巡同事之人須相協和若有所見不同而行事乖碍者可於無人之處從容陳說利害以開導之彼心既悟自能從正凡人言語須虛心以聽不可偏執己見若聽者能從則言者亦不可矜爲己功大抵同事當如兄弟相親相愛積誠相與未有不相契者凡有善相勸有過相規相規亦不可對衆發之庶其能從不可推惡避勞不可妨彼利己不可揚己抑人必務協和以相助益不但風憲如此諸司處同僚者亦皆當然

臣若水通曰共事之道不貴於同而貴於和同則不和而和所以濟其同也同者私也和者公也甲曰可乙亦曰可所謂同也是未得可之正也甲曰可乙曰不可是必求得夫可之正矣所謂和也鹽梅酸鹹不同而同於和羹以梅濟梅以鹽濟鹽其能有和乎書曰庶官乃和不和政龎夫和者人臣事君之忠也祖宗憲綱所謂不同乖碍有過相規則亦不貴乎同也所謂必於無人之處從容開導則亦所以爲和也雖然世之士夫外每失於同而內則不足於和何邪則盍反其本矣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故欲相濟於和者必有寅恭之心然後可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五終

格物通卷之四十六

立教興化上

○易觀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臣若水通曰觀卦上巽下坤風行地上動盪周旋有行教以觀於民之象先王體觀之象立爲省方觀民設教之禮王者省於方岳諸侯皆於境內因民俗而設教以觀之布其政教號令之典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抑其過引其不及而約民於中也後世此典不行而民俗之善與否人君罔或知之安望其化民成俗之治邪

○坎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臣若水通曰坎爲水習重也洊亦重疊之義重坎故有水洊至之象君子體此內常其德行外習其教事亦皆重洊之義君子之盡性物我無閒也故德行存乎已教事施於人一理也皆待習而後熟也常德行則動靜無閒內外一致而爲教事之體矣習教事則勤於教詔詳於辨論而爲德行之用矣書曰惟斅學半自學教人並行兼濟者也成已成物皆性之德合內外之道也在已爲德行在人爲教事不盡乎已則無以推於人不盡乎人則已之性分有歉也故君子察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夫然後可以成其至治也

○書舜典愼徽五典五典克從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敘舜歷試諸難此則教化之事也徽美也五典五常也從順也言堯使舜爲司徒美其五常之教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天下化之自相親相義相別相序相信而無不從順矣不曰敷五典而曰愼徽五典愼者謹其立教之本也謹而徽之使人倫各盡其分無一毫欠闕舜蓋以身教天下者所以當時各從其教無有梗化所謂以身教者從也後世爲教已無躬行之實而徒用心於科條之煩無怪乎民之不從而俗之不善也歟

○皐陶謨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臣若水通曰此皐陶陳安民之謨於帝舜之言也敘倫也典常也勑正也惇厚也秩品也庸用也衷中也言天生人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在我而已天生人以五典之中有尊卑貴賤等級降殺之品秩然用之使品敘而有常則在

我而已然惇之庸之必本於一德故君臣皆同其寅長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貫通而民與物則各得其正使和順中正以歸人倫之極可也臣嘗論之人君惇典庸禮非有外益之也不過因其固有者裁之爾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敬其兄是其良知良能本然天理故謂之天叙天秩也然氣質之偏氣習之蔽斷不知初或失之太過或失之不及不能歸於中道是故必待於人君與臣惇之庸之而和衷之也所以惇庸之和衷之者亦不過復其本然者而已故寅恭者立教之本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之中以立而皇極建矣伏惟

聖明留意寅恭和衷以立天下之極幸甚

○商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臣若水通曰此成湯克夏以誥萬方言君道所係之重如此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氣之中者即性無所偏倚故謂之降衷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人能順其自然而不鑿以私智固有仁義禮智信之常性矣然氣習不能無異故必待人君建極立教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子思作中庸首章言性道教其原蓋出於此夫道者用也性者體也天也者性道之原也故道本於性性出於天人君立極以教天下者不可不知性道之原伏惟

聖明留意焉

○周書多方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舉成湯之教化乎民者以告多方也慎謹也麗依也刑儀刑也言成湯深謹其所依所依謂仁也仁者人心之天理君民同然者也上行之則下效之而興其同然之心故以勸勉其民則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天下之民心亦仁而已矣為人君者欲興教化豈待外求之哉

○君陳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命君陳往下都監殷頑民之言也典者常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是也德者心之所得之理也允信也猷道也言斯民得天地之和氣以生故其性本淳厚知誘物化遂漸移而澆薄爾然厚與可返

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厚者乃其本然也反之之道惟在於上爾民之於上罔不從其令而從其好所當敬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道而無不在於德蓋在心爲德在事爲道德者體而道者用也敬典而在德則道由中出敎由我行以身敎者從故其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蓋人人各率其性各由其道則天下爲大道之世矣然則人君欲移風易俗必自身心之德始也伏願

聖明留神講求脩德凝道以升大猷之治幸甚

○君牙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臣若水通曰此穆王命君牙爲司徒之言也弘大也敷布也式敬也和者和衷之和身亦心也則者有物有則之則言大布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五者之常道敬以和民之則典以道言用也則以心言體也即親義序別信之心下文所謂中正是也正也中也即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者也正以不偏不倚言中以無過不及言皆所謂則也又言爾克正則民化之無不正矣民有不中則在爾心之中以化之矣其中其正皆係於一心之敬敬立則上感下應民則和而五典克從矣

○時周頌時邁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臣若水通曰式敬也櫜韜也懿美也戢聚也肆陳也夏中國也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詩言明顯昭彰乎我周也旣以慶讓黜陟之典敬序在位之諸侯又歛其干戈弓矢益求懿美之德以布列此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矣蓋偃武脩文則立教化而國

祚可永也武王於革命之初即大明黜陟式序諸侯則大政舉矣又戢其武備陳其懿德則文教興矣政教並行天命丕新蓋由武王實有安天下之心故一政一教皆發於仁義之自然有不容已爾苟無仁義之心徒欲行乎政教以鼓舞於一時則是後世駕御之術將治之而不服教之而不從矣安能保人心而永天命哉

○春秋定公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臣若水通曰郈費者叔孫季孫之邑也春秋

之時君臣之禮不行政在三家因城自強公室不能制矣及陪臣執命據邑以叛三家亦不能制矣一聞孔子禮可治國之教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言叔孫季孫感化而帥師以墮之焉然則禮教者可以定分可以化強可以撥亂教化之大本也向使推而行諸天下興之致治可以回關雎麟趾之風東周之嘆豈虛語哉惜乎聖人有通天下之化天下莫能用也

○樂記曰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教立於國行於天下父子君臣也故教立而父子君臣之名作矣父子君臣之名作而紀綱立矣夫作者非聖人作之也天作之也故紀綱立而天下無無人倫之人者矣紀綱也者紀綱乎人道者也

○祭義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臣若水通曰此言先王立教於國之要也孝弟者人之心也孝弟本乎心行乎家而國之教立矣感乎民而民化之放諸四海而準以其心之同也使人而無是心也又何感化之有伏惟

聖明躬行孝弟以教於國由是擴而充之則天下感慕而化有不期然者矣

○祭義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臣若水通曰孝者立教之本也人心同然之理良知良能者也故四海之準以其同然也

豈但四海哉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來之宙理一而已矣故古之先王以孝理天下亦因其同然之心爾為人君者可不務乎

○祭統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臣若水通曰祭祀之禮所以事天也而教乎人所以事先也而教乎後外祭天地使人知有尊尊之義也然而諸臣服從矣內祭宗廟

使人知有親親之義也然□四子孫順與□
敬盡于一人德教興于一國然則盡道歸之
也其惟君子人君之學求之此心而已矣孝
敬存於心而教化立於家行於國達於天下
是之謂要道也
○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
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
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
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
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臣若水通曰為民父母在於嚴慈兼濟而已

非嚴不敬非慈不愛愛而不敬則流敬而不
愛則離父以尊之則民知嚴母以親之則民
知恩強教說安同歸於親愛而已矣若夫失
於刑法之酷而以為強教失於姑息之弊而
以為說安則何凱弟之有哉
○周禮地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
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
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
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
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
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臣若水通曰物猶事也以鄉三物而教乎民
是故六德緼之於心也六行見之於行也六
藝游之於藝也以三者而教之夫然後教之
事備矣教之而不化又輔之以八刑是故勸
之有道而懲之有其宜乎民日遷善而不自
知也有國家者盍亦留意於斯哉
○論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
不偷
臣若水通曰親者全其親故者全其故親故
者人之情天之理也然上之人同此心也同
此理也下之人亦同此心也同此理也故我

能盡此心於親親則下興其仁愛之心同然
矣我能循此理而不遺故舊則下亦感化而
厚勃然矣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
民好暴感應之機何異於影響之捷哉人君
惟慎其所感而已矣
○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
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
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
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臣若水通曰博愛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
無不愛也陳之以德義者陳說其德行道義

以感動之得其心之所同然故興行也先以
敬讓者躬行恭敬辭讓則感其辭讓之本心
故不爭也禮以理其心樂以樂其心故和睦
也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故知禁也悌愛
也德義也敬讓也禮樂也好惡也上之教也
不遺親也興行也不爭也和睦也知禁也下
之化也是故觀其教化而人心之同然者可
知矣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
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
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臣若水通曰何以謂親生之膝下也親愛之
心自孩提之時生也何以謂養曰嚴也既長
而養父母則知識漸開明乎父子尊卑之分
故日加敬於父母也親也嚴也是人之良心
也故聖人因之教以敬愛焉是故教不肅而
成政不嚴而治也然後知聖人之政教非強
爲之也根之於天性者如是也

○孝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
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臣若水通曰教親愛以孝者何也孝親之心
即親愛其君之心也教禮順以悌者何也敬
兄之心即禮順長上之心也樂作而平中故
風移而俗易也禮達而分定故上安而下順
也孝弟禮樂其立教之本乎

○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
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
之爲人君者也

臣若水通曰孝悌忠人心之固有者也君子
之教盡心焉爾矣人各盡其心然後不獨盡
其心以其得所同然者爾君子以孝教乎國
而凡天下之爲子者無弗敬其父焉以悌教
其國而凡天下之爲弟者無弗敬其兄焉以
忠教其國而凡天下之爲臣者無弗敬其君
焉是則天下之孝悌敬皆君子教之也非德
之至乎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六 終

立教興化中

○漢光武建武元年宛人卓茂寬仁恭愛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求請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且

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以病免歸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臣若水通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卓茂以禮教治邑民不忍欺教化大行謂非得其本哉其折禮遺亭長之數言藹然尚德君子矣吏民始嗤而久服之秉彝之在人者不可誣也光武褒德之賞其為世教之勸大矣哉

○漢桓帝延熹四年夏四月以大常劉矩為太尉初矩為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臣若水通曰為國以禮讓為本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劉矩令雍丘以禮讓化民而訟者罷去得其本之明效也然則人君之為治豈可不端其本哉

○延熹七年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主簿謂

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香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為也奐曰枳棘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齎刺謁之因留宿明日泰起下牀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

臣若水通曰甚矣教化之易以感人也得乎人心之所同然故也仇香陳人倫孝行卒能化成蒲民之孝其所以見畀於王奐取重於郭泰非得其同然者如是乎

○延熹八年秋七月議郎王暢嘗為南陽太守奮

厲威猛張敞諫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
姦未若禮賢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
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臣若水通曰化以在德不在刑德者順也刑
者逆也信乎張敞之言矣王暢然其言改威
猛而崇寬厚卒之教化大行貴戚豪族斂手
革心而前所謂發屋伐樹堙井夷竈之嚴猛
將焉用哉
○延熹八年十一月徵東海相劉寬為尚書令寬
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
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

卷四十七　三

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
人皆悅而化之
臣若水通曰傳云孝弟順德也觀劉寬歷典
三郡溫仁多恕蒲鞭示辱藹然愷悌君子矣
及慰父老以農里之言所謂上老老而長長
者耶其訓勉少年以孝弟卓乎順德之化矣
此其所以感人心而受上賜也歟然則為治
者奚以嚴峻苛刻為哉
○延熹九年賈彪晉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
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
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
怒曰賊盜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
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
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
皆名之為賈
臣若水通曰乍見孺子入井在他人猶有怵
惕惻隱之心而況於骨肉乎甚哉風俗之移
人雖人心天性尤不能不為之奪也賈彪之
治新息不治劫人之盜而僅案殺子之罪可
以教人慈矣遂使民間養子以賈父天性
之愛益滋殖也臣聞兩浙之間以嫁娶侈靡
殺其女雖名士大夫之家慈母之愛猶不能

卷四十七　四

免況貧困小民乎其滅天之性傷天之和莫
大於此甚焉
國家治化之累也伏望
聖明推大孝之心以為慈幼之政詔浙江有司嚴
禁示以殺人之罪徐以漸及天下則人倫之
愛同天地之和積而休徵至矣幸甚
○齊武帝永明五年十二月魏主問高祐曰何以
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
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
之易矣
臣若水通曰教化之於人大矣猛虎蝗蟲

類無知猶且感格而況於盜賊乎而況於人乎所以然者以其氣之一也夫守令近民也人君爲國得人以立教化如均茂焉則人人德其教而天下平矣

○齊武帝永明十年八月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許之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魏主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己酉詔以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庶老國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臣若水通曰魏主禮尉元明根爲三老五更所以老老賢賢之禮其至矣及元明根勸之孝友化民卒以孝悌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元根之於魏主以之夷狄之君猶能行之以立教化亦可以見天理之在人心矣爲中國之大君者可不動心哉

○齊明帝建武三年二月丙午魏詔畿內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行養老之禮三月丙寅宴群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黃耇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

臣若水通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魏主詔畿內七十以上至京師行養老之禮所謂老老而長長矣所以厚風俗而崇治化豈小小哉先王養老之政至五代蕩不復存矣孰知衆感與於久曠之餘乃出於夷狄之君也耶

○陳文帝大建六年五月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

臣若水通曰異端之害道凡志於道皆知距之然卒未能殄絕之者何也凡以吾道之未

明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周武帝知排佛老可謂難矣使能明先王之道以教國天下則二氏之學不毀而自廢矣雖然後世之君尚崇信焉其視武帝又何如耶

○唐太宗貞觀四年十二月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魏徵對曰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曰五帝三王不易

化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訛則至于今日
當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不可謂無志於教化者
矣惜乎魏徵之徒知教化之可興而不知興
教化之有本是以貞觀之治不能如三代之
時雍也夫形之不端影將何正立身刑家多
欲慚德尚能以教而化人哉易曰聖人以神
道設教而天下服知神道者而後可以語治
化矣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壬申上曰朕爲兆民之主
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

夫則皆貴矣
臣若水通曰太宗欲教民與禮義使之少敬
長婦敬夫庶乎知天之良貴矣然教化之立
豈無所謂本與則者哉記曰所藏乎身不恕
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人君爲教化之主
者可不端本以爲則哉
○宋理宗嘉熙二年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
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
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
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
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

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
始知道學
臣若水通曰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
於夷者也臣嘗憤胡元入主中國蹶古所無
之大變及觀史至楊惟中與姚樞合然與起
道學而嘆其有以也豈非用夏變夷者乎夫
蒙古夷狄也乃能與道學之教而當宋之
乃禁錮道學指爲僞學使天理民彝之在人
心漸滅殆盡以陷於夷狄禽獸之歸尚爲不
變於夷狄耶欲其不亡難矣元儒劉因詩云
王綱一紊國風沉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

直宜細玩著龜千古在人心蓋漢宋也吾曰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後之主教化
之責者可不獨觀而深省之以救流俗之弊
乎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七月制加孔子
號曰大成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
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
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
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
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臣若水通曰自有生民以來聖神之倫衆矣而未有孔子自有孔子以來帝王之尊之者多矣而未有如元武宗者至矣備矣偉之萬世而無以有加矣然則天理之在人心豈以華夷間哉夫元以此而開教化之原此所以能自立其國乎不然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元大德十一年八月賜諸王孝經中書右丞孛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公以下咸賜之

臣若水通曰孝經乃曾參與師孔子問答之詞自天子至於庶人孝事父母之道立教之大本也其道始於立身中於事親終於事君自家而國而天下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行固有不可一日不講者況夷狄之俗無父無君而諸王家世嗣貴尤其所易犯此義不明則亂臣賊子不可勝誅矣元武知其然乃譯而頒之諸王使其知愛親則不敢惡於人知敬親則不敢慢於人愛敬始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則雖[illegible]之聖何以加此惜乎元武徒知尊崇其書而未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又何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乎

○劉向說苑曰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

臣若水通曰道德仁義一理而已以其事理之常行則謂之道以其得諸心則謂之德以其全體好生則謂之仁以事得其宜則謂之義此理不出於吾心也以是而立教焉則以心感心天下豈有不興起者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七終

立教興化下

○宋儒周敦頤通書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臣若水通曰教者所以覺人之良知而歸於中正者也中正也者天理也人心之本體也人之性質一而已矣中正則善偏邪則惡邪者惡者易則中者善者正矣故至其中則正正則天理至矣易惡非援其本有也至中非益其所無也堯之於變舜之風動禹之不距朕行湯之彰信兆民文武之於昭丕冒洪範

之訓克柔克其道豈外求之哉皆易惡至中之教爾故人君之立教豈外於一心邪正善惡之間哉

○周敦頤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臣若水通曰國家之本在君君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純心也者感化人心之本也心有不純則其本先已失矣將何以爲教乎故吾心純則有感而天下應放諸四海而準矣是之謂操約而施博教不必耳提面命於天下而天下勸者也人君立教興化可不知其本乎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故人君之教在純其心欲純心者必自中始焉

○程頤曰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豈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

臣若水通曰道者天理是也此乃人心之所本有也夫豈難知惟物欲不蔽本體澄徹則爲聖人之生知也其次有氣拘物蔽者必待教而學之去其蔽道者而道體自見矣知道者漸多則明以相養習以成化如覩青天如

覩日星有不待言說而道自顯然矣是由於教之行與不行爾魯國之地未爲大也而一時大賢輩出後世之遠天下之大未多見其人焉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今之人心即古之人心其人才之多寡相懸何也在教學之興廢所致矣故師道立則善人多有志世道者當以立教爲急務焉

○程頤曰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虫之災皆不善之政也

臣若水通曰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使民興行非上有以分而與之也中和
者人人之所同有也善行者人人之所同有
也感發而興起之致其中和之德在一念之
間爾致中和則民俗善應草蕃百穀登庶物
若而衣食足矣是故一念之善景星慶雲祥
風瑞日至矣一念之惡則災星厲氣凶荒札
瘥生矣為人君者可不謹其教化之原哉
○唐棣問祭起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伊川程頤
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
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鳥乎聖人因而裁成
禮法以教人爾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制禮以教人也蓋本之
天理爾天理者天性也故三千三百無一而
非性也豈但祭祀爲然哉故祭所以報本至
於豺獺亦有然者矣豈教使之然哉君子於
此可以知天性矣聖人之教裁成天性之自
然者也人君欲立天下之教者非得於天理
之極致其孰能之
○程氏遺書曰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
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臣若水通曰邪正不兩立者也故善心生則
惡念消敬讓興則爭訟息故教人者在使之
體認天理而已治民者在感發其天理之念
而已天理日長則人欲日消而惡與忿爭日
化矣苟舍其本而欲治其末徒事刑法以制
之吾恐欲民無惡而犯者日多欲民息爭而
爭者日熾其端不可得而窮也噫盍亦深探
其本哉
○張栻作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有云秦漢以來
言治者汨於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
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
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
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
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
盛可勝嘆哉
臣若水通曰心與事不可離則學與政不可
二臣於他章張載之說盡之矣今張栻之言
蓋與脗合夫言治而不本於學則終於雜霸
而天下無善治求道而不涉於事則淪於空
寂而天下無真儒故學也者道之本也治也
者道之用也道一則二者不可偏廢也故哀
公問政而孔子告之以達德達道之學子路
問政而孔子告以先之勞之而無倦然則聖
人所以垂世立教之本其意深矣

○張載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指教之大倫而言之也

臣若水通曰張載之言官先事謂有官者先教之治民事神之事也士先志謂未官者先正其志使為他日治民事神之本也蓋各就其所先務言之可謂切矣雖然體用一原心事無二合内外之道也學之道未有離事而為志者仕之道未有舍志而為事者故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言學與仕兼資在力優為之耳學者宜潛心而玩索焉

○劉黃曰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弟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

臣若水通曰恭敬慈孝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上行之則下效之此無他故矣蓋其所同然者有不期然而然爾故先王事天地奉宗廟養高年字百姓皆盡吾性之不容已者爾民之恭敬孝慈之化豈非感發其所同然者乎故立教者得其心之所同然者則幾矣

○國朝儒士朱文忠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成先是

上祖謂之曰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曉其義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惡事實以恒詞直解之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勸戒其民間農工商賈子弟亦多不知讀書宜以其所當務者直詞解說作務農技藝商賈書使之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至是書成命須行之

臣若水通曰賈誼曰胡越之子生而同聲及其長也累重譯而不能相通者其習使之然也故士風民俗在素教習之而已爾我

皇祖有見於此故於公卿貴人子弟則集古事實以為勸戒之規於農工商賈子弟則作務農

技藝書以為化成之具立教與化規模弘遠此其所以定丕丕之基而垂千萬年無疆之休也

聖子神孫宜玩索焉

○洪武五年四月

太祖皇帝以海内晏安思化民俗以復於古乃詔有司各行鄉飲於是禮部奏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又采周官屬民讀法之旨參定其儀在内應天府及直隷府州縣每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於學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於京師其民間

里社以百家爲一會或糧長或里長主之百人
內以年最長者爲正賓餘以齒序坐每季行之
於里中大率皆本於正齒位之說而賓興賢能
春秋習射亦可通行焉所用酒殽毋致奢靡若
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
武職衙門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
司凡鎮守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
諭書率僚佐讀之如此則衆皆知所警而不犯
法矣

制曰可

臣若水通曰臣伏讀我

聖祖此制乃周官之法先王之遺意也是故鄉飲
之禮所以尊高年老老而長長也尚有德別
賢良異姦頑善善而惡惡也所以敦風化也
賓興賢能所以鄉舉而里選也春秋習射所
以觀德而成材也讀律讀戒諭所以警其怠
也立教興化之道官民文武無不兼備矣臣
竊惟飲射讀律之禮至今行之不替甚爲教
化之助也惟賓興賢能一事先王之政最爲
首務今則莫之行爾所取者特文辭之末技
取非所用用非所取
國家何賴惟

聖明慨然以
祖宗之法爲必可行先王之治爲必可復講求所
舉之則賢才出而天下治矣

○洪武初高原侃爲監察御史言京師人民循習
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
較酒殽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
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
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傚弊可勝言況
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
太祖皇帝可其言乃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臣若水通曰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親喪乎故親喪者乃出於人之至情所自致
者也元主中國由蒙古之故俗喪葬宴會設
樂娛尸喪服失制可謂有人心乎風俗之壞
至此極矣三綱淪九法斁天地神明厭之而
不可解我
聖祖起而掃除之定官民喪服之制夫俗一朝而
改觀焉其可謂功加百王德無疆之休者矣
但法久易弛今京師之吏民猶有此習餘風
未殄伏惟
聖明俯賜舉墜大復
祖宗之法以追蹤三代之治天下萬世幸甚

○洪武八年
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者爲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
法帝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
以化民成俗復古治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爾
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

臣若水通曰天生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人主
體上天君師下民之心則所以治而教之者
自不容已矣
皇祖之心其天地之心乎有是心故不能無是言
此資世通訓之所以作也觀於此書君師之

道盡矣今日法守道揆朝信道工信度亦以致
俗美有不由於此乎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壬辰
上御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大臣曰治道必本於
教化民俗之善惡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
要在於脩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脩而人
化之好仁者恥於爲不仁好義者恥於爲不義
如此則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
教化之本致風俗陵替者民不知趨善欲國家
長治久安不可得也

臣若水通曰
皇祖觀大學書以爲其要在於脩身至哉
聖言蓋與大學古本默契矣大學古本者孔氏之
全書未經改本之前載在漢儒十三經之中
自明明德於天下逆推其功本於格物又自
物格順脩其效至於天下平是格物乃大學
一篇之本始功夫要約處也下文又曰自天
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
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是則以脩
身釋格物矣
皇祖謂大學一書其要在脩身者誠爲獨見深契
古人而治化之本端不外是矣嗚呼旨哉

○洪武二十年閏六月
太祖皇帝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
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爲
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
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
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
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
絮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
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
以上賜爵里士歲時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

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臣若水通曰揖讓之禮商之所以亡也吾從
其老而周之所以興焉一興一亡昭然可見
矣我
聖祖之養老也著之詔令以告天下又慮有司奉
行不至而勅禮部申命之親親之仁敬長之
義達之天下矣宜其教化大行薄海內外以
繼堯舜三代之治也
子孫千萬世之法其在茲矣
○太祖御製大誥曰鄉飲酒禮不過申明古先哲
王教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序長幼論賢良別

姦頑與罪人其坐席間年高有德者居于上年
高純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席間有曾違
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於
良善之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
或坐中人發覺主者坐以違制姦頑不由其主
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嗚呼斯禮古先哲王
之制安良民於宇內亘古至今興者鄉里安鄰
里和長幼序無窮之樂
臣若水通曰此
聖祖鄉飲酒之禮也鄉飲之禮所以老老也所以
旌善而惡惡也老老之化行民知有長幼矣
善惡之分嚴民知從事於善矣是故刑賞不
必加於天下而天下知勸懲者其惟鄉飲酒
之禮乎
○太祖登極之初制曰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
卓異者有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體覈
轉達上司旌表門閭
臣若水通曰此
太祖旌獎之制也旌獎亦教化之一端是故旌一
孝子一順孫則凡天下之為人子為人孫者
皆孝順矣旌一義夫一節婦則凡天下之為

人夫為人婦者皆節義矣何也上有好者下
必有甚焉者矣
○太祖御製教民榜曰每鄉每里各置木鐸一箇於
本里內選年老或殘疾不能生理之人或瞽者
持鐸循行供令直言叫喚其辭曰孝順父母尊
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
為如此每月六次其持鐸之人秋成隨多寡資
助糧食
臣若水通曰道人以木鐸徇于道路此先王
教化盛典也今木鐸之辭言近而指遠藹然

孝友慈睦之風矣語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有元之世彝倫攸斁我
太祖應時而出重整中華之正統載復萬世之綱
常豈非上天厭胡元之亂而特眷命以為木
鐸繼天立極也耶此在
聖子神孫脩舉之無數可焉
○教民榜父母生育之恩至大其鞠育劬勞詳載
大誥今再申明民間有祖父母父母在堂者當
隨貧富奉養無缺已亡者依時祭祀展其孝敬
為父母者教訓子弟為子弟者孝敬伯叔為妻
者勸夫為善如此和睦宗族不犯刑憲父母妻

子朝夕相保豈不安享太平
臣若水通曰人之至情莫過於父子夫婦之
間情之至故親之至親之至故相保愛者至
而相摩於道義之行矣舜命契曰百姓不親
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太祖親民之心其先舜之心乎此令一出則民知
胥保惠教誨之道百姓親彝倫叙矣其脩道
之教以致中和位天地而育萬物者端在此
乎
○教民榜鄉里人民貧富不等婚姻死喪誰家無
之令後本里人戶凡遇此等互相賙卹每戶出

鈔一貫便是百貫每五貫便是五百貫雖有今只
者亦可措辦如此則衆輕易舉行之日久鄉里
自然親愛
臣若水通曰凡人相與之情莫善於親莫不
善於疎親則如痛癢之相關疎則如秦越之
肥瘠也故我
聖祖同里死喪相賙之令所以親之也孟子鄉田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
姓親睦王政然也滕文公不能行之於昔而
我
聖祖行之於今其仁民之政蓋與三王同符矣

○教民榜民間子弟或七八歲或十一二歲欲心
未動良心未喪早令講讀大誥三編誠以先入
之言為主使知避凶趨吉日後皆成賢人君子
為良善之民免貽父母憂慮不犯刑憲永保身
家
臣若水通曰善教者禁之於未發豫養之也
大誥之作懼民之麗于刑憲而養之期于無
刑此
聖祖之仁其與禹泣罪人成湯祝網異世而同符
者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八　終

事長慈幼

○詩豳風七月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臣若水通曰此詩周公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以告成王也而此詩豳風之五章六章見敬老慈幼之道至矣二章皆歷叙其自秋而冬時物改易而歲寒已至其五章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者老者嘆嗟語其婦子言今歲暮而將改天寒可以休息而入處於奧矣此可見老者慈幼之仁也其六章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者眉壽謂年老有毫眉秀出也少者[illegible]之時以此新穀釀爲來春之酒以[illegible]於親長致頌禱之意以助眉壽矣此可見少者事長之義也仁義固人心之天理然而流俗所陷溺者多矣邠民長幼之間至誠懇惻藹然慈孝之念乎豈無所自而然哉蓋由公劉之治其國也推仁義之心以行仁義之政老老幼幼各得其

所故仁義之化薰蒸於一國而國人化之亦各老其老而幼其幼天理民彝日用由之而不知爾嗚呼邠乃西戎之地公劉以一心治之而其民風土俗如此之美有非聲華文物之鄉所可及者況御中土而有天下者能舉斯心加諸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何時雍之治不可致哉

○禮記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臣若水通曰養老者如三老五更及致仕者與庶人之老有德者皆是也養之之禮春夏飲養陽氣也秋冬食養陰氣也春入學釋菜合禮也秋頒樂合聲也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也燕禮何也獻既畢坐飲酒至醉其牲用狗行於寢也尚和也饗禮何也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尊卑行獻畢而止也尚嚴也食禮何也有飯有殽設酒不飲以食爲主行於廟也尚養也兼之何也春夏用燕享秋冬用食也兼和嚴以食也故食得其正也是以和而不流其周之盛德乎鄉也者鄉學也國也者國中小學也學也者大學也養

於鄕國大學明長長也達於諸侯自天子達也長長老老之政同也

○孟子葵丘之會三命曰敬老慈幼

臣若水通曰此齊桓葵丘之會申明五禁之辭也蓋有國者不知敬老則無以達吾親親之心不知慈幼則無以達吾幼幼之心而王者仁義之道息矣其何以爲國哉然敬老慈幼皆根於天性之固有人心之所同也爲君者能體物我同體之意因人心之同而敬慈施於老幼則上老老而民興孝上恤孤而民不倍矣其於治國也何有哉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言文王養老之政如此每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於宅牆之下植之以桑使匹婦供其蠶事爲簀繅爲帛帛則五十非帛不煖之老者可以有所衣矣每夫養母雞五母彘二於孳字之時而不失如於仲春之月祇用牝育之牲則七十非肉不飽之老者可以有所肉食矣每夫受田百畝以耕之則秋收之餘私田之入上自父母下及妻子凡八口者可以仰事俯育而無饑矣夫文王養老慈幼之政不假乎他不過推其父母萬物之心制常生之產以惠之爾有天下者可不思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哉

○左傳隱公元年叔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臣若水通曰叔段不弟如二君是無事長之義矣鄭伯失教志殺其弟是無友于之慈矣此宋儒呂祖謙所以深誅其心術之微而不可逭乎惟大舜之仁心篤於親愛之誠故能處傲象而烝烝乂不格姦也可以爲事長慈幼之法矣

○陳文帝天嘉四年夏四月乙未周主幸太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宇文護陞階設几大司馬豆盧寧正舃帝跪設醬豆親袒割

臣若水通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故曰庠者養也養老之禮其行之帝王教天下以

孝弟之義敗此義廢之久矣周武獨能折
而躬行之豈非後世之一快覩哉其不能追
先王治化之隆者不能擴充其善念以達之
國家爾曾子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
者未之有也吾於周武不能無憾焉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三月以禮部尚書王珪爲
魏王泰師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
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
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
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
所以成國家之美爾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

執笄行盥饋之禮
臣若水通曰笄竹器也以盛棗栗腶脩盥以
盤水沃洗手也饋以特豚饋大夫子之事師
長婦之事舅姑禮也王珪傳魏王泰以師道
自居其婦公主行執笄盥饋之儀蓋教之以
孝弟之道也其爲慈愛孰大於是是故魏王
從其教以之治其國則治也公主安其分以
之閑有家則齊也禮之有益於人大矣後之
爲君師者可不以禮慈愛其世子公主乎
○班固白虎通曰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
備責童子也禮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悼與耄雖

有罪不加刑焉
臣若水通曰考謂撻之示懲也不黜不退之
也耄老而衰憊之貌悼可傷也君子不備責
童子何也以其幼也悼耄有罪不加刑者何
也以其老也老老之教不行民弗知有長矣
慈幼之教不行民弗知恤孫矣弗恤弗長則
仁孝之風幾乎息矣故觀於此可以見古人
慈幼事長之風矣
○劉向說苑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
不待請而入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
也景公曰我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

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何
也晏子曰君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
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
也
臣若水通曰景公以爵弱而反之藹然惻隱
之心矣晏子賀之以成其恤幼之仁可謂善
矣齊宣王不忍牛之觳觫孟子曰是心足以
王矣由是心也苟能體認擴充之可以保天
下矣惜乎二君聞二臣之言而不能行也噫
○宋儒程頤策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

各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于
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
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
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
無不得其養焉
臣若水通曰人君體同胞之義則於老無所
不兼敬也於幼無所不兼愛也故由老老之
心而老老之政行焉由幼幼之心而幼幼之
政行焉夫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不越乎
親長慈幼之間爾夫豈人之所不能哉不為
爾為君者任六志焉

○程頤曰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
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
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
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
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
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臣若水通曰父母與己之身父母之子與己
之子皆同氣者也故愛則皆愛慈則皆慈亦
各盡其心遂其天性而已矣於此有一薄焉
則無所不薄矣後世兄弟賊恩仇敵同氣其
亦不仁甚矣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程頤曰但
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
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臣若水通曰弟慈之道各欲自盡其心爾舍
是心而有間焉則己私勝之也程頤之言真
可為事長慈幼之法也歟
○張載西銘曰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
幼其幼
臣若水通曰仁人之心無親疎內外之間也
而其由親以及疎自內以及外者亦天理之
當然爾故吾之長長之而高年無所不尊則

天下之長無不長之矣吾之幼幼之而孤弱
無所不慈則天下之幼無不幼之矣驅天下
長長幼幼而歸之仁人長者之域是即所謂
與天地萬物一體者矣施無不博而濟無不
衆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在人君自盡
其心爾
○楊時謂李夔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
訟者累次不能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
至情財不足言兄弟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
復過錢塘二人猶求見公以謝
臣若水通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天之性也故謂之良知良能爭財致訟情欲相攻而天性滅矣豈刑獄之所能回哉李燮一言而兄弟感悟其賢於五刑三千者矣何也得其心之本然故也

()張栻謂吳芾少而孝友既孤事母訓弟有聞于其鄉母病瞽踰紀芾精意療治一日復明如初人以爲孝誠之感也

臣若水通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感乎天地蓋人與天地鬼神萬物之氣一也是以能感格王祥之鯉孟宗之筍物固有然者而况於吾親一體之間乎宋吳芾母瞽踰紀積誠精

治一日復明乃其感應之必然者也然則人子事親其可不盡孝誠也哉

()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臣若水通曰父子主恩也是以愛生焉相處以敬相接以禮愛之至也狎與簡者非謂之至愛乎曲禮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詎不信夫

()國朝洪武三年二月

太祖皇帝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歎曰禽鳥劬勞若是况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母

老者許歸養時故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嘗言有母在常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太祖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遠違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與有無窮之痛與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惸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太祖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

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臣若水通曰記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齊王不忍牛之觳觫孟子謂其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太祖皇帝因巢鵲卵翼而感母子之恩令羣臣歸養且及於亡國之俘使全子母之愛非自其天性孝友中來耶是親親仁民愛物仁孝上下同洽立慈孝之教於天下所謂皇建有極也

聖子神孫當以

聖祖爲法焉

○李貞尚

皇姊長公主貞性孝友母太夫人性嚴微忤其意輒加叱責嘗侍養值母怒擲其食器於地貞徐拾之恭敬愈至有弟四人父歿求分財異居貞語之曰父歿而母在苟分[illegible]異居老母得無不可於意乎先人田廬俱從老母百歲後隨所欲取之吾不較也諸弟皆愧服

臣若水通曰孝弟者人之天性各欲自盡者也故親雖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弟雖不敬而兄不可以不友古人處變之道因如是也李貞其殆庶幾矣乎

○本朝李文選早喪父事母莫氏至孝具甘旨候寒溫晨昏不少懈母喜則喜母或不樂則拜問其故致婉辭以慰之必母喜乃止尤能友愛其兄弟鄉黨稱之無間言

臣若水通曰李文選事親處兄弟之道皆本於天性之自然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文選其近是耶是足以表風俗也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九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

使衆臨民

○易臨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臣若水通曰臨卦上坤下兌故爲澤上有地之象上臨下者也君子體此以盡臨下之道以兌水之能入物而敎之以趨於善資深逢原日新不已也其有窮焉以坤地博厚之能容物保民以遂其生包含徧覆无遠弗屆也其有疆焉盡是二者而臨下之道得矣爲人君有臨下之任者可不取法焉

○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臣若水通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此自然之明照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鑿則傷於明而非自然之理矣明夷一卦有明入地中之象則傷於明而以察察之私智臨乎民民有不安矣人君觀此象以臨民當神明內韞無作聰明而自用晦故民之是非邪正無能遁其情矣語曰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爲上莅衆者可不以自警乎

○書虞書大禹謨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臣若水通曰此皐陶以民不犯法歸功於舜得臨御之道也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嗣與世皆謂子孫也延遠及也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辜罪也經常也皐陶言臣庶不干正民協于中者非予之功乃帝之德無過也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帝則臨之以簡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帝則御之以寬刑罰則父不及子爵賞則遠及其世其惡惡短而善善長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也與其殺之而害無罪者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失於刑法之常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此德流衍洋溢漸漸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夫帝舜之德大矣至矣而皐陶贊之不過曰簡曰寬曰好生何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已矣乾坤之廣大曰易簡而已矣聖人者體天地之大德而法其易簡故其德生之心與天地準故天地並育並行而萬物不悖聖人並生而萬民不犯職此故也後世法網愈密而犯法益衆者盍亦反求其本矣

○周書無逸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舉文王保民之勤以告成王也徽懿皆美也昃日昃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德而徽有恭德而懿其德之盛及於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愛之如赤子也於鰥寡則惠鮮之鰥者寡孤者發予賙給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於日之中自中至於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舉天下之民而咸和之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之拳拳於民一食不暇者皆自其視民如傷一念之仁發之也爲人君者臨民撫衆當以文王之心爲心焉

○周書君陳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命君陳治洛之言也依勢倚法皆好惡有加之意所以戒其偏也寬而制和而從容皆並行之意所以致其中也

此數言者最爲精密心若有偏倚於予奪之間毫
髮私意之萌則非公理也即是作威以削
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而有其制則不
偏於寬矣從容以和之則不偏於和矣夫咸
甘偏絶其中而後可以成和中之政也
○大雅靈臺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
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臣若水通曰此詩述民樂之詞而此章見民
樂文王之作臺也經始經營之始靈臺臺名
亟急也言文王始爲靈臺經營之時庶民皆
來趨事赴功而供土木之役則成之有不待

終日矣文王憂民之勞則戒以經始不可如
是之急也於是庶民感文王之仁如子趨父
之事赴父之功自有不能已焉夫文王之作
靈臺不免勞乎民也斯民樂之而不怨豈其
情邪君民相體惟此心而已矣故經始勿亟
文王之心眞父母之心也庶民子來斯民之
所以體父母之心也君民一體如父子一心
故歡欣踴躍自有以皷動其心而自忘其勞
也爲民父母者可無愛民之心乎誠使臨民
使衆如文王勿亟之心則民亦有子來之心
至於危難變急之中尚可以得其死命而不

忍去矜況土木之勞奚怨哉後之人主無愛
民之心視民如草菅至有閉門弗食弗息愁
苦怨極猶且土木煩興戕闕弗息使之展轉
而死爲民父母如此豈望下民如子弟之衛
父兄哉及其一夫作難四方瓦解而驪山之
役徒反爲仇讎倒戈之民血流漂杵可不懼
哉
○商頌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臣若水通曰此詩宋儒朱熹以爲祫祭之詩
也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旒旗之

垂者也言爲天子而爲諸侯所係屬如旗之
綴爲旒所綴著也競强也絿緩也優優寬裕
之意言湯之承荷天命在於得人而得人之
道在得其中而已故過剛則猛猛則民殘過
柔則寬寬則民慢皆非得中之道也惟湯執
中故其敷政於民者不競而過於强不絿而
不及以緩故不競則不剛矣不絿則不柔矣
優優乎大道之中此人心之所以歸天命之
所以集也雖然湯之政所以得其中者豈外
於一心哉蓋心之本體中正而已湯惟聖敬
日躋顧諟明命不失乎此心之本體故政之

所施一中正之本體流行而不息爾後之爲政者不求此心以立中正之體徒欲事事以求其中雖偶有所合議擬之際不覺已墮於過不及之偏矣安能恒其中邪故善爲政者必本諸心以先立其大者焉

○禮記王制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臣若水通曰此古者御衆臨民役之之恕也任老者之事言輕也食壯者之食言厚也任輕而食厚則民心得矣夫人情莫不欲逸苟食厚而任輕則所欲與聚而民心歸矣是故露華之後廢民有不來之詠中國執戍而一朝有揚水之嗟則亦可以見民心之向背也嗚呼繄諸

○雜記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夫道中而已矣或弛或張亦中而已矣故偏於張則過偏於弛則不及天地之否泰日月之盈虧寒暑之往來則固有然者矣故久於勞則力僃久於息則志逸而淫文武之治陰陽合道剛柔同德天理之中正也使民如此則天下之民悅而願爲之使矣

○緇衣曰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莅之則民有孫心

臣若水通曰子者慈也孫者遜也夫慈信恭敬君民上下同心者也以慈感慈則民心親以信感信則民心固以恭感恭則民心讓使民親遜而不倍惟上之所以臨御而感之者何如爾

○論語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臣若水通曰此章夫子雖爲道千乘之國而言然治天下之道亦不外此敬者主一信者實心節用者量入爲出不濫費也愛人者惠鮮子惠仁乎民也時使者凡有力役必以農隙之時不違其春耕夏耘秋收之時也五者

事雖不同皆在人主之一心爾誠能存此愛民之心則施於政事之間無非此心之形見而事自能敬民自能信人自能愛用自能節不時使民所有不忍爲者矣故君心正而萬事理矣然則五者固爲爲治之要而君心者得非出治之本乎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答季康子之言也然康

子之意在欲使民之自盡而聖人之説惟欲
其以身而先民盖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故吾之臨之者敬存於中而莊見乎外瞻視
容貌之尊嚴威可畏儀可象則民興起其敬
上之心矣孝於親慈於衆孝足以爲民之效
慈足以結民之心則民興起其忠上之念矣
善者舉之以歆動其善心不能者教之以善
誘其志向則善者益善而不能者亦勉於善
矣民豈有不勸乎是故御衆臨民之道在乎
爲人上者躬行心德之間爾夫豈外慕而遠
求之哉

○孝經曰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
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
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臣若水通曰言思可道者度民之可道而後
言則言有物也行思可樂者度民之可悅而
後行則行有恒也德義可尊者凡立德行義
必得大中之道爲民之所共尊也作事可法
者舉行政事必合至中之矩可爲民之所共
法也容止威儀必中乎禮而可觀進退動靜
皆有定則而可度夫如是而臨民民其畏威
懷德而取象之是故德教成而政令行矣

○孟子曰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
爾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言得民心者在聚其所
欲而勿施其所惡爾盖如富壽安逸是人之
所欲者亦我之所同欲必由我之所欲而知
人之所欲則必生之厚之扶之節其力所以
聚其欲也貧夭危勞是人之所惡者亦我之
所惡必由我之所惡知人之所惡則必不傷
其生不困其財不危其身不盡其力而勿施
之可也是則民之好惡不外乎吾之好惡而
民心可得矣夫好惡民之心也亦我之心也

欲得民之心必得吾之心則民心在是矣然
則臨民之道豈不於吾心而得之哉
○國語周語内史過曰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
也故袚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
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袚除其心精
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
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
禮不順非信不行
臣若水通曰袚猶拂也考中度衷者考省己
之中心以度人之中心恕以臨之也物事也
則法也庶衆也制義庶孚者當制立事宜爲

爲衆所信而行之也夫不得其民不足以滅
事不得其心不足以得民故君子使民如承
大祭而不敢忽焉精以和之忠以安之禮以
順之信以行之夫然後得其心而得其民以
之圖事何事不濟哉晉侯背外內之賂而怠
棄四者吾知其遂不來近不和而大事去矣
有天下者愼無以丘民之微而忽易之也
○漢宣帝地節四年十二月渤海太守龔遂入爲
水衡都尉先是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
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制者丞相御史舉遂上
拜爲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

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
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
爾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
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
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
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
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
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
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遂單車
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
而持鉤鉏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

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
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
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
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

臣若水通曰民不可以威制而可以恩感者
得其心也龔遂治渤海之盜以恩信代兵甲
而郡盜化爲良民可以爲使衆臨民者法矣

○漢宣帝神爵三年八月東郡太守韓延壽爲左
馮翊始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搆會
吏民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改更教以禮讓黃霸
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尚

禮義好古教化接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
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
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其在東郡三歲
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馮翊延壽出行
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
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
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閤思
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
郡中翕然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
四縣莫復以詞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莫忍
欺

臣若水通曰延壽守潁川崇尚教化接待下
吏恩厚約明或欺負之則痛自刻責及入爲
馮翊民有爭田閉閤思過郡中翕然所謂其
身正不令而從者矣昔孔子爲政於魯有父
其子不孝者孔子不治而季孫尤焉季孫未
知聖人之道者也故慈母之陳元可使泣血
而從善鸞鳳之德過於鷹鸇遠矣治天下者
豈徒以法律爲哉

○漢光武建武七年冬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
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
内比屋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臣若水通曰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其
仁政之施足以盡使衆臨民之道也杜詩南
陽之政無愧於所謂豈弟矣召父杜母之德
可以爲千萬世臨民者之法矣

○漢獻帝初平四年北平田疇時奉使長安得報馳
還謁祭劉虞墓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
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
世遂入徐無山中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
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
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
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
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
至死凡三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
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
邊翕然服其威信

臣若水通曰蒞衆之道禮法二者而已田疇
立法制以爲維持之具與禮教以爲化導之
本此威信所以行於邊郡而翕然化服也後
世有專以法把持天下而不知禮教之具其
如民心之服何哉居上臨下者尚留意焉

○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丁未上嘗曰王者視四

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

臣若水通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四海
一家非體仁者不能與於此也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堯之所以光被四方有罪罪在朕躬
湯之所以永清君天下者不師堯舜禹湯之
仁而欲保安至治雖有所施皆不過意見而
已何以體四海一家之仁哉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辛卯上曰朕於戎
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
者皆順衆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
山槎木疏百川注之海其勞甚矣而民不怨者

因人之心順地之勢與民同利故也
臣若水通曰湯武之得天下順乎天而應乎人蓋天人之心一也太宗順民之欲民皆忘勞故能懷夷狄而臣服之以成振古所無之功然則君臨天下者盍亦順民之所欲哉
○劉向說苑曰聖人之於民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
臣若水通曰如保赤子言保民也傳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有同胞共與之仁則保赤子之心自不容已矣民之視其君猶赤子之視

其父母饑寒疾苦固不仰望焉爲人上者苟能誠心愛民如慈母之保赤子則必爲之求順其欲矣非天下之至仁曷足以語此今
聖明好學體行仁道所以子臨億兆之道當不外
聖心而自得之矣天下臣民幸孰大焉
○柳宗元郭橐駝傳曰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

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之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饔飧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乎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臣若水通曰堯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聖人盡人物之性任順之而已矣柳宗元橐駝之論蓋本諸此方今之弊曰甚矣蓋使司一局面也監司一局面也分巡一局面也分守一

局也州府一局面也縣邑一局面也是所謂一羊而九牧者也上有所令則下必承之而擾民耗財又不特一吏不但如疲殘勞苦之而已也是故長吏之不才者既多端以迫之而吏胥之尤不才者復藉其威以害之而令之所頒况非促耕督穫之意乎

聖明明見萬里之弊愼擇守令以任之或命群臣各舉所知以充厥任舉得其人者賞之失其人者置而弗賞

聖明必親疏其名于屏風以驗之三載考績守令有功者加賞而舉者亦賞焉或嚴采以旌之

或爵命以榮之而九載則超而擢之如是則舉者實得其人爲之守令無弗奮厲熙治之載矣夫守令得人天下未有不治者故人主當博訪廣詢以爲天下計而又淸心以照賢否之隱然後近習不得而惑焉臣不勝願望之至

○宋儒程頤曰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臣若水通曰天之生人同此心同此理而已矣故人心誠而已臨政者以至誠感之則民無不應民無不應則化行而俗善矣程顥所在臨政而上下響應者豈非得其心之同然哉爲政者當思所以感之者何物然後可也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豈無所本哉

○楊時謂葉表深在官臨政嚴而不苛寬而有制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決滯訟去民瘼洞照幽隱擿發其姦邪刃立解古之名能吏者皆自以爲莫及也

臣若水通曰嘗稱表深剛而不柔厥德允修言得中也表深臨位嚴而不苛寬而有制其近是乎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嚴政嚴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非寬嚴合德得其中者也寬嚴得中政是以和此二者之所以不容於偏廢也伏惟

聖明推而達之天下焉

○張栻云今之爲吏其號爲能者則或以察爲明以刻爲公以不恤爲能任而其號爲賢者則又或以姑息爲惠以縱弛爲寬以磨稜爲善處故其能適以賈怨貽殃擾害邦本而其賢反以流弊基禍及其後曰嗟乎此豈眞所謂賢能也哉

臣若水通曰政貴有恒所謂恒者得中道之常也故過則爲察爲刻爲不恤焉不及則爲

號令而緩弛焉後乃皆足以戕其國本禍
其邦家以傷忠厚和平之氣也使無過無不
及則剛柔中正可以納民於至和之福矣此
有天下者不可不愼抑揚之權輕重之典也
○國朝憲綱凡按察司官斷理不公不法等事果
有冤抑者許赴巡按監察御史處聲冤監察御
史枉問許赴通政司遞狀送都察院伸理都察
院不與理斷或枉問者許擊登聞鼓陳訴
臣若水通曰君之於民一體者也民之情鬱
而不伸其猶四肢之氣失其平而爲疾者乎
愛身者順其氣而通之愛民者達其情而安
之斯已矣舜命士曰惟明克允張釋之亦曰
廷尉天下之平也司刑法者尚其念諸
○憲綱凡國家政令得失軍民利病一切興革等
事並聽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各陳所見直言無
隱若建言創行事理必須公同評議互相可否
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奏
○憲綱風憲爲朝廷耳目之司宣上德達下情乃
其職任所至之處須訪軍民休戚及利所當興
弊所當革者隨即舉行或有水旱災傷當奏者
即具奏不可因循苟且曠廢其職
臣若水通曰臣伏讀憲綱二章仰見

祖宗達上下之情明利弊之故拳拳爲民之深意
也夫天生民不能自治而作之君君不能獨
治而委之臣程顥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
使與利而革弊正以順民情而安民生養之
大者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興革之謂與
爲風憲者當以第一義視之斯可無負於
上天付託
明主
明上付託人臣之至意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終

正朝廷上

○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臣若水通曰重乾爲乾健之至也九爲陽德剛健居五爲中正具剛健中正之德變化不測有龍之象五爲君位履帝位而有天下龍之飛于天所謂大人也此心此德人人所共有故興起其秉彝之心天下快覩而願見之以其有中正之德澤天下而足以爲人之所賴者也其見之不亦利乎由是言之人之利見大人以其有龍德中正也彼有是位而無是德者民將遠之矣故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不之舜之子而之禹其利見大人之謂乎

○乾彖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臣若水通曰聖人具體乾道有元亨利貞之德出類拔萃卓冠群倫而高拱於穆清之表居臣民之上所謂首出庶物也而萬國之臣民蒙聖人之澤感而化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不安寧外寧其生內寧其性所謂萬國咸寧也是則聖人具中正之德極其裁成輔相之功猶乾道之變化也澤及於民生各遂而成性復循萬物之歸根復命也此聖人之利貞也聖人體具乾剛中正之德運諸朝廷之上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履彖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臣若水通曰否德忝位則疚也剛健中正德之至也有是德而受命尊履帝位故不疚也然其所以不疚者以其德之光明爾陽剛中正故光大而高明足以居帝位而臨御朝廷以爲臣民之瞻仰又何疚乎

○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臣若水通曰離爲火重離兩火相照故曰繼明日月爲明離曰之象也離之相麗而作曰之至明容光必照也大人體此象其德之明緝熙而不已猶日之繼也四方之遠庶物之繁無有能遁其情者矣中庸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日月所照莫不尊親凡日之所照大人之德亦照之也夫明德人人所同有人惟蔽於氣禀物欲之私則失其明矣不明不足以照物豈足以立朝廷而臨天下耶故朝廷四方之極君德以高明爲主未至於明者其亦反求諸心之所同有者明之而已矣

○鼎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臣若水通曰鼎卦上離下巽以木出火有烹飪之象故爲鼎君子觀鼎之象知鼎爲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取之以自正其位以凝承休命位者天位也天之道正也居其位而體天道之正隨所居之位而正焉正其心則思無邪也正其身則正顏色動容貌也正其事紀綱法度也與天合德而天命聚於我矣故人君以此而正位凝命以臨朝廷立四方之極如鼎之定而不遷矣可不慎歟

○書周書洪範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臣若水通曰此箕子衍皇極之疇告武王也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無有邪黨在位之人無有私相比附者惟人君立極於上皇極立則朝廷正矣斯有以化臣民之心使之大公無私爾淫朋比德皆私心爲之也堯舜之時公道大明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者以堯舜作中之化也人君居臣民之上可不謹於心術之微公私之辨以立則建大中作民之極乎

○召誥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臣若水通曰此召公告成王之言也位君位也德元者謂爲德之首也刑儀刑也越猶於也顯明也言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于德既立則朝廷以正而小民觀感興起皆儀刑用德於下所謂群黎百姓徧爲爾德是天下小民之德皆王之德也於王之德豈不益光顯矣乎

○詩大雅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臣若水通曰此詩詠文王之德也追雕也金

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者勉而又勉純亦不已之意我王謂文王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四方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紀綱紀綱之本在君心故棫樸詠文王之德言其如金玉之質而有雕琢之文蓋其勉而又勉純亦不已而爲四方之綱紀也蓋文王之心純乎天理故運之於綱紀大之而綱人倫統體常張而不弛小之而紀政事節目常理而不亂所以維持統御乎四方者如金玉雕琢之文章也以此觀之人主欲正乎朝廷在先正乎紀綱欲正紀綱在先正乎一心使天理之本

體大公至正廣大高明足以爲紀綱之本而
後施之紀綱者皆此心之管攝運用罔不振
肅者矣紀綱振肅則體統尊嚴朝廷罔不正
矣朝廷者四方之極也朝廷正而四方敢有
不正者乎故曰人主一心萬化之源茍欲正
紀綱以正朝廷而不先正此心以立其本則
枝葉雖茂本根已蹷形體雖安命脉以危其
如紀綱朝廷何哉
○春秋成公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
臣若水通曰書曹伯者王與其伯也因魯史
之文也書歸自京師譏王之不罪其罪而成

其爵也京師者朝廷也朝廷四方之極而命
德討罪之所從出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
天王之不誅有罪而釋之歸以成其爲伯也
負芻殺世子而自立王不能因晉之執置諸
典刑討罪之權不得伸而使復國則命德之
典何在焉命德討罪之典壞之於朝廷又何
以爲天下之共主哉
禮記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
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臣若水通曰此諸侯朝天子之事也天子無
他事故諸侯各以其期見于天子是之謂朝

其朝見之事豈徒然哉亦爲述職而行也故
又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禮者五禮天子
嘗因天秩而五庸之矣於是考諸侯之禮合
於天子之禮否歟刑者五刑天子嘗因天討
而五用之矣乃正諸侯之刑合於天子之刑
否歟德者天子嘗因人之固有而敎之矣又
一諸侯之道德以同風俗果合於天子歟如
是則天子之禮刑道德諸侯奉承而不敢違
是所以尊天子者至矣天子尊則朝廷尊矣
臣民賴天子朝廷之尊以安者也我

朝稽古爲治三年一朝天下岳牧郡縣之臣萃而
朝覲於
天子固所以述職也而銓衡亦嘗有殿最之課矣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王制所謂禮刑固不
待考正而自同矣獨一道德以同風俗者則
在
明天子之主盟斯道而輔臣宜贊襄之以成一德
之化天下幸甚
○郊特牲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
也
臣若水通曰君子即天子也答對也南鄉南
面也陽盛於南方長養萬物之地也人君對

時皆嚮物故南面以對陽也人臣北面以朝
君者對君而養之德也君南面臣北面上下
之位定而朝廷正矣

○王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
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臣若水通曰辨色謂初明之時可辨顏色也
視之視朝也詩曰夜向晨庭燎有煇即臣之
辨色入朝也所以防微也又曰東方明矣朝
既盈矣即君之日出視朝也所以優尊也然
入而臣先於君明分守也退而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而後退小寢釋服君後於臣防怠荒

也君無怠荒而群臣守分則朝廷肅矣漢唐
以來或五日或三日或旬日始朝我
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仰惟
聖明早朝晏罷退御
便殿延訪政事可謂遠追帝王近遵
成憲者矣持此始終如一不替益虔豈不休哉

○哀公問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
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
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
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臣若水通曰正政者所以正朝廷也正三綱
者所以正政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
綱三綱正則五倫正而爲政之道得矣此朝
廷之所以尊乎

○仲尼燕居曰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

臣若水通曰朝廷禮法之所出也故禮用之
朝廷則上下辨名分嚴尊卑有等是故官爵
序也然則朝廷之禮其可以不肅乎

○坊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臣若水通曰何以天無二日日者天之陽精
也陽一而已故曰無二何以土無二王王御

土中者也土中一而已故土無二何以家無
二主主者家之尊也其本一而已故家主無
二故三才之道一而已矣天之尊在一日土
之尊在一王家之尊在一父何二尊之有哉
如此則君臣上下之等威以別而朝廷尊矣

○表記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上君臣上下貴極辨其
分而不可紊久則弛而有倦則紀綱弗振而
奸邪得以窺伺矣雖然嚴上下之分而必通
上下之情然後有都俞吁咈之美也苟一于
嚴則秦皇尊君卑臣之儀其可法乎而夫子

云然者特感於春秋君弱臣强之弊故傷之
也乎
○周禮太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
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
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臣若水通曰儀猶等威也毎命異儀也位者
貴賤之位也何以謂受職始爲正吏受職事
如王之下士列國之士子男之大夫之職是
也何以謂受服受皮弁之服如王之中士列
國之大夫子男之卿之服是也何以謂受位
始有列位爲王之臣如王之上士及列國之

卿位是也何以謂受器始有祭器也如王之
下大夫及公之孤有祭器者是也何以謂賜
則則者未成國之名也王之下大夫出封則
加一等而賜以百里二百里之地也何以謂
賜官王六命之卿始得具臣治家邑也何以
謂之賜國王之卿出封加一等爲侯伯之國
也何謂作牧侯伯有功德則加命之得專征
伐爲一州之牧也何謂作伯上公有功德者
加命爲二伯是之謂方伯也夫命也受也賜
也作也皆出於朝廷主於宗伯所謂天下有
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朝廷正矣

○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
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
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
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
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
門右大僕前王入内朝皆退
臣若水通曰朝儀者王視朝於路門外之儀
也東上其次以東爲上也西上以西爲上也
北上以北爲上也王族故士者王之旅故爲
士而宿衛者也虎士者虎賁之士也大僕者
侍御之長也大右者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

祭僕之類也擯者詔王出揖也特揖者孤卿
尊也旅揖者大夫卑也旁揖者士又卑也還
揖左右者在路門左右者皆南面者也大僕
前者自本位而前正王視朝之位也内朝者
路門之内聽政處也在臣上下貴賤之等其
秩然而朝廷尊矣
○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
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
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

臣若水通曰名者實之表也其名正則實正實正則朝廷正遠近莫不一於正矣故孔子因仲由之設問而告以正名爲先仲由未達於爲國以禮之道遂疑其迂闊而遠於事情非今之急務也孔子乃責其不能闕疑而告之以爲使名有不正其實俱亡所以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其流之弊不可勝言故正名分者所以正治之本而塞亂之源也夫子此言豈特爲衛國之所當先邪於凡有國家者舍此不能以自立矣觀其脩春秋而於踐土河陽之役去實以全名以與其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之俱亡是以周室雖微諸侯強盛以齊楚大國卒不敢侮所以植遺腹朝委裘而不亂者豈非以名分素明而民志素定哉此固治者所當究心也

○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臣若水通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謀父字也邦外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脩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言號令也文典法也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序謂上五者次序也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讓責也告謂以文辭曉告之地遠者罪輕也夫大君立極以風四方故必自治而後治人也是故下有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之過上有脩意脩言脩文脩名脩德之政未嘗舍己而勤人也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先正謂朝廷四方之極其是之謂歟君天下者可不正心以正朝廷立四方之極乎

○晉語僖負羈曰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

臣若水通曰負羈曹大夫幹楨幹也宗本也紀理也夫親親賢賢國之大政也而有賓窮之禮焉所以行其政也故曰國君無親國以爲親故不親其親則不能明賢矣不親親明賢則不能禮賓矜窮矣於禮政夫何有君重耳出亡於外而國人相率從之是終必有[illegible]

若前以令之而不禮是棄受民明於禮信矜
窮之義其能久立乎君子聞傳行焉之言可
以知朝廷之體矣

○漢文帝寵幸鄧通賞賜累鉅萬申屠嘉嘗入朝
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
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
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
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府免
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
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
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

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
之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不正近貴壞之也漢文
以堂堂帝王之貴寵幸鄧通之微臣朝廷解
體而堂陛陵夷矣幸而申屠嘉之守法使朝
廷尊如泰山文帝雖曲護通而終不罪嘉之
守法此朝廷之所以反正歟

○漢武帝元朔元年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於
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民多
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不
安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
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
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

臣若水通曰廟堂者政事之所出也朝廷正
則萬事正而民心定故無土崩之患矣徐樂
謂賢主獨觀萬化之原其原在脩於朝廷自
君心之正始也惜乎武帝聽其言而不能用
也

○漢元帝永光二年匡衡上疏曰治天下者審所
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寮敬讓道德之行由
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
不自知也

臣若水通曰治在風化而已家至人說則堯
舜之聖不能以遍也故賢能任職百僚敬讓
則朝廷尊崇而風化之本立矣風化之流自
內而外由近而遠有不可禦焉者爾

○漢光武建武十一年趙王良從帝入夏城門與
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使前
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
不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
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
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臣若水通曰朝廷四方之極紀綱之所係焉者也故一人足以壞之趙王良之豪橫是也一人足以正之二鮑之正直是也向使不為之肅正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其何以立極於四方哉此二鮑之劾奏權貴不避強禦所以能肅清朝廷而森嚴堂陛也嗚呼賢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一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二

正朝廷下

○漢桓帝延熹八年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赴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

臣若水通曰桓帝之時朝廷不正甚矣由權橫猖獗綱紀頹弛之所致也以膺之威望誅貪殘於合柱中朝綱為之一肅然不旋踵黨禍興朝綱至於掃地豈非天哉

○晉惠帝元康四年司隸校尉傅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時朝政寬弛權豪放恣咸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臣若水通曰晉惠以暗弱之資行寬縱之政朝綱大紊堂陛頹毀矣傅咸持風裁而京師肅然朝廷一正其弛其張在人而已矣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晉成帝咸和元年司徒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

邪陛下亞夫守節執法從私謂大臣之節則可免罪
雖事寢不行衆朝憚之時貴游子弟多解巾澄
渤饒為放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
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
臣若水通曰禮以從禮者國之楨榦也故
禮達在乾建尊矣晉之中朝傾覆於下禮放
棄禮法之疢也欲劉後之人君欲正朝廷以
立國者舍禮何以哉壺不畏強禦奏人之所
不敢言忠義之氣與日月爭光矣

○晉穆帝永和二年都鄉文穆公何充有器局臨
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所選用皆以功効不私
親舊

臣若水通曰朝廷以有人而尊也晉室不綱
臣之不職矣若何充者其群烏之孤鳳歟臨
朝正色社稷自任選用功能朝綱為之一振
偉哉

○晉穆帝升平四年燕太原王恪雖綜大任而朝廷
之禮兢兢嚴謹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未嘗專
決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禮率由權豪壞之也慕
容恪當國家危疑之秋而能嚴謹禮法樹旨
公議可謂能尊朝廷以安社稷矣

○陳宣帝太建九年梁王入朝于鄴自侯景亂天下
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以
餼設九賓九介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卿致食
勞賓還贄致享皆如古禮
臣若水通曰鄴後周之都周平齊故梁朝於
周也積者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也餼者腥
牲也五代志曰梁王之朝周入畿大冢宰命
有司致積其餼五牢米九十筥醯醢各三十
五甕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
既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梁王束帛乘馬
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王朝受享於

廟既致享大冢宰又命公一人玄冕乘車陳
九儐以束帛乘馬致食于賓及賓之從各有
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執贄設九
儐以勞賓王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
車還贄于公公皮弁迎于大門拜贄受贄並
於堂之中楹又明日王朝服設九介乘車以
見于公書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贄
勞於梁王明日王還贄又明日王見三孤如
三公明日卿一人又執贄勞王王見卿又如
三孤於是三公三孤六卿又各餼賓並歸官
之長為使牢米束帛同三公臣謂君臣之相

覲古之制也封建廢而朝覲之禮亡矣周末
因梁之朝慨然復古禮之盛其亦賢位之一
快歟也周之朝廷於是益尊矣
○唐太宗貞觀十年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
以上多輕視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
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顚躓彼豈
非天子兒邪朕但不聽諸子縱橫爾聞三品以
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等乎房玄
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
當今群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
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

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
魏王必無頓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
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
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嚮者之忿自謂
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
乎

臣若水通曰朝綱之弛自親貴始也太宗愛
寵魏王而怒及群臣朝廷不正之漸矣向微
魏徵引春秋倡大義尊王人振朝綱則貞觀
之治不足觀也已傳曰體統正而朝廷尊其
斯之謂乎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十二月言事者多請帝親
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
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唯朝堂州縣之事
亦當親之矣

臣若水通曰先正有言論治者貴識體所謂
體者朝廷上下之體也元首明股肱良則庶
事康是之謂朝廷正矣元首叢脞股肱惰則
萬事隳是之謂朝廷不正矣魏徵一言而太
宗乃悟此其所以成貞觀之治也歟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
天子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

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
正群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
乘之尊乃與群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
帝甚善之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責在任將相將相得而
朝廷尊矣太宗以天子之尊乃欲兼行將相
之事而猶矜己以誇人與群臣校功爭能矣
自卑孰甚焉張行成一言而朝廷之體尊其
亦得尊主之道者歟

○唐肅宗至德元載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
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

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
而坐言笑自若時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
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臣若水通曰武臣驕慢背闕坐笑是不知有
朝廷之尊矣御史李勉奏其罪以正體統而
朝廷始尊此肅宗之所以歸功於勉也雖然
人君不能自尊而賴臣下以尊之亦可悲矣
然則自尊之道在正心以正朝廷君人者不
可不知
○唐穆宗長慶元年冬十月裴度上表極陳朋比
姦蠹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
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
臣若水通曰先正有言朝廷者天下之本未
有朝廷不正而可以正天下者也裴度謂陛
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可謂得正朝
廷以正百官之體矣有天下者其知所務哉
○唐文宗太和二年春三月己亥上親策制舉人
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其略曰陛下將杜篡
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
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
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政禍稔蕭牆姦
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以杜

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
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
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
臣若水通曰唐之季葉內豎弑立藩臣稱兵
始於朝廷之不正而紀綱廢壞也劉蕡以布
衣發憤一言切中時病可以爲社稷之臣矣
乃棄而不取胡寅所謂違天理逆人心者是
也何以爲朝廷哉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吳馬軍都指揮使柴再用
戎服入朝御史彈之再用恃功不服侍中徐知
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吳王優詔不
問知誥固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
臣若水通曰五代之世人臣恃功驕恣者良
由朝廷不正而紀綱法度之不立爾知誥自
劾而中外肅然所謂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
敢不正矣
○宋神宗熙寧三年文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
多變舊典言于神宗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
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
未安蓋更張之過也
臣若水通曰鎭之以靜重兼之於衆論協之
於人心則朝廷正矣朝廷正則政出於一而

天下治矣文彥博老成忠厚之論足以破紛更亂政之惑矣惜乎神宗之心溺於功利之說而不知大不利者在朝廷爾

宋哲宗元祐六年二月以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爲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

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後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悞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正不正由於用人之邪正爾故一蘇轍立朝則朝廷不正何也不正之類將從之也一巖叟立朝則朝廷正何也正人之類將從之也所謂正不正之分豈有他哉於心術焉見之也四凶之於十六相其才華孰能辨之哉後之人主欲尊朝廷者當愼於邪正之擇而勿貪人之文采焉可也

〇陸贄奏議曰風化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俊乂之所楷範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恭敬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

凌暴之辭播于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鬭之禍流于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

臣若水通曰朝廷四方之極不可以不正也故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化服以德宗之猜疑則朝廷何由而尊百官何由而承式諸侯固將以解體四方由之而起釁禮讓風化之效胡可得也贄之言德宗不能用至後乃始驗也惜哉

〇宋儒程顥上英宗書曰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源如此治將何出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正在紀綱而已矣紀綱者何君臣父子是也禮曰聖人作爲君臣父子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自定是故紀綱壞不足以言朝廷矣程顥此言誠知治國家天下之大要也爲人君者其慎之哉

○范祖禹曰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絶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曰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

臣若水通曰朝廷何以爲四方之極也四方

之所取正焉者也故在公正而已矣人君之道如天運於上一正以勝百邪一公以絶天下之私故孟子曰君正莫不正苟以詐術御下已自不正矣何以正朝廷而示天下之正乎

○朱熹曰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奸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肅而無以撓之患政事得以脩明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矣

臣若水通曰朱熹之言深於董仲舒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之意然非無其本也其要係於君心焉而已爾君心正則萬化隨之然其所以得此心之正者豈有他哉敬而已矣敬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而凡施爲注措皆當於義而無愆也太平之治豈不可坐而致哉

○明明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

太祖皇帝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參奏事有未閑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

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禮儀有不閑習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臣若水通曰朝廷之禮主於嚴君臣之分主於敬若無嚴敬則上下不辨名分不正豈可以謂之朝廷哉豈足以成天下之治正天下之民哉伏覩我

聖祖諭中書省臣之言可謂能正心以正朝廷矣

臣願

聖明法

祖以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而天下正矣
一 諸司職掌朝儀凡朝班序立公侯序于文武班首次駙馬次伯自一品以下各照品級文東武西依次序立風憲糾儀官居下糾北紀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後稍近上便於觀聽不許攙越如有事奏須要從班末行至
御前跪奏不許於班內橫過奏畢即便入班序立
臣若水通曰朝廷禮法之所在則儀不亂則禮法不紊矣故必行拜立之節劾奏之儀夫然後上下之間截然名分之不易而禮法行矣禮法行而朝廷焉有不正者哉

○禮儀定式凡朝參遇有
聖諭教誡須當專心致意拱聽分明即使省身克己不許放肆馳心外想
臣若水通曰臣子對君之言當尊之如天而不可少忽也是故專心致意誠也拱聽恭也省身克己敬也不敢放肆馳心立信也誠敬恭信所以尊君如尊天以尊朝廷也朝廷尊則莫不出於正矣
永樂二年十一月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太宗皇帝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比嘗征討之功所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臣若水通曰刑賞者朝廷之大法也所以為朝廷者以其有刑賞之正也刑賞廢紀綱弛焉足以為朝廷哉伏觀
太宗文皇帝諭鄭賜之言朝廷大公至正之道不以功而可廢矣仰惟
聖明法
祖圖治公道大行私恩盡黜則帝王之治可致矣

○憲綱凡有朝會行禮失儀聽糾儀御史舉劾常朝官奏事理有未當及失儀者聽侍班御史并給事中劾奏依律罰俸
臣若水通曰朝廷以禮而尊也故叔孫制禮而漢尊李勉一言而唐尊朝綱一入而宋尊非禮儀不足以尚之也然欲使朝廷之尊豈徒聲音笑貌為之哉在帶反其本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二終

正百官上

○書堯典舜典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臣若水通曰此舜見諸侯來朝之事也史臣言舜初攻之時輯斂五等瑞信以徵五等之諸侯五瑞謂天子始封諸侯所錫之圭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五等其圭頭斜銳以合符於天子冒圭之刻小大長短廣狹之度以驗其信否者也既盡也盡此正月四方諸侯有至者如四岳為四方之諸侯

群牧為九州之牧伯則日日覲見之蓋欲以少接得盡其詢察禮意既見之後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夫不徒徵之而曰日見之然後還其瑞焉見之所以通其意也頒之所以新其始也予上下之情同道德之化聖人所以治天下如此今之布政郡州古之諸侯也

明主欲同天下之化必因其來朝召見詢之然後心志可一而治化可行也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總命群臣之言咨嗟嘆而告四岳九官十二牧爾二十有二人不可不欽敬爾職以明亮天之事也孔子告哀公問政曰為政在人夫政由人生者也今觀帝舜之初治拳拳於群臣既分命之又總告之其丁寧告從如此成有虞之盛治由此故也伏望

聖明留心於用人以追唐虞之治幸甚

○皋陶謨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臣若水通曰此皋陶陳知人之謨於帝舜也蔡沉曰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廢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

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然則廢人職且不可也而至於廢天工焉可乎

○商書仲虺之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臣若水通曰此仲虺以正臣下之道告成湯也蔡沉曰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所以惡惡也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臣

謂不但諸侯由諸侯以至於群臣皆當由於此
則害治者去而輔治者安而治可幾矣舜誅
四凶命十六相天下無爲而治可見爲治之
道非有他惟進賢退不肖而已然則賢愚固治
而不亂者未之有也惟
聖明留意焉
○周書洪範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臣若水通曰此箕子衍皇極之疇言造就群
臣之道也人有位之人也有能有爲謂有才
幹者羞進也昌盛也正人者在官之人也富
祿之也穀善也有能有爲者不進於行則德
不勝才非吉士也故必使之進其行焉行者
德之實事才之本也如此不惟有以擴充其
才且有德以將之不至恃才妄作矣由是官
使皆賢才而邦國有不昌盛矣乎夫在官之
人有祿可仰斯可責其爲善而羞行也否則
雖欲進行其可得乎
○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訓迪六卿之言也六卿
者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屬者每
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倡亦率也九
牧者九州之牧伯也阜厚也成化也言六卿
各分其職不相侵奪各倡其屬勤供職事以
爲九牧之倡政治明教化洽使兆民之衆莫
不阜厚而化成也夫朝廷百官乃萬邦之表
率也百官正則萬邦正矣萬邦正則兆民安
矣然欲正百官者又在人君正心始也
○詩小雅巧言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
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
已
臣若水通曰此詩乃大夫傷讒之所作也言
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
王涵容不察其眞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
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惡之如
怒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喜之如祉
則亂庶幾遄已矣若夫忠讒莫辨善惡不分
惡之歸鑒忠讒之別在正其一心而已正其
心在正其喜怒而已喜怒者發於君心而小
人最易於窺伺一或不正則讒邪得入亂之
所由生也百官安得正乎
○禮記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
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

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
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
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
伯
臣若水通曰屬連卒州以大小異其名皆聚
之意也長帥正伯亦以大小而異其官也凡
此皆因賢侯爲之統於外者也二伯統於內
者也所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
公主之者也陳澔曰八伯爲八州之伯二伯
爲天下之伯也內外相承而體統定矣
○王制曰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
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
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
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臣若水通曰三公師保傅也象三光也取數
於陽也卿大夫元士之數三倍之也所以備
陽道之用也次國二卿命於天子殺於大國
也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殺於次國也卿大
夫士之數皆奇也取數於陽也佐其君以陽
道治人者也生育之義也
○王制曰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
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
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
夫一命
臣若水通曰制三公三公命服之制也卷與
衮同有降龍無升龍也有加則賜者三公若
加一命與王者之後同故賜衮也不過九命
者孔穎達曰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
則爲上公而著衮冕九旒服九章也加賜制
特數也不過九命亦制也次國之君謂侯伯
也及天子之卿出封亦皆七命服七章七旒
之鷩冕也小國之君謂子男也及天子之大
夫出封者皆五命服五章五旒之毳冕也是
故制其命數而官爵之體著矣
○坊記子云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
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畔者
臣若水通曰千乘之國諸侯之國也都城卿
大夫都邑之城也家富卿大夫之富也夫名
分者人君所以御臣之柄是故大夫而僭卿
則卿可僭諸侯諸侯可僭天王天下之亂何
時而已乎古之明王聖帝防微於其漸故服
采以章之爵位以辨之名分正則百官正而
天下定矣於乎能祿之過其分而亦致三家

六卿之職者臣未之聞也可不慎哉

○表記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臣若水通曰邇臣近君者也故欲其守和蓋過於和則流而爲同不及於和則過而爲亢是故知剛知柔納約自牖者可以語守和之道矣宰者太宰之官掌建邦之六典故以正百官使不越其分不曠其職而百官正矣大臣二伯六卿也爵位既重故慮四方尤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自不容已矣邇臣太宰大臣各修其職此朝廷所以無不正之官乎

○周禮天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臣若水通曰擾猶馴也統猶會也詰猶禁也任猶使也生猶養也天官冢宰之職統百官是故大司徒以下之官於此亦正焉冢宰建立六者典常之法以佐王之治冢宰掌邦治故一曰治典其曰經曰治曰紀皆治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故二曰教典其曰安曰教曰擾皆其職也宗伯掌邦禮故三曰禮典司馬掌邦政故四曰政典司寇掌邦禁故五曰刑典司空掌邦事故六曰事典曰和邦國以下曰統曰諧也曰平曰正曰均也曰詰曰刑曰糾也曰富曰任曰生也皆各以其職也是故六典舉而六官正矣

○天官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

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臣若水通曰府者百官所居也糾察也弊斷也官屬者六官各有屬也屬各六十故以舉邦治也官職者六官各有職也職各有別故以辨邦治也官聯者衆官共舉之而後事得會合故曰會也官常者非連事通職而各自聽治之故曰聽也官成者官有成事品式依而行之以經紀邦治也官法者當職所主之法度持此以正邦之政治也官刑者官中之刑也官計者平治官府之計也是故八灋脩而百官無不正矣

○天官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臣若水通曰正百官者當審其馭之之法無法以馭之則亂亂則廢事必矣是故有爵以貴之有祿以富之有予以幸之有置以行之有生以福之有奪以貧之有廢以罪之有誅以過之八者之柄操而後群臣之職正故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故爲人君臨莅百官之上在攬其威福予奪之柄而後可

○天官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

臣若水通曰叙者次序一尊一卑之不容紊者也其曰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者何哉蓋位有貴賤治有大小事有先後食有多寡會有詳略情有好惡分之殊誠不容以弗辨者也以此六叙而正之則莫不一於正矣其於正治官何有之有哉

○國語曰晉叔孫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御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上有陪乘告奔走也

臣若水通曰訓教也虎賁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宮門所以習武教訓也旅賁掌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禦災害也貳副也陪重也奔走使令也夫自天子以至百官尊卑之分森若堂陛然是故有虎賁之臣有旅賁之士有貳車之御有陪乘之徒上下有章不可以毫髮僭差也文武周公之道不衰周官之法行則其大公子國以大夫而干諸侯之照者罪不容誅矣

○漢順帝漢安元年八月遣侍中杜喬周舉守光

祿大夫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以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

臣若水通曰激濁揚清人主所以振肅百僚也順帝遣八使分行州郡表賢懲奸可謂知務矣張綱獨埋輪於都亭先劾梁冀有[illegible]劾罪魁

之志遂劾梁冀之惡夫冀無忌憚猶且望[illegible]於臣拭幼君釋此不問惡在其為激濁揚清振肅百僚也哉

○漢桓帝延熹二年以大司農黃瓊爲太尉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汚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瓊辟汝南[illegible]正勵清節爲州里所服嘗爲清詔使[illegible]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汚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臣若水通曰人之恒情必有所懲而後有所勸故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夫正百官者在懲勸而已黃瓊首居公位力去奸貪而海內翕然范滂案察冀州有志澄清贓吏解去則僚貞度君子於二臣有取焉

○晉武帝太康五年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之俗成臣竊爲聖朝恥之

臣若水通曰唐虞取士惟賢惟能成周取士鄉黨里選必以官必稱任士無僥進風動成粹此其由也自後漢立四科去古未遠魏承漢統立中正之官定九品之制用人之法始弊矣嗟乎此其所以官無純德朝多弊政此劉毅所以懇切爲晉武言也惜乎晉武非大有爲之君不能更張以新治化遷延不擇晉因以亡後之有天下者宜可以鑒矣在於身[illegible]之法立年格詩賦之制與上以言而求人下皆以言而進用是以[illegible]或得以伸於上純德者或反以屈於下遂使賢能之典選之制不見於後世矣嗚呼惜哉

○晉武帝太康十年劉頌上疏曰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以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

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若丞相之爲歲終課功校簿賞罰而已斯亦可矣

臣若水通曰成周公孤之任論道燮理弘化寅亮六卿分職率屬以成兆民未嘗以細役條也後世宰輔下侵衆職此百官之所以不正而作威作福之禍興也劉頌之言不[illegible]哉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徐邈[illegible]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其人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

其前而明之下但正下心處之何取于百官哉

臣若水通曰上下大小體統不紊而後百官得其正故君擇相相擇六曹六曹統監司監司統庶僚如綱之有紀故得一正人則用無非正人百官正而萬民理矣徐鉉之言可謂知要哉

○晉懷帝永嘉元年尚書令楊褒好直言成王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褒諫曰陛下設官當網羅天下英豪何有以官買金邪雄謝之

臣若水通曰設官所以為民設爵所以待官

也故重其爵所以重其官也重其官所以重其民也自輸粟拜爵之制啟而爵始輕爵輕而官不重何以望其有以澤乎民哉故上進之以義則下之進也以義故百官正下懷義以報其上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上進之以利則下之進也以利故百官不正下以利而事其上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梁武帝天監元年癸酉詔公車府立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以功勞才器冤沈莫達投肺石函上身服淸濁之衣常滿惟以奕云妨衙長史傷之廉平忻

否見於前勸以政道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孺為晉安太守二人皆以廉潔著稱溉彥之曾孫也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為長沙內史武康令東海何遠為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勸

臣若水通曰正萬民必本於正百官正百官必本於正朝廷而正其心始也夫正心者聖學之要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梁武帝立謗木肺石通下情也詳於擇守知先務也通下情急先務宜乎百官正而萬民正

矣然而不免臺城之亂者何哉武帝好尚佛教心術之邪故也人君其慎於擇術哉

○魏太師宇文泰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為九秩

臣若水通曰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魏以九命設官其爵祿之差等辨矣然居之者人也辨其官而不辨其人則高墉之隼碩鼠之著其召亂必矣故以德而定爵以能而授官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豈非天下有道之隆邪操用舍之權者慎之哉

○隋治書侍御史趙郡李諤上書曰士大夫矜伐

于進無復廉恥乙明加罪黜以懲風俗
臣若水通曰書曰俯惟風下民惟草故正民者先正百官也又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故欲正百官者先正君身也李謬欲抑于進勸廉恥可謂救時之弊矣然徒欲正其末而不知先正其本未見其能正也已是以人君欲知正百官之道者則盍反其本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三 終

正百官下

○唐高祖武德七年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

臣若水通曰所謂正百官者非特具其位也正其人也唐之設官內外文武名位無備矣而治不古若者豈其名職之咎邪抑以官不必備惟其人非其人而官之猶無官也不惟於擇人而詳於設官未見其能治者也故漢有良吏之稱唐則無之唐有藩鎮之禍漢則無之官其可以徒設邪令天下之官大較取法周官可謂具備矣求其人以充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如周之取人者惟君相在焉

唐太宗貞觀五年初帝令群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為封建不便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年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荊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然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若水通曰在易之比以下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夫天定立君以立之而已非欲其有之也立之而同其利天下之公也有之而專其利一人之私也自秦以來封建廢矣至秦乃不然豈秦法可行而封建之道不可行乎有天下者自私焉爾矣若太宗者亦明哉而有志乎封建之事卒不果行何哉專其私雖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然則太宗蓋未有誠敬以為之本宜哉魏徵李百藥迎其意長孫無忌諸人遂其私可以見之矣哉

國家創制立法上做成周下參時宜分封同姓疎有差省郡雜處師古之論於今行之矣

○唐太宗貞觀八年十二月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饑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嚴設科禁

臣若水通曰士之入官則不可並耕而食矣是故祿以代其耕也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古之制也唐有官而無祿甚矣官之道邪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上之勸之者未至而欲士之不貪豈可得乎故祿以養其廉恥之心也廉恥興而百官正百官正而天下之治無難矣

○唐睿宗景雲二年分天下置汴齊兗魏冀并蒲鄜涇秦益綿遂荊岐通梁襄揚安閩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及近畿州不隸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俌等言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

臣若水通曰百僚糾察則善有勸惡有懲而百官正矣都督擅權自恣豈無作好作惡之黨之私者哉或用非其人則百官由是偏倒矣向非李盧之言曷致置十道按察使乎

之禍亂豈小哉後之正百官者其尚鑒之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二月甲寅宴新除縣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

臣若水通曰太宗嘗謂縣令尤爲親民擇之惟慎玄宗猶情是選一時縣令必非庸材矣故宴新除縣令於朝堂後作令長新戒以賜之其崇重如此可謂克繩祖武矣孰不洗心力以副德意哉

○唐代宗大曆元年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曰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

臣若水通曰御史朝廷之耳目而使論事先白宰相是借其耳目於人矣耳目之官得其正乎如是而欲其視明聽德作聰以通天下之纏蔽亦難矣其卿所以盡忠於代宗而召元載之忌也爲人臣者豈可自掩耳目以成孤立之勢哉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閏十二月壬辰詔以宦者爲館驛使左補闕裴潾諫曰內臣外臣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臣若水通曰正百官之分在乎謹內外之防而已成周之制王與公卿大夫士聽外政后與妃嬪夫人聽內政宦者內政之屬也自秦而後古制漸失至於知驛之官唐仍循以御史二人爲之舊制也至是乃以宦官代爲是又侵事之一變矣防微杜漸之戒可苟也哉裴潾諫之而憲宗不聽惜夫

○唐文宗太和五年五月辛丑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年不葺罰將作監度支判官宗正卿俸亟命中使帥工徒輟禁中營繕之材以葺之左補闕韋溫諫以爲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爲墮曠宜黜其人更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憂軫所切郎委內臣是以宗廟爲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爲虛設也上善其言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臣若水通曰文宗罰宗正之俸官止於罰俸以有司之職分代於宦官名實謬戾百官不正矣史臣比之優游不斷亦爲豈小也哉

○宋仁宗慶曆三年冬十月以張昷之王素爲都轉運按察使先是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

吏旣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於是立按察
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
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
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
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
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
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黜之筆首被玆選黜之
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
西

臣若水通曰守令之職最爲親民故民之休
戚繫於守令守令之賢否繫於按察使按察

使得其人以自擇其守守得其人以自擇其
令則百官正而膏澤及於民矣歐陽修等請
立按察使并其選之之法可謂善矣然猶選
按察使者責在宰相宰相者責在君心君
心不正則宰相非其人宰相非其人則按
察使不得其人按察使不得其人則守不得
其人守不得其人則令不得其人而萬民受
其殃矣人君之於官人可不愼其始哉

宋徽宗崇寧二年九月始定選人階官吏部侍
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旣正省臺寺監之
職而以寄祿階易寄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
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
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
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充濮州教授者名實殽
錯莫甚於此宜速爲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
乃改留守節察判官爲承直郎掌書記支使防團
判官爲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爲文
林郎防團推官爲從事郎令錄爲通仕郎知令
錄爲登仕郎判司簿尉爲將仕郎後改通仕爲
從政登仕爲脩職將仕爲廸功

臣若水通曰孔子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夫正其名將以責其實也如帶

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名實
乖戾何以責成鄧洵武之言其亦足以正一
時之名官矣人君有志於治者其毋以因循
苟且爲安當以維新復古爲重哉

○宋孝宗淳熙二年留正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
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
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致此文宗
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爲
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
夫好倡爲清談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以
趨事赴功者爲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豈

然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
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臣若水通曰朋論一啓則是非異同喜惡交
易百官不可得而正矣孝宗以朋黨之亡在
於主聽不明其得正百官之要乎然不知主
聽不明之病又安在哉蓋治病者貴拔其根
根不拔而徒治其標未見其能去其病也主聽
不明之病在正心之學未純孝宗能知此則
是非昭明而百官正矣奈何此時不講邪人
得以指正人為邪偽學之名起而真儒去矣
豈非病根之未除乎

○元仁宗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
從一品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
擬奏今后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
史言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於是陞
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詳勑慎選中外才學之
士居之
臣若水通曰仁宗以國史院係萬世公論慎重
於御史臺故陞秩而慎選之是矣誠使得德
行道藝之士而居之則以其公是公非是非
乎天下而天下以勸以懲能使天下勸且懲
則世道有賴焉矣其任豈不重也乎若夫徒
取文藝小技之流以當之亦豈足以為重哉
○賈誼新書曰古者聖王制為列等內有公卿大
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
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臣若水通曰加者居其上之謂公卿大夫士
輔內治以施外公侯伯子男布外治以承內
內外之間官師小吏承德意以致之民內外
大小相承而體統不紊則百官正矣此天子
之所以為至尊也歟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
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

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
臣若水通曰百官之職每上為德為下為民
者也故王者立三公九卿各有所統公統卿
卿統大夫大夫統元士皆以為德為民也是
故百官得其正則上下理百官不得其正則
上下亂可不重哉
○宋儒程顥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
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
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
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illegible]必通[illegible]者任之以誠而要之
以成也故府司之於州縣而思其負於信義
之移咸之以誠則上下相孚畏之以威則令
必行者蓋心中人所行則百官正矣

程顥言今日但職事為一件便做他底不得更
人甚事都可曉其不曾為國事所作僚者
[illegible]制廷官外小有事令行更狀從但者
綱中外司之臣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
較事[illegible]得[illegible]大欲正名分見得
名不正則便不可[illegible]不要自然任不得大體
並正名之交皆衛[illegible]之[illegible]哉

臣若水通曰禮莫大於分外分以言禮則禮
也外禮以言分則分也大以上下倒行而逆
施之在官則不正矣況其禮樂之興哉是
故正百官以正名分者正名分所以始於程顥
之言真為治者之所宜知哉

○國朝乙巳六月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爲起居注
皇祖諭毅曰吾見元末大臣門下之士多不以正
自處惟務諂諛以圖合見其人所爲非是不相
與救正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予相處朝夕
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其盡心所事勿爲苟容
苟事有差謬皆足爲己之累譬之良工一有瑕

疵即爲棄物不能成器矣諭訓文曰起居之職
非専事紀録而已矣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無
過之地而後爲盡職也吾平日於百官所言一
二日外循習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
臣爾等每謹厥當始終一致苟易其所守則患
必生矣譬如馳馬能戒於險阻則不墜肆意於
平壙則鮮不蹶矣吾每以此自警故以語爾等

臣若水通曰人臣以正自處則能以正事人
是能正厥官矣
皇祖之諭滕毅者其此之謂乎人臣以謹自守則
能以謹輸忠是能共其職矣
皇祖之諭楊訓文其此之謂乎雖然人臣固當正
己以事君而人君尤當正己以率臣君心一
正則群臣莫敢不一於正矣
皇祖之所以正己以正百官者惟
聖明念之哉

○洪武十三年正月己亥胡惟庸等既伏誅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
間圖任大臣期於輔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
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
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
不軌之心肆姦欺之蔽嘉言結於衆舌比周

治部邪黨窺竊政治謀危社稷預隄防之將決烈
火之將然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姦就
殄殲朕今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官之制
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
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
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
取法古先創制立法天子之事
下幾[illegible]務與要但慮
陛下日理萬幾勞神太過愚臣以爲宜設三公府
以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
其大政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

裁決其餘常行事則循制奉行庶幾臣下絶姦
權之患
主上無煩劇之勞
上然之
臣若水通曰明王之治天下在於端大本正
大體攬大權而已也我
皇祖懲姦臣之弊收下移之權乃革中書省陞六
部以分理機務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
雖有內閣以總百官庶務而裁決實由於上
此大本所以立大體所以正也其法制至精
至備此所以爲億萬年之規而子孫久安長治

之福也歟
○洪武三十年正月己卯陞翰林院脩撰張信爲
侍讀編修戴彝爲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
且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
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
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
勿負朕擢用之意
臣若水通曰孟子謂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
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況翰林近臣他日將
膺台鼎燮調之任君德之得失治道之興廢

繫焉誠不可非其人也苟得賢德之士以充
其任則能正身輔德以致主於王道凡國家
政治之是非生民之利病皆舉之矣若唐陸
贄諸人居翰林之任雖其正言讜論不能無
補於當時然君則未志於仁亦豈能盡其職
哉
皇祖訓迪侍讀侍講之官如此其董正庶官之道
至矣
○洪武禮制一凡文武官常朝視事以烏紗帽團
領衫束帶爲公服一品玉帶二品花犀帶三品
金鈒花帶四品素金帶五品銀鈒花帶六品七

品素銀帶八品九品烏角帶

臣若水通曰古者服飾車旗之辨尊卑貴賤之所由分也我

聖祖創制立法必致謹乎此其所以辨尊卑之分而正百官之等者皆在是矣

○諸司職掌凡文武百官出入例門各照品級第加遜敬如一品以下官遇公侯駙馬加敬禮立則旁立行則從後三品四品官遇一品官加遜禮行立俱從後五品以下官倣此俱不許攙越失儀如有宣召不在此限

臣若水通曰朝廷莫如爵序爵所以辨貴賤也

聖祖制朝儀凡百官出入朝門各照品級相避所謂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濟濟相讓而國無不治矣其有道之氣象豈不藹然可見乎

○諸司職掌監察御史職專糾劾凡文武大臣果係姦邪小人搆黨作非擅作威福紊亂朝政致令

聖治不立災異迭見但有見聞不避權貴具奏彈劾

○諸司職掌凡百官有司才不勝任猥瑣闒茸荒政無聞肆貪壞法者隨即糾劾其外有司擾害良善貪贓壞法致令田野荒蕪民人受害體訪得實具奏提問

○憲綱風憲任綱紀之重爲耳目之司內外大小衙門官吏但有不公不法等事在內從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糾舉須明著年月指陳實跡明白具奏若係機密重事實封

御前開拆不許虛文泛言若挾私搜求細事及糾言不實者抵罪

臣若水通曰風憲之司所以肅百僚貞百度其任重矣然欲正其官者當正其本是故大臣百官之本朝廷四方之本正之在風憲而

已風憲之人必公恕存心然後可也蓋公則明而不枉恕則慎而不濫正直忠厚兼備矣

聖祖設訓其風憲之矩範歟

○憲綱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及曠職廢事貪婪擅者許互相糾舉毋得徇私容蔽亦不許挾私妄奏

臣若水通曰風憲之職得其正則百官皆得其正矣所謂正者公而無私也苟爲不公過則爲作威以削不及則含隱不振不惟無以正人亦且不能正己矣古言位不期驕祿不

期修此之謂也
聖祖之制勉之以秉公戒之以徇私可謂不中不
正也是宜治官董正而奕世永昌也乎
○憲綱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分巡去處但知有
司等官守法奉公廉能昭著者隨即舉聞若奸
貪廢事蠹政害民者即便拏問應請
旨者具實奏聞若知善不舉見惡不拏杖一百煙
瘴地面安置有贓者從重論
臣若水通曰風憲之職在於與善去惡而已
矣惡不去不足以為懲善不舉不足以為勸
故去一惡而千萬人懼舉一善而千萬人慕

故懲惡勸善之典行而百官正矣雖然昔姚
崇請擇十使朱熹曰本源之地在朝廷二者
惟
明主圖之
○禮儀定式凡房舍服色傘蓋器皿床榻鞍轡弓
矢各照品級遵用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
並不許雕刻龍鳳紋并玄黃紫色金飾硃漆
臣若水通曰百官之正在名器而已故降殺
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曰惟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左氏傳曰辨等威異物采皆納
民於軌物語謂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
所自來也觀於
聖制則與孔子正名謹器之意脗合矣晋文之請
隧于奚之請繁纓奚有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四終

正萬民上

○易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臣若水通曰此履卦大象之詞也乾爲天兌爲澤履卦上乾而下兌故天在上澤居下上下尊卑理之正也所謂履也人之所履莫大乎禮故爲履君子觀此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禮者所以一民志於德者也蓋民之心志同得此理然情蕩而性鑿故有不定若上下之禮既辯則禮有以制其心而人心之本體以復無辭逆而動靜皆定矣故正萬民之道莫大於禮有君民之任者所當深念焉

○蠱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臣若水通曰此蠱卦大象之詞艮爲山巽爲風蠱上艮下巽故爲山下有風之象山下有風山之木以風而摧故其象爲蠱也君子體蠱之象而治天下之蠱者當振民以育其德也盖德者人所同得之理也人惟不知育德而風俗墮壞此蠱之極也治蠱之道無他振作與使人皆有以識其德之真而從其本然者而已爾天下皆知育德風俗美而至治臻

矣蠱之元亨其以此歟

○噬嗑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臣若水通曰此噬嗑卦大象之詞也嗑者合也噬者嚙也上下初皆剛爻中三柔爻其間又有九四一剛爻梗於其中必噬嚙之然後可合故爲噬嗑欲噬嗑之者必在於刑法以去其梗化之人然非明威則無以用其刑法也雷取其威電取其明雷者震也電者離也上離明下震威而後可以用刑法而噬嗑矣夫法者垂世立教之典也明罰以勑之者懼其法之易墮也蓋法不立則任情以遂其私罰不明則玩法而不知守故約之以法而歸於道懲之以罰而振其法使人皆知循法而行則罰不必用也罰也者待夫犯法者之懲惡也民無有犯則正矣先王正民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繫辭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威謂刑罰也校木械也趾足也屨校滅趾若以木械履之於趾而傷其趾也仁義人之本心也不仁不義其可耻而畏甚

矣小人無惻隱羞惡之心故不恥不畏則無所用耻無復可長矣然趨利避害小人本心之明也故苟爲仁義而利焉則勸矣苟爲不仁義而威焉則懲矣上之於民豈能盡以利導之哉必初九爲用刑之始加於民者故履之以校而滅其趾薄刑於下將以禁於爲惡之初是小有所懲使民大有所畏而不爲不善則有處仁遷義之機矣其爲福孰大於是傳曰君子以義正萬民其刑法之謂乎

○書若盤庚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臣若水通曰此盤庚告殷民之言也恤憂也絕遠不相聯屬也猷圖也相從相與也設立也言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無相絕遠而上下之心志不相聯屬然後可也汝當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然必各存中正之心而後可以分猷念以相從不然則心不中正各執已見之偏安能從人乎

○周書洪範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臣若水通曰此洪範皇極之疇也皇君也建立也極者至極之義無過不及之名即天理是也言人君當體天理之公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則極建矣然此極乃人之福詩所謂自求多福也人君集之於身則爲已福用敷極於民則爲錫民以福當時之民亦皆觀感而化於親義序別信之理與君保守其極而不敢失墜也夫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無非一心之感應爾仰惟

皇上居皇極之位當日躋聖學以純其心以盡天理人倫之至極立而天下化之所謂君正莫不正矣

○君陳曰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命君陳治洛之言也若順也政者紀綱法度訓者命令告誡言殷民有不順汝之政不化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必當刑乃可以爲戒所謂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也必如此而刑則可以止刑矣然後可以刑之也夫情僞微曖天下至難辯

者莫刑獄若也非秉至公至明之心者其孰能與於此

○畢命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臣若水通曰此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之言也有升降猶言有隆有汚也世道有隆汚人事氣運之變也政由俗革因世道之隆汚而爲吾綱紀法度之施也如周公之時殷民方洶洶不靖不得不尚嚴以謹毖之至君陳時民漸式化不得不用寛和是也畢公之時已非周公君陳之時蓋殷民有化而爲善者矣善之可也不善厥善民將何所勸乎夫有善不賞有惡不罰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豈惟殷民然哉人君欲正天下之民者必致愼乎賞罰之際可焉

詩曹風鳲鳩曰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臣若水通曰此詩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而儀足以正四國也言鳲鳩之在桑其子則在棘矣善人君子其儀則不忒而可以正四國矣蓋人君者四國之所取正者也故欲正四國之民者在不忒其儀也大學引此詩而言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人君欲正萬民在先正其倫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儀法立焉所謂其儀不忒矣由是四國之民得於觀感而興起者莫不一出於正而罔有邪慝之風焉故君子正己而物正書曰表正萬邦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此意也後之爲人上者徒欲正民不先正己而人倫之間慚德多矣顧乃欲以聲音笑貌矯民於正是謂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曰欲正萬民在正儀表欲正儀表在正一心以爲正天下之大本焉

○春秋莊公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臣若水通曰書肆大眚譏失刑也肆者縱也大眚者大罪也夫刑罰之設所以禁奸懲惡使人易避而難犯也書曰眚災肆赦蓋謂過誤者爾若大罪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呂刑有五刑五罰之赦以其有疑也大眚果有疑乎司官有三宥三赦之法以其有故也大眚果有故乎無疑無故肆爲輕貸之典則惡不懲而善不勸將何以正民乎

○禮記王制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臣若水通曰詩之所采民風之所由正也則其風美矣淫蕩則其俗惡矣故以是觀民風也物賈之貴賤係民之好惡好質則用物貴矣好侈則玩物貴矣故以是觀民情也以二者而觀之志淫蕩則其好必辟矣是故觀其市賈而其俗可知也知其俗而其教可立也

○王制曰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臣若水通曰此先王巡狩之典所以大一統於天下者也時謂春夏秋冬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仲呂林鍾大呂夾鍾南呂應鍾是也禮者五禮樂者六樂制度者權衡丈尺之類衣服者上衣下裳之制也蓋禮制不定則風俗不同風俗不同則道德不一而民志且不定矣今之天下一統而民風土俗或有因地而異者矣觀風之臣所以代天子巡狩布王化而一之也其亦有能以耳目之見聞而達之寢而習乎

○內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臣若水通曰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德也者固此民之所同有也而曰后王命冢宰以降之何也蓋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裁成輔相固有待大君相之教矣是上帝之降衷降於有生之始也后王之降德降於有生之後也君相也上帝也固一民性之所以正也

○坊記曰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臣若水通曰禮者分而已矣夫富貴貧賤雖分以定之大亂之道也是故聖王為之井田以養其生為之服采以章其貴為之黨庠序校以養其德夫然故富焉而有制貧焉而有資分定而弗約弗驕弗盜以亂也夏商周選旌賞長者豈不由於此哉嗚呼自井田一壞而亂源始啟矣故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其不驕而亂則約而盜爾烏能望其民德之正哉

○坊記曰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臣若水通曰聖王之坊民也至矣故化之不

足則以禮坊之所以制其心也禮之不足則以法坊之所以禁其奸也法之不足則以命坊之所以安其義也是故三坊立而民俗正矣

○周禮天官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天官之職也周以建子為正正月則子月也子月一陽生於地中氣始溫和歲功將與而王法之所當行矣於是頒布六典以下之事於天下然布之以言不若示之以象尤為著明易曉也故又以治法書之為象懸于雉門之兩觀以示夫民必至一旬乃已吁此民之所以易於治也既頒之以典則而又示之於象魏則民德其有不正民俗其有不正乎

○地官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臣若水通曰使之者何各立其長而教令之之也相保者保其不為非也相受者宅舍有比宅相也相葬者助其喪禮也相救者救其[illegible]凶禍也相賙者給足其禮物也相賓者賓興其賢者也自比至鄉其人漸多故其義漸大各從其重者言之以互見爾其實比閭族黨州鄉每每數者皆備非謂比則保而不受閭則受而不保也故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行而萬民各得其正矣

○地官州長各掌其州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臣若水通曰州長所掌教治政令之法即所謂三物八刑之屬也讀法讀此而已夫一州必有才德兼備之士即所謂德行道藝者也因有以致而勸之所以作興之也一州未必無不率教化之人即所謂過惡者也因有以糾而戒之以禁厲其餘以至春祈秋報歲時之祭祀則以此時不惟令之以讀法又令之以習射使其容體比於禮節奏比於樂以養其正而禁其邪也先王正萬民之道可謂至矣備矣

○夏官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

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臣若水通曰此夏官之文也訓方氏良官之專掌訓正萬民者也道四方之政事者道其善政於民也上下之志君臣之善念也四方之傳道傳說往古之善事者也一歲之始循爲教言既訓以所道又訓以所誦則四方之民所聞無非正言所見無非正道矣又於新物之出陳而觀之以察其民之好惡即王制之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志淫好辟者也夫然則所以正民情正民志正民風俗之道莫備於是矣爲人君者可以不法乎

○論語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臣若水通曰孔子此章之言欲爲治者知化民之本不可徒恃其末也齊一也格至也蓋德與禮乃所謂本德禮皆天理也自其得於心而言則謂之德自其見於事理而言則謂之禮人心同有此理特蔽於欲消於習而爲不善爾爲人上者能以人治人德以正其心禮以正其行因其所同然者而感觸其良心未有不勃然而興起者感化之效至於恥其不善而且有以至於善去不善以至於善則民皆歸於正矣

○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章言正民之道在於自正其道也君子不求於邪道之息而求於正道之興爾經常也君子但明乎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五者之常道使之復大明於世則庶民同此心同此理者皆勃然興起其同然者矣如此則邪僻不善之說自不能容夫邪正不容並立者也世衰道微邪說並起以爲吾道害者大經之不正故也歐陽脩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旨亦如此如今之世異端末學足以妨道者豈少哉司世道者尚求端本澄源之道焉

○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臣若水通曰茂懋也阜大也大其財求不匱蓬也鄉方也示之以好惡鄉方也文禮法也保守也滋益也書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謀

父之言蓋本諸此乎大氐衣食不足則禮義不興故利用阜財所以厚生而正其德也夫然後民知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也為萬民之上者可不求諸

○魯語曹劌曰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

臣若水通曰王謂來王事天子也歲聘以脩業間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於王一相朝天子先相朝也終畢也謂朝畢則習禮於會以正爵次序尊卑之義其間朝會之間也夫先王之治天下也必立禮以正之辟於帥長講會以訓帥之所以正民也是故朝會之典各有常期故天子郊則諸侯會焉諸侯會則鄉大夫佐焉講會以正班爵訓道以制財用故怠荒之心無自而生也為國以禮豈虛語哉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昔聖人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臣若水通曰墝确為瘠瘠土利薄又勞而用之使不淫逸不淫逸則向義故長王天下也沃肥美也不材器能者少也善心生故向義也夫善惡之幾思與忘而已矣故天之欲成是人也使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思而已故能嚮義而知方焉公父文伯之母斯言誠萬世治民之良法也居天下者其可不求諸

○晉語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

臣若水通曰敬仲夷吾也疾病也懷心也從心所畏如水流行民之下行也見懷思威者見可懷則思可畏民之中行也能畏上乃能威下能威民故在人上也弗畏有刑者不畏威則有刑罪也去威遠言從知可懷而不知思威故相去之遠為下也辟罪也弗畏有刑故曰罪也高不在上下欲避罪故曰從中也夫聖人之治萬民也仁以育之義以正之故德以化之其仁乎刑以威之其義乎是故使

民比其用而衆往從欲心而力上畏終
以六級徵則不遷於中民知所從則必知所以
公治而仲謂民之上者必畏然民之下者必
從懷至於其中則見懷思成也管子之居民
上可不觀民以行於邪
昔語管子曰吾聞古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
武於外是以內和而外威
管子對曰可其民弱以刑正其民以平也
天地生萬物而成之以秋聖人正萬民而治
之以刑故武也者刑之大者也苟內治不平
安能振武於外故內人必明刑罰以於其國
然後國無不和無不威而武斯振於治天
下者當以正民為先
管語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
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
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
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
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
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
用論比協材以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
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
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
恒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
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
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
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
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
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
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槁除
田以待時乃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
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
衣就功首戴苧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
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
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恒
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
也
日有來述曰萃集也州聚也物事也權平也類
鑑也擔揭也芟大鎌也所以芟草也監視也
資財也任者戴何也荷者負何曰擔荷
揭也襏襫雨衣也苧蒲戴笠作苗助竹簡也

所以治心也明道也夫先王之處民也士農工商各有其地所以治其□也地各有□□
臣若水□□□□業□□□□□□□□□□□□□□□□□天下
治矣齊桓師管子之言循是以成霸圖矣
王者本之以誠而化之以道者乎

格物通卷之五十五終

格物通卷之五十六

正萬民下

○漢高帝元年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臣若水通曰秦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暴虐之政使民無所措手足爾高祖入關之初而遂除秦苛法約法三章其庶幾仁以育之義以正之者矣此漢之所以興乎史氏揭而書之蓋其仁義之舉雖未足以追配湯武亦庶幾秋殺之中而寓春生之仁矣

○漢文帝六年冬十月梁太傅賈誼上疏其略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

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臣若水通曰先正有言風俗者起於上而成於下者也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秦因商君以其慘刻之心務功利之政風俗薄惡至文帝之世其俗尚存非有更化善治之君也記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本則在於君相而已有天下者當正其心所好尚好尚正而民心正民心正而天下之風俗正矣

○漢光武建武十四年秋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之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法不衷愚民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臣若水通曰仁育義正古昔聖王所以治民之要道也故天之道非春不生非秋不成故有肅殺所以成其生長之功也元哀二帝志弛而輕縱是失其所以正萬民之道矣姦民易犯刑罰何以異設水於前而使之易玩而溺之死也哉梁統之論救正其弊者也不能嘉納其言而用之東漢之治所以不能追三代之隆也然則光武其亦中才之主也哉

○漢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詔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略曰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仲長統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

臣若水通曰子產惠人也亦鑄刑書崔寔之喻切矣崔寔之政論於漢[illegible]藥石之喻得救時正民之道君子有取焉孟子曰以生道殺民其此之謂乎然則人主蓋亦酌剛柔之中哉

○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內祕書令李沖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長既立則升[illegible]宗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

為行官俸此外復有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其奏詔百官議申戒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強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

臣若水通曰三長既立齒民表正上有經費下無侵害壯有役夫窮有迭養而民俗厚矣李冲之言豈非經國要務哉

○隋文帝開皇九年二月丙申制五百家為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臣若水通曰鄉正里長即古鄉大夫里宰之遺意也然以正以長為名豈非欲其以公正之德而長之教之親睦戒之刑法以同歸於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之化哉後世失其意而徒以追租之隳突獄訟之交攻為務豈立正長之法固如是哉

○唐高祖武德七年春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臣若水通曰古者閭胥書其族師黨正比長行其德藝則民不敢為惡而勉於為善大中正之設能自唐而用之品量人物則亦古之遺意也夫

以中正為名必其人果足以當之可也不然不中不正未有不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者矣故以中正而察人則易而得其中正之人則難得其人則足以中人之不中正人之不正矣

○賈誼新書曰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

臣若水通曰書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又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禮義刑罰皆所以正萬民而不可偏廢者也苟禮義不施而惟刑罰之滋焉祗見民未正而天下之亂成矣今夫天道之大也四時之運也徒以秋殺而無春生之仁則萬物其不澌盡而靡孑遺者幾希矣故為君者德刑兼濟仁義並行陽舒陰慘體天之道夫然後中和致而天地之祥應矣

○劉向說苑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化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程問曰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由是言之文武並用人君中正之道也在天下者可不知所審哉

○劉向曰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急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臣若水通曰天下民心之不正者風俗之不同也風俗之不同者道德之不一也百方之事雖有萬變所不能終者此心此德滿乎宇宙臨御於上而所以一天下者皆本之身心之正焉則風行草偃自不容已者矣是故人君之正焉民莫不來所以一之者哉

○劉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之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臣若水通曰宇宙之內一心爾堯舜此心也堯舜之民亦此心也禹此心也禹之民亦此心也故禹之民之心得其正即堯舜之民之心堯舜之民之心得其正即堯舜之心也禹之民以堯舜之心為心者以得其同然者也非謂本無是而求於堯舜也禹之民各自以為心是失其所同然者爾仰惟

皇上秉堯舜禹之資其心即堯舜禹之心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今之百姓之心者獨非堯舜之民之心乎願躬行以率之者何如爾詩曰天之牖民如塤如篪如取如携攜無曰益牖民孔易言致同也開聰明擴良知是已蓋凡民自有之矣開之擴之如呼夢者而使寤喚醉者而使醒我但能覺之而已非外與之以寤與醒也顧不切哉苟體認擴充大禹泣罪之心則

皇上之心即堯舜禹之心而今天下之民亦莫不以

皇上之心為心矣孰謂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復見也

○周敦頤通書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臣若水通曰人民非仁不育非義不正育之

也者生之也正之也者成之也苟生矣而不正之以義則欲動情勝相攻賊滅不可得而成矣奚其正故仁有義正而後生道成春生秋殺而後天德成闔一闢一廢匪順匪化何以成聖人天地之神哉故居民之道在仁義並行矣

○程顥曰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者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靜訟可息矣

臣若水通曰明刑所以期于無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息訟之道也明道勿聽之說蓋一時救弊之言爾何則君子之爲政也端本尚矣乃若訟生於前苟無說以開明之則迷而不悟而已何以動其自責自咎之心哉臣故曰一時救弊之言爲不端本者設也

○邵雍曰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

臣若水通曰上者下之倡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下民之邪正在上所以感之者何如爾然則後之人君世主欲正天下之民者可不正其好惡以端其本哉經曰表正萬邦居[illegible]身而已矣

○[illegible]洪範[illegible]篇曰制人爲九行

[illegible]制別也九行謂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九行人所固有皆一理也聖人別而制之所以示人以德行之實也正民之道豈有外於此哉

○國朝洪武元年

上命中書省定官民房舍服色等第諭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綉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奢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以正名分

臣若水通曰正民之道莫先於正名分名分正分莫先於定服器胡元以戎亂華是以名分不正風俗不美奢侈相承貴賤無等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僭禮敗度莫此爲

比矣哉
皇祖明大義於天下境宇成方乃命中書定服舍
器用之制明立禁條以正名分然後爲民歸正
還古帝王之道昔武王滅商乃反商政政由
舊哉
皇祖之謂乎
○洪武元年
聖祖爲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制曰律
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
之於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煩多甚至
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
哉人既難知是啓吏之奸而陷民於法朕甚憫
之令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
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
果能遵令而不蹈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茲
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
臣若水通曰此
聖祖頒律令於天下諭民之詔也書曰刑期于無
刑民協于中故律令行則民德協中而無不
正矣哉
太祖之臨御臣庶必先立律令以正之其義之盡
而仁之至矣

○太祖作爲條訓以示子孫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
十餘年人情善惡眞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
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
刑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
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常用以後子孫
做
皇帝時止守律與
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敢有請用此
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臣若水通曰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蓋刑
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此
聖祖承胡元之亂既以法外加刑於奸頑之人矣
其所謂用重典者乎至是復戒
子孫止守律與
大誥而禁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其所謂用中典
者乎此世輕世重與其宜得先王制刑百姓
刑之中之道矣正民[illegible]奈何以加此雖然世
平法既久則姦僞人苟然自詐亦縱弛怨久
病之人氣息奄奄然適世[illegible]
作之術乎此又推
[illegible]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
上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
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
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
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
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
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
一言乎三吾慚服稽首而退
臣若水通曰正民之道中而已矣剛柔強弱
中焉而已矣所以能中者心而已矣三吾所

謂德化於南威制於北不知民心中正之理
矣
皇祖諭以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其真識本心而得
帝王心學之傳者乎人君苟明諸心而得中
正之理則至中有以枚天下之邪至正有以
一天下之動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強弗友剛
克燮友柔克可以持三德之用正萬民之偏
矣
○大明令庶民男女衣服並不得僭用錦繡許用
紵絲綾羅紬絹素紗金首飾一件金耳環一對
餘止用銀翠帽頂帽珠並不得用金玉珊瑚琥

珀靴不得製造花樣金線裝飾
臣若水通曰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
下定民志夫民志之不定以名分之不明名
分之不明以僭侈之無禁古之時農工商賈
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上下
之分明矣後世僭侈之風日盛庶民服用上
擬王公名分之不明莫此為甚我
聖祖著為此令其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者不在
是哉
○教民榜凡民間戶婚田土鬬毆相爭一切小事
不許輒便告官須經里老理斷違者不問虛

實杖六十仍發里老理斷若民自能含忍不願
告訴者不許里老風聞尋趁勾引生事違者罪
杖六十有贓追論
臣若水通曰民生有欲不能無爭爭者小則
小理之在里老則情易得而悔易生禁生事
則其萌易除而其俗易息一朝之忿至於忘
身及親者可免矣萬民之正有不由於此哉
○教民榜里老不但與民果決是非務要勸民為
善其本鄉本里人民務要見丁着業出入互相
周知違者論罪
○教民榜本鄉本里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一

一方所可稱者以實其跡也
人行可不舉者罪之有無稽刁頑挾制官府者
嚴加懲治其強劫盜賊逃軍逃囚及生事惡人
里老即須會多人擒拏送官違者治罪

臣若水通曰此皆所以勸民之術勸懲舉措而已
矣一鄉之人善惡必不能逃其情也故其人之
必能戒於前舉措於後而賞罰行焉則長德
歸一矣

（）教民榜鄉里人民住居相近父祖以來非親即
識其年老者或父祖輩行或伯叔輩行年幼子
弟皆須敬讓敢有輕薄不循教者許里老量
情責罰若年老者不以禮導之亦聽羅織亦治
以罪務要鄰里和睦長幼相愛如此自無爭訟
安享太平

臣若水通曰史臣贊堯之治化而曰協和萬
邦誠使長幼有序老少相得其爲協和何如
也然堯必先明峻德公孫弘曰人主和德於
上百姓和合於下蓋必有以本之也其明德
和德之學勤民之道伏惟
聖明留神焉

（）宣德二年七月
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等曰近來民有
所逃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在需索賄
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根本夫
朝廷於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
卿等須令有司審其實則爲軍民則爲民毋
致安民違者必罪不恕

臣若水通曰古者因井田而制兵賦兵出於
農有事從司馬而戰之以擊刺征伐之方無
事從司徒而訓之以事君親上之道何有軍
民之分降及後世兵農分而爲二兵出身以
衛農農出粟以養兵故當變故則出宗軍旅
而輕農民當治平則重農民而薄軍士殊
不知文武一道軍民一體而可以偏重乎
哉我
宣宗之言可以爲來鑒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六終

平天下格志三綱二十目

公好惡

用人

學校 舉措 課功 任相

任將 六官

理財

脩虞衡貢賦 抑浮末 飭百工

屯田水利 馬政 轉運 勸課

禁奪時 省國費 愼賞賜

蠲租 薄斂 恤窮 賑濟

臣若水序曰平天下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平天下焉而至之也至其應天下之理也故大學平天下章以絜矩以好惡以忠信以仁義言之無非吾心應天下之理也是故公好惡焉其要矣其用人焉則學校也舉措也課功也任相也任將也六官也其理財焉則脩虞衡貢賦也抑浮末也飭百工也屯田水利也馬政也轉運也勸課也禁奪時也省國費也愼賞賜也蠲租也薄斂也恤窮也賑濟也皆天下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平天下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平天下而盡之矣

公好惡

○詩大雅假樂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臣若水通曰此詩人頌王者之子孫其爲天子者公以任賢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群匹謂衆賢也言顯王者有威儀聲譽之美秉其好善惡惡是是非非之公心無私怨私惡以任衆賢是能受無窮之福爲四方之綱矣夫好賢而惡不肖人之本心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百志惟熙者能之苟失本心不明以異同爲好惡則賢者必以忠直而見怨惡怨惡之私生於中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矣故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無怨惡之私故能率用群賢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用賢致治而受安富尊榮之福於無窮而爲四方之綱矣君者朝廷之綱朝廷者天下之綱綱舉而萬目張故天下治矣夫以四方之綱無疆之福人才之盛由於一

念好惡之公如此可不謂乎成湯之立賢無
方武王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官𠁊之任賢
使能是皆本於好惡之公而卒獲其應者也
伏惟
聖明以古聖賢爲法存公正之心以爲用賢受福
之本則休明之治可臻矣斯世斯民何其幸
耶

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
弟君子民之父母

臣若水通曰此詩召康公戒成王而作也泂
遠也行潦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

乃再烝也饎酒食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王
也言遠酌彼行潦之水挹之於彼注之於此
而澄渟之則濁者以清猶可以烝米而爲酒
食矣況此豈弟之君子能以民心而爲己心
凡有所好也好民之所好而好以天下凡有
所惡也惡民之所惡而惡以天下則好惡適
乎民心而一毫己私不以與乎其間矣是以
民之仰之戴之者尊之如父而有父之尊親
之如母而有母之親自固結而不可解自眷
戀而不忍離矣豈一謂民之父母乎是則民
之尊親之至者非[illegible]之也以君子好惡之公

有以勅之一天理之自然者也則必有天下
者爲可欺之以私作好作惡而不以天下之
心爲心耶

春秋昭公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臣若水通曰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鼓白狄之別種也鼓人或請以城叛而降晉
荀吳不肯受左右曰師徒不勤勞而可坐
得一城何故不爲荀吳曰我聞諸叔向好惡
無有過差使民曉然知其好惡之所在則事
無不濟也或以吾城叛而歸敵吾所甚惡也
令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可惡者則

於甚可好者將何處之若受其叛而不推賞
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吾力所能則進而取之
力所不能則退而舍之量力而行之不可欲
急得城而近姦邪之人所喪失滋多矣乃使
鼓人殺其叛人而繕脩守備 臣謂好而知其
惡惡而知其美好惡之公也好惡之公實自
正其心始心正則誠矣誠則明明則知千萬
人之好惡即一己之好惡誠則公公則以一
己之好惡而爲千萬人之好惡也荀吳郤鼓
城之叛而自其心之好惡推之庶幾近於道
乎惜乎未能擴充之以成王佐之才也歟

○禮記坊記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

臣若水通曰書稱詢問下民詢及庶人所以廣聰明也蓋天下之道理無窮而一人之聰明有限故政教之施必參酌乎庶民之言而後盡善盡美也如是則能合人情而宜土俗其行之也無弊其利之也無窮下民之悅之眞若天之膏澤之降施於上矣苟惟任一己之私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則拂人之性矣故謂之犯上旣犯則下亂膏澤不下於民而下民不天上之所施矣豈不皆叛而爲亂哉或曰九重深邃民言何自而達於淵何自而酌之也曰詢之左右詢之群臣詢之庶民而又命使以觀風問俗於天下民之利病莫逭其情君則酌其至公至當者而施之則民雖未言君固已逆探其微言者而播之雖不中不遠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惟

聖明留意焉

○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

臣若水通曰好惡者不必行勸懲於天下而天下從之而趨避之者也蓋天下之民同此心也同此情也則亦同此好惡也上感而下應蓋若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者矣

○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二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臣若水通曰章明也所謂明明揚側陋也癉病也所謂維王之邛也善者明而揚之爲士爲大夫爲公卿所謂五服五章是也惡者病而去之移之郊遂迸之四夷所謂除惡務本是也夫公好惡者則民化之亦好其所好而惡其所惡矣治天下之要何以外於此哉

○論語子曰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

臣若水通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也但有一毫私意以雜乎其間斯有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者矣故好惡得正唯仁者能之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因人之善而好之好非以己而無有作好也因人之惡而惡之惡必以物而無有作惡也何有於親愛賤惡之辟哉雖然常人之好惡所係猶小也若夫人君之情有所好惡則或爲刑賞或爲用舍或爲予奪或爲黜陟或爲生殺一失其正將累人之性

而使天下蒙其禍且不免於遺身之辱不慎歟

○孟子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於雪宮告齊宣王之言也因宣王有賢者亦有此樂之問故告之以此言君民一體上下一心爲人君者能以民心爲己之心如飽煖安逸民之樂也君則見民之樂猶己之樂而懽欣之情有所不能已焉民則曰君之樂吾樂也是愉悦之情同我

卷五十七　七

矣吾胡爲而不樂君之愉悦乎饑寒勞困民之憂也君則見民之憂猶己之憂而痛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焉民則曰君之憂吾憂也是哀怛之情同我矣吾胡爲而不憂君之哀怛乎夫樂民樂而民樂之是以一己之樂爲天下之樂非私樂矣憂民憂而民憂之是以一人之憂爲天下之憂非私憂矣夫得民之情是得民心也得民心是得民也如是而不王於天下者寧有是理哉齊王以雪宮爲樂是樂以一己之私矣孟子以是告之所以擴天理遏人欲而引之當道志於仁也足爲萬

世人君當好惡之法矣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答門人萬章之言以見大舜憂喜好惡純乎天理之公也萬章以所聞父母與象害舜之事而舜則見而喜之之情爲問言舜父頑母嚚象傲曰以殺舜爲事

卷五十七　八

故使之治粟廩去其梯而焚之又使之掘井舜從旁空而出父母不知又從而以土揜井象言謀揜蓋殺舜於井中者皆我功故牛羊倉廩歸與父母干戈琴弤皆當與我二嫂舜之二妃當治我棲乃往舜宮而舜已在牀鼓琴矣象乃言我思兄之切鬱陶而氣不得伸故來見爾象此時益有忸怩慙愧之色舜乃言曰我有臣庶之衆汝其治之萬章既述此言而問以爲舜果不知象之將殺己故喜之如此歟孟子告之以爲舜豈有不知象之殺已但舜大聖人也天理之全人倫之至當知

有弟之親而不知有象之惡故於象有憂焉之憂則憂之情亦與象同曰吾何以使弟至此也於象有欝陶之喜則喜之情亦與象同幸得以遂天倫之樂也一憂一喜皆在象而舜無與焉其好惡一天理之公也人君於人倫物理之際可不以此體認於心乎

○國語周語王孫說曰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

臣若水通曰說周大夫賞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爲德義夫取予施舍喜怒君之大柄也不擬議以求公正之歸何以執大柄以宗好惡之則於人乎爲人君者可不取說之言執大柄以御天下哉

○晉語史蘇曰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常

臣若水通曰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得好惡之正故能有常而不變夫君子平其心以知其情故好惡安樂不違乎天天也者常久不變之道也觀史蘇之言於好惡安樂備人之情矣天之常甚矣君子足以知其難作也

爲人君者可不鑒乎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實由於此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

臣若水通曰此賀琛陳說於梁武帝之言也吹毛以求其疵擘肌以分其理言其苛刻繩逐者繩糾其過失而斥逐之也夫好惡之公私在邪正而已爾故公平之政行則好惡公讒慝之說行則好惡不公矣賀琛之言亦救時之弊也然人君好惡之公在正其心而已心正則孰爲公平孰爲讒慝孰爲邪孰爲正而趨舍之歸自定矣

○唐太宗貞觀五年十二月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臣若水通曰喜怒情也賞罰政也政生於情

也太宗既責臣下之陳諫於君又責以受諫於人可謂能絜矩矣然情生於性性生於心心性者政事之根本也太宗誠知發其心性而臣下之所以輔導者皆不外是則發之而爲情達之而爲政無非善也惜乎君以納諫名臣以直諫顯徒事其末而不深探其本故諫愈多而過愈著其不足以望堯舜之治有由然矣故君臣相與以有成須於本原求之記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信夫

貞觀十年十二月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

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爾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事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臣若水通曰寶藏恆情之所好也而不好焉專利之臣恆情所不惡也而能惡焉輕百萬之緡而重賢才之士太宗之好惡可謂得其正矣然而一事如此而他事或有不然者豈非體認天理之功未知而本原之學未之講邪

○貞觀十七年四月以楊師道爲吏部尚書初長廣公主適趙慈景生節慈景死更適師道師道與長孫無忌等共鞫承乾獄陰爲趙節地諸囚是獲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

臣若水通曰太宗謂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公天下之好惡割骨肉之私愛而公主之請不行所以能成貞觀之治也凡爲天下國家者於好惡不可以不愼焉

○貞觀二十一年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才有能有不能朕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臣若水通曰不疾勝己不沒人長敬其賢矜其不肖不惡正直無愛華夷太宗之好惡可

謂公矣所以成莫大之功而爲唐配天之主也後之人君尚取法之哉

○宋徽宗崇寧二年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臣若水通曰人之生也直好惡之公出於性生者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蔡京以才智自雄黨碑之立是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矣反不若一石工之明者何哉盖由安石學術之辟故好惡之僻塗天下之耳目蔽天下之聰明故京迷而不自知也夫豈其智弗若歟其術使之然也若安石者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邪或曰京狐媚也豈足以人道齒之後之人主見如此之人尚謹所好惡焉

○元仁宗延祐七年四月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爲人獻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臣若水通曰古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此好惡之公也仁宗不愛七寶帶之獻而責近臣以無賢人之進其庶幾近是乎甚矣近臣之難得也得之則玩其威忽之則投其好故夫明王聖主正身脩德防漸謹微必自貴近始使之窺見其隙無有不以利誘其君者矣周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其仁宗之謂與雖然君人者無乾健離明之德其不爲奸臣之所入者幾希矣

○國朝憲綱凡爲存心須用明白正大不可任一已之私非衆人共言公允者察官吏廉貪賢否必於民間廣詢密訪務循公論以協衆情毋得偏聽及輙憑里老吏胥人等之言顛倒是非亦毋得搜求細事羅織人過使奸人得志善人遭屈

○又曰所至之處傳采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汙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勸懲得體人自敬服大抵心正無私則事公當

臣若水通曰大禹謨曰稽于衆舍已從人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小民至愚而神是非善惡靡不明且公也皇祖以舉措命憲臣而必使之循公論以協輿情

人自敬服蓋我是非之心即人是非之心也至於一則曰存心明白正大二則曰心正無私真可謂知好惡之本哉

○憲綱原設旌善亭申明亭但有損壞行移修理榜示姓名行實使善惡知所勸懲

臣若水通曰書云爾惟風下民惟草孔子之告康子亦此意也是故為之旌善為之申明為之榜示行實則好惡明而民之知趨避惡也易易爾皆成湯播告之脩不匿厥指作非豫示好惡於民哉夫明示好惡者在有司好惡之實而達之於民者在有司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七終

學校一 禮樂政教附

○易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臣若水通曰初六以陰居下而不正下民之蒙者也爻言上之治蒙當有發之之道明刑以示之使知所畏懼而感悟其良知夫其發蔽如脫去其桎梏焉然必有脫其桎梏之心乃可若過此而往專用刑法以為治則民之蒙不能發矣故有吝也夫人性本然之善蔽於蒙昧猶桎梏也桎梏去而真性全懲之以威去其桎梏者也故書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又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數者以發蒙為功蒙之不亨教者之吝也故威以懲之使歸於德化之中教得其道而蒙者覺矣賢才胥由是出國家曷勝其用邪

○書虞書舜典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契以掌教之言也親者相親一體之義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也敷布也五教者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布而為

敎令也敷出之上一而敎之本也寬裕以待
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
非假外求惟敎學不明則無以開發其良心
故不相親不相順敎也者所以開發其良心
而復其本然之理也故舜因契之賢又申命
契仍爲司徒使之敬以敷敎而又寬裕以待
之使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眞
自然呈露不能自已矣 臣謂由百姓不相親
各自以其心爲心而無同胞共與之公各以
其形骸分爾汝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皆
如路人五品所以不順其理也故舜命契敷
敎五品之敎所以明其相親之理而使相遜
則天下無事矣此唐虞三代之治必先於建
學立師臣之所以敎弟子之所以學有司之
所以選擧朝廷之所以擢用皆在人倫物理
德行道藝之實所養所用皆出於一後世立
敎或以詩賦或以訓詁詞章徒事口耳而不
可推之天下國家此學問政事所以分爲二
事治之所以不古若也有志於治者尚其致
之

○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
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伯夷典禮之言也典
主也三禮者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
秩宗者主叙次百神之官伯夷臣名夙早也
寅敬也直者心無私曲也帝舜訪問於四岳
在廷之臣有能典主我天神地祇人鬼之禮
者乎四岳遂舉伯夷舜乃然其舉呼而命之
曰爾作秩宗之官當早夜致敬敬則內直無
有私曲之蔽則其心潔清心潔清則德足以
通神明而可以感格矣帝舜命伯夷專主
祀而不及乎他者何邪蓋事神實難而三千
三百之禮皆本於敬也

益稷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
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臣若水通曰此夔述作樂之功用也戛擊考
擊也鳴球玉磬也七絃爲琴二十五絃爲瑟
詠者人歌聲也虞賓丹朱也群后助祭諸
侯也下堂下之樂也柷敔節樂之器笙竹
音鏞鍾金音也蓋樂之始作升堂而戛擊鳴球
搏拊琴瑟以合歌詠之聲是時丹朱在陪祭
之位與助祭諸侯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
知矣始則擊柷以合之終則櫟敔以止之笙

鏞之音與咏歌而迭奏是時則見鳥獸無知亦蹌蹌行動相率而舞簫韶至九變則見鳳凰靈鳥亦且來舞而有儀容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夫感神人和上下格鳥獸致祥瑞作樂功效之大感通之妙如此爲人君欲化成天下位育天地萬物者可不講求之乎

○周書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臣若水通曰此周史臣述武王政治之大事也五教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典之教也教以厚倫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皆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以甚

重焉者也孟子論王道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弟之義其言蓋本於此人君欲行王道者盍於此求之哉

○洪範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臣若水通曰箕子衍洪範皇極之疇此言庶民也有猷謂有謀慮者有爲謂有設施者有守謂有操守者念之不忘之謂也不協乎極未合於善者也不罹于咎不陷于惡者也受之者受敎之也攸所也錫與也福爵祿也

有猷有爲有守三者其材質可進於大道者之所當念念不忘而進之也未合於善不陷于惡材質中人也進之則可以爲善棄之則流於惡君所當受敎之而不拒也念而深識之受而與進之各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由前二等之人而造就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洎於是既觀其色又聽其言知其爲善則錫之以爵祿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宋儒程顥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夫人君於天下之人當隨其才而成就之使賢者能者各以

時見用於朝則風俗日美而王道可幾矣後之人君有志於圖治者可不務乎

○詩大雅棫樸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臣若水通曰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章文章也周王謂文王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何也作者鼓舞振德之意此詩美文王敎化成賢之隆也言雲漢之大則爲章於天矣文王壽考何不作成人才如是乎蓋士莫大於學校學校者國敎化之地此其所以鼓舞而作興之者實本於君心之德爾故棫樸詠哉哉

髦士桓桓六師人才可謂盛矣而必曰周王
壽考遐不作人蓋必有文王之德享文王之
壽而又於其道則在位一日聖德浹洽於一
日在位百年聖德薰蒸於百年然後禮樂
興而教化成賢才出而天下治矣不然徒有
學校之設苟無聖德以為鼓舞作興之本如
漢明帝開辟廱衣冠縉紳環橋門而觀聽者
蓋億萬計而卒無以成教化之功學校之設
徒為粉飾虛文而已安得真才以為實用哉
大雅靈臺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
辟廱

臣若水通曰此詠文王教化之詩也虡者植
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栒業者栒上大版刻
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者業上懸鍾磬處以
綵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也賁鼓大鼓也鏞
大鍾也於嘆辭論倫理也廱澤也辟廱天子
之學也言文王之樂於其虡業則樅樅然其
賁鼓與大鍾既作而有倫文王則樂於辟廱
矣文王鍾鼓之樂作於辟廱者何蓋古者有
以禮樂而教胄子也故文王於辟廱之中既
教之養老習射之禮矣猶懼其一於嚴而情
不通則其教有難入矣故又考鍾擊鼓使其

有倫以入乎耳感心而辟廱之樂調諧
風和氣之薰蒸所以涵養其性情蕩滌其邪
穢使消化自成其德爾雖然禮樂本於人
心非自外也故同論曰樂文王本之此心一
天理中和之極故發之於禮樂自然中正和
平有以感人心於和樂也苟無中和之本而
徒事其文焉其如禮樂何故曰發中正而樂
和平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魯頌泮水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
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

臣若水通曰此詩頌魯僖公脩泮宮之教也
教以和樂為主和樂則感人心於易從易從
則教化行而人才出矣故舜命契曰敬敷五
教在寬謂之寬者即和樂之意也泮水之詩
言魯侯戾止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方其在學
敷教之時假之言笑以通其情斯時也威怒
為之泯然惟循循善誘而教養之爾然和樂
豈假於外哉實本諸心爾故記曰中心斯須
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一入中
心安得和樂心不和樂施之教者又安得而
和樂哉故必敬而後鄙詐消鄙詐消而後中

心自然和樂而施之教者亦無不和不樂然
而游之使自求之如春風着物生意勃然矣
故人主之和德實學校教化之本也
○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
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
臣若水通曰凡教自上出者也天子天下之
主故必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也小學者小
子之學也公宮南之左者東南方也主長之
地也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十五歲入焉郊者
郭門之外也辟廱也辟廱環學宮皆水如
璧之象頖宮者半水也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
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
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
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臣若水通曰樂正掌教之官也術者道路之
名也詩書禮樂四者皆入德之路也故謂之
四術造士者造就選士俊士而成之也樂主
發禮主收故宜於春秋也詩主暢書主藏故
宜於冬夏也主乎一而三者輔之也王大子
適子也王子支子也群后諸侯也適子長子
也俊升於學者選升於司徒者也以齒不

以貴所以興讓也禮義之相先也
○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
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
臣若水通曰語論才也郊大學也有德者謂
之賢有能者謂之才即事也言者數奏之言
也曲藝有一長者也又語再論也言者即學
論人之法尚賢而用才故德進爲先事舉次
之言者事之緒餘故又次之曲藝則僅能一
技故爲下此論人之序也雖然以德以事以
言以曲藝者並賢無方隨材器使盡人之仁
不遺乎物也惟我

明之教如天地之覆載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無
物不育如大匠之於群材大則大用小則小
用而無遺與成周之法同一揆矣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
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
先聖焉
臣若水通曰此天子視學之禮也於大明之
時鼓徵召大衆之至而後天子至焉遂命有
司行事舉禮以祭先師先聖所以崇本不忘
學之所自致崇儒重道之誠而身親學焉以
爲教者也自漢以來目視學爲異事故不

曰視學而曰幸學視者親臨之辭所以尊重教也幸者寵遇之辭所以見尊君也君尊而崇師重道之意幾矣為人君者可不知所重乎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臣若水通曰古人立學二十五家之閭曰塾五百家之黨曰庠萬二千五百家之術曰序三者皆小學也於國中而后曰學此大學也隨地之遠近而有大小之學學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者理也無非教之以天理也是則無地而非學無學而非天理矣竊觀三代以後

漢至武帝始立太學宋至仁宗始有郡學我

太祖立國子監於未登極以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登極後之二年至於八年即立社學其與家塾黨庠術序國學之名雖不同而實一也先教於社學而後入鄉學由鄉學舉於鄉學而後入太學先王教學之道至是大備矣所貴者明天理人倫以復其性之固有者爾

○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臣若水通曰中年間一年也離絕也群者朋儕也古者學校逐年比較之法每一年必有入學之人間一年則進退可知矣於是考其進否之漸因以申其說以為一年所視者離絕其經書之句讀辨別其志向之邪正三年所視者敬其所習而無怠忽樂其朋徒而無睽貳五年所視者博習而無狹制親師而知嗜好七年所視者論學之微取友之益夫然則學已小成者也至於九年知類通達而義理無不明卓然強立而外物不能反此之謂大成夫曰經曰業曰群曰習曰學曰類是所謂業也曰志曰敬曰樂曰博曰親曰通達曰強立是所謂德也德業合一先王之所以教而學者之所以學而成其賢者也今之所教學者不越乎記誦辭章之間豈可謂之成賢哉

學記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臣若水通曰學之所由興者有四焉廢其一
者三曰禁止其未發之非一也豫之以當其可
之時二也不陵犯節次而施之有序三也相觀
於友者一曰彼此相觀而摩厲以善是也廢學
之所由廢有六焉係於師者三其一曰發然
後禁而扞格不勝其二曰過然後學而勤苦
難成其三曰雜施而使之壞亂係於友者三
焉一曰孤陋而寡聞二曰燕私爲朋以逆其
師三曰燕辟邪僻以廢其學由是觀之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由師而成者然師之
爲教止於大綱而朋友講習之益尤多也古

卷五十八

人重朋友之樂其以此夫

○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臣若水通曰十二律管者正五聲之具也五
聲者作樂之本也樂之本由人聲起也五聲
者宮商角徵羽也六律者黃鍾太簇姑洗蕤
賓夷則無射爲六陽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
南呂應鍾爲六陰呂均之皆可以言律此云
六律者陽可以該陰也十二管者十二律呂
之管所以候氣者也還相爲宮者以十二律
吹之而爲聲迭相爲宮也夫十二律有吹有
候吹之以審聲之高下候之以審陽氣之升
而降之調燮以取中也吹以審聲以定律候以
於氣則其不和而可被於八音爲樂其不止
於十二者律之正管十二也變律非正律闕
一無中氣故不候也候氣應而吹其管則中
在其矣其爲宮也惟十二正律各自爲宮
以附其聲之正而周流以徧故爲六十調蓋
六十調者十二宮也然每宮起調畢曲乃以
二變聲濟五聲之不和以六變律續蕤賓以
下之不及所以然者無非欲其聲之和夫宮
者君也十二宮者皆君德之所吹也故律管
之灰半出者爲和氣全出者爲猛氣不能出

卷五十八　十三

者爲衰氣和氣者其政平猛氣者其臣縱衰
氣者其君暴此日別月異以其天與人君交相
感應如影響然也作樂之功用豈小也哉

○樂記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
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政刑
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臣若水通曰道猶理也君民相感之際微矣
故先王於感人心之道必致其謹焉是故禮
樂政刑不同而理同歸於感人心而已爾夫
求教於民人皆有是心也而無以理之或失
則過或失則不及矣故禮以理之使無過不

及而志正矣既有是志志不能無聲聲而不和
至於乖戾則無以宣其志之中和故樂所以
和其聲也禮制樂作感人者具矣其有不一
者於是乎有法制禁令之政焉以一之又不
齊則有墨劓剕宮大辟之刑焉以防之果何
為耶蓋事雖殊而所以為民使循乎天理之
正其揆則一也後世廢棄禮樂專尚政刑
是驅民於罪戾之歸豈先王之意哉嗚呼禮
樂刑政出於一此先王之世所以治也禮樂
政刑岐而為二此後世之所以亂也為人君
者可不慎乎

樂記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
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臣若水通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本無不
正也情蕩之也情本無不中也欲誘之也欲
非自內生也形累之也是故有形而后有欲
有欲而后失其情情蕩而性鑿矣而人道
乖欲動情勝賊戕無倫此大亂之道也是故
先王有發之制以禮樂推而達之天下使自
得之禮以制心樂以樂心則口腹耳目之欲
不流矣欲不流則好惡之情以平而不蕩各
得其中正而性復人道其有與矣此禮樂之

用所以為大也哉

樂記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
萬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
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
也

臣若水通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天地之序
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之和也和故氣
行而物化序故質定而物分此天地自然之
禮樂也先王仰觀俯察而有得焉禮樂所以
興乎禮樂何以由天地制作也樂也者聲也
氣之所為也是故擬之天道焉禮也者形也

質之所為也是故擬之地道焉天地之和序
盡形於此由是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
地同節天地與位而萬物生參贊之能事畢
矣夫何以致於是也天地聖人之道一也先
王得天地之道焉合氣與德道之至也和序
生於其心繼之以器以文而禮樂出矣禮樂
出而和序之心盡矣先王之教何莫非天地
之所為哉是故其始也則深體之其中也則
效法之而其終也則參贊之天地聖人其體
一也而禮樂也者所以合天人之蘊者也噫
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則暴亂其斯之謂歟

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臣若水通曰斯須暫時也致者中庸致中和春秋致女禮致爵之致言推而達之於彼也子諒慈良也入謂主之也先王禮樂之化神矣哉蓋先王不能斯須去身推而達之天下亦不欲其斯須去焉備禮樂之教以成其化也是故樂由中出故推樂于民以治心禮自外作故推禮于民以治躬樂推則民化之易直慈良之心生矣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矣禮推則民決之故莊敬莊敬則威嚴而無易慢之心矣威嚴則和樂而無鄙詐之心矣夫易直慈良之生也心之治也和也而樂而安而久以至信且威焉躬其有不莊敬者乎莊敬威嚴之著也敬也而和而樂以至易慢鄙詐將泯焉心其有不和樂者乎易直慈良之心或未至也則安久天神之機或幾乎息鄙詐易慢之或主乎內也則莊敬和樂之著必有泯然而威者矣是故心所生也治心也亦所以治躬也治躬也亦所以治心也合內外之道也知內外之合一斯可與語禮樂之全教化之備矣

○禮運曰先王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臣若水通曰天地間之祥瑞無不至焉者豈無致哉其禮樂之感應也是故先王脩天理秩然之禮於心以達其適宜之義於外體有其實之信於心以達其和德之順於事患信者禮之本也順宜者義之道也脩體所以體信達義所以達順體用之謂也故其體隱即順氣之實而可見者也即體信達順之道程顥推原上下一於恭敬之道信順者恭敬之謂也以此恭敬脩其禮齋於吾身則謂之體信以此恭敬達其事宜於天下則謂之達順朱熹亦曰體信者致中也達順者致和也要之一恭敬與致中和皆不外夫先王之所實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八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九

學校二 宣學政教附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擾邦國訓萬民一曰父子有親二曰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別四曰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

臣若水通曰此吳澄所補鉄文也邦之五典皆五品之人倫凡邦國人人所同有者也故司徒立此五典而佐王馴擾邦國以訓萬民使習熟教化五品遜而百姓親焉五典者父子有親也君臣有義也夫婦有別也長幼有序也朋友有信也親義序別信乃出於人心之同然故以是教之非強其性之所無也特因人之所固有而教之爾爲君師有敎人之責者盍亦思之哉

○地官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臣若水通曰禮樂之功用大矣禮也者理也心存乎理則邪妄之私釋而無不中矣樂也者樂也心得其樂則淫蕩之情平而無不和矣故聖人之立教必先務焉禮以理之樂以樂之致天下於中和而教化之事畢矣

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

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臣若水通曰成均者五帝之學名也以典樂之官掌成均之法者樂有聲音度數可以養人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也故聚公卿大夫之子弟於國學而使士之道明德立者教之死則尊之爲樂祖祭之於瞽宗示不忘其所教也中者心不偏倚和者情無乖離祗者肅敬之謂庸者平常之謂善事父母爲孝善處兄弟爲友此之謂樂德也興者托物興詞道者古陳其事諷者微言以寓意誦者吟味以達情自言其志曰言因問而答曰語此之謂樂語也雲門大卷黃帝之樂大咸帝堯之樂大磬大舜之樂大夏大禹之樂大濩成湯之樂大武武王之樂此之謂樂舞也教之樂德以養其易直子諒之心教之樂語以滌其湛溺和平之發教之樂舞以動盪其血脈流通其精神則其中和之德成矣然則樂樂之功用其至矣哉

○地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其鄉吏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

臣若水通曰鄉大夫者六鄉之長也鄉吏者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也教法者大司徒之職十二教以下也德行者德之行也道藝者六藝也道之藝也二者並行先王之所以教也

○春官大宗伯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臣若水通曰樂由陽來禮以地制皆本於天地中和之至故能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也由是以之事鬼神則郊焉天神假廟焉人鬼享以之諧萬民則群后讓庶尹諧以之致萬物則百獸舞鳳凰儀聖人制禮作樂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如此其教化之至矣

○論語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臣若水通曰此章孔子叙政教之本末也道引導之也政者法制禁令也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也德者得於心之理也禮者規於人倫日用之體也皆一理也以其設施乎此以正人者謂之政以其禁違乎此以罰人

之過惡者謂之刑以其心得乎此者謂之
以身履乎此者謂之禮但政刑制乎外者也
故引之以政令如令民以孝弟則民宜有以
自正其不孝不弟矣其有不率正而犯法者
則有不孝不弟之刑以一之使不外乎孝弟
之化則民苟免其不孝不弟而未能得孝弟
之真心故未有愧耻也德禮感於中者也故
引之以躬行心得之理有孝弟之真心以感
之則民宜有以興起感自得孝弟之善念矣其
有或深不率者則有孝弟之實事以
一之使同歸於孝弟之禮則民履於身得於
心既耻於不孝不弟而又有以至於孝弟之
至善矣然則人君爲治以化民者豈可徒恃
其末而不務其本乎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
以正孰敢不正

臣若水通曰季康子魯大夫帥猶引也康子
以政問於孔子欲知爲政之道孔子則因其
問而對之言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
正也然欲正人之不正必先自正其身蓋必
自其念慮之微以至於號令之發必正念
言必正言行必正行有編莊者直之公而無
偏倚反側之私則所謂正矣然此正乃人心
之本體天理之極致也子既帥以正則有以
感其同然之心與其固有之善孰敢有不正
乎故無反無側會極歸極自有不能已者矣

○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
不負戴於道路矣

臣若水通曰此章言既富之後不可無學校
之教乃致王之本也然而學校之教莫重於
人倫而人倫之中莫切於孝弟孝弟乃人之
真心人之所同有者也故因心之愛敬而以
孝親悌長之道根於天性者而三令而五申
之致其丁寧之意以發其天性之真則知愛
親敬長而代其勞自五十以上頭半白黑者
可以不負於背戴於首勤勞於道路矣此義
明則推之五倫皆明所謂人倫明於上小民
親於下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矣雖以堯舜之
治其所以成協和風動之化者亦豈有外於
此哉此孟子於齊梁之君獨致意於此也求
平天下之要道者尚於此圖之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
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
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告滕文公以三代教人之法也夫井田立而衣食足矣先王即立庠序學校以教民於其間夫所謂庠者以養老爲名所謂校者以教民爲名所謂序者以習射爲名在夏則曰校在殷則曰序在周則曰庠三者皆鄉學也若夫學則在殷者猶在夏之名也其在周者猶其在殷之名也皆國學也鄉學國學之名雖不同而明人道之序其實則同所謂人道之序者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是也五者雖不同而同一天理也天理明則人道明

卷五十九　六

而親義別序信發乎心感乎民民感而化之親義別序信之心油然而生有同體之仁百姓親而五品遜矣蓋教民之道有所以感之者也後之鄉學國學猶古也其講說親義別序信之道猶古也而小民未見其親者何哉徒有其具天理不明人心不正無所以感之者爾人君可不求立教之本乎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臣若水通曰后稷名棄有虞養民之官樹亦種也藝植也契亦舜臣名司徒掌教之官也有道言有衷之性也孟子告陳相言舜之時水土平然後可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可以施教化故后稷教民樹五穀而人民各得其養矣然不教則放逸怠惰而失其所有之常性入於禽獸之歸故使契爲司徒教之以人道之序所謂人道之序者非他也天理也天理存之心發而爲親義序別信見於父

卷五十九　七

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也放至勳功也史臣稱堯之功大而孟子因以爲堯號又引堯言勞而勸於是者則勞之來而歸於是者則來之邪者枉者而悖於是則正而直之輔以使之立翼以使之行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之堯之命契爲司徒如此其詳且盡大抵皆於此心此性此秉彝上致力因人之所固有而推揚發覆以覺之爾有君師政教之責者宜深體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

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章論政教之道而言於教也蓋爲人上者有仁德之言出乎身加乎民從而施令非不能令行而禁止也若夫有仁之聲聞積之於平素播之鄉黨朋友則有以入人之至感人之心淪於肌膚入於骨髓故人得之爲尤深也紀綱法度之施出乎上有乎下非不能正其邪禁其惡也若夫有善教行於學校明禮義則化之所及民之所感於爲深也且善教何以得民之深哉蓋善政制之於外故民畏其威而不敢犯善

教則感之於內故民愛其德而不忍犯也善政則以下奉上而民財得矣未有得其心也善教則以誠感誠而民心得矣而財亦不能外也畏之者外愛之者內也民財者外民心者內也其得民之淺深此其所以有不同乎爲人君者本之以仁聲行之以善教則入民而民心得其於政令之末蓋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可不務哉

(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臣若水通曰古之學者成於樂故傳曰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札其知樂君子也歟於其歷代之音列國之風既皆稱贊而品列而韶之一樂獨贊其天地之覆載爲盛德之蔑加信乎見之真也夫子在齊之嘆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札之見其殆庶幾乎若夫歌陳而譏于無主固也至於秦則有上矣歌秦而止謂之能夏而大不替其美者何也札之意其有所感而憾者矣嗚呼聞其樂而知其德君子所以差等百王也可不慎歟

○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臣若水通曰學校者人才之所由出公議者公道之所由行治化之基也天下一鄉之積也春秋數褒鄭之鄉校僅存元氣猶在兩人猶以其議執政而欲毀之不亦異乎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夫又焉往而非自得師子產於是乎知學矣他日亦嘗告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子產其知學矣夫知學者然後能教人可不務乎

○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臣若水通曰韓宣子晉大夫聘問於魯太史官名周禮周道也宣子見易之卦義及魯之春秋而嘆周之道盡在魯蓋易以明道之時春秋以明道之是非皆道之所寓者也聖人既往道在遺經誦言而忘味者鮮不以爲糟粕無用而教微矣宣子一聘魯得大道於遺編而知周公之德之盛與周王之所以興可謂善觀書而不泥于書者矣

○昭公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曰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晏子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

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
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
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
是以先王尚之
臣若水通曰禮者道之體而教之本也國有
禮則治無禮則亂人有禮則順而善無禮則
逆而惡晏子告齊侯不越乎君臣父子兄弟
夫妻姑婦之間可謂知禮之要矣其曰先王
所稟於天地以爲民者旣有以見夫命于天
性于我而教于民者又有以見道教之大原
出於天不可易也柰何景公徒善之而弗行

自夫此禮不行於君臣也而上下紊自夫此
禮不行于父子也而國本隳自夫此禮不行
於兄弟也而同氣手刃自夫此禮不行於夫
婦也而嫡庶混自夫此禮不行於婦姑也而
詬誶反唇教不立禮不興國安得而不亂乎
當是之時大夫陳氏厚施于國齊之亂萌矣
由禮之壞也夫禮也者理也道之體也三代
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故其化行臣不勝
願望於
今日
國語周語景王鑄無射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鐘

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
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
臣若水通曰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
尺有弦繫之以爲鈞法百二十斤爲石律陰
律陽律各六以正五音之法也度丈尺也量
斗斛也衡有斤兩之數皆生於黃鍾黃鍾之
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爲銖是爲一籥籥
二爲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
出出於黃鍾也小謂錙銖分寸大謂斤兩丈
尺先王作樂以宣教化而關石和鈞律度量
衡器用由茲焉出故曰黃鍾萬事根本傳曰

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今其時矣伏望
聖明考先王黃鍾之制以興禮樂之化追三代之
治天下幸甚
○周語伶州鳩曰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
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
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
臣若水通曰伶司樂官州鳩其名也作樂則
氣和故可以殖財也中德中和之德舞也中
音中和之音也合神人謂祭祀享宴也聽從
也先王之作樂也將以平心宣化阜民殖財
招格天神也知聲音之能民以遏淫心聽之不

和比之不度惡在其爲樂哉周景王欲鑄無射進崩而鍾不和失其道矣爲人君之尊位中國而操制作之權者可不愼其禮樂之本乎

○伶州鳩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

臣若水通曰此言聲音之道與政相通也夫樂者和也和生於心感於民者也苟樂作而民有怨咨則何以成其和氣而達諸聲音乎故必政治定而禮樂可興爲人君者其可不審其所以和民心之道哉

○齊語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

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脩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

臣若水通曰鄉長鄉大夫也役官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於司徒退班於鄉吏以考其行脛本曰股肱臂也大勇爲拳上位是也後爲也夫聖王之立教化必始於鄉矣鄉大夫者所以傳君之教以達於民令其父兄教其子弟因其土俗通其性情故子弟之從之也輕夫鄉人之善也鄉大夫必知之鄉人之不善也鄉大夫必知之故考於鄉大夫而鄉人之善惡可知矣此三代所以成材之易而鄉舉里選之法所以行乎君人者欲法三代之治必復舉選之法欲復舉選之法必復鄉大夫之教焉

○漢高帝六年帝悉去秦苛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孫叔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孫叔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臣若水通曰大亂之後必有大治三代之禮雖隨時損益然而皆緣性情而設故三千三百無一而非性也叔孫通以此時而復三代之禮皆順人之情性其從也沛然矣況漢初去古未遠禮樂雖壞於秦文獻則固有可考

者也叔孫失此不[illegible]古[illegible]
以秦儀雜就之雖能[illegible]正名位之任而禮樂
自此壞矣古禮之不復見於天下其出於叔
孫通乎有志之士至今惜之

○漢武帝建元元年十月董仲舒對策曰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臣若水通曰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如天運於上示無爲也立學分教如元氣之行於四時示有功也是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今觀格心矣仲舒以是而欲行於武帝之世其如天地之德元氣之運何哉

○漢成帝綏和元年劉向說成帝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

臣若水通曰胡寅云劉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眞德秀曰仁者禮樂之本也故有仁心者心之所從而敘則爲禮禮之文成矣心之所樂而和則爲樂樂之文成矣故禮樂者由心生者也劉向之學於此蓋未之講爾而欲教化天下難矣哉

格物通卷之六十九終

學校三 禮八

晉元帝建武元年戴邈上疏以爲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帝從之始立太學

臣若水通曰學校之教風化之本國之元氣也采芹泮水魯之所以盛青衿城闕鄭之所以衰而治亂係焉晉元即位之始而邈勸以立學可謂知風俗之先務者矣第惜太學雖立未聞儒者之名而無作人之本爾夫臣之賢否人也教由人生者也晉之一代無一真儒無怪其然哉

○晉成帝咸康三年正月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寖安請興學校帝從之

臣若水通曰袁瓌請興學校蓋知轉移風化之本也教弛風頹後因已久上無情一執中之君下無反身一德之臣教道所以終於不振也惜哉

○晉孝武帝太元五年秦王堅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秘書監朱肜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十得其八是宜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鬭之術殆非所以馴致昇平也堅乃止

臣若水通曰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堅不務崇禮教以立國而徒作教武堂專意於戰鬭之術宜其敗不至於糜爛其民不已也堅誠戎虜也哉又烏足以語昇平之致治也

○晉安帝隆安三年三月魏吏部尚書崔宏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若水通曰代北之俗尚武魏主珪因崔宏請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三千人聞李先書籍益人神智之說則大索書籍可謂崇文之主矣獨不知所謂神智者人之虛靈天之聰明也書籍但能開發之爾不然則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何神聖之寡邪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徵豫章雷次宗好學以處士

後至建康爲開館于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帝雅
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
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
次宗儒學爲四學

臣若水通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理一而已學一而已一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正學也外此而二三焉則所謂異端也故古之爲學者一今之爲學者四夫道一本也本一而四支之支則離離則去道遠矣此大亂之所由起乎宋文雅好藝文而并立四學則其爲學也二三而不得其正可知矣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其宋文之謂乎

○宋明帝泰始二年魏始立鄉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中書令高允相州刺史李訢之請也

臣若水通曰五胡兵爭之日但以騎接遑不講教學久矣魏起於荒數排之後始及此舉嗚呼何斯世之不幸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也然而斯文命脉墜而復起此臣所以既悲之而復幸之也歟

○齊高帝建元元年四月給事黄門郎清河崔祖思上言以爲人不學則不知道此悖逆禍亂由生也今無員之官空受禄力彫耗民財宜開文武二學課臺府州國限外之人各從所樂依方習業若有廢惰者遣還故郡經藝優殊者待以不次又今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群下猶安習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脩者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

臣若水通曰五代之風至此衰廢極矣建學以明道崇儉以移俗崔思祖一言及此如盧醫扁鵲之良劑欲回生於久病氣息奄奄之際也其亦賢哉

○齊明帝建武二年八月魏金墉宮成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臣若水通曰小學所以養其正也太學所以成其賢也自少而長大人之事備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由赤子之心養之而不失聖人之教也魏徒立學而未聞所以教之學者何事其亦未之知本者歟

○梁武帝天監九年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

臣若水通曰梁武帝以佛法廢政而不知聖賢大學之道者也一旦視學而有此詔其亦秉彛之良心不終寂滅者歟使其因此而覺

何以反正焉豈至有臺城之禍也哉

○梁武帝大同元年冬十二月於宮城置五學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者悉令旦治公務晚就講習

臣若水通曰語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言仕學之合一而餘力可相及也然則旦治公務晚就講習其亦近之邪賢於後世仕學分為二途者遠矣雖然郎公務而學無不在者孔門執事敬之謂也何有於旦暮之分哉

○唐高祖武德七年二月己酉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以名聞州縣及鄉皆置學丁巳上幸國子監釋奠詔諸王公子弟各就學

臣若水通曰唐承五代之餘風俗淺漓甚矣有王者作則學校之興豈容一日緩乎高祖遲遲於七年之久始以明經舉士立學校於天下其志意之趨向可知矣故終唐之世習於詞章正學不明真儒未見道統者誰之咎歟我

太祖高皇帝甫平元亂而教化大興人倫攸敘固然夐正其賢於唐遠矣傳至百六十年其流弊之漸不能無也端本澄源一洗鄙陋而新之

之惟聖明留意焉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二月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四千二百間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若水通曰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先建學立師以主教化者也然學之要不過明倫而成德達材他日達而致君澤民此其至要唐太宗幸國學增生徒使屯營之士亦皆從學然從教誠可謂盛矣然博士明經不過乎口耳之間而所藏乎身者不恕一時之盛何足取乎願治者尚其思之哉

○唐代宗大曆元年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頹壞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敕復補之

臣若水通曰學校不可一日而不設倫理不可一日而不明唐自安史之亂學之廢也久矣教基既墜人心不天知之何而望世之治

也迨夫蕭所上言而爾宗始復斯文亦幸其如綫而不絶歟

○周太祖廣順三年六月蜀九經板成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絶蜀母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治亂係乎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由於學校之興廢五代亂亡之際孰知學校之當興哉蜀主從母昭裔之請遂致文學復盛宜其獲得人之效也然卒未聞有補於治者何哉良由所謂盛者特文辭之士焉爾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其弊有自來矣使得德行而用之其功烈豈止若是而已邪嗚呼文藝盛而聖人之道衰矣主學教者可不擇乎

○周世宗顯德六年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王朴素曉音律帝以樂事詢之朴上疏以爲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脩於上萬國化於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用此道也

臣若水通曰禮由外作樂以內和夫然後形於身發於聲教於天下而已王朴以禮樂分心形內外固亦漢儒之陋而失孔子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之指矣周世宗命儒臣考制度正雅樂不可謂無志但禮樂本於仁積德百年而興恐亂亡之世仁德之學盖未之講爾如用之則自一身之禮樂不可斯須去者始焉可也

格物通卷之六十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一

學校四 教則 禮樂 政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臣若水通曰聖賢之學本乎心故千萬世之上千萬世之下同此心同此理也五代之亂人心若死天理或幾乎滅矣宋祖爲之視學令武臣讀書一時猶爲之興起貴文學人心天理不可泯也況本之以道德躬行其感化又當何如也他日濂洛關閩道學大盛其亦宋祖之所培養歟

○宋仁宗慶曆四年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制庠序學校教之地也敷教在寬教之則也賓興三物教之成也仲淹興學校本行實其庶幾先王之遺意矣宋祁察於鄉里學行脩飭尚爲不遠至於文辭馳騁之說與則與先王之法背矣論育以至於末世德業分而道藝離則所養者果其所用邪所用者果其所養邪仰惟我

祖宗立教人科舉之法欲令之學者讀聖賢之書存聖賢之心蘊之爲德行發之爲言辭乃德業合一之道也使有司即其言辭知其德行乃取士合一之法也其所養即所用所用即所養而先王舉選之法暗寓於其間矣臣愚守南京國子監之教曾有二業合一之訓以導諸生蓋以上體

祖宗之法而闡明之也伏望

聖明益德大業與日俱新又以臣張斯文爲任則

天下士子知所向風而先王德行道藝之教
復見於今矣焉守藝甚
○宋仁宗慶曆四年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
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
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
亦千二百間今取材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
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爲
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
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
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
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
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
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
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
法著爲令式

臣若水通曰養士莫專於太學蓋太學列在
京師四方之所仰望而儒業者師儒貴得其
人科條貴得其道仁宗隆道尊師廣拓學舍
取胡瑗教法而治之亦可謂知先務者矣然
徒知取立經義治事齋之法而未知孔門四
科同志於仁攸德行爲本而言語文學政事
亦其因所成就者爾科條於此似爲未精也

是故堯舜三代之學出於一爲人君者盡知
務焉
○宋哲宗元祐元年五月命程頤等修定學制頤
大略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
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
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
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
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
是者亦數十條
臣若水通曰學校教養之道貴純乎一一者
道也程頤所脩學制大義數十純乎精金如

易考試以禁勝心置尊賢以延道德鐫解額
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
教立觀光以來遊學無非約之於道揆也此
法一行則教化洽先王德行道藝之風可復
矣惜乎醜正者衆而黨人之禍起遂使程頤
之志徒托諸空言爾
○宋高宗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上謂宰執曰人才
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宗人才
輩出爲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
邪
臣若水通曰學以養才將以致用也養與用出乎

一則賢才出而天下治矣故大養則大用小
養則小用顧所以養之者何如爾故有道德
之師以養其敬有揖讓進退以養其身禮有
歌詠采色以養其耳目有禮樂以養其性情
有講習以養其業有道義以養其心志則才
德成而賢俊不可勝用矣高宗復太宗三館
之制不可謂無志者惜乎知養之之效而不
知養之之方也

宋理宗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
顥程頤封爵與朱熹竝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
石從祀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

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
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
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書
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
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
從祀以示崇奬之意黜王安石謂天命不足
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
從祀孔子其黜之　越三日加封敦頤汝南伯載
郿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

臣若水通曰祀者先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
五臣論著有繼往開來之功從祀孔子廟庭

宜也若夫安石者萬世罪人而配祀焉是天以
德報報惡功報報罪也天翻地覆亘古一見
者矣數十年人不知有人心至是一陟一黜
而人心始不死矣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閏二月初置國子監以耶
律有尚爲祭酒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
元初乃以許衡爲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
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
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爲言始立國子
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爲祭酒

臣若水通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

行也元自有許衡而孔子之道益尊非所謂
可行者邪及衡爲祭酒弟子納進有尚繼之
立監設官增士而斯文一新非忠信篤敬華
夷一心者哉夫以胡元之主猶能興起於一
時矧
昭代一洗元習大復三代之人心人才之盛固有
超越前世者矣

○元武宗至大四年仁宗立增國子生爲三百人
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
出卿宜課諸生勉其德業李孟又諭省臣曰昔
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

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
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令頒南監
等官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
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
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
勿限資級果材而賢雖白身亦任用之

臣若水通曰元仁宗之于國學也亦知所用
心矣然立法若庶乎養以道藝擇自白身漢
乎立賢無方而廣其貫名庶乎可得俊彥矣
至於定為三百猶未免失之不廣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闢彥修而居之擇師儒而教之人才

輩出極盛於前矣及後歷之是時野無遺賢官無
滯才蓋有以比隆三代而漢唐元不足言矣
列聖相承亦惟率循是道而拘拘於資級之間則
真才出而治化隆矣

聖道所由曰先王為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
為訓道人之情以之為真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教因人之所有而導之
非以人之所無而強之也知道者求者因水之
性而利導之教其天下者必之性也喜怒哀
人之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是乃人之在心也人其在焉者知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情之性故易則易知簡則易
教道立矣教道立而善人多善人多而天下
治矣

○劉向說苑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
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禮樂者化民之具庠序者化民
之所也以化民之所而化民不可也以化民

之具而化民亦不可也其必有所以為之本
者矣是以古者天子諸侯皆象地形而為之
學蓋以身所有者推之制作以頒教於天下
無所待於外也德化之行天下之心固有得
乎吾心之同然者爾使不知此而惟求之庠
序鐘鼓之間固已遺其本矣豈先王建學之
意哉嗚呼治之隆替皆本於此惟
聖明留意焉

○班固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
教化也

臣若水通曰天子之學其深有人焉故謂之辟

雍禮者見於升降揖讓節文度數之間而其
本則序而已矣樂者形於鍾鼓管絃歌詠節
奏之間其本則和而已矣和序者教化之本
也故能宣教化於天下序體於身而後禮樂
備禮樂行於學而後教化宣天地位萬物育
致中和之功用廣矣大矣

○班固曰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樂以
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
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
佚節其侈靡也

臣若水通曰本之喜怒而節文之禮樂之本
也本於五常之性也故能節人之喜怒而邪
侈不生樂主氣故象天禮主質故法地夫有
有形之禮有無形之禮有有聲之樂有無聲
之樂無形之禮嚴而泰及其至也位天地無
聲之樂和而節及其至也育萬物天地位禮
孰大焉萬物育樂孰與焉是故知禮樂之非
二矣是故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

○班固曰王者設三教者何所以承衰救弊欲反
正道也

臣若水通曰三教者何也忠敬文也何以並
施也夫道中正而已矣合三者因時而施所以

致於中正之道也是故文而無忠其失也撥
而無文其失也鬼忠而無敬其失也三教並施
弊斯已矣故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也

○韓愈曰國子監應三館學生請準六典國子館
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
從二品已上曾孫補充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
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
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
伯子男子補充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
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
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
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
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四門館亦量許
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
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資蔭者
請牒送法司科罪條令年冬期已近伏請去上
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
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所糧料度支先給二
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
如前伏聽處分

臣若水通曰唐初制國子監應有三館一曰
國子館二曰太學館三曰四門館各以資蔭

子孫視其父祖爵秩補充學生及韓愈時公卿子弟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是蓋不得不爲革正者矣故愈請於國子舘則依六典之制於太學舘量許常叅官八品已上子弟充之於四門舘量許有才業者充之夫國公以下八品以上子孫皆得入學則凡在官者世無不教矣夫資蔭不補學生者禮部不試冒蔭者法司科罪則凡資蔭者罔不遊學矣夫工商凡冗皆放不齒人有才業始得侍教則凡在學者罔非賢才矣是何也太學者所以明聖道振儒風而歸之正焉者也苟不沙汰其非人振舉其善類焉用是學爲哉後之立學設教者尚考於茲乎

○韓愈曰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天子之教焉故曰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叅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大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illegible]六皇朝始合于太學文省至三人員位品秩下官尤雜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學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爲後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設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于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爲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驟於是

臣若水通曰虞夏商周四代之學所以養士也周人之四郊魏之四門隋隸於國子唐合於太學雖或制因時異然慎選以充而樂養士者則一而已然造之者有其地而師之者有其人固虞夏商周之遺意也然考其養士之功而終有愧於古者何哉蓋地有所造而儀文或狃於昔師有所傳而人原或未之先此所以道德之風日衰而功利之習日熾也其可望士之成哉嗚呼古之爲學也所以長才今之爲學也將以壞才其所以養之之本異矣雖然人存者士之表也朝廷者學校之則也正心者養士之本也誠能躬以率之而本無不端則是而擇師焉則師道立矣由師

以作士焉則善人多矣朝廷有不正而天下
有不治哉孟子曰君正莫不正臣敢獻以爲
聖明養士之本焉
○韓愈潮州請置鄉校牒曰孔子曰道之以政齊
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
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
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
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
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
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
餘豈無庶幾者乎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

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通經
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
氏可以爲師矣請設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
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
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臣若水通曰學校者教化之本也是故先王
務焉韓愈守潮舉趙德以爲州學師出俸收
息以爲學徒饌其亦本德禮以教學校者矣
夫德者何吾心之天理若忠孝之類是也夫
禮者何天理之儀文若鄉飲鹿鳴之類是也
唐制取士於學也非不舉鄉飲酒禮工歌鹿
鳴以示禮也亦非不教以忠孝之行以崇德
也特進士以雜文明經以括帖而不知德禮
爲身心之實學士無心德之學學無給養之
資故也臣嘗謂韓愈以一州刺史猶尚以德禮教
人而使之知爲學之本以廩祿養人而使之
得爲學之資況居君師之位而爲教化之主
可不加之意哉
○宋儒周敦頤通書曰古者聖王制禮樂修教化
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
臣若水通曰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
爲妻綱九疇者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

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也
禮樂教化所以立人道而理民物之具也故
聖人之治天下禮以理之樂以和之教以道
之化以變之此三綱以正九疇以叙而人道
立矣和氣薰蒸由是盡人之性而百姓有時
雍之化盡物之性而品彙有遂生之休矣禮
樂教化之功用至於如此後世不此之務而
乃一任刑法以爲把持之計是以法日以密
而詐日以滋無怪乎治不古若也歟
○程顥劄子有云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
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

徵讓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爾

臣若水通曰賢才者治化之所由出也故曰爲政在人然賢才之成必待師儒有以風化之爾故賢才固爲政之本而學校又賢才之本也程顥此疏其有道者真王道之要務也惟

聖明取而覽之而見之躬行則不歲月而風動矣其念之哉

○程頤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亦使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禮所以定分也分定而志定志立而後可所謂君子喻於義也若夫分不定則志不立志不立則知惟利之是趨所謂小人喻於利也是故士農工商各有定業壯仕老休各有定禮禮分不明則童而趨利仕老而不知止禮義廉恥之不興者豈人之性然哉凡以教之不行也

○程顥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臣若水通曰古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蓋以師道委樂正使成就人才爲國家利器也後世不求明師故無善學徒具虛器爾雖然在天子亦必有師焉故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 臣以爲今日

聖明亦宜法古以隆師而必惟其人可也

○張栻曰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固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

齊故其成材也易士生其間耳所接修道進德於其庠
序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
月長自有不容已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
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
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
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修其身
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修而君舉之爾夫然故
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
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

臣若水通曰於此見張栻之學識其大者自
國都以至鄉庠備矣首之以絃誦詠歌舍乎
帝舜命夔之意矣世之不知以爲緩者不亦
異乎習之以揖讓纓采分合祭祀養老之儀
使耳目手足筋骸皆有所養則禮足以立而
德業成矣自鄉論升之司徒升之國庠告于
王而官之禮義興風俗厚而王道成矣先王
教人用人之法盡之矣伏惟
聖明本於躬行之餘舉而措之三代之治不難致
也

○張栻潭州嶽麓書院記其略曰劉侯之爲是舉也
豈將使子群居族談但爲決科利祿計乎抑豈
使子習爲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
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
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於聖賢者出而開之是
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學爲先務

臣若水通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
者道也學所以爲傳道計也經曰率性之謂
道道也者性也學之以率性明道以達之民
民之恒性役而充綏厥猷治之極也嗚呼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今之民之道
之性猶古也今之爲師者之道之性猶古也
夫何後世循循不講相視恣散因無足道其
臨雍拜老亦莫尊師重傳之實乎伏惟
皇上察之

元儒許衡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
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
此者愈巧以至綱羅宰樣取於必中上之人不
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不以仁人
君子之用心也哉將待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
其弊如此欲使生爲家其猶可得乎先王設學
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王
所以教人人所以爲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
教也無異學也

臣若水通曰王通云周之士也貴非獨士能

自貴之也蓋以君臣之間相須之殷而相遇以禮也是故成周之盛追隆古而上之矣後世日趨於弊而世道日降由上之待士士之應上皆以偽而不以實欲救其弊在教之三業合一之道而已所謂合一者令學者於讀書作文之時主一而無適如孔子所謂執事敬程顥所謂作字時甚敬即此是學此德業舉業合一之說也如是則德行道藝兼之矣後之為君相者其念之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一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二

學校五 禮教 學政

○國朝戊戌年十二月辟儒士范祖幹葉儀館至

祖幹持大學以進

上命祖幹剖析其義幹以為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上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

臣若水通曰大學一書帝王修治之道備矣然逆推乎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之功其要必自格物始順循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其本亦由格物始是格物者大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而意心身天下國家之功效皆在此矣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知行並進也苟能立志體認於心以至其天理則知以至意以誠心體以正形於身而身修形於家而家齊形於國而國治形於天下而天下平家國天下無處而非天理之寓則無處而非體認之功皆格物也功至而理融則致中致和

有以位天地育萬物而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矣哉

聖祖體認大學於心而有默契之妙是以受命以定禍亂者此也興道以致太平者此也至於出入起居號令賞罰無不一於此也而開國之初乃以崇儒重道爲務故祖幹策俾華儒然而出及大學之道遂深許而拔擢焉且諭以道之所在而能行之又不徒向學而已此所以能用夏變夷使中國帝王之士守紹中國帝王之綱常有功於帝王也大矣

列祖之心而擴夫大學之道則宗社有無疆之休也

國朝甲辰五月

太祖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史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爲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

時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帝王制作貴於及時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爲之若漢文有其時而不爲也可不惜哉

臣若水通曰治定功成而禮樂興此其時也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誠如

聖諭然正使爲之亦不能依稀三代之盛也何也無中和之德以爲之本也

聖祖又以漢祖創業而未暇何天下甫定卽命牛諒陶凱作禮樂邪是又漢祖之所不及也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今百六十年來此又制禮作樂之大時也夫禮樂者教化之具也

聖子神孫一道相守養其中和之德而求所以爲制作禮樂之本者時不可失也

○吳元年七月乙亥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及范權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視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爲徵音

上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邪

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上人聲和即八
音諧和矣因命樂生歌一曲
上復笑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
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不知學欲樂和顧
不難邪門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
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
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
臣若水通曰記有之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
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
兆疾徐樂之文也知其情者能作識其文者
能述情也者心之和也人能體認於心以至
其天理則心和順矣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
和而諧之六律宣之八音由是格神人馴鳥
獸釐百工以熙庶績與天地大和大順之氣
相爲流通矣
皇祖深知其然乃能辨大石音探其樂本以諭臣
下不惟識其文又能識其情此所以能述之
於唐虞擊拊之餘而作之於夷狄髮壞之際
也然出禮樂者君也輔禮樂者臣也儒臣之
對似矣朱范二子其不汗顏邪

○太祖高帝詔署曰朕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
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累
名美號歷代有加朕思之則不然夫嶽鎮海瀆
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會
皆受命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
莫此爲甚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
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
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
臣若水通曰書云黃帝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罔有降格此正名以正人心敎化之本也我
太祖革前代所封山川之號其同符於此乎夫神
不可瀆也瀆則非禮矣山川嶽瀆加以名號
是人其神矣神人幽明不辨而名分不正矣
名分不正則妖誕之說興而人心之所以不
正也其何能國乎故我
太祖於千百年之後毅然一洗瀆禮以復古制神
人明矣名分正矣立禮教以正人心其功豈
小補之哉
○洪武二年十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

王衣冠禮樂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
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
戰鬬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惟治國之要教
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
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
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
之舊以革污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臣若水謹按伏觀
皇祖諭中書省臣以元氏擾亂反治用夏變夷之
先務莫先學校盛於三代衰於漢唐宋大壞
於胡元

是故所謂先王衣冠禮樂之教混為夷狄夫所謂
壞者道之壞也及立學中外延師授徒又奉
眷以講聖道以復先王之舊然而其所以教
人者猶不免第二義哉蓋其意者若此
皇祖立科舉之法使之講習聖之旨熟習之德行發
聖之旨因以觀其蘊因以授之官此其
良法美意也奈何七百年久而[illegible]
於文藝而遺其本實[illegible]
二途而先王德行道藝之教判焉矣易[illegible]
則經緯則道惟聖人為能通其[illegible]之上之
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內外心事合一以[illegible]

為德行之發以德業[illegible]業之本易其志而
不易其業合本末兼體用一以貫之斯賢也
斯能也斯俊傑也用之於國則國治用之於
天下則天下平然後學校之教名實相須而
聖人之道明先王之舊復矣

○洪武四年
上觀大學衍義至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之而不傷五霸劫奪之何人君不窮兵黷武則
能生之而不傷[illegible]得以臣同見錯之言其所該
者廣其文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仁者之言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兵之戰

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剖殘以之心甚不
忍嘗思為君恤民所當者兵與刑爾濫刑者陷
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所當深戒
也

臣若水通曰先儒經題云仁者以天地萬物
為一體蓋君得一體則君與萬民相關而好惡之
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矣是故聖人至仁
是以有萬民太仁足以生萬民而陽舒陰慘
好惡皆一體矣
祖觀大學衍義有感於一人之深而[illegible]不
忍傷殘以濫刑[illegible]其[illegible]至

於今成以去累以安生靈則又何後世行樂之
一體之意矣
聖明念而禮之豈不大得民心以永天命乎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
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
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
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
寧先是
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
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至是上之命協
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
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
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
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廷殊非
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
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
樂悉屏去之
臣若水通曰九奏樂章大要又本於君德成
之一章也使君德既成則制作有地而大禮
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風移俗易挽
衰世而之古特易易也此我
祖之謂也不爲萬世之永賴歟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
上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先是元俗官僚相見
輒跪一足以爲禮拜則以叩頭爲致敬旣拜復
跪一足屬官下人見上司官長與爲禮即引手
於後逝若却避之然
上甚厭之自即位之初即加禁止然舊習不能盡
革至是復定爲儀節令頒布之
上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
設大司徒以五禮坊民之僞而教之中夫制
中莫如禮修政莫如任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
居家有禮則長幼叙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
卑定而等級辨元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
禮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猝變今命
爾稽考典禮合於古而宜於今者以頒布天下
俾習以成化庶乎復古之治也
臣若水通曰宋儒司馬光云禮之用大矣用
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用之於家則
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
而風化美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攻治成
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 臣謂禮
也者理也人君必先體天理於心以爲之本
而後由中應外節近取遠近非禮之用矣至

於拜揖跪興之儀先王之典禮且在胡元壞
亂延以臣民日染之久交接之間靡然夷狄
之俗
聖祖撥亂反治懲之以嚴既禁止之而又命禮臣
定爲儀節俾學校習之天下守之致治成化
而聖王之禮法教化復見於今日者皆
聖祖天理之一念佑啟之洪休也伏望
聖明取法以擴充之焉
○洪武六年三月禮官上考定禮儀
太祖高皇帝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
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
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
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污染之
習故嘗命廷臣禮部定著禮儀今雖成宜更與諸
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治務
合人心永爲定式庶幾無愧朕心也
臣若水通曰禮者體也與道爲體者也禮存
則道存道存則國存禮亡則道亡道亡則國
亡是故先王之教務焉
聖祖以禮爲人道之紀綱又曰國之防範蓋深有
見於此一洗元氏之失矣今而興衆治之世
以禮而率行之者可不講哉可不講哉

○洪武十三年六月
勅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
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朕統一寰宇君
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
構所學廷五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
期在作君子以發仲尼之道以昭我後嗣以安
天下蒼生苟教之不以其道學之不盡其心則
恐遂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
諸學者尚體朕崇其纘在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
持守仲尼四勿之訓積日經旬以踰歲月不變
其所學則爲君子矣由是出爲國用致君於
堯舜措民於雍熙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
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慎爾言務
勉進修無間夙夜講論於交必正道以相輔問於
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勿忽
臣若水通曰伏覩
聖祖之諭大旨在於學校教之以其道成賢才以
適用也一則曰發仲尼之道二則曰持守仲
尼四勿之訓其可謂知要矣夫學校之道莫
過於仲尼而仲尼之道惟在乎四勿夫四勿
者聖人之心學也蓋視聽言動由也勿之者
心也夫聖人之學惟在於性情正其性情者

心而已矣然則
聖祖以是教人豈非欲契合帝王心學之傳于後
世如此則體立用行致君澤民之事業皆自
其性情中流出矣臣竊
聖祖以是立教後世猶有逐末而忘本重言而輕
實是之而非德者亦獨何哉
○洪武十六年二月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上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
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
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
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
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
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
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臣若水通曰道本於心所謂良知也養其知
者在於書蓋書註吾心者也故能養也人本
於生理所謂元氣也養其元氣者在菽粟布
帛蓋菽粟布帛同得此生理者也故能養也
非書能益良知之所無也非菽粟布帛能益
元氣之所無也東方西方南方北方之人同
此心同此良知也堯舜三代之人與胡元之
人同此心同此良知也此

聖祖所以頒五經四書于北方之學校以覺其心
之良知一哉
聖心乎其教育之仁如天地之覆載而無間矣
○洪武十五年四月遷工部侍郎劉敏為刑部侍
郎諭曰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欲民樂於從
善而天下治然聖人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善
無惡有不率者然後刑以齊之故賞當其功罰
當其罪而民之不從善者無有也故上曰君聖
中曰臣賢下曰民良而天地致和品物咸亨矣
後之君臣忘誠意正心之學及成己及物之善
是以刑罰不當仁義倒施法愈煩而犯愈衆此
所以世之大治也
臣若水通曰賞罰者人君所以教天下之具
也賞當其功則民知勸罰當其罪則民知懲然賞
罰之當否在乎人君誠意正心之學有
成己及物之誠以仁以義以正之有以
保合無間施罰賞而民咸良致中和而天地
萬物位育矣
聖祖之訓及此其任官化民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
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

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樂於教化宜令有
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
善俗也

臣若水通曰此
聖祖諭中書省臣建社學之言也伏考我
聖祖未即大位之先即建國學洪武二年詔天下
立府州縣學八年又詔立社學何汲汲於學
校之建邪蓋天下之治係於賢才而賢才之
出在於學校也今之社學其即古之家塾也
今之府州縣學其即古之黨庠也今之國學
其即古之國學也是故無處無學無人無學

所學皆所用所用皆所學然而天下不治者
未之有也

○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
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
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二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
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積
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
章表一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
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
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
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

臣若水通曰此
聖祖建國學之制也可謂密矣盡善矣自下而上
以漸而進教不躐等也是故其始也正其義
崇其志廣其業其中也修其道誠其心其終
也則能率其性矣學至於率性而盡矣學至
於性則德也業也混合而無間矣又試之以
經義論策自本根而枝葉矣由是而擢之立
朝長民由體而達之用矣
太祖之立教其學法盡善矣任教者修而復之爾

○洪武十七年六月
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

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
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
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奢古
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律呂出人為智
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
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
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
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
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
心於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臣若水通曰欽樂以淘[illegible]者也古以平心今

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平心宣化者合天
理之公也公則和和則與天地之氣一矣氣
之一則樂之詩章器數皆得和順之所當矣
助欲長怨者人欲之私也私則乖乖則與天
地之氣戾矣氣之相戾豈其詩章樂器不合
不倫判而為二矣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
致治者豈不難乎哉
皇祖體天地之和識六樂之本於大成樂器之制
乃諭臣下以古今公私之不同人樂心聲之
合一可謂得作樂之要矣
○洪武十八年八月癸丑

太祖皇帝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監
讀書
太祖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
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學問宜令讀書
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
實用也昔韓先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
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
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
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
特患在不學爾
臣若水通曰唐旗門羽林俱授以孝經則唐

特勤諸子孫也而治止於唐何哉教之學之
無其則徒為文具焉能毛毫益於國家我
聖祖命選武臣子弟入國學必先之以學問本
之以道理戒之以橫肆皆切問近思之學其
過於唐遠矣至於所引霍光子儀之事則勲
舊子孫又當諳誦以為戒勉者也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
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
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立武學用武
舉是析文武為二途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
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
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
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
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
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偏之隘
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
之祀正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臣若水通曰古之學者出于一後之學者出
于二二則支離之患與而道之所以不明不
行也故大才與德二非全人矣文與武二無
全材矣伏覩

皇祖論禮部武學武舉之論灼見文武之迹而欲
天下之學出于一也今夫才不外德行藝術而
爲才則人道全矣由是以修身飾治則文以
戡亂戡敵則武以禦於太公山甫召虎之賢聖
之文武具備也文之與武可以二乎哉
皇祖謂析文武爲二途天下無全材雖先王復起
不易斯言矣

○洪武二十八年十月禮制集要成先是
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來累命
儒臣歷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
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爲條格俾知

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爲不
軌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文邇者逆賊藍
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文又鑄金爵
以爲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
間數而蘇州府民顧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
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宜加考定以
官民服舍器用等編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
守敢有仍前僭用者必置之法成書之人如之
至是書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舍器皿傘蓋
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啓本式署押
體式服制頒布中外

臣若水通曰禮之爲物也聖人之所以節人
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物制度皆因
民以爲節而爲大防而已是禮者理也必聖
人在上心純乎天理故制爲禮法而致臣民
於治化之中也元以夷狄入主中國先王之
禮法教化蕩然矣是以官民輕玩以至僭亂
踰越貴賤等混上下分乖莫有甚於此時也
天生
皇祖爲中國禮樂綱常之主遂以華易夷復乎古
而變乎今乃命儒臣歷考舊章上自朝廷下
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

等差著爲成書使頒行遵守貴賤之等於是
而嚴也上下之分於是而正也先王之禮教
於是而復明也是固
皇祖斟酌損益以扶植萬世常行之道但承平日
久民心漸玩而僭踰之風或起如顧常之所
爲者尚不能無也伏願
聖明體
皇祖之心申明舊制防其漸而遏其流則治平之
休垂於無疆矣

○洪武二十八年戊午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
明三綱叙九法爲百王軌範修身立政備在其

中末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
治他經若衆至於春秋鮮有明之維今宜責諸
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為政臨民庶乎有本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正人心
扶世道莫大乎春秋孔子之時三綱日淪九
法盡斁春秋不得已而作也春秋作則彝敘
定而勸懲彰三綱由是而明九法由是而敘
苟能於此而明諸心焉則天理日著人欲日
消僭亂日遠家以之而齊國以之而治天下
以之而平實天下萬世之大經大法也誠如
聖祖之所諭者伏覩
聖明體
皇祖之心以明之於上使學校皆明之於下則上
下協一而久安長治之休端有在矣

大明令國學生員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子孫弟
姪年一十二歲以上者充補以二百名為額民
間俊秀年一十五歲以上能通四書大義願入
國學者中書省
聞奏入學以五十名為額
臣若水通曰此見我
聖祖法成周公卿大夫士之子與民間俊秀入太
學之遺意也欺人無間用人無方不以世族
求不以寒門遺矣傳世既遠法久易玩他門
一啓賢闘混淆良法美意獨不可念哉故曰
制而用之謂之法舉而行之存乎人此在
大明令曰秉公正以立教化之本焉
教民榜各處鄉村設立社學教訓子弟使為良
善其有司里甲倚此作弊並去今後許令有德
之人不拘多少每年十月初開學臘月終罷如
丁多有暇常讀常教者聽其有司里老敢有干
預攪擾者重法懲治
臣若水通曰古者之教家有塾民之子弟八
歲而入後世無聞焉我

朝社學之設其亦先王之意乎蓋得蒙以養正之
義矣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其於化
民成俗之助豈淺淺也哉有司乃復違令而
廢焉甚者因而作弊誠民賊也治之以法豈
不宜哉伏惟
聖明申明
祖宗之制必講求古者小學之教灑掃應對進退
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禮樂射御書
數之文而令小子服習之涵養其根本開發
其聰明則作聖之功在是矣

○永樂四年三月
太宗皇帝視學先是敕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
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肯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以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之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

臣若水通曰此我
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之盛心溢於言表矣其詔曰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此二言者實開一代心學之原也至哉此所以人材蔚出輔成丕丕之基垂無疆之休也
聖子神孫不可不以
祖宗為法以求所謂道學心法之妙焉
○憲綱凡國家律令并續降條例事理有司官吏須要熟讀詳玩明曉其義監察御史按察司官所至之處令其講讀或有不能通曉者依律究治

臣若水通曰刑法與禮相出入者也故律例與禮相表裏者也蓋律令之領於有司者布法象魏之遺意乃治之具也有令民之責而不能知其義況能明乎以道厥中哉然徒刑莫如任德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其百王之律令也歟而所以道之齊之者必自
聖明一心始焉爾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二終

舉措一

○易泰彖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臣若水通曰陽為健為君子陰為順為小人泰卦乾陽來居內是健在內也坤陰往居外是順在外也君子小人之進退國家之治亂所係也何謂內君子內者主之也自朝廷以至百執事皆君子也何謂外小人外者黜之也小人無得以干政也內君子則君子之道長矣外小人則小人之道消矣陽剛之道大為世用陰邪不得而間之人君舉措之公則天下開泰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若使君子小人雜出乎其間則行乎以正道而黜小人以邪佞而進甚至小人衆而君子獨疎欲亡不亡不可得已有國者其可以不慎乎

○頤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臣若水通曰此朱子贊頤道之大也夫天地人物一氣者也故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因其氣之同而以彼所固有者養之使自盛爾非謂民物所本無而強附益之也萬物有生意不能以自養養之者天地也雨露霜雪皆天地之致養乎物者也一氣之通也萬民有生理不能以自養養之者聖人也教養刑政皆聖人之致養乎民者也一理之運也然自養賢始必尊其位重其祿以遂其用也以賢者而養天下者使承君教養刑政之道以致之民也故天下皆得其所矣萬物與萬民遂其養聖人與天地極其功頤之時大矣哉雖然天地之於物無弗養者至於天下之民之失其養者多矣蓋所養未必賢賢者未必養措之在位而民失所生矣故人君養得其賢則萬民遂其養養不得其賢則萬民失其生可不謹哉

○解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臣若水通曰六五以陰居君位為解之主然與三陰同類顧其能去之否爾孚者驗而可信也陰者小人也能解與不能解皆未可決惟驗信於小人之當能去與否也小人亂天下者也不解則惡當親而善斯遠矣君子小人不相為謀矣解則小人去而君子進天下之慶也然難退易進者小人也必其放流之竄逐之小人退而後驗其能解不然則未見

其能解也彼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夫豈知解之道哉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臣若水通曰此夬之彖辭也孚者信之在中也號者命於衆也厲危也邑者私邑也告自邑自治其私也即戎尚武也　夬者以五陽決去一陰是君子決小人也不明其罪無以服其心揚于王庭者發其罪於公朝使皆曉然知善惡之歸也其揚而號之必誠信由中出以呼號衆類相與合力而後爲公然小人在上故尚有危道不敢忘戒懼也必先自治然後可以治人故告自邑先治其己正己以正人也以力角力君子未有能勝於小人不利即戎言不可過用威武也如是而往以決之彼有可代之罪我無可乘之隙陰類盡而陽道大行矣寧不利於攸往邪夫攻之者君子也主之者君也君不惑于小人而君子得盡其謀矣不然小人之依憑城社又豈得以易決邪

○井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臣若水通曰渫清潔也汲注也三九以陽剛而得正在井下之上君子之德之純有濟世之才如井之潔清者也困於下而澤不及於人猶井之清潔不食也秉彞好德人皆有之有君子而不用其爲人心之惻者亦情也何也其才德之可用猶井之可汲也明王汲之以居於位而其致君澤民之福上下並受之矣故君子之不用豈獨君子之窮哉亦天下之不利也有天下者能使朝野無遺賢之嘆其慶寧有已邪

○書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大舜錯枉之政共工驩兜鯀三臣名三苗國名言舜知共工之象恭滔天故流之於幽州北裔之地使之遠去知驩兜之同惡相濟故放置之於崇山南裔之地使不得他適又知三苗之恃險爲亂故竄之於三危西裔之地驅逐而禁錮之又因鯀之悻悻自用湮汨洪水故殛之於羽山東裔之地拘囚困苦之此四人者天下之四凶也各因其罪而罪之舜以至明之心而行至公之法故宋儒程頤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

堯舜何與焉蓋聖人之心如鑑之空物之來
也妍媸自形於鑑何與焉故流放竄殛各適其
可而天下咸服其用刑之當罪蓋以得其心
之所同然者故也後世之君皆以一己之喜
怒而賞罰人故不合乎天下人心之同然何
服之有人君用刑可不以此為法乎

皋陶謨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
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
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
義彰厥有常吉哉

臣若水通曰此皋陶陳知人之謨都者嘆美

辭亦者總也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
載行也采事也亂治也擾馴也而轉語辭彰
著也吉善士也皋陶嘆而言觀人者總言其
人之行九德必指言其所行之實某事某事
德某事合某德為可信然而不徒託名濫美
矣禹問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皋陶遂言所
謂九德者寬弘而莊栗也柔順而植立也謹
愿而恭恪也有治才而敬畏也馴擾而果毅
也徑直而溫和也簡易而廉隅也剛健而篤
實也彊勇而好義也九者皆其成德之自然
有中正和樂之懿無偏倚駁雜之私德之

於身而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臣謂德者善
身心所得之天理也天理一而已矣而以為
有九者何耶夫理一而分殊者也存於心者
一而見於行者九焉蘊於中而難知行著
於外而可見故言人有德必證之於其事某
事則行某德之行矣夫德之未成者則不能
有其常今日行某事之善而他日或不能然
若夫成德之至則九德雖不必一時並見而
其歲月之久則隨感而應因事而見於是乎
九德咸著夫然後知其有常不變而為盛德
之至也古之聖賢觀人之詳用人之慎如此

後世以文字取士以身言書判選官不亦淺
乎伏惟
聖明欲復唐虞三代之治當法其觀人用人之道
然後可焉

周書武成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
墓式商容閭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武王克商既措之大
政也舊者先王之政也箕子諫紂被囚比干
諫紂為紂所殺商容者商之賢人也閭者族
居里門也式者憑車前橫木以起敬也言武
王克商之後乃反紂之虐政其政一由先王

之昔箕子爲紂所囚則釋其囚而放之比干
爲紂所殺則即其墓而封之商容之閭乃
式而起敬焉夫人君之政在服人心而已天
下之人心好善惡惡而已好惡之公在得
其本心而已故君人者得其本心則好惡公
好惡公則能得天下之人之心而天下之政
舉矣

康誥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臣若水通曰此武王命康叔爲衛侯之言也
庸用也祗敬也威刑也庸庸者用其所當用
用當其賢祗祗者敬其所當敬敬得其人威
威者威其所當威威則當其罪言文王用能敬
天下之聽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廓然大公
感應物各付物天之理也德誠於己而普
於民誠之不可掩而能動物也其道豈在
文邪怙冒亦其皆誠之所感也人君舉措可
不一本於誠乎

詩小雅正月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
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
力

臣若水通曰此大夫所作以刺幽王用人之
無常也阪田崎嶇墝埆之田菀者茂盛貌特

特生之苗也扤動也力謂用力也言我視
彼阪田猶有特生之苗而天之扤我而扤於
之而恐其不我勝焉蓋不敢歸咎於時故歸
之於天也又言始焉以我爲賢而求之惟恐
弗得終焉執之如仇讐又不能用舉措顛倒
無常如此者何也蓋由此心之蔽惑而無所
定主故或因一人譽而舉之或因一人毀而
棄之舉措不由吾心之衡鑑一出於在人之
毀譽故輕舉易棄始終無常有如此無足怪
也故有國家者於舉措人才之際惟在自正
其心之衡鑑衡鑑定則心有所主心有所
主則明明則斷既明且斷不肖者必知之而
不舉賢者必舉之而不棄安有始終無常如
此者哉故人主不患舉措之不公惟患此心
之不明且斷爾

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臣若水通曰胡安國傳云仍叔之子云者譏
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
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
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任使
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
渭捕傍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後

迫太戊丁公世為大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宦寺群賢者退處於龍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而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臣謂安國之說可謂得春秋之指矣夫衆措用舍者王者之大端治亂之所由成者也不以其[illegible]以其世文王之政致是泯滅無餘矣此王綱之所以不振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惜哉

○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學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

臣若水通曰命鄉論者必鄉人乃知之真也秀者類出也俊士者才過千人者也不征於鄉免鄉之徭役也不征於司徒者免司徒之役也造士者成就其才德者也司馬者掌爵祿之官也定論者考評其行藝之詳也官之謂初試仕也任官能勝任也爵之謂一命也位即爵也祿之養以祿也官而後爵爵而後祿審之詳矣故不及惡德也廢其事如敗國殄民荒淫亂俗也終身不仕懲之重所以勸後人也夫先王之養士用人命之鄉論之司徒造之樂正告之王辨之司馬論而官官而爵爵而祿焉則其所養所用無非才德之良天下豈有不治哉

○緇衣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

臣若水通曰鄉向也天下之治亂邪正而已矣正人進者治之表也君子以正感正與同類同道故好其正小人以邪召邪而與類異道故毒其正君子之所以好其正者以其好同向惡同方也故其進者必拔茅連茹焉故人君用一君子則百君子進而邪其退矣用一小人則百小人進而國事非矣是以人君必正其好惡以公其心故能鑒天下之善惡

而用舍之則正人出而天下治矣昔任宋璟
以黨人目君子遂於有宋以僞學斥正儒蓋
即其東征之迹而中傷之而不知其所以正之
寔此亂亡所以不旋踵也吁

○周禮地官司救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臣若水通曰衺不正也讓責也罰撻之也衺惡在心故爲不善者也過失在事而陷于惡者也民有衺惡姑以責之責之至三而不改姑又撻之撻之至三而不改然後加之以明刑去其冠飾而書其罪狀以示諸人又使之坐諸嘉石以恥辱之役諸司空以困苦之過失出于[illegible]意非惡故三讓三罰以啓其遷善改過之心不加明刑不坐嘉石不役司空而但歸之救之圜土而已若然則措置當措而民其有不[illegible]者乎

○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臣若水通曰三年大比者以其三年有成也於是時攷其德行道藝而舉其賢能者即上之所謂德行者能即上之所謂道藝者鄉大夫三歲考其賢能者以鄉飲酒之禮而禮接以賓興之明日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於是拜受之拜受之者重得賢能也登于天府者蓋若重之與寶玉同也內史書其副以詔王爵祿之也夫先王之養士取士德行道藝而本其心性之所固有者成之而已故用而見之政事成之功業皆其德行道藝之發也故養之以賢而用之以實德而國家賴焉爲人君者可不務乎

○論語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答哀公以舉措之道也哀公魯君名蔣錯者捨置也諸衆也哀公問於孔子以何所爲而民心服從孔子對之以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欲得民心之服者以舉措得宜合民心之同然故也否則不合民之同然而民心有不服者矣故有德有才得天理之公正者也則舉而用之列於公卿大夫上之位其無才無德悖乎天理之公正者則捨而置之足一舉一措合乎民心天理

之公矣民何爲而不服乎若擧才德而斷僞
是錮枉者則擧而用之列於公卿大夫之
位而才德方正之士反棄之在側陋之下際
是一擧一措拂乎民性秉彝之公矣民何爲
而服乎由是言之服民之心者以得民心是
非之公也欲得民心是非之公者必得其是
非之本心天理之本體也人君可不加之意
乎

○舜有天下選於衆擧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
下選於衆擧伊尹不仁者遠矣

臣若水通曰舜有虞之君皐陶其臣也湯有
商之君伊尹其臣也樊遲問孔子擧直錯枉
能使枉者直之言而未喩其指子夏既嘆其
言之富於此遂釋其兼仁知之意也言當舜
受堯之禪而有天下知皐陶之爲仁賢也擧
而用之爲士師以明刑弼教是舜之知也卒
之民協于中皆化而爲仁而不仁者遠去矣
非帝舜之仁乎成湯放桀而有天下知伊尹
之一德也擧而用之爲阿衡以堯舜君民是
湯之知也卒之夏民革正皆化而爲仁而不
仁者遠矣非成湯之仁乎然則用得其人而
天下化成矣非具仁知之體用其孰能之哉

夫天下之民之仁即皐陶伊尹之仁也皐陶
伊尹之仁即大舜成湯之仁也舜湯能擧皐
陶伊尹能化天下之民者以其同此心同此
仁也然則後之人君欲擧賢以化理者可不
先以知明諸心而仁以體之以爲本哉故曰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擧之子曰擧爾所知爾所
不知人其舍諸

臣若水通曰仲弓名雍孔子弟子爲季氏宰
問政孔子既告之以先有司赦小過擧賢才
然欲專任人而畧其過必得賢才而後可若
不得賢才而先濫及惡德則又將何以畧其
過而專任之乎仲弓又慮無以盡知一時之
賢才孔子又告之言知賢才者豈能以一人
之聰明盡天下之幽遠哉各以其類爾苟自
爾一身之聰明所及者知孰爲賢而有德孰
爲才而有能也而擧用之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則斯賢也必能擧其所知之賢而我所未
知之賢皆以類進矣斯才也必能擧其所知
之才而我所未知之才皆以類進矣況由是
而推之彼所擧之賢才亦必各擧其賢才近
而四境遠而四海其賢者能者皆無遺矣故

臣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拔者推於
以其衆此之謂也夫然後見聖人公天下之
心而普天下之智也惜乎時君不能用也噫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臣按本通曰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之諡也臣者其家臣名僎也文子知其家臣僎之賢遂擧之以同升于公朝而爲大夫非智之明心之公者其孰能之夫大臣以人事君者賢者進則已責盡矣尊顯其德焉後世之爲人臣見天下之賢必娼嫉而蔽之非上天不賦之以辭讓是非之心也惟以己之短忌人之長恐其逼己爾如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者是也不公不明孰大於是夫然後知文子之賢出於尋常萬萬矣惜其不得遇孔子之聖而薦用之則其賢又有大於此者矣噫人以悲文子之不遇也

孟子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臣按本通曰好賢惡不肖人人是非之本心也故國人之心即大夫之心大夫之心即左右之心左右之心即人君之心雖衆則公獨則私故不察於一人之獨而必察於衆人之同者其公也然而必人君明其是非之心而后可以辨其毁譽而善惡賢否可得矣不然則左右者近之交譽如附大夫者何以能自定其是非邪正之歸邪

聖學格物通卷之三十三終

○左傳莊公九年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臣若水通曰鮑叔齊大夫子糾桓公之弟管仲召忽子糾臣也受而甘心言自殺之以快意未必殺也生竇堂阜皆地名夫管仲之賢鮑叔知之深矣故忘其讎而存之引之鮑叔之賢後世孰有能及之者哉當鮑叔帥師之時使無知人之明則夫堂阜之囚何自而稅齊國之相何自而得乎是則用管仲者桓公專進管仲者臣之明此管仲所以有生我父母知我鮑叔之感也然鮑叔之心豈為管仲哉為其賢也為社稷之選其私恩棄國之賢而敗人國家者鮑叔之罪人也

○僖公三十年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秦伯乃還

臣若水通曰今秦晉之師以臨鄭鄭之國岌岌乎危矣斯時也實於燭之武有賴焉鄭伯是時乃悔用之之晚也使早用之則秦晉之師豈至厭境哉一見秦伯鄭得安為東道主而秦亦不至自闕以利晉秦平而晉自退矣昔人有言一賢而止百萬之師也賢才之用舍係於人之國家豈小哉

○文公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

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臣若水通曰莒僕弑父之賊也以寶玉奔魯宣公納之是黨賊矣季文子執而戮之以謝莒是矣然不禀命於公朝而自執國命則其去莒僕無幾矣至其援帝舜之事以辯論庶幾明擧措之大義於天下後世焉

○宣公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善人之用舍國之利病由之其

於士會見之矣夫士會於文公七年奔秦[illegible]迎子雍之故也十三年[illegible]也晉人不以其患而終疑其臣士會不以其[illegible]然而終仇其君此士會所以見用而晉[illegible]於秦昔曰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善人之於人國豈可少哉

襄公三年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illegible]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羊舌赤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臣若水通曰祁奚舉解狐其仇也舉祁午其子也人臣事君之道先國家而後己私夫才足以任事惟其人而已內舉避親以自嫌外舉避讎以生忘此人臣之所以私也非賢者盡忠於君而公天下之心也祁奚可不謂之賢乎若臧文仲之竊位者可以少愧矣

襄公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

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臣若水通曰楚以王子牟得戾之故而疑伍舉不明也伍舉懼而奔鄭不公也聲子則足以知其弊故爲多辭以警楚而懼子木雖以成其言必復子之一言然而心則公矣既而伍舉得歸子孫復仕於楚聲子之有力於楚也然則爲人君者因有杞梓皮革之材毋爲四方資哉

○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臣若水通曰大臣之於人不可不擇也上以病國下以殺身可不慎哉季札於叔孫穆子之好善不能自擇而知其不得死焉甚矣小人之爲人禍難之不可不早也好善而有不

擇況不好乎擇之猶懼不明況不擇乎

顧以憂求牛堅而不知殺穆子者牛堅也至於饑渴授戈之際乃思季札之言悔無及矣

○襄公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禮幼學而壯行必四十曰彊而仕所以期其學成而達之政也子皮欲愛人以政子產欲學而入政其得失固相懸絕不暇論也後世之君於先王養士用人之禮廢矣往往及童而進用之至使爲人長者乃年少新進之士子產所謂使學者製焉未能操刀而使割者也爲人君及主薦士者當思所以抑之期之歸學十數年然後入仕庶乎愛人庇身之道得而亦未必無小補云

○國語晉語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進於文公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臣若水通曰臼季晉臣也滅猶蓋也殛誅也鯀禹父子臧否異人故賞罰異施聖主以其心公天下而不私故賞罰以其人不以其類也故大舜於鯀則殛之於禹則與之豈繫於世類哉臼季與冀缺同陞諸公其庶乎得聖人之義矣哉

○晉語趙宣子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

臣若水通曰阿私曰黨忠信爲周夫進退賢否是非以公君相之事也匪義比焉則入於私黨矣趙宣子比而舉韓獻子不負所舉兩得之矣

○晉語陽畢言於平公曰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

則莫思亂矣
臣若水通曰掄選也君謂平公悼公之子彪也常位謂世有功烈而中微者遂申也遂擢謂擢及後嗣也畜養也言皆可畜養而教導之也偷苟也夫人君之治天下國家也在明訓明訓之行也在威權明訓以令之威權以勸之則威德並行而民勸於善莫敢不善矣陽畢勸平公以舉措之權可謂達爲國之要者歟爲人君宜取法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璜鄙人也願卒爲弟子
臣若水通曰大臣以薦賢爲功者也故其薦大賢者其功大薦小賢者其功小其功大者受上賞其功小者受下賞則大臣孰不知進賢而賢才孰不欲自効哉今之進人者遺其大而用其小是自小其功也翟璜所舉豈足與子夏之徒爲等匹哉以是卜相受上賞矣然璜再拜而自稱鄙人不難於自屈其亦賢於子方之驕人干木之追切者歟

○安王二十五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臣若水通曰周公無求備於一人其使人也器之故隨材而用木者大匠之職也隨才而用人者君相之職也子思之言可以爲萬世人君大臣用人者之法矣

○周顯王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

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
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
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
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
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
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
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
惠王有慚色

臣若水通曰於此可以占齊魏之強弱也昔
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魏惠王以之楚書曰

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威王以之威王
不惟寶得其人而又烹阿大夫封即墨是審
於用人此齊國所以日彊也其後不悟奸人
之計而多受間金王建捽入而卒至於亡彼
一齊也前以審人而彊後以不審人而失有
國家者可不鑒諸

赧王三年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
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
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
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
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
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
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
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
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
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風感應而已矣故人君
好賢則天下之賢應之人君而好佞則天下
之佞亦應之故人君好賢惡佞則其感應之
速不旬月而風天下矣燕得樂毅破齊以雪
先人之恥蓋由燕王之師郭隗以風動之也
況有道之君能以所知之賢才而善用之則

四海之賢風動響應皆有帝臣之願不期然
而然者矣天下何難於治哉

○漢高帝五年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
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
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
下慢而侮人項氏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
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
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
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
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群臣悅服

臣若水通曰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用人由於知之深也高祖論三人之賢而皆付以不如哲足以知之矣故能用之以興帝業項羽之於范增不能用之者雖出於嫉忌之私亦其知之不深也然而高帝不如之言中亦不無畏憚之心乎此韓信之所以不終也於子房功成智隱固有所不及矣

○漢哀帝建平三年四月王嘉爲丞相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臣若水通曰天地恒久而萬物化生聖人久於道而天下化成久任之說善矣然後世徒知久任之善而不知其本則其敗壞又有甚焉苟得善人而久其任則百年而澤愈深苟得惡人而久任焉則其殃民蓋不能旦夕止者時曰蠹賢之怨可勝道邪故王嘉之疏有曰擇賢曰記善曰忘過三者其本矣蓋得賢而不記其善記善而不忘其過則賢者不樂於從事苟不擇賢則無可記之善而徒忘其過爲殃民之禍有所不堪矣故三者備矣而行久任之法可也不知務此而徒以久任望其成功烏能保其子孫之皆賢也哉

○光武建武十一年帝以扶風郭伋爲漁陽太守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跡在職五年戶口增倍後爲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臣若水通曰立賢無方旁求俊彥此湯之所以王也四海之內四海之外苟有賢者斯用之矣夫用賢任官以爲天下之民也非以爲鄉曲故舊也光武之用人旣以鄉曲故舊至於任公卿之重皆以圖讖焉謂之賢君猶有此憾也其所以復舊物致小康者會時勢之易然爾郭伋其賢矣哉

○章帝元和元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

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先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帝皆納之

臣若水通曰以閥閱用人亦當時之弊而末世所同也韋彪簡賢以孝行之說可謂近古矣夫爲治莫先於用賢得賢又係於薦舉而薦舉則在二千石尚書也使任是二職者果賢則薦舉公賢才進而天下治矣然則人君欲圖治者用人必先於德行而責成於舉主然後可也

○漢安帝延光元年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閬爲功曹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

陳蕃及周舉常相謂曰數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臣若水通曰東漢諸賢黃憲其最高乎而郭泰徐稺次之陳蕃次之若憲者觀其氣象渾然見者化服使在聖門當居顏氏之科矣使當時有君知之如閬叔諸人之明則必舉憲爲相以稺泰爲傅以蕃等爲卿大夫則論道治事有人而漢非止過西都而已矣奈何時之不戚反以黨錮而憲泰徐稺獨不與焉亦可觀人品之高下哉

○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民安漢世良吏於茲爲盛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

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罷卻之

臣若水通曰左雄名御也其論守相長吏久任之制入仕之年皆先王遺意然推世可行矣自是察選公平多得其人也宜哉為人君者其尚有考於斯云

○桓帝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臣若水通曰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魏桓皆一世之名賢也陳蕃舉之可謂薦賢為國矣而皆徵不至焉及徵魏桓而卜其不可行者三為人君者聞之亦可以儆矣

○獻帝建安十五年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臣若水通曰士每伸於知己而屈於不知己龐統固非百里之才然無魯肅孔明之薦則終於免官矣何以致昭烈之器重而大任之哉後之公舉錯者不可以不審也

○建安十九年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荊楚群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諸葛亮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

臣若水通曰賢人者衆人之心也故用得其賢則衆心歸之矣故君任賢則享天下之福也昭烈擢用西土賢士各盡其能而一時人士樂用州人大和使其不早世則中原舊物可復矣豈但三分之業而已哉

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爾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遂用統爲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臣若水通曰士每伸於知己而屈於不知己龐統固非百里之才然無魯肅孔明之薦則終於免官矣何以致昭烈之器重而大任之哉後之公舉錯者不可以不審也

○建安十九年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諸葛亮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

臣若水通曰賢人者衆人之心也故用得其賢則得其心歸之矣故昭烈任賢則得天下之福也昭烈擢用西土賢人各盡其能俾一時人才樂用蜀人大和使其不早世則中原舊物可復矣豈但三分之天下而已哉

矣

○齊明帝建武三年魏主宏與羣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何如李冲對曰未審上古以來張官列位爲膏粱子弟乎爲致治乎帝曰欲爲致治冲曰然則陛下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固用之冲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爾秘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帝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器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也

臣若水通曰司馬光云選舉之法先門第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知所共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

皆猶不免斯弊也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者誠亦難矣

○陳武帝永定三年六月周左光祿大夫衛以樂遜上言四事其三曰選曹補擬宜與眾共之令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銓曹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

臣若水通曰樂遜之言是也古者用人由鄉里而大司徒凡七八升而至於天子之朝雖欲非賢亦不可得也後世黜陟之機由吏部參舉措之權付之銓司雖曰一時之進用亦或當才而私情好惡亦豈少邪噫好惡以私而欲得用舍之正不亦難乎雖然知州郡者在冢宰知冢宰者在人君取人以身此又在人君之知學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四終

舉措三

○隋文帝開皇十九年九月以太常卿牛弘為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其所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為最

臣若水通曰古之才德合而為一故八元八凱謂之才子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後世德與才判而為二故稱其德者以為未必可致用而有文才者不必求其德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夫貞固德也而有幹事之才矣驕吝無德者也雖有周公才美不足觀故君子不謂之才矣嗚乎才德異而天下無全人也故用人者主德行而才能在其中矣今人才陶鎔於

國家之化久矣其德行之士世未嘗無之司銓衡者擇之係案居案者擇之選舉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雍熙和平之治豈不與三代比隆邪

○唐高祖武德九年九月房玄齡等言秦府[illegible]未遷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服天下之心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邪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臣若水通曰爵賞者天子馭天下之術不可以私情與之也與以私情則爵賞若非天命有德矣書曰任官惟賢位事惟能太宗以之以玄齡之賢且有此言幾敗乃公事矣

○太宗貞觀二年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若水通曰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用人惟以純德君子爾豈論未定與既平邪程頤曰才與誠一則周天下之治天下豈有無行之才哉才與行分此世之所以無其儒矣後世以治煩劇者爲才謹踐履者爲行而才行始二矣安有才行二而可以言學乎其所謂才行者各成於氣質之近而無學問變化之道此二者所以判而二之也嗟魏徵非知聖學者其爲此對無足怪矣

○貞觀二年十一月太宗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臣若水通曰都督臨刺史刺史臨縣令縣令近民民之安否治亂之所由生也故刺史縣令不可不察也何患其遠於君而無以察之爾太宗疏都督刺史之名於屏風而注其善惡之跡以黜陟之至於縣令則命五品以上各舉其人爲則都督刺史縣令之賢否皆寓於目日聞於耳舉措無有不當是都督刺史縣令下親於民上親於君所謂天威不違顏尺而各勉於善而懲其惡民安而天下治矣方今

聖明以知府爲重而令三品以上各舉其賢者任之天下皆有樂得其父母之幸矣但知縣尤爲近民不能不厪

聖念若與知府通行之法太宗疏名屏風故事推而上之至於公卿亦然則

上有以察乎下而不忽下畏上之察而不敢肆賢才各稱職而天下豈有不舉之政哉

○貞觀三年閏月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臣若水通曰魏徵之諫有見於人之多寡無見於賞罰一人而千萬人之知勸懲矣太宗之言有見於事之是非無見於心之邪正惟仁人能愛惡人也夫相壽之貪污可惡也徇舊府之舊而容惡以暴民仁者固如是乎是雖有感於魏徵之諫而曰不敢違焉夫仁人之心至公無私非不敢違於人也不能違於心也人君反求諸心之公則舉措鮮不當矣豈待人言而改之邪

○貞觀七年十一月壬辰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讎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所舉非私親也

臣若水通曰臣之事君不恃於親者忠也君之用賢不疑於親者公也有如無忌之賢太宗任之不疑固也乃若呂王之輩而假其權漢之危殆及矣故當貴其身而不與以大政乃我

太宗親親之仁保全之義兩得之矣

○貞觀九年十一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臣若水通曰記稱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蕭瑀當將欲易儲之際不以利誘死脅可謂忠臣矣宜為太宗所惡及登帝位又以是取瑀可不謂惡而知美者邪獨惜廢立之事未定而利害之決攸存瑀也不能以太伯勸建成而帝無叔齊之清也遂致蹀血禁門慚德彰著矣噫

○貞觀十一年馬周上疏曰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臣若水通曰刺史縣令民之父母一失其人民受其殃太宗納馬周之說而鄭重其選矣獨謂刺史朕當自選何邪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而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博訪於人而決斷於獨夫然後庶幾賢人可得也太宗所謂自選者蓋爲知其不溺於私也哉

○貞觀十一年魏徵曰令陛下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

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

臣若水通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爲否待君子也雖敬而疏亦所謂外之也遇小人也雖輕而狎亦所謂內之也此魏徵所以進諫而有危亡之慮乎

○唐高宗上元元年劉曉上疏論選以爲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烟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而四方風動矣

臣若水通曰成周取士先六德六行而後及於六藝劉曉德器爲先文藝爲末之言有先王之遺法也古今選舉之法惟

聖明審焉

○高宗永淳元年四月魏玄同上言銓選之弊以爲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群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自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

失疏奏不納

臣若水通曰銓選之善周爲上漢次之魏晉專任選部固不能無弊矣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成周之法各舉其僚以天下之聰明爲聰明也漢法由自辟而升猶爲近古至於一任選部是以一人之聰明盡天下之聰明雖聖哲亦有所不能誠如玄同之論矣而帝不之納惜哉後之用人者宜考於斯焉

○中宗嗣聖八年薛謙光上疏以爲選舉之法宜得賢才取舍之間風化所係要在文史兼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職否行舉者賞罰而已

臣若水通曰薛謙光之說一行則司銓衡者黜陟不視爲虛文爲人才者進退有關於賞政化路清而奔競之風息矣嚴嚴而尸素之習遠治化烏有不成者哉惜乎女主奸政之朝不能信用其言也

○玄宗天寶十二載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廣平劉迺以選法未善上書於昱以爲禹稷皐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臣若水通曰察言於一判觀行於一揖選法之莫不善於此者也使宋昱能用斯言慎重銓選何用人之不當哉慎選舉者宜深思之

○代宗廣德元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丞賈至議以爲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勑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臣若水通曰成周之教與其取士之法一而已矣故或以德行或以道藝或以行豫或以言揚其所謂德行者德乎其所謂道藝言揚者業乎德崇與業合一其亦由古之道也故

二者不可偏廢也德者其本也其末之以文則猶源
泉之水放之四海而不竭徒以末者所謂上
渝之水爾矣故不易其業而進於德者其本也
不易其志而有助於舉者其要也結之斯奏實
欲中焉而或者且之由是之不幸也雖然又在
主選者之明且公爾明得公且明者主之則
先王之德行道藝之化將見於今矣何其幸

代宗大曆十四年八月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為
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曰才也曰勞也今
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其判簿書資歷之間
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

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
盡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
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已上及群
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
六品已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
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罪其
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
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
不抑而自退衆才興起而官無不治矣

臣若水通曰曰德曰才曰勞選用之三科也
三代成周之德行道藝虞廷之三載考績之意
乎唐之選曹考校知不及此欲其得人也難
矣此沈既濟所以建選舉之議也後之人君
果能本之三科責成慎舉則君子自進小人
自退百官治而萬事理矣天下其有不平哉

大曆十四年十二月德宗問為政之要崔祐甫對
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
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幾可以
為理乎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惟得文詞
干進之士爾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
悅

臣若水通曰為政固當求有道賢人也然必

人君致敬盡禮若德宗之樂道乃可得之非下
詔遣使可致也下詔遣使而惟文辭干進之
求此有道賢人之所以不至也代宗能悅祐甫
之言而不能繹惜哉

德宗貞元十年夏四月陸贄上奏其略曰夫登
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
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
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用材不匱故能使黜退
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而恪居上無滯
疑下無蓄怨

臣若水通曰用人之道公而已矣進而有過

則思懲而改過則得進退在彼已何所[illegible]
若有一言斧㦸于其間非大公之道也雖然
此其疏為德宗猜忌而言爾若夫進賢如
不得已左右大夫國人之公然後察則用
無非人矣非謂用人者必伺其有過而退退
而改過而復進也

德宗十年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
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群臣亦有譴
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
篤之士艱於進用群材淹滯陸贄上疏諫其畧
曰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

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
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
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帝不能

臣若水通曰孔子告仲弓曰先有司赦小過
舉賢才三者為政之要務也雖為為宰告而
治天下之道不外乎此矣德宗之進擬少可
不先有司矣一譴不用不赦小過矣不進敦
樸之士不舉賢才矣夫其甘於違背而不自
惜者何也良由學問之功不加而以私意用
事故爾使其玩索涵養以體認於心身則忿
[illegible]可[illegible]以之治天下則[illegible]公

庶事康而庶績熙矣故曰明君以務學為急
惟
聖明念之

○憲宗元和七年帝嘗與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
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
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
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
與官相稱否爾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
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
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卿
言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職在於論相而已相而果
賢則所舉雖親必賢所措雖疎必不肖苟非
其人不肖以親而舉賢以疎而措人主何所
賴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又曰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非親故乎不察乎此而徒以舉
措責諸相亦末矣噫堯用峻德而後用舜舉
元凱措四凶武王克聰明而後用周公握髮
吐哺以勞天下之士其論相者盡亦反其本
與

○周世宗顯德四年冬十月戊午詔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

化筭升

臣若水通曰五代之時取士之法不行久矣周世宗獨舉而行之其知為治之要者歟此五代之治所以莫盛於世宗之朝也然其曰文理優長人物秀考則亦為取人之疵耶

宋仁宗天聖七年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為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才識兼茂明于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也其仕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材之名奏聞然後軒試策之

臣若水通曰用人之法莫如九德成湯之立賢無方周之六德六行六藝其次莫若漢之賢良方正之科猶為近古唐之詞章則末之愈下遺賢多矣宋仁宗有志復古則復漢唐之制可考也否則漢制賢良方正足矣而何多門邪雖未有賢良方正而不能明於道德典洋吏理識韜略者也然非視九德周謂之德無方周之六德六行六藝周謂之德行道藝行則異矣蓋古之人才出於一後之人才出於六此道德之所以不一而風俗之所以不同也然在上者所立耶

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家居鄉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臣若水通曰昔者六舉能其官惟爾之賢稱匪其人惟爾弗任故光建論舉士之法舉士達坐則士務修其行官務舉其賢賢不出而天下治矣然而所謂經明行修者何邪夫古之明經將以修行也德性出於天生而蒙養而不學則愚明經學問於師友所以發其蒙而破其愚成其德而行修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學一而已矣舉措人者德行之修否而已矣比又為人上者不可不知

〇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籠絡引致皆箝口吻莫之言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

内李彥頴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
貫又從而結怨于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
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
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臣若水通曰帝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衆賢
在任天下之心也舉措得當則體統存紀綱
正法度修政事舉仁賢在位而天下安矣京
等六人在徽宗之朝各以奸邪惑主危國而
徽宗明不足以知之也君臣以酒色相娛優
者私第禮如家人則體統紊矣開邊生事和
議誤國則紀綱頹矣祖宗舊章紛更殆盡則

法度壞矣聚斂無經刑殺肆志則政事亂矣
斥黜忠直竄死遠方仁賢殄矣舉措若此尚
何以安天下乎滿朝縉紳當蔡京輩言而莫爲
布衣憤忠極論折首而不顧至今猶能使人
興起於百代之下也爲人君觀此思得如此
人者而用之則善人進而國昌矣

孝宗乾道五年八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
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樞密使俊卿以用人
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奬廉退抑奔競或
材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延
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

以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記人才有
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臣若水通曰俊卿允文可謂得爲相之道矣
夫宰相之於天下能以其身利之者●其次也
惟以人利之則所謂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
親其親其利將普於天下矣故以人事君而
宰相之職盡矣故仁不偏愛物急親賢也後
之輔相者身爲大臣而徒以章布之行自勵
閉門謝客而於天下人之賢否置之而不問
其亦異乎俊卿允文之見矣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閏月復置尚書省以桑

哥鐵木兒並爲平章政事阿剌渾撒里爲右丞
葉李左丞馬紹參知政事尚書省未嘗自制國
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爲宜
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
哥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臣若水通曰人皆稱元世祖爲賢君臣不
信也夫賢君必能用賢去不肖世祖尚書省
之復更矣然用人未當則其國必危矧平章
丞相參知政事皆朝廷機務所關乃以鐵木
兒輩爲之可謂能用人乎況桑哥之惡安童
諫之而不顧舉措如此其不至於虐民誤國

者縱㡖以是知世祖之非賢君也為人君者
所宜深鑒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五 終

舉措四

○賈誼新書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
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與師
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伯與
左右為國者強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厮
役為國者亡可待也

臣若水通曰賈誼官人六等之云其說確論也
夫師者以道道者天同也友者以德德者天
化也大臣者以功功者伯道也左右者材材
者富強而已侍御厮役固不足言之矣然
則為人君圖天下之治者將自待於何者哉

○劉向說苑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中山懸其子
以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
其子遺之羹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
忍與之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
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
隨而啼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
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西巴有罪
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
忍又將能忍吾子乎

臣若水通曰孟子稱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以

古當急於用仁賢也而已不忍之心及於死
可謂仁矣樂羊食子有功而殺其子可謂仁歟乎
當時之君惟以是而定賞罰則是以勸天下
之仁者矣以何認罪而用之何以勸之不明
而任揚之不正邪

說苑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言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又曰不用賢則亡彼但以蔽賢者為不祥若夫不用賢則危亡隨之天下之至不祥者莫過於此晏嬰之言得孟子之意矣夫後世之君犯此三不祥者多矣可不懼哉

唐陸贄奏議諫德宗曰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夫小人於被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嘉穀之有稂莠木之有蠹蝕也是以古先哲之立言垂訓必懇懃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不有志德而沮之甚哉故以非欲去之明君聽之匪致禍之源傾覆之漸其所以有國者不可不去得不去耳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狡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敢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僻則天下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

臣若水通曰舉措國之大典治道關焉故夫君子進則為泰小人進則為否否泰之幾安危存亡之兆此固有國者所宜慎也德宗之朝裴延齡方以言利得幸陸贄之奏終以直言見疎舉措若茲危亡之禍豈可免哉

○宋儒周敦頤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臣若水通曰孔子告哀公取人以身身心者取人之本也賢者治天下之輔也故心純則用賢專用賢專則聰明日廣於天下而政日加於下而國事日見其非矣益曰任賢勿貳益一則純貳則雜至於雜則賢才日遠

而莫爲之用矣有天下者慎之

○程頤應詔上英宗皇帝書曰朝廷至於天下公卿文武百職群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群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何如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槩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

求賢之道誠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其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豈自其中曾不慮賢俊之蘊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爲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自治而不乏邪臣以爲致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

臣若水通曰賢才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求之有道則賢才可得也然而求之有道者鮮矣古之於賢者必自上求之後之於賢者必使下自求之則賢者必不肯求求者必非賢者也夫然後賢者退不賢者進而國亂矣

是而謂天下無其人焉不可也是故知者之求賢也必自求之求之之道盡心焉耳矣未有求而不得者也程頤之言最爲切至爲人君者其念之哉

○邵雍曰虞舜陶于河濱傅說築于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爲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傅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臣若水通曰相臣之不薦賢者非無是非之心而智之弗明也多生於忌嫉爾上者忌其逼已下者忌其庶上已故非惡之惡非非之非生焉非無是非好惡之本心也以大舜傅說之賢聖在唐虞商周之隆猶不免焉而況於後世哉殊不知相臣之薦賢乃己職分內事也人君之求賢乃己性分內事也何與於賢者哉故認得爲己分內事則忌心釋矣故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惟仁人爲能好人若相有國家之責者其亦隱於心哉

張載曰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

豈不能蚤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
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
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臣若水通曰好惡吾心之天理也作好作惡
則非中正矣舜舉十六相而天下蒙其福誅
四凶而天下服其罪豈有心好惡之哉因民
好惡而好惡之也豈堯之時不能誅之舉之
而舜獨能之哉時也時然而然天理也民好
惡而好惡亦天理也故可舉可措在四凶十
六相爾在民之心爾在其時爾帝舜何心
與焉

胡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
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
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
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幹也不進其親之賢
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
其四肢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以天下爲一體者也不禮
九族之賢則親心乖離腹心賊矣不禮五方
之賢則民心離散四肢解矣故內舉不遺親
外舉不遺才蓋欲聯屬天下以成一體之義
也誠如是也則爲君者不至孤立於上而後

能王用舍行藏抵矣賢才豈有不用而天下
豈有不安哉
楊時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
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設內外
官學經明行修之上中第之目優其恩典不獨
取之以言又考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
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則所舉者隨衆
附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
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
所謂考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
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
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
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悉居
詞賦經義策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
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
也
臣若水通曰楊時此論真得取士之法矣夫
循其名而不責其實得其言而不核其行則
羊質虎皮或得以幸進而玉在石中者不得
一售矣故三代兩漢人才之盛有由然矣
惟
聖明與稽古昔而惟楊時之言是行焉則人才可

以日盛風俗可以日美唐虞三代之治豈難致哉特在一念轉移之間爾

○張栻跋司馬光黼座銘曰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己莫要於任賢虛己則壅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泰治所繇興也

臣若水通曰壅蔽之患大矣心志蔽於內聰明蔽於外則德業不脩而治道隳矣張栻推其要在於虛己任賢致虛以去其蔽於內任賢以去其蔽於外內外無蔽則光大高明之德業可成矣然以二者論之則任賢尤在乎虛己故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書曰明四目達四聰為人君者其念茲哉

○羅從彥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志在行道以濟時小人之志務阿世以取寵志在行道則憂世之言日進使其君有憂世之心是以大本正而大化出矣志在阿世則治世之諛日進使其君有自肆之志是以大本惑而大亂成矣夫以君子小人之進退而治亂猶焉可畏之甚也伊尹曰其難其慎官人者其亦辨之於早乎

○胡安國曰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

臣若水通曰不知其善而不用不知其惡而不去曰不知者也猶可言也惟其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豈得諉之於不知乎不用賢也夫知而不用則終無用賢之心矣知惡不去則卒有濟惡之禍矣其為害也可勝言哉必以人主之學當在於明斷焉而已矣

○國朝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內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

臣若水通曰此

太祖始立科舉取士之詔也用人之道盡之矣其以虞廷之九德成湯之立賢有周德行之

藝乎哉同符矣故曰懷才抱德曰經明行修
曰博古通今曰文質得中曰名實相稱期為
賢則一也必五者純備然後謂之賢也此聖
人合一之道也至於策之者所以觀其五者
之蘊知敬存之務之通否非以文章取之也
柰何傳世既久遂未忘本而教者與學者皆
拘拘於言語辭采之間而
太祖立法之意蕩然盡無幾矣何惟
聖明務學崇本循復舊章特易易耳此固養賢
用賢之大要不可不重也

○洪武十六年

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講周書冏
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
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
沈進曰書云去邪勿疑所謂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藥不去之必
為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
其能順適己意任其所為而不問以為忠將在
彼辟如犬馬傷人人不怨主而怨犬馬者乎沈曰小
人中懷奸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
非義乃牽合傅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
為者不顧於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傅會曰
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
知言亦不易也
臣若水通曰君子小人不共國而治如薰蕕
不同器而藏也苟不去小人以安君子雖聖
人亦不能有為
皇祖所謂唐虞用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
少正卯雖聖王百世不能易矣然欲知君子
小人而進退之在於君身人君苟能明諸心
以全天理則至明足以燭天下之微至公足

以滅天下之私於理之可為不可為者知之
明斷之果則小人不得以乘其間人主苟於
不可為者樂為小人得以阿順曰是不可不
為苟於可為者不樂為小人得以阿順曰是
不必為此固小人罔上之奸亦由人主之不
明不果有以召之也既公而明則牽合傅會
之說阿諛逢迎之態舉無所容矣
皇祖諭講官而審於君子小人之辨真得知人圖
治之要矣
聖子神孫可不致謹於此哉
國朝

太祖嘗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
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有福及遠殷
而殘暴者為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忠厚臨民
崇儉雖材有不逮者亦不致於傷物所謂日計
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搏噬遇
事風生鍛鍊刑獄掊尅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
所傷者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衰光武任卓
茂而王業盛此甚彰明可為深鑒
臣若水通曰國之治亂非天自降乃由人君
者矣故用人乃為政之急務也
聖祖以國之寶與蠹辨於純良殘暴之臣其知言

矣然欲知二者之辨而進退之在於反求諸
心心存則理明心純乎理則至明足以知人
我惟純良也故於人之純良者必知而用之
雖才有不逮可恕也我無殘暴也於人之殘
暴者必知而去之雖快意一時不取也然而
純良用而殘暴者遠矣
皇祖諭
太子諸王及此欲其知為治之急其深切矣乎
洪武十八年七月丙辰
上御華蓋殿與群臣論及治天下之道文淵閣大
學士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人選擇
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眾智為心膂
則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
聖慮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專於任使嚴則
庸鄙之人不進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
乃可以專任之非其人而專任者必生奸也是任
人為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
於前而敬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終始惟終始
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
之若諂詐似信懷奸若忠者其不可任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擇

之審也書曰任賢勿貳任之專也
皇祖所謂嚴於簡擇專於任使真用人之法也
然必擇之審然後可以任之專
聖祖之明有以洞見其幾微矣不然則始終難一
之臣長而奸詐忠信之人易混矣其禍敗
豈小也哉
○洪武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
士年七十已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
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
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咨者昔日人至六

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不遣
太祖曰政爲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老者往往
不聞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
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
以老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
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
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臣若水通曰書曰人惟求舊曰無遺壽耇
曰無侮老成人夫老成之人其德成其識遠
其更歷也多用之則有補於天下國家也故
古之聖帝明王必於老成而重委任焉蓋藉
其猷謀矣又以匡其所不逮也我
太祖高皇帝知老成之可用也拳拳詔郡縣而禮
送焉可謂得爲政之首務矣
聖子神孫固亦不賴賢才以輔理也其以
祖宗爲法可焉
○大明令吏令凡在流品官員果有文武長才通
曉治體廉潔者具寫官員實跡
奏聞
○諸司職掌凡各府州縣每三年於所轄附郭鄉都
內挨選容止端謹無過人才一名申送布政司
考覈轉行按察司覆考堪充者行所司照名

語差人送部應有賢良方正及山林隱逸
之士并通曉經書儒士秀才孝廉俱各另求到
官考試過犯違礙不拘名數差人伴送到部或
內外官員人等薦舉人材秀才即使行移原籍
官司起取赴部如儒士秀才出題考試果否通
經賢良隱逸等項人材量其才能定其高下仍
取本戶丁糧數目作何營生及戶內有無雜役
事故供結明白然後開發送部選用如將闒
不堪之人一槩朦朧濫舉原舉官吏依貢舉非
其人律問罪
○凡舉保孝廉人材秀才及山林隱逸本部即行
所屬委自正官選求民間果係名實相副素無
過犯之人有司起送到部咨發吏部聽用
臣若水通曰帝王之治天下也注在得人而
已矣大明令諸司職掌三書皆我
祖宗舉用賢才之盛典也詳考覈之法以求其能
嚴並坐之戒以防其弊可謂至精至密矣惟
聖明法而行之則天下治矣
○諸司職掌一科舉凡遇子午卯酉年則鄉試辰
戌丑未年則會試畢則殿試其取中舉人咨發
吏部聽用
臣若水通曰此我

聖朝科舉之制取士之正途也鄉試會試以三年
者重累之積以三年而成國之人才以三年
而消長也夫以聖王德行道藝之教舉業德
業合一之學日就月將而不已焉則三年有
成矣以今三年考績黜陟之法則人才之進
退三年可定矣此
祖宗之立法舉用之者與進退之者應其期而不
謬也乎
諸司職掌巡按御史所至體知有司等官奉公
廉能昭著者隨即舉奏任姦貪廢事蠹政
害民者究問如律

臣若水通曰淳德允元而難任人舜之所以
咨十二牧也胡安國曰善不家賞惡不即刑
雖堯為君舜為臣不能以化天下是故舉直
錯諸枉孔子拳拳焉臣願當斯任者明以
察之健以斷之則刑賞一人而千萬人勸懲
矣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
五品已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
軍民中訪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衆
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
用若有散附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舉之人
後犯贓罪舉者連坐自朝廷比年數下詔令
賢而奉行者率多徇私請公或以賄賂營或
以親故舉所得賢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
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主連坐之法庶得
實材
臣若水通曰賢才固國家之利器而濫舉尤
為生民之蟊賊也取之有其道防之有其法
則才必見用而用者無匪才故
仁宗皇帝申明舉賢連坐之法所以重舉賢之害而
又嚴濫及之防並行而不悖矣我
朝之治所以高出於漢唐宋者由是道也伏惟

聖明勵精圖治法之以求其才以致太平天下幸
甚
○天順間
英宗皇帝一日召學士李賢曰吳與弼如何對曰
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君莫不好賢下士徵
聘隱逸乃命行人齎勅幣造其廬與弼接見
即謂家
朝廷厚意當出赴
闕謝
恩但本意不欲官職數月乃至入見命為左春坊
左諭德與弼堅辭以疾欲以布衣侍

至此次日引至
上嘗問曰久聞高誼特聘爾来對云臣蚤歲有志年二十嬰疾虛怯不能出仕不敢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爲當道論薦蒙
皇上以天書幣帛来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老疾復發數月方能起程況年六十有八衰朽之人實不堪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閒暇且宮僚甚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於是賞文帛四表裏羊酒柴米遣天監牛玉送至館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聞曰

上謂賢曰與弼既来如何不就職若受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賢曰與弼亦願就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
上曰果然亦難留也既以行人聘来還以行人送歸再與勑令有司供月粮以終其身於是與弼感激條陳十事上之後上表謝恩而去

臣若水通曰書曰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而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所汲汲焉何哉徵聘隱逸所以期實用興治道也與弼嘗言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天下難矣觀其言固非忘天下者然必如是而後可爲則亦古天民之志矣噫嘻
英宗之待與弼也迎而送之致敬以有禮其爲
聖德之光治化之助豈淺淺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六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七

課功上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臣若水通曰師之為卦坤上坎下內險外順師險道而以順行故為師師終必有當功之典上六師之終也故以正功言坤為土故有裂土封爵之象程頤曰開國封之以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爻言大君於師終功成之時因其功而命之以爵賞功之大者則封之為諸侯而開國功之次而小者則封之為卿為大夫而受成家之慶矣有貪殺冐功者小人也則黜之而不用蓋五爻皆陰故有小人勿用之戒若封之使有國有家則為攻害人必多而爵賞濫及惡德亦不足以為勸懲而人心不服矣象又釋之以為夫大君之爵命者所以報軍旅之功使大小各以其等而得其正也所謂小人勿用者固非正功之典使如此之人而用之必播其惡於衆而亂人國家矣夫立功者人臣之忠也報功者人君之正也故有天下非得而私開國承家亦非得而私因其功而差等之小人不

得而與焉天下之正也夫賞之也以天下之正其勿用之也亦以天下之正聖人亦何容心哉

○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臣若水通曰宋蔡清云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臣謂以陽剛之才而上得君下得民其功德可施是有勞也以九居三得位之正正則不矜伐是能謙也以有為之才而得正故久而不變有終而吉也象又釋之以為君子之有勞有謙如此而萬民之心皆服之矣夫挾勞以傲物小人之情也勞而不自伐知道之君子也以為功非有加於我也性分之當為也惡盈好謙人情之公也故民皆服其謙德之盛讚與之爭功爭能者矣功高天下而不危位極人臣而不疑其有終而吉也宜矣人君立課功之法天下之公也萬民之公也九三君子之勞謙而不伐人臣當以此自考焉可也

○書虞書舜典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帝舜立朝巡課功行

賞之法如此也敷陳也奏進也庸者民功曰
況曰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
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之諸侯來朝于天
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
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
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
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
交通而遠近洽和也諸侯來朝使各陳其為
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
賜車及服以旌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
之也臣謂朝巡之禮非特上下交通而已巡

守所以觀政于下述職所以報政于上上下
交相勸勉於政如是而政不脩治不成者未
之有也後世此制既廢而諸侯縱恣遂以為
封建不可行易之以郡縣抑豈反本之論哉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帝舜考績黜陟之法
也考者核實也黜降陟升也三考謂九載也
蔡沈傳曰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
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自力
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此言舜命二十
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
卒言其效如此也臣伏覩
國朝立三年考察外官六年考察京官之法蓋
本於此然以三年猶謂未至於三考其考上
官許刻以為能或逞其喜怒之私多自蒞任
一年半歲而舉黜退者雖使聖賢生於其間
如孔子子產德政未能盡施而人心未易孚
悅則亦無以自見也伏願
皇明慎任之於初久任之於後必三載而考三考
而黜陟則事皆核實而治可底成矣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
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臣若水通曰此周官之書史臣紀朝巡之典
所以課功也五服者侯甸男采衛也朝者諸
侯見天子之名也時巡者以時而巡猶舜之
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蓋官之體統既定然無
以激勵之則人不能各勉於脩職致治以周
官之法必諸侯六年一朝于天子而述其職
又六年則十二年也王乃分四時巡狩各方
諸侯之國考其時曰律度量衡之事所以一
道德而同風俗而諸侯則各來朝于方岳天
子乃各於方岳大明其黜陟賢而脩職者升

之不賢而廢職者黜退之所以示勸懲之典
使之鼓舞而不已也夫人主所以鼓舞天下
者黜陟與奪而已然必施得其當用一人足
以爲千萬人之勸退一人足以爲千萬人之
懲然後可也

○詩大雅江漢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
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
爾祉

臣若水通曰此詩人美召穆公平淮南之夷
而作旬徧也宣布也召公召康公奭也翰榦
也似嗣也肇開戎女也公功也詩人述宣王
命召虎來江漢徧治事而布命曰昔文武受
命爾祖召公奭爲國之楨榦今爾且勿以予
爲言也爾祖之事可以不嗣而開敏汝功乎
若然則我當與汝以福矣夫勸功之道在激
其心而爵賞次之夫人心激之以義則奮將
臣固不待賞而立功也顧人君所以激之何
如爾故激之以忠則以忠奮激之以孝則以
孝奮而功業隨之周宣王每於臣子效忠之
日必激之以繼先之孝纘我祖考南仲太祖
所以激奬倭皇父也此詩曰文武受命召公
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所以激召虎也

此諸臣所以皆用命思奮大佐中興之功以
復文武之業也豈非由人君感激中來邪後
之人主不知此義徒以爵賞畜其臣而不責
其功其亦異乎先王之政矣

○周禮天官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
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
之治而誅賞之

臣若水通曰此即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之典而太宰掌之特加詳焉於一歲之終
則令庶府百執事各脩其職一歲之計謂之
會則受之以聽察其所致之事以此進而告

于王無功者則貶削而廢之有功者則轉遷
而置之以至于三歲則又大計群吏之治於
無功者不但廢也而誅行焉於有功者不但
置也而賞行焉如此則賞罰當而勸懲嚴矣
其視後世較米鹽之利責旦夕之效者豈可
同年而語哉

○天官司會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
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
置

臣若水通曰事合衆數爲目合衆目爲凡曰
參者以凡考目以目攷數之謂也曰互者比

與數相攷數與目相攷之謂也既參以攷之
互以攷則日成無遺矣積日而爲月月合衆
凡謂之要故以月要而攷月成積月而爲歲歲
成合衆要謂之會則以歲會而攷歲成如此
則治雖在四國之遠可以坐而知矣然此特
掌之於司會之手而賞罰之典又在於君與
相故進而告于王及冢宰凡吏治惰而無功
者則有廢黜以懲之也吏治勤而有功者則
有置置以勸之也此所以成太平之治而垂
無彊之休者有由然哉

○宰夫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乘其

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
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臣若水通曰群都者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
爲鄙五鄙爲縣此云縣鄙六鄉州黨亦在其
中矣財者錢穀也用者貨賄也物者百物也
辟名謂偽作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司寇
所掌是也失辟名則財用物三者皆違於是
宰夫詔冢宰誅之得辟名則財用物三者皆有
長足而善矣故賞之賞罰明則課功之典舉
孰有怠玩而不戒勉者哉

○宰夫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
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
以告而誅之

臣若水通曰歲有會冢宰會之而小宰贊之
月有要小宰受之而宰夫贊之日有成宰夫
受之而皆得以令群吏正要會焉蓋一事之
脩積而至於無事不脩一日之謹積而至於
無日不謹故歲會月要日成之治宰夫皆得
以令之也攷治也者小宰既有常刑之戒令
其有違時令失於會者則宰夫告冢宰而誅
之以法是司會攷於前宰夫正於後課功之
典其至詳而至備矣

○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
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
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戰盡敵
爲上守和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
序成

臣若水通曰豐大也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
平和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朝不越爵則政
成易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功之不正民爲
用勸若郤至佻天以爲己力不亦異乎單襄
公爲仁禮勇義之論非課功制戎之定法耶

○魯語展禽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

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
臣若水通曰展禽魯大夫柳下惠字季論
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廢名也夫古之聖
王報德報功之典所以爲功德之勸也無故
而加焉則不足以爲勸矣仁以行之知以察
之夫然後施當其實也爲人君者可不慎其
所施乎

○晉語叔向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
功庸以稱之
臣若水通曰事職事也祿以食爵謂隨爵尊
卑也稱副也先王班爵祿之制所以酬德而

報功也故爵以定職祿以稱爵凡以德與功
爲之差等也故絳商雖富足以行賄於諸侯
然而祇以韋藩木楗而不得金玉其車文錯
其服者無爵祿功德故也苟逝二公子田止
一卒爵祿然也豈可回於富貴而濫其祿哉

○漢高帝六年始剖符封諸功臣酇侯蕭何封
酇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
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
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
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
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爾功狗也至如蕭何發
縱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
臣若水通曰收圖籍蕭何以謹慎守管籥
功冠群臣漢高封之食邑獨多宜也發縱指
示之喻亦足以服諸臣之心矣然禮擬人必
於其倫宋牼將以秦楚之兵以不利孟子言其
號則不可甚乎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今以狗
功爲喻得非視臣犬馬之心也乎至於菹醢
誅戮相尋其已幾於功狗之一言矣豈所以
報功之典乎故高帝課功則當而其義則非
後世所宜法也

○高帝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

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
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
此特一時之事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
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
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
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
雖無參等百數何闕於漢漢何欲以一旦之功
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
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殿上入朝不趨上曰吾
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
是封鄂千秋爲安平侯

臣若水通曰功以兵而成兵以食而強所何漕餉不絶而兵頼焉故有蕭何則天下自有成參等之功者矣無蕭何則雖百參等無所施也漢定元功十八人位次鄂千秋以蕭何爲萬世之功宜第一是不易之論矣故漢祖並封之則非徒足以報何之功且足以報千秋之功也嗚呼天下後世無千秋之見以一時之功而忽萬世之功者豈少哉

○宣帝甘露三年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臣若水通曰功臣之圖始於博陸終於蘇武雖一時人材功業各有可觀然忠節如武者豈盡出於張韓諸人之下哉故論者謂斯舉也正遠人觀聽所係平日知畏者武而已置之於後使中國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耳然則此殆非課功之常典矣

○宣帝地節二年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勵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臣若水通曰漢宣考試功能賞賜異善勸課之典明矣所以然者良由帝起自閭閻備知疾苦勵精爲治智尋益長故其信賞必罰吏稱民安有如此者可謂中興之茂烈矣貞觀開元之治鮮克有終又豈足以望之哉

○元帝建昭二年京房曰古之帝王以功舉賢則

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臣若水通曰天道遠人事邇故以功舉賢則賢者勸上以福於君下以福於民否則怯者殘民之事至矣此所謂人事也房之學雖未知聖賢之道然其爲此舉功成化毀舉廢業之說庶幾得課功之法矣至於區區祥瑞災異而已天道幽遠豈足憑邪

○明帝永平三年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

王霸宋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
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
通竇融卓茂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
與焉
臣若水通曰明帝圖畫功臣三十二人於雲
臺可謂善繼世祖褒功之志矣而馬援獨以
椒房之親不與夫以雲臺之繪報功也夫報
功者不以其人之親疎惟以功之大小爾邊
功如援斯亦偉矣而乃以嫌擯之像設不及
殊非國家賞勸之公恐外戚藉口沮其建功
立業之心者未必不由此也然則人君之報

功而可以不公哉
永平七年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
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
容服以彰有德
臣若水通曰唐虞之典車服以庸招功德也
郭賀有殊政而帝褒表之使百姓見其容服
以章有德則非但報功爾章一人而使千萬
人勸則人孰不思自奮於功德者乎後世有
功德表表者則群起而忌之從而與碌碌庸
流同混是不以德章于百姓也豈不誤哉
雒陽令王渙治身平正發姦擿伏外猛內慈京

師以爲有神算千官百姓流涕爲立祠作詩每
祭輒絃歌而薦之太后詔以渙子石爲郎中以
勸勞
臣若水通曰仕者世祿先王之仁政也鄧太
后追惟王渙之善政官其子石爲郎中以勸
勞勸非考據經典何以知此哉人君欲行賞
延于世之意者其勿以鄧后女主之政爲不
足法焉
〇安帝延光四年濟陰王即皇帝位楊震門生虞
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爲郎贈錢
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有大鳥

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詔復以
中牢具祠之
臣若水通曰震以畏四知不受暮金跡其清
白則忠直賢臣也被宦官之譖見殺忠氣鬱
積天地神人鑒之而莫伸者久矣濟陰以幼
沖即帝位乃能聽其門生之追訟官其二子
賜錢禮葬及致異鳥之祥又重以中牢之祠
數年忠貞之積一旦復伸達於天地神人無
間矣嗚呼褒死者於前所以勸生者於後帝
亦賢哉
〇宋蒼梧王元徽元年正月甲戌魏詔縣令能靜

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
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上
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
臣若水通曰盜賊之起大抵由於守令之貪
殘故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清源
正本止欲之道也故能靜二縣三縣之盜則
令之德足以及二三縣矣能靜二郡三郡之
盜則守之德足以及二郡三郡矣以此而遷
秩則賞當其功而守令知勸矣是亦足爲課
功之法也

齊明帝建武元年九月壬申朔魏主宏詔曰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太
成賒緩朕今三載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愚滯無
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
劣爲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六品以上尚
書重問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
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魏主之
北巡也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以下有
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爲三等人無怨
者壬午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謂諸尚書曰尚
書樞機之任非徒總庶務行文書而已朕之得
失盡在於此卿等居官年垂再期未嘗獻可替
否進一賢退一不肖此最罪之大者又謂錄尚
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爲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勤
恪之聲有阿黨之私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爲
特進太子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
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由卿不能相導
以義雖無大責宜有小罰今奪卿祿一期又謂
左僕射拓跋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辟但以咎
歸一人不復重責今解卿少師削祿一期又謂
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罪亦應大辟
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盡從削奪若三年
有成還復本任無成永歸南畝又謂尚書任城

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尚書于果
曰卿不勤職事數辭以疾可解長兼削祿一期
其餘守尚書尉羽盧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
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臣若水通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其黜陟行於九年之後非賒緩也俗淳事簡
在位皆各思盡其職不爲奸欺就有不稱者
考而未黜冀其能自盡也其不能盡者曰才
力有所逮有不逮爾再考不稱而猶未黜曰
才有短長臨事有過誤爾前考已稱其職今考
不稱則必曰過誤也前考不稱今考已稱者

則曰能自勉也三考皆不稱其人信不可用矣於是乎黜之此唐虞忠厚之至也周官計群吏之治旬終則令正日成月終則令正月要歲終則令正歲會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是皆無日而不考覈而誅賞則行於三年大計之時蓋俗益薄人益偷而行九年之黜陟則爲瞭綫觀魏孝文之考績既無唐虞敷言明公之實又無成周日成月要歲會之詳而徒以察察爲明雖或巧中恐傷於刻非有道之氣象也然而不以視而貸又自引咎其善不可誣也

○梁武帝大同五年東魏丞相高歡以徐州刺史房謨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惇有政績淸能與諸刺史褒稱獎等以勸之

臣若水通曰刺史民之父母也得其人則一方之民蒙其福不得其人則一方之民受其殃高歡於政績淸能者褒稱之其知所先務者與夫褒一人而衆之賢者莫不知勸其不賢者莫不知懲刺史之職處之而各得其宜矣賢愚混淆則孰肯自勵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七 終

格物通卷之六十八

課功下

○隋文帝開皇元年岐州刺史安定梁彥光有惠政隋主下詔褒美賜束帛及御傘以勵天下之吏久之徙相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爲天下最時又有相州刺史陳留樊叔略有異政帝以璽書褒美頒示天下徵拜司農新豐令房恭懿政爲三輔之最帝賜以粟帛累遷德州司馬帝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

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州縣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臣若水通曰奏課奏計帳及輸籍也隋志每元會諸州悉遣使赴京師謂之朝集使夫人好善而惡惡也勸之以其善懲之以其惡君之責也賞罰之典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無以治天下也故賞其善所以戒不善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隋之課功而賞其最者三人開皇之治吏稱民安非懲之效歟人君欲使民勸頁己之賞罰何如爾道安遠乎哉

○開皇五年一月始令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

上考課

臣若水通曰上佐謂長史司馬也唐虞之法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庸者民功也民功莫大於教化而簿書期會次焉後世之課功惟以獄訟之平反會計之遲速而程科政拙斯爲下下矣則其所謂功者其亦異於古乎噫課功充類乎古欲得賢才而用之不亦難哉矣以簿書期會而不責效於教化之本此古今之所以異治也歟

○開皇十一年二月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遷臨潁令高熲薦曠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上召見勉之謂侍臣曰若不殊奬何以爲勸優詔擢爲莒州刺史

臣若水通曰古之治者先德教而後刑罰故人知悅悅者出其本心也後之治者先刑罰而後德教故人知畏畏者非其本心也劉曠以義理諭人而使民息訟其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耶人君察天下之令有如曠者崇奬而超擢之其所以勸天下之守令以勸天下之民心者至矣夫使天下之民心知勸治之極也

○煬帝大業三年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

臣若水通曰計考增級所謂拘於資格之常也德行功能則非資格所能拘矣用人而拘以資格之常則賢能者滯於下位僥倖者循次而上升賢否莫辨以是治國雖堯舜不能致理矣隋煬帝不足道也孰謂其有此善法乎雖然記曰取人以身煬帝之荒淫既無其本雖有堯舜之善法不能用矣後之人君欲爲天下得其人者姑取其法行之不以人廢言可也

○唐太宗貞觀三年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爲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來恒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臣若水通曰玄齡王珪在唐所謂忠直大臣也惟忠與直則考課之是非當不惑也然而

知人則哲惟堯其難萬紀欲稍稍其失以濟
一己之私然以太宗知二臣之深且猶或爲
其奚讒人之易以蠱人主也而況魏徵之辨
則貞觀之治未可知也故考天下之君子小
人者銓衡之責也而考大臣之君子小人則
存乎人君之心術

○貞觀十七年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等
於凌煙閣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以文武平定天下大抵
得群豪而用之以共成其功也而圖像二十
四人於凌煙以示不忘其酬德報功之意隆
矣其爲功德之勸豈小小也哉

○玄宗天寶九載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
之日書上上考

臣若水通曰奚契丹未見罪狀而祿山爲設
會飲誘而坑之是貪爲己功以欺所謂功罪
也爲玄宗者宜明正典刑以爲擅誅者戒也
夫何考課之日命書祿山以上上則是非之
心不明已動奸雄之竊笑矣他日亡身失國
豈獨歸罪於祿山也哉

○德宗貞元十年夏四月陸贄論長吏以增戶加
稅闢田爲課績其略曰立法齊人久無不弊理

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
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
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
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
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
次焉

臣若水通曰地有定數戶有消長稅以地定
非以戶增也漢唐以來時君世主每以增戶
加稅爲功必至於刻掊小民之膏脂以爲功
也故王成以偽增戶口蒙賞識者至今譏之
德宗之時以加稅爲最最在民功也嗚呼人
君奉天恵民設守令也爲人君者之最守令
其可不以民爲功以贄之言爲法也哉

○宋太宗淳化四年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
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院磨勘院至是改爲
審官院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
院上之

臣若水通曰官吏之清濁混淆由在上者無
激揚之道而任激揚之責者或無公正之心
故清者無所勸濁者無所懲則亦安得而不
混淆也宋太宗置審官院誠爲盛舉矣然置
院則易得人則難人非難也以難得光明正

大之心者也使得是人而有是心焉則所謂
仁人能好人能惡人當不以己之愛憎為人
之清濁而天下自平矣

○班固白虎通曰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
是賞有功黜不肖

臣若水通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唐虞之制也周之所云三年賞黜其周制乎成周日成月要歲會之法至是三周矣天道恭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亦至是三周將變而閏矣聖人體天人之道而立三載考績黜陟之法所以責有成也我
國家立法三年各省來朝即考覈而行黜陟焉其倣成周之制隨時因俗之道至矣

○國朝洪武二年正月
太祖皇帝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有十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没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

臣若水通曰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禮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先王崇德報功之典所以榮生者於前而道死者於後也
太祖高皇帝立廟於雞鳴山所以報諸臣者至矣其亦先王之遺意乎其視麒麟凌煙之圖而無報功之祀典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聖子神孫所宜法守焉

○洪武四年五月丁巳以李守道為吏部尚書
太祖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得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臣若水通曰周官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今之吏部即其職也其任最重必得人以司之則任官惟賢惟能而天下治矣不得其人則賢否倒置而天下亂矣人主誠不可不慎擇之也我

太祖高皇帝諭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以銜鑑
爲言眞切至矣夫鑑者必其本體之明衡者
必其本體之平然後能舉以定乎物之姸媸
輕重也否則我先不平不明何以正物哉所
謂平明者非他也在於吾心也
聖祖之見高出漢唐宋之君而上追三代矣伏惟
聖明以
祖宗爲法天下幸甚
○洪武十一年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
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

爲第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
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
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出庶使有司
知所激勸
臣若水通曰羞惡者人之良心也故聖人立
賞罰之典因其良心而勸懲之爾
皇祖諭吏部考績之法立三等之勸懲即成周旌
別淑慝之遺意乎有是夫政之行而人不知
羞惡者無人心者也無人心者非人也使天
下之臣庶反求諸心以體認之而得其羞惡
是非之實焉則賞罰不必遍於天下而天下

知勸懲矣惟
聖明留意焉
○永樂元年十二月丁亥
太宗皇帝謂吏部尚書蹇義左都御史陳瑛等曰
爲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
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
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
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
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
否廉貪之實具奏
臣若水通曰守令者國家治亂之所係民物

休戚之攸關也故郎官上應列宿其職尤爲
近民苟不得循良之吏以分任之鮮有不受
其殃者使天下守令皆非其人則天下之民
皆受其殃矣此大亂之道也我
太宗皇帝身居九重念及四海眷眷以守令爲言
必欲審用之於先而考覈之於後可謂知當
務之急者矣伏與
聖明以
祖宗之心爲心留意民事綜核吏治俾銓曹愼之
於選授之初而撫巡監司察之於蒞官之後
則人人知所勸懲矣百姓寧有不安堵者乎

○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布政按察諸司府州縣官吏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當
廷劾奏之以行黜陟
祖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陟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伸理雖當臨刑亦必覆奏

臣若水通曰考以三年察之詳也公也必九年黜陟緣事伸理待之厚也恕也此我
朝考績黜陟之法公恕並行者也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萬世課功之原也是故
太祖於考滿官員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陟焉者其有得於此與其後執政者不體
祖宗久任賢才之典造生靈之福乃有一考或未及一考而去其官降其任者借使所降所去果中其人猶為公恕之累也如非其人或有少忤上司即與此例以
朝廷之重典為一人私怨之報何以勸功而懲過哉

○大明令凡各處府州縣官員任內以戶口增田野闢為尚所行事蹟從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明白開坐實跡申聞以憑黜陟

臣若水通曰郡縣之職所以親民也苟得其人則如赤子之得慈母而民受其福矣我
聖祖命巡按考覈其實跡申聞以憑黜陟所以勵天下之為郡縣者使各恭其職以宣布德意而已爾其為民之意不亦深哉

○諸司職掌考功部凡六部五品以下官太常司光祿司通政司大理寺國子監太僕寺欽天監翰林院太醫院儀禮司尚寶司官俱任三年聽於本衙門正官察其行能驗其勤怠從公考覈明白開寫稱職平常不稱職詞語送監察御史考覈本部覆考其在京軍職文官任從監察御史考覈各以九年通考其四品以上官員任滿黜陟取自
上裁其在外有司官三年考滿給由到京考覈平常稱職者遇缺借除京官亦以九年通考

○又曰凡內外入流并雜職應考官員任滿給由赴京本部從實考較才能優劣依例黜陟果有殊功異能超邁等倫者取自
上裁

臣若水通曰漢唐以下考課之法不同行之不能無弊我

祖斟酌古制凡內外官三年一考九年通考而
黜陟之與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法脗
合矣夫如是則賢才無淹滯之虞不賢者無
僥倖之望而天下治矣其盛矣哉

又曰凡在京六部太常寺光祿寺通政司大理
寺國子監太僕寺欽天監翰林院太醫院[illegible]
五府各衛軍職文官應天府首領并上元江寧
二縣官俱從本衙門正官考覈應天府五品以
下官從監察御史考覈監察御史從都御史考
覈給事中從都給事中考覈
東宮官王府官尚寶司中書舍人都給事中儀禮

司行人司正官從本衙門將本等考覈其行過事
蹟并應有過犯備細開寫送吏部考覈

又曰凡在外府州縣官三年考滿先行呈部移
付選部作缺銓注司勳開黃仍令給由其見任
官將本官行過事蹟保勘覆實明白攢造文冊
文憑交付本官親齎知縣到州州官面察言行
勤惰從實考覈稱職平常不稱職詞語送府州
到府府到布政司亦如之以上俱從按察司考
覈仍將各詞語呈部在隸府官送監察御史考
覈吏部覆考類奏以上三年考滿平常稱職者
對品別用不稱者降黜俱以九年通考

又曰凡各布政司按察司鹽運司官俱從本司
正官考覈按察司首領官從監察御史考覈其
餘衙門並從本按察司覆考茶馬鹽課司正官
至首領官并在外軍職文官俱布政司考覈按
察司覆考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鹽運司五品
以上正佐官三年考滿給由進牌俱從都察院
考覈吏部覆考黜陟取自
上裁

臣若水通曰自帝舜咨二十有二人之後立
考績黜陟之法而課功之典備於此矣然才
德出衆者固非三考之可拘其廝劣茸冗者

而亦例以三考進焉安在其能咸熙也故曰
若用勲簿呼名一吏足矣蓋事固有時異勢
殊者變而通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夫繁
格之設可以待常材者儻師其意而不師其
迹以成咸熙之績惟在
聖明近體
祖宗之良法美意焉

格物通卷之六十八

任相上

易渙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臣若水通曰天下以一而治以渙而亂六四柔順居正之臣上承九五剛正之君道之同而任之專剛柔相濟以一天下之渙而群之乖者合散者聚大善之吉也民歸於一統而無異志其聚若丘之大矣夫渙者天下之變也渙而濟者天下之功也有高天下之見而後成天下之功豈常人之思慮可及哉人君得斯人以為之相天下有不足治矣

書虞書舜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任大禹作相之言也咨嗟也四岳一人而主四方諸侯之事者也奮起也熙廣也載事也亮明也惠順也疇類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臣惟百揆乃唐虞之相職亮采惠疇即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也周分一職六人唐虞皆統於百揆我朝建官有三公三少其制最為近古然三公或未能常與天子坐而論道三孤或不能與三公貳而弘化寅亮以陰陽未盡燮和天地未盡位育爾仰惟
聖明脩唐虞盛典復
祖宗故事特召公卿與之論道燮理以和陰陽以位天地以致祥瑞以消災變天下幸甚

書商書咸有一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陳告太甲以用人之道也官百官也臣總百官大臣而言也賢有德者也才有能者也左右者輔弼大臣也坐與天子論道燮理非碩德重望不可故曰惟其人難者不輕易之意所謂進賢如不得已也慎者謹擇之意所謂真知灼見也既得人而用之則又惟和而可否相濟惟一而始終如一以為上則裨益君德以為下則惠愛兆民任職所繫之重如此此所以當慎也人君欲成德以下布於民者可不謹於用人乎

書商書說命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臣若水通曰此商高宗命傅說為相之事也爰於也左右言常相親近也台我也史臣已

高宗以夢得說之後當知其賢於是立之爲
相又必朝置諸王之左右而親炙之蓋欲近其
人以學也乃命之以朝夕納誨輔予不逮蓋
言以輔其德可謂知所本矣臣謂德者吾心
之理也人人同此心人人同此理況人君聰
明出衆者乎但爲私欲之攻比之匪人故德
日壞若與善人居則或因事納忠或隨時諫
正所以涵養其氣質薰陶其德性其功至大蓋人
君天下之本而君心又人君之本君心正則
萬幾不足理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
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命說

納誨不曰規過而曰輔德真所謂知所本哉

○說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臣若水通曰此傅說告高宗之言也官者六
卿百執事也爵者公卿大夫也官非才能不
能理故曰能爵非有德無以稱故曰賢所用
而惟賢惟能則治矣所用而私昵惡德則亂
矣是故治亂由人而生者也人君欲撥亂開
治者必審於用舍之際哉

○周書召誥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
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臣若水通曰此召公告成王無遺老臣之言
也沖幼沖也嗣者繼位也遺忘棄也壽耇老
成之臣也稽考也矧況也幼沖之主於老成
之臣尤易疏遠故召公告今王以幼沖嗣位
不可遺棄老成輔相之臣所以然者蓋言其
老臣能稽考古人之德者自堯傳之舜舜傳
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皆是一德老臣
能知之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
蓋人與天一也老臣得天之理故謀合天之
心知天之所爲是尤不可遺矣無遺壽耇蓋
君天下之要務也後之人君欲稽古敬天可
不重老舊之臣乎

○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
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
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舉殷六臣之輔殷者以
留召公也格至也太戊者太甲之孫也伊陟
伊尹之子也保衡即伊尹也巫咸臣姓名祖
乙太戊之孫也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
也甘盤高宗之師也召公欲告老而去周公
留之言我聞昔成湯既受天命而爲天子當
此時則有伊尹輔之故其功至於與天作配

其後丹又輔太甲若太戊之時又有伊陟臣
扈二人輔之故功格于上帝又有巫咸治王
家之事若祖乙之時則有巫賢武丁之時則
有甘盤輔之周公歷舉言之欲召公匹休於
前人未可言去也臣謂六臣皆殷之賢相也
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起敬欽慕之人君世
主必思得如是之賢相而相之則格天格帝
之功烈不難致矣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
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
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率群臣同戒成王以立
政用人之言也拜手稽首者手至首又至地
也嗣天子王者言成王繼位為天子也咸皆
也常伯者牧民之長也常任者任事之公卿
也準人者守法之有司也綴衣掌服器者虎
賁執射御者此見周公率群臣進戒一時首
尾相承言語氣象當群臣拜手稽首之時周
公從旁先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於是群臣用皆戒曰王左右之臣有常伯切
於牧民者有常任切於任事者有準人切於
守法者三事之外有綴衣有虎賁雖執服器
射御之小然朝夕伊近君德所係重群臣
言未終周公即嘆息繼言之以盡其意曰美
哉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夫三宅大臣所以
贊襄治道國家倚為休戚誠不可不得其人
矣若綴衣虎賁乃左右奔走之役周公乃慎
重之至與三宅之官並稱焉何也蓋人主朝
夕與居而氣體之習渠心術之轉移常必由
之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所繫豈小小哉伏惟
皇上於公卿大臣慎擇其人有德望者居之至如
外則錦衣衛內則衣服食御之司左右近侍

之人必擇誠實謹厚老成者用之則內外夾
持潛養君德輔成王道有不難矣

○立政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
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
矣

臣若水通曰此亦周公率群臣進戒成王之
言也迪行也競強也籲俊求賢也宅任也事
即常任也牧即常伯也準即準人也忱恂者
既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擬似也
九德者即皋陶所陳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

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者也言古之人有能行此慎於任用之道者惟有夏之君大禹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而其之大臣踏知誠信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今臣等拜手稽首於我后矣而言曰能任爾任事之公卿能任爾九州之牧伯能任爾守法之有司茲惟后矣言如此然後稱其爲君之實也由是觀之則人君之道在奉天以致治致治之要在用人而已矣帝舜所以無爲而治者有人以任之爾雖然孔子告哀公曰人道敏政故爲

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夫君道在求仁而已矣仁存則德立德立則道行道行則身修身修則得人得人則君臣上下交泰而政治出矣伏願

聖明留心講求焉

立政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臣若水通曰此亦周公與群臣告成王之言也亦越者繼前之辭也陟升也丕大也釐治也耿光也三宅即常伯常任準人之官也三俊即有三宅之才者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illegible]天之光命敷典庸禮命德討罪皆天命[illegible]於天下然丕釐厥命在用人以共理故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蓋三宅三俊所以輔君之治人君所以理天之事者也知君之事即天之事即知不容以不謹於擇人以圖治矣此在人君所汲汲以求之者也

立政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臣若水通曰此亦周公述文武用人之家法以告成王也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眞知其心術之善不但取其才可辦事而已知之既眞然後推心委任之宅俊所司莫非天職故曰以敬事上帝長伯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蓋當時宅俊有出而爲[illegible]者故曰立民長伯於此可見古之用人必先知其心後世徒誅諸面或信其言無怪其所使非人而治效之不逮也歟

○立政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也勱勉也上既言立政用憸人不能訓德罔顯在厥世矣故此又言成王繼自今以往立政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如何為憸人觀其人舉動輕浮有沾沾便捷之狀者即其人也如何爲吉人觀其人容止可觀進退可度而厚重平易者即其人也一則罔顯在世一則勱相國家一舉措之間而興亡之兆已決矣可不

謹乎謹之之道在心誠求之爾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訓廸百官立公孤之職也經者經綸之也燮理者調和之也承符也陰陽以氣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弘大也化治化也天地以形言寅亮敬明之也太師太傅太保者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是也與天子坐而論今之道明則可以經綸邦國也大經

人倫各以品敘人事脩則和氣致故陰陽之和也然此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故官不必備惟得其人可也又立少師少傅少保所謂三孤者其職在貳三公贊成論道經邦之治化凡人君治化之事皆天地之事也弘化者所以敬明天地之事而輔我一人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　謹此自秦漢以來所謂宰相所謂中書省所謂參知政事也我國朝特立三太三少之職所以遠追成周之制至爲崇重故公孤得其人則君德成治化理

陰陽和天地位萬物育矣至若或有不惟其人而徒備其官是則君德治化陰陽天地萬物之否塞亦必由之仰惟

皇上繼天立極以圖化理尤宜慎選此官以答天地之付託以慰天下民物之望幸甚

○周官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戒卿士以人事君之道也推謂推之使在前也讓謂與之相讓也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庶官群臣也厖雜也稱亦舉也大臣推賢讓能推誠之心乃公心

也以公感公公同則和此庶官所以乃和也大臣妬賢疾能妬疾之心乃私心也以私者私私異則乖此庶官所以不和也庶官不和乖戾之萌生於心發於政害於事故政必雜亂而不純矣然其公其私其和其乖其理其亂皆大臣自己分內事也故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公心和氣之所致也故曰惟爾之能舉非其人亦爾私心乖氣之所致也故曰惟爾不勝其任古者大臣與物同體以人事君其責如此雖然爲人君欲知大臣之賢否者又當以此例觀之可也

秦誓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臣若水通曰此秦穆公悔用孟明而誓衆之言也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不安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尊榮安寧繫於所任一人之是夫所任之是非一人爾似無足爲邦之安危也殊不知一賢進則衆賢以類而進一邪入則衆邪以類而入泰之彖繫小往大來則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否之彖繫大往小來則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泰則至於萬物通否則至於天下無邦焉有謂一人之是非有不足爲邦之安否者乎爲人君者所以貴於擇相也

○詩小雅節南山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臣若水通曰此周家父所作以刺王之詩也太師官名氐本也均平也維持也毗輔也弔愍也空窮也師衆也言太師尹氏爲周家百官風化之本而秉國之均平即所謂統百官均四海者宜維持四方使綱舉而目張以上輔天子上下交通而民不至於迷可也今乃

不爲均平不見愍於上天而使我衆空之甚於四海困窮矣抑以下文觀之所謂弗躬弗親所謂弗問弗仕所謂式夷式已無小人治瑣瑣姻婭則無膴仕則見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委政於姻婭之小人而以未嘗事未嘗問者欺其君四者皆失相體之大者也而尹氏則無之顧乃位於太師秉國均衡則均不均衡不衡其不能維持四方毗輔天子發亂國家必矣雖然致亂者固尹氏而用尹氏者乃王心之蔽於小人而不明不斷爾故任相當必明且斷則奸邪不惑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商頌長發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臣若水通曰此商人祫祭之詩頌成湯功德之辭也中葉中世也震懼也業危也允信也天子指湯也降予天錫之也卿士伊尹也阿衡伊尹官號也詩言昔在中世之時內有中衰亦震懼而危業矣以成湯之聖敬故天降伊尹以爲之阿衡於是伊尹相湯而左右輔弼乎湯焉夫謂阿衡左右不過輔弼以得其平可謂盡相之道矣其本在於有莘之樂堯舜之道之時其體固已具矣故能以天下爲己任相湯伐夏以王天下皆自其本發之耳故人主欲爲天下得相者必有伊尹之志而後可苟非能自立其大者而付之品衆從

○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臣若水通曰鄆讙龜陰皆魯之邑所謂汶陽之田是也歸者復其舊物也不曰歸而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魯之田入於齊久矣一旦齊爲而來歸焉豈定公得孔子爲之輔相也故能深服齊人之心化強暴而爲效順爾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攝相事自左右司馬以從斥侏儒郤萊夷之兵罷享禮于野樂乎邪正夷夏之防此齊人所以心服而還所侵之疆相之得人之效也使當時不用孔子吾見魯其寖衰矣乎況能復疆十年之侵疆邪相之得人其效有如此者然而猶攝相之爾使委心任之聽以聽則魯之治豈不爲東周哉故國之有相猶屋之有棟所任重矣可不慎歟

○禮記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

臣若水通曰此言人君當親敬宰相也大臣即宰相也富貴已過者謂從爵祿之也言人君不能視之如手足腹心而親信之大臣者人君之股肱君德賴之以輔佐天下賴之以治安者也苟信任之不專則何以得行其道於天下哉是故百姓之弗寧也然所以致此由君之敬臣者不足臣之忠君者尚歉而從富貴之爾是以大臣不親則不得治事而近侍之臣得以藉窺上意以傾覆之矣然臣觀三代而下君之待臣有敬焉者而臣不必其忠宋神宗之於王安石是也臣之事君有忠

焉若而君不必其敬蕭望之於漢元帝也夫君臣相遇之難也故將大有爲之君其任大臣也必擇天下碩德王佐之才以屬之而信之必專任之必篤保之必固不爲浮言所惑不爲讒邪所間則可以坐收太平之效矣

○孟子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臣若水通曰大有爲非常之君有志於盛德大業者所不召之臣謂其君不召之所以尊禮之也若有大疑以資其決擇則願其屢造其室而請焉蓋吾以其德可尊而尊之也以其道可樂而樂之也使其無尊德樂道之誠如此則賢者必以德自尊以道自樂而不屑與之共治則君之德何由而成業何由而立哉故伊尹成湯之相也成湯之於伊尹必從之學而咸有一德然後立之爲相故伐夏救民而室家胥慶以致徯后之歸矣管仲桓公之相也桓公之於管仲必從之學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然後以之爲相故能九合諸

侯而成一匡天下之業矣夫桓公之霸猶足道也猶能學焉而臣況人君志於成湯之王道者可無學焉而臣之相哉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過衛及齊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

臣若水通曰曹僖負羈之妻一女子爾乃能識晉從者皆足以相何其明於知人也曰不徒夫人言之也楚子玉亦嘗有言晉公子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夫寬肅忠力相之體也知其用人又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當其艱關入國之初得數子焉亦足以霸矣特所惜者有介子推焉蓋超于功名之表者卒使隱而死綿上之田徒以志過亦何益於敬賢之道哉

○國語晉語叔向告韓宣子之老曰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

臣若水通曰叔向晉卿韓宣子晉之卿士老者公家臣之長也叔向聘於周而歸其老送

之故語其老猶以周公之賢而下同之耶其如此夫卿相輔天子以燮理陰陽貫亮天地者也史佚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有之相道得矣如是而輔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不亦能遠怨乎羊舌肸以是稱之可謂明於任相之術者矣

魯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

臣若水通曰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妾衣也夫爲相之道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所以佐承君德以下於民者也季文子見國人之貧不忍有衣帛之妾食粟之馬又足以爲國華矣爲君者必求如是之人而相之可也

格物通卷之六十九終

格物通卷之七十

任相中

○周赧王五十六年魏安釐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爲相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云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子順之言蔚然孔氏家法也使魏能舉國以聽焉則魏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惜乎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弗能行其言此子順之所以終去魏也子順去而魏之國事可知也矣

○漢王元年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宰天下平而已矣相臣相君以治天下亦平而已矣故周官冢宰之任在統百官均四海其亦平之已乎陳平宰肉均而言宰天下亦當如此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其得爲相之體矣雖然必平其心而後

平乎物也後之人君求相者必求平心之人
然後可

○漢高帝十二年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臣若水通曰宰相者君之所擇與公卿大夫議於公朝者也后理陰政於内不宜問及此者也呂后此問所謂牝雞之晨非邪高帝宜以夫告之以沮其臨朝之漸而慮不出此雖其所對如持權衡以上下人物豈亦逆知其前不爲預求之才之計邪

○漢惠帝二年七月癸巳以曹參爲相國參聞何遽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

臣若水通曰古之用人者人以是許之彼以是自許焉何也是非之公也高祖亦嘗與呂氏言之參可繼何矣及何死而參亦自知其必入相豈非公邪夫以何畫一之法其爲漢謀者至矣繼之者使非曹參之清淨則民之所定者何自而安邪此高祖所賴以保守後王而亦參之所自許者也世之人君立相皆得乎人心之公如此則天下豈有不服哉

○漢文帝元年八月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臣若水通曰陳平之言可謂知相體矣至於相道則恐未之知也孟軻氏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此相道也軻能言之亦軻之所有也斯其至矣惜乎陳平不足以語此安得大人者而與之論相哉

○漢光武建武七年夏五月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陛下宜脩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臣若水通曰三公相天子而論道經邦所以師表百僚者也進任不可不精術乃復以司隸校尉而督察之則非崇禮重傅之誠矣是豈勸大臣之道哉此陳元一言其畜君之過者至矣惜乎卒歸臺閣而置三公於散地豈古人賓師之義也哉

○漢安帝永初元年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

以寇賊策免宰末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政不任下雖置三公
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今人
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
賢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臣若水通曰宰相職在燮理人君必任之以
實事然後可以責其成功也漢自光武以來
事歸臺閣所謂三公者徒擁虛器於百僚之
上所謂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也則夫陰陽失
和怪異數至是可得而歸罪於相邪若仲長
統之言可以為待相之法矣

○漢冲帝永嘉元年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
后多從之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
平

臣若水通曰郎顗薦李固曰固王之佐臣若
任以時政則可垂拱光致休祥矣及永嘉初
年得太后之委遇忠以進言德以輔政宦官
之惡一切屏去天下屬望焉夫然後顗之薦
為不誣而太后其亦可謂賢矣惜乎梁冀貓
權竟為所害天之不祚漢也固如是哉

○漢靈帝光和元年詔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議
郎蔡邕對曰天於大漢屢出祆變以當譴責欲
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
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也

臣若水通曰書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
政厖夫庶官和則和氣至而災害消庶官不
和則戾氣至而災害作靈帝不知相為四體
反以台司之大臣遭小吏之雕琢如自傷其
四體而求其逆不知其矣如是而欲妖眚
之不生何可得哉吁邕之斯言豈非人君不
知畏慎者之大戒哉

○漢後主建興三年吳主權以太常顧雍為丞相
王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
施行即相與反覆究而論之如不合意雍即正
色改容默然不言郎退告王王曰顧公歡悅是
事合宜也其不言者即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

臣若水通曰吳孫權之據江表也孰不以為
骨鯁非常仁而多斷之功哉殊不知委政宰
輔推誠相與一可一否視其欣戚以為從違
已得人君用相之體矣則其成鼎峙之業也
有由然哉夫權割據一方不足道也而猶有
斯美況天子為萬國之主者可以反不如權
乎哉

晉惠帝永熙元年帝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録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聖上謙沖委政於公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竊謂山陵既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駿不平欲出咸為郡守

臣若水通曰夫相者所以相人主也必選名德之士然亦未有獨任者獨任則所相者亡幾矣晉惠庸愚使賢者輔之猶懼不免況楊駿者乎傅咸盡其忠焉而駿反見疾晉氏之亂蓋已兆於此矣夫豈俟八王造禍而後見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駿之謂也臣故書之以為失於任相者之戒

唐太宗貞觀三年二月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

臣若水通曰統百官均四海以人事君此宰相之職也聽受辭訟一獄吏之事爾豈為相之道哉唐太宗以是責房杜可謂知相體矣夫宰相之職非但用人也論道燮理固其職矣今使出則受辭訟以繁猥為忘入則與人主論道燮理焉其精誠感格復幾何哉惜乎房杜稱賢相而不知也

○貞觀三年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若水通曰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宰相掌經綸代王言以播諸天下天下之治亂係焉不可苟而從也故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而後詔令之施於天下者盡善庶幾有益乎生民有裨乎治道矣苟君為出令而相臣不敢矯其非則是阿諛順從遂非長惡焉用彼相為哉此太宗所以拳拳為房杜戒也夫房杜賢相也而亦有此咎哉

○貞觀十四年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

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成風雖文奸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

臣若水通曰任賢勿貳唐虞所以敬信大臣以致治也太宗於任之則大臣重於小臣而信之則小臣過於大臣可謂勿貳乎此魏徵之言所以深著其弊也

貞觀十九年正月太宗發京師命房玄齡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或詣留臺稱有密謀玄齡

問密謀所在曰公則是也玄齡驛送行在上聞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叱令腰斬璽書讓玄齡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

臣若水通曰太宗專以生殺付玄齡得無陵臣下作福作威之心而權將下移乎曰此不可以爲常法也方太宗自將輕身於萬里之外使不專任玄齡留守京師吾恐腹心空虛而輦轂之下變生不測矣及其腰斬密告之人則奸邪之萌絕玄齡之心安京師不復可慮矣雖然此特一時之權衡然必得忠於奉國如玄齡者然后可以當此任也如留臺之

於楊駿既施於平時又付於匪人則亦奚望哉

○唐高宗永徽元年六月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命立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風

○顯慶四年許敬宗誣奏長孫無忌謀反上以爲然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於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構扇而成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

臣若水通曰記稱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

以勸賢也經曰任賢勿貳貳者小人間之也無忌遂良悉心奉國而高宗徒賓禮之不可不謂知其賢矣既而自敬宗用而讒邪進無忌遂良乃以竄削前日高宗賓禮之意安在哉此詩人之惡讒所以必欲投彼有北也人君任相可不戒之哉

○玄宗開元元年十月姚崇爲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宇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

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若水通曰書稱任賢勿貳玄宗獨焉雖然帝之所專任者以得崇之公正君子也是以致開元之治爾使如裴延齡者委任之如此則其蠹國殃民其可極邪故人君之德莫大於擇相相擇百僚群吏以正衆正而天下治矣故曰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必如是然後爲無弊也

○開元二年姚崇宋璟相繼爲相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

臣若水通曰玄宗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宋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自天寶已還小人道長林甫進而厲階作謀之不臧前功併棄夫以一人之身而治亂前後不同者何也相之賢否爾可不懼哉

○開元二十一年三月韓休爲相甚允時望上曰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臣若水通曰韓休爲相力爭不阿帝亦知信用安社稷矣而竟不如姚宋之功何哉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蓋謨弼在相而明諧之者在君之迪德也故君志滿則忽其所弼志驕則拒其所謨外雖許可而中未必然者至於胡兒亂而身播遷徙歸諸天哉不罪相之咎也

○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張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社稷之憂上不從時上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

臣若水通曰此明皇治亂之幾也使九齡一日而不退唐猶開元也林甫一日而進唐天寶矣然九齡之進退係於林甫之用否也夫明皇以一人之身始以相之賢而致治終以相之奸而復致亂焉任相之效昭然矣君天下者可不鑒哉可不慎哉

○玄宗天寶十二載以楊國忠爲相國忠爲人彊辯而輕躁既爲相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懾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己用者皆出之

臣若水通曰林甫相則養天下之亂矣

相則促天下之亂矣書曰邦之杌隉曰由一人况二人邪亂非二人能獨成也由一人二人以至引其惡類斯亂亡必矣噫以鈞衡之君而委奸賊之相雖無幽王之妖淫祿山之驕驁其國亦不可保矣况其朋類作有不斯而至者矣乎

唐代宗大曆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爲相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大曆十二年七月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薨上痛悼之甚謂群臣曰天不欲致太平邪何奪楊綰之速

臣若水通曰楊綰之在唐惟以清儉稱耳而白麻一下而子儀黎幹崔寬皆約其情以就綰豈况名世之士得君而居相位既尊且久上下交泰其風化所被豈小也哉帝方倚以釐弊及死之日痛悼之而咎天奪綰之速不以死生易矣宋儒范祖禹謂綰爲相而天下從之况人君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此又探本之論也嗚呼堯舜禹湯之爲君皆擇任周之爲臣各克艱而黎民敏德萬世所共仰者也惟
聖明圖之

唐德宗建中二年正月初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從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爲有貞觀之風及盧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若水通曰國之治亂係於相之邪正嘗觀於祐甫相則引君當道而政聲藹然盧杞相則勸君嚴刻而中外失望此唐室所以由之

不競矣雖然杞誤國之罪誠可誅德宗與相之罪尤可憾也然則人君之於任相而可不知所以擇乎

德宗貞元三年李泌爲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若水通曰德宗以六事屬三相而不知宰

相之職其致一而已矣泌之對得任相之體
也故范祖禹曰古者惟任一相足以治出於
一後世多疑而職分君以爲權在己臣以爲
政在君治亂休戚無所任責誠哉是言也然未
盡人君擇相之道古者保傅周召之爲相其
君擇之之精所謂眞知灼見其心者也故其
任之專以久然後正大光明之業可與共成
焉我
國家六卿分理而內閣論思亦甚重矣其擇之
也必如虞廷四岳之問乎必如商周夢卜之
求乎其任之也必有一德之合交脩之誼乎

如有之帝王之治將復見矣天下幸甚
○貞元四年春二月上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
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
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
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
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眞卿於死地
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
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
臣若水通曰知人之難自古爲然況求賢於
上明求諸人情則亦何難之有說者云人情
賢於夢卜盧杞之姦誰不知之是非之在人

心也德宗則以爲不覺其姦爲是其智之一
若常人哉故其心有蠱惑失其是非之本心
爾彼姦人之肆欺千態萬狀有不可得而測
者故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使非察見夫天
理使吾心之本體不蔽於物欲之私幾何而
不被其欺乎
○唐憲宗元和三年九月丙申以戶部侍郎裴垍
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
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爲相初德宗不
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
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

心委之嘗謂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
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帝萬倍者乎垍亦
竭誠輔佐
臣若水通曰憲宗雖嘗罷垍相然寵信彌厚
故復相之垍亦竭誠輔佐觀其對爲理之要
而曰先正其心亦庶幾乎知宰相之體矣然
徒知正心而不知所以正心之學使憲宗止
於憲宗爲可惜爾嗚呼此宰相所以貴於知
學歟
○元和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
朝士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

第見客及度爲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
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若水通曰帝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盖欲開天下之門以廣天下之聰明
也德宗伺察宰相使不得私接賓客是欲自
塗其耳目而蔽其聰明也使時有周公旦一
沐三握其髮一食三吐其哺以延天下之士
惟恐其聰明之不廣矣德宗乃又反之此其
所以致敗也故裴度當大任而首以爲言即
有周公吐哺握髮之風矣憲宗從之未幾四
表降心群雄歸命度之一言誠可以自效爲任

相之驗豈可誣哉
○元和十三年八月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
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
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
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
四年安禄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
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
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
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臣若水通曰崔群以相之賢否爲德宗治亂
之判是矣臣又以人主一心之邪正爲相之
賢否世之治亂所由判也盖心得其正則正
人道合而相得其人此世之所以治也心陷
於邪則邪人同惡而不得其人此世之所以
亂也故玄宗方用姚宋之時心未失其
正爾其用宇文林甫之時心先蠹矣周
敦頤曰純心則賢才輔非此之謂乎故人君
欲任相以圖天下之治者必自純心始焉惟
聖明留念
○唐文宗開成五年正月帝崩武宗即位九月以
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言於帝曰
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

人愜所以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
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
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
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
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
不理哉
臣若水通曰人主無職擇相其職宰相無職
用賢其職是故相得其賢者其用人賢是其
君之賢也相不得其賢者其用人不賢是其
君之不賢也故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
人君之職故人君擇一相相擇百官而庶政

理則天下治矣德裕之言可謂識宰相之體然而引其君以當道者矣不然則忒心生於疑疑心生於惑小人進君子退而天下不亂者未之有也此古今人主之龜鑑也伏惟

聖明留意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終

任相下

○周世宗顯德元年夏四月庚申太師中書令燕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敍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臣若水通曰馮道之失節先儒固已交譏之矣然道之所以處之而不愧人君之所以用之而不疑者皆由世教衰而學不明是以良心斲喪天理絶滅禮義廉恥不存上下莫知其非爾然則爲人君者見如是之人宜誅之擯之以爲相臣不忠所事之戒豈勿以爲厚德雅量而相之哉

○顯德四年秋九月中書舍人竇儼上疏以爲爲政之本莫大於擇人擇人之重莫先於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遥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illegible]

自可發揮其長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若
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
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
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

臣按不通曰宰相係天下之重非得人之難
而知人之為難也使其知之真則如湯之於
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一旦用
之於畎畝板築漁釣之間何有不可若非知
之之明則[illegible]之說先以本官權知政事
待歲終察其職業之稱否以驗其賢否則罷之庶
幾為不失人也然此亦我
祖宗之所已行者惟
聖明圖之

○顯德六年帝嘗問大臣可為相者於兵部尚書
張昭昭薦李濤已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
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昭曰陛下所責者細行
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
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
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
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
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
中書濤喜詼諧不修邊幅與弟澣俱以文學著
名雖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上以是薄之

臣按不通曰張昭之薦李濤所以臣所薦者大
節也漢隱帝之世濤上疏請解先帝兵權此
真宰相器也夫既有解先帝兵權一節則忠於
漢矣而復事周其大節既忠矣在也其無逆
節於漢矣有忠節於周耶大抵五代之臣多
忘君事讎以為常事其兄弟賊良習以成風
因循而不知天理滅矣張昭李濤其亦相類
宜其以此而薦彼也世宗亦善其言而終不
取其人意者其在此乎

○宋太宗端拱元年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
正同平章事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普
舊德為之表率命普以舊相入朝帝遂留為太
保兼侍中蒙正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
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
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普開國元老蒙正以
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雅重之

臣按不通曰國家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苟
得其人雖備之可也新進亦可也苟不得其人
不必備亦可也惟其賢而已矣備知新進與
老成之人也哉故趙普蒙正之並用亦惟其
德而蒙正故有天下重名必待普以為之

甚哉史氏蓋誤之矣

○宋神宗元豐八年哲宗即位司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求直言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朝廷建相所以仁天下也苟加之於所非望之人則是亦不仁天下也必求合天下之望者而後從而與之則與之者非吾與之也天下共與之也非以天下之位與人也是以仁人與天下也光自居洛時天下以為真宰相者十五年于茲矣雖田夫野老婦人女子亦知賢之願以為相信可謂孚天下心而為天下望矣及為門下侍郎四海拭目以觀新政自是言路一開新法漸革正人見用生民復蘇天下之望竟不孤也嗚呼人君為天下求賢相而必得如光者用之庶乎為天下得人矣為天下得人者斯可謂之仁矣

○宋理宗端平三年六月詔洪咨夔召崔與之咨夔知政事不至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過于此帝嘉納之

臣若水通曰聖君賢相之治天下無他道在得人而已矣夫治非自治治之者人也亂非自亂亂之者人也故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此崔與之所以於理宗之召雖不至而必進君子小人之辨也君與之辨忠實而有才與才不高而忠實為二等然未有忠實而不才者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大學言無他技而有容漢之周勃重厚少文皆足以當大任者矣與之知理宗不足以有為至帝親七札而不起其可謂所不召之臣與

○賈誼新書曰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調天之宜正身行廣教化修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

臣若水通曰天下一人而已天子是也天子下一人而已大相是也大相得其人則天地宜國家治大相不得其人則天地失宜國家不

喪亂是故大相不可以不擇也爲人君者其
鑒於此哉
○韓愈曰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
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
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
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
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
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
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
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
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
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
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
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
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
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
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
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
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
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
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臣若水通曰爲相以用人爲務用人以好賢

爲急何者其心好之則不得不急見而用之
矣故韓愈稱周公見賢則一飯三吐其哺一
沐三握其髮其急於求賢如此此周公之所
以聖而賢才之所以盛治之所以成也歟後
之爲君者當求如是好賢之相爲相則天下
治矣
柳宗元梓人傳曰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梓人
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
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
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
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
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
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
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
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
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
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
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
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
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
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
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

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

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臣若水通曰柳宗元梓人之喻可謂得為相之體矣書曰昧昧我思之若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又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其得為相之道乎故為宮室者規矩繩墨司其用其環立於左右者司其能其怒而退者司其勸懲其畫宮于堵者司其規模而梓人獨若無所技能焉然其成也獨書其姓字者何

哉夫匠不自用其技能而衆工之技能皆其技能也故為相者不自任其聰明而天下之聰明皆其聰明也雖然為相之體宗元能言之而為相之道則宗元未必知也惟知聖學者知之宗元非其人矣然亦不以人廢言可也

宋儒程頤應詔上英宗皇帝書曰天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夫固任之道以慎擇為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

以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也
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
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從
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
治陰陽和致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
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
臣若水通曰程頤言人君之於相知明信篤
任專禮厚而責之重皆本於慎擇真知章乎
益慎擇而知信之則其禮厚責重自有不能
已者矣大臣任天下之重其能辭乎故成湯
三聘伊尹聿求元聖此伊尹所以任天下之
重也乎
○陸九淵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
蜀先主之於孔明苻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
信之篤遠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
人可乎
臣若水通曰九淵之言引而不發臣以爲上
下之道感應而已矣感應之道不可強也其
心一也其理一也夫然後能感應易曰同聲
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
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故四君之於四臣蓋相
得於感應感應蓋本於一心一理同聲氣者
也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非可以容音笑
貌爲之哉君相之道其深矣可不念乎
○真德秀曰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
己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
我是以責君而不肯以善責己也其可乎哉
故爲大臣必以群下有言爲救己之過而不以
爲形己之短以爲愛己而不以爲輕己以爲助
己而不以爲異己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臣若水通曰大學云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
諸人者未之有也故宰相能正己然後能正
君能取正直之言以善乎己然後能進正直
之言以善其君真德秀之言切當矣爲人君
者安得如是之人以爲相哉惟
聖明其留意焉幸甚
○國朝洪武十三年十月
勅四輔官王本等曰自胡惟庸不法之後特召天
下賢才而有司又多泛舉尚書范敏獨能薦卿
等以輔朕朕視卿等皆高年篤厚故九月告于
太廟議立四輔以王本杜佑龔斆爲春官杜斆
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官闕以本等攝之
是年自春徂秋災異疊見維秋之暮天氣尚暄
當諭本等沐浴致齊精勤國務以均四時本等

奉命盡誠洪玄冬有風霜寒燠以成冬令焉可不

其兆吉人乎感應之機如響斯答古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其或有乖戾則曰公輔失職蓋人事有不齊則天應之有如此者卿等尚當竭忠誠以勵厥職深幾感格天心苟在已之誠一有不至則不足以動人況於動天乎可不慎歟

臣若水通曰天道不言以四時之氣而成歲功人君無為以三公四輔而成治化夫君相法天以為治感應之機捷於影響誠不可誣也哉

皇祖擇名賢以充四輔之官其勅諭奉奉責以竭誠勤厥職以格天圖治得先王命相之旨矣夫人心與天心一也輔相之職在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以順四時所謂心學也夫道者中而已矣中者天理之本體也惟中則和輔相能立中和則心誠矣由是啟乃心以沃君心君臣一心則天地位萬物育陰陽有不理四時有不順者乎故相臣之學在於正心輔君之道在於格心伏惟

聖明留神焉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己丑

上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群臣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臣若水通曰天道之所以成歲功者四時五行宣其氣也聖人之所以宰萬邦者三公六卿張其教也職官之設莫善於周未有如秦

漢以來所謂丞相者君不明以獨任相不賢以擅權治亂不常無足怪者我

皇祖法天為治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乃痛革丞相而設六部任六卿佐一人而理天下之務立五府御四衛以統天下之兵又設都察院以察六卿之政也設通政司以通六卿之政也設大理寺以評六卿之斷也又設六科十三道以糾劾六卿之賢否得失也古之冢宰今之吏部尚書其職也古之司徒今之戶部尚書其職也然而周則掌教化今則專理財賦比其損益也古之宗伯今之禮部尚書

廿職也古之司馬今之兵部尚書其職也周
以之統六師平邦國今則掌兵權而兼之五
府則聽調而不得專焉此其犬牙相制其意
深矣古之司寇今之刑部尚書其職也今則
又有都察院大理寺燕衛充之焉古之司空
今之工部尚書其職也周之所掌者居四民
時地利今專理營造工作之務焉六部分職
各率其屬如網之有綱如絲之有紀上下相
統内外交應彼此頡頏不敢相壓脉絡相通
體統不紊庶職分理於下大權悉歸於上深
得周官六典之意而尤密焉是以百六十年

來
朝廷無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
保其位如一日是皆
聖祖貽謀之遠也
聖子神孫體
皇祖之心求得其人而已矣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
廟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少保兼華盖殿大
學士楊士奇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
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銀圖書各
一其文曰繩愆糾謬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

臣祗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
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
有闕失或群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
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然於再三言
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
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
祖宗付托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臣若水通曰相者所以佐君以道治天下者
也得其人而任之專則治不得其人與任之
不專則亂治亂之所由分可不慎乎惟我

仁祖有見於此故賜相臣以繩愆糾謬圖書托之
重而信之深無以加矣故得以殫其忠誠而
天下可理也其致雍熙之治而爲萬世法者
不有本於斯哉伏惟
皇上法而行之幸甚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顧謂大學士楊榮等
曰卿三人暨蹇夏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卿等自輔凡朕所行卿等
共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朕觀前代人主一履
尊位輙惡聞直言雖素所親信亦皆畏威順旨

諛說取容或有忠良時進一言一有不納則退
而杜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至覆
敗今朕與卿等當以此為戒君臣一體始終協
心庶幾可以共圖永久因取五人者誥詞
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
從違而或忽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群臣對曰
皇上聖德之至臣等其敢不勉

臣若水通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志同則政出
於一而天下治否則豈不君日亢而臣日諂
而陷其亂哉仰觀
仁祖委任先朝舊臣親御宸翰君臣之間交心相

與湯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何以異哉不
勞而成光前之治宜矣
聖子神孫其尚取法於斯乎

英宗皇帝天資英武益明習政務天下奏牘一一
親覽或有毫末差失即能發見凡有發下裁斷
賢等一出至公
上知其無私委任益隆凡事不肯輕易即出必召
問可否或遣中官來問務得其當然後行是以
政事無大差失法度振舉人心警懼罪皆放縱
者莫不收斂中官惟一二耆舊特加重寵其餘
雖寵眷甚厚一旦有失即置于法毫不假借

臣若水通曰孔子論為政曰敬大臣則不眩
書曰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
辟夫臣有內外性無內外其善惡一而已矣
在人主慎擇之也
英宗皇帝外知李賢之公而委任之內擇耆舊之
臣而加重之誠得古人敬大臣正侍從之道
矣蓋大臣者有經綸之道有忠貞之節有休
戚之義其力足以任重其邑足以消邪其德
足以變化譬之太陽行空而群陰盡伏也若
夫中宮之耆舊老成者其血氣定其閱歷多

其持守正其動多好使新進近昵之人皆敬
而效之以歸於正以日夕與人主燕處匡其
不及絕其非心尤為親切如冊所
近朱者之必赤也近墨者之必黑也然而皆
本於輔相之賢矣所惟
聖明留意焉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七十一終

任將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若水通曰此師卦彖辭言人君用師之道六五以柔居上為人君任將九二以陽剛居下得中為行師之主故曰貞曰丈人其餘諸爻皆陰柔為師之衆師者衆也貞者師出以正也丈人者老成之人也吉者師出必勝無敵於天下也吉得此九二剛中之將則其德老成而行師必得其正乃得吉而无咎也太師之興貴非得已不貞則為忿為貪為驕

非王者之師矣戢亂禦暴師之貞者苟非其人而師之鮮不敗也得如丈人之德之才授以閫外之寄無憂矣何也師貞足以服衆將賢足以制敵有不戰戰必勝矣吉又何咎焉

○師九二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若水通曰此爻有貞正丈人之德而為君所委任者也九二以一陽為衆陰所歸而居下卦之中而六五正應以專任之故為師中錫命之象在師中吉者言在軍旅之中則可盡古閫外專制之義也王三錫命指言

寵任之專也夫命將之道德不備則[illegible]才不[illegible]其任任不專則不能[illegible]才皆致敗之機也九二具剛中之德而上應於五其德備矣其任專矣克敵而得吉非倖也王者寵任之心正欲其靖[illegible]撫萬邦而懷之也九二可謂[illegible]心而[illegible]矣[illegible]人[illegible]任將者可不求中[illegible]之丈人而專任之哉

○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若水通曰六五以陰柔居尊位而得中為師

出以正而任丈人者也田有禽者田中有禽[illegible]衛國何門庭之寇也利者宜也執言者奉辭也言[illegible]六[illegible]受寇賊姦宄如田有此禽則宜[illegible]辭以征討之此師出有名非輕動以逞人者何咎之有長子謂九二陽剛在下為衆之主者也弟子三四也輿尸者師徒撓敗[illegible]尸而歸也夫兵凶器戰危事雖致討不得已而用之師之以長子[illegible]將將也若使弟子則必致敗一而與尸以[illegible]雖行師以正亦凶矣象又釋彖之義言長子之師師者蓋長子以剛[illegible]柔得其中行不剛不柔才德之全也若

任之弟子而輿尸者蓋以弟子陰柔不中之人使之為將非所宜也故其敗必矣夫師旅勝敗吉凶而國之存亡係焉其要在於任將之得人與否爾為人君者可不慎擇而專任之邪

○豫利建侯行師

臣若水通曰此卦言豫之道建侯行師和悅之大者也豫和樂也以順動而致也逆理則拂人心而不和矣建侯行師必得人心之和可也故豫以建侯藩屏王室惟賢惟能天下樂而從之矣豫以行師除殘去暴救民水火之中天下悅而從之矣非順動不可也蓋順動則利天下而天下和矣豈有不得天下之和而可以建侯行師邪豈有不順動而可以得天下之和邪故人君之擇將必以順動為本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臣若水通曰此爻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故發此義以示人也夫人君之德剛主威而柔主愛興師以征不服剛德之著也志於靖難而安民則亦未嘗不愛矣故曰仁義之師也高宗之於鬼方是也鬼方醜虜為商之患久矣征之至於三年之久而後克之功之難成如此故兵非聖人之得已也假使以小人用之則除暴未能先已為暴也人君其可不慎於將邪

○詩小雅出車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臣若水通曰此勞還率之詩而述其傳命令之辭也王周王也南仲大將也方朔方也彭彭眾盛貌交龍為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夫自古興將生事四夷勞費中國者皆起於貪功之心也貪心一萌則利於戰而不利於守故有妄天子之命而輕兵縱殺以毒民者矣南仲之為將也其車則彭彭其旂則央央可利於戰矣而傳命令眾惟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攘其之心惟以守備為上如驅逐犬羊然使不至中國也斯已矣曾有一毫貪功之心乎貪心既忘以全取勝而大功自成真可謂老成練達得為將之體者矣朝廷命將出師而得斯人者豈非中國生民之福哉

○小雅六月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

且閑皆伐獫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臣若水通曰此詩美尹吉甫北伐成功而見其爲文武全才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佶壯健貌閑閑習也太原地名憲法也夫征伐以車馬爲先車不善而馬不良則其成功也難矣詩言吉甫師北伐其車則如輕如軒而車善矣其馬則既佶且閑而馬良矣車善馬良不事窮追而但逐出獫狁至于太原而止蓋由吉甫有文以附衆有武以威敵而文武全才足以爲萬邦諸侯之法矣尚何功有弗成者哉嘗考諸三代而上文

武合而爲一故出則爲將而入則爲相三代而下文武岐而爲二而將相各專其門此古今之所以不同而治道之所以不能復古也伏惟
皇上欲有事於用將也必求文武兼全者而用之斯爲
國家之福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
臣若水通曰昔鄭棄其師譏鄭也何以不譏高克也譏將之者也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遂奔陳焉夫人臣擅一國之權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爲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次而莫之恤乎此春秋所以不書出奔以貶克而獨歸咎於鄭伯也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三軍敗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誅於君協志同力黜遂小人以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爲哉

○宣公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臣若水通曰此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宋遣華元以禦鄭大棘交鋒宋師敗績宋華元且見獲焉師將俱獲並書于策者何也示譏重之義也夫元帥三軍之司命大衆有邦之基本將不輕於師矣師豈輕於將乎爲人君者當審於用將必求人之貞吉然後可以遣之不可主以非人間以親信參以剛愎也必於用師必誅暴禁亂之事然後可以用之不可恣其驕兵貪兵暴兵也是故師將並錄

以示撫重之意爾爲人君者念所付之重豈
於命帥可或輕乎

禮記月令曰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臣若水通曰孟秋盛德在金金主殺故特命將帥所以順天時也其曰選士使精其能也曰厲兵使利於用也然又於選士之中簡其桀俊而練之又於簡練之內取其有功者而專任之以之征討不義詰誅暴慢則好惡明矣夫好賢惡不肖者人之同心也如是則遠方之人其有不順從乎此先王順時以命將而用武以順人如此雖然在今日雖承平無事也然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固有不可不爲之備者矣然則選任將帥必法先王之遺意而後可也

孟子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臣若水通曰此魯欲使慎子爲將伐齊取南陽故孟子謂用兵之法以教習爲務先有以教之而後用之也所謂教者必教之以孝弟教之以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比之什伍時其簡練於農隙以講武事因田獵以寓訓兵坐作進退之有數攻殺擊刺之有法使同心同德如子弟之衛父兄如手足之捍頭目民有勇而知方計萬全而不失必如是而後用之可也不以此教之而徒驅市人而赴戰無子弟父兄之固結無手足頭目之照應將不知卒卒不知兵以攻則不能取以守則不能固是殃民而使之糜爛肝腦塗地也如斯人者無不忍之心惻隱之實使在堯舜之世必見誅戮而不以容者也孟子此言雖爲魯將慎子而發實爲當時爲將暴戾而發也

左傳桓公十七年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臣若水通曰疆事疆界之事也疆吏者守疆之吏也疆場之事當謹守其一定之疆界而備不虞而已盡其所備寇至則戰於守之則

守我常逸而彼常勞是以逸待勞伐彼之上
計也何必躬告乎夫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
民干城而制其腹心此邊之所以有將也嘗
是時魯弱齊強魯不幸而與齊為鄰其戰于
奚疆事也而侵魯鄙是由在齊也昔曰惟有
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善乎桓公之告強兵
所以制勝而待敵者有道矣魯用孔子夾谷
之會而侵田以還則禦侮之道果在人也漢
趙充國守備之法益合乎此此可以為邊將
之法也已

國語魯語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 國 卷二十二 九
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
軍師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
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

臣若水通曰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為
王卿士者也元侯大國之君也師三軍之衆
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諸侯謂次國之君
也有卿有命卿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
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令帥
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贊佐也無帥無
命卿也帥賦帥國中出兵車甲士以從大國
之諸侯也征正也慝惡也夫兵師之法伐有
紀律天子之師唯公元侯之師唯卿諸侯伯
子男則帥衛賦以翊贊之是故征伐自天子
出矣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邪慝
無自生也善乎叔孫穆子之知將道矣

○晉語晉文公問元師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
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
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
使郤縠公從之

臣若水通曰元師上卿猶元帥也惇厚也夫君
必擇將將必知兵行師之大要也不然則以
卒以國而與敵矣君趙衰則知將者也若郤 卷七十三 十
縠則善將者也夫如是戰何不克人君[illegible]
可不謹乎

楚語范無宇曰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
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
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
邊境國之患也

臣若水通曰無宇楚大夫也帥循也禮謂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名號也文謂書其名位定
其業主也易易其辨服物之宜也先王
疆理宇內必制[illegible]以轄內弱末而重本謹邊
任將[illegible]然必制以[illegible]以行以禮

辨以名書以文道以言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苟非其人其爲長城萬里何賴焉

○越語范蠡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

臣若水通曰德尚禮讓勇則攻奪德不行然後用武故曰爭者事之末也卒終也始於伐人人終害之淫佚放濫也夫天道先春生而後秋殺聖人法天故先德而後刑夫悖而出者則亦悖而入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以始於人人其不卒反之乎若范蠡者始可以將兵矣使勾踐能用之何至會稽之棲乎而不然此范蠡之所以見幾而去也治天下者尚其鑒諸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二 終

任將中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齊女爲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爲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夫三綱者軍政之本也起之爲人如此三綱絕矣夫大將者可以無父子夫婦之人爲之乎雖百戰百勝有不足恃也文侯用將如此曾足以爲賢乎

○周赧王三十六年樂毅圍二邑三年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爾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爾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立樂毅爲齊王

毅信忠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詐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約降燕燕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為齊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為安平君

臣若水通曰將以忠義為先燕昭樂毅齊用田單皆可謂之得人矣智勇仁信皆忠義之心所發也然卒於敗亡之齊得以忠義自守而全蓋毅在强盛之燕故善始而難終此燕齊勝負存亡之勢所以分也則人君之於將其可以間諜動哉

○秦王政三年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

臣若水通曰李牧之為趙邊將也可謂識大智於至愚大勇於至怯者可為萬全之計史稱其為趙北邊之良將然求之天下豈多得哉雖然亦其君信任之專致然也天之生材何世無之特以時君不能用之爾古之命將者君跪而推轂曰自閫以內寡人主之自閫以外將軍自主之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後世遣將者能如是乎生殺與奪將能自專制之乎市租之入果能聽其餉勞之用乎至於朝出為將而夕有議其後者矣況受廟堂之成算呼吸之間而事機往矣是故雖有頗牧不能用也

漢文帝十四年上輦過郎署問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髀曰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於將必循古命將之禮然後軍法行軍法行則無不勝矣文帝徒慕頗牧之名而不求任之之術乃罰及於有功之魏尚其能用頗牧乎然聞馮唐之言卽悟而赦尚者此其所以爲漢之上也歟

文帝後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劉禮爲將軍次霸上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爲中尉

臣若水通曰亞夫能守軍法確乎不可拔宜乎文帝之稱善矣或曰然必貌其中使三軍之士知尊君親上可也曰夫亞夫與三軍之士所守者天子法也禀乎而不可奪其爲尊君親上孰大焉胡宏云亞夫不學不知道蓋

謂其少憯悽溫潤之氣也邪後日怏怏非少主臣之疑而亡身之禍蓋兆兆之矣景帝不終馭將之道其少恩哉

○漢武帝元光六年匈奴入上谷遣將軍衞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衞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皆爲胡所敗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過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臣若水通曰甚矣史之好以成敗論人也元

卷七十 六

光擊邊四將當以李廣爲首而青次之廣名名將百數戰是以所向無功故夫成敗者數也安可遽以此論人而以青之有功爲武帝知人之明哉

○漢元帝竟寧元年三月甘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臣若水通曰御將之道當求可通行無弊之法而不爲不可繼之事也春秋譏遂事甘陳之事功過當相準者藉成功僅足以贖矯制之罪此所謂通行之道也劉向以方李廣利奉命之師以費多寡而論優劣是以利害而

卷七十 七

論義理非其倫矣夫以義而論事則人爭競於義所謂懷仁義以事其君也以利而論事則人爭競於利所謂懷利以事其君也利害相尋其有極乎此所謂不可繼之道矣匡衡之論爲近之矣後之馭將者其毋以功利求之哉

○漢帝玄更始二年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

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光
武方聞鄧禹之言即任寇恂而無疑者何邪
不已易乎孔子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
舍諸光武審在於擇禹之曰故信禹之所信
爾用將之效擬於高祖宜哉
○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十一月使騎都尉張堪領
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
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臣若水通曰邊將以備守為上而戰勝次之
堪之禦匈奴猶李牧充國也始而擊之安郡

界而已而其中也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
種為自守之計爾雖無斬獲之功而以務全
取勝矣卒之八年之久邊庭安然豈非老成
持重自足以却敵之深意誠得古人而布之
邊外若天下者豈復有北顧之憂乎
○漢明帝永平十八年司馬耿恭為戊校尉車師
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
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
生故皆無二心單于知恭已困遣使招恭恭誘
其使登城殺之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臣若水通曰恭之為將神箭以懼虜拜井而

得泉飲下以為神也及觀夫推誠而得士死
之心固守而拒單于之圍則平日之恩信洽
人已深而忠貞之節又瀕死而弗易所以增
漢之威而破敵人之膽者豈無所自邪謹書
之以為邊將者之法
○漢和帝永元四年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
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
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爾前
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家家為訓立
祠
臣若水通曰禽獸異類能豕噬人者也猶有

使之馴者恩育之爾夷狄亦人類也孰謂驁
桀之性終莫得而柔化之邪觀鄧訓之沒而
羌胡之感可知矣雖然家為立祠訓之威德
生殺素服人心雖亡猶存也噫安得將如訓
者數十人以守四夷哉
○晉武帝泰始八年羊祜歸自江陵務脩德信以
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出軍
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
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
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
臣若水通曰羊祜之鎮南夏也垂大信於南

服傾吳人於江滔賢如陸抗猶有不戰而服
之語則其平吳之功不在於鮮華決勝之日
而已預卜於償絹歸歎之先矣及其成功弗
若幅巾閭巷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哉

晉愍帝建興元年祖逖居京口糾合驍健琅邪
王睿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將部曲渡
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
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
人而復進

元帝大興三年秋七月詔加祖逖征西將軍逖
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
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

臣若水通曰逖之慷慨忠義見於渡江擊楫
之日然銳氣頗凌邁矣及鎮雍丘勇智恩信
結於士卒雖古名將何以加焉能激士之心已
寒雍夏之氣舒矣雖石勒勞畧猶知畏逖況
其他乎使天假以年則中原之地二帝之讎
可一洗而復之矣卒之快快發病而死豈非
才有餘而量不足哉

○晉成帝咸和九年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在軍
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
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

臣若水通曰明則有智毅則有勇斷察則有
謀三者皆將道也侃以國之良臣鎮西南重
地其威信服人數千里道不拾遺巍然國家
之干城矣江左之安非賴此邪

○晉哀帝興寧三年燕太宰恪爲將不事威嚴專
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令使人人得
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
至莫能近者故未嘗負敗

臣若水通曰爲將者在得士卒之心而已武
王三千同心同德德以孚之信以結之而士
心得矣郤縠說禮樂敦詩書卒能勝楚於城
濮祭遵雅歌投壺從容軍旅亦能勳漢於中
興恪不事威嚴然警備嚴密敵莫能近此其
不徒寬者矣

○隋文帝仁壽二年皇太子問於賀若弼曰韓擒虎
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
非謀將韓擒虎鬬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
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
弼意自許也

臣若水通曰太子煬帝廣也太子之問將非
所問矣而弼之對非所對矣蓋爲將之道才
德兼備然後可稱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之稱爲丈人者此將之道也曰猛曰闕曰驕
將於人可也以之而將人則敗矣夫豈得謂
之將乎介胄之士能稱者寡矣間有之亦偏
裨之材爾人君之用將何所取哉不得已取
諸公卿之賢者可也昔太公爲相嘗爲司馬
周公冢宰亦主東征文武一也將相豈有二
乎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十二月岑文本上疏以爲
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
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
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

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
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
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
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
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
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
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
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
矣上乃釋之
臣若水通曰侯君集討高昌之功足以掩過

太宗因岑文本之言釋之乃八議之法而我
國家之於武臣功罪亦許相準至於文本使貪
要之不可以爲訓也夫世之以貪而窮黷以
貪而妄殺以貪而敗衄以貪而失紀律者多
矣豈聖人任將之道哉
○貞觀十五年十二月以李世勣爲兵部尚書世
勣在并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
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
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
壯哉
臣若水通曰兵法貴嚴故威克厥愛允濟世

勣在并令行禁止威嚴所致也民夷懷服而
國家無邊顧之憂太宗稱之爲長城矣然而
不學無術徼臨大節不可奪之義反以許武
同比爲武氏之羽翼絕唐紀所謂長城固如
是乎
○唐高宗儀鳳三年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
言御吐蕃之策以爲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
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
騎射爲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
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
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

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
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
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
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
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
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
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其實蓋由
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
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
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
臣若水通曰選將以智略爲本智略者所以

求必勝之道也行師以賞罰爲先賞罰者所
以勸必死之士也若選將而以將門是未嘗
選將也賞罰而無實是未嘗賞罰也豈任
將之道哉宋城魏元忠之言豈可謂諸生不
識時務之言哉欲知行師者宜考焉
唐高宗永淳元年突厥餘黨入寇并州薛仁貴
將兵擊之虜問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
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紿我仁貴免冑
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
因奮擊大破之
臣若水通曰仁貴驍勇冠軍發三矢而定天

山拔寨二千而降四十城其威信服於外夷也
久矣所以鋒鏑未交而聲名自足以奪敵人
之氣向使流死象州則何以致虜之畏遁而
甚爲禍於國家者可勝道哉然則名將者天
下之所爲心而安危之攸係也爲人君者愼
無輕黜之焉
唐玄宗開元元年六月幽州大都督薛訥鎭幽
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
敢犯
臣若水通曰邊將之道以鎭靜爲上喜功好
大將斯爲下矣訥性沉勇綽有父風當大灤

河覆沒白衣從軍好大喜功之意消矣所以
幽州鎭靜之久內以撫民外以却敵開元之
盛邊釁不生未必非訥之功也爲邊將者宜
取法於是焉
玄宗天寶四載二月以王忠嗣爲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鎭方面專以持重安邊
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
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邊人以爲自張仁
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臣若水通曰忠嗣[illegible]訓練[illegible]將之上策
疲中國力以邀功[illegible]之大患也

可以爲萬世守邊者之勸戒矣夫以思明倚
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以空虜資翁
山之亂有萌可謂深謀矣而復能韜弢弓於
不用以鎮靜安邊世號名將宜也然亦不免
於讒其亦工於謀國而拙於謀己者邪豈天
不欲禍唐使玄宗擅千城而生厲階也哉
○唐肅宗乾元元年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
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
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
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
六十萬潰於相州

臣若水通曰范祖禹云夙沙衛殿齊師殖綽
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使
閹人殿之猶以爲辱況天子之師而使宦者
爲之主帥乎臣謂大將得其人則有師中丈
人之吉而無弟子輿尸之凶矣故傳曰將非
其人則敗雖得其人而以親信剛愎者參焉
則敗其肅宗之謂乎夫以李郭元勳難相統
屬爲肅宗計者命二人率各偏裨分道并進
蹄角同功腹背交敵則慶緒當束手就擒矣
奈何謬以宦者主之卒使李郭不世出之將
六十萬之衆牽制于朝恩心德離渙潰于相
州非肅宗大誤其師乎噫可以爲戒矣
○唐代宗永泰元年十月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
子儀欲挺身往說回紇遂與數騎開門而出回
紇大驚子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皆下
馬羅拜曰我曹豈敢與令公戰乎
臣若水通曰兵貴乎先聲將貴乎重望蓋以
其平素所養自足以先服乎敵心是以能卻
敵也當夫二虜內侵涇陽累卵子儀單騎至
壘免冑一示而敵人逡巡莫敢爭鋒是豈一
朝一夕之能將所辦哉宜乎功塞天地而哀
榮終始垂之萬世爲將相之師表也

○唐德宗貞元八年八月陸贄上言以邊儲不贍
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其略曰所謂措置失當
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
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
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
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赴
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不敵工
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
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
部分離析故也
臣若水通曰古之命將者跪而推轂曰閫以

內欲人制之則以外將軍制之故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此所以戰無不克而功無不成
也德宗之世每有寇至方從中覆其有專制
之權乎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
其有由將之專乎命將之權不修則軍法之
令不行其不敗而有成功者鮮矣噫斯弊也
自唐以來非一日矣陸贄此疏真可以為後
世命將者之戒矣豈獨可用於德宗之世而
已哉

德宗興元元年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
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

以　卷七十三　八

細審條疏以聞贄以為人君選將委任責成故
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
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
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
之賞則將帥感悅贄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
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
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
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
與臨事有異又曰君上之權特與臣下不同惟不自
用乃能用人

臣若水通曰古之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是以能成功傳曰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
專之可也德宗多疑贄之言反復辯論而歸
要於自用之一言深切而著明矣范祖禹曰
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
人君常欲權在於已或不欲歸功於人將在
外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
也益之矣贄之言既入曾未論用而諸將奏
凱京師克復贄之言於是驗矣蓋李晟渾瑊
仲山甫之流也贄之內相其張仲孝友也哉

○唐宣宗大中五年春正月上頗知党項之反由
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

卷七十三　十九

憤怨故反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綏節度
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
面加戒勵党項由是遂安福石之孫也

臣若水通曰邊境之不寧以將帥之貪暴也
將帥之貪暴由於武夫之不學也故人君為
邊境長遠之慮者當以儒臣之賢有文武兼
備者為之則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貪暴遠而
邊境靖矣宣宗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
而党項遂安是其驗也我

國家選用儒臣以為各邊總制正用此道矣然
以一時人材之盛能無文武兼備者乎仰惟

聖明留意焉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十二月秦檜殺故少保樞
密副使武昌公岳飛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
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
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
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
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
平矣
臣若水通曰岳飛者所謂才德兼全文武具
備者也故一鼓而破楊幺使遂長驅而北則
中原可復矣而秦檜殺之遺千載無窮之恨

也飛之被殺因飛之不幸乃亦宋室之不幸
也檜之殺飛因檜之罪亦高宗之罪也使高
宗剛明獨斷察檜之奸而必去之知飛之忠
而專任之則故物可計日而克復也不幸而
至於斯非天乎或曰古之制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飛初爲將必有命辭也爲飛者知奸
臣之誤國而必將害己引命將之制抒衷悃
情而不受召必長驅收復中原然後歸而請
罪則宋之祚未必絕也宗廟未必不血食也
胡虜未必亂中國而遺千載所無之禍也臣
謂此亦一說矣然飛事親孝故事君忠豈忽
爲己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三

任將下

○班固白虎通曰大夫將兵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

臣若水通曰將權惟其重而已將將惟其賢而已蓋必將大夫所以尚賢也不御盛威所以重其權也權重故士卒一心是故聞將命不聞君命所以一其心也心一則無敵於天下矣武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其斯之謂乎雖然使之一心於

將者乃所以一心於君也後之人君必求一心之將以專任之而勿疑哉

○陸贄告德宗曰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患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制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之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決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意衰

臣若水通曰古之將將之道始焉擇之精既焉任之專夫選惟精則我之志不疑任惟專則彼之權不撓不然則上失其所以待將之道下無以盡其為將之才而衛內捍外之功

不可幾矣唐之中葉回紇吐蕃出沒無常有一子儀幸而成功猶未能以盡用也況其他乎若德宗猜疑之心固非任將之道也矧有權臣如延齡在內而大將能立功矣乎其能免乎是故咫尺長安而不得見李懷光始有殞功而叛者矣嗚呼此固陸贄拳拳之意也

○宋儒程頤上河東帥書云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

臣若水通曰後世學絕士無文武全才然必有豪傑之士出乎其間也人君苟得將之儒者而用之則招徠撫養有道皆自其學問心

得古來也故升陑之師必在一德之賢矣舍儒將則不可程順之言豈非真見哉

○范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臣若水通曰將之無成功者必將非其人也將得其人矣而又無成功者相之不賢也內外之不一也故有吉甫于外必有張仲于內然後可成中興之功內外一德一心而功不成者未之有也[illegible]亦本於宣王之心之賢爾惟君之賢而後[illegible]將相能輯相和而後能用將不然則秦檜在內雖有岳飛之賢將非但不能用爾殺身取國之禍至矣可不戒哉

○楊時上欽宗皇帝疏其略曰臣嘗論姚古逗遛當以軍法從事久未蒙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雖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前則諸將逗遛古實為之也奈何惜姚古不誅於視要害之地而不救乎

臣若水通曰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時之論姚古是矣姚古知逗遛在軍法所必誅所以然者忍爾欽宗知姚古之不誅則人不效死是無太原重地也所以不行誅者亦忍爾自古之興亡多矣而未有如宋之慘者忍爾如人之患毒疽與命關者也潰之則痛而可生不潰之則忍而必死宋之以禮義而興宜多歷年然南渡則立國已弱當盛之時北遷關中則猶可延祚而不能者忍爾夷狄漸處中國而不去及其盛而各援又不能決戰乃南遷而都杭又忍而不決戰主和議岳飛諸賢且受禍焉是又不忍又遷閩遷廣隱忍以死其禍毒矣如疽之大潰而不可救以死自古亡天下未有如是之慘者也噫可以為萬世戒矣

○楊時擇將劄子有云宜令兩制而上各舉所知堪為將帥者有智勇足以敵愾待[illegible]久沈下僚未為世用者令監司郡守皆得以名聞或自召材武不為人知者亦使得自陳詢事考言有可採者不次用之則鼓刀販繒之傑必有為時而出者矣常求之不可謂天下之廣咸無其人今[illegible]

此尤宜留意也
臣若水通曰知人惟難而知將材者爲尤難
夫以趙括讀父書而人莫能難之及將兵而
致敗則將材可以易知乎揚時請令而制而
上各以沉於下僚者上固是欲嘗試之事也
又令自負材武而人不知者得自陳是欲自
審於己也二者無遺策矣雖然薦廣任官總
言九德至於徂征有苗乃勸僉之禹也將才
之選豈在他求哉
○眞德秀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
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

有不可敗之將
臣若水通曰將也者三軍之司命也兵非可
必勝者也全兵固守以活三軍之命者將之
能也故兵以十全爲上知其可戰不可戰而
已此理勢之可必者也人君之於將果得如
是之人而用之則萬全常勝之勢可保矣
○國朝乙巳春
太祖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
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能任將非其人則
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
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觀

上厚恩得付左右每觀所算務調未必皆然及
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上將
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乃謂之曰兵
者詭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常親矢石
觀戰陳之事開闔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
常勢要在通其變爾亦何暇論古法耶
臣若水通曰後世之談兵者不過坐作進退
之節擊刺攻守之宜此其迹也臣恐探本之
論不如是也何者克敵在兵制兵在將而任
將則在君也是故明君慎擇其將而已矣將
而賢也則呼吸之間變態百出如疾風之飄

忽如迅雷之過耳用正用奇如鬼神之莫測
安用夫六韜三畧之舊哉韜畧者無乃講於
平時以開發吾之聰明者爾聰明在我則視
聽隨觸而用豈可定哉
聖祖論劉基之言可謂不泥於迹而獨能用其神
者矣
○乙巳八月
太祖皇帝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
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將佐
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

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
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
閒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
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掠而已友諒敗
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彊力數侵
吳之疆場斬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
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
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毁
廬舍聞張士誠毋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毁其墓
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
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

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
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

臣若水通曰孟子之於梁襄王既告以定于
一又告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觀
皇祖命將出師以妄殺爲戒其古之聰明睿智神
武而不殺者乎其平一天下宜矣
聖諭曰克敵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以廣恩爲務
群雄劫寇戡定禍亂非所謂克敵乎曰毋發
丘壠毋毀廬舍務在輯睦非所謂樹德乎克
敵者義也樹德者仁也以仁義之師爲弔伐
之衆此所以不嗜殺而除民虐應天命而一
天下也歟

○吳元年十月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
春爲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入大河
北取中原諭達曰闡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
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
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
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
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
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
敢犯吾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
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

臣若水通曰此我
聖祖諭徐達常遇春北征中原之言其要在於識
虛實任道在於壯威勢而已進退之機變通
之宜所以運用乎此者爾此誠萬世將帥決
勝萬全之術也後之爲將者不可不取法於
斯焉

○洪武三年六月以大都督府都督僉事張溫爲
陝西行都督府僉事溫先從大將軍攻蘭州有
功及是入謝
太祖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行
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隳故仁者

不矜其功而智者能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
敵者之仁智雖有勇士百萬不足恃也古有仁
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遂變坐而制勝以樹勳
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
古不朽其悍驕恣橫之人雖能成功至於敗亡
以其勇有餘而仁智不足也古語云富不忘貧
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能守此爲
戒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臣若水通曰書云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大功
名之際難於保終也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鮮
有不敗矣是故仁智也者保其終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之諭張溫而及於此慰諭將帥保功
名之藥石也後之爲人臣者固當自保其終
而爲人君者亦當保臣之終焉
洪武六年
上以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齎敕諭之曰朕
聞人君子不以勤怠異其始終不以窮達易其
節雖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功業已成而殘孽
猶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轉粟非任其咎
朕焉爾喜之今駐師大原皆有房室妻
雖在外實同家居一也肥馬輕裘縱意馳騁不
知下人饑寒之苦二也燕樂玩愒因循苟且不
能謀將三也軍士連年暴露疲敝兼銳朝夕不
息恐因決勝術又失策卒無成功四也昔田單
攻狄久之不下聞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
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身先於士所以獲
生而取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
娛黃金橫帶馳騁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
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
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
懋其功以副朕懷
臣若水通曰冊書之戒敬勝怠者吉怠勝敬
者滅夫敬者天理之公怠者人欲之私公
私係於一念之微而性能敬則有憂勤惕厲
之心而無怠惰荒寧之氣功以之崇業以之
廣何所爲而不成也
皇祖與大將軍諸臣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殘胡
尚未盡討深以爲山九仞而功虧一簣也所
以然者敬於始而怠於終爾
皇祖直以四失起病之藥石也所以作其敬儆其
怠御將之道至矣詩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我
皇祖以之
洪武十七年二月庚戌

上與翰林院侍講學士李翀等論武事翀曰兵以
重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
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
專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
用吐突承璀爲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
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翀曰惟
陛下聖明深知此失
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
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
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

君任之何如爾
臣若水通曰御將之道有二曰專任曰篤信
而已爲將之道有四曰識曰謀曰仁曰勇而
已爲將之道在乎臣而御將之道在乎君此
聖祖之見萬世不易之論也若非有善御之君則
雖有識謀仁勇之將車載斗量不能用也仰
惟
聖明銳意文德不忘武備必脩古遣將之法專閫
外之制則可謂任之專矣遠讒間之口安展
布之心則可謂信之篤矣能斯二者則穰苴
樂羊豈無復見於今乎

○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丙申宋國公馮勝涼國
公藍玉等遣使入奏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
未附者
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勿輕舉爾
勝及左副將軍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
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有釁而
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臣若水通曰兵者所以行征伐也征也者所
以討人之不正也此伐
聖祖所謂待其有釁而後取之者也無釁而動是
謂窮兵不但戕民之生抑以害民之財先王

耀德不觀兵蓋以此爾我
聖祖養銳待動之策誠得聖人用兵之道矣兵不
濫用則食之者寡而君民之財足矣人君苟
不體認於一念之間防乎欲以存乎理其不
玩兵而害財者幾希矣
○洪武三十年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爲總兵官
武定侯郭英爲副征陝西及甘肅選精銳步騎
巡西北邊以備胡寇
上諭之曰帝王之治天下務安民也今海內無虞
民固安矣然邊境之備不可廢弛爾其竭力以
副朕心凡有寇盜即殄滅之俾邊民樂業則朕

汝嘉

臣若水通曰邦賴民以守民賴兵以衛兵雖所以安民亦或至於害民也我
皇祖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以義用兵以仁存心及
命將備邊乃拳拳以弭盜安民爲誡此邦本之所以固而天命之所以永也若秦皇黷武以至危亡漢武窮兵不免虛耗亦獨何哉

本朝凡軍器與設軍器局軍裝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掌修時常整點若有缺少隨即行下本局計料委官監督定立工程如法造完進納
內府遇有闕支奏聞支給其外藩府州縣另行成造具奏行下依式造完支撥若各處有司成造之數起解到部辨驗堪中送庫交收有不堪者坐監造者以罪其各邊軍器弓有二等曰二意角弓曰交趾弓鎗有二等曰魚肚鎗曰麻葉鎗刀之制有馬軍腰刀步軍腰刀將軍刀凡三等又有馬軍叉黑漆銃子箭紅油團牌等器械若夫甲冑則有水磨頭盔水磨鎖子護項頭盔紅漆齊腰甲水磨齊腰剛甲水磨柳葉剛甲水銀摩挲長身甲併鎗馬赤甲之類

臣若水通曰此因明軍器之制也夫征伐以將卒爲先將卒以器械爲命一有不備備而不美雖有良將勇兵亦無如之何矣是故我
朝於軍器極加意焉然歲久而事弊害器械不備備而不美者多矣何以壯士氣哉書曰詰爾戎兵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在今日所宜戒飭焉者也

格物通卷之七十四終

六官

書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訓迪百官之言也冢宰者百官之長也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故謂之冢宰以其所主用人任職以平治天下故云統百官均四海何謂統百官與職用各因其才總爲以歸于一也何謂均四海與宜使各得其所調劑以得其平也

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迪百官之言也敷布也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之事布五典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又馴擾兆民使之各遂安養也先王之世教養出於一司徒實兼教養之事後世遂以司徒爲尊官而錢穀之官教養遂分而爲二非復先王之舊矣

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迪百官之言也宗者以爲祭祀所宗而得名伯言其爲禮官之長也春官卿主國禮儀之事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如何爲天神如祭天享帝及日月星辰寒暑四時水旱皆是如何爲地祇如祭地于方丘及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類皆是如何謂人鬼如宗廟祖考及古昔帝王先聖先師忠臣烈士之類皆是

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迪百官之言也掌主也六師天子之六軍也兵之用所以正人之不正乃政之大者馬乃軍政之急務故以馬名官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之政統御六鄉之六軍平治諸侯邦國之不庭者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得其平也

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迪百官之言也謂之禁者刑一人而千萬人懼所以禁之於未然也詰者推鞫窮治之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窮治姦慝以求其情誅刑暴亂之人使各當其罪也

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臣若水通曰此亦成王訓迪百官之言也謂之司空者主國空土之事也冬官卿主國之土地以居士農工商之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也

○禮記曲禮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

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
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臣若水通曰此即周官之綱而周官即其目
也蓋明王奉若天道謂天下不可以一人理
于是而建乎天官大宰者天官之宰大宗者
主六宗之事大史主天文之事大祝主祭祀
祈禱大士治士者大卜主三兆三易者六大
者即天官之屬也先之者以其所掌重於他
職也五官者與天官列而爲六也五衆者五
官屬吏之群衆也我
國家稽古定制建官立法一本於此故今之六

部即比之謂也而部之有司司之有郎中有
員外郎有主事多寡崇卑酌損益則又有
所謂皆百王而成之者矣雖然明王之政不
惟其官惟其人蓋得人則庶政惟和爲國咸
寧非其人適爲國家之蠧焉爾是不可以不
謹也程顥有言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
以行周官之法度則本原之地實有在於
聖明者矣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
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
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

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
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
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
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
達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
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
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
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
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臣若水通曰大事從其長者如庖人內外饔
共王之食也小事專達者如宮人掌舍各爲
一官也官府之六職即大宰之六典也治職
以節財用者分辨財用會計也教職以懷賓
客者賓興賢能也以事鬼神者掌天神人鬼
地祇之祀也以聚百物者掌九穀六畜也以
除盜賊者比追胥施刑賞也以生百物者居
四民時地利也夫六官各六十屬爲三百六
十者所以象周天之度也王者奉若天道以
立六官所以法之於天也是故大小相維巨
細畢舉而邦治著矣人君之立官宜奉天地

而不逮勿或過焉勿或不及焉則天道運於
上地道位於下人極立於中而三才一矣

天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
以佐王均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天官之職也王者有天
下之號建立也辨別也辨方者別東西南北
之方也正位者正祖社朝市之位也體國者
分營其國中以爲宮城門涂如人之有四體
也經野者井治于野外以爲丘甸溝洫如織
之有經緯也官如冢宰司徒之類職如掌治

掌教之類爲民極者言王先豎此六官之事
以爲民之標準也冢大也宰治也其屬則天
官之屬邦治總六官之職佐助也均平也乃
立天官冢宰使助其屬以佐天子而均平天
下先曰爲民極者何也凡設官分職以爲民
也況冢宰六卿之長生民休戚所關朝廷政
本所係得其人則興導其主而善政日加於
下如周召是也匪其人則蠱惑其主而虐政
日加於下如唐之林甫盧杞是也觀此則人
君爲天下擇相可不慎歟

地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
以佐王安擾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地官之職也掌教者故
謂之地官徒者衆也安擾爲教之道也立地
官掌教者將以盡民之性必教典廣禮使之
順其常是之謂安仁漸義磨使自得于性是
之謂擾故書曰司徒掌邦敎敷五典擾兆民
孟子曰舜命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前後若出
一揆此帝王所以同道歟

春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

以佐王和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春官之職也春官者象
春所立之官宗伯者以祭祀之宗主而名也
不言司者神鬼非人所司也邦禮國家之典
禮也其經有五其別三十有六以和邦國者
即孔子所謂禮之用和爲貴是也禮達而分
定禮行而俗淳九族以之而惇叙萬邦以之
而協和皆本於此宋儒司馬光曰禮之爲用
大矣信哉

夏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

佐王平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夏官之職也司馬爲國典兵者也官以馬名兵之所資莫急於馬也國之大事在戎故獨謂之政政者用兵征伐以正彼之不正也其曰平邦國者王者之師無他在於禁暴止亂而已使强不得以凌弱衆不得以侵寡而人皆得其平書曰有罪無罪惟我在曷敢有越厥志此之謂也其視後世窮兵黷武甚至以中官典兵而辱天朝者何哉

秋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秋官之職也秋官御以寇名者何也天下之亂未有不始于群行攻劫者而刑以懲寇爲急故曰司寇防奸之謂禁懲惡之謂刑賚綱成周之盛宜無事于刑矣而周禮於司寇一官獨拳拳焉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刑者輔治之具豈可無哉故制爲律令禁之於未然所謂禁也加於有罪刑之於已然所謂刑也嗚呼聖人仁之至義之盡於斯見矣

冬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土以佐王安擾邦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冬官之職也司空者掌土之官舜命伯禹作司空任平水土之責則知掌邦土乃司空之職也凡所以興地利奠民居制封域別丘甸治溝洫設壇壝築城郭令力役作器物皆其職也至秦焚書簡編斷爛而漢得於煨燼之餘遂謂冬官亡矣而以考工記補之蓋不知工作特司空之一事爾幸而先儒互相參究而冬官不亡所以因其富庶而行其教則其佐王以安擾邦國可見矣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校正主馬之官屬於戎御以訓諸御使知義也）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右者御戎之右也司士亦車右之官屬於戎右）

以[illegible]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

候奄[illegible]鐸遏寇為

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illegible]程鄭為乘馬御六騶

屬焉使訓群騶知禮[illegible]凡

六官之長皆民譽也[illegible]舉不失職官不

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

所以復霸也

臣若水通曰施舍者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

者已止逋責之事也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illegible]

民振起困滯也匡乏困救災患謂匡其乏困

恤其患難也禁淫慝薄賦斂謂禁止淫邪[illegible]

其租稅也宥罪戾節器用謂宥罪從寬節用從省

省也時用民欲無犯者使民以時不縱欲以

奪之也魏相士魴魏頡趙武四人祖父皆有

勞於國故使為卿即冢宰之職也荀家荀會

欒書之子黶韓厥之子無忌四人為公族大

夫訓子弟即司徒土教之職也士渥濁為大

傅脩士會執秩之法即秩宗禮官也以右行

名辛者能以數宣物定功故為司空也知弁

糾能御以和正使為戎御知荀賓有力而不

[illegible]以[illegible]為中軍尉[illegible]

以[illegible]為乘馬御而司馬六騶皆其佐御[illegible]

官無司寇也夫周制大國三卿晉以成公三

年作六軍故有六卿六卿各有六官之長晉悼

公即位之始而如此君子是以知其克復霸

業也人君之有天下者能因其迹而次第舉

之亦上治為師之意也

襄公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

尹蒍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

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

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

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

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

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

行也

臣若水通曰午公子午即子庚也令尹官名

楚上卿執政者也子馮孫叔敖從子以下皆

亦官名箴尹連尹宮廄尹俱楚所立官也夫

楚一國也而公子午以下九子率為九子之

官必皆可用楚康能為官擇人由此以至此

楚之所以強也孔子以衛靈公之能用人而

曰夫如是奚其喪豈不信哉

○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臣若水通曰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也玄鳥燕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曰司分伯趙即伯勞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故曰司至青鳥即鶬鴳以立春鳴立夏止故謂之司啓丹鳥即鷩雉以立秋來立冬去謂之司閉是分至啓閉皆歷正之屬官也以上乃天官也祝鳩即鵓鴣鵓鴣性孝使爲司徒以教民鳩即王鴡鷙而有別使爲司馬以主法鳲鳩平均爲司空以平水土爽鳩即鷹猛鷙故爲司寇以主盜賊鶻鳩即鶻鵃故爲司事以主禮務即宗伯也五鳩即上五者并天官爲六也鳩聚也民以聚爲貴工正取義於五雉蓋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也九農取義於九扈扈者正也正其民使不淫放工正九農二者即司空司徒之屬也然則六官之名已見於少皞之世至周則備矣

○漢宣帝地節四年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

臣若水通曰堯舜之治豈有他哉黜陟幽明而已矣太守之於大司農崇卑縣絕也朱邑有治行之最即超遷之則凡有才德者孰不奮庸熙帝之載哉若夫限於資格則賢能與庸衆等爾此宣帝綜核名實所以成中興之治也歟爲人君盡取法焉

○晉武帝泰始十三年以山濤爲吏部尚書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爲者啓擬數人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且甄拔人物各爲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

臣若水通曰山濤晉之名吏部也常法吏部銓官專以資格則賢愚混滯而人主不得知天下之賢而急親之也山濤必擇其才與資序當爲者而參酌之以入啓此則不外乎資格而不泥於資格者也爲人君者命吏部以資望參酌上聞即以列之內殿屏風朝夕觀曰又詢察而有得焉則書所詣其知三行宅

心灼見三有俊心六官之事此得其賢而天
下治矣

晉惠帝元康九年八月三公尚書劉頌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事同議異獄犴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

臣若水通曰此刑官之職也唐虞之時明刑弼教呂刑之訓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當禮刑相出入交濟者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劉頌上言治道其亦當時刑罰不清之故歟然而習俗已成無皐陶以明刑無伯夷以降典已無糾懲之本安能奪衆以歸于正哉然則晉事可知已矣

北魏大司馬安定王休兆軍士爲盜者三人以徇于軍將斬之孝文帝行營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爲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臣若水通曰此軍政也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軍士之盜宜以軍法從事賞罰明信而軍威振矣魏孝文乃欲赦之以示威信乎司馬光曰赦罪人以撓有司法尤非人君之體也魏孝文知仁而無義苟同功矣而無敗者豈非幸乎

齊主寶卷永元元年十二月魏主恪以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臣若水通曰此吏政也唐虞之時三德而爲大夫六德而爲諸侯有司之治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則官位豈可以不重惜邪然不得其人則憂得其人則喜可也若授之既以爲得人矣而乃徘徊不容豈淬相繼之之誠哉祚於是乎失相體矣

○梁武帝天監六年十月以侍中徐勉爲吏部尚書勉力過人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

不任筆又綜理百官以為遵譜門人孫侯太
客虞岳梁詹事五官勉正色司令久止六品風
力不可及公事人咸服其無私
臣若水通曰冢宰之任不在多能一公足矣
又何必精力應對為哉惟公也故好惡以正
而邪正自明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苟徇私情
則不賢者進而賢者退天下豈有不亂哉徐
勉持正於梁武之朝而却虞暠之請其與宋
朝隱之裁抑倖臣盧懿之斥奔競皆可以為
吏部之法矣
梁天監十八年魏主詡以崔亮為吏部尚書亮

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
沈滯者皆稱其能
臣若水通曰王者奉若天道以分官設職求
其賢以治不賢也求其才以治不才也豈徒
量度人物而得其平爾所謂統百官均四海
者也亮不達此乃制年格遂以一定之法困
天下之才其害不既多乎沈滯者稱其德則
賢才者稱其不能矣後世襲以為常豈不亦
是皆亮者不獨害一時而且害後世者也
梁敬帝太平元年正月魏太師泰以漢魏官繁
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以宇
文泰為太師大冢宰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
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
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臣若水通曰周禮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書也
泰任魏時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五代志
曰泰命尚書盧辯遠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
孤以為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其
所命謂正朝之臣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
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
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謂諸侯
及其臣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

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
公之大夫三命諸侯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
之上士再命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
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
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
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
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為一萬
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
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為四十石凡
頒祿視其年之上下畝至四釜為上年上年
頒其正三釜為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釜為下

年下年穀其一無年爲凶荒不頒祿臣謂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夫政由人生者也爲治而不法先王不智也非其人而法之亦不智也設六典以建官周之制尚矣泰欲舉之於[illegible]雖不可謂無志然以其時難矣非其法之難也得其人之難也知所以官人而遺其所以取人者知所以取人而遺其所以教人者皆不可也故始於教中於用終於任其教之之道必皆得其人然後可也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刑部侍郎闕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遂以道裕爲刑部侍郎

臣若水通曰此刑官也書云惟明克允又曰哲人惟刑天下之大命在於刑刑獄之大本在刑部必得明哲之賢以司[illegible]也所司者不得其人吾見輕重失當民將無所措手足而天下之法亂矣李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斯言也欽恤之心藹然矣非所謂明哲邪後世以妖書妖言遞繫以爲反而戮及人之妻孥三族而不恤者相去遠矣太宗慎重刑部之選而以委之道裕貞觀刑措之風其亦君臣同心之所致歟

○唐睿宗景雲元年十二月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絕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武選亦治

臣若水通曰此吏兵之職也天下文武而已矣文以致治武以定亂而天下之事畢矣吏部掌天下之文臣兵部掌天下之武臣人才之臧否銓法之黜陟皆由之使不得其人則群枉倖進仕路不清何望乎天下之治也睿宗付托衆賢而文武之選宿弊大革以啓開元君子滿朝之盛夫豈一日之積也哉

○唐玄宗開元元年十月以姚元之同三品元之吏事明敏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

臣若水通曰此古之大司馬兵官也天下兵機之遠邊務之繁皆由於兵部姚元之以身任之樞機周密庶事畢舉其要在於默記而已苟存心於默記何所不至此元之之所以克稱厥職者歟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吏皆感悅無敢

犯者
臣若水通曰此刑官之善者也刑官之道修意爲上修法次之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夫聽訟者其修法乎畏志者其修意乎曰知當則天時吏爭爲酷乃能獨持平寬不行捶撻是不恃法矣感悅無犯是修意矣噫理法曹者尚當以日知爲法

○唐德宗貞元二年正月以給事中崔造同平章事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令宰相分判尚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道一而已矣在擇相爲相之道一而已矣在知人相而知人則六官各得其職故六官之任各有所司宰相則兼統乎六官者也使宰相分判六曹則是宰相行六官之事而六曹爲虛設矣豈古人設官之本意哉爲人君者誠能公其心以任相爲相者能公其心以任六官則六官皆得其人而事無不治矣又何待於分判邪崔造忌錢穀諸使罔上之辭令宰相分判六曹一時救弊之權術要不可爲常法也

○宋儒程頤上劄子於朝有曰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也

臣若水通曰天子之職所以代天理物其道皆法之於天也天地通其氣四時運其化而萬物生焉是故因天地四時以建官而六職備舉則百度修萬化出矣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是道也自茲以降法制廢壞治不古若宜哉惟我
太祖高皇帝上監百王剗除積弊掃歷代之陋習修成周之良規以六部之建用迄于今而
聖子神孫守爲家法不敢易也其立法之善固如是哉

○程頤曰人或以禮官爲閑官臣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爲閑官

臣若水通曰禮官即古之大宗伯也夫宗伯於四時之序爲長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之序其責任亦匪輕矣苟不

能用旋矩度以合於天理而卑人弗將安
逃其罪乎然則禮樂刑政之任哉
○楊時云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爲之而冢宰
邦之六典雖掌邦治實兼總六職蓋教禮政刑
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宰施法於官府而小宰
以六職辨邦治則其兼總可知矣
臣若水通曰六卿所以代天工總庶職而冢
宰又所以總六卿掌六典者也其任不亦大
乎而任之可不知所重乎是故知六卿以冢
宰爲重則必求其人不敢忽矣忽冢宰則無
冢宰矣無冢宰是無六卿也無六卿是無三

百六十官也
○范祖禹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卿
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
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尚不於
周官未見其可也
臣若水通曰周官三百六十而總之於六卿
六卿總之於冢宰冢宰統之於君官不多故
其人易擇而天下之政如出一人矣不衡領
挈而裘順綱舉而網張者乎嗚呼後世如唐之
進宮近之矣而無德以爲之本此其道之所
以不古昔也求其可以繼周者非

別而何哉
○國朝制吏部四司文選驗封稽勳考功戶部十
三司則分隸浙江等十三藩仍量繁簡帶領直
隸府州每一司內仍各分爲民度金倉四科禮
部四司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
方車駕武庫刑部十三司如戶部之制仍各分
爲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則營繕虞衡
都水屯田也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以分理各
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尚書侍郎吏部則掌天下官吏選授封勳考課之政令戶部則掌天下人民田土戶口錢糧之政令禮部則掌天下
禮儀祭祀燕享貢舉之政令兵部則掌天下軍
衛武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則掌天下刑名
徒隸句覆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百工山澤之
政令

臣若水通曰此
國朝六官之制也六官得人而天下治矣故吏
部得人而君子進矣戶部得人而財用足矣
禮部得人而禮樂興矣兵部得人而軍旅治
矣刑部得人而刑罰清矣工部得人而百工
飭矣夫君子進則財用足禮樂興軍旅治刑
罰清百工飭然而天下不平者未之有也中
庸曰取人以身故欲得人者又在於人君心

身之德始也伏惟
聖明留神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五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六

脩虞衡上 貢賦附

○易繫辭傳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臣若水通曰此是聖人制網罟之器以為佃漁取離卦之象也作者創始之名網以取獸曰佃罟以取魚曰漁網罟興於伏羲佃於山以取禽獸漁於澤以取魚鼈取諸離離者麗也二卦相麗又二火相麗又六爻一陰一陽皆有兩目相承為網罟而物麗之之象也蓋愛物者聖人之仁而不能不取之者義也為

祭祀為賓客為充庖而不取者非義也竭山澤而盡取之者非仁也禁其利而不與民同者非仁非義也故文王之囿民以為小子釣不綱弋不射宿聖人取物之義愛物之仁同物之公盡之矣

○書虞書舜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脩虞衡之初政也疇誰也若順也上下謂山林澤藪也虞者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冬官帝舜言誰能順我山林澤藪草木鳥獸之性取之以時用

之以飭使各遂其生各得其所者而用之乎
在朝衆臣同舉伯益帝舜乃然其舉呼益而
命之曰汝作朕之虞官也夫聖人所以育萬
物理陰陽足財用莫重於虞衡之官宋大儒
程顥上王道劄子於朝亦必以此職爲要務
後之虞衡之官雖設而其任太輕豈帝王爲
治之意乎

○詩國風騶虞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臣若水通曰此詩人美南國諸侯被文王之
化仁澤及於物而見王道之成也茁生出壯

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也豝牝豕也
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蓬草名一歲曰
豵亦小豕也于嗟嘆美之辭也騶虞獸名
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仁獸也南國
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
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
際曰葭曰蓬生出壯盛則草木茂矣曰豝曰
豵壹矢得五則禽獸多矣夫草木之茂非自
茂也禽獸之多非自多也蓋由諸侯仁民之
餘恩有以及之故茂且多爾詩人既述其事
以美之且嘆之曰騶虞仁獸也諸侯仁心自

然不由勉強是眞所謂騶虞矣夫文王之化
能使諸侯仁澤及物其廣如此蓋意誠心正
之功不息而久自有所不能已者豈智力之
私所能及哉是則草木鳥獸虞衡之事也虞
衡之脩先王愛物之仁盡物之性而贊天地
之化育者也君天下者可不務邪

○春秋桓公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臣若水通曰咸丘魯地焚咸丘者焚林而田
也夫先王盛時山林川澤皆有厲禁而撙節
愛養之意寓焉故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
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皆愛物之仁也推此心

以及物所以鳥獸若草木蕃矣春秋之時王
政不行聖學不明仁民愛物之道息而淫獵
之事興矣

○禮記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溼廣
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
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
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臣若水通曰此聖王仁民愛物之政盡人物
之性者也居材者生養作息其材用也秋冬
爲寒春夏爲煖上原燥下溼溼爲潦廣谷大
川乃材用之所出也異制所謂順天時以興

地利也其愛物之仁如此民生其間異俗異
齊異和異制異宜謂其性情食味器械衣服
因山川分氣而俗尚出之也教者三綱五典
也俗者如上數事之異也政者禮樂刑政也
俗雖不同而同於政教之道夫不同者人也
其所同者天也故聖人之政不皆同於人而
求同於天天也者性之本也其仁民之政又
如此

王制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
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
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

殀夭不覆巢

臣若水通曰此王者順時漁獵所以廣仁也
蓋物生有時春夏生長之時也於此時而山
澤無檢制焉則天地之生意遏矣其何仁之
有故先王立山澤之官而禁爲之防於十月
之中獺得魚將食而祭天則魚長大矣然後
得使漁人入澤梁以取魚焉於九月十月之
交豺得獸將食而祭天則獸壯長矣然後使
得以田獵而取獸焉八月之時鳩化為鷹鶬
鳥之長也然後得以設罻羅以取禽鳥焉十
月之時草木零落則生意歸根矣天地之氣

肅殺矣然後斧斤得以入山林而取材木焉
故春夏生長之時昆蟲未蟄則不以火而
田恐傷昆蟲也麛鷇之小鳥之卵獸之孕胎
者夭稚者與將育者皆禁之不取不殺不殀
不覆焉可見先王漁獵之制順天之時因地
之利仁之至義之盡也此所以鳥獸草木昆
虫無不咸若後世乃有竭澤而漁焚林而狩
者曾是以為仁義乎曾子曰草木以時伐焉
鳥獸以時殺焉短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
孝也人君為天之子其念之哉

月令曰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

有斬伐

臣若水通曰此季夏之令也季夏樹木方盛
王者命山虞之官而巡行之所以禁其斬伐
恐傷方盛之氣也孟子論王道曰斧斤以時
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然則虞衡之脩非
其所當急者邪古之王者之政山林有禁如
此而後世之斬伐無時至於童其山而不恤
者亦獨何哉

月令曰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
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
此者行罪無赦

臣若水通曰此孟冬之令也水虞漁師者澤衡之吏漁師善取魚者也賦者稅也收賦以正也戒侵削防濫取而使天子取怨於百姓兆民又言有犯者加罪無赦也

○月令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臣若水通曰此仲冬之令也蔬食野菜也野虞虞人小吏也教道者教訓引導以取之之方法也仲冬之時開山澤之禁故於此時教道之也所以教民共利聖人之仁也戒其侵奪聖人之義也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臣若水通曰九職者民之職業也三農者山澤平地也九穀者黍稷稻粱秫菰麻麥豆也虞衡者掌山澤之官也藪者澤之無水處也牧牧地也八材者珠曰切象牙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剥羽曰析也商賈貨賄者行曰商坐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也嬪者婦人之美稱也絲繭之已繅者枲麻之未緝者也臣妾者男女之賤者也疏材者百草根實之可食者也閒民者非若八者之有常職也轉移執事若今之顧傭爲工者也於此見先王之時無一職不得其養無一民不任其職者山澤之利脩所以盡人物之性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其參贊之功用豈小也哉

○天官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天官之職也下供於上曰貢貢之法有九曰祀貢曰嬪貢曰器貢曰幣貢曰財貢曰貨貢曰服貢曰斿貢曰物貢是也謂之致者使之自至而用者適於用而已上取於下曰賦賦之法亦有九曰邦中之賦曰四郊之賦曰邦甸之賦曰家削之賦曰邦縣之賦曰邦都之賦曰關市之賦曰山澤之賦曰幣餘之賦是也謂之田野除關市邦中幣餘之外而餘則取於田槩言之也以至九功者即九職以任萬民者也而其目則曰三農生九穀曰園圃毓草木曰虞衡作山木

之材曰藪澤蕃鳥獸曰百工飭化八材曰商
賈阜通貨賄曰嬪婦化治絲枲曰臣妾聚斂
疏材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類是也又
有九式之法以用財而其目則曰祭祀之式
曰賓客之式曰喪荒之式曰羞服之式曰工
事之式曰幣帛之式曰芻秣之式曰匪頒之
式曰好用之式是也謂之均者即量入爲出
之謂也由前貢賦功三者論之則先王取財
之法可見由後九式之用論之則先王用財
之法亦可知也所以著爲一定之式而太宰
皆得與聞者誠以財之出于民也有限而用

之費于上也無窮而況人主侈心一生極天
下之奉而不足以供其欲先王獨見於此制
法立制匪徒爲太平之美觀而已爲可繼也
詩曰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其斯之謂歟

○冬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
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
時入之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冬官之職也虞衡掌山
林澤藪之官也其職則每物先別其地厲以
限之而後設其人以守之又設其法以禁之
是故陽木有生意者而斬之時必以仲冬欲

其堅也陰木枯木無生意者而斬之時必以
仲夏盡意於用不拘時禁也服車材也耜農
器也季穉也服耜用季材者尚其柔韌之性
也斬木必以時者恐其物之竭即所謂先王
以茂對時育萬物聖人之仁及於草木也

○冬官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
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冬官之職也川衡之官
所以掌川澤者也流水曰川鍾水曰澤平其
守者平其所出之物舍其守者按其所守之
舍犯其禁令者又從而誅罰之則人有所懲

於前而警於後矣然川澤之物果何所用哉
將以供祭祀賓客之需也川奠謂籩豆之實
魚鱐蜃蛤之屬也觀此可見先王制法非以
專於自奉而已一爲祭祀一爲賓客此奉宗
廟和神人之大事也取之以義不亦可見哉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
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
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臣若水通曰名者山林川澤之名也物謂其
所産者也利害者物之可用及其毒惡螫

者也珍異之物若依畋綌絲緜陸孤銅則則
山林而致之者也泗濱浮磬淮夷蠙珠則自
川澤而致之者也聖王非貴異物供耳目之
好而已所以備禮樂之用因地而貢不貢有
於無也仁義兼得之矣

論語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
費乎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因子張之問從政而告
之以此利者天地自然之利而民利之爲服
食器用以生者也導民以利其利者人君之
惠也利生於天地而力勸於民及其惠也以

卷七十六　一

歸於君何也順天之時因地之利撙節愛養
以左右民使遂其生者則在乎君也易曰輔
損益之其人君生財之道乎

○孟子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
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因梁惠王行小惠欲望
民之多於鄰國故舉王道之省以告之也蓋
王道以得民心爲本也欲得民心者亦惟因
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爾數者數
罟數魚密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斧斤
者伐木之器也山林者材木所出之處也故

罟不入洿池者澤梁之處必有厲禁蓋言必
用四寸之目非四寸之網不得入澤水之洿
池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則不至盡
洿池而取之而魚鼈之多用之不竭矣時謂
草木黃落之時春則材木句萌夏則暢茂苟
旦旦而伐之則生長之意息矣亦必設爲厲
禁必草木黃落然後斧斤入山林以採伐爲
宮室爲器械之用則不至盡拱把而伐之而
材木之積取之無窮矣夫如是則養生喪死
皆有所備而無不足之憾而民心得矣王道
不於此而基乎惜夫惠王蔽固日深聖學不

卷七十六　十二

講徒知移民移粟之小而不知有王道之大
使孟軻王道之事徒託諸空言也噫

○孟子曰澤梁無禁

臣若水通曰此文王治岐仁政之一而孟子
舉之以告齊宣王者也澤者瀦水之處梁者
絕澤而畜魚者也澤梁之利天之生物以利
斯民者也文王不爲之禁取魚鼈者往焉取
蠃蛤者往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先王於
山林川澤之利皆有禁然所禁者時爾非禁
民之取也此獨言澤梁者舉一以互見之爾
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文王行之其卽王道之

始而爲三分行二之木平陸以四十里之囿
而爲阱於國中他可知也已齊宣昧是以語
此哉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丘
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
賓公說告晏子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
守之藪之薪烝虞候守之暴征其私淫樂不違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君若
欲誅于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
關去禁薄斂已責

臣若水通曰疥當作痎痁謂因痎變爲瘧疾
也梁丘據裔款齊嬖大夫也衡鹿官名猶曰
薪蒸曰烝虞候亦官名毀關謂毀偪介之關
也夫先王虞衡之官以爲山林川澤也其抑
厲矣而晏子若以爲不可而告其君者何也
蓋虞衡可也守之而弗與民公共不可也自
夫官爲之守也始有殺其麋鹿與殺人同罪
者矣爲其利也而民怨之孰若文王之囿與
民共之而民樂其樂乎當是時非無虞衡之
官也爲之厲禁而已利不專於上而公于民
理財之大道也晏子非知王道者也一言而
悟景公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則先王之遺法復
見其利也不亦博乎

○國語周語單子曰虞人入材甸人積薪

臣若水通曰虞人掌山澤之官也甸人掌田
賦芻蕘之事者夫位事建官所以制用故周
之秩官貢厥攸司而虞衡之利與焉粲山網
澤各供其材凡祭祀賓客於此焉需樵薪之
供備而無缺神人上下咸以懷協財之用大
矣爲人君者可不愛天地自然之利以制國
用哉

○齊語管子曰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

臣若水通曰時謂虞衡之官禁令各順其時
則民之心不苟得也夫先王之制草木零落
然後斧斤入山林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
所以撙節愛養天地自然之利以富國足民
也人君理天下有志於先王之治者可不修
復之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六終

脩虞衡下 貢賦附

○漢順帝永建元年帝即位以遺詔罷郡國鹽鐵之禁縱民煮鑄

臣若水通曰鹽鐵者天地自然之利先王之世與民同之後世之君鑄山煮海欲以富強於天下至安帝收鹽鐵固非先王公天下之利矣順帝即位以遺詔弛其禁而縱民以煮鑄從徇而弊其庶幾先王之意乎

○晉武帝咸寧四年司冀兗豫荊揚州大水螟傷稼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勑兗豫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蜯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

臣若水通曰大水天地之災也魚菜螺蜯填淤之田天地之利也或決陂或留陂而及災爲利杜預權時之宜經畫出自意外真得度支之體矣周詩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卹患之仁固如是也

○梁武帝天監五年四月魏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群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養口腹而不及四體也乞弛鹽禁與民共之

臣若水通曰甄琛口腹四體之喻可謂切至矣君之於民如口腹四體民胞物與之仁也後世徒知權民之利以奉上而不知均利以養民則民日貧而君亦不能獨富矣不猶口腹四體與俱喪乎故周禮山林川澤皆有厲禁撙節培養以待用無非爲民也後世反以之自爲而權其利亦獨何哉

○唐肅宗至德元載三月第五琦爲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臣若水通曰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爲鹽院業鹽者免其雜徭私市者論以法使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當肅宗初年間關戰伐而琦也爲之經營國費亦可謂能臣矣惜乎不講於先王虞衡與民同利之政

○代宗大曆十二年秋八月蒲州河中府池鹽多敗判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帝疑其不然遣蔣鎮往視之

臣若水通曰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古之虞衡之官爲之厲禁其實爲民守之也韓滉之判度支秋霖敗鹽宜以實奏乃復爲瑞鹽以進欺則是罔上減民也以是爲富國之計可乎

德宗建中元年五月轉運使劉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

臣若水通曰山林川澤之利鹽其一也禁之是上下爭利也不禁則民相爭利也求其下不至於交爭其利上不爭民之利夫然後不失先王之意也唐至中葉起兵天下軍糧祿俸皆仰給於鹽夫以天下之大其賦之多而專利於鹽則當時之民貧可知矣劉晏雖善理財獨非病民者乎

○柳宗元零陵郡復乳穴記曰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臣若水通曰上下相與之際公而已矣上以公利之心感其下下以公利之心應其上矣柳宗元鍾乳廢復之說得非在人情間哉上苟以公不失民之利則利之歸於上必多故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故後之人君欲得天下之

利必先公天下之利則其爲利也博矣

〇宋儒程顥劄子云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脩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

臣若水通曰虞廷之治咨益作虞周禮虞衡屬於冬官參贊化育其職匪輕矣自古以來官得其人則品物咸亨國用不匱而民賴以安自夫山林川澤之禁弛而萬物弗若其性府庫空民用困矣故後世有圖治之君者虞衡之脩山澤之禁乃王政之先務也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爲無利程顥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顥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

臣若水通曰鑄銅者鹽鈔皆山澤之利也鑄錢者利在乎息盜鑄收公權而不任於多入也論鹽鈔者利在乎廣食戶贏歲入而不在乎高價也是山澤之利始以裕民終以裕國惟理之無其道則始以求利終以致害矣程顥之言其真見利害之實乎然則理財之職豈可任之匪人哉是故治天下者當知用人又爲理財之本

〇程顥論鄭白渠書云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填閼之水溉潟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爲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

臣若水通曰鄭國渠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白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三百里兩渠之利秦漢而下咸賴之是故水利興則民食足水利廢則民食匱故自然之利在天府事之脩在人然則水利誠不可以不講也有裁成輔相之責者可不究哉

○胡瑗在湖州置治事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臣若水通曰財用治國之首務也水利生財之大道也是故水利興則上可以足國下可以足民矣劉彝以治水利有功豈無自而然哉嘗有言曰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河患此其學之所存者也雖然天下之用皆原於心教者以是爲教而學者亦以是爲學水利諸事乃其心中所發之事業耳

○楊時論金人入寇第二劄子有云夫天地之藏聚之不竭實在山澤摘山煮海之利天下財計所從出也

臣若水通曰自古有天下者必厲山海之禁何哉蓋以天下之財多山海之所生其生也有時其取也無窮故也是故山澤之令弛而財用困矣楊時當金人入寇之急而爲此言似迂闊而遠於事情矣然衣食者人之命財賦者國之命不可朝夕無者也是故欲禦寇者在強兵欲強兵者在富國欲富國者在山澤若外此以求富國之術如王安石之爲則國未及富而國本已亟矣夫然後知時之言爲義利兩全富強之至計也奚其迂然則虞衡之職最今日所當重者伏惟

聖明留意焉

○楊時上淵聖皇帝書奏云自漢唐以來善治財賦者必以劉晏爲稱首晏之言曰理財當以養民爲先戶口衆多賦稅自廣此至論也然晏專用鹽利以充軍國之用其爲法止於出鹽鄉置官收買鹽戶所煮之鹽轉鬻商人任其所之無餘事也其始江淮鹽課歲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至六百餘萬緡不啻相什百也豈當時可行而今不可行邪

臣若水通曰劉晏之時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商賈之所致爾夫以天子萬民之父母而爲轉販刺削之事其於王道之愛民也不亦遠何修而可以至此極也不過刺削窮戶轉鬻乎書曰利用厚生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謂利者皆爲民而言也若夫瓊林大盈之積果足以爲利邪人臣爲其君之深計者固當以義爲利也

○楊時上茶法劄子有云榷茶自唐末始有祖宗時行之矣而官自鬻之積年之久流弊滋甚

仁祖令有司會榷茶淨利均爲茶租而戶輸之
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榷茶之利而民得
自便無冒禁之患可謂公私兩利也故當時詔
書有曰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
入歲以陳腐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
所不忍是以江湖數千里設陷穽以害吾民也

臣若水通曰茶者天地自然之利生人之所
日用不可闕者也人君與之以利民宜矣而
唐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爲常平本錢然尋
即罷貞元九年張滂又請以稅茶錢代水
旱田租民猶未至於病也穆宗時王播增天

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爲相置榷使自領
之延及有宋太祖乾德五年又有私賣之禁
民之受害於是滋矣仁宗始令有司會榷茶
淨利均爲茶租而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
楊時以爲公私兩利似矣雖然書曰以爲民
惟正之供故先王之治天下義有貢賦之正
而不利榷酤之私此又公私兩利之至道也
然則利害之辨爲人君者可不省念之哉

○楊時臨法劄子有云熙寧間有獻議再榷者方
神考大有爲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
不爲以是爲不可沮其議而不行是終不可行
也

臣若水通曰利害公私之辨不明由於是學
之不講爾自管夷吾刑官山海之利始有
鹽鐵之征以爲利國之術而不知其大不利
也其論鹽則曰少男少女所食皆欲計之其
法自以爲詳而不知其爲大疏也自夷吾以
下又可知矣宋熙寧間有獻議再榷者神宗
寢其議而不行嗚呼亦仁矣語曰一之爲甚
而可再乎後之爲人君者宜講明利害公私
之極致審於王霸之辨神宗之爲君管仲之
爲臣未足以法也

○楊時臨法劄子有云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
二三而州縣均敷鹽鈔民間皆貴鹽茶引等過
於敷斂之嚴往往計口授之以充歲額人何以
堪

臣若水通曰先王山海之禁所以爲民惜利
而已矣無所利焉後世管商始利之誘其始
有征其稅者也又不已則有榷其沽者矣又
不已則有戶收食鹽之鈔者矣又不已則又
有不食鹽而亦取其鹽鈔者矣此楊時所以
感而有言乎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
義者也上之取之剝刻無所不至而望下之

以義報其上不亦難乎為人君者可以思矣
○楊時坑冶劄子有云取鑛皆穴地而入有深及五七里處僅能容身一有摧陷則無遺類矣非有厚利人誰為之縱大興發亦民間私自貨易官中亦無所得雖有重法不能禁也若以數千萬緡分在諸場中使以時給與則坑冶自興不須他求也
○楊時坑冶劄子又有云元符中亦嘗遣使蹙逐坑冶姦吏詭妄百出乃以新坑銅增價用之殊終與舊坑銅通融以充歲額監官無殿課之責不復檢束而坑戶得以自便以舊為新冒取

善價而新坑實無有也其欺罔莫此為甚
臣若水通曰此二節皆楊時坑冶奏劄中語也金銀未成器謂之鑛周禮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為之厲禁蓋防民之竊取若未嘗利之也楊時坑冶劄子前一節懸價與坑戶以興坑冶之興後一節言以舊坑為新坑而欲禁奸欺之弊其興利除弊固無所不悉矣臣愚以為人主者天下之表上苟以利存心則下莫不競於利上下交利而能治者未之有也上苟以義存心則下莫不趨於義上下交義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夫天下之大亨而利

於正利孰過焉進言於君者當正其義利之所苟以利言矣猶區區於得失利病之間抑末矣
○國朝教民榜民間或有某水可以灌溉田畝某水利當可以隄防某河壅塞可以疏通里老人等會集踏勘丈量具圖貼說以憑興利除害
○諭工部曰凡各處水道可灌田畝以利農民者務要時常整理疏浚如有河水橫流泛溢損壞房屋田地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止遏踏勘丈尺闊狹及工力多寡若本處人民不敷令鄰近添助所用木石或見有支用或附近采取務要

農隙之時興工毋妨民業其於害民功可至成者隨時修築以禦其患
○憲綱坍塌圩岸堤壩陂塘行屬官州體勘境內遇有圩埧塞務要趁時修濬以備旱潦
○問刑條例河南地方盜決及故決河防毀害人家漂失財物淹沒田禾犯該徒罪以上為首者充軍
臣若水通曰帝之命禹曰往哉汝諧孔子之稱禹盡力乎溝洫王制司空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遠近興事任力蓋國依於民民依於食食依於地水土之用不亦大哉管

苟除之利者與之而民斯樂業矣書曰民非
后不能胥匡以生我
祖宗恭奉保民之至意可以爲萬世元后者之法
矣
○宣德九年六月行在工部尚書吴中言湖廣及
山西蔚州産木山場宜禁民採伐
上曰卿爲國計意甚厚但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
民共之不必禁其已之
臣若水通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以爲小者與民同其利故也齊宣之囿方四十里民以爲大者不與民同其利故也君不私其利而公於民民不有其利而忠於君上下懷仁義以相與欲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君專其利而擁其民民私其有而遺其君上下懷利以相與欲天下之治不可得矣此我
宣宗弛山澤之禁而與民同之雖三代公天下之心何過於此
聖子神孫所宜萬世遵之而不可忘焉者也旨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七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十八

抑浮末止禁淫巧奢侈附

○易繫辭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創爲市易有噬嗑之象也日中者當日之中也日中爲市者民居有遠近以日中爲期會而交易者以有易無也噬嗑卦上離下震日中而動又虚中可藏貨市之象夫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立市以相易則無者有所取積者有所散如是而退各得所資以安其所乃所以相濟而非相病矣然逐末之商多則務本之農少聖王有以爲之制交易有時其退有節所以止而抑之者禁其舍本而務末登壟罔利者也不抑則人心競趨於利而務本者寡矣抑之使歸於農則財恒足矣奚以逐末爲哉雖然縱已之欲而抑民之欲難矣故内本外末皆自人君始後之人君倡爲宮市以率天下之逐末者可哂也夫

禮記哀公問孔子曰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彫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臣若水通曰安其居不妄遊以害人也節儉者即所謂惡衣服也彫即刻鏤也幾者深微之有幾限者夫天之生財也有限不在上則在下故上不侈靡暴殄之則財聚於下而民足矣節儉者君人之美德也是故古之人君寧儉以自處而不敢傷天下之財者所以陰遺其利於天下也苟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若嗜所不至則何以利於蒼生哉慈恭寬濟武之事可以鑒矣

○哀公問又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臣若水通曰好實者冗積貨財也固民者取於民者力也午作迕逆人心也當循理也不以其所者不問理之所在也夫禮也者理也爲禮則理足以制欲而好實淫德荒怠午衆之失自無術此孔子之所以警哀公者至矣厥后家臣作難而不能安其國得非縱欲敗禮之所致歟使其因孔子之言而改紘易轍則魯固禮義之國焉有不治也乎吁是亦千古之大戒也可畏哉

○論語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臣若水通曰此章孔子贊大禹薄於自奉而厚於神民豐儉各適其宜也間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惡醜也黻蔽膝也冕冠也溝洫田間水道也言德之未盛者或得此失彼可得指而議之禹則盛德渾然飲食衣服宮室皆所以自奉而則惡之菲之卑之祭祀鬼神所以祈報黻冕所以行禮溝洫之設則旱有所灌潦有所洩所以爲民之農事也故致孝致美盡力焉豐儉適宜如此將以豐而議之則豐所當豐將以儉而議之則儉所當儉渾然合德誠無罅隙之可議矣夫豐儉適宜則國用自舒矣然禹之豐儉非強爲於外以舒國用而已蓋允執厥中而洪應曲當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也若規規於有意而爲之非禹之學矣後世師禹之豐儉者當求禹之心學禹之學惟精惟一而後可焉

○左傳昭公四年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

戎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臣若水通曰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也仍國名緡黎亦國名大室中岳也左師宋向戌也愎很也汰亦侈也十年敗之小成也遠惡後棄謂惡及遠方則人棄之也楚靈王示諸侯以侈於是乎不振矣王合諸侯於申汰侈之甚也而況宋之向戌鄭之公孫僑諸侯之良也實在會焉故舉責之以禮尚慮有失況示之以侈乎二子所以逆知王之敗者誠以其無禮以自檢也然則爲天下守財者其可不以禮乎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臣若水通曰闔廬吳先君光也子西楚令尹也宮室不觀謂所居宮室無觀美臺榭也三宿以上曰次一宿曰宿用之日新謂用之無戰日新不已也昔孟子有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闔廬以勤身節用而興生於憂患者也夫差以過慾敗度而亡死於安樂者也二君奢約之政不同成敗之迹頓異無他亦只在乎敬肆之間而已後之爲君者宜鑒焉

○國語魯語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

臣若水通曰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桷榱頭也爲猶使也監觀也觀世成敗以爲戒也攝持也先君桓公替滅也屬適也適欲自美之

非先君意也已止也夫生財之道本乎節用
禁淫巧又節之大者嚴公之爲桓宮也欲丹
其楹而刻其桷廢先人之儉而替其德充是
以求何所紀極是故漸不可長也夫人君好
淫巧天下法之皆淫巧而天下危困矣人君
能戒之以節儉則天下法之皆節儉則天下
安富矣可不慎乎

○晉語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
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
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
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

人也

臣若水通曰襄子知伯瑤也美麗好也士茁
知伯家臣夕晁曰夕志記也峻峭也原陸也
言其高險不牢故不生草木松柏上茂盛冬
夏有常故土不肥夫堯舜茅茨土階故巍巍
莫及焉苟不務脩德而從美其宮以自安焉
能庇天下乎是不可以爲民上矣士茁以美
室而知知氏之不寧亡也而懼其將亡亦曰
知哉爲人上者其毋興土木之役可也

○楚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
夫對曰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邇皆無害
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
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
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
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
違

臣若水通曰靈王楚共王之庶子熊虔也章
華地名於目則美德則否也縮取也騷愁也
離叛也邇接內遠鄰國也夫當闢之日君服
龍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而土木之崇高不與
焉靈王以章華之臺爲美不亦異乎上下內
外小大遠邇兆已行矣而楚之殆也無日矣

人君欲上下內外小大遠邇之歸慎乃儉德
無輕動土木之役哉

○楚語王孫圉曰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
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
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
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
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
雖蠻夷不能寶也

臣若水通曰圉楚大夫玉祭祀之玉也憲法
也取善惡之法珠水精故以禦火災金所以
爲兵也譁囂猶讙譊謂若鳴玉以相者夫天

之寶一也寶得其賢則得寶矣其[illegible]次
若王孫圉之論六寶是誠國之寶矣琥珩
而擇之聖爲上山林澤藪次之珠爲余玉又
次之後之主國家襲世珍以供玩好而寶之
尤物移人可也其於寶也何有

○晉武帝咸寧四年十一月太醫司馬程據獻雉
頭裘帝焚之于殿前甲申勅內外敢有獻奇技
異服者罪之

臣若水通曰書云不貴異物賤用物又曰所
寶惟賢故物聚於好也人君能惟賢是寶則
異物不至矣不待乎焚之而後絕也雉裘非

可焚之物殿前非可焚之地武帝此舉無乃
爲名矣乎未幾羊車耽樂儉不克終矣噫人
君之德尚務其實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
之哉

○晉武帝太康三年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
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
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者土廣
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人崇儉當詰其奢
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臣若水通曰財生於天地而聚散則由乎人
也故民財聚者民聚而國以民財散者民散
而國亡聚散之機在儉侈之間而已晉自
石崇王愷以闘富名天下風俗日趨於靡傅
咸之言救弊之藥石也惜乎君不知體儉于
上而臣民不知從儉于下晉因以亡矣嗚呼
惜哉

○晉穆帝永和七年三月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
疾苦搜羅儁異寬重歛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
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
皆除之

臣若水通曰秦王健胡虜也抑奢從儉善政
一行遂據有關中之地況中華之大君其可

不思所以從事於恭儉以爲國家不拔之基
哉

格物通卷之七十八 終

抑浮末中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秋七月辛酉朔日有食之詔省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絶中軍録事叅軍周朗上疏以為凡天下以奢一套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著衣也何縻蠹之劑或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閫

臣若水通曰夫風俗之侈儉自上倡之自下成之爾周朗之言切中當時之弊且知救弊之原矣惜乎宋主不知信用之使其自求解職徒知禁侈而不知禁人者自其身始無怪其卒為荒淫怙侈之甚也哉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辛未魏孝文帝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

臣若水通曰禹之卑宮菲食文之卑服即功田蓋欲損上益下以為民成德之至也孝文既戎狄之俗脩帝王之政而始終一致如此其去徹端門樓禁雉頭裘而不克終者遠矣夫君民一體也內外一道也能尚方綾錦之工然後定上下貴賤之制於民焉則道德一而風俗同矣惜乎有仁心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而仁不覆於天下也

○齊武帝永明六年魏孝文帝訪群臣以安民之術秘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為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之等制

臣若水通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禮者為國之要所當謹也服食踰度則名器亂而禮以亡禍患之所由起也魏之孝文有志變夷而李彪對以抑奢崇儉之道此魏之治所以為五胡之傑出者歟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夘魏宣武帝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象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

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揚州刺史李崇上表以為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頹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兎絲燕麥南箕北斗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減瑤光財役之力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於三時農隙脩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優令答之而不用其言

臣若水通曰魏剎天下民之膏脂極土木偶之文彩而不知得為天子者由於丘民而不由於土木偶也失天下之心由於剎民之財而不由於佛寺之不脩也魏業之衰以亂豈無自哉

陳宣帝太建元年五月周高祖克齊之後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

臣若水通曰司馬光云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驕高祖勝而益儉臣謂驕生於勝而害勝者莫甚於驕何也夫勝心生於無憂無憂則縱欲縱欲則惟知己樂之遂而不知天下之可憂人君之欲至於知有己而以天下奉一人其民不亦毒乎司馬光稱周高祖之善處勝是也以周高祖之制欲尚望貶損如此況人君之學聖道以理勝者乎

○唐高祖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若水通曰書云人心惟危豈不信哉人主以儉而興以侈而亡彼隋煬殷鑒於唐不遠何臨御未幾而鷂雛百戲以進人心可謂危矣向無孫伏伽之諫唐之為隋未可知也幸而天誘其衷一言省悟侈心以消忠諫之臣豈可無哉

○武德四年五月秦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闕

臣若水通曰書以峻宇雕牆未或不亡故侈靡之至亡國之兆也卑宮惡服興王之基也

峻宇雕牆之類苟不至於昏惑者皆能辨之而況於秦王世民乎睹隋之亡而去其侈可謂賢主矣其後乃不克終何邪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若秦王者豈非精一之學未之講哉

貞觀四年七月諫議大夫蘇世長侍宴披香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為邪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為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為故也若陛下為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蔽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何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

臣若水通曰隋煬帝以侈宮室而亡唐其鑑于殷矣夫既毀之而復蹈之是惡人之過後而已則自蹈焉而不知者何也語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人雖至明恕己則昏豈謂是邪昏明之幾天理人欲之主也可不戒哉是故唐祖雖屈世長之諫安能毀而焚之如毀隋之宮室者乎

唐太宗貞觀七年十二月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曰所巧工本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

臣若水通曰傀儡木偶人戲也面目機發淫巧之尤者也月令曰毋作淫巧以蕩上心書曰工執藝事以諫綸為冬卿見其君之惑於淫巧猶當執藝事以諫況又逢君之惡乎孔子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況天子乎太宗宜正其惑上之誅乃止於削階則過矣豈太宗好侈之根猶在邪是故克伐怨欲之不行未可與其仁矣人主欲崇恭儉者當治其本焉

貞觀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若水通曰奢侈者危亡之本而忠臣諫君必防其漸也諫造漆器舜以益聖象箸玉盃紂竟亡殷此遂良防漸之說與魏徵十漸之規所以拳拳為太宗言也太宗即納其言而開其諫其亦賢矣哉

○唐高宗永徽三年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遛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廏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爾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群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誡

臣若水通曰高宗中材之主可導而上下者也即位之初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永徽之政庶幾貞觀其責道裕駿馬之佞其時侈心未萌也及登樓觀百戲擊鞠之時侈心萌矣猶強遏而飾之曰觀人情奢儉又曰焚鞠自誡然而潛滋暗長者日異而歲不同不數十年悖謬怪惑則前日之萌芽由拱把而枝葉扶疎雖折斧柯不可為矣卒成武氏之禍皆自其侈心之萌矣人君之欲脩儉德者當於其根本而致力焉可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

惡也

○唐中宗嗣聖五年二月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塗以丹青鐵鸑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臣若水通曰瓊臺瑤室桀紂以亡唐之宮室珠玉丹青以窮其淫巧夏商之亡續爾下求禮之言可謂切矣而不見聽豈非樂其所以亡者哉

○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上以風俗奢靡乙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戊戌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臣若水通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有降殺等威乃天之秩禮也非人之所為也明皇乘輿服御金銀則銷之以充軍國之用焚錦繡於殿前而三品四品則聽用金玉之飾自非天之秩人之情也其禁采珠玉織錦繡刻鏤節

儉則削舊矣君子知其不終焉未幾遣御史訪珍異於南方卒以奢敗蓋其崇儉去奢非實心而其所以示朴者出於矯情非實德也然則人君可不慎乃儉德以懷永圖哉

天寶九載二月以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臣若水通曰上有所好下必趨之明皇務口腹之欲貴戚趨而媚之至此極矣此貴戚從天而下也不在官則在民爾以十家之產而供一盤之羞有人心者忍下咽耶及天寶蜀

之時日中未食市胡餅以獻櫛飯而視檢校進食之盛竟將何及哉謹錄以告爲人君者覽觀之深戒焉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諒陰中動遵禮法閏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在充軍儲放諸國所獻馴象於荊山之陽凡四十有二及豹貀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臣若水通曰記云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蓋純王之心固至誠而不息其次在強勉而已唐德宗其天資刻薄人也徒見代宗弊政即位而強更之若有抑末崇儉之意者軍士投兵固其所矣然特出於一時聲音笑貌之爲不數年之後侈心肆欲遂致大亂回視初年若天淵然末無其誠而強於暫爾胡安國所謂假之不久而遽歸也使由純王之學勉强於誠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湯武之所以反之者何不至哉故人主不可以不學也

唐懿宗咸通七年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治天下當以儉約爲先而佚遊之戒淫聲之絕所以養儉德而端大本也懿宗遊宴無度而音樂不離賞賜不惜至於有司隨處以具供應諸王立馬以備扈

從可謂叅天物窮人力而不恤者唐之亡也
寧不决於斯哉孟子曰師行而糧食饑者弗
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
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其懿宗之謂
乎此天下爲世之所當監也

大學格物通卷之七十九終

抑浮末下

○宋仁宗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耗蠹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物價日生而和糴乘之未已而和買日增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救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

臣若水通曰明王制民之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又飲食衣服宮室器用各有檢制不得僭越蓋重本抑末之道也後世以侈靡相尚賤五穀而貴金玉風俗日偷民生日困此弊爾李諮俞獻卿建省浮費救正之論此計置司之所以立也向使因二子之言一倣先王之制則禮有定則用有常經浮費自省流弊不救而自正矣何憂乎縱侈逐末哉

○宋徽宗宣和三年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罷

已罷器皿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造作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臣若水通曰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帝王恭儉之實德也花石綱者徒以供玩好非所謂異物而無益者耶應奉之局一開則奔走承順于道路者日亦不足勞民傷財欲民之足難矣罷之誠是也獨惜徽宗不以諭諸大臣而以御筆付之童貫及啓宦侍矯詔之漸術雖然徽宗此舉非特無實德亦非實心也特以方臘縱于内金遼迫于外上下矯飾於一時徒以鎮服人心爾不然何正月罷應奉局五月方臘就平即從王黼之請而復之則矯偽之實豈可久哉孟子曰侮奪人之君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是故恭儉實德也未有無實心而可以為實德者亦未有無實德而能禁淫巧者後之人君欲抑末崇本則盍求其道矣

○元成宗大德九年八月賈胡獻寶珠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其直省臣有詣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錠之不為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亦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踰於彼乎

臣若水通曰書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寶珠之獻賈人所以中人主之欲以窺中國也使以六十萬錠酬其直則不免為其所中而彼所以視中國亦輕矣則遠人之不服豈不由此乎夫民為國之寶粟帛為民之寶寶得其寶則所濟者博矣豈若以一寶濟一人者哉尚文之言亦可謂知所本矣雖然大學之教有財原於有土有土原於有人有人原於有德治天下之道莫要於脩德矣

○元英宗至治元年正月罷元夕張燈于禁中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鰲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宮掖之嚴遂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以旌其直

臣若水通曰闕庭宮掖所以風示天下之地而人主一身又天下臣民之主也苟於禁中為鰲山張燈之戲而欲禁閭閻之燈火亦難矣苟一人為侈靡之倡而欲萬民為質朴之俗亦難矣此張養浩所以有玩小弊大繼淺患深之諫也英宗始而怒繼而喜能壯其事而旌之亦可謂勇于悔過善于納諫者矣雖然人君與其能改過不若無過之可改與其能納諫不若無失之可諫其要在謹獨循天理以遏人欲矣伏惟
聖明留神焉

○元順帝至元三年二月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時服飾上下無別帝物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兎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尊卑始備減服及戴笠乘馬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治天下必議禮制度服色器皿輿馬之制皆有等威非徒為觀美也蓋以一乎民之心而禁其僭侈也夫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此而不謹則倡優后飾旅人帝服而異政殊俗僭亂之所由起矣故孔子為政必以正名為先而繁纓之微猶必惜之凡以名器之不可假人耳人主深居九之上豈能家察而人禁之惟定其制度躬儉朴以為天下先則無惡無射庶幾可以永終譽矣

○賈誼新書曰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窮而不足也故以末與民民大貧以本與民民大富

臣若水通曰耕桑者本也工巧者末也本末之勢相趨而日相遠是故知有耕桑則不知

有工巧矣知有工巧則不知有耕桑矣一夫耕之百夫食之一婦蠶之百人衣之豈有不窮以亂乎不耕不蠶危亂立至故抑末則財足財足則民從善而天下平矣

○劉向說苑李克曰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泆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則是為民設陷也

臣若水通曰舜至賢故貴陶禹卑宮室故尊匠湯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古之聖帝明王未有不以儉為

天下俗若後世之君不知反朴而民俗日滋奸邪淫泆寧能免哉及陷於罪從而誅之是罔民也豈仁人之所為哉然則人君欲禁邪有道矣在以身先之爾

○韓愈錢重物輕狀曰臣愚以為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絲綿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絲綿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内及河渭可漕入願以

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農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為器皿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折舊錢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

臣若水通曰此狀韓愈之所以獻之於朝廷者也其何以錢重物輕為議蓋五穀布帛非可與錢比而錢顧有以重之是乃率其本輕者而易夫至重則宜乎天下不能生活而生理為之窮絕也況夫布帛穀米之在天下猶夫水火不可一朝而無而錢之為用所以為此而設也今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

是物何賤而錢何貴也故韓愈之意寧以彼易此而不欲以此易彼也所以拳拳曰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絲綿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絲綿百貨以至欲人無得以銅為器皿為浮屠佛像鐘磬等物而又嚴以死刑之令至於更其文以一當五去其弊而使法必立所以主張乎錢不得以重而穀米布帛不得以輕也其抑末崇本之意至切矣我

國朝貴五穀而賤金玉百姓誠業夫樂利之休也韓愈之說於是乎誠有驗焉

○宋儒程顥劄子云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

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皆度視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爾

臣若水通曰務末機巧萬狀而恒不足者何也爲無本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而使浮食游手者各歸耕其土則人知務本矣人知務本則地之所出者無窮而人之所資者不竭然後家可足也父母斯民者其念之哉

○程顥曰村市酒肆要之糜米麥聚閑人妨農工致辭訟藏賊盜州縣極有害

臣若水通曰沫邦淫酗酒誥乃作是故酒肆之設王政之所必禁也何也逐末者日滋致亂之道也喪德喪邦皆由於此可不戒哉是故欲五害之息必自嚴酒肆之禁而始矣長民者可不任其責邪

○陳埴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爲謫罰以抑之所以立致富强

臣若水通曰商君立法欲民務農此古帝王之遺意也豈不可哉而與末者又有謫罰以抑之宜其立致富强也但以之爲力戰之謀則開人主窮兵之端嚴刑督責之慘則去先王之道遠矣是又人主不可以不辨者

○張栻諭俗文云一訪聞鄉落愚民誘引他人妻室販賣他處謂之捲伴詞訟到官追治監錮拘往尋覓緣此破蕩者前後非一不知懲戒其捲伴之人官司自合嚴行懲治外亦緣細民往往不務安業耕理農事多往州縣興販逐錐刀之利動經年歲不返鄉閭妻室無依以至爲他人捲伴前去自今各仰依分安常營生自守保其家室無致招悔

臣若水通曰逐末者所趨利也至於妻子爲他人所誘害孰大焉故曰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然則人之大利莫如耕理農事而妻子相保以樂天性矣張栻諭俗之文及此可謂能以利害開其迷而導其明抑末務本之意至矣爲人上求治理者取之爲法焉可也

○國朝辛丑七月甲子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顏在側見

主公躬行節儉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

無以加矣眞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於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思顏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爲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恭儉必有爲之本者非強制於外所能久也伏覩我
太祖高皇帝衣澣濯之衣而斥宋思顏以爲引之惡衣服無以加而有始終之頌可謂忠矣然未知
太祖恭儉之心與禹之心一也此所謂本也故能始終如一耳不然何以喜其及於久遠而賜以彰之哉
聖子神孫宜取法焉

○吳元年二月癸酉下令禁種糯田曰余自創業江右十有二年德薄才非懼弗勝任但以軍國之需不免科徵于民而吾民效順樂於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畎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故凡有益于民者必有行而又申告之農以民間造酒破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予以爲頗有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臣若水通曰天之生物惟穀於人爲最急不可一日無者是以自古善爲治者莫不重穀而糜穀者莫過於酒也是酒者侈靡之端而禁糯者止酒之源也先王既設官以幾謹之又作誥以示戒之然未有能禁絕其源者也我
皇祖敬天愛民克好生之實心爲養民之實政重穀必先禁用酒禁酒必先止種糯則造酒之原塞而五穀之積豐國用由是以足邦本由是以固不煩酒誥之諄諄而自禁矣是令也其先王重本抑末之微意歟大抵夏禹以惡酒而興商受以酗酒而廢興廢係一念之微耳人君能體認於心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用酒有節而穀不可勝食矣生財之道何以加此

○洪武十八年九月
太祖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

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
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制
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
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
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
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
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絶其弊也
臣若水通曰語有之衣食足而後禮義興衣
食之於人也大矣食之不足者恒起於游食
之多而衣之不給者每由於奢侈之過此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拳拳於禁末作華靡之令也足

衣足食之道豈外是哉可謂慮民之深者也
聖子神孫其則不遠矣伊尹之告太甲曰王懋乃
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敢舉以爲今日
聖明獻焉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癸巳朔以沈溍爲工部尚
書誥曰昔聖人之世淳朴民俗敦厚宮室什器
制不飾華故所司之工皆無異技奇巧然而功
務雖簡其成也必精其廢也必當故一舉而無
再爲一廢而無再造所以民逸者多勞者少自
是而官稱賢者稱聖後之人受職任事則不然
矣凡臨事之際或務爲淫巧以勞人或假公營

私而害政所爲如斯豈有不臻而致消者也所
以古人重其事而選用必在得人今朕設工部
必法古制將以爾溍爲工部尚書當敬事信工
無弊上下汝惟良哉
臣若水通曰古之儉今之奢人心豈固相遠
哉此無他理欲之分爾卽其宮室什器而觀
之土階茅茨之朴與瓊宮瑤臺之華同一宮
室爾汙罇陶匏之質與象箸玉盃之奇巧同
一什器爾理欲之萌其流不得不爾也夫工
簡而器必精然財省而民逸矣工煩而器亦
靡然財費而民勞矣實用之與虛飾何如哉

皇祖之誥沈溍深以淫巧爲戒且責其敬事信工
以追古尚實致君臣同有聖賢之譽得用
人理財之道矣是故儉者天理之所以存也
奢者人欲之所以肆也是知崇儉去奢者明
君風化之本也沃心將順者大臣輔治之責
也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
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
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
亡命左右碎之

臣若水通曰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元主昧此而廢我
上祖遊此而興興廢之間在一念侈儉之微爾夫
更漏以審時刻固爲政者之不可無也元主
製以水晶設以木偶能按時自擊鉦鼓則其
異而無益傷功害民孰甚焉
皇祖疾其用心之侈至命碎之其杜奢示朴之意
至矣
皇上神孫能致謹於心術之微而不役於耳目之
好則功成民足永保丕緒而胡元之侈爲徒
爲覆轍爾

○本朝稽古定制官民房屋墳塋碑碣服飾器用
斟酌損益著爲定制其在京功臣宅舍地有者
後留空地十丈傍留五丈若舊居窄隘左右前
後皆軍民居止仍舊不許那移其京城官員之
家往往窺覬近宅空地日侵月占圖作蔬園池
塘甚妨軍民居住且泄地脉今後有多留空地
者追出給還軍民
○庶民所居房舍不許用斗栱及彩色裝飾官員
人等衣服帳幔並不許用玄黃紫色及龍鳳[illegible]
紋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間其所産有限故剥下
則歸上損上則益下俗奢則財散民儉則財
聚聚散損益者乘除之數也開國之初俗承
元後
聖祖卑宮惡服而以節儉化之不特禁令之頒而
已今又治久俗靡驕縱乎奢侈之風矣臣願
聖明益加纘素以風天下幸甚
○憲綱一斛斗秤尺照依原降式樣較勘相同官
民通用仍將官降式樣常於街市懸掛聽令比
較好姦㓙利之徒增減作弊欺誑小民
○一時估每月初旬取勘送一遵實依期開報毋
致高擡時估虧官損民

臣若水通曰周禮有市官治市平物價息爭
競賊罪而征末家所以抑逐末崇務本也是
故謹權量定估值而民知所趨向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終

飭百工

○易萃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於萃卦示人以備器械之義也物萃則爭亂之機也除者脩而聚之之謂戒猶備也除戎器以防其亂也兊西方金三四五互巽巽木外有兊金戎器之象也坤平地無險阻可恃不虞之象也蓋君子於萃而無虞之時猶治器以戒備安不忘危之心天理之正也鍛乃甲冑礪乃戈矛皆其心之形於整備者也先事有備有備無患而暮夜之戎勿恤矣彼銷鋒鏑以鑄金人與銷兵於不用者豈非狃於安逸而忘其器械之備乎

○書虞書舜典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工官之言也疇誰也若順也工者百工之事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皮工皆是也僉衆也咨嗟也垂舜臣名俞者然其舉也共工官名帝舜詢於群臣言誰能順其理而治我百工之事者乎群臣同辭對曰能順理而治百工者其惟垂哉於是帝舜即然其言咨垂而告之曰汝為我共工之官也然所謂順其理者何也蓋聖人觀象制器莫不各有自然之理焉一不順其理則欲心生欲心生必至於侈靡侈靡則必至於淫巧以蕩上心耗民財備過之禍皆起於此矣然則帝王於百工之致謹豈曰小小之故哉

○禮記王制曰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

臣若水通曰淫聲非先王之樂也異服非先王之服也奇技奇器淫巧也是皆滅天理蕩人心亂政治者故不聽而刑所以若天道正人心以保至治而使之不畏者也

○月令曰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臣若水通曰此季春之令也百工者工之事非一也咸理者各治造作之器也監工者工師監臨之官也日號者每日號令下文即其言也言百工之事當因時而制無或悖逆又不得作為過巧之工以獻于上使上悅之而蠱惑其心志也夫百工若小事也以蕩上心則其事之所關大矣皆有甚小而[illegible]不可勝[illegible]者非淫巧蕩心之[illegible]也以監[illegible][illegible]號不

持役之順時以善其事而又以淫巧爲戒蓋物莫全於質而莫壞於文而人之心因物有遷亦必由之況人君之心衆欲所攻由是而日滋焉豈有紀極耶故象箸之作箕子占知其終而瓊宮瑤臺卒用此以喪天下此固往事之明鑑也然則後之人君欲飭百工者則如之何亦惟曰日省月試旣廩稱事庶乎其可爾

月令曰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臣若水通曰此孟冬之令也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故令工師百工之長效其功諸器皆成獨舉祭器者蓋莫尊於祭器君子不敢以其私褻同其所尊敬故也所謂按度程者觀其體制大小之合式與否而又戒之勿作爲淫巧之工以蕩上心恐玩之而奢侈之情或生也必以功致爲上惟欲精密工緻以久於用也必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如上不合度程或淫巧功不致者則其不誠矣必行其罪罰以窮其情蓋所以稽而警之於後使其不敢不誠于功也如是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矣先王之飭百工如此然則今之命工效物其亦以祭器爲先乎而所以先於祭器者亦惟令其可悅於心抑誠於工以久於用乎此則任工者之所當知也

○周禮地官司市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臣若水通曰僞飾之禁如用器不中度布帛不中數之類也凡此之禁其目有十二爲一曰圭璧二曰金璋三曰命服四曰命車五曰宗廟之器六曰戎器七曰用器八曰兵車九曰牲色十曰錦文十一曰珠十二曰玉是也

故四民皆禁之者以民不得畜商不得資賈不得鬻工不得作如此則國無詐僞之人其於治也何有哉

○夏官稾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臣若水通曰齎工者給市財用之直也弓六物者王弧夾庾唐大也三等因人爲強弱長短也弩四物者視弓無王弧也矢八物者枉絜殺鍭矰茀恒庳也箙者盛矢者也素者胎

者也書等餼工者書其工拙之等降制其餼
食之厚薄也乘其事者計其事之成功也試
而上下誅賞者考之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
之也不然則罰亦如之故既於稟人而百工
之職其可推矣
○中庸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告哀公九經中之一事
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周官太宰以九職
任萬民而必謹於百工飭化八材者以民生
日用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而況於公府之
地乎不知有以飭之則工不信度矣故曰以

省之月以試之所以程其能也既以稟之必
稱其事而上下之所以償其勞也由是事必
效能工必信度而百工自勸器按度程功無
不當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舉無所容矣
百工豈有不飭者哉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
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
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
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臣若水通曰計丈數者計所當城之丈數也
揣高卑度厚薄揣版幹高卑之宜度本末厚
薄之制也仞溝洫物土方仞溝洫深淺之準
相取土之方面也議遠邇量事期者議徒役
之遠近命時日之多寡也計徒庸慮材用書
餱糧者知用幾人功知費幾財用知用幾糧
食以令於諸侯使供其役也夫周敬王欲罷
成周之役合諸侯而城之事委諸晉無徵怨
於百姓其實是也范獻子知奉王命而以
從事謂晉勿與知其謀則非士彌牟營城之
制亦益且備矣獨不思君德不修徒欲徼福
於成周何為也哉故曰在德不在險
○國語周語內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

其上猶恐有降替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
臣若水通曰共與供同旌表也車服旗章上
下有等所以彰明貴賤為之表識夫百工不
飭則利用不興利用不興則不可以為國況
天下乎故禹陳三事利用與焉孔陳九經亦
來百工故曰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之也
有天下以內史之言合觀之夫然後知虞廷
若工之命為重務也
○漢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
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
女紅害則寒之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

實矣

臣若水通曰淫巧之滋非生財之道也夫生財何道也尚儉素而已矣是故民朴素則財用足而風俗美也於風俗而能反其本焉天下其有不治哉易賁之上九曰白賁無咎知白賁之無咎則知後世之事淫巧者皆咎矣爲人上者其可不華玆警乎

宋武帝永初三年五月嶺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細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

臣若水通曰奇巧之物人情所好也宋武帝乃能惡其人而禁其物者蓋亦知奇巧者爲淫侈之漸此而不禁則天下從風而靡矣宋武創業之君備嘗艱苦故崇朴戒侈將以爲天下遺後嗣也使其子孫世守其朴而不失焉則豈至一再傳而恣淫肆侈卒爲蕭氏所乘也哉

陳武帝永定二年六月詔左光祿大夫猗氏祭遐上古四事其一曰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競爲侈靡使禍亂多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貢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竊恐移遂好移有損以俗

臣若水通曰傳云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豈不信乎甚矣奇巧之能移人心也人君之心一爲所移而無主則流於欲而不知蕩其情惑其性而風俗化之矣然則百工者雖若末務然教本尚實必自百工始也君天下者可不務乎

唐高宗乾封二年正月耕耤田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命撤之

臣若水通曰語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百工之淫巧起於人主之所喜也是故人主敦本尚質而天下向風矣若高宗者撤雕文之耒耜豈不足以爲法於後世乎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人主之玩好可不慎哉

國朝洪武十九年四月丙戌朔定工匠輪班初工部籍諸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爲班更番赴京輪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逵復議舉行量地遠近以爲班次且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他役著爲令於是諸工匠便之

臣若水通曰虞廷九官共工居一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飾化八材是則工

師之官所掌之事雖若輕而小而其所以關繫者華朴之間君心之存亡係焉夫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民休戚皆由乎此苟能體認天理於游藝之時則凡身之所居與夫服飾器用之奉必不事侈靡尚淫巧以費民財劵民力則歛薄役輕而天下安矣我

皇祖昭明物理體悉人情知工匠之艱若命工部驗其丁力定以輪班免以他役無非一念恭儉之發也

聖子神孫其視法之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一終

也田上 [illegible]

○國語周語虢文公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

臣若水通曰文公虢仲之後為王卿士粢盛黍稷也事即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蕃庶生育衆庶也供給備祀戎之用者也和協輯睦謂交際合衆也蕃殖謂積畜也敦厖純固謂俗厚民安也數者皆取給於農農廢則與

百事廢矣故為人君者能因虢文公之言而有悟焉則知重農力本而天下國家之財用備矣

○虢文公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

臣若水通曰旅衆也徇行也滯猶蟄也辟刑也司寇刑官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者言其行之先後也大徇者帥公卿大夫以徇行農事也夫自天子公卿皆農藉躬行以先烝

下之農所以教民力本也周以農事而興之公之言其有所受之矣治天下者其毋以民事為緩也哉

○魯語仲尼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

臣若水通曰制土制其肥磽以為差也籍田而稅也砥平也平遠邇閒其道里以為之差而使之平也里廛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夫先王體國經野曰賦有常載之周官若孟子以井出賦是以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賦民有不堪矣仲尼不答冉有之問而私語先王之典豈非欲其聞之而止也歟為民主者其尚亦思之哉

○漢武帝征和四年六月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

臣若水通曰屯田之事所謂一舉而三善集焉者也足食足兵而民信矣桑弘羊計利之臣也其論輪臺屯田一事有關計者有取焉語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後之人若其尚采之哉

○宣帝神爵元年七月趙充國上屯田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

臣若水通曰趙充國與金城之師自急近功者觀之非不可以歲月下而彼偶持以經久之計者何哉蓋固根本而不輕用乎技擊務全勝而不徒恃乎兵力所謂以逸待勞者也卒之兵食俱足虜不敢窺而乃振旅凱旋此固丈人之師也留田之疏至今流傳度越漢家諸將之上矣老成謀國者宜取法焉

○漢光武建武十一年朝臣議欲棄金城破羌之西馬援上言不可棄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附降

臣若水通曰金城破羌之西朝臣皆欲棄之矣然膏腴之勢據焉馬援獨弗棄又從而經理其務勸課其業使民既內安而夷亦外附則所以脫邊境於左衽爲西邊之藩籬皆援之功也後之司閫計者能法援之計焉夷夏其寧一矣

○漢和帝永元十四年春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曹鳳上言宜及此時廣設屯田絕穀富邊國家可以無西顧之憂帝從之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後增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

臣若水通曰降羌之所以背服不常者以其恃有大小榆谷土地肥美也曹鳳廣設屯田之議誠可以絕窺欲之源省委輸之役其利於國家大矣然而三十四部之功甫立而諸羌復叛非其謀之罪也此又不可以成敗論焉

漢順帝永建五年夏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三月辛亥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

臣若水通曰邊地可田而棄之外夷誠所謂齎糧以資盜矣順帝遵永元故事令復屯田則鈔暴可絕邊儲可實一舉而兩得其爲國計之利豈小哉

○漢獻帝建安元年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

臣若水通曰曹操屯田之議發之者毛玠定之者棗祗成之者任峻也夫以曹操一奸雄耳當亂離之餘猶能聽從群謀收富強之效以成兼併之計使明君乘無事之時而圖之以助國計以寬民力則其效之所致豈但如操而已哉

○漢後主建興四年吳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吳主報曰甚善令孫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令與衆均等其勞也

臣若水通曰增廣農畝雖誠用於謀國矣而吳主遂欲親執其勞奚之君臣同心協力此其所以鼎峙於江表也

○建興十二年四月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

爲久住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臣若水通曰兵以食而強古者兵農爲一無事則耕有事則戰自食其力而無轉輸之勞所在有備而無匱乏之患則何所往而不成功也諸葛亮伐魏分兵屯田則其志豈小小耶竟天不假年而不使天下蒙其澤奈之何哉

○後主延熙四年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鄧艾行陳頴以東至壽春艾以爲昔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

事在淮南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歲充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千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始開廣漕渠每大興軍旅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

臣若水通曰魏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宜其應接不給矣乃信用鄧艾屯田淮頴卒之國用有備而大功遂成豈非富強之長策乎人君享有天下豈可緩民事而不知所以經理之反視魏人之不若哉

○晉武帝泰始五年羊祜鎮襄陽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

臣若水通曰羊祜與陸抗之邊境相持命使交通抗與之亦孚信無疑宜若無所事備矣至其墾田八百頃致十年之積其自治何其密哉內備國用外孚敵人以安兩國之民其爲邊計可謂萬全者矣宜書之以爲後世耕守備邊之法焉

○晉武帝太康元年杜預還襄陽引滍淯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

臣若水通曰甚矣兵食資於農而農資於

水利也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公穿腴口則蜀以富饒史起引漳於魏而鄴旁有稻梁之詠鄭國道涇於秦而谷口有禾黍之謡今杜預當倥偬多事之日而能爲此爲農久遠之謀其亦善於經畫者矣

○宋文帝元嘉七年十二月長沙王義欣鎮壽陽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頹敗義欣隨宜經理芍陂久廢脩治堤防引河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

臣若水通曰周禮遂人主鄉遂擴膏腴之地以爲溝洫者多於田匠人主都鄙率井田之

民以治灌溉者多矣賦而所以尊主安人
者以潴蓄水雖旱不乾以防止水雖水不溢
此聖人經制之大利湮廢已久羲欣鎮壽陽
而能留心於此可謂知所先務矣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魏主燾聞爲政何
先時魏多封禁良田高允曰臣少賤唯知農事
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
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
臣若水通曰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地生
物以養民民輸賦以足國上下富足而不治
者未之有也若封禁良田君專其利也民有

不堪則亂生至矣允之對其善矣哉
○齊高帝建元三年魏薛虎子上表以爲國家欲
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
萬資糧之絹人十二疋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
免飢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
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
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
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
十倍之絹䝼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
皆貯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
亦有吞敵之勢魏人從之

臣若水通曰虎子屯田之疏足食足兵一舉
而兩得矣苟能行之不替則萬世之利而萬
全之計也孝文從之亦可謂知大計者哉
○齊和帝中興二年東歸以蕭憺爲荊州刺史荊
州軍旅之後公私困乏憺厲精爲治廣屯田省
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困乏
臣若水通曰廣屯田則兵食有所資省力役
則屯種無所奪故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
以無饑矣當五胡兵爭之日適禍變相尋之
時而蕭憺留心於此可謂良刺史矣
○陳文帝天嘉元年十二月齊置屯田初齊顯祖

之末穀糴踊貴濟南王即位尚書左丞蘇珍之
建議脩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肅宗即
位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歲收
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周贍又於河内置懷義等
屯以給河南之費由是稍止轉輸之勞
臣若水通曰齊以興屯田之政其利所濟如
此其大況今天下之大地有遺利民有遺力
擇閑曠之田以授天下之兵則兵不必仰給
於民民不致轉輸於兵國富人足而兵強矣
不然東南之財賦有時而竭兵亦何所賴耶
爲經國長久之計者其尚留意於此焉

隋文帝開皇十年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宇
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苞桑朕甚憫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臣若水通曰罷新置軍府而驅兵於農開皇之制善矣蓋喪亂既平兵有無事之夫地有不耕之田故兵授恒產以耕之則衣食足矣居則散而爲農戰則聚而爲兵兵農合一古之制也此開皇之治所以爲可觀也已有國家者豈可少隋之治而以爲不足法耶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二終

[stamp]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三

屯田下 水利營田附

○唐高祖武德六年十月壬戌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爲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總管

臣若水通曰餽運之勞孰與坐食之安閒曠之兵孰與耕桑之利狃於苟且而病其更張天下國家之事無一可爲者矣竇靜之請屯田其慮遠矣裴寂輩習於一時之安而欲沮之豈足與謀國者哉唐祖從靜之議而行之豈特一時之利乃萬世之利也

○唐高宗龍朔二年劉仁軌鎮百濟脩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

臣若水通曰國之大事在戎而戎之大命在食脩屯田所以備食而即戎也如從仁軌之言高麗可以不圖而坐制矣

○唐中宗嗣聖十八年十一月以郭元振爲涼州都督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闢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至是一縑糴數十斛

至數十年

臣若水通曰元振為涼州且漢通置屯田之政盡水陸之利以收富強之效由今人之好功顯節定如元振者幾何人哉

○唐玄宗開元五年宋慶禮為營州都督於柳城開屯田八十餘所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里浸繁

臣若水通曰屯田之設有古兵農之遺法且耕且守可以免內輸之勞可以嚴外侮之備農作相勸守望相助患難相保以實行途以逸待勞安邊足用之策莫此爲善者也宋慶禮營州之備可以爲後世法矣

○開元十二年五月制諸逃戶自首聽所在附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徵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爲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

臣若水通曰因逃戶而[illegible]科則民未被開墾之利而已若有逃戶之患矣玄宗隱逃戶自首所闢閒田隨宜收稅不爲私暴可謂善於治地節於取利者矣戶口之蕃宜哉

○唐德宗貞元九年五月陸贄上奏請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

及於涼州募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時所恃以爲萬全取勝之計者以兵農爲一也屯田之制食出於民亦備邊之良法也陸贄所謂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其利一何博哉惜乎德宗徒善其言而不能盡用也後之有天下者必求其法順天時因地利酌其宜而行之則財無不豐而兵無不足矣

○貞元元年陸贄草大赦制曰朕憫念蒼生務恤征討頻有詔命許其自新其歸順百姓仍委節度觀察使刺史給空閑地任便安居優復終身又曰諸道有[illegible]令今行營平已後聽歸本貫又曰諸道有[illegible]使及行用府長吏切務安存仍量以空閑田地給付免其差役任自營生

臣若水通曰帝王以好生爲德法天因地以養利者也是故闢地授于歸順之民而民樂其生開田授于解退之官而官遂其性土膏無遺棄之利生人無匱貧之嘆王者之政也嗚呼世稱贄爲王佐之才其近是耶

○[illegible]送水陸運使韓重華歸所治序曰六年冬

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糧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濕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五十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

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

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治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

王若水通曰甚矣屯田之爲務重而有關於國家之大利也今夫二人之鬪必須之於力力之足否勝負之所由判力之足者食爲之也況夫振武之告饑又非一人之命非一軍之命而一國之命脈所由係也重華至則捐逋租釋贓罪而使之盡力於農遂收其入以償四十萬斛之粟由是而推廣之屯愈多而利愈博使當時公卿不沮盡行其說其爲國

家之賴可量也哉行之而不弛則唐至今猶存可也

○宋太宗淳化四年三月以何承矩爲河北屯田制置使時契丹撓邊承矩請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堤貯水爲屯田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期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闐即播爲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將見彼弱我強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太宗嘉納之

臣若水通曰邊陲之所需者兵而已矣兵之所急者食而已矣今屯田以求足食之道舍足食而求足兵之策奚可得哉是故屯田有法則兵農合而守戰利故內輓之勞可省而外侮之備可嚴矣承矩之爲屯田也兵農兼至而國家大賴其利安邊之要策誠無以踰於此矣有天下者可不擇是人而用之哉

○宋仁宗天聖七年三月給契丹流民田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

臣若水通曰契丹飢而來以中國之有仁君也及境而給田賜食無內外彼此之私所謂既來之則安之者矣仁宗曰皆吾赤子則愛民之心又與天地同體矣吁其仁矣哉

○宋高宗建炎三年七月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舊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放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隷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爲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臣若水通曰古者兵與農一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無事則耕有事則戰皆出於井田之制爾後世則兵與農二故有屯田之名夫屯田固不若井田矣然今之所謂屯田者柳宣如趙充國諸葛亮之所經營者乎林勳痛知此弊欲復古制以井田爲言可謂豪傑之士矣然井田之行在有君有臣爾高宗之時奸檜當國非其時矣惜哉

○宋高宗紹興四年七月岳飛復襄陽等六郡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剿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臣若水通曰岳飛以恢復爲已任此大事也而以營田厚利爲請必俟糧足而後動其慮遠矣及其用兵規置亢术屢蹶至以父呼豈非屯田之利助之也乎使其志得行不困於

知議之非恢復中原特易易爾
宋高宗時陳規守德安府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種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砦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荳各二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詔嘉獎之仍下其法於諸鎭

臣若水通曰營田屯田名雖不同其爲足國之道一也規守德安條陳營屯田事其說甚

矣高宗旣嘉奬之又下其法於諸鎭可不謂從善之君乎

○宋儒楊時進事劄子有云關陝地尙多閑田不若募邊民爲弓箭手如陝西例蠲其租賦使習騎射亦足殺常勝軍之勢仍立定額無使增溢不三五年可漸消矣

臣若水通曰張獻有言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此所以地多閑田乎棄地之利失民之天禍莫甚焉故募邊民以耕之而因之以習騎射開衣食之源爲戰守之備孔子所謂足食足兵盡在於是矣後之人君之制四夷主將之爲邊備盍亦效法於是乎

○張栻云持節利路興洋間多營田與民田錯雜官軍恃強爲擾田且多荒張栻上其事乞宣撫使請令民亦得佃耕穀用以廣

臣若水通曰軍民皆耕足用之道也然而民田與營田雜錯則不無侵擾之患矣所以治之者必得以軍法行之則軍民皆知畏法而各安其業矣

○張栻述吏部侍郎李浩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爲廢地心實痛之條畫營田便利甚悉

臣若水通曰土地之生物也力勤者穰力惰

者荒是故有沃人而無沃地矣夫以兩淮之沃壤棄而不耕遂爲廢土是天之所以養民者而使民棄之此仁人之所宜痛心也及其條畫營田便利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乎孟子曰仁者宜在高位人君得若人而用之則民物各得其所矣

○國朝洪武十九年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令軍士開耕以備儲偫

上諭戶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防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僉城而儲蓄充實

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邊城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後其歲限之粟使彼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

臣若水通曰屯田內有不費之惠外有守禦之備古今足兵食守邊境之良法莫有過焉者也是以善爲國者必因天時盡地利不以邊荒之地而輟人爲之功廢天地自然之利也雲南地廣而荒沐英首建開墾置屯之議可謂有志復古矣

皇祖知屯田之利而善之可謂能用善謀矣至於緩其歲徵之例則又一念之仁而爲生財之本矣惟

聖明留意率脩

祖德俾守在四夷社稷幸甚

○洪武三十二年己卯詔遣延安侯唐勝宗長興侯耿炳文巡視陝西城督軍屯田

臣若水通曰邊守者中國夷狄之大防而天下安危之所關也邊兵之不足以食之不給也道路之遠輸將之難率數十倍而致其一此鼂錯所以謂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爲當世之急務也我

皇祖撥亂反治安內備外之事靡不悉舉其屯田之制則於閑曠之土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守者十七耕者十三而更番之遇有儆急朝發夕至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稼之利一舉而兩得矣至是詔遣二侯巡視城池督軍屯種其督責之法何其嚴也臣竊以爲每人受田二十畝出租六石比之民爲重恐軍人不堪而屯法易廢也伏願

聖明體

皇祖之心推優恤之令較其腴瘠之分均其輕重之入宜稍倣井田之制歲收公田之入上無科徵之擾下無逋負之患則屯種之軍樂於耕勇於戰既得以足軍國之儲又得以遂室家之樂公私兩便上下俱足矣

○諸司職掌凡邊防郡縣守禦去處新立衛分撥軍開墾荒田屯種須計算頃畝數目及田地肥瘠人力勤惰務在不曠征徭不失軍餉合用農器有司鑄造發用木植自行採辦牛隻不敷移文索取官廄數多發遣如果路遠官價收買給用

○問刑條例凡用強占種屯田者問罪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軍軍丁人等發邊衛充軍民發口

外爲民害屯寺官不行用心清査者糾奏治罪
臣若水通曰古者寓兵於農屯田之設其遺意與語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故趙充國屯田金城孔明屯田渭上誠足食足兵之要道也然必廣設而多聚之嚴禁而勤督之其庶幾行而不廢收久遠之利焉

○永樂十一年四月

太宗皇帝坐御煖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大學士楊榮對宜擇將帥分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既安則耕不違時何患兵食之不足哉

臣若水通曰屯田者富國強兵自然之利也

然或將帥不得其人則占役以違其時剋削以侵其利而法遂廢爾苟得其人則軍士不擾而均得以力於農將見食不求足而自足兵不求強而自強矣若大學士楊榮者豈非謀國之善者哉伏惟
聖明爲經國久遠之圖宜體
太宗之意而推行之如有占役侵利之將即以軍法從事則其事可脩舉而不壞矣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廟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
先帝所立屯田法甚善居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儲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以重法

臣若水通曰兵農一則所謂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孟子云不違民時穀不可勝食也是以古之聖王必以農事爲重而不可輕役其民焉我
朝屯田之制甚善其效不著者以征役妨其時

而不得以盡力於南畝故也
仁廟之諭洞見弊端修舉善政且嚴其法禁可謂知務之急矣臣竊觀今日屯田之士其困蓋有不止於昔時者惟
聖明深念之

○憲綱一荒閑田土行屬正官設法召民開墾趁時布種其合納錢糧須候年限滿日科徵毋致抛荒

○問刑條例河南北直隸各處空閑地土
祖宗朝俱聽民儘力開耕永不起科若有占奪投獻者照屯田及民田寺觀田例問發

臣若水通曰國以民保民以土養故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郊野之有閑田而使民得以耕焉以徵收以限或永不起科恤其時而不妨其功嚴其令使不奪其利此我

祖宗之仁敬天勤民之意其出於尋常萬萬矣

聖子神孫宜深體焉

格物通卷之八十三 終

格物通卷之八十四

馬政

○詩魯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臣若水通曰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也駉駉腹幹肥張之貌林外謂之坰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則馬之盛衰其有關於國家之盛衰矣僖公之馬薄言其在坰者有驈皇驪黃而色無不備以車彭彭而力無不齊是豈偶然而致哉蓋由其立

心遠大無見小欲速之私故思及於馬凡所以牧養而調用者不徇私以廢法故馬之在官在民者各無不善矣苟立心不遠輕謀淺慮則凡施之國家大小皆無成矣豈獨一馬政哉伏惟

聖明於思無疆之學益深講求以為蕃牧富強之本焉

禮記月令曰游牝別群則縶騰駒班馬政

臣若水通曰此仲夏之令也別群者離其群也季春遊牝於牧至仲夏游牝已遂故別群也縶維之也騰駒者騰躍之駒也於此時縶

騰駒之吻恐蹄齧以傷其孕也二者皆以遂長養也班布也馬政養馬之政令也

○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臣若水通曰此季秋之令也先王於季秋之月天氣平和之時教人田獵以逐禽獸因以習五戎之事即車攻所謂田獵以選車徒者也斯時也又班布馬政必齊色度力然後同乘焉夫田獵所以得利人之所欲莫甚於利者軍戎所以效死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先王之深意也然必繼之以班馬政者蓋行獵必以車駕車必以馬故必班馬政比乘車然後田獵之事可因之而舉而軍戎之教寓於其中矣今天下雖無事然不可忘戰而馬政亦所當脩有太僕之官以專其事有御史之恪以稽其弊蓋亦詳備矣伏惟

聖明嚴加戒飭以復先王之遺意焉

○周禮夏官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夏官之攻也馬質官名質平也主買馬而平其價者也謂之量三物者謂三馬之材有高下之等必有以量而齊後可以知其質也其材力可以供兵戎之事者曰戎馬可以供田獵之事者曰田馬以至駑馬則材下之材所以供冗事也三者皆有物賈者曰綱惡馬者以索綱而繫之使不得奔逐蹄齧也此先王養馬之政布在方冊後之人主果能行之則馬生日蕃而軍國之用無窮矣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臣若水通曰此亦周禮夏官之馬政也校人掌蕃育之官也種馬者上上善似母者也物猶色也毛色之不同也六馬以白下以賀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

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也師圉趣馬馭夫僕夫皆掌馬之官吏也良馬者郎五路之馬也乘馬四馬也四馬故四圉而一師也出師而上以至左右校則良馬一種爲匹四百三十二五種凡二千一百六十七匹也駑馬三之則爲匹千二百九十六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王馬大備矣麗也者耦也八皆當作六駑馬師廿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夫然後三之其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畢之也閑猶闌也十二閑者六廐成校校有左右也六閑者齊馬道馬田馬爲三閑而

駑馬三之也四閑者良馬一駑馬三也四種二種何也四種無種與戎二種田與駑也特居四之一者爲牝三也欲其生之衆也馬祖天駟也執駒者春通淫之時駒弱恐乘匹傷之也先牧始養馬者也攻特者爲其蹄齧不可乘用也馬社始乘馬者也馬步神之爲馬災害者也講馭夫者簡練習熟馭馬之人也

〇左傳莊公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臣若水通曰不時者非作廐之時也凡馬凡養馬之法也日中者春分秋分也春分則駑繁而馬牧于野秋分則水寒而馬還於廐也書新者則前此未有也書新于春非其時也非其時而馬方出而徒以妨農非所以爲政矣夫馬出入於日中何也所以順天之道因地之宜而盡物之性也延廐之作其意則異乎是矣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衛文公之所以復國也夫以忘親釋怨如莊公者又烏足以語此哉

〇漢文帝初年廐馬止有百餘匹下取給於邊郡班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是時內郡之盛則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

成群乘字牝者擯不聚會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邊其良者以給乘輿

臣若水通曰動植之物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而人則參贊裁成焉漢文之時馬不過百餘匹及班氏橋桃馬政一脩遂至阡陌成群夫天地之生養如故也其所以盛衰相遠者則由人爾矣司馬政者當求得如班氏橋桃者任之可也

〇漢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四年御史大夫衛綰奏禁馬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時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北邊以郎爲

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萬匹
臣若水通曰牧馬之政在嚴法禁明分數而
已法禁嚴則馬無妄用而得以盡其材分數
明則人有定牧而得以專其責鄧結所謂馬
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者其法
禁之嚴乎其奴婢三萬人養馬三萬匹者其
分數之明乎此所以人專其責馬盡其材而
牧馬之所以蕃昌也歟
○漢武帝征伐四夷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爲萬
騎太守而馬政始掌於郡二千石矣蓄積廐馬
有四十萬自遣衛霍之師追匈奴而馬大耗馬

乏年乃詔修復馬令以補缺使毋乏武備而已
臣若水通曰郡二千石掌馬政此其創始乎
蓄馬之盛古未有也自此以還而馬大耗於
匈奴之遠追矣嗚呼蓄之難而棄之甚易夫
武王歸馬放牛留有餘不盡之備於後也孰
謂武帝號爲雄材大畧之主而乃計不出此
耶輪臺之悔蓋亦晚矣詩曰前車覆後車戒
伏惟
聖明察焉
○漢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又
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是時有馬者

閒居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其制
優與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郡則縱民畜牧而
官不禁
臣若水通曰漢初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
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至
昭帝之時申明舊制并其所謂馬口錢者而
去之其意亦善矣昭帝能法祖以脩馬政之
善如此可以爲後世嗣君率由舊章之法矣
○漢靈帝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驥廐丞領受
郡國調馬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
臣若水通曰馬政乃兵戎之重務國之命脉

繫焉不可不預爲之備也漢至靈帝網事已
去始置廐丞領受調馬豪右辜榷又從而踊
騰其直雖有非子司其事亦末如之何矣有
天下者宜鑒戒之
○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以王毛仲爲開府儀
同三司初隋末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
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
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
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
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
潛耗大半玄宗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

王毛仲為内外閑廐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加毛仲官

臣若水通曰唐承周隋亂離之後四方征伐之餘馬政之廢也久矣㩀括殘騎但得赤岸澤之牝牡三千爾及其徒之隴右掌之張萬歲馬大蕃息有一縑一匹之盛迨至玄宗掌之以王毛仲馬復大蕃有望如雲錦之美是蓋唐都關中其地宜馬而又監牧之得其人經牧之有其法是何患乎馬之不盛也後之脩馬政者當取法於是焉

○開元十五年聽突厥於西受降城為互市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

臣若水通曰馬莫壯於西北以其風氣剛勁而牧地茂碩也唐群牧之馬既富而又市戎馬以為之種比唐之馬政所以駕秦漢而獨盛也故謂開元天寶時海内富實此非其驗歟

○唐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内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一萬市馬河曲其

凡四十八監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及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一年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土地所以養民也戎馬所以衛民也二者並行而不以相害可也故牧地與農畝各有界限牧地必不可耕可耕者必不雜以為牧地則二者有相

濟而無相妨矣若德宗之初牧地有定民田有界固無不善矣及張茂宗之為廐使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則是以其所衛民者而害養民者矣此司其事者所當致謹焉

○宋太祖以五代時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不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帝始置養馬之務處遣中使諸邊州市馬自是閑廐始充矣

臣若水通曰五代監牧廢弛而馬不蕃息宋祖市馬脩政而閑廐始充是故事之廢與皆由乎人匪由乎天也然則脩舉廢墜在君臣之責爾

○宋太宗既平太原，親征范陽，得汾晉燕薊之
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
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
龍使爲左右天廐使，閑廐使爲崇儀使，內廐馬
既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雍熙初[illegible]臣於邊
外市蕃馬，勿得虧其直。改太廐院爲騏驥院，天
駟監爲天廐坊。自河北、洛陽至許州，鎮監凡十
八監。又詔北虜未平，方資戰騎，分遣使臣收買
京城諸道私家所産之馬。

臣若水通曰：宋初廐馬之盛，由太宗馬政之
備舉，有以致之者矣。至於市蕃馬虧直之禁，

則又所以明中國之信義，而致外蕃之名馬，
其利又不可勝言矣。

○宋太宗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帝慮畜牧之妨
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盡其疆界。又從內侍
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
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可資軍用。自是
諸牧馬頗蕃息。

臣若水通曰：軍之所資，馬爲用，以衛民者也。
使牧馬用侵民田，反有以害之矣，可乎？太宗
遣使而檢視之，則軍民農牧之分明，而二者
並濟矣。否則疆界不立，牧地日廣，民田日削，
而斯民亦耗其矣。馬雖蕃衍，焉衛哉？太宗之
見，後世莫及。若夫不遣司馬之官而遣中使，
使弊生其間，則亦終必害而已矣。

○宋眞宗咸平三年，群牧司總內外馬政，其後歲
遣判官一人巡行諸監，取孳生駒二歲已上者
點印之，左右騏驥院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匹，
餘皆三月出就牧放，秋冬而入，其御馬準備用
者在京師。

臣若水通曰：馬之生也日蕃，而人之偽也日
滋。眞宗取其駒而點印之，防隱匿也。夫隱匿
之弊也久矣，惟智者爲能防其未然，而弊可
已也。然則宋眞宗可謂智哉。然伐

國家則既行之矣，事久法玩，在戒飭之而已耳。伏
惟
聖明留神焉。

○宋仁宗時，舊制以群牧司總天下馬政，其屬有
左右騏驥院，分領左右天駟監、左右天廐坊，其
畜病馬有牧養上下監，收兵校長有提舉指揮
使、副使；諸監之外者，知州、通判兼領之，各據芻
地列棚，並課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廐，孳息有
賞，耗亡有罰，其爲條教甚備。丁度爲群牧使，上
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

其□□八監陝西河東歲市馬一萬二百疋
有不盡塞下之闕自用兵數年所市馬比常歲
損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
爲兵其有能蓄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戶
等以備緩急如此則國馬蕃矣

臣若水通曰宋制掌馬之官甚備而牧馬之政甚詳丁度請爲蓄馬免丁之令務數年市馬之缺亦良策也馬之蕃盛固其宜矣由是而觀馬之盛衰係法之備否司是政者不可不因時以補其弊也

○宋英宗時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置馬監詔比部員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以租佃者令入租以給芻粟月糧已從介請置監自沙苑發牝馬五百往佐交城帝謂文彥博曰馬政之蓋善論群牧判官同論其蕃息以給騎兵遂以台符權群牧判官詔台符及劉航刪修群牧司敕令

臣若水通曰兵之有馬猶身之有足也身非足則無以行兵非馬則無以進知身之不可以無足則知兵之不可以無馬矣唐介之請英宗之言其亦有見於此也乎是故人君之備馬非以外觀也所以備用也其可不盡心乎

○神宗即位留意於馬政於是樞密使邵亢請以牧馬餘田脩稼政以資牧馬之利而群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餘頃今以五萬爲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芻粟從之又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南者爲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諸監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隸於群牧制置

臣若水通曰周禮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皆屬於大司馬若夫樞密所掌者調度機務大事而以下侵群牧之職不亦謬乎蓋牧所以放馬者也放之即所以養之爾惟其養之也專則生息多而壯健緩急之用有備矣此神宗即位之初拳拳於馬政其亦知國之所賴者兵而兵之所賴者馬歟後之爲人君欲詰爾戎兵者取法焉可也

○宋高宗謂輔臣呂頤浩曰若得孳生馬當就水草地是日條畫於饒州四望山等處以爲牧地郡守帶提領選差使臣五員專管牧養事

王若水通曰高宗謂兵以馬政為先可謂知
守備之要矣然牧之在有其地掌之在得其
人有其地而又有其人矣在專其任知斯三
者則唐之䨇錦成群之效豈不可見哉為人
君術設者宜知此三要焉否則徒文具爾
國朝洪武三十年乙巳遣曹國公李景隆還自西
蕃先是命景隆賫金符往西番以茶易馬凡用
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
至是還命分給京衛騎士操養
臣若水通曰周禮夏官以司馬掌兵而以司馬名
之是兵戎之用在於馬古先王未嘗不以此
為重也欲修馬政必聖人在上盡人之性而
有以盡物之性又必得一心一德之臣以分
職於下則芻牧有道而生育蕃息矣我
皇祖眷眷留意於馬政兼用前代之善在內地則
散於民即宋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於官
即唐監牧之制也至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
豈非宋之市於夷者乎今臣賫符以茶易馬
於西蕃歸則分給京衛騎士操養可以得之
不費而處之有方矣夫戎人得茶不能為我
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其消移默奪之機
則密矣但承平日久法玩弊生詰爾戎兵亦

聖學中之一事也伏惟
聖明體
皇祖立法之心為國家先事之圖幸甚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
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
于南京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
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
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
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
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爲內地則民牧以給
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
川陝西立茶馬五司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
為邊備
臣若水通曰此我
朝國馬之制也夫戎之所急莫急於馬故我
朝於戎馬之政尤其詳焉其地屬有南北各以其
便以茶易馬又有其法自內及外周悉詳備
此馬之用所以無乏絕也然今之蕃育宜息
不知能如
國初之盛者乎其所司之官不知能如前之得人
乎循廢振弊惟在
聖明之一心爾

大學格物通卷之八十四終

大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五

漕運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若水通曰此漢賈誼上文帝之疏也長安即關中也夫關中漢之所都也漢都關中則固資淮南以爲奉地矣然自淮至關中數千里其遠地之輸將類皆費數十錢始能致一錢之賦其間或有越諸侯之境而調均發徵者是以所費者多而致者少至無謂也夫古者天子諸侯地不過千里百里都其中土四面輸將其道里天子止五百里諸侯止五十里爾至秦併天下都關中去海有數千里之遠其輸將由邊海而至都又數十錢之費乃致一錢矣然則人君不可不以節[illegible]爲務

之臣若拈之以為後世規焉
○漢武帝元光六年春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為便
臣若水通曰鄭當時穿渠之利有二焉一則可以省漕粟一則可以利溉田暫勞而永逸論者至今稱之蓋由當時講求水利毋邈近功無惜小費毅然任之而不疑然非武帝之明決未必不沮之於群議廢之於矗始也然則啓之者當時之功用之者武帝之明是宜

並書之
○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夏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臣若水通曰運口軍國之憂也猶為上游運次之飛輓為下海運則不得已而用之也蓋費力漸多則漸為下策爾史稱明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脩至是遣王景發卒修汴渠隄千餘里隄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矣豫之民得以安居而運道通矣明帝之為國計也不亦善哉
○漢後主建興十二年二月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臣若水通曰蜀地山險斜不通舟楫轉運甚艱故亮為木牛流馬之法今其制不可考而蜀道崎嶇飛輓咸集要非尋常智謀所可辦者非振古之奇才其孰能神其術如是哉
○晉惠帝永寧元年四月成都王穎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民
臣若水通曰國之儲積為軍國計也穎表運河北邸閣之粟十五萬以振陽翟饑民者何

哉蓋軍國之所以存亡勝敗以其有民也故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而況軍國之需乎穎之計可謂有深長之慮矣後之人君為瓊林大盈之積或乃多聚內帑以為私財而不恤民饑者亦何心哉
○晉惠帝永興元年正月羅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又遣治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為尚後繼時流民在荊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云

爲盜賊弘大給其用後稱粮

臣按水通曰綱紀弘之䕫官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氣相通貫則爲康強否則病且死矣世之爲人臣者多以分職自私不相應如痿痺之人血氣不貫其不誤人國家者鮮矣荊州巴洛相爲脣齒巴洛軍之圖荊州之憂也劉弘不以分職自私慨然許之尚以漕米三萬可謂公以存心忠於所事矣嗚呼賢矣哉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臣按八通曰李唐創業之初漕運不若後世之多而其用未嘗以財屈者何也用之有節也蓋天之生財有限人之運力有窮不可不節也使用之無節焉則雖竭民之髓竭民之膏而其用亦有所不足矣故運事無節用其本爲人君者其可不究心哉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上將征高麗敕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粮以韋挺爲饋運使又命蕭銳運河南諸州粮入海

臣按水通曰太宗親征遼東預爲足食之計命官造船雖役及百姓運可謂輕民命而㬥民上矣夫以中國之人命易之財而事帝王所不治之戎狄譬猶剸心腹氣血而求益於指爪皮毛不可得也其不亡亦幸矣臣請書之以爲人君遠運虛內事外者之戒焉

○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關中久雨穀貴上將幸東都裴耀卿上言曰臣聞貞觀永徽之際歲漕關中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而以江淮之粟吳人不習河漕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留滯矣上深然其言

臣按水通曰耀卿此謀節級轉運不滯於遠船不疲於遠勞雖用民力不知其勞誠爲轉運之良法也開元之盛君子謂漕運雖轉運之司而其建明有如此者其可易也夫

○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又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陸運錢三十萬緡

臣按水通曰……此漕運之……矣……

三十萬而官不告乏凡三四遞運而民不告
勞其獲效多而所費少自漢以來莫之過也
開元天寶間海內富實而京師之府庫盈
充非斯人之功也哉

○天寶元年正月陝州刺史李齊物穿三門運渠

臣若水通曰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漕開其
山巔以為輓路自以為計得矣至於舟行激
水舟不得入乃候水漲而以人輓之購山夫
而用力多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李齊物之
官以此為戒其人烏足尚哉臣故書之以為後
戒

○天寶二年江淮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
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
發人丘墓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

臣若水通曰韋堅之計非欲便於國益於民
以飾觀視之美而逢君之欲也玄宗見其運
檣數里珍異滿目則侈然自足矣而復恤其
民怨而國危乎天寶去開元無幾而轉運之
弊如此異時播遷豈徒歸諸天哉噫可以為
世鑒矣

○唐肅宗乾元二年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段
秀實獨運芻粟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臣若水通曰兵以食強也食足則兵足而兵
信之斯無往不利矣食盡則兵懈士心必貳
其衆能信乎秀實獨運芻粮以給行營其
知當務之急者歟

○唐代宗廣德二年三月劉晏為轉運使以江
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
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口
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
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升斗沉覆者

臣若水通曰劉晏轉運之法世稱理財之
善也蓋由躬親勤勞籌筭自晰達旦雖休澣不

費務其事精於此也久矣而又取濟於益利
宜其事之易辦而成其功也雖然大學曰未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
不終者也晏亦專利之臣爾未聞以仁義之
利導其君者故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
小人矣然則晏亦非國家之大利也

○唐德宗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
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
帝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石至陝李泌即
奏之帝喜遽詣東宮謂左右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
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

曰上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如故矣

臣若水通曰經曰制節謹度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德宗以聚斂為良臣以掊克為長策而不節無度既已久失人心而釀禍亂矣播遷之餘乃至倉廩罄竭上下乏食是不守其富矣韓滉運米至陝而帝有得生之喜僅有萬歲之呼然則非糧運則有冤怨生變即有不得生之禍矣轉運之利於國家豈小也

哉昔者公劉好貨其詩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帝之好與公劉同而其效相反者蓋天理人欲之不同情爾人君可不以德宗為戒而以公劉為法哉

唐陸贄上疏告德宗曰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止傷百川之聞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榷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

淮湖風浪之弊泝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務於嗇息

力役靡施然後可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須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糜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自兵興以後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規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

出折納粟麥公備支積足給救年因農之家
用穀錢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
貴加倍貯廢價之流痛切多閔輔以穀賤傷農
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
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
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
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
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
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
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
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

而從其一餧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失
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
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
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
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
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盖因往
年蝗旱閑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
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
比之中途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
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
免其停滯舟舡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

倫次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及
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
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
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舍廩充盈
隨便寄積耗損者未盡新者嬰加歲月漸深耗
損增甚縱絶江淮轉輸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
間尤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舡次不停但恐過多
不宜有閑今歲関中之地百穀豐登京兆及
諸縣令頗以此事爲言處在京米粟太賤請
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令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
至百餘萬石又令糴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

貴賤并顧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
價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
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
害運務且合悉停臣慮運務若停則舟船
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倘遇災凶復須轉
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
經畧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
利棄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
防微是其均漸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
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
審必免貽憂

臣若水通曰陸贄論轉運一事變通盡利至
爲詳悉視此處歲穀之豐歉餘乏以爲彼處
轉運之多寡遠時宜而不溺於見聞防
遠患而不狃于近利贄可謂通達國體者
矣後之人君講運事者宜采擇焉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浙
東西荊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
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師陳蔡
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
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臣若水通曰汴梁四衝八達之地也宋建都

於此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盡因其勢而爲
之也若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則異
於是矣是故法無古今便民者爲良法也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
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
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
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挽輸之
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
臣若水通曰虞集云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
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伯
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

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爲之初
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三百餘萬石春夏
分二運至舟行風迅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
達於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
不仰給于此 臣愚亦以此爲一代之良法也
夫所謂法之良者豈直以爲足國之用而已
乎蓋其法有三利焉夫漕河係於地者也舟
輓係於人者也海運係於天者也係於地者
地或得以阻之係於人者人亦得以玩之係
於天者惟能順天之時地阻人力不得而與
焉是故有順天之利一也無漕河之阻二也

免輓舟之勞三也此所以爲良法也雖然今
之漕河疏濬地利已非元之比矣督運嚴密
人事已非元之比矣此其萬世之經也若夫
海運之法費力甚少而致粟甚多其說亦不
可廢必不得已而用之其亦權一時之變乎
○程顥曰饋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
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
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
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
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
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但

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較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用者知此爾

臣若水通曰程顥謂一夫可餽一兵七日而計三夫助一兵蓋有見乎運餉之難至精密矣是故古者慎於用兵非獨不忍驅無罪之民而置之鋒鏑之下也亦以餽運之難爾蓋用兵所以利民也至於疲其力傷其財則是以其所利之者反害之矣故古之用兵須精而必靜而制動盡爲省餽餉之費爾

○張栻云比邊方用兵總財賦者議調西川民轉餉張栻謂有三不可西川賦重於三路不待調夫民力已疲矣自蜀至利役夫徒手走千里始得負糧而行又千里乃至西和古人以爲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且倍矣獨柰何且劍利調夫一人之費爲錢八萬西州道遠路必倍以一夫十六萬錢計之直米五十石致六斗之粟利害又相絶矣卒寢其議

臣若水通曰轉餉之役病民以二千里之遠而轉餉又病民之至也張栻三不可之說深見其病可謂能知時務者矣若以爲不達時務而泥於守常者豈知栻者哉後之爲國計者當如栻之深稽其弊然後可以謂之求圖也

○楊時陳時政之弊有曰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

臣若水通曰轉輸之事用民力則病民者也地愈遠則爲病愈甚宋運江淮以南之米去燕雲甚遠矣時言退守以省民勞募邊民以爲弓弩手可謂知兵食之至計者矣

○楊時上淵聖皇帝書其略曰祖宗以來制置發運司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爲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京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爲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爲羨餘以獻而制置發運司拱手無可爲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復轉般而糴本乃取之諸路昔者諸路每歲一路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自鈔法行鹽課悉歸権貨務諸路一無所得漕計日已不給今又斂取之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

臣若水通曰運餉之法莫善於轉般莫不善

於直達是時雖復轉般之名而直達之實猶
在諸路漕米至真揚楚泗未嘗入廒徒爲取
支文具而已夫鹽法與轉般相因以爲利也
久矣自直達行而鹽法隨變所謂相因爲利
者咸失之矣今復轉般之名而無轉般之實
豈非徒然哉此楊時之論所以有感於時弊
而爲後世變法者之戒矣
○國朝洪武二十六年八月
上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有司開臙脂河
上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浩繁一自浙
河至丹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
卷八十五　十六
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
畿甸疏鑿河流以通於浙俾運輸者不勞商旅
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臨事惟勤役
民勿暴薪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
臣若水通曰食者軍民之大命而漕運又
朝廷之大命也
聖祖命李新往督開臙脂河且諭之以轉輸之浩
繁與夫輸輓覆溺之勞苦遂欲河流大通往
來獲便所以利國計而寬民力者至矣然彼
特運於南都者爾
今日都北自揚淮至於會通而達京師其道路之

逕洪閘之險灘淺澀之苦又不可勝言者矣
聖明宜體
祖宗之心以備國而恤民使其所養者皆有功於
國有益於民之人不徒費可也不然何以者
我有用之民而養彼無用之人爲彼無益之
事哉誠使授一官與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爲
念而痛爲之撙節焉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
有不安者乎伏惟
聖明留意焉
○洪武三十年海內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
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
卷八十五　十七
河通利始罷海運
臣若水通曰此我
國朝罷海運之始也夫轉運粮米取以資京師而
已今之漕運甚善而甚美也至於海運一切
罷之臣竊以爲非所以備意外之虞而示人
以不可窮之計也故漕運以爲萬世之經海
運所以備一時之變二者並存斷得之矣然
欲舉海運必備之近海之藩司俾乎知海港
之勢而爲操舟趨避之方則萬全無失可使
一費而收百利矣
小有司職掌及有軍馬去處所需以民粮等項給

以給於者其費必出復有餘其歲歉則不給量其水陸路程地里遠近難易計其人夫多寡明白具奏差官於粮多去處撥運給粮衛分支用

臣若水通曰轉運之法國家大計其在歷代行之其法不同然大要不過隨其地之豐歉量其里之遠近難易而權宜之而已矣此不易之法也我
朝著爲法令提其大綱挈其要領可謂至約而盡矣

○永樂四年六月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番國入貢方物水路以舟楫運載惟南雄至南安楫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
宗曰爲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國入貢不絕皆役民接運豈不防其農事自今番國入貢如值農時其方物並於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卻令運赴南安著爲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無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臣若水通曰古之王者不以遠邇爲人之力故禹貢之制止於甸服千里之內甸四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由其地之遠近而爲之輕重而於五綏要荒之外則無賦也兆鍔曰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爲即其力而不盡盡以爲民也觀我
太宗之言誠有以合古帝王之意繼世以有天下
盡以
太宗爲法乎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五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六

勤課

易繫辭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臣若水通曰此是聖人制耒耜之器有益於民之象也作者歸於神農氏制之也斲謂削而銳之起土者耜也揉謂屈而曲之運耜者耒也益之上巽二陽象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陽象耜之在地下而動也耒耜興而天下皆知耕矣民無遺力而遊食者寡矣地無遺利而田疇治矣取諸易卦之益者益天下之益莫大於農五穀熟而民人育衣食足而禮義生皆農之功也周之有天下皆起於后稷之農畝故國家以農為本為人君者可不知所先務乎

書大禹謨禹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臣若水通曰大禹陳養民之政此則勸懲以保其治也戒諭也休美也董督也大禹言令六府三事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矣然人情恒勤於始怠於終則已成之功能保其不廢乎故勤於始者則戒而諭之以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戒之董之雖以激勵其愛勤之心而不能使之優游厭飫自趨事赴功而不已也故復即其前日歌味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也夫農桑者民衣食之源人君足國之要此大禹所以拳拳於課功之政也為治者宜以為先務焉漢世[illegible]之君頗下勸農詔且設力田之[illegible]然未講於大禹戒董勸歌之政然亦庶幾[illegible]矣仰惟

聖明勸[illegible]於茲而留意焉

詩鄘風定之方中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臣若水通曰此衛人美文公之詩而述其勸課之事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騋言善雨既落之時東作方興則命倌車之人戴星早駕其車而舍止于桑田之間以勸勞農作之人秉持其心實而且深而騋馬之牝有三千[illegible]言其大富也夫富國之道在於農民時在勤勤課故[illegible]行[illegible]而勸課農桑亦

王政之一事也文公以勸農桑而致富
有騋牝之盛成其復興之功而稱衛之所以
哉嗚呼文公秉心塞淵勤於政事特待所感
激從而於破滅之餘猶能有為如此况人主
實有勤政之心而居是無從行之以忠其效
當與以大業於天下又當何如哉
○小雅甫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
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臣若水通曰此章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
者而此則言其省耘勸農之事也曾孫重也
曾孫主祭者之稱饁餉也攘取也旨美也易
治也長竟也有多也敏疾也夫周家本於後稷
本於農然人情好逸使上之人不知所以勸
課而鼓舞之則亦無以使之盡力於耕耘也
故曾孫當黍稷嶷嶷之餘以省耘而來止
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餉耘者於南畝之中
其時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左右之饋而嘗
其旨否其上下相親如此又見其禾之易治
實穎實栗竟畝如一足知其他田終當善
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農夫益以敏
於趨事赴功而為之益疾矣又何食有不足

者哉嗚呼下之興起由於上之勸如此則夫大
勸課之典上之人信有不可不舉者矣
○禮記月令曰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
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
于都
臣若水通曰此孟夏之令也野虞虞人之掌
田野者高平曰原郊外謂之鄙休于都則游
手不務田矣言孟夏之月則命野虞代天子
勞農夫耕作之勞以勸之不可失此耕耘之
時又命司徒之官循行縣之都鄙使民勉於
耕作焉之不得游手好閑以休逸於都邑也
夫古之王者所以重民食也故孟子曰民事
不可緩也夫食者民之命農者食之本故夫
夏農作之月恐民之怠且荒也則野虞有
命司徒有戒所以勸課而督責之者甚密
然天子所以立民之食者是其所以自立也
後世以田舍翁嗤其昔之人者宜其不足以
享國哉
○月令曰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
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

大昏御命曰勞酒
臣若水通曰此孟春之令也元日祈穀者郊祭天配以后稷因祈穀也元辰者郊後吉日也參者參乘之人也介者衣甲也參保介謂參介士爲車右而衣甲者也御也者御車之人也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而爲參也帝籍籍田千畝也勞酒者勞其耕之勤勞也夫躬耕帝籍者何也民之所生者命也命之所依者食也食之所依者土穀也故天子耕籍上以祭神明下以重民命也是故天下無不耕之人所以示勸課之典也

月令曰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臣若水通曰此季春之令也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親自采桑也禁婦女毋觀不得爲容觀之飾也省婦使減省其縫線之事也登成也分繭分布衆婦之繅者也效功校其功之上下也后妃躬桑勸蠶者何也所以重本也故天下無不蠶之婦也所以示勸課之典也以供祭服何也所以致誠敬也
月令曰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或失時行罪無疑
臣若水通曰此仲秋之令也趣收斂者先有收斂之政此又促之也務畜菜者以助穀之不足也多積聚者凡可以備歲者皆聚之也勸種麥者所以續舊穀及新穀之際者也利於民也罪無疑所以重惰民之罰以重麥也麥養民之利也
○月令曰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臣若水通曰此季冬之令也五種者五穀之種也耦二人相偶也田器鎡基之類也夫季冬而備農事者何也乘陽動也陽事之始也將以爲來春播種之計也

周禮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臣若水通曰不毛者謂不種桑麻者也布帛也三夫爲屋民無職事者謂遊惰也宅不種桑麻者則有罰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所以勸織也田不耕者則有罰使出三家之粟所以勸耕也以至遊惰之民則皆無不毛無職事二者之惰矣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

力後之征又所以勸勤業者也夫王者之民
宜其鼓舞而不倦而猶有不盡然者此所以
廑先王之慮而昭示其罰也尤必取之以時
焉者恐其有以病民惟如是庶幾下無所
困而上無所匱其視後世頭會箕斂并取
一時以厲民者大不侔矣

國語周語虢文公曰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
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
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臣若水通曰優饒也裕緩也先王之政務農
為重而講武為輕故四時農居其三武居
四之一則其勸農之義可見矣是故足食足
兵而民信兵農合一故征守有備是故神明
協和而外侮不至也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
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臣若水通曰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
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績功也
辟罪也古之人君勞民勸相與時偕行故賦
事於社獻功於烝皆各以其時也否則縱淫
心舍力本何以阜成財用以享安富尊榮
之福也為人君者不可不修先王勸農之典
焉

○漢宣帝地節四年以龔遂為水衡都尉初遂為
勃海太守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
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
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春夏不得不
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郡中皆
有畜積吏民皆富實徵為都尉

臣若水通曰生財有大道務本以開其源儉
用以節其流而已勃海富實有由然哉

○建武十五年十一月拜張堪漁陽太守堪在
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
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
支

臣若水通曰農耕者民命之本張堪守漁陽
勸民耕稼百姓殷富至有德政之歌此教民
務本之明效也有民社者可不法乎

○章帝建初元年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
死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順時令理冤獄

臣若水通曰章帝建初之詔其要有三曰
勸農桑曰明選舉曰理冤獄然三者必以
農桑為首令則其重農務本之意可見矣

後之君天下者宜視以爲法焉

○漢章帝時秦彭爲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郡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以其所立條式頒下州郡

臣若水通曰王道莫先於養民養民莫先於仁政後世農桑法廢民既失養而征斂無經貪暴之吏因緣爲奸邦本日蹙有自來矣秦彭爲郡乃能開稻田以養貧民立法制以絕姦吏不私於一郡而又推之以與天下同其利焉蓋庶幾仁政保民之公矣獨非百世循吏之法歟

卷八十六　九

○北魏孝文帝時元淑爲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有年三十不識耒耜者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爲之謠曰奉川河東杼軸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理

臣若水通曰先王制四民序農次於士而先於商賈所以重農也夫國之貧富興衰視其本末分數而已務本者多雖欲無富不可得也逐末者多雖欲無貧不可得也民富而知禮義雖欲無治不可得也民貧而爽廉恥雖欲無亂不可得也是以先王之世必重農事孟子嘗曰民事不可緩也是故農事興而百姓可以足食矣元淑化商賈之民而歸之農畝變逐末之俗而使之務本其下車之始躬課教藝二年間遂有田疇始理之謠誠可以爲守令之法矣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正月魏太子晃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臣若水通曰勸課農桑爲政之務也晃立勸課之法令貧者以芸工易牛力標姓名以指勤惰禁遊飲以專農功三事舉而農政修矣墾田大增宜哉

卷八十六　十

○齊武帝永明五年七月春夏大旱魏代地尤甚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於中代亦崇斯業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臣請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

臣若水通曰風俗奢侈由於不務本者衆也朝
鹺鱗請禁珍異定禮式革侈俗斥遊食所以
務農桑以崇積蓄以追復古先哲王之治可
謂知務矣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二月以御史中丞宇文融
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
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
富相恤耕耘以時十四年上躬耕藉田且命有
司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先之勞之故人君之欲
教民必躬先其勞而後可使從也明皇作勸
閱七八十六　十一
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使不躬耕藉田
以為之先雖有勸課農桑之令而民未必從
也其何以能致富安之效也哉

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
命官分詣諸州度民田所使者多不稱至是宋祖
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勸恤下民而民被其害令
當擇其人遂分遣官詣諸州并詔州縣課民
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第為令又置義倉官所
收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臣若水通曰度民田周世宗行之宋太祖亦
行之矣然而收效有不同者文具之與實政
異也宋太祖之實政有三曰精擇人曰課種
植曰時巡視三者舉則虛偽者自無所容於
其間矣此勸課之要務為人君之所當法焉

國朝洪武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藉田遣官享
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
太祖曰耕藉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二以勸農務
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勤
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
爾群臣享胙于此非徒為宴飲之樂正欲群臣
知重農之意

臣若水通曰周之興也自后稷以農為務后
兩中本八　十六　十二
子孫世世業焉此實王業之根本也我
太祖奮起農畝以一華夏之統屢躬藉田之禮所
以勸農務本即后稷之艱難農業文王之卽
田功者矣
聖子神孫克遵遺烈則所以垂億萬年無疆之
休者不在茲乎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
命天下種桑棗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
飽則忘饑暖則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
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
咸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

皆安若可以無虞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
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
或遇凶歉可爲衣食之助
臣若水通曰明主之於民也無所愛小民無所
吝凡可以加惠於窮民者無所不至矣我
聖祖以愛養萬民之心其文王惠鮮懷保之心乎既
勸民盡力於農畝以爲衣食之本而又憂其
或有凶歉之不虞圖爲預防之計諭民種
植桑棗以爲衣食之助勸督之周如此所謂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之政矣
聖子神孫可不體

聖祖之心而思所以俗民於樂利之休也哉
教民榜文曰農民有等懶惰不肯勤務農桑
以致衣食不給已嘗差老人督併耕種令出號令
止是各里老人勸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農種
時月五更擂鼓衆人聞鼓下田老人點閘不下
田者責其務要嚴督見丁著業毋容惰夫遊
食若老人不肯督勸農人窮窘爲非各治其
罪
○教民榜文令天下太平百姓除根差之外無差
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種桑麻棗
柿綿花每歲養蠶所得絲綿可供衣服棗柿
豐年可以資鈔儉年可當糧食仰里老常督諸
者治罪
臣若水通曰昔言養民之政勸之用休董之
用威此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古者春省耕
秋省斂皆所以勸課乎民爲衣食計也富人
情莫不欲逸惡勞而使之有之之道也周公之告
成王見於詩者有若七月見於書者有若無逸欲
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張栻以爲帝
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伏覩
國家教民榜此二節所諭種植之道勸課之政備
矣非易之說以使民進之而勸無逸詩之七

月之教乎仰惟
聖明時舉而修之俾勿壞焉則天下萬世之幸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六終

禁奪時

○詩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臣若水通曰此詩皇父役民不以其時而致民怨之詞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汙停水處萊草穢也戕害也夫三時務農一時服役固使民之常也然有仁心者尤必憫其勤勞不忍煩其役以疲民之力也今皇父不然故民之怨而作詩言此皇父之役我民不自以其役使之非時而反為動我以徙而不就我之謀以恤其私使我至於徹其牆屋而家居為之廢毀荒其農畝而卑者以汙高者以萊亦以忍矣然且曰非我戕害于汝民也下供上役乃其禮則然爾是誠何心哉蓋由其心之不仁故煩擾不知休戚不關以致此也然則人君於使民之際誠存不忍之心則必知農事之重而不奪其時矣不奪其時則財用足民安而國家無事矣否則一念不仁則土木煩興戰伐疊出不息而勞民傷財以致怨於天下亦何所不至哉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九年夏城郎

臣若水通曰隱公名息姑中丘河內之邑郎亦邑也謂之城者完葺之也此當隱將為宋而伐邾是以有中丘之城是復為郎與伐宋于是有郎邑之築也然則何以書譏不時也夫人君之道在愛其民故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其如君國子民之道何哉

○禮記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臣若水通曰此古者役民之制也人君之所以尊為其有民也欲得其民心當節其力也後之以道斯民不怨勞而事集矣然恐後之者且不恤其民力之弗堪也故又制為三日以限之三日之限又隨其年之豐者以為準若中年無年則惟一日二日而已蓋古人之於民節其力而不盡也如此秦不師古築長城阿房之役而不恤民之怨以至於亡天下然則人君之重役其民力者非徒以病民且反以自斃也可不戒哉

○月令曰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

大事以妨農之事

臣若水通曰此仲春之令也少舍者猶言稍畢可暫息也闔者木門扇者竹門也寢廟前曰廟後曰寢也大事大興作之事也仲春耕少舍者以養民力也修門者以禦風雨也修寢廟以時祭也禁大事以重農也

月令曰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臣若水通曰此季夏之令也土功謂築之事舉大事者即興土工也合諸侯謂起兵也搖養氣謂長養之氣也發令而待謂未及役期先發民待之也神農主農事之神也夫季夏耕耘之時故戒工役戒興兵恐上搖養氣下妨農工也

○論語子曰使民以時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言治國之要也時農隙之候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必於此時之隙乃役之也臣謂此章孔子於上文既言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此又言人君若興土工動大衆而不以其時則妨農害稼民食不足是無愛民之實民貧怨

生雖有城郭之固無與守宮室之威無與居其安之矣不得以享其樂矣爲人君者凡所當念而不可輕用民力也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告梁惠王以王道之始事也違失也時者耕作之時也不可勝食言多也臣謂凡興土功動大衆不失其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所入無窮用之不盡矣夫軍國之需於五穀五穀成於農時時也者其君民貧富之所關也奪其時是自奪其食矣人君而自奪其食則將何以守國乎是故民事不可緩也而況可以必違之乎蓋食者民之天也民者君之天也民非食罔生君非民罔守然則爲人君者可不先於勸農以行養民之政哉

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臣若水通曰龍見畢務者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也戒事者戒民以土功之事也火見致用者謂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也水昏正而

栽者詩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時樹板幹而興作也日至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也昔曰食哉惟時夫國以民爲本而民以食爲天時也者民之所由以資食者也爲人君而違農時則將何以養民而裕其國乎春秋書莊公以冬城諸及防之役以時也時而書之又以見不違民時者寡而民力所當重也聖人之意微矣

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臣若水通曰妨農收者謂奪收歛之時也親執扑者親扑抶以董役也然平公之築臺役之者皇國父綏之者子罕也謳者之言悠矣子罕始欲緩役終則督役者何邪此蓋子罕分謗弭禍之深意也然而重農務本之意則可法矣

○昭公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臣若水通曰石言者晉魏邑之榆地有石作人言也然春秋不書豈亦傳者之誇於師曠以爲春築虒祁之應者亦因事獻忠之義爾噫可以爲崇宮作彫民力興怨讟召災異者之戒矣

○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以其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臣若水通曰昭公築郎囿何以書時也冬者農事之暇也故土築其時也然築囿遊觀之玩無益之役也雖得時矣亦非聖人之所取也特取其不以遊觀無益之務而妨農作之時爾季平子乃欲速成之叔孫昭子是以有速成勦民之言可無囿不可無民之戒可謂知重民事矣後之人君鑒昭公之過取昭子之言念小民之依憫農事之重愛養民力奉若天道實生民之福社稷之福也

國語周語單子曰不奪農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

臣若水通曰農時農作之時也民功農功也優有餘也匱乏也罷勞倦也夫財出於民而農務爲本故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先王之教務爲所以重農務也然則逐末之流爭刀錐競淫巧不亦徒棄農民之功罷百姓之力而匱天下之財乎故市廛之法抑其末而使務本也

○齊語管子曰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

臣若水通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墐溝上之道也八夫爲井井間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民時農務之時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不過因時而已故井地雖均苟奪其時則傷天害民民貧而憾怨不可以一朝居矣管子言陸阜陵墐田疇之均而必繼之以不奪民時其知養民富國之道者歟

○楚語伍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

臣若水通曰積土曰臺無室曰榭講習也軍實戎事也凶氣爲氛吉氣爲祥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之磽确也隙農務空閑時也夫先王施令德於遐邇而小大安之未嘗修臺榭以爲務也是故僅足以備講武之用而不傷乎穡地官業財用農務之本焉爲人君者其可不以爲法哉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二月荊州刺史義季嘗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煖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臣若水通曰田間老父因被斥而出正言戒義季遊畋以妨農時亦已賢矣又賜之食又推以廣恩于境內之民若老父者其有道而隱者與義季不能載之而歸以薦諸朝使其抱負不得其施以飽天下之民爲惜哉

○唐太宗貞觀五年春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

臣若水通曰：書云欽若昊天，敬授民時。然則重農時以奉若天道，其為陰陽之時，孰大焉。況冠期則可改，而農時不可改也。無奈乎泥禮而信陰陽之說，以違農事之時，殊可謂惑矣。太宗不以私愛而廢民務，非明哲之主，其能之乎？後世務農之君，宜取法焉。

○貞觀十四年八月，上將幸同州校獵，劉仁軌上言：今秋大稔，民收穫者十纔一二，使之供承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功，實妨農事。願少留鑾輿旬日，俟其畢務，則公私俱濟。上賜璽書嘉納之。

臣若水通曰：書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夫三農舉家勤勞於春夏，亦以有秋之望也。幸而大稔，而君乃以校獵違其收穫之期，則天固生之，君固殺之也。家食且無備，而國稅將何徵乎？劉仁軌上言，而太宗竟從之，斯其亦有惠於民矣。

○唐高宗顯慶元年夏，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庫安足以周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臣若水通曰：齊國老人所謂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是故勸課農桑，則足以衣食四方矣。因民之利而利之，惠而不費，何嘗而不富乎？唐高宗因來濟所陳而能行之，以罷山東之役，其知重農者矣。臣謹錄之，為人君之取法焉。

○高宗儀鳳二年四月，詔遣使分道存問賑給。御史劉思立上疏曰：今麥秀蠶老，農事方殷，敕使撫巡，人皆悚忭，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望且待秋務閑出使。疏奏，遂不行。

臣若水通曰：奪時之害，非特行兵、工役而已，一巡一遊，靡不關係焉。麥秀蠶老而有巡行存問之舉，則其所傷亦不小哉。夫以農事方

敍一年衣食之計一家長幼之命正切於此
時而遣使以行問則柳宗元所謂[illegible]大爲之之
不寧名雖爲恵實則爲暴將以利之適以
害之所得不能償其所失矣思立疏以止之
其知以民事爲重者乎
○中宗嗣聖十三年十月狄仁傑爲魏州刺史前
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
繕修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
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百姓大悅
臣若水通曰脩守備雖以禦寇妨耕農是
又無異乎寇之先至者也仁傑始至魏之初

能改前政驅民歸農藹然仁心之發矣且曰
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凜然義心之激矣是
宜百姓之大悅也哉
○玄宗開元元年脩大明宮未畢會五月敕以
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閒月
臣若水通曰五月乃農夫耘苗之時也一日
作之百日食之一夫力之八口仰之可不重
歟至於閒月乃農功告畢歲晚務閒可以
興作之時也玄宗罷大明宮之脩以待閒月
可謂重農之時者也日海內富實不亦
宜乎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六月己丑金部郎中張鑄
奏竊見鄉村浮戶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但
以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
爲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
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
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臣若水通曰農民之心惟其利而趨避之爾
利在農則趨農否則有思他適爾今使種
木未及十年墾田未及三頃業未成而遽
有征徭之責是害生於農也亦何怪其民
之他適哉後晉高祖從張鑄之請墾田三

年外乃聽徭役其亦知重農之意歟
○賈誼新書曰天有常災必與奪民時
臣若水通曰孔子曰使民以時蓋使以時則
力本者得以自盡故財以時阜民以財富而
休徵至矣故天之災人能備之其不能備之
者人之災也夫災莫大於農時矣故雖有九
年之水而民不告病雖有七年之旱而民不
致饑者人能備之也
○劉向說苑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
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
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

姓秋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奪其時
是重竭也乎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
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
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釋然乃釋臺罷役
臣若水通曰養民之道地以生之人以作之
天以時之不違農功則三才合德而民得其
養矣夫先王之政不奪民時故周禮均人凡
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
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
政蓋恐民勞逸之不均也先王有絜矩之心故

能用民力而民不知倦晉平公罷臺役不忍
民重竭趙簡子釋臺罷役使民趨種雖未
必合先王均力之政亦庶幾不奪民時矣君
人者苟有愛民之心必知民事之艱難知民
事之艱難必能愛養夫民力愛養民力而
民生不殖者未之有也
○國朝洪武十二年八月遣使齎敕諭宋國公
馮勝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
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
勑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爾近聞爾令有
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

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
來年何以續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封
建諸子將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奪民時朕
恐小民之怨咨也勑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
赴工未晚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蓋仁政由心生者也我
皇祖因馮勝督建周王府欲九月興役妨民種麥
之時而遣使放還以俟農隙且眷眷於奪
時妨農之發諄諄乎分封福民之義可謂
不忍人之政矣得非由於一念仁民愛物之

心所發乎臣謹錄之以爲
聖子神孫萬代勤恤小民之法焉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皇帝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農者生民
衣食之原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
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
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
謹
臣若水通曰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心而
農時又衣食之本也古者役民於農隙之
時蓋有其道矣夫奪其時者奪其食也

於其食傷其心也傷其心而民弗救國不亡者未之有也

仁宗皇帝當嗣位之初鑒前代之失以是諭夏原吉等此篇仁民之心本於天性者也益欲慎農時重民食而保國家於無疆者矣伏惟

聖明以

仁宗之心爲心則天下不勝幸甚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七終

省國費一 凡飲食宮室言役附

○易損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臣若水通曰此文王損卦之彖辭示人於損下益上之時當儉其用也二簋者禮之至薄也享者祭享也言當損之時既損下以益上矣夫既損下而益已則已亦當自損其用然當何所損哉雖二簋之至薄亦可以用於祭享也夫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多儀備物以表其誠者也雖多儀而誠不足則神不享矣雖損其物而誠敬益至也則神必享矣故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夫於祭祀能損其用如此則其他賓客軍國之用可知矣故於宮室而知損則無峻宇雕墻於飲食而知損則無酒池肉林於征伐而知損則無窮兵黷武凡當損之事皆能損之以節用矣

○節彖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傳節卦之彖而極言節之之道也天地一氣之運而節也者陰陽之相推也寒極則節之以暑爲春爲夏暑極則節之以寒爲秋爲冬分至啓閉不爽其候而歲

夏秋冬之四時成矣體天地之節者聖人也
人有無窮之欲聖人有一定之節名物器用
各循其制度之則故財以給用者有常經而
民之輸財有常賦不至於掊克民之膏脂而
戕害其下矣此故節之道大矣天地之成歲
功聖人之所治功夫豈能外於節也哉
詩國風揚之水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
哉曷月予還歸哉
臣若水通曰此平王遣畿內之民以戍申國
而戍者怨思之辭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
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者屯兵
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懷思也
詩言彼水之悠揚而室家則不與我而俱往
戍於申乎遂懷思不已而嘆其何月而得歸
也蓋畿內之民不可戍也平王遣之而使為
申侯以戍守徒知有母而不知有其父知有
申侯立己之恩而不知斯民為邦國之本師
行而糧食役冗而民勞傷財害民莫甚於此
則民心安得而不怨哉後之人君宜以此詩
為鑒戒以省役節財為得民保國之計焉可
也
大雅桑柔維彼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

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臣若水通曰此芮伯刺厲王之詩惠順也順
於義理也宣徧也猶謀也相輔也狂惑也古
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苟非其人而徒備其員
則冗矣官冗則食冗以有限之財而供無
益之冗費非生財之道也故詩言在此順理
之君秉持其公心以宣徧其謀猶以謹慎考
察其輔相之臣其能與否也必衆以為賢者
而後用之而所謂冗濫者在所必汰矣彼不
惠於義理之君秉心不公為謀不審自是其
私見而以為善自有其肺腸而不適衆志於
沙汰之法或疎如此事本一人之職或倍之
數員此官本不可冗而猶留在職徒以虛
糜廩祿而無益於事所以使民疲或卒至於
狂亂也所謂受君之惠者其文飾其詐者得
罪於民者不少矣故欲節冗費者在省冗官
爾
○大雅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
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臣若水通曰此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
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也卿士即皇父
之官也太祖始祖也南仲太祖者循其世

功以美大啟勳之也太師皇父之無官而皇父其字也整治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戎兵器也夫國家之事莫重於戎而其費亦莫甚於軍宣王之伐淮夷也赫赫其威明明其整蓋王命卿士有南仲太祖者承世功之籍有太師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選其精銳汰其冗濫簡其什伍脩其器械以除淮夷之亂以惠南國之人爲若宣王可謂深得治兵之法者也此其所以兵不冗食不濫而動有功大振中興之業豈無自而然哉

○春秋莊公九年冬浚洙

臣若水通曰此魯莊畏齊之來侵故浚洙水以備之也洙水名在魯北通齊之路也胡安國曰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恃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臣謂妄興民役則滋費國用匪但搖邦本又將傷其心竊其根株而邦國隨以滅亡也可不戒哉

莊公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

臣若水通曰此山戎伐燕齊桓公救之遂往

伐焉然則曷爲而書譏桓公用兵也曷爲知其譏也夫山戎燕之外戎也以齊至燕之遠千里之外矣王者不治夷狄不窮兵於遠今齊爲山戎不職貢於燕之故上無天子之命下無與國之會而率意妄興師於千里之遠以伐帝王不治之夷勞中國而事夷狄舍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勞人費食有不可勝言者矣後之人君宜以齊侯爲戒也

○莊公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臣若水通曰胡安國云何以書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爲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沼豈能獨樂乎臣謂莊公末年無敵國外患之警肆其崇侈縱欲之心一歲三時築臺于郎于薛于秦爲臺凡三焉其勞民也非時也傷財也亦三焉春秋書之其譏之不一而足矣夫民府之理重本也閔子猶止之曰何必改作盍恐其勞民傷財也莊公爲民父母不能休養而生息之國已非

矣又重以一歲築臺之三役其何以為民父
母哉

○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

臣若水通曰何以書譏兵也魯夜憂齊難方殷慮武事之未備于是作丘甲以備齊焉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一成之賦也今丘增一甲於一丘之內取百人於一甸之中兵愈冗而食愈帶矣故書作以譏之也

○禮記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

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臣若水通曰古者國用之制於冢宰而用未嘗不足何也隨其國用量入以為出今之賦幾倍於古矣而大司農動必告乏何也出入無經故也夫人之常情其得少則其欲愈廣一日而荒歉以民力有限之積為情欲無窮之求其何以能支之哉是以民窮而斂愈數急而用益困即有緩急則束手無措必至於僨事矣司國計者尚其念之哉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臣若水通曰蓄積也國非其國者言財不足以守之也一年三年之食謂其餘積如此也通三十年之耕則有九年之蓄矣故雖有水旱民無菜色以其有備也如是則國用民足民生可遂而人君之食乃可下咽天子食日舉以樂者蓋物得其所然後和故樂由作焉

○月令曰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臣若水通曰此季秋之令也收謂奪之也祿秩不當謂不應得而濫錫之者供養不宜謂僭侈踰制者夫國用之不足冗食蠹之也人君欲足國用而不去其所以蠹財者而惟財之務是猶以水注漏卮而欲其滿也其可乎故祿秩有定序而於不當者則收之不應得而濫錫之者無有矣供給各有常分而於不宜者則收之而僭侈踰制者無有矣二者既收則國用無冗濫費有常經而財恒足矣我
國家今日因秋頒祿固無有不當不宜者矣抑猶或有之則為國用無窮之計誠有仰於

聖明之留心遠慮焉

○月令曰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臣若水通曰此孟春之令也稱舉也謂我興兵也不得已而禦寇猶可也若兵自我起是無事而興兵則變天之生道斷地之生理亂人之生事故變天則傷生絕地則傷財亂人則傷力矣其可以不戒乎

○玉藻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臣若水通曰無故者無祭祀賓客之事也無故不殺先王節用之禮也

○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臣若水通曰年不順成者陰陽不和故五穀不生也衣布者布衣也士以竹爲笏以象飾本搢本者君插士之笏也關梁者關市魚梁年凶免其租稅也山澤之利皆不使之賦凡板築之工皆不舉大夫恭采造車馬皆自足以省用也夫君相所以燮理陰陽者也陰陽不和百穀不登君相之責也故節縮財用使不至於困乏先王之制國用隨其年之豐凶而節之也

○雜記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於財也視年之凶豐以上下其用仁之至也休戚之極相與流通猶之痒痾疾痛欸觸則覺之無所不至國有凶荒則殺其禮所乘者駑駘之馬所祭祀者下品之牲所以順變也其心有不容已焉者以其性之一也性一則情通唯先王爲能通天下之情則所存者可識矣若夫民就窮而斂愈急豈所謂仁者損上益下之心哉

○周禮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大宰之職也式者用財之節度也均平也喪荒者有喪及年凶也羞者飲食之物也工者作器物也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也芻秣者養牛馬禾穀也匪頒者王所分賜群臣也好用者燕好所賜予也然皆有節度焉不得以或過也是故用有常經而取有定制上下皆裕矣後世此禮既廢而

邦國之用無節至於工事賜予燕好任其意
嗜好之情而不以禮則安能節財之流而使
財恒足也哉

冬官廩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
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
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冬官廩人之職也六斗四升曰鬴詔之四鬴三鬴二鬴者一月所食之米也而其食不能人二鬴者益以年之不足也是故爲人上者不忍坐視斯民之困而略不加之意於是有救荒之術移民以就都鄙之有粟者又道而告于王凡國之當費一切省用焉所以上囘天變下救民窮雖有饑荒而亦不至於困也後世如梁惠王移民就食而使狗彘食人之食是不免於率獸食人豈先王殺邦用之仁哉

○左傳僖公十九年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
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
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
取梁

臣若水通曰梁亡者梁國之滅也不書其主者不書取梁者之國名也土功謂營繕城池之事溝公宮謂鑿池而塹其宮也子夏云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梁伯信未孚於民役民以土功疲矣況又懼之以寇將襲是又欺之以不信矣民以爲當不亡奚待然則秦非亡梁也梁自亡爾

○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
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臣若水通曰數之者數曹之罪僖負羈曹之賢者也軒大夫車也晉數曹不用僖負羈之賢無德而居大夫之位者三百人也夫朝無倖位則食者寡國大學生財之道也曹蕞爾

小國其賦入無幾也一僖負羈而不能用乃至乘軒者三百人焉甚矣制祿之無經也國欲不貧得乎晉文公入而數其罪也宜矣

○國語晉語史蘇曰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
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竭勞以致死

臣若水通曰昔者謂古明王也爲百姓爲百姓除害也欣欣戴也傳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先王利用征伐除殘去暴凡以爲民也故勞而能忘死不怨殺戮公之伐驪戎是亦不可以已乎又使太子將下軍其賊視惟民逞其忿爲國者宜以爲戒

○士蔿曰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

臣若水通曰左右左右部也不知者敵不能窺其有闕也聲金鼓也章旌旗也釁隙也軍法進旗鼓有數過數則有隙凶恐懼也退卻也大軍有左右左右各專則有闕從而補之是以變合無迹敵莫能窺兵之神妙也苟以下軍貳上軍則有掣肘有闕而莫知從補則釁彰而敵入豈善治軍者乎

○晉語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

臣若水通曰屬會也賦授也授職事任有功也棄責除其宿責也施施德也舍舍禁也分寡分少財也救乏救之絕也振拯也拯淹滯之士也匡正也正窮困之人也輕關輕其關稅也易道除盜賊也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也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而省費之道無弗具焉且國何以用曰財財何以充曰儉苟費出無經則公私並耗國求其植得乎

故善理財者去不急之官省無益之費而冗兵冗役一切檢制然後用舒而財足也君天下者可不以是爲首務乎

○魯語仲尼曰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

臣若水通曰力謂徭役以夫以夫家爲數也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又議其鰥寡孤疾而不復也征徵鰥寡孤疾之賦也已止也無軍旅之出則止而不賦夫力役之征聖王所不免而又議其人與力焉征之者義也議之者仁也仁義並行帝王之術也故閭左亡秦景陽亡隋征力于民者可不法仲尼之訓乎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八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九

省國費二 冗官冗食冗兵冗役附

○漢武帝元封元年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踴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

臣若水通曰議秦者謂其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漢武帝以弘羊言利而寵之以賜爵用其計盡籠天下之利與民爭利盡錙銖矣及其巡狩所過賞賜帛金錢以巨萬計非所謂如泥沙乎然而取之盡則足以致怨用之費人亦不以為恩而無輪臺之悔漢其為秦乎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其漢武與弘羊之謂乎

○新莽三年王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臣伏憂之莽不聽

臣若水通曰嚴尤三策呂祖謙謂其所言誠是也其所與言之人則非也信矣臣愚獨取其所謂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及比年饑饉大用民力之語蓋夷狄可不必征征必師行糧食費多而於饑饉之年興勞民力於萬里之外無一可者也後世好大喜功之君其亦可以為戒哉

○漢光武建武二年冬十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之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併之於是併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臣若水通曰建武二年之詔止兵而以飽待饑六年之詔省官而以寡御眾斯二詔者皆不易之良圖也其成中興之業光復舊物不亦宜乎夫外無冗兵內無冗官則所省食之

者寡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世祖罷兵省官之詔真可以爲人主足國之法矣

建武十三年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

臣若水通曰春秋重民力謹土功光武於兵革既息之餘調役務從簡寡猶恐不可亦以諫止則所以勞民力傷民財者鮮矣其亦仁矣哉

建武二十七年五月詔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令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臣若水通曰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伐罪弔民不得已而用之也無事而興兵則費國家之財戕生民之命可勝言哉若世祖罷邊息民之詔世之窮兵者可以監矣

漢明帝永平十四年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臣若水通曰工役之興與人食相爲盛衰者也明帝作壽陵但令流水可謂省役以省人費

者矣至於滹沱之役竟亦能推其類也乎

漢章帝建初三年四月罷治滹沱石臼河初顯宗之世治滹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通漕太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章帝以鄧訓上言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臣若水通曰滹沱之役死者無算民甚苦之章帝用鄧訓之言罷其役更用驢輦多所全活前可以爲戒後可以爲法矣

章帝建初八年正月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曰道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帝乃止

臣若水通曰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不可傷財以害民也夫財者軍國之所賴可謂有益矣章帝欲興大役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果何益乎賴東平一言而止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漢殤帝延平元年六月己未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離宮

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
臣若水通曰大官典天子御膳者也導擇者
導官擇御米者也尚方掌作御刀劒諸器
物内署掌内府衣服湯官丞主酒儲大官令
臣謂延平一省冗官去靡費遂裁減數千萬
郡國減過半則上下皆足而國家可保矣此
爲人君者之所當法也
○安帝永初二年春正月御史中丞樊準以郡國
連年水旱民多饑困上疏請令大官尚方考功
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
官吏京師作者太后從之

○三年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歲終饗遣
衛士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侲子之半
臣若水通曰侲善也善童子逐疫之人也災
異荐臻陰陽不和之所致也永初二年三年
減官役減長物去戲禁樂以寬水旱饑民之
困可謂知重民力而不作無益矣抑不知陰
陽不和水旱爲災皆女主之應爾以鄧后之
賢而不能歸政嗣君委任宰輔和人心順天
道以消災與祈休祥何明於彼而昧於此邪
○漢桓帝永壽元年閏月庚辰晦日有食之京師
蝗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
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
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
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令民衆而無所食
群小競進並噬無厭恐卒有役夫窮匠投斤攘
臂徒愁怨之民響應雲和雖方尺之錢何能有
救其危也遂不改錢
臣若水通曰衣食之於人大矣人而無食雖
父母之至愛不能以保離散之子雖皇天之
純德不能以保愁怨之民豈不可畏也使桓
帝能因劉陶之言不但不改錢而已必能止
役禁奪則民殷財阜而國可安矣惜乎其不
足以語此

○桓帝延熹六年冬十月丙辰上校獵廣成遂幸
函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
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
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又前秋
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
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
臣若水通曰遊獵禽荒也冗役也桓帝當三
空兵亂之時棄農田種藝之候肆其遊獵而
不知恤民欲國之不亂亡得乎書之以爲人
君侈費之戒

○漢靈帝光和三年十二月作罼圭靈琨苑司徒楊賜諫止帝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王四十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爲之

臣若水通曰靈帝與文王之囿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者矣文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靈帝免於民怨乎文王之囿以蕃草木鳥獸芻蕘雉兔者往焉靈帝之囿遊觀而已寧免以麋鹿而殺人乎楊賜之諫帝欲止役而卒爲之者芝松二臣妄引古義以逢君之惡以殃民者也豈容於堯舜之世哉雖然崇侈縱

奢而不恤民食者亦帝之心素蠱矣二臣特巧中其欲俑人怨天譴何所逃哉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二月詔問朝臣政之損益長史傅咸上書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廪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之也當今之急在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

臣若水通曰傅咸此書切中時弊矣夫官多則民擾役重則民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爲農民也而反冗官冗役以病農如此而望天下之治可得乎

○咸寧五年十二月又議省州郡縣吏半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

臣若水通曰荀勗省吏省官省事清心之說善矣昔者禹爲司空兼任百揆一人而兼任四岳當時之事亦無不治正以能清心故也

第惜勗知清心之說而不知聖賢精一執中爲清心之道乃以蕭何清靜當之由學之不講也

○晉惠帝永寧元年嵇紹與齊王冏書曰唐虞茅茨夏禹卑宮今大興第舍及爲三王立宅豈今日之急邪

臣若水通曰唐虞夏禹當豐亨之盛而猶儉于用財而不敢侈晉之時何時也奸臣擅權兄弟相殘兵戈四起天下民窮財盡極矣而冏猶營造不已糜財困民而不恤雖以嵇紹之言而不知禁止此所以卒至敗也歟

○晉愍帝建興元年三月漢主聰欲作鴻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爲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是以光文皇帝身衣大布居無重茵后妃不衣錦綺乘輿馬不食粟愛民故也陛下踐阼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餽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爲民父母之意乎

臣若水通曰同一財也散之於下則爲兆民之命聚之於營作則供一人之欲而已一人之欲無窮兆民之命有限幾何而不忍以叛

卷八十九　九一

乎劉聰暴夷不足與圖存者其窮奢極欲所謂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乎元達之言後之人君所當戒也

○元帝太興四年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武陵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爲妖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爲之罷役

臣若水通曰勞民築臺此冗役也冗役必有大害民之膏脂竭矣閻曾託武公以爲諫權而不失正者也張茂聞言即止其庶幾能補過者乎

○晉明帝太寧三年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奈何以饑年大衆盛寒攻城乎駿乃止

○晉穆帝永和元年燕參軍封裕上疏謂今官司猥多虛費廩祿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

臣若水通曰冗兵冗官皆國家之大蠹也劉慶之諫駿乃息兵封裕上疏虛祿沙汰冗費去而國用舒矣亦曰何利哉

○宋武帝大明二年二月以高允爲中書令魏起太華殿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帝大起宮

宋卷八十九　十

室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况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况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納之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

臣若水通曰魏文成一納高允之諫而所省

役四萬人財費鉅億稱之爲利不亦惑哉

是時南北瓜分一時之君興亡倏忽若槿華之開落獨拓跋氏享國久長蓋其君頗知用賢納諫省費足國故爾況中華之大君而率由是道其國家永命寧有既耶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魏文成帝從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帝不從

臣若水通曰魏文成作宮欲高接天神功費萬計所謂矯誣上帝暴殄天物者矣太子之諫深切著明帝迷而不悟不知格天有道也民怨天怒勞民傷財其不爲天神所厭者幾希矣

○宋明帝泰始七年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上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臣若水通曰明帝修寺浮屠自以爲出己之財而不知民之妻子賣貼也自以爲功德而不知其實府辜功也雖以虞愿之直言而不悟猶且怒之愚亦甚矣宋祚之競難矣哉

○齊高帝建元三年四月庚辰魏孝文帝臨虎圈詔曰虎狼猛暴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既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貢

臣若水通曰書云珍禽奇獸不育于國蓋以其無益而損財也人君爲天地民物之主其道在於養民而俾萬物各遂其性也柰何捕虎以滋民害設圈以遊物情使之食人之食哉魏主能之其亦知務者矣

○梁武帝天監七年春正月大司馬蕭衍下令比來奢侈浮費自非可以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者餘皆禁絕

臣若水通曰撥亂反正者必先去奢從儉然後民安國富而天下可得而保也梁武初立即下令以禁絕先朝之浮費殆乎知所以安民矣然而不旋踵捨身佞佛以奉浮屠而不恤民之窮苦日甚四海困窮大命不終可不鑒哉

梁武帝普通七年十一月時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征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䟽以爲華夷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疆暴自息矣不聽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人君不能去其欲則取民無制盜賊繁興征討日起財用愈窘則橫征益煩民益去而爲盜其不亡者鮮矣盜賊之起國用之煩雖守令者之奉行過甚亦由君心之欲有以使之爾魏帝正宜清源正本信辛雄之言下罪己之詔罷厚斂以省民擇守令以撫綏則猶可及止矣釋此不務卒使窮兵暴斂相持民怨變生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矣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冬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二以爲今天下所以貧賤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殽同綺繡露臺之産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爲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謳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那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不能及群故勉强而爲之苟以純素爲先足正彫流之弊

矣其四以爲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及國容戎備四方屯傳邸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難可以言富彊而圖遠大矣

臣若水通曰此賀琛告梁武帝之言也巨億者億億也傳讀曰附言罷官家食之人復出

爲官猶示不能奮飛之鳥待傳之羽翼也治
事之所署舍止之所邸諸王列第及諸郡朝
宿之邸肆市列也國容禮樂車服旗章也戎
備用兵之器備也屯軍屯也傳驛傳也臣謂
靡俗成於下而壁於上工役興於上而害於
下皆君之責也人君示民以朴則侈靡息而
公私足矣罷兵息民則用不費而財力紓矣
琛之言誠救時之急務也梁武不能用以自
取滅亡無足怪矣有國家者知二者之弊皆
出於己則知所謹而裕民足國之道不外是
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八十九 終

省冗費三 冗官冗食冗兵冗役附

○隋文帝開皇三年十一月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楊尚希上表曰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僚已衆資費日多吏卒增倍租調歲減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請廢郡帝從之甲午悉罷諸郡爲州

臣若水通曰古之立官也所以養民今之爲官也所以養於民古之養民也寡今之養於民也多此治亂之由分也況其賢不肖之不齊而益諸民以自私者曰益暴也是古之設官也將以利民今之爲官也將以暴民此楊尚希之請損於官利民之大者也後世又不但郡縣之多至於濫設之官又有不可勝計者國計安得而不困民生安得而不竭也哉伏惟
聖明察其冗員而損之天下幸甚

○隋文帝仁壽二年史臣曰帝自奉養務爲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宜補用自非享燕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

壽之間大夫率衣絹布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
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
禪之初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
臣若水通曰儉之爲德其至矣一人倡之則
萬民化之一人倡之則國有餘財萬人化之
則家有餘食衣食足風俗淳禮義興而戶口
增皆儉之效也故克勤克儉禹以之興邦而
創業之君未有不法禹而興者也及至承平
之主則侈肆無度羨未睹於廢興存亡之機
在儉侈之間爾人主可不監於此乎

○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與群臣論止盜
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
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
恥爾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
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
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若水通曰太宗去奢省費輕徭薄賦行四
善焉寡欲一也足國二也裕民三也止盜四
也行一事而四善集焉人君安富尊榮之道
也善謀國者何憚而不爲哉
○太宗貞觀元年二月分天下爲十道初隋末喪
亂豪傑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率來
歸上因爲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
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
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一
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
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劒南十
曰嶺南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以民少吏多併省州縣
分爲十道蓋謂非但爲民少吏多而已吏多
則食衆民少則賦煩以煩賦之民奉衆食之
吏幾何而不貧以死去而爲盜爲亂也哉省
官以節用而安民乃爲治之急務也爲人君
者可不念之哉

○貞觀四年六月乙卯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
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
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
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
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
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
不先爲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
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
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戞摩火出乃鑄鐵爲轂
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

易之盡曰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材之費已用數十萬工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爾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於天下繫於一念敬肆之間爾敬則恭儉恭儉則上不向焉之念不生財不傷而民安矣肆則驕奢驕奢則宮室瑤臺之心莫制傷財而害民矣太宗初毀隋氏之宏侈而不免躬自為之豈非始敬而終肆邪不然何一人之身而前後不同也向非玄素之諫唐不免為隋矣是故天下之廣居者仁也內有廣居之居則外之宮室不足羨也不然人心之欲莫甚於此而與天下之害以致覆滅者亦莫踰於此也人主可不慎歟可不求其廣居而居之歟

○貞觀十一年七月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向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馬周又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役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未有不繫於百姓之苦樂也

臣若水通曰馬周二疏可謂切矣以國家之治亂繫於民心以民心之向背繫於賦役以賦役之煩簡繫於營造可謂切矣惜其未能以營造之豐約繫於君心之天理人欲爾故曰正其本則萬事理人君可不求正心之學乎

○貞觀十一年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

恐承風相弱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若水通曰孝經云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太宗於是乎幾於危與溢矣范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向非魏徵之諫則太宗必忘其貧賤之時而侈富貴之欲何以保其有乎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魏徵之謂也

○貞觀十一年七月乙未車駕還洛陽詔洛陽宮爲水所毀者少加脩繕纔令可居

臣若水通曰洛陽之水壞宮室固也使復少有興作則時旅費廣民不聊生爲害尤甚又洪水滔天之患也太宗四年六月因張玄素諫修繕洛陽即爲罷役而云他日以事至洛陽雖露居無傷也今復令少加繕脩葺前日營造之念其根復萌哉人心惟危此之謂矣

○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爲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帝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强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趣萊州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九月遣張士貴等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顧潭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善戰者服上刑爲其殃民禍國之甚也太宗逞其喜功好大之心而不知兵行必有費費出於民而民心離費出於官而公用窘無一可者夫以四方底定乃復爭利於海嶠小夷殘民力竭國用民脂而

爲之至於離散而不恤猶以皮膚而困心腹
也其亦感甚矣哉
○充容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兹翠微
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畧曰
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
喪已成之我軍又曰雖復茅茨示約猶興土木
之疲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又曰珍玩伎巧
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上善
其言甚禮重之
臣若水通曰太宗之初亦崇簡約矣不旋踵
而事征伐崇興作尚玩好者何耶克念與罔
念之間也詳前有終此其一矣夫徐惠一婦
人爾其言固可傳之萬世也後世之君豈可
復蹈太宗之失而重遺徐惠之笑哉
○唐高宗乾封二年六月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
宮頻征伐四夷廐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
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廐
馬數千匹
臣若水通曰高宗繼承帝統於太宗而不能
戒其淫侈之念以推邦儲殘邦本何耶天理
難明而侈欲易縱也雖然太宗亦將自蹈之
矣故人君欲示節儉於子孫者必自身心始
矣
○高宗總章二年秋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來公
敏獨進曰隴右戶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
誠未爲易上善其言爲之罷西巡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後
世之君遊幸無度勞民傷財殊非先王巡狩
以爲民者矣高宗欲巡視遠俗而宰相以下
莫敢諫止獨得來公敏數語以寢其行遂寬
下民百端之供億其言其利博矣
○高宗儀鳳二年九月上將發兵討新羅張文瓘
輿疾入諫曰今吐蕃爲寇方發兵西討若又東
征臣恐公私不勝其弊上乃止
臣若水通曰張文瓘真忠臣也臥疾于家猶
不忘東征之諫幸帝寤而止焉則上而愛君
下而惜民公私之益皆得之矣謹錄之以爲
后世之君臣告焉
○嗣聖十四年十月狄仁傑上疏以爲天生四夷
皆在先王封畧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阻流沙北
横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
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
盡兼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
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

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土不足增賦獲其人不可耕織而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爲天所祐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

卷九一

臣若水通曰興大役於不毛之地冗兵也動廣費於虛弊之餘黷武也夫兵所以衛民而反以害民豈國家之福也哉狄仁傑報秦皇以爲窮兵極武之戒舉漢武以爲息兵罷役之勸誠至論也人君有安國子民之心者尚特玩焉

○嗣聖十七年太后欲造大佛像狄仁傑上疏諫曰比來水旱不節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哉太后曰公教朕爲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臣若水通曰武后佞佛所費不貲府庫爲虛民不堪命矣而仁傑從容數語竟寢大役亦造國用以省民勞以息仁傑之有功於唐也豈可以一二計哉

○中宗景龍元年九月蕭至忠上疏以爲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粱肉不可以公器爲私用今列位已廣冗員倍之干求未厭日月滋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勞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雖嘉其意竟不能用

卷九一

臣若水通曰蕭至忠謂不可以公器爲私用惜名器也其言善矣至謂可富之金帛食之粱肉則國費滋矣奚可哉蓋名器之濫壞禮傷化也而國費之濫傷財害民也國家之患濫名器爲上而侈國用次之然而致虛耗成敗亂未有不由此二者其失均爾故明主愛一嚬一笑歲幣務以待有功今至忠之言猶給兄之臂而奪之食乃謂之姑徐徐云爾

○中宗景龍二年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辛替否上疏諫曰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又曰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書奏不省

臣若水通曰古之帝王功懋懋賞官不及私昵而不作無益害有益也中宗所賞者果功乎所官者非私昵乎沙彌寺塔非無益乎中宗嘗崎嶇於危厄之中矣知少悔悟宜其罪已以謝萬方也顧乃逞豔妻妖女縱欲以蠱國雖有替否之忠言了不之省卒之以元首之尊而蹈齊桓之禍悲夫

○唐中宗景龍二年七月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爲邊境未寧鎭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日廣月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

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埸之費使烽燧永息群生富康則如來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

○唐睿宗景雲元年五月辛替否上疏以爲近年以來水旱相繼兼以霜蝗人無所食未聞賑恤而爲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陛下豈可不計當今府庫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

臣若水通曰世濟其惡中宗睿宗之謂乎中宗不恤邊境之費而爲如來營寺塔睿宗不懲中宗之失不恤饑饉之災而爲二女造觀庸皆不肯以呂元泰辛替否之言而不能用惜哉謹錄之以爲節用愛人之君告焉

○睿宗景雲元年八月姚元之宋璟及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

臣若水通曰國家設官所以爲民而保其官者也斜封官始於韋后及二公主私門之啓所以空府庫而耗民財者亦已甚矣睿宗在位雖無可稱而能聽姚宋畢構之言革先朝之弊政其有利於國豈可誣哉

○唐玄宗開元二年五月己丑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有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

臣若水通曰官冗則費多而況乘之以饑饉乎玄宗罷員外官則歲雖饑而其費省可謂能自損以從天時物攻清明此其一端也然又有所謂別敕者得無開他日之門乎譬之去草猶留其根其後滋蔓日長而淫侈無厭宜矣

○玄宗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鎭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

兵衣糧費歲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
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
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若水通曰自古疆域之廣莫過於唐至開
元時海內安富行萬里者不持寸兵供億不
煩可謂盛矣使帝清心寡慾不乖後費而後
人繼之唐雖至今猶存可也柰何侈欲一萌
而邊將益兵供億十倍日益月盛公私勞費
而民困始極及漁陽倡亂父子顛越自是紛
紛多事而帝以憂死子孫曾玄疲於奔命以
至河北陸沉沙沱叢括其禍皆玄宗始之也

兵力之衆疆域之廣安足恃哉

○代宗大曆二年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爲章敬
寺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財不足用奏毀曲
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費逾萬億

臣若水通曰代宗身所御衣必浣染再三其
自奉可謂儉朴矣至乃信朝恩之惑而大營
佛寺浪費民財以至此極何也蓋人主之德
不以一己之儉爲可貴而以無所不儉者爲
切要也否則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
之察豈人君之大德哉

○大曆二年高郢上書畧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
一寺增輝國家求冥福以百姓爲本捨人何
寺何福之爲又曰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又曰
陛下當卑宮室以夏禹爲法而崇塔廟踵梁武
之風乎又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
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攘禍今興造急促
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
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

臣若水通曰高郢之言抑佛寺之崇重民財
之惜諄諄於人鬼禍福德怨之辨意亦至矣
夫以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若夫崇佛以傷
人財徼福而反生禍爲人君者盍亦反其本
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　終

省國費四　冗官冗食冗兵冗徒附

○唐德宗建中四年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荊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帝優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境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算之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臣若水通曰德宗以[illegible]兵之不振而思有為則當考其[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兵而[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而動則可以制[illegible]而[illegible]天下之不[illegible]一詔所出而從命所謂[illegible]有矣而乃不然無故而動上下[illegible]環戍所謂冗兵之冗者也諸將士出境而止以叨兼三人之給所謂冗將之冗也以冗兵冗費而間架除陌之征起焉[illegible]禍之[illegible]矣邦本蹶絕愁怨聲聞[illegible]者[illegible]而起乃至都邑[illegible]而謂民曰不奪汝商稅矣不稅汝間架除陌錢矣德宗至是[illegible]行[illegible]稅駕於[illegible]不可得況望其復王靈[illegible]往古不同邦本而攻戰不息必有意外之患其知言哉

○建中四年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illegible]柢[illegible]於本而務於[illegible]之所為乃[illegible]也又給關中形[illegible]關輔之間[illegible]之內備衛不全[illegible]一將帥之中又如此[illegible]而列戍[illegible]役戎[illegible]在城闕未[illegible]陛下復可以措之[illegible]物[illegible]

州縣守仍令吏不得檢從使知各保安居又除德
宗以京城及畿縣間架雜稅則其已輸者與
怨見處分棄實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若水通曰書稱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書曰
啓戎干戈省躬言以兵動干戈則將因用虐
也民矣是以聖人戒之德宗喜攻而窮兵然
窮兵則好貨好貨則掊斂橫斂則民亂民亂
則禍生而危亡至矣陸贄見微知著而諄諄
之華其改也乃猶不悟不思民勞則心傷
民力竭則心悖趙襄子所謂竭民力以貴
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者也至之涯水稀
戈大呼不守勢之言驗矣後世之君知以德
宗爲戒而節省用費蓋有取於贄之言哉
德宗貞元三年閏五月庚申大省州縣官員收
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所除官千五
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臣若水通曰德宗從張延賞之言大省州縣
官員而李泌乃請復之其言曰戶口雖減而
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
有職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爲未當也蓋設官
分職以爲民也冗職可減也有職不可減也
夫收官之祿以給戰士延賞之計行得措蓋
之冗然李泌之言以冗官且州縣之官亦權
時之宜不失公私之利未必不爲得也夫增
其所宜增減其所宜減者其在人君秉吾心
之權衡而爲之輕重乎
憲宗元和六年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
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
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爲商賈僧
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
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
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
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請勑
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
併之入仕之途可減者減之
臣若水通曰衛有之官多則民病病在因食
其力者衆也夫設官之多至唐極矣李吉甫所謂
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
輩是已然則民何爲而不困財何爲而不竭
邪人君能於其可去者去之亦足財裕民之
大道也
穆宗長慶二年春正月中書舍人白居易請詔
北領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
遣歸本道白居上疏盖兵多而不精惟糜費

衣糧無恐捉敗壞政故也今既祇留東西二軍
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
衆務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
讎今須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
討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
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
然豐足自古安危皆係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
之疏奏不報

臣若水通曰選將究兵則兵精而用節此養
豐其氣充其志一可以敵小之人精神充滿遇
豐大而寡力者必能出人之矣則亦何戰而
不勝哉居易之論可謂盡之矣爲國家大事
計者其思之可也

敬宗寶曆二年三月罷修東都上自即位以來
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
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
闕及道中行宮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
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
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阤陛下儻欲行幸宜命
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
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
融王廷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

以脩東都煩擾罷之

臣若水通曰修東都煩擾此義理之說群臣
之所已言也朱克融王廷湊請以兵匠助修東
都此禍福之幾事機之所已動者也史言修東
都之役非以群臣論諫而罷特畏幽鎮之稱
兵而罷爾臣謂是未得盡其情也夫義理之
心人孰無之言之不悟者必有所蔽爾及夫
禍患之機警發而通之則沛然矣雖然自古
拒諫之君固由其心之不明抑亦進言者過
於訐直有以激成之也然則敬宗罷東都之
役以息傷財害民之患豈亦裴度諷諫之力
歟嗚呼此人臣所以貴於諷諫也

○宋真宗咸平三年正月帝至自大名上之在大
名也詔諭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
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
其十六七

臣若水通曰脩河非冗役也至以丁夫十五
萬則役至冗矣夫役冗則罷民力竭財用歛
衆怨而搖國本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
慎哉

○宋仁宗寶元元年六月詔省浮費時陝西用兵
調費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

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軍賜姑仍舊
輒行裁減毋聽論者或欲損兵吏俸賜所以啓釁
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命遵之

臣若水通曰易云損上益下民說無疆仁宗此舉則上雖損君之服用而君道愈光下則子庶民體群臣而臣民說矣其誠賢君也哉

○宋仁宗皇祐元年八月汰諸路兵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爲不可帝以爲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節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爲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

臣若水通曰經國家之急莫如豐財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蠹財者而已國有冗兵乃蠹財之尤者而去之則老弱無能不得以妄食財不求益而自無不益也以此推之則汰兵者務實食其力夫兵實食其力則財不虛用豐財之道也

○徽宗政和五年六月作三山河橋先是蔡京以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未幾水漲橋壞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不過因時而脩之以利民爾至於三山二橋者役夫數十萬非冗役害民者乎自古國家之亡未有不由於奸邪奸邪亡國之計未有不由于大興作以肆遊觀開邊隙以邀事功酷聚斂以誇富侈如蔡京之爲以蠱惑君心者爾噫明君能知奸邪之蠹國必遠而去之則公私不費而安富尊榮之福自臻矣

○宋理宗寶祐四年九月監察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

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奉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綱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臣若水通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極矣官得其人而祿有餘裕是以分田制祿上下相濟而不相病也理宗之時疆土蹙而賦斂日繁如賈似道史嵩之麾下干進之吏不知幾百誠如朱熠所言者設使理宗嘉其言而用之剛明獨斷則費省

而民富兵強恢復之圖亦不難遂矣

○元成宗大德七年詔蒙古軍居山東河南者戍甘肅簽樞密院千奴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戍南甘肅動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産甚至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圍苦日甚今甘肅之兵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爲非計乞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令有司爲贖其田産妻子從之

臣若水通曰山東河南之去甘肅萬里自此往戍豈特鬻田産賣妻子而已道途之勤跋寒之苦風土之不宜縱脫死亡亦皆病憊以若愁思妻子之家戚屬悲奄奄之餘而攻守焉其奚以能支哉夫猾虜待哺于國有傷而剜肉醫瘡于彼何補元成宗以邊陲無事不欲虛殫兵力免河南山東者之戍而以近甘肅之兵代之上以節國用下以全民力誠得計矣

○元武宗至大三年冬十月詔減宮人膳尚書省臣言會徽院廩給日增供衛繁廣亦不能給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數當減之

臣若水通曰元武宗因尚書省臣言徽政院給日增供億不給乃併後宮飲膳而減之其賢[illegible]之比可謂賢矣或曰人主富有天下之大惠則後宮飲膳之小費奚用減焉夫一飲一膳民膏民脂故人君欲節用而愛人必自身自家始矣故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豈爲以天下不能周其身哉武宗之心本亦何異於禹之心也誠見所以飲膳者皆吾民之膏脂也宮人可以薄其口腹不可使吾民之剝其膏脂故感于尚書省之言而觸其不忍人之心爾嗚呼以此心而御天下之財則天下安得不樂從而風動也哉後之論世者不可謂元無人也

○宋仁宗時翰林蔡襄所謂冗兵[illegible]廣者其曰待哺之兵衆乎戎狄之遺重乎遊食之徒煩乎無用之供冗乎爲今之計兵之冗者豈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擇其精戎狄之遺豈能遽絕之哉在備於我而圖其後遊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驅之農無用之供冗則在絕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也

臣若水通曰四者散財之流也取於民者其源一而已矣夫取之者一而散之者四譬之一源而四流欲水之不竭不可得也一木而四斧伐之欲其之不拔不可得也今之欲省[illegible]者

脊民流而已矣故其法云而已之來自
窮矣夫財國之本也無其財則國非其國矣
故人君節用之爲貴焉
○楊時日錄王安石曰臣見陛下於穀檻上蓋氊
尚御批減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爲稱贊於
結絡上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忍橫費如
此縻費圖作甚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耳安
石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
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爲過當守財之言非
天下之正理
臣若水通曰安石主行新法爭天下之利以
富國矣至此又開人主侈用之端何耶充其
說不至於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砂者哉且
詔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
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爲過當夫堯舜土
階茅茨禹惡衣菲食文武卑服未聞行堯舜
之政者而反竭天下以自奉也安石之學術
可見矣嗚呼世常慮有臣而無君當是時有
其君矣而臣莫與之將順其美禁其欲而反
有以啓之將哉傳曰前君者好君也安石豈
有愛君之心乎噫此亦不忠甚矣憐乎神宗
感而不悟爾後世近君之臣當以安石爲戒

焉
○楊時經筵講義有云思愛人必先於節用節用
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非所以爲節也
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
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
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
理矣
臣若水通曰財者民之膏脂也故至仁之君
甚所愛必甚所節節其膏脂則愛其身也至
矣節其財用則愛民也至矣故觀其所節而
其視民如傷之仁可知矣用之者節故能取
之有道振儉之君也傳曰儉者德之共也夫
儉君子之所尚也而不當於義焉則亦固而
已矣是故儉所宜儉中正之道也後之人主
其試思之
○楊時述周憲之奏云比年以來吏多額外而行
移者多違日限故中外以爲病今若依官制冗
吏額及行遣日限則無冗員滯事而得併省
之實効矣
臣若水通曰冗吏所以耗財者也在人主必
次節制之爾若楊時述之言可爲萬世省費之
法矣

〇張栻曰紹興六年王司諫縉進對言唯陛下
恭儉周密中興從義金器之禁自內庭始天下
風靡而近者有庫藏供璘瑁坑冶採青綠未必以
為器玩設欲之用恐下之人妄意好尚綠類
而至願深戒明皇之失終始惟一以求無窮之
休
臣若水通曰慎厥終惟其始則治可成業可
保矣昔者唐明皇即位之初焚錦繡珠玉於
殿前致開元之治其終也侈心一動窮天下
之欲而天寶之亂幾不能自免是皆不能慎
終之咎也貽譏後世宜哉詩云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故知慎終之難為人君者尤宜戒謹
也
〇國朝辛丑七月甲子宋思顏曰近句容有虎爲
害
上既遣人捕獲之今豢養民間飼之以犬縣丞
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賜
百官
臣若水通曰書云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君
奉天以愛民惟去其民害而已矣苟以食民
之物而養害民之獸則是違天逆天也曷為
君之道哉惟我

太祖高皇帝仁聖天縱有不忍人之心故一聞思
顏之言沛然除之書云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此之謂也
聖子神孫所宜視法焉
乙巳春
上以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典兵
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
勇敢之賞銀有差且編給湯藥之仍賜傷者
醫藥因論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
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
吾故擇汝等練之令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
不克爵賞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
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陳
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為戒之與精
銳庶幾有用也
臣若水通曰兵貴精不貴多不精而多是冗
兵也冗兵是冗食也耗司用傷民財莫甚於
此者是故兵不可廢也在精之而已矣
聖祖深知此義是以親試將士分隊習戰驗其勇
怯等其賞賚所以精其兵而省其食不使為蠹
國害民也可謂得豐財之道矣由今觀之行
伍之兵老幼衰弱冗濫貽財之患亦何異若

之所深慮也
聖明尚鑒於一念之間以
皇祖之言勇決行之則去冗兵以節餘財其不致
久安長治之休也哉
洪武元年十一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
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
雨帝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
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
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
不當祀者並禁止
太祖皇帝諭之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
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紙瓣香皆可
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
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
以此爲尊醪俎饌充實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

身神可欺乎惟爲國爲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
旅之類可也
臣若水通曰語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夫財出於民傷財則害民矣苟以非禮之神
祀而費有益之民財智者固如是乎哉
太祖高皇帝有見於此諸不在祀典者悉禁止之
嗚呼庸君世主之陋昔一日而盡去之斷然
斯民何其幸哉
○洪武元年十二月
上退朝還宮
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
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
勞民之力爾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
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
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
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臣若水通曰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書云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祖者皆子孫之所觀法
不可不示之以儉德也教家以儉其後猶奢
教家以奢其弊可勝言哉觀
聖祖謂宮中隙地不起亭榭爲遊觀之所財無浪
費矣但令種蔬鮑遺利矣是克勤克儉也至
於以商紂之奢漢文之儉判治亂之原指之
以示
太子諸王不惟家法之善實有以培植宗社之大
本也其崇儉防奢之意深矣
聖明幸由
祖宗之家法尚當求之於心焉

○洪武五年九月
上念驛傳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馬夫而至破家者乃諭中書省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己愛而勿傷不善者徵歛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元之馭馬者急銜勒厲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馬既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也豈可蹈其覆轍耶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庶幾其力有餘有司務加存恤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臣若水通曰伏覩我
聖祖因元驛傳害民之弊而哀矜之至有視民猶己之論
聖祖之心即文王視民如傷之心也又以君之治民如以人馭馬銜勒鞭策求騁不已則傾蹶同之至切矣至於寬猛暴縱之言非執中御民之道乎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乎今之民力民財日蹙矣
聖明尚思惟於一念之間以恤其力以存其財省與役以蘇其生則上下充足而治安矣

而可豈給可求於無窮焉
○洪武八年九月詔改作大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靡習尚華麗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技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遊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勸爾可如朕之志

臣若水通曰人君欲固邦本不可不節財用欲節財用不可不先儉費是故臺榭在所可無而宮殿在所當建也於其所可無者而興作與其所當建者而華飾皆足以費財而害民也
聖祖知之傷今追古節費裕民敦朴垂後之意至矣儉德周圓
聖子神孫萬世之宜法守也

○洪武十三年五月命會寧侯張溫雄武侯周武往河南理務時
上以河南連困王宮殿恐重民服役勞苦故命溫等往撫之仍諭之曰河南軍土疲於力役多矣宜善撫之凡役萬人者可役千人役千人者可役百人使得更休以紓其力

臣若水通曰國之所以爲國者民而已矣民
之與國安危同焉故治國之道在節用愛人
節用則私斂薄力役寬民安而國亦安矣故
寬一役則得一人之安薄一斂則民享一分
之食力静而財豐矣
皇祖受命而興爲民造福者也觀其因造王府惟
恐軍民服役勞苦乃命當撫之且諭恤勞成
役使得更休以寛其力一心之愛天地生物
之仁也
聖明爲國保民尚以
皇祖爲法

○皇明祖訓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
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
揣量來犯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
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
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
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
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臣若水通曰此
聖祖戒勿輕伐蠻夷狄之言也夫戎狄之人如禽獸
然何係於中國之輕重也但後世人主有喜

功之心輕兵數戰以殘其民以耗其國不亦何
益哉故我
聖祖切切以輕伐爲戒其四夷邊境但選將練兵
令謹備之天地包含之仁裁制之義並可見
矣
○天順二年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群臣
英宗皇帝顧學士李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
計牲畜甚衆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
之何如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減之亦是由
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減惟慶成一宴歲不
缺云

臣若水通曰我
朝四節之中慶成其最大者也其三節則其小者
爾禮之大者不可不宴禮之小者可以宴可
以無宴與其宴而傷財孰若省之以從禮易
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侈用而至於害
民豈仁君之心哉我
英廟省宴之舉遂爲著令裕民足國其有既乎惟
皇明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安民裕國之要在是
矣

格物通卷之九十一終

慎賞賜上

○詩小雅彤弓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臣若水通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貌嘉賓指有功諸侯而言也貺與也大飲賓曰饗夫諸侯有四夷之功而獻之王則王賜之弓矢以覺報宴此有國者之常典也詩言王者有弓其色彤然其體弨然受之弓人而藏之王府以待乎有功其儲之也重矣迨夫我有嘉賓爲

主所慎而功在四夷者則中心實欲以此弓而與之夫與之出於中心其與之也誠矣然與不徒與也必鐘鼓既設一朝舉以與之而延留顧惜之心不少懷焉又何與之速哉是則始而藏弓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者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吝藏之重則必能不與其所不當與與之決則必能與其所當與藏之重而與之決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伏惟

聖明留意於斯則賚與之際必投其論不至於濫而財用節矣

○小雅采菽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臣若水通曰此詩采菽之首章天子燕諸侯來朝而且其賞賜之意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人君賞賜若無節則傷財而耗國矣故天子因諸侯來朝而言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亦有路車乘馬之乘以爲乘焉亦有玄衮與黼以爲衣服之榮則

所以賜之者乃國家之常小賜所當賜而慎其重矣何嘗或濫及於後之人主無公正之心賞賜出於私意者多矣故武庫之兵或賜於佞臣貂璫之寵或加於近侍或一婚而費千金之賞或以一時之喜而爵之封不知賞賜之以公朝而責賦之輸皆剝乎百姓也人人苟有心於賞賚之正則賞不濫而財自舒矣

○春秋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臣若水通曰昔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者何也蓋公命宜錫成公未有大功顯德而周簡

王特遣召伯以賜之今冊非禮也書天子者存天下之稱夫賞罰予奪自天子出者也故天子於諸侯終喪入見則有賜歲時來朝則有賜敍王所懷而獻功焉則有賜今魯成公免喪嗣位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而不來朝又未嘗敍王所懷而無功之可獻則胡為而賜命於魯乎魯胡為而受之干則乎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賜予祈天之命也不當賜而賜之是謂僭賞僭賞是瀆天矣瀆天是失其所以為天子之道矣此春秋之所以譏之也歟

○禮記王制曰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臣若水通曰此言古之天子巡狩所至見有功勞及於民有德澤布於下者則從而加其封域之制進其爵命之等所以報其功崇其德也夫賞罰之義人君所以鼓舞天下也所以彌世磨鈍也苟不賞有功不罰有罪人無所用勸耻焉天下所由以不振也故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也夫賞賜必以其功德則賞賜之行非私其人也褒其功德也故賞以其功德罰以其罪惡已不得而私焉後世此義不明人君不以功德而取人惟以私喜而授賞則其幸濫者亦輕之矣嗚呼古之賞賜也重後之賞賜也輕故賞愈重人視之愈輕而國家之財愈困則亦何益之有哉此

君不可以不慎者也

○月令曰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臣若水通曰此孟春之令也天子於立春之日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春東郊而還乃賞公卿大夫於朝又恐其恩未溥故命相行慶以賞有功之人又施恩布澤下及兆民慶惠之典遂行矣毋有不當所以謹之者至矣

○周禮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夏官之屬掌司勳之職吳澂定以為天官是也下同曰賞地者即賞田在遠郊之內也王功如周公輔成王業其功最大故謂之勳也國功如伊尹保全國家其功次之故謂之功也民功者如后稷法施於民是也故謂之庸事功如大禹勤勞於

人也故謂之勞治功曰力如皐陶強力以制
治也戰功曰多如韓信多筭以勝敵也凡若
此者悉書其名于王之太常太常旗也畫日
月於旗故曰太常以旌其功又祭于大烝以
報其功不但已也又以配享之功告于神致
于紀功之副以待攷若此則賞必以功而無
功者不得以濫賞而國用節矣

○夏官又曰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
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

臣若水通曰此夏官之屬司士所掌之職也其
然曰詔王治者告王以當治之事也有德者

告王而爵之有功者告王而祿之有能者告
王而任以事以至任職之久者則定其餼廩
之多寡不必告于王也然此皆以常職而食
於上者至於賜則出於人君之特恩勵世之
權也何常數乎夫有常者一定之制而無常
者一定之義義之與比何常之有由是觀之
先王之賞豈作好作惡為之哉

○左傳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
伐晉襄仲辭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
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
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
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
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
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
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臣若水通曰先君謂魯先君也大器謂圭璋
也腆厚也徼要也周公伯禽也下臣西乞術
自稱不敢斥尊故言致諸執事節信也執圭
璋為信故言以為瑞信致謂致玉也賄贈也
西乞術之聘為伐晉也襄仲既不欲棄二國
之好而辭玉矣曷為而復賄之乎善其不辱
命也賄以不辱命則其所賜亦有節而非無
義之賞矣

○宣公十五年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
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
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
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
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臣若水通曰桓子荀林父也士伯即士貞子
也微無也喪伯氏言邲之敗晉侯欲殺林父
因士伯之諫而止也羊舌職叔向父也庸庸
祗祗謂用所可用敬所可敬也此書見康誥

言而言文王之克明德者如上所云也詩大雅文王之篇率循也夫先王之賞賜必有功德者乃施之上伯得與荀林父同受晉侯之賞何也蓋晉侯用荀林父而成狄之功荀林父則由上伯而進用保全林父以成功治也以是而施諸有功之臣而推及薦賢之臣之人則用爲有義矣卒古職之說是賞也不亦宜乎

○襄公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臣若水通曰子展爲元帥鄭伯賜之享之皆以賞其入陳之功也先路次路皆周王所賜車也八邑三十二井也六邑二十四井也子產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予之故受三邑示不當受也不失禮謂不失其班次之禮也夫入陳之功首子展次子產其分固自有不同者鄭伯請于周而賞之似也然子產位在四則義宜賜二邑爾公賜之六爲過矣及子產辭之義也而猶受其三者以君之命亦難拒故受之三則下不至失禮上不至違君子產於義得矣鄭伯之賜子產免過舉乎

○襄公二十七年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臣若水通曰公謂衛獻公免餘公孫氏衛大夫六十指一百之邑而言甯子名喜死謂死於禍爲少師以免餘爲少師之官也不貳謂無貳心也贊佐也命之勸獻公命大叔儀爲卿也臣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則知賞者天命非人君所得私也衛獻與免餘之邑乃天命之公乎蓋此賞免餘者嘗其能殺甯喜也殺甯喜者[illegible]之所以[illegible]也逐我者出納我者死也[illegible]之所以終身不仕也免餘其可德之哉

○國語周語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

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

臣若水通曰王分之以地皆楊樊溫原攢茅之田隧王之葬禮闕地為道故曰隧百姓百官族姓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正也底定也其餘甸服之外地也寧安也宇居也頓利也死生之服謂六服之民引王服路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凡王之有其貴者皆然晉文公

定襄王於郟其翊戴之功可謂大矣請隧宜無不從者然非可多與而名器不可以假人使襄王苟循一時之私如其請焉則周之禍未可量也故孔子先正名之教重繁纓之惜豈徒然哉

周語王孫說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

臣若水通曰說周大夫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者謂魯之執政之人唯畏其強從之非心所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也夫賞賜者天王之殊恩自上而下者非可得而請也叩請則褻矣叔孫僑如幣薄而言諂宜王孫說謂其有以待之歟故明主愛一顰一笑況錫與之大者哉

○魯語臧文仲曰善有章雖賤賞也

臣若水通曰章著也謂善之章著者也夫天命有德所以懋賞也天命者天之理也故君天下賞一人而千萬人勸奉天之理而得乎民之同然者也故賞惟其當者不惟其人之貴賤之間是以刑賞不必偏於天下而天下服者凡以得其心故也君天下者可不監文仲之言乎

○魯語仲尼曰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臣若水通曰職事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也總姑通服事也使毋忘所事也夫古之明王重一顰一笑親親賢賢各有攸當故分同姓以珍玉分異姓以遠物所以不踰其常親賢不失其倫以示不苟也後之賢君如漢文帝猶有鄧通銅山之賜況其下者乎操威福之

柄者盡思所以慎其賜予哉

周顯王十八年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臣若水通曰詩云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此古昔帝王之所以待有功也必待有功則無功者不得以濫賞賞不濫則國用舒矣夫敝袴微物也昭侯以待有功則凡大於敝袴者肯輕以與人乎由是言之則昭侯之能節用以足其國可知矣後之人君賞賜無度卒不亦可愧哉

漢章帝性寬仁篤於親親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又賞賜群臣過於制度倉帑為虛何敞奏記宋由曰竊聞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

臣若水通曰予奪乃人君所行也過焉濫也故上之濫與下無濫受上下相學於奢然後國家可保也上過予下過受上下相誘於利則其國必將至於危亡矣安能保其國家乎章帝數加恩賞於二王而群臣賞賜亦踰則傷財害民矣何敞獨能言於宋由其亦忠臣愛國之心哉是故明君之賞賜不可以不慎焉

○晉惠帝永康元年九月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

臣若水通曰劉頌可謂明王者之典矣所以防僭竊之漸也錫命賜予之大者也凡九錫之命擬於人君之所得而有也況於挾天子以令諸侯得其九錫篡之漸也漢魏之祚所由終晉亦可以鑒矣頌言之所以捄姦臣篡上之心何其切哉

格物通卷之九十二終

愼賞賜下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十二月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勅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臣若水通曰高昌之平諸將皆以功受賞者也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而太宗乃復以寶刀雜綵重賜之者何哉旌其廉慎也夫廉慎美德也凡賜予之道德爲上功次之夫以廉慎而受上賞旌其德也然則太宗之賜予豈妄施者哉

○唐高宗顯慶五年三月皇后宴親戚故舊鄰里於朝堂婦人於內殿班賜有差

臣若水通曰賞賜所以酬功德以示勸也無功而加賞不唯不足以勸而又至於濫民財而耗國用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武后之賜親戚故舊鄰里及其婦人抑何名邪由是觀之竊政之漸篡國之奸識者蓋已知其萌於此矣

○唐中宗景龍二年夏四月癸未置脩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爲文者李嶠等爲之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好事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臣若水通曰中宗之好遊幸一費也宴宗戚二費也以賦詩之甲乙而爲金帛受賞之優劣三費也大宴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四費也夫財源之出者一而其用流之費者四則國安得而不困民安得而不窮哉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中宗時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爲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戶皇女又半之皆以三丁爲限駙馬皆除三品員外官而不任以職事公主邑入至少至不能具車服左右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邪且欲使之知儉嗇爾

臣若水通曰明皇裁損公主戶封一則曰女子何功而享多賜明祿賞所以報有功也一則曰欲使之知儉嗇明多財所以累儉德也

所謂愛之以德而能有節用之術矣今乃日之
蓄其有何哉

○天寶八載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
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
有限極

臣若水通曰財者天之物也地之利民之膏也
故不任以不用亦不可以輕用也傳曰可以
與可以無與與傷惠有功者賞之可以與者
也無功者不得以倖賜可以無與者也故與
不與用不用之間有義存焉爾錫予之典在
人君信不可以不慎也濫予侈用則傷財以
害民之膏棄地之利暴天之物而亂亡至矣
明皇以國用豐衍取左藏之積賜百官貴
寵無有限極可謂輕視三才之用而不知慎
重者矣禍之所以不免而國之所以不競有
由然哉

○天寶十載帝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帝器皿充
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
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
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使宮
人以綵輿舁帝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
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
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
亦不之疑也

臣若水通曰書云臣無有作福臣無有作威
臣無有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言權不可下移也臣竊三者
尤莫於玉食之僭名器輕濫而不已則威福
之權下移又不已則篡弒之禍起矣此國家
之所以亂亡也明皇之於祿山侈其第宅盛
其帷帟聚其寶器已擬王公殊無品制豈但
玉食而已邪由是成禍之柄人自趨而成之
不能已矣至於亂宮掖動鼙鼓禍四方逼京
師奔蜀中宗廟不守幾危社稷成墮古所
無之大變而爲天下笑豈非明皇賜予之過
有以召之乎嗚呼眞可以爲萬世之大戒矣

○肅宗至德元載九月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
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
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
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鄉里之舊何至於是上
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

臣若水通曰玄宗寵貴妃而賞賜無度所以
致衆叛之播遷也肅宗宜鑒前轍而從泌而良娣七

寶鞍之賜[illegible]後賜其覆[illegible]頗李泌之功也
言一入宗社為社稷之計慶報其珠下然則
克復神物再造唐室其係此一念出入之幾
乎

○肅宗至德二載春正月上謂李泌曰今郭子儀
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
賞之奈何對曰為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
臣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
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臣按李泌曰書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先
王賞功之典也若賞功以官惠而不費費公
而不私者也[illegible]以官賞功非才則廢官
權重則難制[illegible]如裂土以封功臣則
上之所錫有[illegible]分而不踰制下之所得有實
利而非虛名[illegible]有實利而上有定分則又
何損於國用何傷於民財

○憲宗元和七年十月[illegible]魏博[illegible]六州[illegible]年
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illegible]腹
心須[illegible]不[illegible]其所望則無以
[illegible]之心使[illegible]發內庫錢百五十
[illegible]以賜[illegible]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若
[illegible]以給[illegible]絳曰田興不貪專地

之利不顧四鄰之惡[illegible]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
費而[illegible]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
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
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
乎[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欲
下[illegible]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illegible]遣知
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
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
德[illegible]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倔強者
果何益乎

臣按來通曰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illegible]安之以德也孟子
曰分人以財者謂之惠[illegible]以德者上也
分之以惠者次也[illegible]以結其心惠者所
以報其功非相餌以利私之也[illegible]
賞予私也者[illegible]以悅人心之術則是小
人之術以利相籠絡者之所為也豈帝王
賞予大賚之公哉[illegible]絳之言出百
五十萬緡以賜田興六州來歸之軍士百姓
給復一年可謂能用[illegible]矣
已而歸順之功[illegible]之不慎者知
固其勢也[illegible]

弘效力承祖宗錫福宗社憂之者有道也
之與安以德而心服者異矣嘗謂文公之言國
豈不小也哉後之人君此尚知所慎焉
○元順帝至正元年帝如上都時帝數以歷代珍
寶分賜近侍御史崔敬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
臣有功所賜不過鈔錦至重惜天物爲後慮至遠
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
地道失寧京畿南北飛蝗蔽天正當聖主恐懼
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請珍寶往往有
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彼御閹宦
之流乳稚童孩之子縱以萬萬一國有大事
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
恩不可濫賜之公論

臣若水通曰記云陳其宗器說者以爲先祖
所藏之重器若赤刀之類是也夫赤刀之微
亦何益於理亂之數而謂之重器以陳之祖
廟何哉重先世之遺澤也臣伏見分寶玉于伯
叔之國時庸展親故寶器者亦以陳于宗
廟下以伸其親親者也元順帝當水旱饑饉
災蝗之際不知脩德弭災用以答天譴而以府
庫百年所積之寶物偏賜佞御閹宦之流乳
稚童孩之子是不唯暴殄天物輕棄祖宗器寶
不以功榮不以紀於世宗之器我不安在哉
嗚呼寶玉人君之失春秋不能爲定公貸
其責而徵竊之寶以待有功史有取●丁韓昭
侯也人君苟能重其宗器而不輕用以其寶
賜而不濫與則萬一國有大事有備無患矣
○晉左傳曰晉文公率師征戰定周王之亂從
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陽樊之地文公辭請
賜願死得以隧下襄王辭曰周國雖微未之
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
臣若水通曰古者天子葬用隧諸侯用縣禮
也功懋懋賞錫侯有功爵之以地夫闢以天
子之葬賜諸侯也襄王能慎賞賜而不以禮
許人此見周之禮樂猶在天子也

○劉向說苑曰晉文公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
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
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
臣若水通曰記云薦賢受上賞古者諸侯貢
士有功天子加其進賢而擬賞之可見人主
之賞必皆當其功也後世之君予奪一出於
心之喜怒或有功而不賞或無功而濫賞何以
爲勸懲哉何世之人主所以鼓勵天下制
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惟

聖明念之

○班固白虎通曰禮記九錫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

臣若水通曰九錫者天子之大權也濫則罔用以修功過以濫罔用修則民食艱矣功過混則風俗弊矣故王者必有九德九功然後有九錫行焉此古之天下所以平也後世曹操司馬懿奸雄之資皆假九錫以為篡奪之計可以為萬世戒矣

○宋儒程顥曰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即位以無錢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

苑太祖一日遊後苑見詩乃曰好詩遂索作知之以故每於郊特各賜賞給至今因以為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數十年後可革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

臣若水通曰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又曰今人以財者謂之惠夫帝王之爲治也有公平正大之體而已爾未聞以私惠也私惠所及有限而大政所濟無窮宋太祖初有天下許賞士卒人二百緡是以私惠嚇人也必至於無錢以償所許焉又必至於怨望而詩作焉又必至於郊時

例賞給焉又必至於後世為例而不能去又必至於數十年之久而不能革焉夫初有天下許賞郊時而例賞者非有義之用也一啓其源而流遂至於如此然則欲為天下惜財者其可輕於賚與也哉

○國朝洪武三年朱友文爲大都衛知事初指揮張溫守蘭州元將王保保兵圍城溫督將士備禦夜二鼓開兵發城千戶郭祐被酒臥不之省巡城官軍縛郭之圍既解溫執祐將斬之文友之曰當賊佗城時將軍斬祐以令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賊既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為不可溫悟杖祐而釋之

太祖皇帝聞之謂輔臣曰友文以幕僚能守朝廷法在言開諭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賞以勸其仍遂賜綺帛各五疋

臣若水通曰朱友文以正人受賞當賞也賞之當矣賞而當善則不善者不得以冒賞而國用不匱矣此
太祖高皇帝所以高出於漢唐宋之上也伏惟
皇上以
祖宗爲法志以公則賞不濫而財用足矣

○韓太初妻劉氏事姑甯氏甚謹事聞
太祖皇帝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鈔二十錠官爲
送其姑喪歸葬旌表其門復其家徭役
臣若水通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武王之所
以興也夫孝善之首也
太祖聞劉氏事姑甚孝賜衣及鈔所謂善人是
富乎此所以保有天下而垂裕於無疆也今
天下未必無若人者也伏惟
聖明以
祖宗爲法而徒善是富焉則賞賜不濫而享安富
尊榮之福矣

○洪武十年二月學士宋濂辭歸致仕
太祖賜綵幣文綺及
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太祖諭之曰朕最慎于賞予嘉卿忠誠可貴金石
故以是贈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太祖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叩
首謝
太祖復囑曰大江浪不可舟御史沿內河達家賦
幾無虞仍俾孫慎護行
臣若水通曰學士宋濂乃開國之文臣所謂

忠誠者也哉
太祖知之明而信之深矣賜以文綺之物旌其忠
也表其誠也是故足以爲天下之忠誠者勸
矣是之謂惠而不傷也其賚與之不苟也如
是哉
○洪武二十五年二月辛巳穎國公傅友德請懷
遠縣官地九頃六十餘畝以爲田圃
上曰爾貴爲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
公儀休事耶友德慚而退
臣若水通曰荀子以賞不當功爲不祥也夫
賞必以功無功而賞則徼倖之門開而祈請

之風行在國則空其府庫之積在民則奪其
衣食之源而亂亡之禍起矣非所謂不祥乎
傅友德貴爲上公食祿數千石而希恩無厭
奪民利而不恤不祥之大者矣
皇祖戒諭以沮之而示以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
之事則沮一人而千百人已於財用可節矣
人君有志於天下之平治者可不慎乎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皇祖因嘆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
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諸將
臣無不感激至有涕淚者

臣若水通曰此

太祖大將校仕武臣而諭之之言也夫爵賞所以報功也然歷代人主常行於征戰之時以爲激勵勸功之地而我

太祖乃大賚於致仕之日而諭告之至皆出於念功念勞之誠無所爲而爲者諸將之感激而墮淚也宜哉

聖子神孫所當萬世憲章而不失焉

○天順日録既上

太后徽號復加贈其親及蔭子弟數人有爲其次兄求陞者

上謂李賢曰孫氏一門盛矣復希恩澤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子弟官請數次方允且不樂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亦不能救矣今若聞此必怒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

臣若水通曰書云車服以庸賞文治也詩曰彤弓弨兮賞武功也以戚里而侈爵賞於文武之功乎何有於予奪之義乎何居善哉

太后之不樂可謂愛人以德親親之至者矣

[illegible]宗之不與可謂能養親志者矣茲豈不兩[illegible]

也[illegible]此我

朝廷法所以高出於漢唐之上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三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四

蠲租

○禮記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臣若水通曰藉者借其力以助耕公田也不稅者不取私稅也藉而不稅取以義也廛市地也廛而不稅者賦其市宅而不征其貨也譏察也譏而不征者察其服異言之人而不稅往來之貨也時入者取之以時也所謂草木零落而後入山林獺祭魚而後漁人入澤梁也不禁不[illegible]取與民共利也圭田者祿外之田也無征謂不稅之也所以厚賢也夫藉也廛也以時入也所以取之者也不稅也不征也不禁也所以蠲之者也其取之也以義其蠲之也以仁

○國語周語芮良夫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

臣若水通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芮國也姓賦也上謂天神下謂人物極中也頌周頌之緯天地曰文言后稷播百穀以利民莫非中道陳亦布也錫賜也載成也大雅文王之二章言文王能布利賜民以成周道也夫利者天之所生百物之所爲與天下共之布之可也專之則私其有也榮公好利而不知大難以利導君其能免於難乎芮良夫謂王人布利於上下而引后稷周文以見布利於民者以懼難也夫專利者人之所怨也天下之怨歸之大難將至矣爲人君者其輕賦薄斂蠲租以與民可也其可專利而斂怨以自及於難哉

○漢文帝二年九月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臣若水通曰蠲租所以勸農事也勸農所以重國本也文帝恭儉仁厚出於天性勸農蠲租之詔實忠及於民矣當時之富庶豈無自哉

○漢武帝元鼎四年六月是時吏治皆以慘刻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卑[illegible]

行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閣後與民和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臣若水通曰兒寬爲政收租稅時與民相假貸而租多不入國計若虧矣及有軍發以負租課殿當免而牛車擔負輸租繦屬不絕何其有餘也所謂藏富於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此其驗歟唐陽城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蓋有此風焉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九月壬申上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臣若水通曰傳云君子大居正夫田賦自有中正之法國用給焉多則桀寡則貊非中正可久之道也南頓以帝鄉蠲租一歲恩亦過矣而吏民復有十歲之望何其不以天下之大公自待哉光武復增一歲則於篤舊之仁

戒制之義庶幾兩得之矣

○漢殤帝延平元年秋七月勑司隸校尉部刺史曰閒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藁

臣若水通曰諱災飾穰郡國之不仁也宜置之罪而免其官則天下群吏知崇飾者未必得福欺諱者未必得禍各有所警言情達而民受其惠矣而又令將吏覈實所傷爲除田租芻藁可謂軫念民困者矣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十二月有司上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帝乃下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

臣若水通曰傳云王人者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利而專之雖十室之長不可以爲治況天下乎故古者藏富於民視其在民猶其在官也隋文帝謂寧積於民無藏府庫則似是矣然而至積無所容者非刻剝聚斂何以致之哉及其於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則亦有意於民矣然必無所容積然後行之且有限地有限年有限分則所惠亦有限矣

得爲積富於民之道邪

○唐高祖武德八年八月甲子詔關內及蒲芮虞泰陝鼎六州免二年租調自餘給復一年

臣若水通曰蠲租仁政也屢聞於創業之始而不多見於守成之時何邪豈創業之始用省於守成而守成之後用奢廣於創業之時邪節與不節由於後之道殊而敬肆之心異也夫侈用生於欲欲生於逸逸生於無憂無憂則情勝欲動惟日不足矣尚何望蠲租之惠及於民邪

○唐太宗貞觀元年六月山東大旱詔所在無出今年租賦

臣若水通曰國家之所係者賦爲輕民爲重有民則有賦矣有賦則有國矣唐太宗以山東大旱下賑恤之詔而免其今年租賦所以愛民者至矣貞觀之治其有以也夫後世人君聞民之愁嘆而不加恤者於唐太宗得無愧乎

○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十一月辛卯上行謁橋陵定獻昭乾五陵戊申還宮赦天下百姓今年地稅悉蠲其半

○開元二十七年群臣請加尊號曰聖文二月

己亥之因赦天下免百姓今年田租

○天寶六載春正月丁亥上享太廟戊子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制免百姓今載田租

○天寶十四載八月辛卯免今載百姓租庸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財不在國則在民與其藏富於國寧藏富於民玄宗當開元天寶之間海內豐盛府庫充溢屢赦屢免租庸皆以爲有與天下同樂之意矣使其能行節儉始終不渝民之安寧可保於無虞也惜其驕於佚樂煩於賦斂之後雖有一歲一蠲之殆亦若末流之澤恩惠止已非啓奢貪惑濫之

也乎有仁天下之志者宜以實心行實惠焉

○肅宗至德二載十一月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

臣若水通曰祿山之亂民窮財盡天下騷然不能聊生矣租庸之蠲實續民命夫肅宗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犯難逆役復兩京百姓喁喁以望更生之福既而重之以此恩一時舞蹈之情可知矣噫此肅宗所以成中興之業也歟

○肅宗乾元元年二月丁未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免百姓今載租庸

臣若水通曰乾元之民即天寶之末之民也昔也國稅困於征求今也稅租獲其蠲免昔之怨咨今之欣悅特在一心轉移之間爾故肅宗克復大業無他焉以其能心求蘇之望而收渙散之民心也記曰財散則民聚人君可不審察其幾哉

○穆宗長慶二年夏四月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臣若水通曰自古興利之臣急於征斂莫不以其忠於君而不知其不忠之大者也莫不以其益於國而不知其病國之大者也蓋征斂則民怨民怨則國本危矣於國果何益於君果為忠乎張平叔奏徵遠年逋負使非李渤諫而止之則民怨於下其國家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九月吳越王弘佐即王位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臣若水通曰弘佐一方之雄爾量軍食足尚知復租稅以寬民況萬乘之尊而富有四海者乎

○周太祖廣順三年春正月乙丑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臣若水通曰周太祖利在於民猶在國斯言也其得先王之遺意乎臣嘗謂人主苟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矧如五代亂離之極尤賴撫養之仁周太祖之敕有四善焉罷營田之務使不為民擾一也以其田廬牛器永業見佃二也除租牛之課以寬民三也地利數倍四也此亦可謂有恤民之心而能達之政事者矣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其周太祖之謂乎

○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七月詔諸郡雜稅當因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取之為取者稍與蠲免後來給人戶稅[illegible]

伏以米汁斛二十年秋稅及州三縣被水民苗絹
紬鄂州裁留紬絹各一年又錫四州積欠常平錢
十一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臣若水通曰高宗謂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何其得失之門也宏錫郡縣稅賦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然此特雜稅爾又安知此所謂正稅者果能推此意而達之乎否也然則所取而不知予之者尚恐無益爾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夫必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自非有聖明仁德君子又烏足以語此哉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秕毋敢以粟吏請曰秕食鳥無窮費也今求秕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秕以秕食鳥則其費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夫君者民之父母也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

臣若水通曰食鳧者則見鳥也穆公曰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深得君民一體之義矣令飼鳥者以秕而禁其用粟蓋粟可以養人而秕不可以養人也穆公蓋不使禽獸食人之食公孫一視可謂仁矣吏之請其所見者不亦小乎雖然穆公苟能由是而充之仁義不可勝用惜乎其未能也已

○柳宗元捕蛇者說曰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

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風者得焉

臣若水通曰柳宗元之為此說所以警夫毒賦者也蓋征賦常事也而捕蛇者觸之即死然而人有寧為此不為彼者豈人之情也哉然則賦斂之毒甚於毒蛇可知矣蓋蛇可以技術而禦而征賦之慘不可得而控禦毒蛇或可幸而免而征租則不可幸而免也嗚呼今之為政者其毋使斯民畏之甚於永州之蛇也哉

〇陸贄奏議唐德宗興元元年大赦制曰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至于師卿給人以重勞特宜放今年夏稅之半咲以免醜耗近邊用于征發近郊包畿軍儲充辦師旅經過或當途以忠為過其奉天宜特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

臣若水通曰大兵之前必有橫斂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夫橫斂于人凶荒于天苟以常賦取民則民不堪命國必危矣德宗之時師旅之興日頻征斂之門日開幸而克復之餘能行寬恤之詔民復更生國脈不絕豈非散財得民之驗歟

〇宋儒楊時與胡安國書略曰閩中二三年來盜賊竊起上四州軍被害為甚盜賊之餘民力凋弊極矣乘恩放免紹興三年秋夏二稅及役錢一料非朝廷勤恤民隱何以得此既而漕司檢往紹興元年諸赦降放及倚閣稅租者各不得過三分行下州縣依舊催納七分急於星火民被其澤方歡欣鼓舞未逾月遽轉而為怨咨良可惜也

臣若水通曰當是之時權臣得國盜賊蜂起生民之塗炭極矣秋夏二稅役錢一料之徵為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稅未及蠲而征之急急是猶火薪而沃之膏矣上有蠲免之名而下不被蠲免之實遂使人君之令不足以取信於天下無信不立是又甚於去食以死矣嗚呼國之有民民之有信猶身之有

元氣也不以信治民是自賊其元氣也元氣
亡而存者有矣未之聞職此其由可以爲
鑒哉
○丙午時陳論政事者累曰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
軍以放稅降官視詔令爲虛文爾安土之民不
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
爲盜哉
臣若水通曰蠲租之道所以慰安土之民使
不至流亡爲盜也必仁以行之信以成之然
後可以有濟也若夫蠲除租稅仁矣而以放
稅降官可謂信乎不信何以成其仁也不仁

不信是以惠不施於安土之良而反施於流
亡之盜是毆安土而流亡爲盜矣烏在其爲
蠲除也哉揚時陳論政事而眷眷於此者良
有見也伏惟
聖明一念之發仁如甘澤一令之行信如四時則
天下幸甚
○國朝吳元年正月
太祖皇帝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
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
未遂是觸於目者思得清治當寒者思就溫煖
爲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宣城等處

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
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傳瓛對曰恤民王者
善政
上曰念之及此眞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
大旱之得霖雨其喜當何如
太祖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
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豈
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
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
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
臣若水通曰古之王者以四海爲家然未知

言之有味也吾有一家之人饑寒不相恤者
哉然而仁惠之施也必自近者始若太平等
郡是已
太祖皇帝開疆之首租賦之先矣親歷之地矜恤
之政蠲免之仁仁所先務之急者也若此者
得非由我
太祖存如傷之心懷保之仁所發哉伏惟
聖明心
太祖之心脩
太祖之政則萬世無疆之業端在是矣
○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詔凡三焉其一謂中原

之民久困兵殘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河
南秦隴夏秋二稅山東二年北平一年其二鐲
創業之初取辦太平應天鎮江寧國四郡免其
租一年其三鐲建都金陵以鎮江太平宣城廣
德爲京師之翼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城再免一
年其廣德及滁州和州無爲州亦與免一年洪
武三年三月又詔免應天以至滁和等七郡徽
州池州廬州金華嚴州衢州處州廣信饒州九
郡及山東河南二布政司一年四年五月又有
免兩浙江西之詔五年十月有免應天等五府
之詔九年二月有免山東陜右之詔十一年八

月有免太平等六州與興等四縣之詔十二年
有全免北平之詔至十三年乃下詔曰荷上天
眷佑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充盈府庫充今
民力未甦凡天下今年夏稅秋糧盡蠲免之
臣若水通曰此
御製文集之言也夫我
太祖登極之初干戈甫定凡百興作皆資於財然
而免租之詔無歲無之蓋
太祖不忍之心存於中故不忍之政發於外蓋有
不期而必至者矣悲人窮以凝天命此豈非
其大端也歟

○洪武二十五年二月涼國公藍玉奏涼州衛土
民有徙戶附籍歲久所種田畝宜徵其賦令
輸軍餉
上曰涼州邊鄙附籍久貧民至今未甦俟年豐食足
然後徵之
臣若水通曰語云既來之則安之所謂安之
者在使居止寬其徭役蠲其賦斂以仁心行
仁政而已矣我
上之有天下也以仁義蓋天下故涼州衛民田
稅
上祖以其附籍雖久貧民未甦而必俟之豐年非

其仁人之政發於仁心者乎所以安其來者
至矣
聖子神孫所宜留意焉
○仁宗皇帝卽位之初山東布政司言登萊諸郡
今歲雨水傷稼其累歲所逋稅乞令民以絲折
代輸命戶部議所以寬假之者戶部以國用不
足爲言
仁宗曰君民一體民貧不可不恤宜從所言其永
樂二十年以前所逋稅悉蠲之二十一年稅令
以鈔代輸
臣若水通曰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山東水災發政施仁實爲先務
此時也戶部以國用不足爲言蓋未知爲德
爲民之道矣既而詔免稅糧以令出自
淵衷先見於在民體之仁也語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至於民有饒裕之休國無匱乏之虞
仁宗何嘗不利哉實
聖子神孫世世保守之法度也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尤甚畿輔淹沒時
上益明察凡事臣下莫敢欺蔽一日李賢同召對
從容盡言
上曰爲之奈何賢曰若非大施恩典安得蘇息

國朝九十四　十七

於是
詔令被災州縣申報巡撫巡按官災重者全免稅
重者免半又輕者免三分
臣按今通行此我
英宗皇帝獨斷之詔也皆發於一念恤民愛民之
仁可謂至矣夫漢文帝時或賜民田租之半
或盡除之唐宋諸君亦多行焉然有名而無
實者往往而是或先期而取盈或已徵而復
免或既蠲放而官催上有虛名民無實惠
何益之有哉伏惟
皇明其垂察焉一或有過此而使有司不以盡

臣故並書可也

國朝寶訓卷之九十四終

薄斂上

○易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臣若水通曰此損卦之彖辭也損之為卦艮上兌下兌澤益深艮山益高為損下益上之義故曰損損謂裁殺也凡陽為有餘陰為不足損上而益於下則為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澤以及下則益也取下以自厚則損也故損者取損下益上之義有孚者謂損之道誠信而順於理也當損而損則有孚而在下者亦誠心應上而無怨故元吉

夫民可損也不可過也不損則國無所資過則傷民矣斟酌其當損之宜順天理合人心而有孚焉上下俱足而斂不橫大吉而無咎也如是則可貞貞者常也守之為經常之典有弗易也如是則利往利者順也推之為通利之道無弗順皆本於有孚也彼厚斂以征民則妄矣妄則有咎矣豈可以謂之元吉可以貞可以利有攸往哉

○書夏書禹貢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臣若水通曰此大禹水土初平薄斂之事賦謂取土地之所出於民者也貞正也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兗賦最薄故謂之正作治也蔡沈傳曰作有十三載乃同者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也臣謂於此可見聖人以民為貧富不敢剝下以自奉之意君天下者當體聖人恤民之仁遇災薄稅必以寬恤之數歲然後荒歉可濟也

○禹貢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臣若水通曰此乃大禹制財賦上賦之事也庶致也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中邦中國也庶

土交正底慎財賦者謂禹以庶土之等品節高下名物交相正焉因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是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者又以九州穀土之等品節之以上中下三則以成中國之賦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是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夫衣食足然後禮義興制田里薄稅斂固聖人仁政之首務也人君有志於治者盍於此而用心乎

○周書無逸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戒成王無逸之訓也遊如巡狩春省耕秋省斂之事田謂四時之田獵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者遊田固人君常事若不以其時及過其度則謂之盤樂矣文王不敢盤遊無度正不過取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横斂也夫十一者天下之中正也量入為出僅足以充宗廟賓客之供爾若過於遊田則取民必過於中正乃可足用故文王不敢過於遊田者正以不敢過取而庶邦得以中正貢於其上也臣請不敢之一言深足以發文王之心事文王所以視民如傷小心翼翼皆不敢之心也不敢之心乃天理也後之人君欲得天下民心者當以文王之心為心欲省斂者當以成王盤遊欲戒盤遊者當體文王不敢之心欲後人可也

○詩大雅公劉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臣若水通曰此召康公述公劉所以定軍賦與稅法而足民食可以詳成周之治也景

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溥廣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山西曰夕陽允信也荒大也詩言公劉之厚民也其度豳土地既廣而且長矣乃景日影焉以正方向乃岡焉以望形勢乃相視焉以審其向背寒煖之宜乃觀焉以察其水泉灌溉之利曰景曰岡曰相曰觀蓋辨乎土宜而授民以田也然有田必有軍則以三單之法定其軍賦有田必有稅則以什一之法定其稅歸徹以辨理之田不足以給予所從之民也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日益大矣夫人君之治天下固貴於授田以養民尤貴於薄斂以取民公劉授民以田而徹田為糧則取于民者薄矣周之徹法實自此而始也厥後周公不過因其舊而修之爾蓋自宣公稅畝而徹法不行無怪乎民日貧而國用以之不足也夫君民一體也民富則君不至於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歟欲則欲足乎周者可不先足乎民而薄其稅歛乎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臣若水通曰此何以書初稅畝也蓋宣公始廢徹法而稅畝也[illegible]當[illegible]水旱相須[illegible]之[illegible]發作[illegible]之法而為稅畝之制其初行則[illegible]之名終[illegible]之實也稅畝者逐畝征之也夫什一天下之中正故殷制公田以為助周因其法為徹行世不可易者也宣公[illegible]其公田之入為[illegible]遂變為私田之稅先王之法哉至[illegible]復行矣[illegible]此後作丘甲用田賦[illegible]於[illegible]猶不足其[illegible]公[illegible]之也[illegible]畝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成法而不[illegible]

惟務本之為貴

○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

臣若水通曰此用田賦何以書不宜用也譏厚斂也[illegible]哀[illegible]其內[illegible]國用不足二猶不足乃用田[illegible]之征焉田賦者以丘賦一乘為未足故以田賦之也夫先王制上篇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故田以足食而賦以足兵也周室之制也力[illegible]征當以農民為急至於夫里有布漆林有稅所以抑末業而歸之農也非欲兼利之也哀公不復先王之法又背時王之制夫里漆林之外既取其出一賦又以田而加賦焉是何異剝民而削其邦本矣何以為國邪

○禮記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臣若水通曰此記橫斂害民之政也[illegible]賦以繁斂也[illegible]所憂者非一也苛[illegible]之政如橫征暴斂之類也[illegible]也天下之至惡而傷人者莫如虎死於虎者三而不去

則所去之[illegible]可知矣[illegible]苛政猛於虎也區而不[illegible]苛政[illegible]也是則虎之[illegible]政之苛而人[illegible]政[illegible]甚於虎也何也[illegible]之害人有時而可避而政之則[illegible]無地而可逃之故曰苛政猛於虎然則仁[illegible]愛民者[illegible]之寬苛政[illegible]人[illegible]之猛虎[illegible]者其可不[illegible]歟以惡民乎伏惟

皇明在上不欲厚斂而[illegible]民天下[illegible]之矣[illegible]以[illegible]列[illegible]方而牧養斯民者豈有[illegible]虎者乎臣不得而[illegible]知之也然[illegible]行[illegible]猛於虎而[illegible]邪[illegible]者

九□之上安得而無□乎嗚呼用財之民皆
君之赤子也苛政之虐甚
於猛虎也誠愛赤子其好養之以厚之也哉
坊記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臣按水道曰□□云天地之財有數不在官則在民故利其盡於上則窮於下而民無遺利矣故取民之稅不過十一用民之力歲止三日所以遺利於民而不敢盡也為民上者可不遇之於心乎

○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臣按吳□曰九賦者何也□□□□其□若九也□□□者□□□取財賄以給□也邦中者□□中之民也四郊者□遠郊百里內之民也邦甸者□百里之外二百里之民也家削者□大夫采地之外公邑之民也邦縣者□四百里公邑之民也邦都者賦五百里公邑之民也關市者賦商賈也山澤者賦取物於山澤之民也幣餘者□取物於絲幣之民也關市也山澤也幣餘也不出上六者而特言以末作者皆賦也夫□人之治天下不能無取於民而因地與制以為□□□恐横斂之及焉所以□其民者至矣至於關市山澤幣餘必增賦者所以抑其逐末而使之知務本也仁之至義之盡矣

○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臣按水道曰此周禮大司徒之職也均者平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者騂剛赤緹之類也民職者九職也地貢者□地所生物也財賦者九賦也均之齊之作之令之天然後斂之天下之政無無均賦斂以正而不至於横暴矣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臣按水道曰此周禮小司徒之職也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之類是也一井也九夫為井地方一里□而至於都凡二百一十四井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地方三十二里也地事者農牧虞衡也貢賦者九穀□□

之材也賦者出車徒給徭役也先王之取於
民如足可謂薄矣
○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
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臣若水通曰哀公魯君名蔣有若孔子弟
子也饑謂歲荒不熟也用謂軍國賓祭之需
也盍何不也徹通也徹周制也中爲公田外
八家皆耦通力合作計畝均收也此魯公因
歲荒欲用田賦以取民而有若對之以何不
行徹法蓋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哀公旣十取
其二猶不足何况徹取其十一乎有若又告
以君民一體之義也夫君民同心一體
而痛癢休戚相通者也故心一則體一體一
則其愛之必均聚散之必同而忍於公私貧
富之不一者以其心之不一故不仁不恕也
哀公之心取民無厭而不恤年饑則百姓之
不足已先爲饑寒久矣可謂之仁恕乎
○中庸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臣若水通曰中庸言九經之事此其一也使
者力役之征也斂者粟米之征也皆有國者
所不能免者使之以時而不盡其力斂之者
薄而不竭其利爲百姓豈有不勸乎時使則
不及之吾心薄斂則無苛取之征上則民財可
裕而民用以充知足則百姓享其飽食煖衣
之樂遂其樂生興事之業日勸以爲尊君親
上之義而百姓之勸有不明然矣雖然薄斂
當自節用始節用當自恭儉始故九經以脩
身爲先治天下者可以知本矣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
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
而願爲之氓矣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言人君行先王之政則
民心歸之也助者不稅者但出力以耕公田
而不復稅其私田也廛者市地也謂賦其市
宅之稅夫里之布者宅不種桑麻者罰之出
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
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戰國時一
併取之廛無夫里之布者謂若賦其市宅之
廛則不征其夫里之布也夫民之與君其好
惡一也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則民心有或之
而不歸者乎故耕而不稅廛而無夫布則斂
薄而民心悅皆願耕於野而爲之氓矣爲民
上者奈何厚斂以奪其民哉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論三代制民常產與其
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
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
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
爲公田外八家皆私田但藉其力以助耕公
田不復稅其私田周因商之制一夫受田百
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
同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故謂之
徹三代之法其名與制雖不同而什分而取

其一則同也以其通作故謂之徹以其助耕
故謂之藉也夫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三代行
之而用以充後世倍之而財不足然則其足
與不足不係於取民之厚薄矣治天下者盍
思其故哉
○左傳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
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
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
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
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
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
訪焉弗聽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臣若水通曰田賦者謂以丘賦爲不足而欲
以田賦之也三發凡三發問也卒終也爲國
老謂孔子爲魯國之元老也度於禮者度其
合於禮而後行也施取於厚者謂其施恩惠
寧取過於厚也事舉其中者謂其舉政事
必得其中也斂從其薄者謂其取民斂寧過
於薄者也今季孫貪財無厭利也夫季孫欲田賦
而使冉有訪諸仲尼者其心必有所不安矣
季孫使問三發而仲尼不對者則其意固有

在既而私告冉有者即所以告季孫而以諷
之也惜乎弗聽而明年田賦行矣田賦行而
周公井田什一中正之法蕩然矣此古今治
亂之大機有志願治之君當不能不爲之一
慨嘆也已
○國語周語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
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
取焉胡可專也
臣若水通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載成也
百物受天地之氣以生成天地成百物乃公
共之利也民皆將取用之何可專其利矣

若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民之所用可以同乙
可以獨可以散不可以聚否則神人百物不
協其極彼榮夷公貪利不厭不足以語此也
為民上者可不知所以公天地之利乎

○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
抑為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簡
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
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臣若水通曰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邑也
為治也繭絲賦稅保鄣蔽扞也小城曰保鄣
其戶數則民優而稅少襄子簡子之子無恤

鄣也夫君民一體痛癢相關故書曰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彼殖貨以亡身可謂智乎故
尹鐸之為晉陽必先損其戶數薄斂以得民
心後沉竈產蛙民無叛意非其明效大驗耶
君民者宜有感於斯云

○里克曰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
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

臣若水通曰里克晉大夫里季也有義然後
利立故曰利之足也無足故不立易曰利者
義之和也是故義順則利矣義所以生乎利
者也是謂自然之利故義立則利均義廢則

利乃是故君子正其義不謀其利里克不亡
於丕鄭之誅非所謂以義為利者邪

○楚語伍舉曰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
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
於遠近而大小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
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

臣若水通曰蒿耗也遠心畔離也夫財者民
之命也利者人之心也君天下者唯務施德
以立民之命而得其心也若聚利以自封殖
欲弘侈則民命索然而人心去矣騷離距
違不亦宜乎有天下者當鑑伍舉之言戒
章華之侈以收萬民之心可也

○鬬且曰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又曰公
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
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
矣

臣若水通曰貨珠玉之屬曰寶物也貨馬多
則求養者眾妨財力也賓享贈也家大夫也
郵過也封封國也夫天之生是君將以為民
也故明君賢臣與天下共其利不敢專利以
妨下故捐租郤貢救災[illegible]是之
而不獲令子常斂利如[illegible]彼是以鬬且

知其必收也為君相者可不鑒諸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智伯求蔡皋狼之地於趙
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
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
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
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
膏血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
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
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
竈產鼃民無叛意
臣若水通曰重役厚斂怨之府也孟子曰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怨則不和
雖有天時地利何足恃乎是故為國之本在
人和人和之實在省賦尹鐸能寬賦以和晉
陽之人心而襄子因之以保垂亡之國是得
其人和之效也然則後之人君可不輕徭薄
斂以和天下之人心固國家之大本乎
○漢武帝元鼎六年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乃言
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價貴或強
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
悅卜式
臣若水通曰縣官作鹽鐵者言朝廷與鹽
鐵之利故郡國多不便之也強民買之而船
有算商少物貴者言武帝稅及舟車故商人
少商少故物貴而又強買故器濫惡以相欺
也胡寅曰式非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所
端中上意而進其策矣乃始正言以邀名然臣
謂知其不可而反之以正言不顧乎君之意
其弊然執迷以困敝民而不悛者遠矣臣故
表而出之以警言利之臣焉
光武建武六年十二月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
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
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桀小桀也漢之賦斂之法則名在堯舜而實
桀紂矣夫十一之稅中正之法也漢以三十
稅一為常制而以十一之稅為權其取於民
也若甚輕矣而民困愈甚者豈非額外之
征猶數倍於此者邪然則人君固以薄斂為
貴猶以橫斂為戒
○晉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記室參軍封裕上書
諫以為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
晉仁政衰薄假官田官牛者不過稅其十六自
有牛者中分之猶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來

海內蕩析武宣王綏之以德華戎之民萬里輻
湊襁負而歸之者若赤子之歸父母是以戶口
十倍於舊無田者什有三四及殿下繼統南摧
強趙東兼高句麗北取宇文拓地三千里增民
十萬戶是宜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
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寬則得衆魏晉之際稅
及官牛而海內蕩析燕慕容之後綏之以德而
華戎歸往可以見寬得之驗矣慕容皝雖戎
之賢明者猶復踵重稅之失向非封裕示以
魏晉之弊歆以先世之盛則遼陽之民其從

散矣乎

○宋明帝泰始五年二月己卯魏自天安以來比
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顯
祖命因民貧富爲三等輸稅之法等爲三品上
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
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
給

臣若水通曰魏主於兵戈擾攘之時而爲均
輸租調之政其賢矣乎夫兵戈擾攘民猶倒
懸矣又急之以賦役是猶於倒懸之下而又
燎之以烈火也然則均輸租調之政猶解倒

寬一分之惠矣乎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十二月散騎常侍賀琛啓
陳四事其一以爲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
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
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惟事徵斂民
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
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
有一使所屬騷擾駑困守宰則拱手聽其漁獵
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牽
制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
不得反其居也

臣若水通曰蠲賦之詔世之人君往往有之
而實惠不及於民者沮之於牧守迫之於命
使耳無惟乎恤詔日下而民日窮役以流徙
而爲盜也故有志之君欲下詔薄賦以恤民
者必自恭儉清約始焉

隋文帝仁壽三年龍門王通嘗稱重斂之國其
財必削

臣若水通曰大學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此不易之理也故其用之也舒則其取之也
廉其斂之也重則其散之也亦急於其財用
不削不可得也王通儒而達於治體者也

言蓋本於孔門之宗法使隋能用之則公道
其有興矣惜乎託於空言也後世人君采其
言而用之其於國家則亦有利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五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六

薄斂下

唐高祖武德七年夏四月庚子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給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十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

臣若水通曰唐之立法雖非盡古之制而猶古之遺意也曰租者粟米之征也曰調者布縷之征也曰庸者力役之征也豐年則取之凶年則損之此民不困於誅求而負儋之平米三錢有以哉後世惟竭民之財以恣己之欲不知損下則上下俱損益下則上下俱益居民一體而貧富豈容二致耶今天下公私俱竭而病於國家之究原未求其取諸民者

亦重矣伏惟

聖明崇儉以節用損上以益下天下幸甚

○唐太宗貞觀九年三月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人自啖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

臣若水通曰君民相爲一體者也何皆天地萬物以吾一體者也知其一體則所以愛之而不傷者無所不至矣其忍重斂以自殘乎太宗啖肉之譬喻近之矣噫封已以病成至於截人肢體而不恤者氣血不相關而已是蓋未能真見天地萬物一體之道則一膜之外已爲秦越矣夫其何不重斂相殘邪故人君之學莫大乎體仁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貞觀十一年八月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服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爲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若水通曰馬周之言切矣國之興亡係於民之苦樂故厚斂以病民則民怨苦而莫甘樂生之心則亂亡安得不至也使太宗能從其言如貞觀之初政何其治之不可長哉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壬申上曰朕爲兆民之主輕徭薄斂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臣若水通曰民吾同胞痛癢欣戚相關者也孟子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太宗欲薄斂以富民而言樂在其中蓋近於樂民之樂矣貞觀之盛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民之樂其樂豈無所自哉

○唐代宗元年冬十月京兆尹第五琦言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悉停什一稅法

臣若水通曰十畝稅一唐之法與古名同而實異也代宗始不知而誤行之及聞民苦其重多所流亡即赦停其法所謂勇於改過不失爲愛民之主賴有此爾人君之於民其愁苦之聲可不聞哉

○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赦天下始用楊

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百姓丁産定等級改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爲官爲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役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從爲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臣若水通曰唐初租庸調之法雖不及三代然亦取之有制民未稱病也楊炎乃倡爲兩稅之議德宗用之以赦天下悉除新舊征科色目孰不以爲寬也殊不知法愈煩而病民愈甚以至於亡然則人君其可以爲聚斂之臣亂雜舉子以亡國家哉

○建中二年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兩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詔他道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若水通曰大學云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德宗好利之心非楊炎諸臣小從歛之邪是時已稅兩錢皆當輕賣而少遊者請增稅錢非所謂逢君之惡而長之者與是而往稅架間陌錢無虛日而四方解體臣乘之而逆節發矣向使帝能節用愛人於未時則固不致興兵而後用矣若非唐命未改而諸將死綏瓊林大盈之積其不爲節衛擒虜者也哉爲人君者所宜戒也

○德宗貞元四年九月庚申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爲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臣若水通曰友直之爲句檢使以考稅外之緡輸京師此小人以利逢德宗之欲者也民不堪命邦本將蹶矣幸以諸道自訴友直

之非而止德宗之欲也乃無一言由是而然
之乃其前日受淮南二十萬之進奉輸之大
盈者啓之是泌欲為德宗興其私財而不知
致天下之怨也及諸道自訴而上始免其入
之既吁亦晚矣故司馬光曰李泌欲彌德宗
之欲而豐其私財是欲啓其門而塞其出也
嗚呼孰謂李泌之賢而有此邪
○德宗貞元十三年十二月先是宮中市物令官
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
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
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
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
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
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
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
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者
深匿之每勑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
官御史數奏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
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
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生業
仰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臣若水通曰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聚人之道必在於理財而理財之道
必在於仁而後可安其位也德宗嗜利其稅
於民者又為宮市索進奉取腳錢以困商
民者何極耶言官諫之而不聽及張建封
具奏帝嘉納若有感悟之幾矣蘇弁希宦者
而詭言以沮之則是欲愈急人愈散而位愈
危以至於奔走郊原求食不得餉絕命亦從斯
況一說而以行生為賀白之所繫歟果安在
也徒足以為君人者之戒爾
○穆宗長慶元年五月壬子鹽鐵使王播奏約
榷茶額每百錢加徵五十右拾遺李珏等上疏
以為榷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
宜寬橫歛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
不從
臣若水通曰自榷酤之法一興而不已至
於榷茶又不已遂至于播又奏於每百錢之
上而加五十焉民何以堪哉嗚呼民窮斯亂
歛愈極禍亂之端也此其所以再大亂繼而
不能復興歟
唐懿宗咸通元年五月壬申右拾遺薛調
上言以爲兵興以來賦歛無度所在群盜半是
逃戶固須寬恤減征可附勑州縣稅外所得

卒仍勅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臣若水通曰仁宗盜賊之生起於誅斂之重及其爲害也乃從而責州縣之不知兵僉緊急斂愈急斂愈急而盜愈滋起於東而生於西奈之何不底於亡也所謂知盜賊起於賦斂無度請盡除横暴之斂加調恤之仁招叛亡之衆庶幾可以止也不知出此而但令州縣禁稅外之斂將何已是猶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焉能大有濟哉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群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爲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從寬不能行

臣若水通曰兵以護民農以養兵故人君在薄斂以恤農農給而兵足矣此李琪識本之論也唐莊宗亂亡之君非一及軍儲不足乃謀於群臣除折納紐配之法亦晚矣然又竟不能行其後甚至於豫借民稅以給軍且

是由復可爲邪害機之徒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誅困者孟亦謹之於其始哉

○後晉高祖天福五年秋九月辛未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上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臣若水通曰上發以意則下承其事人君誠有薄斂愛民之心則臣下必不敢違其意以厚斂倉吏數外斂民上之意可知矣貸死抵罪徒空言何益乎

○宋仁宗皇祐五年十一月詔減畿內諸縣稅端明殿學士張方平言畿賦斂之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於元額減十分之一爲定式

臣若水通曰畿內者天下根本之地諸縣所供稅視天下之州縣爲尤繁故薄稅之政所宜先焉者也張方平此言可謂得矣然王者與天地同體以四海爲家四海之民猶畿內之民也方平能知王道則必請行王政什一中正之法由王畿以達之天下則博施濟衆而仁澤及於無窮矣惜乎其識不足以及此

○宋理宗景定元年五月蒙古左丞張文謙罷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中書平章政事王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

額下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從戎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但當減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臣若水通曰文統知在官之為富而不知在民之為富且無竭也然世之聚斂之臣欲為富國之計知文統者往往有之征于民殊不知民散則國雖富而終失之是富而有竭矣如紂之鹿臺鉅橋隋煬帝之洛口倉亦大富足也終於滅然者國賦雖損國富而益張文謙當日何姑足君孰與不足其旨深謀國者奚若文統其文謙之罪人乎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詔盧世榮行鈔法下御史中丞崔彧史臣之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於彧林陛上聞又用詔曰此錢取于右丞家邪將取之民邪取于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若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

臣若水通曰財出於民未有不傷民而賦增者也盧世榮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嗚呼天下寧有是理哉以此欺人罔上何異于指鹿為馬者乎夫益上則必損下自然之理也乃謂賦增而民不擾豈天雨而鬼輸之邪又用以牧羊日剪之喻之宜世榮之無辭以對矣然謂剪毛之喻後之斂民者猶惜其嘗盡食之矣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獻子所以惡之深也臣皆以其剝民而必為之辭也吁世榮固聚斂之臣矣人君苟許其能富國而信任之則未有不耗國之元氣以亡者可不懼歟

○賈誼新書曰衛懿公好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翟人逐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

臣若水通曰衛君奔死喪國不在於奔亡之日而在於賦斂繁多之日賦斂繁多不在於賦斂之日而在好鶴乘軒之時昔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德志皆喪則重微物輕人以窮賦斂以供貪欲則民怨日生盜賊日至其亡之道也可不戒哉

○劉向說苑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

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臣若水通曰欲富欲壽雖民之情而君之富壽亦於是乎在矣蓋君與民爲一體相因者也民富且壽君豈有獨貧之理哉民貧且死君豈有獨富之理哉先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爲之井邑丘甸縣都以任事而令貢賦卽所以藏富於民也薄其稅歛則萬邦惟正之供亦猶子弟有餘而奉養於父母者無不足矣奚必箕其會大盈四海而私藏之然後謂之富哉此人君之所以長治久安祈天永命者在是壽孰有大於此者邪孔子之言萬世人君之龜鑑也不可不加之意焉

○程氏遺書曰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歛之無法與不均爾

臣若水通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而云宋之稅反輕於此焉若以賢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制矣然民不受惠而無補於治亂之數者橫征多門一也轉輸數倍二也所過掊克三也有是三者則又倍於什一者不知其幾矣此名

同而實異治亂之所以不倫乎爲人君有愛民之心者其可務虛名而不行實惠哉

○張載曰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臣若水通曰郊外都鄙之地也助籍其力也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自賦使民自賦乃古貢法也古之聖人班爵有等而受祿皆因之以爲差故財散於下不困民以自奉也是以十夫有溝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上下各足職是故爾秦漢以來時君不知天地之財上下公共之義乃刊民奉己爭爲侈泰於是民貧國亡而不自知也甚亦可哀也夫伏惟

聖明酌古準今遠宗三代之法則民富國足而自不必厚歛矣區區漢唐敝政何足言哉

○張栻云成受民租總賦者輒對糴以給軍先時民輸一以七合爲眞其後拖緣十倍之至是又欲以七升爲額張栻曰作法於貪其敝將可窮邪力沮止之

臣若水通曰糴以給軍舊法也變而爲七合之後又變而爲十倍之征又變而爲七升之

額蓋人君有無窮之欲而其無一定之制而
奉承者由之而日滋也上下相殘亂安得不
作邪此張栻所以力沮之也雖然民者君
之天也君不愛其民是自賊其天也不智孰
大焉故人君雖貴於謀國之良又當慎於任
人之善
○范祖禹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
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
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
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
之賦斂重而力役繁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
賦役不可以省蓋亦反其本矣
臣若水通曰井田廢則賦已煩賦已煩則民
日貧也久矣賦役之困民恒由於財用之濫
費范祖禹所謂本者在是矣為人君者誠能
存心於天下加恤於窮民崇儉黜奢量入為
出則財恒足矣何必重賦而繁役哉若然上
仁貧富皆有其分均天下之道其在茲乎
○國朝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
上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待制吳沉曰人君理財
之道視國如家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貨其父
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也父子如異貨家必

爭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恃損民以益君民衣食
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臣若水通曰伏覩
皇祖咸於漢武之紀以諭侍臣即有若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義也至於
以天下為一家以君民猶父子則又有如保
赤子之心也是心也天理之公也苟存公心
何所不至雖博施濟衆亦由此心擴充之爾
故由理國之財之心以為理民之財之心則
民財足而國用足矣
聖諭所謂一家父子不異貨其父經營儲積未
有不為子計者是已故為子經營儲積而已
財足矣此人人能公於家者之心人君能以
之公於國則天下其有不平乎惜乎漢武不
足以知此
○洪武十三年六月
上諭戶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為民害稅及天
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
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矣爾戶部其榜示天
下使其周知
臣若水通曰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
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其聚

歛之臣不可有也夫剥民之膏血以奉上父
將誰歸乎感邦本以供淫欲禍將誰咎乎哉
皇祖一念之仁視民如傷知聚歛之奸臣深爲民
害乃痛絶之以絲枲及天下之織悉爲耻即諭
戶部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
勿稅且榜示天下防其壅蔽而欲民之受
惠也仁心仁政之施此其急務也今日之民
皇祖之民也今日織悉之稅果如
皇祖之勿稅乎惟
聖明體察於心以擴充於政焉天下之民幸甚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辛未河間阜城驛馬戶以
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戶應役惟仰於馬然芻豆之給其費不輕
故嘗命兵部榜諭凡驛馬孳生聽民畜養今復
有來進者豈朕言不信於民邪無乃有司奉行
之不至耳即還之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用其一而緩其二夫養
馬之役亦賦之一事而尤勞費者也孳生上
進亦不得已之義也
聖祖之諭乃謂馬戶應役惟仰於馬芻豆之給其
費不輕誠體悉民隱之至矣遂命還之聽其
畜養至責有司奉行之過誠緩征恤民之至

仁矣蓋馬進於君不見其益也養馬於民祇
見其損也故損下益上則無所不損矣損上
益下則無所不益矣伏惟
聖明體
聖祖之仁心知損益之大義保天命人心於無窮
可焉
○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庚子
詔建寧歲貢上供茶聽茶戶採進有司勿與
勅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而建寧茶品爲
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爲大小龍
團

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
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
役俾專事採植既而有司恐其後時嘗遣人督
之茶戶畏其逼迫往往納賂
上聞之故有是命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賢君必恭儉取於民有
制茶課之征民尤病焉至於茶造龍團物小
而費大也自唐以來用茶皆爲末製片餅以
而所謂龍團者茶末則蒸而研合以諸香[illegible]
爲餅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歐陽脩[illegible]
士人何至作此事蓋譏其啓無益之費也

詠滇蜀見民供茶者今易之以[illegible]其[illegible]
斂之患於後也則茶課固已病民久矣
皇祖於茶戶乃免徭役罷龍團貢以厚民力又
以防奢漸即大禹菲飲食之心而陋宋人之
爲矣人君天理之心體認之功一有不純則
物欲得以乘之一欲之肆有以貽天下之害
一私之奉有以費天下之財可不慎歟

○問刑條例凡審編均徭從公查照歲額差使於
該年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差役
不許分外加增餘剩銀兩雖係下戶許於[illegible]之
數若其[illegible]不作徵銀及額外濫設[illegible]係
項科派者聽撫按官糾察問罪奏請改
調容隱不舉各治以罪鎮守衙門不許干預
均徭

臣若水謹曰古者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上
有遺力則下有遺惠歲額之役均分已不堪
又增之以餘剩之銀而括及貧下之戶甚之
以額外之設其可乎陸贄曰財者民之心
黃庭堅曰民脂民膏之誡切矣刲其心
食其膏而民不叛者未之有也我
皇上屢下詔使薄斂輕徭[illegible]感深仁厚澤民不能
悉伏惟
聖明申明而嚴禁之民其少瘳乎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六 終

格物通卷之九十七

恤窮上

○書周書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之言也蔡沈傳曰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者言及其逸居君位則知小民依稼穡以生也周公謂四民之事惟稼穡最爲勞苦古之人君於稼穡艱難先已曉然於心是故居上驕民則不溺於安逸便能知小民之依稼穡艱難及凡仰事俯育皆于是而取給如此則凡遊田與作勞民傷財之事一切不敢輕舉自不能不所其無逸矣後世人主生於深宮長於婦寺不知閭閻之疾苦無怪其爲昏爲虐輕賦民財而不知恤也及邦本既拔而危亡隨之可不懼乎

○無逸曰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臣若水通曰此亦周公戒成王無逸之言也不義惟王者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有此稱而又曰舊爲小人也作其即位者謂及其作而即位也言舊爲小人居民間之時已知稼穡之艱難及其作而即位則知小民之所依以生在稼穡故能保惠於庶民而於鰥寡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者尤不敢侮而輕忽之也臣謂恤窮之政發於一念之仁人君苟有同胞共與之心則親見困窮疾苦之狀而怵惕惻隱之心自不可遏矣苟能即此一念而擴充之則仁不可勝用而足以保四海矣故人君深居宮中未嘗見稼穡艱難及小民窮苦之狀當令臣下圖其形以進置之座右使常動惻隱之心焉可也

○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臣若水通曰此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之言也祁大也怨在心而咨發於慨嘆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暑雨祁寒天時之常而小民怨咨者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嘆小民誠爲艱難也思念其饑寒爲生之艱爲之制產薄斂而衣食之以圖其生之易民豈有不安乎穆王告君牙以養民之源首

如此臣謂民生之難易係於爲人上思與困之一念爾是上之一念乃萬民性命之主也可不重留心而加之意乎

○詩小雅鴻鴈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臣若水通曰此周室離散之民因宣王能勞來還定而安集之故喜之而作此詩也鴻鴈之大者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夫君者民之父母一民失所如赤子之失乳哺非人君父母之心也周室中

衰萬民離散劬勞鰥寡窮亦甚矣宣王中興撫而恤之勞來還定而安集之亦可謂有仁心者矣作是詩追叙其始與起而言鴻鴈之飛則肅肅其羽矣而我離居蕩析則劬勞于野矣然均與劬勞于野者皆可矜憐之人而所矜憐者於鰥寡之窮民猶尤重致其哀恤也然鴻鴈之謠方已而黃鳥之詩復作行劬驛終者何歟蓋宣王之仁特暫發於一時而本之一心者未能至誠而無間爾使本諸心者至誠而無間如文王之止於仁焉則將視民如傷保民如子乾乾而不息矣寧有仁於始而不仁於終邪故治必本於仁仁必本於至誠不息而悠久矣

○禮記王制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治天下不能保其無鰥寡孤獨之窮民也聖人之政能使之有養而已故堯之不虐無告文王不敢侮鰥寡此先王恤窮之政也故王制有常餼以養之然後無一物不得其所而仁覆天下矣

國家仁厚之澤下及孤老無告之人甚渥也府

州縣設爲養濟院而又歲時有給賜焉固無有一夫之不被者矣然臣猶恐深山窮谷之中頹簷破屋之下或有困窮之民無力以自致於養濟而吏胥索錢莫之恤者矣我

聖明其亦軫念之乎

○周禮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秋官之職也君門咫尺萬里使下情壅蔽則雖有欲赴愬于王者孰從而上達邪于是立之以肺石凡遠近惸獨

也切於民之急者欲恩予上而長令不以
聞則使之於所在之上至於三日之久則真
情得矣然後上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
長吏焉何則君腹心也民四體也四體受病
而腹心拂然以身心不相聯屬者莫大之疵
矣先王爲知乎此必使之相通則民隱無不
達而後人君恤養之心可盡而窮民得其所
也爲人君者其可忽諸

○孟子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引晏子對齊景公遊觀
之與以爲宣王告也損下從上益也而謂之

閱 卷十七 五

損損上從下損也而謂之益者何也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故先王一
巡狩之行必省乎民春補其種秋助其斂所
以恤乎不足不給者也至於家給人足則君
之藏富於民者亦厚矣非自足之道乎夫耕
者民之業斂者國之用業無常盛而用有常
入非人君知損益之道者其孰能軫念之哉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
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
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
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
行道有福丕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
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

臣若水通曰荐饑者連年饑饉也乞糴于秦
者使告糴于秦國也子桑公孫枝也百里
百里奚也丕豹在秦者丕鄭之子豹奔于秦
也雍秦都絳晉都相繼者運粟不絕也夫晉
之乞糴于秦其難矣百里奚以救災恤鄰
爲道仁人之言矣異哉子桑之爲秦伯謀乎
方施之而遽責報之施而責報之又欲俟其攜
而討之於恤鄰之義何有哉丕豹之請則又甚
焉然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則晉之

閱 卷十七 六

失義於天下何以爲對哉

○宣公二年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
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
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
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
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
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臣若水通曰宣子晉大夫靈輒晉人田首山
田獵於晉之首山也食之者宣子賜輒以食
也舍其半既食乃留其半也宦三年者出外
宦學三年問其名居問其姓名與所居也不

告而退不望報故不告而去也昔人有一飯之恩必報睚眦之怨必償者此淺丈夫者之所為也若趙宣子之施靈輒恤餓夫之餓而遺及其母無所為而施者也靈輒之報宣子不言其名居而遂自亡無所為而報者也無所為而施報者大理也臣故書之以為恤窮者之法焉

〇國語魯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使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臣若水通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援所攀援以為助也申重也名器鍾鼎也寶財玉帛也殄絕也亦穀曰糴鬯圭祼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瓚以祀宗廟玉磬鳴球也夫名器寶財鬯圭玉磬皆國之寶也而民惟邦本則重寶矣卿大夫國之貴臣也而得夫丘民則天子則為至貴矣夫天之立君承以大夫師長凡以為民也民饑國病則主憂臣辱此臧文仲所以請往嚴公所以不愛圭玉而告糴於齊齊反玉而與之糴皆為得濟窮之道矣君天下者其可不念困窮之民而亟思所以濟之之術哉

〇漢章帝建初八年以侍中鄭弘為大司農在職二年所省息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饑民帝從之

臣若水通曰一民之饑由己饑之故子惠困窮人主矜恤之仁也天下旱災民食不足窮亦甚矣肅宗從鄭弘之言省貢減費以利饑民可不謂之仁君乎

〇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九月壬寅魏孝文帝至泗州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魏文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之衣食不可謂無惻隱之心矣苟能由此心擴而充之則保四海之民而衣食之無難也今特施於道路之所見則夫天下之所不見者多矣可得而盡衣食之邪故人君恤窮之

政由其所見以達於其所不見則仁覆天下矣

○唐高祖武德九年冬十月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戶給絹一疋太宗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

臣若水通曰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太宗之愛民而不徇其名可謂有孚矣易戶給而爲口給其惠廣矣夫君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也察其饑寒而體悉之固父母之心豈有爲名哉人君以父母斯民爲王道則此恩出於上而及於下者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必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也

○唐中宗嗣聖二十一年四月李嶠上疏以爲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霑聖君生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

臣若水通曰聖帝明王未有不加志於窮民者也武后險悍女主惟思竭財佞佛以求福而天下之貧窮何暇恤也李嶠乃欲散造像之錢而拯饑寒之弊其仁民之深意不以亂世而少變豈非忠義之臣哉

○唐代宗永泰元年三月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今陛下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亙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惰卒暴百揆隳剌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

臣若水通曰兵擾則民貧民窮則變生故在上者不可無恤之之政也獨孤及悃時弊而上此極言欲其思所以救之之術可謂盡忠於代宗者也吾讀其疏則將及茹毒飲痛之言則爲之掩卷太息流涕不忍復觀之矣

○唐代宗永泰元年四月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不敢對也上謝之

○唐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爲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爲麪蓄槐葉爲齏或更衰羸亦難收拾常年不稔則

散之隣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
盡溝壑其獨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
供及三司錢物趣其急勒加捶[illegible]撤發[illegible]不
何[illegible]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苛
虐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儲宋撫存百
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錢稅並一切停
徵以[illegible]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至春深
之後[illegible]木芽繼以桑椹漸有可食在今數
月之間尤[illegible]急行之不可稍緩敕從其言

臣若水通曰裴[illegible]告代宗以農夫愁怨之情
盧攜告僖宗以窮民窘急之狀皆可謂恤乎
民而忠於君者矣二帝聞之其有不爲之流
涕者乎人君爲民父母何爲而使民至於此
極哉蓋由不知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視民之
休戚若無與於已故爾後之人君當以此爲
鑒焉

○周太祖廣順元年夏四月壬辰朔濱淮州鎮上
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
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

臣若水通曰五霸葵丘之盟猶曰無遏糴後
世一遇饑歲往往以閉糴爲先何不仁之甚
哉周太祖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何其公也
曰無得禁止何其仁也可謂有不忍人之心
而惠及於鄰國者矣其亦賢矣哉

○元仁宗延祐四年七月賜衛士錢帛帝出見衛
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
年以故貧爾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臣未嘗
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
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臣若水通曰元仁宗見衛士弊衣詢知其戍
邊之苦而賜之錢帛可謂有惻隱之心恤窮
之意其與禹見罪人而泣之湯見網而解之
其心何以異哉然禹湯行仁政而澤及天下
而仁宗不能然者何也其不忍人之心一也
能擴充與不能擴充是以異爾故人君垂旒
蔽目黈纊塞耳而無所不知不見仁澤覆天
下者由其本心而推之不在乎見聞之狹也
故人君貴乎有恤民之大政而不貴乎分財
之小惠焉

格物通卷之九十七終

恤窮下

○賈誼新書曰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觚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矣我元元之百姓何足曰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

臣若水通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所爲而已楚昭王能推己以及於民因其寒而賜之以裘因其饑而賜之以粟可謂有仁恕之心矣此其所以大得民心而克復舊物也歟

○陸贄上議告德宗曰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雨露之於萬類其霑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恤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

臣若水通曰天地民物一體者也其感應神速痛癢相關陸贄一體四肢雨露萬類之言其必有見於此矣若徒有感應之心則民之昇濟溺若無不撫知則亦恐不甚痛矣後宗刻薄聚斂之臣其視民之無告者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恝然不相關者以其無一體之仁也後之爲君者宜味陸贄之言由是以達於聖人仁民之道可焉

○韓愈上言曰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遂矣乞特敕京兆府應

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欵慚懼之至

臣若水通曰韓愈此疏所以欲寬恤窮民如是其懇切者何也蓋君民一體安危同機故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百姓既窮君有不能以獨安富者矣此韓愈所以欲贊君之仁而於饑民致廑夫優恤之請也

○宋儒張載西銘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又曰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

臣若水通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是故萬物皆吾同得於天所與之氣故曰吾與而民尤同吾得天地之正氣於吾並生之中乃為同類而至貴者故曰同胞曰同胞則視之如己之兄弟矣而天下之兆民之衆有疲癃殘疾惸獨鰥寡之人皆我兄弟中之顛連無告者然則知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之同氣則其哀恤之情根於天性自有所不能已者矣

○程顥任神宗時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以

王安石曰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萬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得全十五萬性命今欲為凶年計當以凶歲為之而國用有所不暇故賣祠部所剩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臣若水通曰王安石主賣祠部之說自附於恤窮救荒之權矣臣恐窮未及恤而所以益天下之窮者至矣故楊時曰鬻祠部三千蓋六十餘萬緡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於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亦取資於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則其蠹益甚是未及賑饑而先困吾民以資游手也先王之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為此乃欲毀其人而取其資以是為賑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若丘陵弗為也以是為王道之權豈不謬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王安石之謂乎

○楊時經筵講義有云古之聖人以天下為心其於居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

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

臣若水通曰楊時言一食一居必思天下之未安飽者所以養人君恤民之仁也夫惟飲食起居而不忘天下之窮民則無事必思所以加惠之有終必能有以恤賚之則雖不能使天下皆飽皆安也而安飽之政可由是而推行矣否則素無所養一旦遇天下之終其能沛然行寬恤之惠乎是故人君之心在於善養矣

○楊時辯買劄子有云產絹縣分每匹不下二千三四百足錢而上戶有敷及百餘匹者民力固未易辦矣又有非時抛買如燕山絲絹之類所須不一秋成穀未上場而催科之吏及門矣力耕之民日食糠粃而輸官常恐不足欲民之不流亡不可得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其三而父子離蓋言取之非其時則民力不堪而困窮極矣人君恤窮之政在寬之而已矣楊時之論誠救弊之良劑也爲人君者盡思所以恤其流亡之苦而加之意哉

○王柄論社倉利害有云淳熙八年朱熹申請社倉指揮若曰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至哉言乎此行法者所當共守也今也不然領以縣官主以案吏各鄉又非有德望之人爲官吏之所畏敬者俯首聽命惟其避責利害不敢專決姦弊不敢自懲玩縱出入必從官吏意旨既萊於前權宜伸縮隨時輕重吏則議其後收將者不得與之相牴牾也此立法之不審一也昔之法也先給以米貸以米斂亦以米今也不然斂以錢科以糴若能準增價直亦何患民之不樂輸哉價既不平穀不得不好必至於數擾以抑勒人情之所不堪小民未受其利中産先被其害此立法之不審二也後之繼者慮散貸而民不肯償則社倉之患窮而追呼之害起矣

臣若水通曰法之立也將以爲民法之行也反以病民豈其心固如是哉社倉之設本以恤窮也及其官吏承行之弊輸擾抑勒而有追呼之害者安在其能恤窮也況夫人君舉動關天下之休戚又非一郡邑之比矣其立法行惠可不慎哉

國朝戊戌十二月庚辰

太祖自宮在徽召故老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太祖問曰兵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饑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於民甚非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

太祖曰有不便者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臣若水通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窮民恤窮者治天下之首務也我

太祖高皇帝方大軍之後即召耆儒訪知民未遂生即念民之勞苦思所以休息之是心也非堯舜其猶病諸之心乎此萬世人君之所當法也

洪武元年七月詔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

太祖皇帝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孫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孫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其心有不歸者寡矣苟視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為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之

臣若水通曰有天下者有其民也有其民者得其心也夫得民之心何心哉亦惟遂其老老幼幼之願焉爾惟我

太祖皇帝明見萬里視天下之民瘼如在目前故不以國用之不足而阻其勤恤之心也伏惟

聖明推是心以往則民懷於有仁而無疆之休與天地同其久矣

太祖皇帝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凡民之孤獨殘疾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為贍養每人月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疋小口給三分之二後改孤老院為養濟院其初著之於令曰凡鰥寡孤獨每月給米每歲給布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常加體察既而著之於律曰凡鰥寡孤獨及篤疾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尅減者以監守自盜論又申

之以惠鮮曰存恤孤老仁政所先卽有州縣所
屬凡有鰥寡孤獨廢疾無依倚之人俱收於養
濟院常加存恤令得衣糧依期撥用又給醫令
失所遇有疾病皆醫治療

臣若水通曰我

聖祖於登極之五年卽有恤窮之制是卽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之仁心也使臣下常
奉承德意以施行之而不失則仁政之澤可
以被於無窮矣是故鰥寡孤獨歸於養濟俾
得其所也歲有衣糧俾不困於饑寒也有司
時察防姦也應收而不收則杖應給而吏

尅減者論以自盜嚴其法也醫藥治疾遂其
生也仁之至義之盡矣然法久而弊生養濟
雖有其名而在京在外乞丐之人多於道路
豈吏之奉法靡弊而無力者不得以入院乎
未可知也伏惟

聖明體

太祖恤窮之仁則堯之不虐無告在是矣

○太祖登極七年詔天下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
可勝數朕日夕廑

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民間流離遭亂父南子北至
今不能會聚或子殁親老而無養親殁子幼而
無依皆朕之過也今詔天下有司具名以言朕
當命有司存養使不失所

臣若水通曰兵亂之際流離死徙骨肉不顧
誠甚可憫也詩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我

太祖之心切於仁民故下恤窮之詔眷眷以窮民
無依失所爲已過而必使有司具名俾居存
養書曰痌瘝乃身其我

太祖之謂乎

○洪武八年正月

上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

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
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
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
常自厭生恨不卽死如此者展轉於溝壑可坐
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
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
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
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爲輔相當體
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我

太祖高皇帝方在民間親見鰥寡孤獨之困苦心甚惻然則存不忍人之心久矣故五年下詔七年下詔及此八年又以命中書省訪窮民無告者給之衣糧屋舍焉非所謂不忍人之政乎噫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矣

○諸司職掌鰥寡孤獨之人行屬將合支衣糧依期按月關給有恤養贍外使失所御史按臨處所審問曾無支給但有欺弊即便究問

臣若水通曰昔者文王不敢侮鰥寡蓋以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加意焉者也我

祖宗設養濟之典所以恤窮民使不至於失所其即文王治岐先斯四者之政矣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為有司者果能衣食以時乎治療以醫乎如其不然則上孤

君德下絕民生可得謂之良有司哉可謂民之父母哉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太宗皇帝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肯樂去其鄉河南比郡連歲水旱蝗蝻饑饉相仍守令又鮮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移

自圖存活之計爾今其鄉田盡生荒必已廢棄歸且何依捕之徒益困之爾所言不可聽

臣若水通曰君猶腹心也民猶四肢也四肢疾病而腹心不知又從而抑困之非仁者也故知愛心腹者少知護其四肢矣知愛其君者則知愛其民矣南陽縣欲捕逃徙而不恤焉彼豈知忠愛之道者哉我

太宗文皇帝聞而拒之曰歸且何依捕之徒益困之爾恤窮之心藹然見於言表矣臣故謹錄之以為

聖子神孫告焉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八終

格物通卷之九十九

賑濟上

易益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以釋益之名義而極贊之辭也無疆無窮也自上下下猶言自君而施於民也言益之所以為益者以其損上而益下如財利上之所有也則損己之有以益下民之無夫財者民之心損上益下故民悅懌於心而無窮也又言益之為道自上而下以下為得人君仁民之道故其道大光顯也使比屋民之所有以自益則為貪昧之君皆獨夫矣何大光之有哉夫民惟邦本本固則邦寧民貧而國未有能存者也竭心思以圖天下之慮此可以益民者損己以益之不恤也德澤流行而天下大悅矣夫損下益上者私也損上益下者公也王道大而無外與天地同其生成其功德弘著益之道大矣哉然則賑濟者其亦損上益下之一事也歟

書周書武成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武王克商所行天下政也賚與也鹿臺紂所積之財也鉅橋紂所積之粟也而武王發之以懷於四海之民而賑其困窮於是四海之民萬姓皆悅而服之矣臣謂鹿臺鉅橋一也商紂聚之而民心怨武王散之而民心歸者何也蓋財者民之心也聚財則傷民心民心傷其有不背之者乎散財則得民心民心得其有不向之者乎聚散之間而民心向背由之然則大學財聚民散財散民聚之言為可驗矣有國者可不慎哉

詩小雅甫田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臣若水通曰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而此則言其恤窮勞民之事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我者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有年豐年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薿薿茂盛貌介大也烝進也髦俊也詩言大田歲取十千以為祿食及積之久而有餘則新者

存之蓄者散之不足者補之不給者助之以
食我之農夫盖以自古有年是以斂散補助
如此也於是適彼南畝見耘耔之勸而稱設
之盛則又將復有年矣凡存新散舊者有所
資不足不給者有所賴故於美大此息之下
進秀民而勞之俾相勸告益敏於其事以圖
其成焉夫國家之賑濟乃王政之急務然必
實有愛民之心然後能時其豐歉而斂散之
如此詩之所云則上之所出者不費而下之
所受者亦感其惠矣苟無愛民之實心平時
暴征苛斂以殘民而顧為賑濟之名所謂割

民之肉以充腹腹未必飽而身已先斃矣不
亦不仁之甚哉故人君之賑濟必先蓄其仁
心於平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一
遇水旱凶荒而賑濟之則仁之所及者廣矣
○禮記月令曰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
貧窮振乏絶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
臣若水通曰此季春之令也言天子於斯時
播布其德惠如下文所云所以奉若天道也
夫王者出發倉以惠天下非出也乃所以為
入也蓋財者民之所為而民者財之所出故
施行其民則天下之利不必在府庫而後為
吾有也不有其民雖府庫之財亦或行而出
也故古之人君布德行惠賜貧賑乏開府出
幣周給天下而因以得天下之心焉豈非所
出者小而所入者大乎豈非所出者寡而所
入者衆乎大學傳曰仁者以財發身其此之
謂矣有天下者可不審諸
○祭統曰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
後爾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
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
臣若水通曰積重上專積之而不施也夫人
猶言人人也夫上下一體也惠必及下然後

見其澤之大譬之水焉其流長者必其源之遠
也君專積於上則其澤不流而有凍餒之民
矣非一體之義也上澤下流其惠溥也故君
子恤窮之政行而仁覆天下矣
○祭統曰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
矣
臣若水通曰非人君之明無以知民之窮非
知民之窮則不能行恤窮之政智以知之仁
以行之故惠下之澤可流於無窮矣寧有
凍餒之民哉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

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
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
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臣若水通曰荒政者救荒之政所以恤民窮
也聚萬民者荒則民將流離故聚之也散
利者出粟也緩刑者宥薄罪也弛力者息徭役
也舍禁者山林川澤不爲之禁也去幾者關
市不征也眚禮殺凡禮也殺哀者減凶禮也
蕃樂者閉不用也多昏者昏禮不備也索鬼
神者祈禳祀也除盜賊者嚴刑以去之恐爲
民害也是故觀荒政則先王之恤民可謂至

詳而其恤窮可謂至切矣

○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臣若水通曰此論語終篇述武王之事以明
聖學之所傳也賚與也當紂暴虐之時聚財
積粟毒痡四海而天下之民失所矣武王克
商之後一反商暴虐之政散鹿臺之財發鉅
橋之粟以大與四海之民而賑濟之而於賑
濟之中又惟善人則加富焉由是觀之則聖
人於賑濟之舉仁之至而義之盡矣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
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
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
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
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
長矣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因鄒穆公歸怨於民而
對以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
之也夫以饑饉之年民之老弱死溝壑壯者
散四方而有司莫肯告君以發倉廩開府庫
而賑濟之以救其死徒是有司慢而害民也
令民不恤有司之死正反報前日之怨也若
君行仁政以賑濟則民報之亦當如是矣夫

倉廩府庫君積之以拯乎民者也積之於豐
稔散之於荒歉則民心悅必親上死長而忘
其身以圖報也夫民忘其身者凡以得其心
故也財者民之心也散以時則得其心矣然
則爲人君者何爲愛其財以失民心哉不能
反己以恤民此鄒穆公之所以不振也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
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
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
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

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
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
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
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
之罪也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將言平陸大夫之失職
而先以持戟之士失伍者以諷之也孔距心
大夫姓名也孟子因大夫之言而遂直言其
失職爲大夫者佐君以惠民爲職者也今坐
視其饑以死而不發倉廩以賑濟之是失職
矣又因距心辭以非己所得專而以爲人牧

牛羊者責其既不得以養民而不能去距心
遂自服其罪至於齊王聞之亦自服以爲己
罪夫孟子一言而使齊之君臣各知其不恤
民之罪仁人之言其利博矣雖然平陸之政
齊史不聞其改豈亦說而不繹從而不改也
歟

○左傳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
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
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
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臣若水通曰公子鮑將以庶弟也得衆而貸
竭其私家之粟以貸其饑民也無不饋詒者
澤施於老者也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者國
逮於賢者也國之材人無不事宋國之賢人
無不尊事之也自桓以下無不恤宋鮑之心
視無不賑恤之也夫宋鮑欲求之饑遠及於
上下親疏可謂賢矣然孔子曰仁者惠而不
費孟子曰道其妻子使養其老皆王政濟民
之大者也以宋鮑濟人之心使聞孔孟之訓
焉則其所及之廣當有涯哉後之有愛民之
責者其尚論之

○襄公九年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

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
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
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
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臣若水通曰施舍者施恩惠舍勞役也輸
以貸者盡其積聚以貸借於民也無滯
滯而不散之積無困人無困而不貸之人公無
禁利無貪民公無專禁民皆知禮也祈以幣
更新禱以幣易牲也賓以特牲待賓以一牲
存禮也不作者不作新巧也從給者足以給
事也三駕謂三興師也夫晉悼公之

能行賑濟之政此所以息民者至矣作爲幣
之恭平悼公救之鑄綴之餘佐之以一魏絳
政有足取如此故於世有慎於施之者必有
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佐矣
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
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
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
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
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
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
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
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
升降乎
臣若水通曰民之病者病於乏食也餼猶餽也
出公粟者出公家之粟以貸借於民也使大
夫皆貸者使諸大夫有積者皆以貸借於民
也貸而不書不書于策施而不以爲德也鄭
之罕即子皮氏也宋之樂即子罕氏也夫賑
恤之典固明君之於愛民憂國者之先務而
凡肉食者亦不可以不講也夫平日之所以
衣我食我而給我宦國之需者皆民之力也
今不幸而際遇大災衣食不能以自存宜以

其出諸民者報乎民寧忍坐視其斃而莫
救乎宋樂鄭罕之事其可以爲在位者勸矣
國語周語單穆公曰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
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
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
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
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又曰備有未至而設之有
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
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
臣若水通曰戾至也量度也資財也權稱
也振拯也民患輕謂貨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
其輕也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
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通融民皆
得其欲矣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
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
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
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備謂備也未
至而設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忘危至而後救
之謂若救火療疾若其幣平輕重之屬不相
入不相爲用也離民遺財是謂召災天生斯
民立之司牧以卹其窮以拯其困所以牧民
匪以牧於民也故天降災戾人主量爲輕重

之務以賑之若帝王發輕而作重鑄大錢以損民之資以足國之用哉

○漢文帝元年三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或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八十已上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賜帛人二疋絮三斤又除收帑諸相坐律

臣若水通曰漢文賑貸之詔以方春萬物發生有戚於窮民之失所振貸之詔皆發於仁民愛物之心矣然恐民食已艱而方為議所以賑貸之不亦晚乎使左右之臣素講於王道必如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然後有以賑之則天下無窮民未病而療也

○漢武帝建元六年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臣若水通曰家人失火災之小者也民饑父子相食傷天地之大和以感邦本變之大者也汲黯便宜矯制發倉以賑之急於憂國憂民而忘其身以安社稷其為心可謂忠矣故曰古有社稷之臣黯近之豈獨以其能直諫而然哉

○漢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兗豫徐三州稟贍饑民是歲南部大饑詔稟給之

臣若水通曰三州之饑民困甚矣至於南部大饑則又甚焉漢章帝屢詔給贍之可謂有賑貸之仁矣然古之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飢者以其素有備也使俟其艱食而旋為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植桑者民之死於凍餒者亦無及矣雖然其視民饑以死而不發者不尤愈乎

○漢獻帝興平元年自四月不雨至於七月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疑稟賦不實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臣若水通曰觀御前作糜一事則獻帝非昏敝者然威權去已德澤不施以致旱饑雖有小惠何補哉其不能得其民以保天下宜也

使當時能察曹操之暴戾如辨使役之姦佞任忠義之臣而與謀之聲其罪而誅焉更化善治召和氣以致豐穰則陳不必作民心悅而天命永矣何至禍亂之作哉

○齊武帝永明六年十二月秘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爲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虧損昜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矣

臣若水通曰國有豫備則民遇水旱而不至於饑此賑濟之上策也下此皆爲無策矣李彪之言爲明君良有司急於救民者所宜講究者也

○隋文帝開皇五年夏五月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臣若水通曰義倉之制以爲賑饑之備至今以爲善政可謂苦於謀國者矣至於反爲盜賊之窟豈君子之所能計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九終

賑濟下

○唐太宗貞觀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匹二年天下大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

臣若水通曰古者雖有水旱之災而不爲困後世饑饉之多何也以古有溝洫爲之蓄洩爾此禹之所以致力也後世井田廢而溝洫湮故旱乾水溢之災作而賑濟之政所以行矣蓋嘗觀於近世之富室有塘數頃則水不爲災疏洩以時而旱不爲虐乃知井田之制聖人之慮周而謀遠也唐太宗勤撫關中亦能致稔不可謂非仁賢之君矣獨當時無以此言進講者以爲後世王政之倡不亦爲之遺憾乎噫太宗欲復封建則井田之政太宗亦優爲之矣惜乎有君而無其臣莫能將順其美以講於關雎麟趾之意爾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秦州地震廨宇及居屋殆盡吏民壓死者四千餘人命左丞相蕭嵩賑恤

臣若水通曰坤以靜爲德者也地震則失其常爲災變矣況崩壞屋人死衆非變之大乎存恤賑濟之典固所不能緩然此特小惠爾君相所職燮理陰陽位天地育萬物者也蕭嵩相玄宗苟能因變而脩省致中和以求燮理之道則天下民物各得其所矣壞而後救所益能幾何哉玄宗不能然此開元之治所以不終也歟

○開元二十九年春正月制曰承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賑給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採訪使量事給訖奏聞

臣若水通曰饑民以垂絕之命待哺於須臾爾必須數千里之奏報則死骨已朽矣其何能及玄宗此命以賑濟之事付之州縣是雖一時救世之權其實爲萬世通行續命之劑也

○德宗建中元年秋七月劉晏上疏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

臣若水通曰饑然後賑則後時無及矣凡事急則民未病饑此劉晏濟荒之策爲最上者也後之論者皆薄晏爲言利之臣然晏曰戶口多則地自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爲先此牧民之主所當力行者也然德宗之時晏以此計行賑施而民安其居業戶口蕃息宜哉

○憲宗元和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庚寅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臣若水通曰憲宗猶籍數於宮中之用而不計費於賙救之時其愛民之心勝於自奉何其誠切也苟由是心而擴充之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仁覆天下和氣應而豐穰至矣尚何水旱之災饑饉之虞哉

○周世宗顯德六年二月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臣若水通曰胡寅云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脅吏以絶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世宗視民猶子臣救其之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臣謂胡寅此言其深知稱貸之弊而得世宗之心者矣夫父母之愛根於同體者也認得同體仁愛之心何所不至尚何責其必償而反病之哉故人君之學莫大於求仁

○唐德宗貞元元年陸贄草大赦制有曰關畿之內連歲興戎荐饑天災稼穡不稔穀糴翔貴烝黎困窮倉廩空虛莫之賑貸每一興念憫然痛心宜令度支江西湖南見運到襄州米十五萬石設法般赴上都以救百姓荒饉如山路險阨車乘難通仍募貧人令其般運以米充腳價務於全活流庸艱窘優饒副朕勤恤

臣若水通曰移粟移民先王荒政之所不廢也梁惠王於河內河東之凶以爲盡心焉然而孟子不見取而引之以王政者何哉以移粟之濟民有限而王政之澤無窮也德宗移襄州江湖之粟以賑關畿之饑民可謂有仁心矣然其惠止於關畿爾脫有四方旱澇之災並時荐見則又將何以賑之哉故諸葛孔

明曰治世以大德而不以小惠其民佑之近
也

宋仁宗皇祐元年夏五月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臣若水通曰聚民而食之粥蒸為疾疫待哺不及而死雖欲救之反以殺之此濟饑之弊政也富弼之為之者以公私廬舍散處之而分之以粟使官吏之寓居者主其事以選賞以勸其勞山澤之利縱其自取可謂異賑濟之權矣者盡乎其全活之策哉雖然粥之法他人亦或及此而收效則異者何哉蓋人之為法或同而至誠惻怛之心不能如弼故承行之人不為之盡心竭力故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宋孝宗淳熙八年九月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十二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臣若水通曰處荒之政預備為上賑救為下有備則所活者全賑救則緩或不及朱熹社倉之法所以備荒也苟非出於至誠惻怛之心則又焉能規畫之詳法制之善而可以為天下法如是哉孝宗下其法於諸路則饑民之受惠不特浙東而已也後之有救荒之志者宜玩焉

○元成宗元貞元年六月陝西旱饑行省右丞許扆議發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扆曰民為邦本今饑餓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命亦尋下

臣若水通曰關中旱饑許扆發粟以賑而以身當擅發之罪豈乎有汲黯之風矣夫關中

遠京師若待命而發則仰哺之民化爲野中之餓莩矣成宗乃不之罪而命亦尋下其亦仁矣哉

○劉向說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裂地以分民散財以振貧

臣若水通曰鹿臺之財鉅橋之粟乃商紂封狐文豹之皮也大學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民之欲得此皮者久矣倒戈之徒可以見也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豈非散財得民之明效大驗哉文公能聽欒枝之言遂裂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此所以成霸業而顯於天下也歟

○程頤論立賑濟法曰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巳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籍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游手無是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則哀矜之一也

臣若水通曰救饑者非聖賢意也勢也夫聖人立法則三年耕而有一年之積民未病饑也惟後世國用無經取民無制是以或遇災旱而民豈能聊生乎程頤之說其法詳矣蓋矣然亦不得已也是故聖人在上可使菽粟如水火可使天下無饑民

○張栻與吳晦叔書有云賑民之事蓋有二端賑濟也賑糶也賑濟須官中捐米以救之賑糶即用上戶所認可也官中若米不肯捐專仰上戶之糶可乎今潭城諸倉受納已有米近八萬斛前觀陳帥借此上供米均濟農民之食者或借與亦可却一面具以奏聞待罪比至獲罪而十數萬生齒已活矣况未必獲罪邪未知渠能辦否爾若待常平司全求州糶米來濟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臣若水通曰賑饑之事以朝夕爲死生者也故其機宜速不宜緩賑饑之用以多寡爲財費者也故宜豐不宜吝使徒責賑糶於上戶

而官粟則不至焉其濟果能普乎使必待報於
君命而機失則緩焉其濟果可及乎此張栻
之論所以有枯魚之嘆上供之借待罪之奏
可謂切於救民而周於時變賑濟之善者也
為人上者不可不深究焉
○王禎論賑濟利害曰賑荒之體先公庾而後私
家賑荒之要抑有餘而補不足嗟夫田不井授
王政堙蕪官不養民而民養官矣農夫資巨室
之土巨室資農夫之力彼此自相資有無自相
恤而官不與也故曰官不養民農夫輸於巨室
巨室輸於州縣州縣輸於朝廷以之祿士以之

餉軍經費萬端其始盡出於農也故曰民養官
矣不幸凶年饑歲在上者不得已散財發粟而
賑恤之使之得免於流離溝壑之憂尚有足可
以寓其變民之心爾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
而助不給此王政之所先也切惟今日義倉創
于慶曆易令民上三等每稅米一斗輸二升以
備水旱其後興廢不常今下及小戶矣是官無
以賑民使民預輸以自相賑恤已戾古意
臣若水通曰君之與民相資相報者也君施
以治民民報以奉君在平時則什一而稅任
土而貢民之施於上也有災變則散財發粟

春補秋助君之報於民也故曰相資相報者
也若平時使民以奉上災變又使民以自賑
何施報之有哉宜乎上下離心君民解體禍
亂將起而莫之能救矣為人君者可不體施
報之義察治亂之幾乎
○國朝洪武初曹震為漢中府知府多善政大軍
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
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與僚屬
謀曰民饑如此豈可坐視其斃倉廩糧儲尚多
吾欲發以貸民賑其饑荒俾秋熟還倉易陳
為新何如衆以為然即日發倉令民受粟且以

狀奏聞自是擾竊之盜與鄰境之民多來歸者
震皆令占宅自為保伍驗丁給之賴以活者甚
衆因籍為民得數千家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
倉後以事被逮至京
太祖皇帝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
臣若水通曰奉命而後行者人臣之經也先
賑而後以聞者濟變之權也曹震發儲糧以
濟饑秋成而民償則上不費公家之財而下
可活萬民之命矣行濟世之權而不失其事
君之經者也及後以狀聞
太祖是之他日又以是而釋其罪嗚呼此固

祖御世勸賢之道或者亦節儉以安民之報
也
○洪武十七年九月丙子河南北平水
命駙馬都尉李祺歐陽倫王寧李堅梅殷往
賑之敕曰天生烝民所以立命者衣與食也民
失衣食何以爲生邇來河南河決北平水災稼
穡淹沒時時嚴寒不早爲暖恤民何賴其命今命
爾駙馬都尉李祺歐陽倫王寧詣河南李堅梅
殷陸賢往河北同有司驗其戶口以賑之汝往
欽哉
臣若水通曰河之南北水災稼穡淹沒衣食

無賴民將就溝壑矣人君苟念溝中之瘠其
能不動心乎哉
皇祖特命親臣分賑南北豈非文王惠鮮懷保之
仁哉
聖子神孫體
皇祖之仁心而充養之則重熙累洽而災害不作
矣
○洪武中嘗遇水旱歲凶
孝慈皇后進食必間設麥飯野蔬
帝因告以賑恤之事
后曰妾聞水旱無時賑卹之有方不如儲積之先
倘今不幸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將何法以賑
之
帝深以爲然
臣若水通曰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積九
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所以水旱備也然
不但積備而已又爲之檢制節儉所以備不
虞者至矣
孝慈皇后天縱聖善故進食必間麥飯野蔬所以
示儉而先天下也又知賑卹之有方不如蓄
積之先備可謂救荒之上策者矣其得母天
下之道哉臣謹錄之以爲

中宮之法焉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時自南京過山東境內遇民
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及入見以聞
太宗皇帝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
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臣若水通曰大視民之饑猶已之饑王者之
仁心也哉
仁宗時爲太子不忍山東之民饑餓不及以聞輒
命發粟以賑之可謂有仁心能承志者矣
太宗聞而是之其所以養其仁心者何其至歟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饑窘已發
内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以爲不敷乞增之
詔增銀四萬兩
臣若水通曰後世救荒之政徙民移粟不足
則勸取於上戶又不足則開發倉廩又不足
則出内帑焉蓋時君視内帑爲私財出於不
得已之計而後爲之也我
英宗皇帝以山東洊饑慨然爲之發内帑四萬以
賑之非至仁其能若是乎噫可以永爲
聖子神孫君民者之法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一

刻格物通後序
嘉靖辛卯歲相奉
命淮揚車車暇欲觀古人書以資治理維揚士君
葛澗輩多受業於甘泉湛公公嘗編著
聖學格物通凡百卷進於
朝澗輩手抄之凡講習焉至是相得取先生之
書而讀之彙分類別有典有則每一展卷體
用合一之全啓心沃心之要炳焉在目顧謂
諸君子曰通之旨有知乎大學之道惟修己
治人兩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盡之矣止至善者學之的也格物致知者其
功也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莫非格物致
知事也非格致之外别有所謂道也夫格者
何誠正修以及於齊治平也於斯焉而至其
理也外此無格矣無格其何止之爲物者何
意心身以達於國家天下也理於斯乎存也
外此無物矣無物其何至善之爲夫至善者
吾心之實理而止之者知行之實功惟理有
所寓則功有所施此通之所由以作也按通
自誠意以下格以貫之物以統之所謂於吾
於心於身於家國天下而格焉者要皆自吾
心本然之體而至極之隨處體認而非求之

於外物之謂也此固聖學之綱要通之所由以進也宋儒程朱二子之在經筵惟以涵養誠敬之說啓沃君心是編也程朱之意也既而

帝心嘉悅

詔留覽焉固不徒纂述焉爾已惟我

聖天子以理學化天下凡以修身爲本者不至其理以要於極而支離牽率之去道遠矣此通之所以不可無傳也夫君子講學以明善也明善以致一也致一以會道也道公物也講而後明導而後行托而後傳是通也公天下之器也道公天下而私諸維揚士不可也澗曰非梓無傳焉予諾曰傳以昭訓訓以勸忠忠以樹業

聖學緝熙之助殆無窮已乎遂圖諸

嘉靖癸巳春正月

賜進士第四川道監察御史門人松陵周相謹序

刻格物通跋

門人高簡校刻格物通成作而嘆曰斯刻也其有不得已者乎斯通也其甘泉先生之諫疏也乎是故以堯舜之道陳之於

君其亦有不得已者乎故稽經以則之采史以徵之集傳記以演之而陳義以通之凡以明聖學也夫聖學也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是故先生通而陳之欲其以

聖心而達諸天下爾也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先生之學學聖賢者也其心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是故茲通之刻匪其志也然而以善養天下同歸乎一貫之學以脫去夫支離之習則先生之志也或曰何居簡曰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通之乎格物焉故曰皆一貫之實學也非徒博文強記玩物喪志爾也是故斯通出而後聖學明聖學明而後學者免於支離之病而貫於一也或曰先生之志則然然而天下其猶有弗信焉者則如之何曰聖人弗能必天下之信信其心焉已矣夫斯理也天地萬物之一原也然則覽斯通也能無油然而生其心乎能無得吾天地萬物之同然者乎能無脫去支離以造至

一者乎夫如是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可

也則夫斯通之刻其亦有不徒然者乎其亦

有不徒然者乎

嘉靖癸巳正月中旬門人西蜀高簡謹跋

跋